

〔清〕邱心如著  
赵景深主编 江巨荣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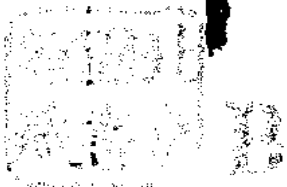
I239.15

2

3-2

# 筆生苑

中



138141

(清)邱心如著

赵景深主编 江巨荣校点

I239.15

2

3-3

# 筆生苑



下

138144

B192/6

## 前 言

《笔生花》是继《天雨花》和《再生缘》之后，又一部由女作家所写、反映当时妇女某些思想情感和生活的弹词作品，是清代长篇弹词的名作之一。

根据作者邱心如的自述，她是为娱乐母亲，即“聊博我，北堂萱室一时欢”而写作这部作品的。到作品的最后，作者又补充说：“留贻闺阁邀清赏，工暇消闲仔细评”，服务面又宽了一点。但归根到底，不过供闺中消遣而已。这也不奇怪，作品中堆金砌玉的繁华，娓娓动听的故事，确实是富贵闲人消愁解闷的妙药。它服务的对象本来是很狭隘的。不过，我们看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注意作者创作的直接动机，而应该更注意作者创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它在作品中如何体现。

《笔生花》作者的创作思想是什么呢？第一回的“开篇”启示了端倪。作者说，她看到《再生缘》在社会上已经发生广泛的影响，被推为弹词的冠首，但邱心如却认为《再生缘》在创作思想上有很大的缺陷。例如它写了刘燕玉私订终身，这就不合“三从四德”，写酈保和不忠不孝，大有“辱父欺君”之罪。这些错误，在一个封建观念很强的人看来，大约是很严重了。因此，她要“因翻其意更新调”。她要在正面人物身上表现出封建伦理道德的力量，并集中写出一个全忠全孝、全文全武、完全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女性来。这便是作者着意表现的创作意图。

于是，我们在书中的不同人物身上便看到了明显的印记。奸臣便都背父欺君，忠臣便只会忠于王室，不惜肝脑涂地。恶妇总归不贞，大悖女戒；烈女则一定完璧无瑕，处处合于妇道。连《天雨花》已否定的男子多妻制，到《笔生花》里反倒视为当然，并且都是由女子自己主动设法，促其丈夫加以实现。

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姜德华，更成了封建伦理观念的体现者。她为了孝顺父亲，不仅愿效缇萦代父，而且为父亲的子嗣，每夜斋戒焚香。她为了尽忠于明朝，不仅带兵十万重整了江山，而且为解宁王嫔之难，半夜入宫救驾。她有满脑子的贞操观念。不仅在改扮男装的时候，从不与男性（包括表兄弟、未婚夫）共席吃饭，当谢春溶无意碰到她的手臂，她竟然羞愤到拿刀要把自己的手臂砍掉。嘉靖皇帝封她为“忠孝英烈女侯”，这一封号集中地体现了她的封建品格。

这些都表明，《笔生花》是一部旨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作者的指导思想是落后的，封建的。不过，我们知道，作家的世界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命题所能完全包括得了的，它应该是对社会认识的总和。这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复杂性。而且，文艺作品不是作家世界观简单的传声筒。只要稍有一点创作才能的作家都知道，即便要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目的，也必须通过反映生活来实现。生活是无限丰富的，它的客观真理性并不都可以消化到作家抽象的观念中去，这就使它有可能部分地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在文艺鉴赏中，不难发现作家的主观意图与作品某些实际内容的矛盾。或者说，作者在社会发展总的观点上的错误，并不完全排斥他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具体问题上持有一定程度的合乎实际的观点。因此，有些初看起来封建意识很浓的作品，仔细研究一下，也可能会发现其中有合理的东西。鉴赏者的眼光越是犀利，越有健全的消化能力，他就

越能从中发掘出对我们仍有认识意义的内容出来。

那么，《笔生花》有些什么内容还值得肯定呢？

如果不带偏见，我们不难发现，它突出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不幸命运，表现了对造成妇女屈辱地位的黑暗势力的强烈控诉。这不仅在当时能引起妇女的共鸣，而且也能加深我们对封建社会的了解，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

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到最深重的压迫。她们自己没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甚至没有做人的权利。她们经常遭受到奴隶般的虐待，耻辱的玩弄，无情的摧残，造成无数的社会悲剧。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国古代文学家曾经作过深刻的反映。可以说，反映妇女的命运，同情她们的不幸，正是我们古代文学的进步主题之一。而像《笔生花》这样的弹词，它本由女子所写，又以反映妇女的生活为内容，它的反映也就更广泛、更深切。

作者了解妇女的不幸，从而也多方面地表现了她们的不幸。我们看到，十三岁失去父母的步静娥，因为生为女子，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致使家产被继兄霸占，自己反似寄人篱下，精神和肉体都被摧残得奄奄一息。在兄嫂的淫威底下，她每日像奴婢一样地操劳家务，自己的终身大事也只能凭人摆布。因为贫困，在家受尽煎熬犹可忍耐；她更怕夫家势利心重，这样嫁去，一世受尽欺凌。因此，“静娥坐靠妆台畔，想后思前泪满腮。……我而今，母家已受煎熬极；可莫要，夫族因而遇合乖。小姐思量心惨切，低低暗泣泪频揩。衣衿半幅为之湿，默默无言自发呆。”这是孤苦的少女们的真实写照。

大家闺秀又怎样呢？作品告诉我们：在表面的钟饌玉食之中，很多人也蕴藏着难言的痛苦。比如，谢军门的女儿雪仙，真好似一个淡泊无欲的人。她后来学道、飞升，也好似成了正果。但是，这条路决非是她本来愿意走的。她在改装学道之前经历了激

烈的思想斗争。作者侧面写她：“卧倒床中已两天，不茶不饭不开言。有时独自孜孜笑，看他那，神气分明半是颠。一任你，万语千言为解劝，如风吹去半边天。”这就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在她身上发生的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不过是演出了一幕不幸的悲剧。再如，姜侍郎的长女九华、次女玉华，原也是宦门之女，但由于顽固的嫡庶观念，她们也历尽了坎坷，备尝了辛酸。作者写九华嫁给了吴公子，夫妻虽然相知，但因为系庶出之女，生母又不识时务，因而受尽了公婆的歧视与虐待。次女玉华，在没有得到神的帮助一跃而成皇后之前，也因庶出之故，被出继于二房，结果又被谋害，几乎被活埋送命。

这里想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作品对慕容纯这个人物的描写。这个人物，从作者加在她身上的身份看，是一个小官吏的后代，但从她生活的环境和性格来看，却无疑是一个贫苦的农村姑娘。她身居蓬门，一贫如洗。母女相依为命，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因为纯朴的母亲过分热心，她被草草地嫁给了刚在婚姻上遭受到打击的风流公子文炳。这个薄幸的公子对她并没有真实的感情，他之乐于与她结合，无非是填补空虚罢了。这就给慕容纯婚后的不幸种下了祸根。更不幸的是，由于她家贫寒，这种结合就为封建门第观念所不容。厉害的婆婆知道以后，根本不承认她的地位，并立即逼令儿子上京赶考。慕容纯孤独无依，又给社会恶棍以可乘之机。她始而被拐骗，再而被卖身为娼，三而被卖为丫头。因为反抗，竟被鸨母灌以瘖哑之药，使她的千般苦楚，无处申说。只有在碰到姜状元以后，她才用血和泪，写出一行行伤心惨语，其状真是惨绝人寰，令人不忍卒读。虽然，慕容纯在写这篇绝命词的时候，文炳并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她是受了欺骗。但是，尔后的生活证明，她早已被丈夫视为赘疣，儿子霞郎几乎被当作淫邪的产物而受到鄙视。在那个显赫的相国

门第里，面对这种屈辱，她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因此我们可以说，慕容纯这个人物，实际上是贫寒的下层妇女被玩弄、被摧残又被遗弃的典型，在这个人物身上，看得出作者对下层妇女不幸命运的了解与同情。

这些都是对封建社会妇女不幸的根源的揭露。但作品的思想价值还不仅在此。阅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描写了一个怵目惊心的社会灾难——皇帝选美。这一事件，是作者描写主要人物形象姜德华的经历的主要情节，借用李笠翁的话来说，它也是整个作品结构的“主脑”。有了这一事件，姜德华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拆散姻缘，她才不得不女扮男装，然后发生了中状元、做宰相、拥兵勤王、假结鸾凤等一系列故事。所以，这一故事，是造成全书大转折的关键。

在作者的笔下，封建帝王是多么的无耻与昏庸。正德皇帝以风流自命，建造十二画楼，“珊瑚作栋，玳瑁为梁”。为了不时游幸，降诏各省督抚，限三月之内选取千名美女进宫。又恐各省不认真挑选，再差数十名内官到各处督办，因而，“慌忙就，行文到府到州。休怠慢，莫优游，比户挨门仔细搜。”这些督抚、内官借此缘由，或私仇公报，或贪婪受贿，或大打出手，或调兵抢夺。而这一切，都是为着贯彻那一道选美的煌煌圣旨！

这样的浩劫给妇女们带来的灾难就可想而知了。她们无法抗拒圣旨，有的只好东藏西躲，有的只好赶忙婚配。被选去的犹如送进了魔窟，人们只听到哭泣与惨号之声。这不正是对封建帝王这一暴政的强烈控诉吗？

还应该指出，“选美”原是封建制度下常见的暴政，这种揭露本身，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作者在选择鞭挞的对象时，又挑中了明代帝王里最荒淫、最无耻的正德皇帝作为典型，人们就很容易想起他大肆建造豹房的丑行，想起他游幸宣府和江南的无

数罪恶，因而更容易了解到他的疯狂和卑鄙。仅以《明通鉴》所载此事为例来说，正德十年正月，御史张翰上书，说起旬日以来，因民间传闻朝廷欲博选女子以充后宫，凡有女之家，“未字者不择婿而配，及笄者不备礼而成”，天下一片汹汹，要求皇上敕礼部加以澄清。结果，皇上不予理睬，选美无疑照常执行。张翰算是幸运的，因为那疏文不过“不报”而已。十三年，永平知府毛思义为皇上选美令辟谣，皇上竟然大怒，结果下了锦衣卫狱。御史刘士元因阻挠选美官员抢劫，竟被皇上裸缚而讯之，杖四十，几死。

于是，肆无忌惮的暴行便更加通行无阻：正德十二年，“帝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悉犖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十三年，“时车驾所至，近侍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数十车，在道日有死者。”十四年，“上至扬州，太监吴经矫上意刷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乘夜争门逃匿不可禁……忽夜半，遣骑卒数十人开城门，传呼驾至，令通衢燃炬如白昼。径遍入人家，掙妇女出，破垣毁屋，必得乃已。”这一桩桩是何等的卑鄙，何等的残暴！

回到作品中来，我们再看看《笔生花》第六回所写的几百个军兵手持利刃，包围姜府必欲抢夺德华入官的情景，第七回所写姜德华两次愤欲自尽的凄惨心情，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和历史的真面貌何其相似。文柄有两句骂词说：“真好似，金丸惊散双飞鸟，宝剑摧残并蒂莲，何事昏君徒好色，江山不重重婵娟。”这正是作者心中的愤激之词。所以我们可以说，《笔生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腐朽、反动的历史本质，表达了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对这种暴行的怨恨和反抗。这，无疑也可以说是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值得肯定的又一方面。



第三个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在妇女备受歧视的社会环境中，作者通过渲染姜德华的文才武略，热情地歌颂了妇女非凡的才能，驳斥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使受压抑的广大妇女扬眉吐气，并从而受到鼓舞。

郑振铎先生曾经指出，《再生缘》、《笔生花》等弹词在内容上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处处为女性张目”（见《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二章）。这可以说是女子弹词一个较为普遍的主题。这些作者们，不仅把妇女的困苦、怨艾倾注在作品里，而且也把妇女们的愿望、理想寄托在作品里。因此，她们都着力描写自己的女主人公，渲染她们不平凡的才华，夸耀她们卓绝的能力。在她们的才能面前，竟使须眉男子望尘莫及，个个倾倒。这不能仅仅看作是作者善于应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实质上，它是对于妇女受压抑的社会（及其传统势力）的一种曲折的反抗。

这种思想倾向在《笔生花》里表现得很明显。作者竭力写姜德华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绝世的学生，说她勤攻书史，熟知诸子百家。作起文来，字字琳琅，篇篇锦绣，早就赛过老师和父亲。所以一举考中状元，在全国的士子中占了头筹。她不仅胸有文才，而且具有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和才能。在正德、嘉靖交替的时刻，她能审时度势，统观全局。为了重整河山，她激励士卒，扈驾北上，善用机谋，当机立断，以十万之众，一举而平定楚元方之乱。一切文臣武将，都大为逊色（十八、十九回）。主持朝政以后，她肩负重任，折冲得体，嘉靖帝依为股肱。棘手如大礼仪的争论，她也能片言解纷（二十六回）。因而，作者处处流露出对她的热烈赞美：

“扶国难，灭权奸，较胜当年花木兰。”

“真义侠，好才能，千古娥眉第一人。”

“堪奇堪喜还堪敬，竟公然，女子勤王定太平。明室江

山重复振，算来全仗一钗裙。”

真是：“娇儿具此非凡志，赛过须眉男子行。”这样一个易钗而冠的女子，竟然可以做出这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社会还有什么理由重男轻女？有什么理由歧视妇女？作者的结论是明白的：妇女本来是有与男子同样卓越的才能。只要不受到压抑和摧残，她们同样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书中有言说：“生女如斯胜似男”，“弄瓦无须望弄璋”，就反映了妇女的呼声和自豪感。所以，在作者对姜德华的赞美声中，包含了对封建制度下男子中心主义的否定。

我们肯定了《笔生花》上述的思想内容，决不意味着对它的封建糟粕应该加以掩饰。谁都可以看出，《笔生花》的封建性实在是太浓厚了，迷信和因果报应宣传，那顽固的忠孝思想，深入骨髓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统治阶级的风流享乐主义，以及不时流露的女性自卑自贱的性格，交织成为作品的封建基调。所以，我们在作品里到处可以看到体现这些思想倾向的言论和行为。例如，为了表现文炳的忠君思想，竟然说他“事事无非安社稷，言言俱是保乾坤”；为表现德华的孝的观念，居然勾消一切少女的特点，说她“那图儿女私情爱，惟念椿萱养育恩”。为了表现“贤德”的女性对于多妻制的拥护，以子嗣为理由，多次玩弄代娶小妾、移花接木的把戏。姜德华之所以成了讴歌的对象，多由于她集中体现了三从四德等封建道德观念。因而，从她复妆以后，就一心在调和闺房，拉拢姻缘。为替文焯谋娶宝如，竟不惜极尽欺骗、讹诈、胁迫之能事。凡此等等，都应该予以彻底的批判。

艺术上，《笔生花》有它的成功之处。例如，作者以百万余言的长篇巨制，写了明代自正德至嘉靖末年数十年间的政治演变和多种多样的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结构是相当宏伟的，安排也堪称精密，这表现出作者有很强的驾驭全局结构的能力。

作者选取了历史事件为背景，这就发生了如何恰当地处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问题。作者自称，她的创作是“离离合合随心转，怪怪奇奇任意写”（二十四回），“空中楼阁凭心传，幻里戈矛任意挥”（七回），似乎并不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但我们如果把它所写的历史背景与明代历史相对看，可以说，作者并非如此“任意”，它基本上仍以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故事发展的线索。其中如正德皇帝的荒淫失政，宸濠的叛乱，嘉靖帝继位以及继位后关于“承嗣”“承统”，即所谓“大礼仪”的争论，杨金英谋弑直至嘉靖后期政局的变化，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作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些过程，这就给读者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但是，《笔生花》不是一部历史弹词，它不要求严格的历史真实性。作者告诉我们，她的作品，“情多委婉堪为听，事却荒唐不可稽”（十四回）。就是说，她着眼于表现作品人物的情感，而不斤斤于真事。作品人物自姜德华乃至文臣武将，绝大多数都是虚构的。所写的历史事件，突出者如所谓楚元方篡政，自立皇帝，别建国号之类大事件，也于史无征，全凭虚构。这种从人物塑造出发的虚构，在文艺创作中是应该允许的。我们应该从这种虚构对塑造人物形象是否起着积极作用来衡量它的得失，而不必专门着眼于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去违背作者的本意。

还应该指出，由于《笔生花》描写人物内心情感比较细腻，又巧妙地应用了一些喜剧性的表现手法，所以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很多人物具有自己的个性。其中如姜近仁的傲岸迂执，吴叔度的糊涂腌臢，柏固修的阴险奸诈，水清臣的性急武断，文少霞之轻薄风流，谢春溶之诙谐调笑，文太太之泼辣果决，步静娥之温柔忍耐，花氏成氏之刁恶撒野，申福母子之忠厚纯朴，沃良规之狂谬悖悖，谢雪仙之出世绝俗，凡此

等等，都能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作者注重描写的女性德华、九华、玉华、纯娘，个性又更鲜明一些。

但是，作品艺术上的缺陷也很突出。首先，由于弹词这种叙述体制的限制，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由作者介绍出来，而不是由自身展开的，因而显得平面化，缺乏立体感。其次，由于作者需要叙述很复杂的故事，作品交织了许多线索，所以作者必须经常转换话题，时而说东家，时而说西家，显得头绪太多，零碎繁琐。作者又十分看重一些细节，如迎客送客，端茶吃饭，都交待不休，造成很多重复。后十回文字不很经济。第三，语言上，尽管作者也采用了一些清新活泼的语言，但从总的倾向上看，堆砌辞藻的现象很严重。作者太向往人间的富贵繁华了，其作文宗旨，即有“富贵何妨纸上夸”（二十三回）的用意在，因而不管是否切情切景，满纸都是金玉富贵语，有时读来令人生厌。

弹词作为俗文学的一支，其作者多为妇人孺子，所以关于她们的生平思想的记载很少。但《笔生花》的作者很特别，她喜欢在正文的开端结尾诉说一下自己的身世和生活，抒发一些牢骚和不平，这就为我们了解她的生平提供了既详细又可靠的资料。这里仅作一概要的介绍。

作者邱心如，生于江苏淮阴，清道光咸丰时人。家原望族，世为儒官。作者在十二回说：“窃思予，先君一世人忠厚；里党中，品学堪推两字兼。论家风，祖籍淮阴原望族；评事业，官居学博奉先贤。”在这个家庭里，她受到很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第八回云：“细数平生诸遭遇，姑从少小记分明。止无非，父谈《内则》书和典，止无非，母督闺功俭与勤。为训者，利口覆邦男所戒；为训者，巧言乱德女子箴。因此教，时时择语浑如哑；因此教，事事重思惧失行。”在这种礼教传统教育的熏陶下，就无怪她有那么浓厚的封建观念了。

然而，少女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她受到了很深的文化教育，又有姘好、道蕴的才气，学书，作文，以文墨为缘，俨然过着才女式的生活。出嫁以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别亲闹，自赋于归无善状，遭恶口，难当毁谤布流言”。丈夫张某，学疏才浅，碌碌无为，功名不成，学业不就，穷愁潦倒，牛衣对泣。自己既失姑嫜之欢心，又遭群小之猜忌，闲语流言，不绝于耳。经济生活十分困苦，作者自云：“止与我，薄产一区为活计，千钧重负压枯骸”。所以，“惊米贵，苦囊空，不在愁中即病中”，不是枵腹连朝，便是炊烟常断，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此期间，娘家境况也一落千丈。父亲弃世，妹妹寡居，哥哥相继而亡。以前还靠母亲贴补，后来他们自己也沦落至于无立锥之地。于是，她完全失去了依靠。到了晚年，只有靠设帐授徒糊口，了却一生。

“质尽衣衫存败絮，空余性命比轻尘”，这是她晚期生活的写照。一个有才华的女子，遭到这样凄惨的结局，其痛苦是可以想知的。但这种不幸，却也给她了解世情，体验贫苦妇女的辛酸创造了条件。正如她自己所说：“时逢冬至风光少，人到贫时世味谙”。这就使她的作品，有可能反映出妇女生活的一些真实面貌来。在这穷愁困苦之中，作者把写作《笔生花》当作生活的最大乐趣。她常说，只有写作，才能遣散她的愁闷，才忘记生活的苦辛。因此，她终于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制。其坚韧的毅力，不能不令人钦佩。

最后，我们谈一下本书的校点。

据陈同勋的序，《笔生花》初刊於咸丰七年。但这个初刊本不见于近人著录，这次标校中也未能见到。

这次标校主要依据四个版本。一为清光绪二十年上海书局石印本，题为《绣像全图笔生花》，计八卷，三十二回；又同年申

江袖海山房本，亦八卷，三十二回，三为年月不详的另一石印本，题为《绘图笔生花》，十六卷，三十二回；四为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题为《绣像笔生花》，四卷，亦为三十二回。四个版本，图像各不相同，光绪本且於每回前附有插图两幅，尤为精细。四种版本，文字相差无多。但十六卷本有倒页，有漏句；商务铅印本虽然经过整理，韵文并已经以空格断句，但它的脱漏之处也较多，错断、错字亦复不少。所以，我们这次标校还是以光绪石印本为底本，并参照上述三个版本的可取之处，重新作了标校。

我们在校点中遵循的原则是：

一、尽量保存原文。凡底本可通，它本有异者，不改。底本不通，它本于韵、于义较善者，从之。底本文句若因句式限制而显得不通，它本亦未见善者，亦不妄加改动而保持原貌。全书除极个别文字外，词语改动皆有版本依据。

二、为考虑通俗文学读者的广泛性，我们把一些异体字、假借字，统一为现在的通行字体。对于音同意异的错字，则径为改正之。

三、其它文字、印刷错误，专有名词错误，亦直接加以改正。

四、弹词以七字句为主体，但经常附有三字句的衬字或句头，标点时，一般把三、七两部分开。叙述中，作者采用的大多为上下句的句式，一般情况下，上句为逗，下句为句。但有时为了照顾意思的完整，句逗上也有所变化。

校点中如有失误疏漏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

江巨荣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复旦大学

## 原 序

余厌小说，尤厌弹词。世之传者，不下数十百种，非涉绮靡，即近荒诞。求能以奇忠奇孝，传神于楮墨间者益鲜。弹词一道，由稗官野史、杂剧、院本而降，似无足贵，然古人立意甚深。稗官野史、杂剧、院本未必人人博览而群观也，不若弹词雅俗共赏，高下咸宜。流传闺阁，可以教导人家儿女，意甚盛也。今读余表姑母邱太夫人所著《笔生花》弹词一书，抱婕妤之奇才，成大家之女诫，计卅二回，历数万语。褒忠显孝，激义扬仁，而其人之口吻如生，形神逼肖，斯真与侯香叶夫人一辈并驾争驱，共占坛坫者也。惠英，一女子耳。幼习诗书，长通武略，惊才绝色，易服潜装，遂乃擢巍科，登高位，除奸宄，拯贤良，护国勤王，封侯拜相，不几古今一奇女子耶！越后，改旧妆，归文氏，瞻依膝下，相与为欢，始终一顺亲之心也。虽少霞性近儇薄，随处联姻，而纯娘沃氏，亦得周旋，令归旧好。怜娘惜姐，齐附小星，是不但去妒而并称贤焉。况乎入宫而殄绝丑类，替夫而襄理邦家，祈嗣登星夜之台，进谏效长门之女，皇皇盛迹，彪炳人寰。其视庸庸女子，保一身、治一家而不得者，奚翅霄壤哉！书中历历叙之，无牵涉之虞，无挂漏之患，层波叠浪，壁垒一新，非独巾幗佳人有所钦佩，即须眉男子亦当拜下风也。若夫立意之精奥，措词之典雅，清奇浓淡之无不具，起伏照应之无不周，更不待言。倘是集一出，鸡林争购，家置一编，未始非人心风俗之

一助。姑母性至孝，借笔墨以娱北堂，非必沾沾以逞才为事也。今年夏，命勋序其简端，未敢固辞。盖歎琴之嗜最深，勉强为之。质之姑母，不识有当乎否？览是书者，慎毋以寻常弹词目之。是为序。

咸丰七年七月既望，愚表侄陈同勋顿首拜题



## 叙

羽经翼史，已贻貂续之讥；碎语卮言，更属蛩吟之类。尽作家之扰扰，智诘挈瓶；奈识者之悠悠，用惟覆瓿。况乎稗官野史，久莫当大雅之观；下至院本弹词，尤不脱小家之习。不足观也，其无疑焉。然而激浊扬清，功能劝善；始离终合，益可祛愁。故虽学海之余波，要亦香奁之末技，又何必与词场著述作一例吹求哉！则有张母邱太夫人者，生本儒宗，世居故里，学传卫铄，幼即能书。教秉宣文，老犹设帐。唾珠咳玉，富道韞咏絮之才，画凤描鸾，擅灵芸穿针之巧。当北堂之善病，愁锁眉峰；坐西阁以构思，花生腕底。依旧书之体例，出新样之剪裁。志本无邪，何必避香温玉软；事原不典，无非佐酒醒茶余。至其写南国之佳人，半西湖之闺彦；占莺花之盛地，开风月之排场。女貌琬琰，水秀茗华之玉；郎才轼辙，齐开棠棣之花。缔凤友于官家，不惊宠辱；树鸿猷于闾外，净洗铅华。敦厚温柔，表《关雎》之雅化；纵横奇变，数巾帼之多才。看来吉士功名，真如游戏；写到闺娃封拜，却也堂皇。他若脉脉羞花，有女皆曲眉丰颊；亭亭映月，无人不鬢发绛唇。有恨能填，怨耦亦同登善果；无情不艳，小星皆克享荣封。最难水旱鲜书，七政之祥征屡见；孝忠竟爽，五伦之乐事俱全。莫不骥子凤雏，本潘杨之世戚；螽斯麟趾，续秦晋之新姻。迨夫簪笏辞荣，比户享林泉之乐；尤喜箕裘克绍，后昆多柱石之才。费几载之编摩，成一朝之佳话。押来韵语，殊

翼翼之可听；弹出冰弦，尤泠泠之尽善。倘作剪灯之助，何妨录  
置一编。将为买椽之求，直欲偿宜十璧。是为叙。

同治壬申中秋五日紫湖云腴女士叙

# 目 录

- 第一卷**..... ( 1 )
- 第 一 回 感神明瑶宫滴秀 征梦兆绮阁留芬  
恼权臣欺心图害 求吉士执意许婚 ..... ( 1 )
- 第 二 回 悔联姻佳人掷玉 遭侮弄才子遗珠  
促行期匆忙毕吉 怜病体郑重登途 ..... ( 46 )
- 第 三 回 平山堂才抒短锦 宜凉馆艳集群花  
文少霞求婚淑媛 姜显仁爱继娇娃 ..... ( 88 )
- 第 四 回 肆悖逆醉闹高堂 涉嫌疑私窥月窟  
谢公子冒昧求亲 姜侍郎殷勤作伐 ..... ( 138 )
- 第二卷**..... ( 178 )
- 第 五 回 警芳心诧异逢妖魅 惊艳色恰遇豺狼  
无意中得婚美妇 蓦地里劫去新娘 ..... ( 178 )
- 第 六 回 矢冰心依然复合 怀毒意另作侵渔  
明大义佳人应诺 重私情才子贻书 ..... ( 223 )
- 第 七 回 薄幸郎草堂合卷 贞烈女旅馆投缢  
欣遇救移花接木 巧完姻跨凤乘鸾 ..... ( 268 )
- 第 八 回 信荒唐徒增笑柄 嗔造次罚阻归期  
楚皇亲冒称夙约 文小姐识破玄机 ..... ( 327 )
- 第三卷**..... ( 377 )
- 第 九 回 奉神言权充小婢 施巧计戏诱诸郎

- 南北闹双双得意 东西隔各各牵肠 …………… ( 377 )
- 第十回 小解元避嫌敛迹 老工部使酒蒙冤  
运仙机乘空妙舞 逞素志任性胡言…………… ( 420 )
- 第十一回 为严亲强遵风卜 征吉兆喜跃龙门  
重纲常匿藏娇女 施雨露赐出佳人…………… ( 466 )
- 第十二回 游凤愿惊失仙踪 悟玄机试挑女侠  
省慈帏智逐顽徒 扶弱嫂重惩恶妾…………… ( 517 )
- 第四卷**…………… ( 564 )
- 第十三回 无能妇误信奸徒 乐道妻代求丽质  
假郎君断臂生猜 真女婿询言受责…………… ( 564 )
- 第十四回 送行旌少霞怅别 明往迹香士生悲  
示真情纯娘屈节 知假扮慈母舒眉…………… ( 604 )
- 第十五回 诱私胎防伤女爨 捐老命端为儿曹  
逞毒谋祸生雁序 征异梦巧合鸾交…………… ( 652 )
- 第十六回 娶贤妃欣联美眷 婚妒女悔遇凶魔  
老司徒哀词志憾 小学士幻梦知戈…………… ( 700 )
- 第五卷**…………… ( 753 )
- 第十七回 假欢娱纯娘诞育 真晦气文炳遭逢  
义侠人为郎策画 风流女款客殷勤…………… ( 753 )
- 第十八回 虑鸳分惧祸归乡 升龙馭乘机篡国  
殉大难母女双亡 罄孤忠弟兄并力…………… ( 803 )
- 第十九回 慕神仙虔祈跨鹤 征快婿喜得乘龙  
靖妖氛顺天践祚 颁盛典惕爵酬功…………… ( 848 )
- 第二十回 贤皇后谏封外戚 苦佳人泣别慈帏  
慕前盟通宵不寐 呈往迹萼地潜归…………… ( 891 )
- 第六卷**…………… ( 939 )
- 第二十一回 吐幽情双双遂愿 成美眷两两和谐

	酸醋瓮齐齐翻倒	困葫芦刻刻相猜……………	( 939 )
第二十二回	逞风情益增丑语	明往迹顿释疑忧	
	习清修岂甘再醮	邀盛典依旧封侯……………	( 981 )
第二十三回	参圣母重邀雨泽	劝佳人共返云骈	
	续前盟才郎遂愿	怀往事淑女寒心……………	( 1033 )
第二十四回	怜弱质代呈隐迹	责贤妻因听谗言	
	荐幸郎重伸缱绻	顽劣女枉费周旋……………	( 1078 )
<b>第七卷</b>			( 1132 )
第二十五回	沃良规依然作恶	楚春漪忽尔行凶	
	孝女儿奋身救父	贤妹子正色箴兄……………	( 1132 )
第二十六回	语谈谐情争夫妇	言委婉善睦君亲	
	强周旋双收爱宠	真苦恼共叹佳人……………	( 1177 )
第二十七回	小郎君戏调义姊	老命妇怒责痴儿	
	授仙符重生紫玉	慕雅教预付红丝……………	( 1222 )
第二十八回	乞恩封薄儿爱侄	行毒计害主诬人	
	得凶音妹怜姊苦	安远念夫代妻行……………	( 1278 )
<b>第八卷</b>			( 1328 )
第二十九回	巧言词旁敲表叔	乔面目立剖妖姬	
	明往迹情宽女道	庆重逢喜慰皇姨……………	( 1328 )
第三十回	亡狮吼阴消夙孽	荷鸿恩职主群材	
	送麟来益增欢乐	乘鹤去不免悲哀……………	( 1384 )
第三十一回	善周旋权充爱女	奇作合暗易新郎	
	救端妃肃清帝苑	藏爱宠流弊闺房……………	( 1440 )
第三十二回	靖边尘国恩隆重	得晚嗣家庆绵延	
	暂时归锦衣耀里	全部结彩笔收缘……………	( 1496 )

# 笔生花卷一

## 第一回

感神明瑶宫谪秀 征梦兆绮阁留芬  
恼权臣欺心图害 求吉士执意许婚

深闺静处乐陶然，又值三春景物妍。花气袭人侵薄袂，苔痕分影照疏帘。清昼永，惠风暄，最好光阴是幼年。堂上椿萱欣具庆，室中姑嫂少猜嫌。未知世态辛酸味，只有天生文墨缘。喜读父书翻古史，更从母教嗜闲篇。大都绮阁吟香集，亦见骚坛吐锦联。新刻《再生缘》一部，当时好者竞争传。文情婉约原非俗，翰藻风流是可观。评遍弹词推冠首，只嫌立意负微愆。刘燕玉，终身私订三从失，怎加封，节孝夫人褒美焉？《女则》云：一行有亏诸行败，何况这，无媒而嫁岂称贤？郇保和，才容节操皆完备，政事文章各擅兼。但摘其疵何不孝，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实乃美中之不足，从来说，人间百善孝为先。因翻其意更新调，窃笑无知姑妄言。陋识敢当莲出土，鄙人原是管窥天。偷弄笔，试披笺，旧套何妨别样镌。老子悲歌虽有道，小儿造化本无边。红余消遣凭书案，《笔生花》，三字题名作戏编。原也知，女子知书诚末事，聊博我，北堂萱室一时欢。闲文表过书归正，且叙其中起首缘。

话说大明正德之年，有一段希奇故事，绝妙新文，说来虽属荒唐，叙出莫辞烦絮。其时，浙江省属杭州首郡仁和县

内，有两个世家，一文一姜，并称甲族。真乃阀阅门高，不亚当时王谢。婚姻世结，犹如前代朱陈。诗礼相传，簪纓克继。这两家之清望豪名，一时里党莫不生羨。看官，且听我逐次详之，便知分晓。

这文家，其人年少即登瀛，连捷三元点翰林。官讳上林号杏圃，现今供职在燕京。才出众，貌超群，倜傥风流有盛名。常侍宸游沾雨露，每传风诏庆风云。但将信礼交朋友，不作谀言结佞臣。早逝椿萱俱见背，自谐琴瑟喜同心。新婚姜氏同乡女，芳讳闺中秀蕴称。才貌双全知礼法，治家处事颇贤能。连生子女多聪俊，是岁夫人又有娠。临蓐之时来梦兆，上天星宿降凡尘。似闻音乐鸣霄汉，又见旗幡绕宅庭。惊醒果然生一子，顶平额阔美丰神。夫妻欢喜加怜爱，希冀将来胜别人。此处题明权按下，词中再叙一家情。

话说这文上林之妻舅杭州姜氏，其人官讳近仁，别号浑庵，早捷巍科，曾授工部侍郎之职。只为衰年，慈母在堂，久辞丹陛。父讳世昌，向日亦曾出仕。位居台阁，政费纶扉。九重圣眷方隆，一枕黄粱易觉，今已谢世多年。其母樊氏，出自书家，行循礼法。虽处豪华，不矜富贵，颇有个教子成名的令范。娶妻莫氏素贞，亦系名家之女。端重寡言，温柔短识，一味贤良，十分懦弱。这姜近仁，家挟厚资，性耽诗酒。为人傲物恃才，嗜饮使气，行多不合时宜。林泉终养，山水嬉游，人却实为潇洒也。

夫妇同庚四八交，膝前乏嗣少承桃，夫人心下常忧虑，老母堂前也自焦。倒是侍郎不在意，惟凭诗酒乐逍遥。家中举动虽豪富，膝下荒凉颇寂寥。每听人家生子女，太君便觉皱眉梢。夫人莫氏多贤德，便与夫君置阿娇，一姓花来一姓柳，俱生有，五分姿色并娇娆。

太夫人望孙心切，见媳妇如此贤良，代夫娶妾，自是十分欢喜。因二人姓氏而起，一个叫做花映玉，一个叫做柳含烟，并加优待。

花氏为人多忌猜，颜如桃李性如豺。入门见嫉欺同辈，行处工谗有贱才。不道坏人偏运好，甫来一月便怀胎。太君欢喜加珍惜，工部夫妻愿共谐。常嘱从容行画槛，每同消遣抹牙牌。食思可口珍奇备，衣索随心锦绣裁。为惜兰芽珍及母，恐教有失事违乖。花姨素性原骄傲，免不得，见此看承益上台。他的那，父母双亡惟一弟，有芳名字住前街。向充县里经承缺，舞弊而今革出来。日给不敷妻未娶，为人好赌性情歪。见其阿姐归豪富，伊便也，到府求情讨一差。买办行中供使役，朝朝得意赚钱财。好穿好吃从来惯，到手旋空不在怀。是岁深秋交重九，花姨分娩一裙钗。母子们，大家失望虽烦恼，只为多年没小孩，

倒也十分欢喜，各具先花后果之望。因其九日所生，俗谓恐女命多独，于是太夫人便取名唤作九华，希其叫破之意。

表过花姬说柳姬，出于旧族好根基。幼亡父母依堂叔，贫苦因将作小妻。美貌温柔人稳重，粗通文墨习闺仪。自从来到潭衙内，一味谦和肯服低。侍候堂前贤主母，克勤所职日相依。夫人见此加恩待，那心中，窃谓花姬不及伊。映玉因而增妒忌，明中和睦暗中欺。常为咒詈消私忿，每驾诬词启众疑。不许东君多下顾，无容主母重提携。含烟忍耐惟相让，不去同他斗是非。到此三年方始孕，妊身足有一年期。临盆困惫担惊恐，累日方才子母离。

不道生下来又是一个娇娃弱息，太夫人母子十分不喜。

说：过月女儿有何好处？真是家门不旺了。

母子心中纳闷长，不来理会这红妆。玉华名字夫人取，那看待，亦似初生长女郎。花帽锦衣循上例，佳肴珍药送私房。多方调护



佳人体，始获平安照昔强。这一个，柳氏知恩加感激，待其主母胜亲娘。不言妻妾多恩义，且说娘儿叙曲肠。

话说姜侍郎，自见连生二女之后，十分不乐。是晚侍坐，太君母子闲话提及此事，遂兴长叹，默然不语。太夫人便劝道：吾儿且免愁烦，要知凡事总有个一定之数，强求不来，听之可耳。

常日将儿八字推，皆言有嗣立门楣。似这等，先花后果寻常有，且待迟迟莫皱眉。便作一生终不育，亦可以，族中择继一英魁。从来义子如亲子，愁什么，绝嗣坟前少纸灰。老母斯言安子意，近仁当下答慈帏：

母亲说得不差。儿今尚在壮年，堂上犹欣老健。慈云荫覆，爱日方长。正当斯庭前彩戏为欢，岂为此膝下荒凉兴叹？只因想起父亲伯叔合祖三房，每房尽系单传一脉，大房长兄至今犹未添丁，二房次兄虽有一个庶出之子，尚在幼龄。前年二兄丁艰回里之时，儿曾看见那个侄儿，生得容貌粗蠢，举动顽皮，只恐日后长成，也未必是个能读父书、能振祖业的克家令子。只我这弟兄三个，便是嫡派一支，现在倒有两房无嗣。祖宗香火，将来虽不便说这个绝字，只恐也要祭祀缺而门庭芜矣！若说承继一事，我姜氏族中，人丁虽是浩繁，与我这一房并皆疏远。而且上进者少，下流者多。那好的，谅不肯来嗣我远族；那歹的，我又不屑要他。这一个立嗣之念，只索休想。如之奈何？

侍郎言讫一声嗟，姜母闻之闷亦加。自此娘儿常叹息，夫人见了意如麻。虔心许愿为祈嗣，朝夕焚香日不差。但乞天恩和祖德，赐生一子作传家。姜公每见翻成笑，只为天生不信邪。莫氏诚心全不懈，刚刚拜祷一年华——

早惊动了上天帝主。便传玉旨下来，敕太白星官，查勘

姜门祖上以及本人善恶何如？应否有子？待勘得明白，再为定夺施行。

星官奉旨不迟延，少刻前来拜九天。查得姜门多祖德，为官累世不贪钱。省刑薄赋倡仁政，克己施人有善缘。乃父世昌忠且直，其妻莫氏孝而贤。似这般，原该早赐麒麟种，端为其中有不然。

原来这本人姜近仁，恃才傲物，任性骄情。十载居官，虽无大过，不免小疵。且其前生，亦系一朝显宦，性颇忠良，行多疏忽。尔时被酒判狱，其中误屈杀一人，故罚令今生转世，爵禄虽增，香烟不续，以为报应焉。

星官奏罢这根由，玉帝无言且运筹。便道其情应若此，自应乏嗣绝箕裘。

但念其祖有累德，妻具虔诚，未便为伊一人之故，而罚及大众，各无血食。今可赐一个好女儿与他，俾使其妻莫氏终身有靠，封诰沾荣。虽为女子，强似男儿，两全其美，功过并分便了。

玉皇降旨赐娇娃，太白慌忙又细查。恰好披香金殿上，有一个，掌书仙子偶书差。粗心挂误难辞责，便罚去，墮落红尘降此家。以报姜妻之善德，半生富贵享荣华。

只是这姜近仁庶妾柳氏，前生一女，即是玉女投胎降世。后来富贵，亦自不凡，荣及父母。今因其妻祈嗣之诚，又教降一仙子与他为女，赐其忠孝两全，藉以风光半世。但思此人，前生有过，虽罚令今世绝嗣，今得此两个贵女，光耀门庭，岂非强胜似那墮祖业、失家传的败子？倒反便宜他了。须速令其先受一番挫折，消除了前生罪款，这公案方称平允。庶见得上天果报无私，毫发不爽焉。

玉帝闻斯说自然，遂教谪降莫迟延。掌书仙子真无奈，只得个，墮落尘寰下九天。不提天上轮回事，再把人间详细言。

话说那余杭姜府，莫氏夫人终岁焚香，拜求子嗣，不道神佛有灵，是岁果然得孕。

妊身正值日炎时，弱体恹恹力不支。倦怠常思凭绣枕，开樽懒去举金卮。消残花貌精神减，厌进珍馐举动迟。只为多年无孕育，合家不信动疑思。只认作，为因嗣续忧成疾，又遇这，苦热难禁故若斯。姜侍郎，便令延医为看视，太夫人，也教保重莫呆痴。这其间，儿生迟早天生定，且自宽怀静待之。老母劝时工部笑，将言便乃告萱慈：

母亲说得不差。正是：儿每见其焚香礼拜，朝夕不怠，那精神宛如痴子一般，甚觉可笑。不料子息倒未求得，反弄出病来，真是无谓。这一条呆念头，此后须速劝他捐了方好。

姜公说着笑还吁，莫氏闻言不答渠。欲待告知疑似孕，又恐防，佳音误报笑糊涂。暗思且自迟迟看，早不觉，转瞬光阴又月余。莫夫人，饮食渐加芳体健，湘裙嫌窄柳腰粗。合家至此方知悉，姜近仁，母子欢欣意各舒。尽道多年无见孕，自是他，诚心虔祷感清虚。上天保佑垂怜念，这一次，多半生男志不殊。俗谚云：有子承桃诸事足，从今后，门庭不用叹荒芜。于是母子多欢悦，珍重惟教保玉躯。每使郇厨供美品，偶行庭院遣人扶。百般调护金闺里，烦恼花姨侧目觑。背后言谈多妒意，面前承奉假欢娱。时光迅速如流水，早又是，爆竹声中一岁除。处处金樽浮柏叶，家家门户换桃符。寒消九九冰初解，春至三三花并舒。姜府夫人将足月，是宵得梦在香居。只见那，瑶天五色灿明霞，降下个，俊雅风流美女娃。霞袖云衣多窈窕，冰肌玉骨绝纤瑕。下来闲处从容立，款步登堂进碧纱。左手高擎一彩管，光芒四射艳生花。右边挟匹回文锦，近前来，含笑将言启齿牙：

姜夫人听者。吾乃上天仙使，获罪而来，将这一匹异锦

及一枝生花彩笔，并寄汝家，可好生收取。迨后来虽无大用处，亦小可慰情焉。

仙娥言讫笑含愁，一回身，隐入夫人翡翠幃。莫氏惊奇方欲问，偏遇那，花猫捕鼠到床头。霎时惊醒南柯梦，倚枕沉思暗运筹。算到目前该诞育，今宵之梦不无由。那佳人，莫非获罪瑶天降？这光景，多半临盆亦女流。枉我多时虔祷祝，一场指望又虚浮。心中辗转生烦恼，半夜沉吟未合眸。天色黎明身即起，妆台倦倚懒梳头。侍儿仆妇观神色，一个个，含笑忙来悄问由：

敢问夫人，怎作这般光景，莫非分娩喜信有些动静了么？

莫氏摇头说未曾，你们休得瞎猜情。只因有点闲心事，故此思量不悦生。正说之时工部到，入房含笑叫夫人：大清早起何烦恼，闷坐妆前不动身？一壁言时随入坐，夫人一笑告夫听：只因夜得踉蹌梦，仔细推详事有因。因此愁烦多不乐，临妆懒得整精神。

姜公笑道：常云春梦无凭，这也值得烦恼？不知所梦甚事，且试说来，待我详解详解。看是如何，可有些道理否？夫人见询梦中详，便乃从头告侍郎。为此妾身心不乐，恐教又产一红妆。姜公见说微微笑，便说道：此梦由来甚吉祥。忆昔江淹怀母腹，亦曾见此梦黄粱。后来独擅词华美，盖世才名一代扬。今日夫人征吉兆，吾家祥瑞亦非常。生令子，产才郎，可拟江生美誉彰。笑你痴人无见解，只认作，梦花便产女红妆。侍郎言讫呵呵笑，太太闻之喜愿偿。便自整妆临宝镜，梳洗毕，更衣方欲去高堂。却好那，姨娘二位来安候，更带着，两个娇娃共乳娘。学礼共调莺燕舌，牵衣喷溢麝兰香。

其时九华已交五岁，玉华甫及三龄，一般的生得如玉如花，聪明乖觉。

双双随母入房间，太太观之笑满颜。传命侍儿拿果品，赐其共食

引儿顽。相携同赴高堂去，定省慈亲候早安。姜母方才梳洗毕，在那里，闲观花卉倚窗前。见了近仁夫妇至，慈容含笑便开言：

孩儿媳妇，汝等可记得，今日二月十二，乃百花生日？

今年天气晴和，花事甚早。听说园内各花已有大半开放，我昨命侍女，取出两匹红绢，送与园丁，令他剪了，到处树上披挂披挂。今日欲去游玩一番，醒醒眼目。可不要辜负了这样烂熳春色，惹花神见笑我辈俗人，虚度芳辰，不知赏鉴。言罢随教坐下来，夫人含笑把言开：早知慈意多高兴，媳妇是，昨已传将小宴排。铺设园中将可备，请婆婆，少时庆赏去开怀。

太夫人笑道：这却甚好，只是又生受你了。既如此，我们就早些前去看看景致。不必在此摆早膳，就到园中赏花饮酒便了。

太君言罢便抬身，大众相随在后行。两个姨娘扶寿母，一双婢子挽夫人。穿曲径，踏香尘，侍妾围随一大群。来到花园同举目，果然烂熳好芳春。但见那，云淡风和别有天，千红万紫斗芳妍。碧沉沉，绿阴深处黄鹂啭；青郁郁，芳草池边白鹤眠。红艳艳，桃李无言含晓露；翠青青，垂杨袅娜锁晴烟。轻拂拂，双双彩蝶穿花舞；闹盈盈，对对娇莺隐树喧。真个是，春色满园观不尽；一群人，寻芳踏翠过前川。杏红轩里开佳宴，管园婆，引导忙来到那边。于是众人齐步入，其中清雅景如仙。隔林鸟语传佳韵，当户花香袭绮筵。莫氏夫人笼翠袖，春风映面就开言：

婆婆一路行来，料应劳乏了。酒筵摆设已齐，就此请坐罢。太夫人笑道：行处观花品柳，徐步而过，我倒不觉十分劳乏，只怕倒是你这重身人有些走累了。

言讫朝南坐定身，侍郎夫妇两边分。一双小姐相陪侍，二妾旁边奉玉樽。骨肉开怀同畅饮，各将笑语乐慈亲。近仁好酒兼宏量，对此春光更乐倾。酒过三巡肴五味，夫人忽觉欠安宁。消残两颊

桃花晕，深锁双眉柳叶痕。默坐筵前呆不语，接连几阵腹中疼。太君母子忙相问，好好因何若此形？莫氏低头犹未答，二姨接口笑言云：夫人莫是当分娩？快使人扶返内庭。太太起身微点首，于时母子喜含惊。忙呼侍女搀扶稳，又命双姬亦共行。传唤稳婆来侍候，参汤端正莫迟停。夫人当下归香阁，姜母思量不放心，也便起身扶婢去，堂前照应候临盆。园中止剩姜工部，要尽余欢酒独倾。却说他，房内夫人当坐草，忽觉道，异香满室各疑惊。红光照屋祥云绕，一阵阵，天际遥闻仙乐鸣。婢妾纷纷争诧语，太君欢喜禁喧声。传教各处焚香烛，祈保平安立降生。恁地嘉祥多吉兆，这一次，料应天赐玉麒麟。心窃喜，面含春，静坐中堂待好音。已末午初儿出世，却不料，临盆又是一千金。夫人烦恼随眩晕，吓坏房中多少人。相救移时方始醒，扶归锦帐息芳神。那一位，太君失望虽烦恼；却见此，产妇生愁几殒身。只得改颜佯作喜，入房来，良言安慰数言论。正欲去报为官晓，却好那，工部知风已到临。含笑含愁含醉意，洋洋的，一边走着一边云：

妙吓，妙吓。不道又弄一瓦，吾家门户，将来不患冷落也，大可开个瓦窑了！

侍郎带酒自自嘲，柳含烟，悄步迎来把手摇。告说夫人正为此，懊恼得，险些一命赴阴曹。老爷切勿重提此，恐惹夫人又动焦。产后神虚人又弱，倘有点，一差二错费相调。似这般，福门何患无佳胤？料是添麟运未交。姑待迟迟休措意，不愁海上少仙桃。但只希，平安便是家门福，少不得，有日圭璋出瓦窑。柳氏谰言排主意，花映玉，微闻所语皱眉梢。暗嗔柳氏真奸巧，讨好东君把宠邀。按表各人存各见，却说这，侍郎当听恁根苗。点头一笑连称是，举步匆匆入绮寮。看见慈亲床畔坐，含欢带笑贺年高。

恭喜母亲，又得了一个女孙。聊尔解嘲，固不足以抒含

饴之望，奈何！太夫人接口笑道：正是。淮拟悬弧，偏教设悦，数也，命也。吾儿可勿介怀。且喜屡经翠鸡叶兆，岂患玉燕无征？由来似我这样人家，何愁多女。只要大小平安，便是家门之福。有甚愁烦？兀自欢喜。

近仁见说笑容装，近床来，便询夫人身可康？可也知，生女生男天数定，敢劝你，不须介意浪悲伤。且喜他，所生虽系裙钗女，却有这，佳兆般般甚吉祥。待他年，长大自应多好处，那时节，吾家门户亦辉光。休懊恼，勿凄惶，保重身躯倒是良。说得夫人微失笑，道了声，纵然好煞是红妆。空留吉兆成何用，难续箕裘嗣父娘。薄命自知无所怨，可奈这，含饴不足慰高堂。更堪嗤，多时枉费虔诚意，折得仍然是女郎。道罢嗟吁生不悦，桃花面罩一重霜。那一个，柳姨要博夫人喜，移步忙来锦帐旁。抱起新生娇小姐，桃腮含笑道端详：

太夫人与老爷，请看这新生的小姐，容貌生得比两个姐姐要强得十分哩！

太夫人，母子当时举目详，果见这，娇娃生得美非常。眉蕴秀，脸含芳，似玉如花好女郎。更有一桩奇绝处，闻得那，芬芳遍溢体生香。太君母子浑惊异，仆妇丫环私赞扬。这位千金多异处，长成自必比人强。闲言絮语休烦叙，说到三朝具玉觞。

话说那樊太夫人，虽然失望，不获弄孙，却因见此梦中吉兆，落地祥征，希冀此女长成，必定大有好处，所以心中倒也甚为欢喜。又因是正室初生，不好似前番省便。

三朝热闹擅繁华，又是这，甲族豪门富贵家。自古谁人不势利，一个个，齐来趋奉贺潭衙。姜公题取闺媛号，两字芳名叫德华。女客男宾前后集，香汤沐浴小娇娃。锦襖绣褙来装束，拜谢娘娘个个夸。贺礼如山人似蚁，丰盈第一外婆家。夫人兄嫂同来到，致贺姑娘劝莫嗟。生个女儿强不育，将来之事慢愁他。可须知，

既经化鹤祥征矣，岂患飞熊梦绝耶？切勿忧愁增疾病，姑将快乐作生涯。夫人称谢唯唯应，兄嫂良言谨拜嘉。是日大张汤饼会，高朋满座醉流霞。一天盛宴黄昏散，日月如梭昼夜加。早又夫人交满月，免不得，一般热闹又喧哗。新生小姐丰姿好，寿母看承分外佳。柳氏无心不在意，花姬常自磕闲牙。有那些，侍儿遂向夫人告，太太宽宏不理查。自己看承诸庶女，仍如向日不争差。烦恼琐琐言难尽，荏苒光阴岁月赊。早不觉，小女已看交四岁，天生美貌赛娇花。出言吐语多伶俐，夙慧携来天性佳。每见严亲临母室，殷勤相叫便相拉。分瓜已解推梨枣，侍膳旋知逊酒茶。从不歪缠烦父母，闲惟弄笔学涂鸦。时时随侍双亲侧，不似那，两姊惟知跟奶妈。为此侍郎心独爱，胜如初育二闺女。常共戏，每相夸，三粒明珠第一他。按下其言权慢表，话来另说一根芽。

却说那侍郎堂兄，伊本长房嫡子。其人名唤寿仁，别号诚斋，乃是个诚谨端方之士。潜心学业，早岁已举孝廉；屡赴春闱，未得荣叨一第。自叹文星未照，因教花样难同。迩来早也心灰意懒，不作登瀛之想。止惟安分从时，闭户看书而已。

祖业当初遗子孙，亦与那，侍郎名下一般均。因他命运多乖舛，叠遇迭遭意外情。两次天灾回禄降，三番人命误牵侵。双亲歿后随沦落，更加其，书腐腾腾但晓文。家人生理全不解，止余黄卷伴青灯。娶妻宋氏儒家女，性格温和颇俭勤。夫妇同庚过四十，前年始产一郎君。峻崑名字云楼号，貌似明珠掌上珍。虽则家贫无所苦，赖有这，三房周济送调匀。膏油银米衣和物，每岁看交二百金。止用一童供策遣，家常宋氏自经营。数椽屋宇多清雅，翠竹黄花绕宅生。倒也清闲还自在，寿仁无事但观文。表明根底当初话，仍说而今目下情。



说到那三房樊太夫人，为见德华好学，自己又清闲无事，便一时高兴起来，命三位小姐，同到后堂，自教他们认字读书，只当消遣消遣。

三女攻书一室偕，太君消遣教裙钗。闺门女训从头念，幼学诗书次第开。教得书文无半载，德华夙慧本天才。一经过目随成诵，学问前生带得来。每与太君参奥妙，反教难倒老慈怀。闲来便对孩子说，这个聪明小女孩，我却无能教不下，明年须送坐书斋。当初落地多佳兆，这女娃，料是神仙谪降胎。聘一名师为教读，怕没有，班姬谢女一般才？休道是，女儿识字诚何补，曹大家，今古流芳亦美哉。工部闻言含笑应，娘亲见解与儿谐。

儿也久有此心。只为女儿们上学延师，倒不比儿子容易。须得个高年有德之人，又要沾些亲谊，方才使得。不然，恐外人议论非之。太夫人笑道：我儿这话也是。我想，你诚斋兄长闲居无事，何不就请他来教读诸女，倒甚相宜。侍郎笑道：若得如斯，乃是极妙的了，还有恁说？只恐其不肯。太夫人道：诚斋为人，虽然拘谨，甚属圆融，谅无推托。我本也久欲接他夫妇同来居住一处，大家热闹些，省了逐月挑柴送米的烦絮。只为族中贫困者多，恐见此生妒嫉隙，惹起是非，故犹豫未决。今趁此举，接取前来，不见形迹，倒是大妙。稍停儿去请他时，便将吾意达知便了。

谅他断不便推敲，儿可消停走一遭。工部闻言连应诺，今朝不去待明朝。德华小姐旁边坐，听得其情喜气高。移步上前拉父袖，笑生粉颊启樱桃：爹爹明日邀堂伯，务必央求把我教。四书五经都要讲，可莫像，高年祖母怕唠叨。一言说得姜公笑，太夫人，满面春风道事苗：

罢了，德华。汝不用奚落我了，明日请了先生来家，念不上书时，可是要责罚的。须不似跟我那样，没规矩，好打

发。你且慢些高兴。小姐笑道：我只用心，断无错误，谅不施刑，这倒不怕。

一堂三代话从容，早又天边夕照红。鸟影参差栖远树，花香馥郁透雕棧。是宵夜景休题表，再说来朝日出东。工部起身朝膳后，出门便去会堂兄。穿曲径，策青骢，两个家丁左右从。一里之遥行得快，须臾已到大房中。家人便去敲门户，那里面，走出蓬头一小童。一见之时都认得，笑嘻嘻，慌忙通报走如风。

三房老爷来了。奶奶，快把那两只茶碗擦洗干净，待我去泡一壶好茶来。

童子高声喊上堂，姜寿仁，夫妻起接笑容装。侍郎进步同相见，礼罢分宾坐两旁。宋氏手携年幼子，教他称唤问安康。娃娃含笑深深拜，大悦司空姜侍郎。欠体抱来膝上坐，回观兄长道端详：

大哥，不想我这一支，子孙如此稀少。兄嫂年过四旬，始得这一点点晚子。且喜生得如此聪俊可人，将来只怕不凡。自应跳过烟囱，胜于父叔，强似那二兄庶子多矣。

说到其间笑亦嗟，不似我，连生总是女闺女。眼前热闹虽然好，长大无非到别家。咏絮多才徒作戏，辨弦有智枉争夸。一番辛苦空劳力，到他时，谁续箕裘继我爷！工部言时长叹息，寿仁夫妇笑添花。

一齐相劝：不必愁烦。吾弟尚在中年，广多姬侍，将来何虑无儿，不过迟早不定耳。

三人款曲叙寒暄，工部随将来意言。兄嫂当时推不得，慌忙应诺谢周旋。侍郎见允多欢喜，便教寻将历日观。看这月中何日好，弟那里，使人相接好移搬。

寿仁笑道：为兄的，家无长物。无非几卷破书及随身行李而已，说搬就搬，值甚大事。吾弟不拘那一日，遣三四个

人来，立地便搬去了，何必还要择甚日期。近仁笑道：兄长为人忒也坦率。虽然不值甚事，却是合家移徙，恐其日干不利，冲犯等情，到底看个日子为是。寿仁听说，便去取了宪书，翻阅一回。笑道：今乃三月初七，初十方宜移徙。十二是个入学良辰，便与他三个侄女开学便了。

弟兄说定各欢怀，姜寿仁，回顾妻房把口开：童子烹茶时去久，因何尚不见归来？孺人道彼顽皮甚，又在街头戏耍挨。你向宽宏从不问，待来时，说他几句也应该。正言之际童儿返，只听那，一路乒乒门户开。似电如风来得快，匆忙滑倒跌苍苔。起身幸喜茶无泼，恼怒诚斋骂狗才。宋氏上前忙接过，案中取盏自家筛。侍郎立起躬身接，呷一口，皱着眉头叫怪哉。

奇也，兄家这茶，怎这般咸涩难当，不堪入口？寿仁道：没有的话。这茶叶就是婶母年下所赐的两瓶龙井，为兄吃着上好，十分珍惜，怎能忽然变起味来？近仁笑道：兄不信时，自尝一口便知道了。

寿仁见说举杯尝，果是咸如盐滚汤。含怒便将童子骂，狗才近日更荒唐，不知何处来顽耍，是甚东西壶内藏？不说之时须要打，分明告我倒无妨。童儿见说翻双眼，半晌呆呆始道将：只为和他茶博士，两边扭结扯衣裳，

打恼了，他便将一把青盐，撒我壶内，要害我回来受责。方才故假跌一交，欲将此茶泼去，以图掩饰。不道该应淘气，一点儿也撒不出来。寿仁道：原来如此。你这狗才，固是好刁主意。今日三老爷在此，权且记责一次，下回小心改过。可去洗净了壶另自烹来，休再迟误。近仁听了，便乃含笑起身，告辞说：兄嫂不要费事。我不吃茶，要回去了，恐家中午膳相待。

言讫相辞把体躬，诚斋送出大门中。家丁两个门前候，见主忙来

挽玉颺。工部归来堂上去，备将其事告慈容太君，姑媳皆欢喜。慌忙就，打扫闲房命侍童。

却说太夫人正房西首，别一院落，有三间屋宇，额题秋蕉听雨山房六字。因字眼太多，不甚顺口，家人现都改称蕉雨轩了。乃向日老太师宴坐看书之所。而今闲着，太夫人便指与诚斋夫妇居住，命人打扫起来，铺设一新，诸般周备。转候光阴初十期，寿仁夫妇便搬移。三房奴仆前来接，照应相帮检点齐。屋宇一空权上锁，消停再典别人栖。一家三口同来到，那一个，童子驱归不用伊。一坐明驹一坐轿，孺人怀抱小孩提。一程早到司空府，兄弟相逢见礼仪。云板三声传入内，夫人出接挈双姬。寿仁先入参姜母，略叙寒暄出内扉。便去书斋同弟坐，避他弟妇共双姨。当时宋氏来堂上，手挽孩儿步慢移。拜见太君常礼毕，殷勤称谢荷提携。频年顾恤叨慈惠，今又相迎一室依。这期间，岂谓延师方及此，究还是，慈云广荫本宗彝。夫人姑媳同谦逊，皆笑说：骨肉何将客套提？礼罢太君同命坐，侍儿献茗不迟疑。寒温略叙家常话，内外华筵正备齐。叙齿尊卑同入座，散时早又日将西。黄昏送入西厅去，那室内，清雅真宜幽客栖。日用所需无不备，太夫人，又教派去两青衣。瑶琴玉笛为名字，爽利年轻发尚披。宋氏夫妻多感激，窃笑说，恁般西席好便宜。闲言琐语休烦叙，早又良辰入学期。三位千金清早起，枝头晓露尚无晞。争强赌胜催装束，乳母丫环服侍伊。梳洗完时更绣服，三人姊妹共相携。候安已罢书房去，工部观之笑满颐。

好好。来了么？汝等今日起得甚早，往后读书，总要如此方好。伯父在此，可过来行了拜先生的大礼。要知男女虽殊，礼敬则一，不可托熟，失了师生规矩。姊妹当时整绣裳，深深拜倒在书房。寿仁出位忙扶住，含着笑，长揖相回便赞扬。如此丰姿多俊秀，诸侄女，自然天分亦非常。

多应不费先生力，到他年，咏絮吟絮定擅长。工部笑云兄谬赞，论资质，其中却算德华强。稍加指教随知晓，对答分明记得详。长次二人不及妹，中平之质善遗忘。若将两个同相比，又是他，要好虚心次女良。日已昏时偏要读，书逢难解定求详。唠唠琐琐真堪厌，怎说先生不费肠？工部侍郎言讷笑，三小姐，礼完各去坐芸窗。熟书温理先生讲，今日里，初进书房各逞强。下午便交功课毕，闲言不必细平章。诚斋自此居西席，用意相教诸女郎。小者灵根原凤种，一经雕琢更精良。片言立悟通千义，一目能教览十行。七岁吟诗成锦绣，九龄开笔叶宫商。先生得意频相教，赞得聪明世绝双。似此女儿强姦子，才名定许古今扬。于时工部尤钟爱，每叹其生不是郎。读尽父书无所用，不能鹏翅展飞翔。一双乃姐虽非钝，难及聪明阿妹强。更有花姨相护短，九华常不坐书房。诚斋若使丫环唤，他便含嗔话短长：

说是女儿们读书，不过顽意罢了，何劳如此顶真？要知我偏房所出，乃是没出息的笨货。若去读书，倒又要费他心力。歇两天罢，单管教他三小姐女状元心爱的学生便是，谅不辭他馆地。

女婢听言自转身，难将此语告先生。含糊只说千金病，姨奶奶，请告先生放几辰。诳骗诚斋不理睬，只因不过是钗裙。读与不读随他便，做甚严师顶甚真？表过不提谈后事，一年始去一年临。光阴转瞬如流水，暑往寒来早八春。说到九华大小姐，芳年十七已成人。耀英两字题为号，早出书房不读文。翰墨无非通一二，女工针黹却潜心。丰姿美丽平和性，不似糊涂生母形。曲直恒从心上计，是非不向口中论。本城有一吴乡宦，曾治淮阴作府尊。表字拾之名叔度，前年告病已归林。夫人翟氏家称富，有子名为吴瑞征。忠厚端方才貌美，行年二九未联姻。央媒说合来姜府，欲执红丝第一根。工部因其原旧族，便将长女结朱陈。行盘纳彩无

消说，得意花姨十二分。人说我儿不及妹，却不道，偏教早许贵豪门。他人枉负多才貌，未见谁来与说亲。自古才高皆命薄，还只怕，将来难保好收成。言三语四时常论，传到夫人柳氏闻。又可气来又可笑，都皆含忍不开声。只因知悉糊涂性，那去同他斗嘴唇。表过不提大小姐，话来叙到二千金。玉华小姐年三五，其号称为姜漱英。似玉如花容貌美，较之长姊胜三分。工诗善画能书算，刺凤描鸾各擅精。端重寡言遵女训，行循礼法性和温。幼因出世逾时月，失爱椿庭及太君。更为花姨常赞语，明珠难置掌中擎。止惟嫡母存公道，待似亲生一例匀。莫夫人，相遇九华虽亦善，恼其生母忒专横。寒心未免疏亲爱，不及这，次女看承若己生。为此娇娃心亦感，上慈下孝自来云。芳春十五犹娇小，未有才郎射雀屏。表过再提三小姐，惠英别号十三龄。犹然在学攻书史，满腹才华似海深。字字琳琅高乃伯，篇篇锦绣比严亲。生成玉骨冰肌态，长就兰襟蕙质心。月殿姮娥应减色，潇湘洛女逊多分。花容占断乾坤秀，还只怕，千古佳人第一名。诸子百家无不晓，女工巧妙赛针神。幽闲贞静娴闺训，能软能刚见事明。孝笃椿萱由本性，义深姊妹重天伦。浙江一省芳名著，盖世无双谁不闻。引动纷纷乡宦子，尽来求配贵千金。侍郎只为娇娃幼，回绝诸家不议婚。故此金闺犹待字，雀屏未得中雕翎。姜公为叹香烟绝，到他年，拟把田园托馆甥。故看德华浑似子，安能草率便联姻。欲思择一真诚士，入赘门楣奉此生。不问他，伯道无儿终绝后，姑效那，中郎有女望收成。表明工部心中事，再说兰闺姊妹情。

却说九华姊妹，近年来渐长成，杂居母室，不甚方便。遂将夫人正屋旁首进去，另一院落，有精室五间，名为余芳书屋，与他姊妹三个共室而居。各有侍儿随身服侍，大小姐的名唤香云、艳雪。二小姐的名唤珠钿、宝钗。三小姐的名

唤琼笺、翠墨。皆有微姿，且多伶俐。

三位千金义气长，同行同坐一闺房。每凭玉案亲文墨，亦度金针共绣床。闲处围棋争妙着，兴来联咏赋佳章。慢言三女深闺乐，略表云楼近日详。少小之年虽十二，父书能读品端方。翩翩俊雅丰神美，苦志青灯性好强。与着惠英三姐姐，常时研究坐书窗。双亲爱惜如珍宝，工部相看亦似郎。姜府中，近事表明权按下，话文别处另开场。

却说岁月如流，光阴似掷。始看月桂飘香，旋见雪梅争艳，早又是一年将尽了。

弹指流光箭出弦，时交腊尽放梅天。敲冰妃子供清玩，咏絮佳人赌巧联。韩愈悲逢云掩户，袁安喜借雪为毡。寒缸屡剔光偏暗，冻管频呵锋益尖。凛凛朔风穿绣幕，潇潇落叶响雕檐。似这些，闲情闲绪权收拾，且补叙，天子当时一段缘。

话说大明天下，自太祖建业，建文逊国，永乐迁都之后，传至正德，十有余世。这正德皇帝，庙号武宗，乃宪宗之孙，孝宗嫡子。践祚后，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立皇后夏氏。因无皇嗣，尚未建储。这却不在话下，无烦细表。

单说当今正德皇，风流不亚李三郎。一从御极登龙位，宠信奸邪乱纪纲。蒙蔽圣聪由逆瑾，参充相职乃焦芳。崇释教，礼空王，迨后奸刘伏法亡，始获肃清诸弊政，终乎难改旧行藏。广招群妓春如海，信任诸阉首是江。游幸无时耽逸乐，江山不重重红妆。虽然天子荒淫甚，幸喜这，物阜民安国运昌。海不扬波甘露降，童谣尽唱太平腔。论起来，后宫佳丽知多少，怎奈是，尚觉龙心未惬意。因此教，每遣内官私出禁，要遴殊艳列嫔嫱。适值那，山东楚氏有闺女，二八芳年美似花。其父元方为武举，因贪富贵慕荣华，遂将献进皇宫里，那女子，妙舞清歌各擅长。入侍一朝承帝宠，只觉得，后宫佳丽总输他。承欢侍宴无间日，宠冠三官

圣眷加。其父进封侯爵贵，门庭光彩喜无涯。话来表过风流主，叙到承恩外戚家。

话说这楚元方，祖籍本山东登州府人氏。其人少年落魄，不事家产，以武科擢一第。忝列衣冠，交接官长。横干公事，诈取民财。前年登莱一带地方，海寇作乱，伊乃讽抚宪立义旗，募民兵，养豪客，勒令郡民输款充饷。名为各卫身家，仰体朝廷，助助官府；其实搜取重资，不过肥私入己。于是郡民莫不嗟怨，屡欲控之，畏其权势，不敢中伤。元方亦知众怨己，恐为排斥，获罪无救。得知今上重色，有女色艺绝伦，遂以进纳皇宫，希图恩庇。谁知道遂其私，加封进爵，一朝得志，更自横行。交通中贵，蒙蔽圣聪，骄贵自奉，礼异人臣。甲第连云，僭拟宫掖。车马仆从，照耀一时。凡起居动作，诚不亚于前唐杨氏焉。其妻蓝氏，性却相反。为人柔弱贤明，乃同里旧家之女。妻弟蓝章，现任西台御史，虽属至戚，向不附之，乃忠佞有别故也。所生两女一男，长女便是贵妃，次女闺中待字。其子名唤廷辉，不学无术，大有父风。狡恶尤甚。年已及冠，尚未完姻授室。

只因姬侍久成群，看舞听歌乐十分。故此婚姻不在意，正房犹未娶夫人。表明骄贵威权势，再叙金闺绣户情。这位皇姨楚小姐，如花似玉一娉婷。春漪两字闺中号，性格聪明骄傲成。品竹弹丝音律熟，娇歌一曲最堪听。不但知文亦能武，剑法家传妙入神。刺绣挑描颇也会，无心从不理金针。花园明媚供游玩，箫管琴棋解淑情。今岁芳春年十七，双亲爱比掌中珍。红丝未有才郎执，有多少，贵族豪门屡议亲。其母执偏坚不许，连番回绝许多人。夫人别有心中意，为见此，夫主骄奢十二分，诚恐冰山非久倚，一朝事败祸非轻。若将女许权豪贵，不过是，朋比为奸一类群。我处败时他不免，反害却，娇娃没个好收成。不如许个清华族，



倒可以，清福安闲享一生。只要东床才貌美，与儿相配便为婚。日常浼托亲兄弟，代女留心访好姻。御史蓝章承姊命，常时用意选郎君。慢言此处求佳婿，提起当时文翰林。

话说那文翰林，在京供职，位掌丝纶，身沾雨露。工典文章，荣知制诰。其雅望才名，向为朝士所称。为人小心谨慎，以礼学自守，不善趋附权豪当道者，若辈以是薄之。故十数年来，未得迁擢，仍一侍讲学士耳。所生子女，目下俱已长成。长子十九，取名文燦，号少雯，一字豹君。生得风流儒雅，名冠一时。去岁秋闱，已中北榜孝廉。幼聘顺天府尹步宗元之女步静娥为室，尚未过门。次子十五，取名文炳，号少霞，一字蔚君。是乃钟山川之秀，夺天地之灵，生得貌胜潘安、宋玉，才如子建、相如。下笔成文，一如宿构。温氏手叉，玉家腹稿，彼较之不少逊也。幼日早得神童之誉，长成希为名宦中人，故父母特钟爱之，较其兄差胜。其为人风流倜傥，放纵豪侠，小节不拘，而大义深达。不似乃父为人，一味小心，迂而且执也。

自幼风流志愿殊，娶妻必欲一名姝。世间才貌佳人少，为此迟联鸾凤图。父母亦因年尚幼，故随他，从容选择且踌躇。不说这，一双兄弟如联璧，且表香闺女俊娥。这小姐，芳讳名为文佩兰，号称九畹美非凡。生成绝代倾城貌，长就如花似玉颜。巧做女红多妙技，精通翰墨善清谈。芳年十七知闺教，待字犹然亲未攀。真个是，女听母言遵《内则》，儿操父业习《周南》。膝前三位佳儿女，好比明珠掌上看。文府中，近事表明权按下，这时候，光阴弹指腊将残。声声爆竹催年去，又见桃符换一番。提到西台蓝御史，因承姊命访良缘。每逢儒雅青春客，必要留心仔细观。向与文公同殿列，知他二子胜潘安。不惟貌美才犹擅，两弟兄，自幼神童誉并传。长子已婚无用说，次儿才貌在兄前。文似锦，品

如仙，若此人才世少瞻。探得婚姻犹未聘，何不将，楚家甥女许英贤。思量便乃登潭府，顺贺年禧致好言。却值皇亲双父子，画堂家宴膳方完。一闻传报蓝爷至，楚国丈，出位相迎整整冠。御史登堂忙致贺，各相见礼面含欢。礼完逊坐分宾主，献上香茶试玉泉。楚府夫人先启口，问声兄弟为何原？入春三日方来此，倒使吾心甚挂牵。只认家中多别故，因而无暇一盘桓。蓝公见说忙陪笑，致贺来迟实负愆。只为贱躯多不适，伤风旧岁接新年。日来始觉稍痊可，即至潭衙候姊安。

一者奉贺年禧，二为甥女作伐。兄弟近访得一位尽善尽美的郎君，实乃一时无两，当世英才。此子正合使高门坦腹。向承雅囑，代为物色乘龙，多时留意，今始得之，故特来与姊丈姊姊商酌。若首肯时，弟当作伐。这段姻缘，诚然不错。若往致意时，谅伊处未容推却也。

皇亲夫妇面添花，便问蓝公那一家？果若说来多合式，何妨即许女闺娃。蓝公见问微微笑，便乃分明告诉他。似恁般，才貌郎君当世少，十全十美足堪夸。春漪甥女如花貌，若配风流文少霞，女貌郎才诚美配，这乘龙，胜他鸛雀碧衣佳。特请问，姊夫姊姊如情愿，我便明朝去会他。料想文兄无不肯，要晓得，世人谁不慕荣华。公侯门第皇姨贵，谅没推敲事有差。楚皇亲，夫妇当时闻此语，元方一笑道根芽：

我道老舅入来，满面春风，是何喜事？原来到此为甥女做媒。

所云文姓这多才，我亦曾逢一面来。委实风流容貌美，翩翩一表好人材。至于才学依君说，谅必无差亦妙哉。似此郎君为坦腹，配得过，吾家闺阁女裙钗。止嫌他，父亲职分难厮称，门第高低怎和谐？老舅少停权慢说，这姻缘，待吾斟酌再参裁。蓝公点首言称是，烦恼夫人把口开。

便道：君侯此言差矣。从来说相女配夫，这文公子既有如此才貌，料非落薄之人，何愁异日不得功名上达。这段姻缘，正是女貌郎才的良配，岂因父职为嫌，而使女失佳婿！奉劝君家不可偏，可知道，而今富贵总由天。若使他，文郎作了吾家婿，有你这，显耀当权好泰山。援手何难为荐拔，管教荣耀一时间。此本属，夫人气话相讥刺，却不道，国丈酩酊已半酣。不懂夫人言暗刺，反云此语不差焉。这郎君，若教有福为吾婿，管取来科点状元。提拔清寒文翰苑，不难贵显使当权。明朝老舅为媒去，可将我，这段情词隐约谈。为爱才郎当世少，无何将就且周旋。皇亲说着呵呵笑，此际夫人心始欢。御史笑而称奉教，准于来日说良缘。夫人当下多欢悦，传命郇厨治酒筵。款待同胞蓝御史，主宾酬劝列杯盘。酒阑席散时过午，御史方才作别还。一夜无词休细表，来朝早起整衣冠。乘轩打道临文府，惊动司阍立刻传。学士慌忙冠带接，礼完逊坐在厅前。侍童即把香茗献，文上林，欠欠身躯先笑言：

恭贺蓝兄，新春发福！弟缘俗冗纠缠，尚未登堂致贺，疏懒之愆，即祈原宥。今蒙大驾先施，实增愧赧。敢问其中莫非有何见教也？

文公含笑询来因，御史殷勤亦欠身。笑说吾兄猜不谬，果然是，弟来岂独贺新春。只因昨得希奇梦，冰上言交冰下人。故此教，恭执斧柯登贵府，久知兄有二郎君，联芳并秀称双璧，美誉京师谁不闻？大令郎，自幼联婚京兆婿，朱陈久订美良姻。二公子，正当三五青春日，玉镜珍藏未委禽。小弟素来深敬爱，好一个，人中俊杰玉中英。恁般才貌谁堪配，除是天仙降世尘。不道才人多巧遇，居然当世有倾城。下官为此登潭府，欲扰三杯喜酒吞。敢请试猜谁氏女？说来大约正如心。翰林听语微含笑，便道多承作合情。

且请说明谁家之女，容弟运筹。果如合式，当不推辞，有负来意。

御史闻言道事苗，说来兄却莫推敲。就是寒家舍甥女，今岁芳春十七交。其父楚侯家姊丈，贵妃嫡妹一同胞。天生丽质倾城色，幼习闺仪《内则》条。一向求婚人不少，雀屏犹未中英豪。只因家姊多迂见，不肯轻将亲事招。必欲相求名国士，方才许配凤鸾交。贫寒富贵皆无论，只要才高貌又高。为此耽迟犹待字，要晓得，而今世上少韦皋。下官久仰贤公子，是个风流出世标。择配方当求淑女，秦台未遂凤吹箫。

故特来作伐。玉成二姓之欢，共结百年之好。这段姻缘，诚乃无所褒贬，天生成的一双美匹。敢请尊驾裁思。如不以弟言为谬，谅蒙台允也。

蓝公道罢一番词，杏圃低头自运思：此事今朝何以处？好教我，未堪应允又难辞。许联姻，孩儿做了权门婿，便作荣华实耻之。若回他，楚氏威权非小可，吾方供职住京师，恐防挟隙遭罗网，真到为难没主持。翰苑低回方辗转，蓝公诘问笑容滋：

请问文兄，这姻事成与不成，且请去同嫂夫人一议如何？何乃恁般疑难不决？

快请抬身到内堂，与同尊嫂一相商。谅来无甚推敲处，似此良缘世少双。御史言时微带笑，文公正在费裁量。忽闻此语登时起，顺水推船告曲肠：

承教，承教。此事且容去与内子一商，即来奉复行止。

屈兄在此略待片时，小弟失陪了。

蓝御史，道声请便笑融融，翰苑连忙到内中。却好夫人和子女，画堂列坐话情衷。见时俱各抬身起，姜氏夫人问相公：闻说西台蓝御史，拜年而至在厅中。年年未见亲身到，不过通名传片红。今日亲来必有故，相公何事锁眉峰？上林见问愁含笑，归座将言

告一通：夫人呀，果如尊料话非差，今日蓝公到我家，为与次儿来作伐，说的那，皇亲楚氏一闺女。据云才貌般般好，四德三从足可夸。我却心中多不决，为嫌其父忒骄奢。权倾中外侔人主，威震乾坤结内家。刘瑾江彬诸宦寺，交逼羽翼涉偏邪。目前虽未萌他志，后日端防叛翠华。似我清寒门第子，与通姻娅实非佳。欲将回绝无难事，又恐防，为此生嫌祸患加。故此入来同一议，要请教，夫人主意怎生拿？那一位，细君听了言如此，便回头，笑问亲生文少霞：

啊，孩儿，你可听见了么？

莫道婚姻听父娘，这姻缘，有些难处不同常。吾儿若是心中愿，赖提携，必定功名立显扬。后日事须论不得，恐难终世保风光。那时抱怨爹和母，误汝婚姻错主张。太太言时窥子笑，少霞欠体道端详：爹母呀，楚侯乃系一权奸，怎好同将亲事攀？一任荣华儿不羨，还只怕，泰山倚处即冰山。反教带累清名污，止恐还将性命残。才适爹爹差主意，不该商议内堂间。

该应直捷回他，竟说孩儿姻事，向在故乡久有成约，料其也必相信，岂不是好？这回来再去回复他时，倒明显出我家不肯，有拂来意，惹出嫌疑了。

学士闻言眉一攒，道言儿语本当然。非关为父无才思，诨奈蓝公先见瞒。这其中，亦防汝母裙钗见，又恐痴儿富贵贪。若此良缘回绝了，恐教抱怨惹愁烦。因同汝辈为商酌，不愿时，婉语辞之亦不难。言罢起身来出外，托词回复这姻缘：蓝兄呀，荷承枉驾降寒门，有负殷勤一片心。小弟适间商内子，寒荆记得告知闻。道言此子髫龄日，八字曾教术士评。妻妾宫中刑克重，三番花烛定终身。更宜小配方为吉，令甥女，春色由来长二龄，只恐其中多不合，莫教有误贵千金。自惭命薄寒微子，岂获侯门射雀屏？故使命途多舛错，未堪勉强百年姻。多承雅爱躬相谢，幸乞蓝兄

谅下情。道罢翰林深一拱，西台还礼亦躬身。分明解得推辞意，料想冰人做不成。不便多言重进语，于时作别告辞行。翰林送出仪门外，自返华堂且慢云。再说西台蓝御史，归来易服坐中厅。心中不乐双眉锁，自忖无端多事情。却以何言回姊命？姊夫必致怒生嗔。正然默坐愁烦处，惊动夫人母子们。

原来这蓝御史的夫人桂氏，亦系故家之女。单生一子，名唤梦庚，乃是个秀士。娶媳黄氏，亦甚贤良有德，尚未弄孙。

当时俱各问蓝公，何事愁烦不乐容？想必蹇修言未妥，为人深惜美乘龙。徒劳唇舌因而恼，喜酒花红指望空。太太言时公子笑，西台御史告情衷：

夫人所料不谬，好笑这样一个古怪人家！

如此良缘不乐谐，实然算得一书呆。他今拂我情无怪，单只是，教我回人口怎开？这婚姻，姊丈当时原不愿，是我盛赞美多才。方才俯就多欢喜，托我为媒作主裁。今若知其婚不允，定然抱怨怒生怀。这桩难事如何处？悔我无端惹祸胎。御史言之愁又笑，夫人也道不应该。这一个，文公狂谬何如此，似这样，富贵荣华不慕哉。论其间，回复楚家行不得，须防惹出事情来。

触怒皇亲，那还了得。在相公无非讨个没趣，那文家就有些不妙了。

不是明中倾覆之，定多暗计逞奇思。那其间，相公为好翻成恶，白白的，枉害人家悔已迟。若据妾身愚见识，倒还有个好调治。蓝公笑问如何说，太太含欢便进词：君可知，这位翰林文府眷，他与我，曾交一面在当时。

说起话长，还是那年毛太夫人八旬寿诞，妾往祝之。伊乃毛家甥妇，亦至拜寿，因与同席。这一面之交，算来却好有十年光景了。

其时瞥见那裙钗，深羡他，一貌如花实美哉。故此生儿多俊秀，自然象母一般俏。其人举止多循礼，言语谦和非舛乖。妾想明朝亲自往，拜望那，夫人说这凤鸾谐。

先啖之以利，继示之以威，包管可以玉成其事。从来说，妇人家浅见，岂不贪此富贵？谅不似男儿迂执，一味的胶柱鼓瑟，坚持莫动也。蓝公笑道：夫人说得不差，明日且试一试，亦无不可。公子道：只是与他素无往来，忽教内眷登堂，觉得有些冒昧。

蓝公便道亦何妨，我与他，同殿多年住帝邦。有事登门非造次，只须说妥这鸾凰。这些小事由他去，一任旁人论短长。夫妇于时商议定，蓝太太，来朝早起理严妆。锦鸡绣补天青袄，八幅湘裙杏子黄。妆束完时餐早膳，传呼备轿至前堂。孩儿媳妇同相送，太太乘轩出府墙。两个青衣随了去，轻车一辆坐梅香。家丁簇拥登程去，片刻无消已到将。惊动了，文府司阍忙问故，即临内室报端详。

启上老爷夫人得知，今有蓝御史的夫人特来拜望，请夫人快去迎接。

上林听了笑微微，便教夫人去接伊。御史蓝公诚好笑，多因为，执柯未妥使其妻。未知他，公侯门第皇姨贵，何苦要，挨我寒儒却也奇。自是孩儿才貌美，因教惹出这嫌疑。夫人与会当留意，论婚姻，照我前言语莫移。

啊，夫人，速自更衣出接，我且去书房暂避。

言罢文公自出堂，夫人着急进兰房，移宝镜，启金箱，仆妇丫环侍候忙。补服披身香馥郁，朝裙微步玉叮当。妆成簇拥方才出，又见人来报画廊。

启夫人，快去相迎，蓝太太已在前厅出轿了。

姜氏夫人款绣鞋，侍儿簇拥出堂来。穿曲院，下瑶阶，早到前厅

把首抬。只见那，一对青衣分左右，鱼轩扶出一夫人。华妆盛服容端重，只不解，初见因何面不生？此际夫人浑诧异，忙抬翠袖逊登厅。移凤履，动仙裙，邀入中堂把礼行。让坐定时呈细茗，两家太太叙寒温。谈往事，表深情，姜氏其时心始明。我道初逢何眼熟，却原来，曾交一面在毛门。伊犹记得多明白，我却忘怀未在心。当下殷勤同款曲，蓝家太太笑言云：妾身造府非为别，一贺新禧二作冰。久仰夫人贤令嗣，才名传播满京城。青春三五犹无偶，今日里，有段良缘要玉成。就是舍亲楚国丈，闺中次位女千金。芳春十七真娇小，美貌如花似玉人。自幼读书循礼法，不惟识字更知兵。女工巧妙般般会，性格温和孝二亲。为此爷娘深爱惜，觑之不啻掌中珍。金闺待字征佳婿，要选风流美俊英。富贵贫寒皆不论，才郎中式便为婚。娇娃系我亲甥女，只为姑娘拜托殷。故代留心求妙婿，愚夫看中令郎君。若将甥女联佳偶，实乃天生鸾凤群。昨者执柯登贵府，未蒙见允失欢心。妾因冒渎重来说，伏望夫人仔细评。公子若然为楚婿，定教平步上青云。漫云自负才华美，要知道，自古提携多仗人。这段良缘如错过，贤公子，后来只恐遇遭迍。论起来，妾身为好无他意，夫人你，三付三思请主分。勿谓冰人无道理，言之絮絮可嫌憎。要须知，百年配偶虽当重，一世功名也不轻。记得唐时李太白，奇才绝顶谪仙称。只缘有忤当朝贵，远戍边方志莫伸。空负平生才似锦，未容廊庙展经纶。虽遗篇什传千古，不免遭迍困一生。此乃妾身为譬喻，夫人幸恕语无凭。令郎本是人中凤，料不今人似古人。蓝夫人，言讫春风相顾笑。文太太，当时听此许多论，心辗转，意沉吟，暗道其言用意深。明是使吾知利害，软中带硬刺人心。本也知，皇亲权势侔人主，这姻事，决绝回他恐祸侵。我今朝，欲待权宜将就允，却又怕，相公抱怨欠调停。适才嘱咐难违忤，未便无知擅主衡。一任他，楚氏威风天样大，好在我，相公清职



乃词林。谅无大故为倾覆，惧怕之时待怎生？夫子双双皆不愿，鄙其名望大权臣。由来祸福天之数，亦只好，仍照前言复此人。想罢当时开绛口，桃腮含笑谢殷勤。荷承盛意来光降，不弃寒微说此亲。无奈小儿多福薄，未堪匹配贵千金。日常八字曾推算，长配妻官恐主刑。百岁姻缘难造次，定须好合始相应。夫人莫怪多拘执，这其间，命合何妨即刻成。深感尊潭垂错爱，两番光降逾谆谆。乞将缓缓重商酌，细把吾儿八字评。可合定当恭复命，今朝未便即应承。蓝夫人听言如此，明晓推辞借语云。大约此姻终不就，何劳一一再殛陈。思量只得称遵教，强作欢容半带颦。姜氏夫人陪笑脸，另将别话与谈论。安排果点来相待，桌椅调开分主宾。御史夫人深致谢，于时又，殷勤请见女千金。久知绮阁藏珠玉，钦慕多时未识荆，有幸今朝登贵府，敢邀一会若何能。

当下，文夫人因彼乃系权豪至戚，本不欲小姐见之，却为蓝夫人殷勤致请，务欲一仰芳徽为幸。若不教小姐出来，未免更招其怪了。遂命左右，传请小姐上堂，拜见尊容。佳人闻命整罗衣，来到华堂见礼仪。蓝府夫人忙立起，殷勤答拜袖双提。端详小姐多娇美。那丰采，艳逸秾华触目稀。颊晕轻霞红淡淡，眉横远岫翠微微。恍飘潇洒桃花雨，不逐沾濡柳絮泥。就如那，出水芙蓉凝晓露；真好比，笼烟芍药带朝曦。含芳夺秀诚佳丽，曳锦围珠倍整齐。举止幽闲饶韵致，身材窈窕俏相宜。蓝夫人，当时细看金闺彦，暗夸奖，这个娇娃貌不低。一向来，只说楚家甥女美。若较此，花容犹觉不如伊。礼完宾主仍归座，遂向那，学士夫人把话提：夫人呀，深羨潭衙福分高，一个个，少爷小姐尽丰标。贤郎才调人争羨，令爱芳容美更超。未识妙龄今儿许，红丝想已付英豪？文太太，春风满面惟谦逊，答道是：小女新年十七交。待字深闺方择婿，未逢萧史共吹箫。似恁般，

蠢儿村女皆顽劣，谢夫人，谬奖何当愧若曹。桂氏笑云休过逊，不知道，谁家有福娶多娇。文夫人，闻言微笑无言答，那小姐，杏墙生赧蹙翠梢。暗怪一人蓝太太，何来如许话唠叨。用其茶点天将午，文太太，留宴重教具酒肴。蓝府夫人坚不肯，起身作谢检鸾绡。笑云冒渎兼相扰，幸乞包涵恕几毫。文府夫人称不敢，今日里，十分简褻率容包。一番谦逊殷勤送，母女们，看彼登轩去路遥，方始回身同入内，早见那，爷儿三位集庭寮。查就里，询根苗，共问夫人话怎调？太太遂将详细告，便道是，吾今为此正心焦。莫因儿女婚姻事，触怒权豪致祸招。若据妾之愚见识，不如将就聘多娇。只不知，相公之意如何说？却恐怕，有逆虬鳞震怒涛。这情由，决绝回他终不妙，一任你，爷儿两个细推敲。若还不作皇亲婿，还只恐，终世寒窗守寂寥。如肯曲从婚楚氏，愁什么，凤凰池上不登鳌。非是我，无知重慕荣华贵，不过图将祸患消。论起来，门第既高人又好，媒人之语岂全谣？孩儿一向求佳偶，既遇此，美女何须又作乔？道罢夫人愁更笑，乃时兄姊两同胞，闻言各作春风面，带笑同将阿弟瞧。当下那，太史沉吟犹未语，少霞公子皱眉梢。欠身含笑忙开口，告禀椿萱道事苗。爹母呀，孩儿无意慕荣华，不愿联姻这楚家。自古媒人多谎口，母亲休听瞎相夸。况有美玉来藏椟，待价深闺方始佳。此女硬来求售主，断然不是好闺女。若非嫫母无盐貌，便是三从四德差。更兼吾，忠孝传家存雅望，岂与此，奸邪作婿惹飞瑕。自古来，人生凡事由天命，一任教，为福为灾那怕他。文翰林，当听儿言微点首，说得个，夫人不悦怒容加。攢柳叶，变桃花，目视多才叫少霞。

少霞住了。可知婚姻大事，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能由你自己主张？休得多口。方才我乃戏言，与你取笑，难道当真要你自家为主不成？少霞见母发作，连忙陪笑道：母

亲息怒。此事孩儿怎敢自主，但为母亲想耳。但凡世上人家，娶妇惟求孝顺贤淑者始妙。倘误娶不贤，则何以上承色笑，主祀蘋蘩？料想楚侯之为人，若是骄横好诈，闺阁中安得贤明之女？再者，孩儿立愿在先，今生姻眷，必须访择一个绝代名姝，方称佳偶。未能以富贵凌人，便勉强从事。设教误娶宿瘤，实难为情也。夫人听了此言，怒道：你何以见得这楚小姐便一定不贤不美？此语未免偏谬忒甚了。

父居一品掌朝权，貌又倾城德又全。如此好姻不肯就，还只怕，后来难遇恁良缘。非吾势利言如此，可恶无知敢自专。待吾明朝偏允吉，且看你，痴儿何法拗椿萱？夫人说着嗔还笑，公子低头眉紧攒。不敢将言重谏止，那一位，文公却也未为然。正当欲向夫人说，又听那，小姐旁边劝弟言：贤弟呀，每听人言楚贵妃，倾城倾国比南威。料来其妹应相似，决不与，嫫母无盐一例推。这姻缘，只好从权依母话，坚固执，惧他乃父势巍巍。倘教构怨生灾祸，那时节，懊悔嫌迟事怎为？奉劝不须呆特甚，任爹娘，明晨报允这良媒。佳人笑劝亲兄弟，文炳无言但皱眉。半晌欠身称姊姊，这件事，荷承相劝莫相违。

无奈兄弟其实不愿做那权门女婿。目前便作有泰山之靠，可以立致贵显荣华；迨后冰山倒化时，不将贻祸及我？那便如之奈何！

生作人间一丈夫，何堪谄媚取欢娱。皇亲纵有滔天势，奈我书呆不慕乎？姊姊不消来劝我，倒求请母早回渠。只云卜吉难相合，谅彼何能再强图。小姐闻言难再说，文公一笑唤娇娥：

佩兰，汝无用劝他。要知这头亲事，我亦不甚情愿去结附权佞，玷此清名，为后世所讥。明日只索决绝回他便了。

公子闻言放下心，夫人却也不开声。非关浅见图荣贵，为恼孩儿

执拗深。故作是言加恐吓，当闻夫语岂争论。明朝翰苑清晨出，去会西台御史臣。告与令甥婚不合，多承错爱谢殷勤。寒温数句随辞别，自返潭衙且慢云。再表西台夫与妇，一场高兴化为冰。互相抱怨多多少，懒去侯门复姊闻。

提到那楚府夫人，自听这头亲事，十分中式，心甚挂怀。过两日不见兄弟回信，便着公子廷辉，前来询问消息。公子于时舅宅来，蓝御史，爷儿迎入叙衷怀。廷辉询及为媒事，未识婚姻谐不谐？父母心中皆挂念，迟迟无信诧奇哉。

故命外甥，特来讨一回信，未知这姻事母舅去说否？妥也未曾？尚祈明示。

蓝公夫妇听甥言，只得从头诉一番。怪我自家多揽事，贤甥归语令椿萱，休懊恼，欠周旋，容待我，另觅才人结好缘。管比文家高几倍，方教泄此气腌臢。廷辉听了微微笑，闲话相留进午餐。罗列珍馐多上品，老夫妇，殷勤笑语款甥男。传杯弄盏闲谈论，酒落欢肠不厌烦。桂氏夫人无意话，提起了，文家相见女红颜。倾城绝色多娇丽，较比春漪更不凡。听说闺中犹待字，未知那，何人有福把亲攀？一言引动风流客，那心上，羨煞佳人文佩兰。暗想自家犹未娶，这姻亲，何妨央舅去谈谈。与他若有姻缘分，便娶娇娥也不难。当下沉吟乘酒兴，叫声舅母笑憨憨，既然看得佳人美，为什么，不与甥儿作保山？敢愿慈恩怜晚辈，这亲事，成全为我说将看。愚甥年长犹虚度，两字婚姻费事攀。媒议虽多无合式，未能天喜照红鸾。爹娘堂上无心问，只落得，柳巷花街尽我玩。似此终须非了局，何堪主祀缺蘋蘩。宜家宜室从来说，今日是，拜恳周旋做一番。言罢起身忙作揖，倒把个，蓝公夫妇共为难。

当时蓝御史，当着外甥，不便埋怨夫人无端多话，心下却大不然。只得强笑道：贤甥，凡事自谅可知。那文上林乃

是个迂呆了，不达时务之人。昨因甥女执柯，已受其侮，今番愚舅可不能再去讨他没趣了。

美貌裙钗世上多，劝贤甥，不消注意那娇娥。吾当别处留心意，访一良缘去执柯。说得廷辉难再语，须臾席散未牌初。香茶一道随辞别，楚公子，归告双亲传话讹。

为恼母舅不肯代他作伐，便添枝加叶，说出那文家许多不是。并批点蓝公无端多事，又不善说合。似我皇亲门第，帝室皇姨，反为寒儒所薄，岂不可耻而更可笑乎？一片挑唆尖利言，堂前告与二椿萱。夫人顿觉欢心扫，国文于时怒气添。紧皱眉头须欲竖，一声冷笑跌靴尖。

可笑呀，可笑。这是那里说起！汝舅虽属多事，这文某忒也不中抬举，可恶极矣。

既然薄我笑权豪，就待我，使个权豪手段瞧。处处无知文翰苑，且看他，明枪暗剑可能逃？皇亲说着重重怒，要逞奇权把恨消。便与乃郎同密议，这件事，如何处置始为高？欲将明里为驱斥，奈彼闲官冷宦僚。

却是无甚疵瑕可摘，须用一暗计伤之方妙。

吾今已有计安排，却用吾儿始可谐。若是你今不肯往，便须筹画另参裁。廷辉遂问如何说，岂有个，父命孩儿不奉差？国文道言原易事，不过要，吾儿去谒那书呆。托云慕教从其学，便可殷勤通往来。值此花园梅正发，邀他父子把筵开。对花酌酒文人事，谅不推敲与见猜。恭设华筵为雅集，迭陈佳妓逞风怀。安心劝得爷儿醉，立便教人捆起来。送向有司严治罪，只说他，与我姬侍戏诙谐。教其有口难分辩，管取三条微命裁。国文言完公子应，连称巧计笑盈腮。如所愿，遂其怀，若得爷儿命共埋，那时间，文氏无人推母女，夺娇娃，何愁不得伴秦台？于时议定多欢笑，过一日，拜谒文衙暗使乖。恭敬殷勤称弟子，欲叨明教仰清才。

倒把个，上林纳罕心中异，不便推辞又惹猜。只得应酬为接款，待茶设宴坐书斋。又教二子同回拜，两下里，自此时相通往来。国舅雄谈而善谑，颇与那，少雯说得甚投怀。常将博弈消清昼，每作调言效耍孩。乃弟少霞不甚合，待之平淡暗相猜。若逢国舅登潭府，托故时常走避开。国舅明知佯不觉，假相交，但求计遂与谋谐。鄙怀更念私情事，欲乞取，此处名花为己栽。屡以游词聊试探，那一点，痴心切慕美裙钗。一时难入东床选，只索迟迟再处裁。不说廷辉能做作，且提国丈要安排。心已决，事难挨，择日遂将绮席开。遣使恭邀文学士，并同公子二多才。主人雅意休相负，不可推辞务要来。两个家丁承主命，即来请客绕官街。不多一刻随回转，稟复皇亲立玉阶。

上复侯爷：小的奉命前去请文翰林父子到此赏花饮酒，他家人回说，他主人因奉皇上谕旨，纂什么书史，在北院里值宿，已连日未回，无暇到府看花。二公子亦有些小恙，不得出门。少刻只有大公子到来，叨领侯爷盛意。元方当听这般云，一顿乌靴意不欣。连日与他伴结好，令我这，暗中气恼更难禁。今朝盼得良谋就，却不道，偏遇冤家有事情。

气了一回，却也无奈。便对廷辉道：这却怎说，不如改一日罢。廷辉道：既有他儿子前来，仍照原议亦可，为甚白便宜了他？折此一顿酒席，到底也稍泄些毒气。

国丈闻言点点头，须臾文燦至门楼。家人通报廷辉接，满面春风假应酬。国丈檐前微举手，道了声，失迎文驾恕愆尤。只因舍下梅花盛，故相邀，乔梓同来酌一瓯。不道尊翁偏有事，又逢令弟抱薪忧。想因愚意无诚敬，故使佳宾各逗留。勿谓老年能取乐，要晓得，人生最妙是优游。言完笑让分宾坐，文公子，一礼殷勤答楚侯。荷感盛情当不起，舍弟是，书生福薄故淹留。家君事毕当趋府，谨谢此，宠遇招延楔事修。国丈闻言称好说，当下是，

一茶方罢话无休。

早见家丁上前告禀：园中筵席已设，请侯爷、公子与文公子同去那厢，赏花赴宴。

于是那，宾主相邀步共移，入园闲玩且游嬉。穿曲径，度芳溪，只觉得，阵阵幽香欲染衣。遥指梅花三十树，南枝开遍盛芳菲。三人徐步同观看，真个是，雪影花光一望迷。文璟见之情畅适，徘徊不觉步迟移。主人邀入先春阁，那里边，三席佳筵早备齐。

于是，国丈父子乃相邀一同，与少雯分宾列坐。

三席筵开列锦屏，山珍海错具时新。名花对面珠帘卷，美女当前仙乐陈。婉转娇喉歌妙曲，翩跹翠袖进瑶樽。主人敬客殷勤意，深劝多才文豹君。公子天生多量窄，不胜杯酌已醺醺。皇亲父子犹相劝，左一巡来右一巡。年少孝廉推不得，应酬勉强口中吞。须臾醉倒风流客，目晕头眩不可禁。出席起身思谢别，皇亲留止不容行。命排小榻权安卧，待醒沉酣再转程。公子时间原醉极，见留暂歇正如心。倒头便自昏昏睡，欢喜爷儿两个人。欲逞奸谋天尚早，恐防泄漏众家丁。遂教撤去残筵席，赏与诸人各去吞。留下歌姬双美女，令其画阁伺文君。待其稍醒前来报，只说行强戏你们。两个美人称晓得，心中疑惑各猜情。恁般做作何原故，想欲图谋害此人？不说二姬私揣度，单言老少二皇亲。嘱完正欲回身出，忽见阴阴日色昏。密布彤云天降雪，霏霏冉冉洒纷纷。众人见了皆惊语，好好晴天怎忽阴？父子正当言论处，忽来江府一家丁。

原来是太监江彬，为新得了一班女戏，歌喉巧妙，姿态风流，十分欢喜。故特具酌，邀请皇亲，一赏佳技。元方素与他交厚，不好推辞，拂其美意。随即应允，立传侍候，乘轩而去。

临行叮嘱子廷辉，这件事，尔在家中善自为。公子应声吾晓得，

半含薄醉笑容堆。于时也便回身出，却见那，扑面鹅毛片片飞。一霎亭台如玉砌，数重楼阁被银围。梅沾雪意香犹洁，雪着梅枝蕊更肥。公子无心观美景，只觉得，西风透骨栗生威。一程来到中堂上，要借红炉火气煨。太太见时含笑问，这光景，我儿想被冷风吹？命将滚热香茶至，送与孩儿烫一回。母子言谈多半刻，那夫人，忽然想起问廷辉：

我闻说，今日汝父请文家父子在园内赏花饮酒，不道天忽降此大雪，不知可曾回去也未？廷辉答道：文先生与他二世兄皆有故未来，只有大世兄至此赴宴，已被我们灌醉了，卧在园里先春阁内。爹爹是江太监请去吃酒听新戏去了，只怕也要为雪所阻，有一夜乐也。

母子闲谈话一篇，原来那，廷辉被酒已酣然，言中泄漏奸谋事，今夜里，欲害文家那少年。大讶夫人蓝氏女，亦惊亦怒恼夫奸。伤天害理何如此，恁行为，怎保将来祸不延。我既今宵知此事，何堪袖手作旁观。定须救那文公子，面许闺女结凤鸾。纵使婚姻人已有，不妨姊妹作随肩。好教了却向平愿，省得心中一挂牵。并非因，物恶硬教求售主，却倒为，娇儿才貌占双全。相女配夫真其偶，难得个，称意才郎缔妙缘。似我豪华门第内，阿谁几个子孙贤？因教意重诗书族，始获儿郎才貌兼。好多时，屏雀空悬无中式，枉教注念日熬煎。这期间，亦非愁女青春大，只为狂夫握重权。误国殃民多不法，卖官鬻爵负深愆。而今倚仗椒房势，缄口无人敢出言。设若一朝时运倒，恁般罪恶岂容宽？流徙斩绞都难论，妇女还应没入官。似我残年无足惜，误他少女却堪怜。因思早择乘龙婿，遣嫁于归大事完。向慕文家门第好，为官累代重清廉。所生二子如双璧，长者婚姻自幼联。次子蘋蘩方择妇，故而吾弟致冰言。料其鄙薄无清望，因使推敲执意坚。才貌东床无我分，令人懊恼意恹恹。纵使教，将来不乏东床客。那及此，当



世风流美少年？难得今宵天假便，巧值这，文家长子宿花园。何妨亲去为相探，释放其人令转旋。当面将儿来许字，那郎君，料应感德少猜嫌。似这般，一夫二妇人问有，论身价，说次终须不是偏。忆昔英皇归一室，佳名千古尚争传。何不美，乃称贤，偏正无分总一般。

正是吓。前与他乃弟议婚，因是年庚不合，故使乖违。

今将许字其兄，难道亦有甚阻碍不成？我今夜定须设法救之，结斯姻娅，方遂所愿。但宜瞒过廷辉做事方好。这畜生与父志同道合，一样的狡恶。彼若得知其故，安能任我施行？反惹一番口舌。须谗他去睡了始妙。

夫人想罢笑生颜，便道孩儿天甚寒，吃得恁般多醉意，凉来晚膳不须餐。该应早去房中歇，无用迟迟等父还。这情由，少刻二姬如入报，须有我，为娘料理代周旋。差下仆，送当官，害杀书生万事全。楚夫人，假意殷勤怜爱子，那一个，廷辉自觉已沉酣。连连呵欠浑思睡，今听娘言甚喜欢。便道母亲说得是，孩儿且去暂安眠。事情交与娘亲管，切莫心慈致放宽。太太回言吾晓得，伊与我，非亲非故一无干。为何要把他饶放？为辞婚，我正心中也不甘。处处伊家方泄恨，我儿放意但心安。廷辉听了无言说，当即抽身别紫萱。自去房中安睡了，且言太太坐堂前。正思唤女同商酌，却见家丁禀事端。只为文衙差仆至，要迎公子好归旋。侯爷出府曾传命，叫留他，文府郎君勿令还。故此来寻公子说，怎生回复好相传？夫人听了家人语，便乃回言主代专。

汝等可去回复文府家人，说他公子饮得烂醉如泥，不能移动起身。酣卧在榻，怎好回去？侯爷有命，权留此处，暂住一宵，明日相送回府。叫他归告主人便了。

家人听命下阶堦，便照其言去复之。文府家丁无话说，自行归告主人知。上林夫妇相埋怨，共骂痴儿好酒卮。欲遣家奴重去接，

凉来醉得步难支。无何只索随其便，且待他，明日归来责备施。按下文家提楚府，那一位，夫人传命就操持。少霎两个随来使，酒食安排好款之。一众家人承主命，伙同欢饮喜孜孜。大家齐集门房内，喝六呼么正遂私。不说豪奴欢饮事，夫人此际不挨迟。唤将一个随身婢，名唤柔枝素爱之。与彼商量同计较，这桩事体费筹思。女环悄对夫人语，这根由，须告千金小姐知。小姐若然心上愿，何妨就此付红丝。千金如若非其匹，夫人也，未可今宵勉强之。百岁姻缘非细事，那堪冒昧致差池。莫云凡事由前定，只恐他年懊悔迟。太太闻言连点首，遂叫速请女娇姿。

汝言是也。既如此，可快去请二小姐到来，示其心曲，酌定行止便了。

柔枝答应款金莲，自往香闺不暂延。这时候，小姐晚餐方始毕，残妆初卸尚无眠。忽闻母命来相请，粉颊含春半带欢。便问侍儿何事故，慌忙立起在灯前。笼翠鬓，整珠钿，回对随身侍女言：

我略去便来，汝等可将薰笼罩上，绣被浓薰，等候片时，无许盹睡。

几个丫环答应齐，佳人出室步轻移。寒彻骨，雪沾衣，一阵狂风透玉肌。暗道娘亲何事故，寒宵唤我甚跷蹊。一边猜度临萱室，蓝夫人，屏退身旁各侍姬。便命娇儿来坐下，挽其红袖笑相携。言悄悄，语低低，细把其情当面提：

儿呀，此事母心已决，未知汝意若何？无用害羞，不妨直告我知，以定行止。

夫人说着笑微微，楚小姐，粉面红时玉颈低。暗想常闻奴仆论，这文家，弟兄并系美丰仪。联芳并秀称双璧，才貌兼全独占奇。似此郎君为匹配，便教是，其家寒素亦相宜。但嫌已有头婚妇，怎好从他作次妻？欲待将言为谏阻，又恐防，后来择婿不如伊。佳人辗转心难决，默默无言假整衣。蓝氏夫人携玉手，轻轻追问

是和非。

啊，女儿，可情愿否？怎么不吞不吐？天已不早，勿使  
我所谋有误。

楚氏千金粉面红，微微蹙了远山峰。含羞只得低低语，说了声，  
母命孩儿怎不从？难则难于为副室，望娘酌定这情衷。夫人听得  
言如此，便道娇儿语亦通。

也罢，且待我潜去会他，看光景再为定夺便了。

天气冲寒夜正凉，我儿安稳且归房。为娘自往花园去，行与止，  
明日通知再告详。小姐闻言随告退，半愁半喜动衷肠。愁的是，  
婚姻面订殊非礼，喜的是，得配仙郎夙愿偿。不说千金心快快，  
再言太太意惶惶。传言一众青衣睡，顷刻纷纷尽退将。听得各房  
声寂静，谯楼二鼓漏声长，

方始起身，带了柔枝女婢，潜步出来。

敛息屏声悄悄然，柔枝扶了慢移莲。离正室，往花园，顾不得，  
扑面寒风雪后天。意急偏教裙绊槛，心忙巧遇袖兜帘。恐人知觉  
无灯火，踏雪而行步履艰。摸至先春花阁外，听了听，其中寂静  
却无喧。那二个，美人灯下牙牌抹，公子犹于内室眠。主婢当时  
推户进，坐中惊起二红颜。抬头见是夫人到，心下惊疑尚未言。  
早见夫人微带笑，上前密诉这情端。汝二人，切休说与侯爷晓，  
少不得，我自相酬主代权。选择良人为遣嫁，衣妆厚赠作赔奩。  
宜家宜室何其乐，强充此，抱瑟调竽贱役班。我府中，舞妓歌姬  
多不少，安能雨露遍相沾？不如嫁作平人妇，到那时，立业成家  
胜此间。又况侯爷生性暴，稍为忤逆怒冲天。鞭箠刑罚犹轻可，  
重则还愁命不全。可记前年冯阿秀，那般宠爱与垂怜，为因一点  
嫌疑处，立致佳人一命捐。汝等平心来细想，这件事，定须依我  
要周旋。二姬当听夫人语，俯首沉思半晌言：

夫人说得不差。果能如此，则使妾等感恩无尽了。但怕

侯爷追究起来，不好答应。夫人道：这个不妨。汝等待我放走文公子之后，再向内堂去报，等惊动众人前来擒获时，他早回去了。侯爷不过猜其知风惊避，未必便晓是我等纵放之故，包管无事便了。

二姬领诺笑融融，于是夫人坐椅中。传命柔枝临榻畔，梦中唤醒孝廉公。迷糊惊觉风流客，一见诸人乱了胸。未识何来斯女眷，失惊倒怪问重重：

未知宝眷何人，夤夜到此，有何事干？

一壁言时便起身，抬头观看楚夫人。家常妆束容端重，约略年华过四旬。心下惊疑忙作礼，趋前举袖揖深深。夫人答礼微含笑，道姓通名说一巡。公子欠身称失敬，原来是，府中太郡降轩门。晚生醉卧无知觉，得罪尊前恕几分。此际到来须有故，尚祈赐教示分明。夫人见问微微笑，请坐多才且定神。这鄙衷，待我从容来诉晓，于时入坐各分宾。夫人灯下观公子，丰度翩翩果出群。貌似潘安重入世，颜如宋玉又还魂。青袍金带端然坐，真个是，美貌风流一俊英。看罢夫人心暗想，这一位，文家公子貌无伦。何云乃弟犹强胜，只此丰标已足称。不比女儿诚一对，郎才女貌少批评。今宵务要联姻娅，失此才郎那里寻？想罢微微容带笑，春风满面便开声：

文公子：可知老身来意否？

公子回言却不知，太夫人，不妨明白道其词。晚生荷感皇亲爱，招饮名园醉在斯。未识特来何见教，敢祈垂谕示愚痴。夫人见问微含笑，便道郎君且听之。款款遂将前后事，从头细告这衷私。却把个，少雯惊得浑身汗，泄端由，深感夫人一念慈。立起忙忙重下礼，深深作谢要相辞。

当下楚夫人一边回礼，一边便道：公子无用惊慌，且请宽坐。老身尚有一言奉告。公子道：不知尚有何言？快请夫人

賜教了，好让晚生回去要紧。莫耽擱时候，惊动令郎出来，那便反教辜负了这番知会美意，更恐带累尊潭口角。还愁不得脱身，如何是好！夫人笑道：这却不妨。小儿久已安睡，如此寒夜，断不起身到此，但请放心便了。

少雯见说始安身，蓝氏夫人便乃云：我有一言诚冒昧，说来君却要应承。郎君若有推蔽处，便负我，卫顾周旋一片心。公子闻言心甚异，未知所谓甚何情。

便乃欠身答道：晚生蒙夫人见爱，如此周旋，有甚吩咐，自当奉教，岂有不遵之理？夫人笑道：果如君言，即慰鄙愿。但不可改口方好。公子道：岂有此理。夜色已深，有话请早些请教了罢。夫人道：老身其实无他，只为小女之事，前日舍弟作伐，欲与令弟联姻，尊处道是年庚不合，故使乖违，遂成虚话，反构此一番嫌隙。

老身今日却无他，为羨这，昆玉风流各擅佳。生恻隐，慕英豪，意思要，仰附丝萝释怨嗟。这姻缘，令弟失谐因不合，那也教，三生前定任参差。今宵瞥见贤公子，使我心中爱慕加。欲以闺娃仍许配，即操箕帚事君家。

窃思小女虽陋，尚非恶劣村姑。君子多才，恰是名流佳客。既为邂逅相逢，拟结丝萝永好。天缘所在，谅不推辞，有负我这一番苦心美意也。

夫人言讫笑融融，此际文君玉面红。暗道真正奇绝也，斯人作事好愚蒙。小生久聘齐眉妇，怎好联婚第二重？却把闺娃当面许，实为笑话怎相从。心辗转，意追穹，含笑慌忙告曲衷：

呀，楚夫人，此言差矣，这个如何使得！

多承雅意释痴迷，这个是，报德无由待后期。此事未堪承所命，论婚姻，晚生久聘正房妻。停婚再娶违官禁，只恐其中多是非。亦且千金侯爵女，婚姻何可俯寒微？终身大事休将就，似这等，

造次而为恐不宜。上告尊前详此理，勿贻后悔取嘲讥。多才道罢微含笑。说得个，蓝氏夫人把首低。半晌沉吟重启口：这件事，妾心已决志难移。原早知，郎君久聘夫人过，少不得，姊妹称呼可并依。向也闻，士有二妻经籍载，又何妨，同心一案两眉齐。休固执，勿迟疑，倒劝你，早允姻亲早脱离。说得少雯无主意，沉吟陪笑话重提：

适云此事，晚生再四筹之，实是未能从命，幸乞见谅勿罪也。

荷承雅意恁拳拳，委实停妻再娶难。亦且此情瞒国丈，便定下，后来怎样毕姻缘？那时间，岂非反把千金误？亦不过，另抱琵琶过别船。玷芳名，美玉生瑕遭物议，倒不如，此时决绝少猜嫌。那一位，夫人听了多多语，点首沉吟谓少年：我闺娃，与汝订婚原说次，并非是，使君弃旧续新弦。这期间，妻分正副停何事？怎认作，弃旧迎新一例言。若说是，异日恐教难好合，少不得，老身设法要周旋。岂将小女终身误，这些个，无用君家代挂牵。

老实说话，我今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郎君若不允诺时，那也休想脱身回去，只索凭他父子发付便了。

夫人有意逼文君，公子心惊难理论。欲待将言为允诺，又防归去二亲嗔。这女子，前番许弟为原聘，严父犹然不乐成。何况我今妻又聘，停婚再娶岂容情？在今宵，纵教订下鸳鸯谱，也不过，仍付东流水上萍。白惹一番闲气恼，爹娘严命怎违更？思量只得重开口，作谢夫人陪笑云：荷感恁般垂错爱，晚生受德佩终身。奈何自愧寒儒子，不是东床王右军。敢向侯门躬射雀，更兼次室屈千金。承雅爱，感高情，难执红丝近画屏。言罢深深重一揖，时间无奈楚夫人。正思复与多才说，却不道，触怒旁边侍妾们。

却说那两个歌姬，与柔枝侍女，共立窗前，静听二人说话。当见夫人再三俯就，文公子执定不从，不觉含怒而视，

烦躁起来。一齐都道：夫人罢了，不用与他说了。这样不中抬举之人，何必同他兜搭？可请进去，待我等就此出去喊叫起来，叫人缚住，即照侯爷行事便了。

三人说着怒相窥，吓得文君紧皱眉。万想千思难理会，没办法，将言允诺强依随。夫人方始心欢喜，文公子，含笑当前把礼为。八拜深深参岳母，夫人大悦笑容堆。慌忙请起东床客，万福相回袖半垂。公子时间心绪乱，匆匆作别欲辞归。夫人乃又延留坐，含笑将言嘱一回：贤婿呀，今与你，一言为定永无移，小女终身即托依。是那些，庚帖媒红皆琐事，行茶过盒总虚仪。但只要，一丝聘物才为定，不拘你，杂佩随身尽可贻。公子闻言称正是，但那有，玉台彩币客中携？却将何物为相赠，难道身边解件衣？

这却不好看相呀。当下文公子正在思量无甚聘物，那侍女柔枝便指着说道：公子腰间现有佩带的碧玉连环，何不解来作聘？少雯笑道：姊姊说得不错，我倒忘了此物。这却也好。言罢，便将解下，躬身奉与蓝氏。

笑云此珮祖珍遗，一向来，佩带随身日未离。今日送为贤女聘，愿只愿，同偕似玉两心期。夫人接过心欢喜，把玩连称此珮奇。光彩玲珑雕手妙，果然古董世间稀。当时看罢忙收好，便对文君把话提：

天已不早，贤婿就此请回，不消耽搁了。此后闭户读书，谨守绳尺，戒绝交游，切勿重来我处，是嘱。恐其歹心复萌，再为陷害。我在内庭，倘一时照顾不及，却为不妙。这婚事既然与你言定，万无更改之理。容我运筹良策，少不得成全有目也，但请放心便了。

夫人恳切嘱东床，文郎唯唯答应忙。作别回身随出外，那一个，柔枝秉烛照才郎。花园向有闲门户，却靠园丁所住房。奴婢担惊还害怕，恁私情，恐人知觉惹灾殃。屏声敛息轻轻步，送出多才始

放肠。不表少雯寻路返，仍说这，一双主婢转中堂。消停略歇无多刻，早听遥传三下梆。主婢们，且喜且惊言悄悄，共议他，文君谅已远飞翔。此时六出飞犹紧，更又沾连小雨扬。归去料应衣湿透，今番苦况累东床。一言已定三生约，不免牵怀挂念长。婢子低低言正是，夫人今日愿相偿。适才看那文公子，潇洒风流美绝双。似这般，年少已教登桂籍，他年位分自难量。料应不误千金女，这一件，后事姑将置一旁。倒是今宵私放故，切须不可漏行藏。夫人点首犹无语，忽听得，燕语莺啼女子腔。却是那，两个歌姬狂叫喊，娇声叱咤远传扬。声言无礼文公子，调戏奴们胆逞强。可也知，我等虽然充贱役，这里是，公侯府上岂寻常。此情断断难容恕，快快传人去捉将。一片声，惊动夫人明晓假，免不得，立传奴仆乃装佯。霎时惊得人人起，取火寻灯历乱忙。这行为，吓倒双双文府仆，何为公子恁荒唐？无端醉倒花园里，怎又去，大胆调情那女娘。惹出恁般奇异祸，岂不晓，风流阵即是非场。我们在此难相救，快快逃回自府墙。告禀老爷和太太，怎生解救好商量。二人悄议乘人乱，黑影里，溜出侯门且慢详。再说楚家人一众，纷纷尽去捉文郎。灯影乱，喊声扬，一片喧呼手脚忙。径到先春花阁下，搜寻不见各猜详。多应惧祸飞逃去，且往园门仔细张。果见双扉虚掩着，自然逃去上街坊。更深夜晚知何往，又是这，烂雪泥泞拖水浆。

却向何方去捉？从来说杀生不若放生，只索让他回去罢了。告禀主人，只说赶不着便是。

众人扫兴自回身，入告廷辉小主人。国舅时问身亦起，闻知逃去一文君。嗔侍妾，骂家丁，无用无能合了群。以致狂生逃遁去，侯爷得晓罪难轻。众人见说皆无语，两个娇娥狡十分。听得皇亲为报怨，香罗故作拭啼痕。泣云谨奉侯爷命，奴两个，依计而为未错行。不解此人何得晓，登时避去影无形。这期间，侯爷明日



如加罪，须求我，公子从旁说个情。道罢低头佯掩面，廷辉便说且宽心。传教各自归房去，有话明朝再理论。二美闻言方退出，廷辉又复问家丁：

不知文家那两个从人今在何处？众人禀道：我等正忙乱时，眼错不见，都也走了。

公子闻言点点头，暗思此事实奇由。二姬潜地前来报，他怎知风便自溜？莫非教，红拂多情怜李靖，因此上，暗通消息泄机谋？难料定，要追求，可恶无知二女流。偏值爹爹不在府，白白的，一番心力用虚浮。小皇亲，筹思默默无言语，那一位，太太殷勤劝慢忧：

事已如此，吾儿不消烦恼。且去睡了，待汝父归来，明日再处便了。

公子当时听母言，遂叫众仆退堂前。起身也便归房去，中堂上，主婢方才收拾眠。太太上床难合眼，那心中，思思想想喜忧兼。喜的是，娇娃得配风流客，不枉如花貌似莲。女貌郎才诚一对，他年鸾凤自投缘。忧的是，侯爷明日归家转，审问那，两个歌姬倘泄言，必动雷霆非小可，教人无语可遮瞒。夫人辗转担惊恐，覆去翻来睡不酣。按下痴心蓝太君，且谈文府是宵缘。上林夫妇都归寝，一梦将残四鼓天。忽听外边门户响，家人几个语争喧。听声音，分明随去孩儿使，半夜三更怎转旋？侧耳夫妻重细听，倒好似，有云公子犯重愆。吃惊齐道何缘故，急唤丫环起去观。几个侍儿忙答应，起身启户就高言：

呀，你等众人，半夜三更在外边何事喧嚷？老爷太太在这里问呢。

一边说着启中门，几个家人便入庭。来到翰林窗下禀，恁般如此一桩情。吾家公子遭擒获，为此飞回禀告闻。两个家人言未毕，早把那，夫妻惊倒在床衾。齐请问，再盘明，气坏为官文翰林。

好个畜生无道理，如何乘醉乱胡行。恁无知，凭他出丑生和死，我却无颜去解纷。那一位，太太劝云且慢怒，我猜疑，孩儿何至恁狂轻。莫非中了奸臣计？这便如何恁理论。夫妻们，一壁言时齐坐起；作书的，事逢紧处且稍停。芸窗笔墨功夫久，闺阁心思儿戏云。随意幻来随手起，落于纸上恰如真。看官要晓如何事，二回书中再表明。

# 笔生花卷一

## 第二回

悔联姻佳人掷玉 遭侮弄才子遗珠  
促行期匆忙毕吉 怜病体郑重登途

连日阴阴雨乍收，碧梧翠竹两修修。菱荷已尽看无替，桂魄初圆及半秋。少小年华情自适，清凉天气兴偏优。虫声入户人初睡，月影横窗夜更幽。独坐黄昏无所事，前文接续句重搜。莫云戏笔非真事，说到危时也代愁。上回曾云文翰苑，家人夜半报奇由，夫妻惊起堂前坐，疑假疑真没主谋。便着家人重去探，事情真确与虚浮。狼虎窟，燕莺俦，是否曾为蜂蝶偷？好作商量图解救，那几个，家人奉命敢停留！文公夫妇悬悬望，直到了，四下铜壶始转头。告上主人无处探，他家紧闭大门楼。高声叫唤无人应，却向何方去询求？

请老爷夫人且慢焦急，少待天明时候，再去探听便了。夫妻点首意如麻，只恐其中事有差。盼望天明偏不亮，在那里，愁眉相对各咨嗟。不言父母方焦思，提到幽斋文少霞。为见其兄留楚府，心中不悦暗嗟呀。与同权贵为交接，不过是，假意虚情发付他。怎便忘形无顾忌，竟至于，昏沉醉倒宿其家？行太匆，事非佳，怎怪双亲抱怨加。思想一回随入寝，独归罗帐掩窗纱。朦胧一觉交三鼓，听得中庭人语哗。仔细听时听不确，猜疑缘故定无他。

想必是大兄酒醒之后，定欲归来，故楚府将他送转。想罢，便唤醒书童，告知缘故，令快起身开了门户，恐大爷要来安寝。

书童答应不迟挨，即起披衣把户开。拂被理衾先侍候，迟迟不见各疑猜。少霞便着童儿探，少刻新文传报来。道是大爷留楚府，戏他家妓逞风怀。那女郎，不从变脸狂呼叫，当作强奸为众排。要送当官严治罪，这场祸事是奇灾。家人飞报其情事，老爷与太太惊来发了呆。公子快些起身去，有什么，解分主意好参裁。一言惊讶多才容，暗道哥哥本不该。我正因斯心纳闷，却不道，果然惹出事情来。既云沉醉难移动，岂有调情作事乖？这无非，楚贼有心为陷害，奸谋诡计巧安排。思量忙便抽身起，整束衣冠到内阶。相见二亲详底细，疑真疑假共相猜。那夫人，当时一见亲生子，触动前情怨起来：

少霞，我想此事都是怪你不好惹出来的。

前者蓝公做此媒，我原说，逆之恐使致灾危。故思将就联姻眷，只怪是，你这无知执意违。以致皇亲心挟隙，日常多半假栽培。汝兄不似伊乖僻，便乃随和共往回。故堕奸谋为所陷，这情由，纵无大故失光辉。此时犹未知虚实，且待天明探听归。若还教，果系汝兄无道理，调情大胆戏娥眉，那便就，怪他不与你干涉；这叫做，自取其灾自不亏。倘使汝兄无此事，系他奸计毒施为，那时看你心何忍，须与哥哥把命赔。姜氏夫人多抱怨，含怨含怒更含悲。这时间，少霞有话难开口，亦只好，侍立娘前听发挥。那一位，学士心中怜爱子，便教汝且返书帷。日间说是身寒热，兄往侯门故未陪。此刻夜深天又雪，莫教在此受寒威。言完又劝夫人道，这件事，尚未分明是与非。

且慢埋怨。待天明了，探知的信再说。

公子闻言告父云，孩儿热退已安宁。夜寒虽甚重衣着，内室温和

风不侵。无用严亲劳挂念，但祈慈母且宽心。事情又未详虚实，且到天明再理论。假使长兄真戏谑，也无非，是伊家妓侍儿群。便教送到当官去，这里面，无甚弥天大罪名。国丈虽然多势力，少不得，有司执法要公平。家姬非比皇亲女，便作教，取笑追欢亦所应。怎与相欺闺女论，安能便送命残生？若还不是真情事，那便是，奸贼怀仇诬陷人。平地栽埋难屈认，兄非傀儡木雕成。自然有口为分辩，岂有低头便认承？这期间，律例诬人当反坐，算来何惧那奸臣！多才善语安亲意，一片能言婉转云。说得个，父母点头心略放，须臾天色已黎明。正思再遣家人去，忽听前厅喧嚷声。几个家人飞报入，齐说是，老爷太太莫忧心。

大公子已是安然无恙的回家来了。

家人飞步报华堂，此际诸人放了肠。喜喜惊惊方欲问，是何缘故恁行藏？早观公子前来到，个个抬头看细详：只见面含惊喜色，半边袍幅污泥浆。少霞迎步称兄长，文蔚登堂见父娘。命坐匆匆齐问故，怎生得脱这灾殃？无知孟浪何如此？为什么，作事全然不忖量？这期间，命汝应酬楚府去，无非恐忤那椒房。既然教，不胜酒力当辞谢，何乃沉酣顾忌忘。留宿伊家已造次，怎又使，公然乘醉逞风狂？真冒失，忒荒唐，且问你：怎得归来见父娘？公子当时听诘问，慌忙启口告端详：爹母呀，责备孩儿是不差，也只为，多时结好未防他。因而堕入皇亲计，醉得昏沉难返家。且喜不曾为所陷，这里面，蒙他乃眷泄根芽。言之于此愁含笑，早不觉，顿口回头视少霞。那一位，乃弟不知何意思，便向彼，低低悄语面添花：

兄长有话，直说无妨，为何顾我而笑？好在此事既获平安了结，谅爹娘亦无施谴责也。少雯低笑道：不是这话。只为愚兄作了一件大胆之事，若诉爹娘，定教嗔责，故此踌躇，未敢直告耳。少霞笑道：原来为此。是甚缘由，且请试说，

兄弟代呈如何？少安道：便是那楚侯次女，前番定要许配吾弟为妻，因汝不谐，故构此衅。不道昨夜其母为泄奸谋，教兄走避，却将此女当面许兄，愿为次室。愚兄再四推辞，不得脱身，无奈从权应允，遂解所佩碧玉连环为聘。这段颠倒姻缘，你道可笑也不可笑？

文炳言称固是奇，不知他，楚家所蓄甚心机？这一个，女儿务欲归文氏，更还又，不论头婚与次妻。当下这，兄弟低头方耳语，倒使那，双亲焦躁发威仪。

呀，爆郎奇了。汝话才说得半截，怎便顿口无言，情与你兄弟商议些什么？

双亲请问面含嗔，公子将言委婉陈。便把那，国丈如何施恶计，夫人怎样许良姻，从头一一分明说，望爹娘，乞恕孩儿无奈情。再四再三辞不脱，只得顾，火烧眉毛权应承。于时父母方知道，半晌攒眉不则声。

停了一会，文公方始又问：汝既半夜潜行，何乃今早始返？倒教家中为此惊惶疑惑，乱了半夜，是甚道理？公子答道：只因大雪黑夜，一步一滑。又无灯烛，其实难行。故只得在那左近的相识人家，借宿一宵。今早甫明，雇车即返。却未曾思及家人半夜报信之事，倒累二位大人有受惊吓，孩儿负罪了。

文公听此便无言，姜氏夫人意不欢。便道这些多罢了，不该竟与把姻联。汝可知，齐眉久聘糟糠妇，步小姐，一向传闻美更贤。异日迎归来我处，定然是，蘋蘩有托母心宽。你今朝，无端聘此权豪女，还只怕，口说为偏志不偏。日后闺房何以处，定多口舌不相安。那时带累爹和母，终日里，闲是闲非听万千。一马一鞍从古说，似这等，英皇异姓岂无嫌？痴儿何乃无思索，造次公然结下缘。夫人言讫嗔含笑，那一个，文焯低头默默然。学士便云

休说了，却不道，夫人性格会移迁。

前日，此女欲许次儿，吾自不乐与权佞为婚，因固却之。彼时，夫人委曲劝我将就为儿聘定，父子不从，似见不乐。今日爆儿即将此女聘为次室，正率母意而行，何乃反为抱怨？

文公一语尚无完，说得夫人怒气添。便道相公班驳误，不是我，一时便作两般言。可也知，前番相劝联姻者，次子由来婚未联。勉强何妨将就定，也无非，恐防触忤那权奸。今番之事非前比，长子婚姻久定焉。那可停妻重又聘，步家知了是何言？纵然未便当官控，少不得，也要招陪负罪愆。亦且此姻其母订，那一个，楚侯犹在鼓中瞞。安能便把冤仇解，异日如何了此缘？这件事，做得不伶还不俐，毫无益处止多嫌。妾言不过嗔儿辈，何事君家代驳偏？护短痴儿多仗势，恁般姑息忒慈怜。夫人道罢花容变，此际文公反笑言：这却叫，伊辈无知行造次，非干为父故容宽。我无非，戏言评论无心话，何必夫人恼这般。

况这婚姻，虽则定了，好在其父不知。此女将来自必另配他族，其母又安敢泄此私订缘由？料此女也不见得定是我家之妇，这婚姻不过付之浮云流水而已。且姑置之可耳，夫人无用烦恼。

言论之间日已红，千金安候到堂中。得知一段蹊跷事，笑贺双亲及长兄。公子低头红了面，佩兰小姐笑融融。恁般奇遇真难得，自是前缘注命官。大哥你，白虎当头凶化吉，红鸾照命喜相逢。正该欢喜何烦恼，莫不是，为虑他年嫂不容？说得二亲皆失笑，那一位，夫人便乃说情衷：

汝兄岂为此事担忧，只因我方才抱怨，故不悦耳。小姐笑道：事非偶然，自由前定。在爹爹母亲不费一毫心力，又聘得一妇，此举真是便宜，应该欢喜方是，怎反抱怨？

佳人谰语解愁烦，父母于时亦改颜，笑说儿言诚不谬，言时早见具晨殮。文公膳罢来吩咐，传谕家人告一番：

嗣后有客到来，要会二位公子时，都回说不在家中，往僻静处读书去了。切记不可漏言，违误者定当重处。

众人答应慢提他，按下文家说楚家。次日平明天住雪，楚侯归府便稽查。知就里，悉根芽，怒责无能二女娃。莫不有心为纵放？因而误事弄虚花。不然文辏何能走？使我谋成事却差。请问二姬须实说，否则是，便将立毙把刑加。二人吓得朱颜改，敢以真情泄齿牙？

只得一齐泣告道：侯爷在上，若说这话，就冤枉死了。妾等相随非一年，荷承恩德大如天。私心感激无由报，岂有个，遇事还教不尽虔？恁情由，只为双双多胆小，一时想得不周全。

进来喊叫报信之时，不曾留一个在那厢看守防备。想必惊觉了他，就起来飞遁而去了。

事虽妾等做糊涂，也怪侯爷主意无，既是有心擒获彼，就应该，园门看守着家奴。为何全不加防备，以致其为脱网鱼。当下这，二美巧言能善饰，皇亲信道话非虚。沉吟点首威颜霁，也只得，命退双姬事再图。按表皇亲添恚忿，却言太君白心舒。

却说那位蓝氏夫人，见国丈归来，恐问出真情，这干系不小，自捏着一把木屑。当见他父子二人，议论猜疑半晌，又叫去二女，审问了一回。喜得二姬不曾泄漏机关，竟巧饰过了，心下兀自欢喜。私与二姬慰藉称谢了一番，便悄袖了那连环玉珮到小姐绣房来告知他这缘故。

便将许配这根苗，仔细从头说一遭，袖出连环青玉珮，将来交付女多娇。佳人无奈含羞接，置向妆台眼不瞧。默默低头无一语，面含薄愠皱眉稍，心辗转，意推敲，暗恼萱亲欠主调。

嗯，这是那里说起。我只认不过试与商量，尚须斟酌，



怎么竟一言而定，忒也造次了呀。

奴出侯门富贵齐，当今国戚一皇姨。这期间，许婚怕乏豪华族？怎匹寒土作次妻？迨后来，纵使那人身贵显，这一个，二房名目也低微。听说那，步家乃父官京兆，比我公侯职分低。他作正房奴反次，其实教，不甘一室共相依。文箫岂和胡笳调？彩凤难从野雀栖。到他时，彼此猜嫌生妒忌，还恐怕，终身失所受其欺。恁道理，奈何母意全无悉，满心中，只爱其人才貌奇。全不想，身价千金何自贱，竟造次，婚姻面订失闺仪。心恼甚，意凄其，不啻夫人把头低。那一位，慈母不知娇女意，仍携玉手话重提：

啊，女儿。何事恁般不悦？莫非怨我事情做错了么？这就该早说呀。

试观那，东床才貌孰堪侔？实乃是，国士无双第一筹。待等成名题雁塔，便行毕吉结鸾俦。这期间，虽教已有头妇婚，亦可以，异姓英皇两意投。我看来，强似嫁于豪侠族，那时节，金钗十二列妆楼。争宠爱，逞风流，纵有才情难主谋。但看汝兄之榜样，他现在，正室妻房尚无求，已经广置群姬妾，野草闲花到处留。倘使一朝婚正室，还恐怕，闺房琴瑟要成仇。何如配与诗书族，倒落得，两好无猜到白头。做娘的，看定乘龙非落魄，那才调，料应稳步列瀛洲。方教许此丝萝约，了却向平一笔勾。恁良缘，不道母心非女意，早知也，何须为尔负愆尤？休懊恼，莫忧愁，管取他年事事优。蓝氏夫人言讫笑，多娇听此面含羞。一腔怨恨难伸诉，半掩香罗泪欲流。太太见时心不悦，将言正色道情由：

啊，春漪。汝不要差了主意才好。可知汝父家世寒微，出身武弁。忝列公侯，权侔人主。屡陷忠良朝士，多交奸佞中官。骄恣已极，祸患须防。倘教一日冰山倒时，窃恐汝求为一田舍妇尚不可得。重则丧身正法，轻则流徙他乡，或没为官婢，不过如此而已。不趁这时候，与汝择一诗书旧族、

诚谨才郎，从之而去，只怕后来悔之不及矣。

夫人委婉劝红妆，楚小姐，背转身躯不睬娘。太太见斯嗔亦笑，随即也，一声叹息出香房。婚姻已定难更改，亦只好，烦恼由他怨恨长。自是娇痴无见识，只知道，目前富贵好风光。婚姻愿逐王孙客，不乐儒家做次房。倘使一朝其父败，那时候，方才知感我周详，不言阿母闲思想，且说香闺拗女郎。一见夫人出外去，满心委曲泪沾裳。越思越恼难排解，立起身来近桌旁。取过连环青玉珮，吁口气，凭空掷地响叮当。随身侍女心惊讶，一个个，抢步前来拾取忙。幸喜不曾为损坏，即将收起置官箱。同劝慰，莫忧惶，太郡从来见识强。谅情不误娇小姐，这一位，姑爷才貌定非常。青年已折蟾宫桂，后日功名必显扬。小姐虽教为次室，出身华胄是椒房。到其时，君皇岂不加恩典，少不得，花诰鸾封一体彰。亦况且，小姐娇容称盖世，定必胜似步红妆。相形之下同相比，断不低头过矮墙。一件胜来诸件胜，闺房琴瑟自情长。自古云，姻缘注定三生石，并不山人自主张。劝千金，且自宽怀休懊恼，后来之事慢评量。侍儿几个殷勤劝，那一位，小姐沉吟气始降。暗道斯言诚不谬，果能如此愿方偿。婚姻既定难更改，这个是，四德三从奴亦详。母意如斯无可奈，也只好，万般由命听穹苍。寻思拭泪舒青黛，撇去愁烦仍照常。按下香闺多委曲，且说到，皇亲父子坐书房。同议论，细平章，共说宵来事一桩。未知那，文子遁归何处所，可曾回转白门墙？若教惊避他方去，只恐其，乃父翻来索乃郎。要得知，凡事必须先下手，莫教失着始为强。商量欲遣家人探，又恐彼，隐秘难于得细详。不若自家亲去望，便知消息怎行藏。议定了，廷辉便乃抽身起，告别严亲整整裳。国丈临行重嘱咐，我儿若去彼门墙，

须说昨因为父在于外面，想必文世兄醉后忘形，便与那两个侍妾调情戏谑起来。那女子胆小畏怯，便一时声张叫

唤。待众人知觉之时，文世兄早惊避去了。那两个贵价见事不佳，也便一齐遁去。未知曾否归府，故特自来一探。话说半截，看他答以何言，再定主意便了。

公子回言我会云，不须你老细叮咛。言完别父忙忙出，吩咐槽头备马行。四个家人随左右，不排仪从去如云。一程早到文家宅，随侍豪奴吆喝声。

你那门上有人么？今有楚侯府里国舅爷到了，可去通报一声，请你主人出来相会。

文衙阁者听其言，抢步忙来打一千，心内筹思存主意，便捏造，虚言回答面含欢。昨朝公子蒙相召，沉醉尊衙尚未旋。未知道，国舅因何光降此，偏遇那，家爷他出赴华筵。失迎虎驾祈相恕，有什么，说话无妨留下言。

待敝上归来，代为转达便了。

无用通知内里传，失于接待乞包涵。待明朝，家爷若得身闲暇，自必要，谢步登堂去请安。阁者言完垂手立，那一位，皇亲听了动疑端。怎云公子犹无返，莫是文君果未旋？还有亲随人两个，终不成，一齐都向别方潜？何道理，甚机关，难道说，主仆三人一未还？仔细猜详无此理，这里面，又非真个彼图奸。断无惧祸同逃避，多半归来夜半间。这家奴，故作虚言为哄我，今朝不听假遮瞒。定须探个真消息，不能够，信此含糊就转旋。

想罢便道：我此来，实因有件要事，要请教。贵主既不在家，就请你主母夫人出来一见，说个明白便了。

一壁言时下玉驄，昂然大步动威风。家人不敢为拦阻，只得当先引导从。含笑请于厅上坐，慌忙传报内堂中。上林夫妇方闲坐，忽听其言乱了胸。便道此来非善意，定然栽害这情衷。沾风惹草虚称实，将恁事，诬陷吾儿辩不容。幸喜阁人知眼色，回他犹未返归踪。既然欲请夫人见，且去前厅会此公。就照家人才适语，只

索是，临机应变答奸雄。夫人听说称知道，只得抬身出室中。两个侍儿随左右，佩兰随步送慈容。画屏悄立偷观看，要听那，国舅何词询曲衷。且说夫人徐步出，廷辉一见把身躬。前来作揖称师母，文太太，衿衽无何答礼同。拱请皇亲居上坐，自归主位假谦恭。家人便把香茗献。新煮龙团贮玉钟，国舅擎杯抬首起，奸眸偷转视皇封。但见那，夫人虽则近中年，绰约丰姿不等闲。面如芙蓉喷晓露，眉似杨柳锁轻烟。身材俏丽纤腰细，姿态温和花貌鲜。髻绾金钗衔小凤，鬟低翠鬓贴新蝉。家常妆束增娴雅，一种风情出自然。漫道春光花似锦，海棠秋色亦神仙。身虽窈窕容持重，貌自风流体却端。国舅见时心暗奖，这一个，文家女眷好花颜。春光已退犹妍媚，料想他，闺阁娇雏定不凡。舅母之云非谬语，这佳人，奈何与我却无缘。怎能设个陈平计，要此如花美玉仙。始遂风流今世愿，闲花路柳可相捐。皇亲思想神飞越，不住的，上下偷睛仔细瞻。姜氏夫人微顾见，不胜暗怒便开言：

大小儿昨蒙相爱，约去赏花。至晚，寒舍遣小价去接时，尊处说是小儿沉醉了，难以起身，荷承留宿尊府。今日大驾光临，未知小儿怎不相偕同返？家下无人，倒教失迎，得罪了。

昨因沉醉故相留，今日里，酒醒应须身早抽。何事不偕尊驾返，早难道，犹然酣卧在床头？未知国舅何光降，接待无人恕不周。有甚言词祈赐教，待他父子返门楼，

为国舅转达便了。

夫人正色达其词，国舅闻言暗忖思：难道少雯真未返，可作怪，三更半夜那方驰？这桩事体担干系，须用威严先抑之。否则恐其翻过脸，反从我处索孩儿。虽不惧，又何迟，少不得，要作威风在此时。想罢心中存主意，随即就，含嗔含笑驾虚词：师母呀，

晚生造府亦无他，只为文兄作事差。昨日相留原好意，敝园踏雪赏梅花。谁知量浅为沉醉，只得相留宿敝衙。偏值家君江府去，临行传命二娇娃，殷勤侍立文兄侧，留伴轩中恐索茶。不道文兄无懒甚，胆敢就，调情乘醉戏如花。二姬本是家君侍，怎敢胡行便顺他。一时间，叫破诸人齐集至，文兄惊走便归家。并同两个亲随使，半夜里，主仆同归是不差。师母不须瞒隐我，少不得，今朝此事要稽查。可也知，家君大发雷霆怒，因恁事，骂我无能责备加。

说我不善照应，以致家下弄出这样没体面事来。虽作贱质姬流，不关紧要，在文兄亦未免忒煞放肆，有伤于斯文雅道了。

家君为此怒冲霄，特命吾来把彼邀，去到舍间评此理，问问这，黄昏半夜怎遁逃？自然有点亏心处，故此潜行踏雪郊。快请令郎来出外，同我前去敝门寮。评礼法，见明条，问他个，强狎私逃罪怎饶？亦且二姬多胆小，真个是，如花美貌比花娇。昨因惊吓成狂疾，只恐难留命两条。为此家君增恼怒，要请教，这桩孽案怎勾消？皇亲说着重重怒，对着那，左右家人吆喝高：

呀，汝家公子何在？快与我请他出来。这可不是当要的事体，难道躲避不见就罢了不成！

莫道吾家名望低，家父也，忝为国戚列朝仪。英名赫赫闻中外，功德巍巍服远夷。圣上犹然为敬重，举朝那个敢相欺。止有这，令郎色胆如天大，竟在寒门狎侍姬。可也知，伊等家姬非娇女，怎敢就，恁般藐视忒痴迷。这情由，家君断不干休罢，少不得，官断私和在两歧。快快唤他来出外，同吾去证是非。你躲避，莫迟疑，我在前厅等候伊。国舅虚言佯发作，文夫人，听完故作假悲啼。

啊呀，我那少婁儿啊，怎汝酒醉昏迷，便做出这样糊涂

事来？可不坑杀人了。

素昔端方行不亏，怎向那，皇亲府里去胡为？这情由，家中那晓真和假，为什么，惊避他方竟不归？我只说，留住一宵蒙盛意，又谁知，平空半夜见灾危？究竟这，三人主仆归何处，莫不是，惧祸痴呆命已摧？为恐栽埋难辩白，又防陷覆失光辉。好叫我，或生或死难猜料，何处招寻觅你回？亦堪怜，枉费劬劳心一片，深可恨，痴儿不肖负慈帏。夫人数落声声恨，哭的那，国舅旁边皱二眉。暗道这，光景莫非真未返？不然何得恁伤悲？此时不便重开口，且坐旁边冷眼窥。文夫人，数落一回忙拭泪，佛然变色怒容堆。开言叱令家人等，速与我，寻那无知孽子归。楚馆秦楼亲友处，茶坊酒肆总须窥。分头而去休迟误，那一班，奴仆闻言诺诺唯。未识夫人真与假，一个个，口虽答应意迟回。夫人见了佯嗔怒，故意的，踏着金莲又复催。

呀，汝等众人，只管在此呆看则甚？还不快与我分头前去么？

一壁言时眼色飘，众家人，心中会意始飞跑。一声答应哄然去，倒落得，四处闲游耍一遭。几处庵堂佯问问，数家馆肆假瞧瞧。不言奴仆闲游玩，再说夫人主意高。看见纷纷都去了，起身便乃检鸾绡。

对着廷辉福了一福，说道：小子无知，十分得罪。敢恳国舅少息虎威，移驾先返。少时如若寻取归来，自当命其投府请罪。惟求贤侯父子，垂念一向交情，俾使从轻发落，便衔恩不尽了。

夫人道罢色凄凉，一片的，引过求情软语央。倒使廷辉难发作，也只得，起身答礼改容光。道声既是言如此，我岂无知作事强。只得遵依权告别，且待那，令郎寻转再商量。无大罪，但宽肠，少不得，要看多时情分长。言罢相辞移步走，夫人亲送出厅堂。

这一边，慢云国舅归家事，且说夫人入内详。那一位，小姐后屏观母至，桃腮含笑叫声娘。恁般做作虽然妙，但是这，目下将临会试场。

既说大兄隐藏不见了，却怎好出头应试？这件事可又弄左了呀。夫人笑道：火燃眉毛，权顾目前，那也只好姑待临场，再作商量便了。

母女言时入内庭，前堂父子各抬身。夫妻相见同归坐，文学士，便问夫人怎样云。告与一番如此语，不禁失笑谓夫人：

这等回他，主意甚妙。但不知夫人这一副急泪何来，竟装得恁般厮象也？

此亦将机就计出，从今后，皇亲谅亦不追求。只惟一件难调处，终不能，长子今生不出头。转眼春闱须会试，那时未免又担忧。皇亲牙爪知多少，出头时，只恐传闻更结仇。翰苑言时长叹息，道了声，恁般时世不堪谋。何须做甚官和职，倒不如，告退归乡早罢休。姜氏夫人言正是，本来也，故园隔绝十余秋。一从起服来京邸，未得亲行扫墓丘。更有田园家业事，连年虽则报全收，未经过目亲查理，难免侵吞奴仆流。虽托家兄为照看，他只知，情娱诗酒结朋俦。自家事尚无心问，怎代他人作主谋！老母客冬曾有信，欲接我，归宁暂一返杭州。本来也，至亲骨肉睽违久，两地愁思愿莫酬。每每妾身思一返，又为这，家无内主事难丢。幸而今，相公既有归林志，竟何不，乞假求恩早运筹。强在此间为冷宦，无迁无调枉担忧。似这般，豺狼当道多难处，实不如，明哲全身早退休。且待少雯春试毕，便行上本莫迟留。夫人说着桃腮笑，学士沉吟点点头。

便道：夫人所见与我相同。非是贪恋一官，迟迟不去。

只因新春去谒杨太师，蒙他留坐叙谈，提及这阉官误国，贵戚当权，顺之者生，逆之者死，当此时世，其实不愿为官，

欲思引退乞休之语。杨太师闻此，乃正色谓我：为臣尽忠报国，岂因时世难谋而即引退求安者。这个似乎不可。且岁值春闱，房考诸官多在翰林院中备选，皇朝正在用人之际，岂有足下反致仕闲居之理？姑且勉自为之，无负圣恩为是。

因其劝勉一番词，吾未便，故逆忠良杨太师。且待春闱廷试后，那其间，如何主意再调持。今年各省诸提学，一处处，向例更迁多易之。亦或者，侥幸承恩充此缺，少不得，也教避祸遂其私。从来道，穷通富贵皆前定，也只好，效力皇朝听怎施。言罢一声长叹息，夫人失望动忧思。不禁双锁春山黛，呆呆的，低首沉吟忖半时。方始开言重启口，含愁含笑告夫知：相公呀，既云未便乞归田，也只好，勉自为之待后言。妾意年来思母切，欲思先自返家园。大儿留此为君伴，次子闺女共我旋。一者是，祭扫先茆安我母，二来要，为他姊弟择姻缘。听说那，家兄膝下多闺秀，小者才容第一先。今岁芳年交十四，姜门奇女浙江传。家人来往曾相见，尽道无双非谬言。这件事，妾久有心无出口，欲为次子把姻联。一因迢递云山隔，二恐君家道我偏。母族之人多合式，别家女子便憎嫌。因而一向无提及，亦为孩儿在幼年。恐似伊兄婚早定，浮沉世事有更迁。犹豫为此权停待，恐使多添一挂牵。今为婚姻生此衅，倒使我，心中懊恼故迟延。若教早了向平愿，岂不也，省此嫌疑事一端。

故此急欲归去，为儿女择配，以了向平之愿，完却心中一桩牵挂。望相公切勿阻拦此举为幸。

夫人道罢面含春，杏圃闻言便笑云：真正夫人能紧口，家庭言语亦存心。既然有意兄家女，何不明言早玉成。难道怕吾心不肯，恁般顾盼实奇因。若还早与联姻娅，那有而今这件事。亦且潘杨原世戚，令兄怎好不应承？只消作札差人去，告禀高堂岳母闻。



自肯周旋为作主，片言即定百年姻。何须必欲亲身去，好笑夫人呆十分。现在我，欲去欲留犹未决，此情只索再消停。倘能致仕当同返，否则夫人即自行。长子亦教随母去，下官供职独留京。身非老髦痴呆汉，自己何难顾一身。无用孩儿为侍奉，留他反累我当心。人非物比能藏匿，久在京师祸必侵。画堂中，言论移时呈午膳，所差去，一班仆使尽回程。慢提文宅诸多事，再表皇亲归去情。告上父亲如此语，竟把个，元方也便信为真。既然走失文家子，也使吾心气略平。父子当时闲叙话，廷辉乘便告严亲：爹爹呀，孩儿择配数年多，难遇良缘没奈何。不道今朝亲访得，倒是个，倾城盖世美娇娥。这期间，爹爹若肯随儿意，便可央人去执柯。国丈便云谁氏女，且说来，果然合式岂蹉跎。廷辉见说微微笑，便道言时莫怒诃。就是少雯亲妹子，访得他，青春犹未结丝萝。今朝儿往伊家去，亲见那，文府夫人容貌多。料想闺女应如母，因而注意那娇娥。求体谅，强调和，这段良缘是不讹，言罢暗中窥父色，老皇亲，当时不觉笑呵呵。

嗯，我道访得甚么可意的良缘，恁般欢喜。原来就看中了那文家女子，这个如何使得？这痴念头也不该起呀。

我女前番许彼孩，伊尚且，推三阻四未曾谐。今朝去说他家女，难道说，倒肯随和事不乖？料想断无如此理，为父的，不甘再理那迂呆。婚姻未就无妨碍，汝现在，已列如花十二钗。岂不知，自古娶妻须娶德，将就些，自然早筑凤凰台。官家小姐知多少，从今后，只要爹娘做主裁。又何难，立刻与你完配偶，稀罕他，翰林门第一裙钗！廷辉听了如断语，默默无言半晌呆。忍不住，叹息一声微冷笑，双眉皱着把言开：

孩儿择配多年，难逢美匹。难得今始访着一个美貌佳人，堪为求聘。既不肯代我娶时，今生只索无妇便了，有恁话说。

言罢含嗔便转身，元方烦恼不开声。迟迟也便离书室，自去到，姬妾房中乐陶情。住表皇亲双父子，内堂提到楚夫人。

因允许那两个歌姬，事定之后，放他出府择配良人，一时难得其便，甚是挂怀。

一者是，恐其失口泄机关，二来为，诳许红妆却负惭。正在筹思无计策，却当二女感春寒。十分沉重延医药，此际夫人喜不凡。乘便登时求国丈，寻其亲故领将还。花银厚赠“毛诗”数，更及衣妆钗与环。两个美人深感激，一时病愈把亲攀。郎才女貌成婚配，一般的，择木而栖得所安。表过不提莺燕事，话来要把少雯谈。那多才，一从母诳皇亲去，内室深藏不露颜。时值春闱勤苦读，弟与兄，朝朝伏案刻无闲。光阴迅速如流水，早又是，二月花朝春色繁。烟袅杏花红欲绽，日烘杨柳绿初含。花烂熳，燕呢喃，到处韶华不厌看。是日文公方宴坐，浙中寄到一书函。阅人呈向华堂上，告说宾鸿来自南。文上林，夫妇欣然同拆看，却是那，姜公亲笔染文翰。言近好，询双安，并问同胞可暂还。今岁故乡逢岁试，约期不过在秋间。妹如不返甥须返，听说才名不等闲。老母日常悬望切，道言自产次甥男，不能相见云山隔，务令归来走一番。一者观场图进步，二来顺慰老慈颜。情长纸短书难尽，即候双祺暨闾潭。当下看完书一纸，姜夫人，不胜喜慰展春山。容带笑，面含欢，便对文公道事原。相公呀，既是家兄关切多，吾家岂反令蹉跎？今年必使同归去，妾已是，决定行期在夏初。切勿将言重阻挡，又说甚，孩儿学浅与才疏。徒劳往返多余事，且待迟迟细切磋。功用足时方得准，恁般着急待如何？夫人说着桃腮笑，太史将书正复睽。忽听夫人如此语，不禁失笑一声呵。夫人之语非无意，端怪我，屡欲归宁未任渠。故作此言为刺我，可知两事不相符。论归省，高堂岳母多康健，有子承欢暮景愉。迢递云山千里隔，无端跋涉是多余。若论次子归乡里，这那

是，为管功名志怎输？岂有相拦无许往，夫人之语抑何迂？

不要说了。归宁父母，薄采其芹，两件事总在夏秋之间，一起同行，各遂乃志便了。

一言失笑满华堂，闲话移时又夕阳。阵阵晚鸦啼远树，飞飞新燕觅雕梁。一钩纤月流琼宇，几片残霞照粉墙。晚膳过时俱入寝，慢将细笔叙家常。看看早又场期到，天下贤书集帝邦。圣上于时差主考，皇亲私意惑君皇。要得知，总裁欲点何人物，且把其间出处详。

话说今科总裁，姓王名霸，乃江南姑苏人氏。家中是个暴发，资财巨富。其人自幼名说读书，未得圣贤真诀。虽勉强扭出几句烂时文、歪诗句来，止不过嚼蛆喷饭而已。因得孔方之力，遂获一衿，颇自洋洋得意。两赴秋闱被剔，为恃有贝之才压众，未肯守分服输。故广携金宝，来赴北省秋闱，钻谋了楚国丈门路，便两科联捷，点入翰林。既能邀结贵戚之意，何难逢迎圣主之心，因此一岁三迁，竟飞升了礼部侍郎之职。那些忠孝廉耻，一概不知。只一味媵媵中贵椒房，奸诈贪酷而已。因此民间就私起他一个混号，叫做王瓜刨。

你想，点了这等一位冬烘主司，岂不是天下文人晦气。

当时奉旨考英才，便到皇亲私第来，请问几多门下士，于中以便好栽培。元方听此微含笑，命退从人告下怀。谁所喜来谁所恶，挽托伊，留心务使妥安排。侍郎应诺连称是，曲意趋承笑满腮。闲话一回方别去，自临禁院不迟挨。房官副考先恭候，一班儿，接入王公大总裁。按表绛闱同会合，且提文府动愁怀。自闻那，主司点了王瓜刨，只恐怕，长子今科事必乖。意欲令其不赴选，奈何公子故痴呆。立心要去难相阻，只得为之善处裁。

传命家人，在僻静处租一小寓，着少妻改作敝衣布服寒士妆束，跟随两个妥当家奴，悄地出来，在那厢候考。

不表郎君意执偏，试期已届别椿萱。这时候，三千举子都收拾，齐集龙门不暂延。威武一声三奏乐，启门鱼贯步随肩。挨身倍觉春气暖，拂面犹看晓露沾。礼部侍郎为正考，公然高坐绛闱前。点名归号封门毕，题目传来着意研。个个揣摩思造极，人人鼓奋欲抡元。岂无泛语风云句，亦有佳章锦绣篇。作罢一齐交卷出，头场已毕二场连。三场俱罢齐归寓，只等良辰放榜天。一人人，觅友寻朋常戏耍。一个个，求神问卜共熬煎。岂知这个衡文使，不论文章只选钱。阿堵有情名自得，家兄无力事难全。这却教，当年所费须翻本，今日工夫岂白填。副考房官同打合，听情受贿气通连。不将文字评高下，各具私心定后先。龙虎日期来发榜，别人得失且休言。单表这位文公子，考罢三场返府间。录出文章呈父阅，翰林点首道还堪。若不是，主司遇此王瓜刨，这文字，侥幸成名自不难。今日却教无定准，难凭眼色主文坛。上林语讫愁含笑，公子忧疑有万端。连日来，举止徬徨心忒忒，精神撩乱意悬悬。眠废寝，食亡殄，坐不宁时立不安。一到龙门悬榜日，急差奴仆去争看。合家坐待华堂上，等候多时不见还。公子心中真着急，忧疑面色改常颜。夫人体贴娇儿意，忙便开言唤女环。

着传命外厢，再遣一人前去探听，是甚缘故，那前去家人不来回报？

侍儿正欲下庭除，学士言称可不须。贡院离斯三里许，那家人，佳音探得岂踌躇。再迟一刻应归矣，何事如斯性急乎。奴婢闻言方止步，夫人不语意难舒。少停果见家丁返，看他那，喜气春风半点无。走上画廊垂手禀，道了声，大爷抱屈一场虚。小的挤得浑身汗，那张榜，详看分明谅不诬。堂下堂前听此语，人人不悦失欢娱。文公夫妇双眉皱，公子凄然一口吁。移步便归书院去，上林命退那家奴。佩兰姊弟尊前侍，含笑殷勤解郁纡。

文公便道：今番春试，吾本不欲其行，这失意事原在意

中，有何烦恼？我所恼者，为汝兄不听我言，执拗要去耳。小姐笑道：大哥一向隐藏，忽然露面，幸那楚侯不晓，未曾惹出祸来，这就算侥幸了。爹爹不消埋怨，母亲也无用烦恼了。

双双姊弟劝宽胸，太太长吁告曲衷。我所愁烦不为此，为的这，圣朝当道尽奸雄。枉生二子多才调，难望成名列显荣。言罢不禁长叹息，翠眉深锁远山峰。少霞把他娘亲劝，休将这，目下荣枯论始终。儿等青年犹未冠，那皇亲，行看花甲白头翁，安能久有威风在，管取冰山指日崩。怎使遂将儿辈误，只须立志自勤功。自然有日酬亲志，但请宽怀且放胸。父母当时闻此语，倒不觉，点头俱各笑融融。言谈一会天将午，早见厨中午宴供。侍女上前调桌椅，少霞自去请其兄。孝廉烦恼床头卧，不肯抬身到内中。文炳再三年来劝慰，奈其不听恨重重。回身只得堂前去，父母观之询曲衷。知得少霞烦恼事，亦皆不悦少欢容。起身只得同归坐，膳罢文公出府中。

因有几个相知亲友中了，故去道喜一行。

闲话重重莫赘词，归来早又掌灯时。更其常服堂中坐，子女相陪笑语滋。言论一回呈晚膳，夫人传谕侍儿知：书房去请大公子，说道是，晚膳排齐候莫迟。奴婢应声忙去了，少停复命告其辞。

大公子说身子有些不快，早已睡了，不来用膳。

文公夫妇听其云，各自嗟吁意不欣。小姐座中身立起，将言说与少霞听。奴同贤弟书房去，相劝哥哥入内行。公子起身含笑应，当时姊弟出中厅。侍儿左右持明烛，迤迤行来书院门。只见其兄床上卧，罗帏半挂对银灯。二人步近呼兄长，何事愁怀若此深？自古功名天注定，云程有路总须登。不惊宠辱为高士，莫作迂呆书腐形。父母命兄来用膳，即今就请起抬身。少霞见说长吁气，答道多承弟妹情。一片精神求进步，竟遭白眼复何云。思量其实

难排遣，自觉无颜羞见人。胸中闷闷多不快，金波玉液懒沾唇。今宵怨我身难起，转托堂前回一声。弟妹听他如此语，再三委婉劝殷勤。少雯难却同胞意，只得抽身离枕衾。兄妹三人同入内，双亲命坐各安身。侍儿进上金杯酒，骨肉欢谈共举樽。只有少雯心不乐，无言少语似呆人。应酬勉强终其席，告退双亲先自行。这里二人陪父母，言来语去至更深。文公夫妇房中去，淑女佳儿始转身。住表此间懊恼事，话来提到楚家情。

话说那楚府夫人，准拟东床今科高捷，以便周旋，了结爱女终身之事。詎料不遂所愿，文君竟使名落孙山之外，大是失望，十分懊恼。

正在心中暗暗嗟，却遇那，皇亲闲话泄根芽。始知又为其闹弄，更觉愁烦恼恨加。无奈暗闻于小姐，那一个，佳人不悦改容华。攒柳叶，冷桃花，镇日无言卧碧纱。沉结芳心多怨气，消残艳色褪红霞。夫人无奈娇痴性，再四殷勤慰女娃。异味珍馐供可口，新鲜奇玩觅归衙。绣房几个丫环女，百样趋迎取悦他。混过多时情始释，话来住表楚侯家。光阴迅速如流水，早过了，鼎甲游街看杏花。是岁各方提学道，三年任满入京华，或留或换循常例，明天子，降谕台臣各选佳。

当时，首辅杨太师，近知翰林学士文上林与楚皇亲挟隙，中心惶惧，意不自安，每有去任之心。因器重他是个清正之员，不欲令其闲居致仕，故阻抑之。今逢此便，遂奏请圣上将他放了江西提学道之缺。天子准请，传旨出来。文公奉诏，不胜欢喜，正遂所私。

慌忙赴阙谢恩光，辞驾归来喜气扬，暗道今番侥幸甚，省得个，在朝终日意惶惶。当时来到中堂上，看了看，不见夫人在上房。便问侍儿和仆妇，夫人无事到何方？回言后面妆楼去，看他们，晒晾皮衣叠着箱。说是归期虽未定，早些收拾省匆忙。文公见说

微微笑，即便抬身出画堂。来到后边楼上去，果见那，娘儿指点众梅香，装被套，叠衣箱，到处翻腾收与藏。一见文公权住手，夫人回顾笑容装。

啊，相公。方才有人来报，说你放了江西提学，此语是真还是假？相公在朝，自应知道确信。

文公含笑亦含糊，便道传来谅不虚。否则夫人何打点，忙得这，匆匆行色汗如珠。行期约定端阳后，尚有光阴半月余。无用恁般忙得紧，且与你，商榷正事看何如。上林言讫夫人笑，便说君家莫戏吾。本为归心忙似箭，故为打叠好登途。岂因此信先收拾，却笑君言忒见诬。妾自素来多性急，莫这般，恼人作耍故支吾。

文公笑道：的确无讹。适已谢过圣恩，不日便要起身前往。夫人早整行装，正合此举，岂不大妙？无端哄你做甚，真倒好笑了。

夫人见说是真言，不觉心开朵朵莲。笑说虽然移外任，也须趁便暂归旋。多年来扫先坟墓，错过今番又费难。亦且妾心思母切，急思归省一盘桓。文公听说言称是，本原拟，绕道归乡扫墓田。顺候高堂尊岳母，这件事，不辜雅意且休言。

倒为赘郎之事，要与夫人一议，看主意如何，好定行止。夫人笑道：这又奇了，燎儿亲已定了两头，难道又有谁来选他为婿不成？除此却有何事可商？文公笑道：夫人休得取笑，正为他亲虽定下两处，一边尚未成就，此去江西，又有几年耽擱。我想孩儿年已长成，未便久虚中馈。意欲趁这几天，择一吉日，为其完配，带了媳妇，一同上任，岂不省却他年一番跋涉？但未知夫人之意若何，诸事可办得及否？夫人听此笑含腮，便说君家主意该。今岁燎郎已十九，及时正合早和谐。亦且我，每闻奴仆传来语，步小姐，自丧双亲甚苦哀。继嫂继兄承产业，十分作践女裙钗。妾心为此常牵挂，久欲为儿

早娶来。只为禀郎名未就，因而未语且迟挨。既今朝，相公意欲如斯办，这倒真教中下怀。相公你，速看周堂为择吉，事虽匆促易安排。行盘礼物家中有，我为他，绣袄罗裙久预裁。学士闻言心甚悦，言谈一会下楼台。夫人也便忙收拾，一霎工夫打点开。便与千金同出外，中堂归坐话衷怀。先议论，怎铺排，闲话书中且略裁。

要说文家，次日择了四月二十行聘，二十四日完姻。

便请了当日原媒中书云某前往，通知步府。

云公受托自周旋，立刻乘轩致好言。说到其间权顿住，且谈步氏细根源。

话说这步家，原籍本南直广陵人氏，家道丰裕。步公当日曾经历任几处黄堂，后升顺天府尹。夫人纪氏，即同乡故族之女。夫妇年过四旬，未有公子，单生一位小姐，乳字静娥。生得丰姿清秀，性格温柔。粗通书史，巧擅女工。夫妇二人视如珍宝，似花一般娇养，十分怜爱。不道刚到十三岁上，那步公暴病身故。步夫人既失所天，又悲无嗣，镇日哀号，三餐尽减，不上半月，亦患心痛而歿。那些房族本家，见他颇有资产，没一个不想来承继。内有一人，系步公堂侄，名唤步镛，乃是个赏门秀才，一向随任步公，代他照管些家事。其人外貌端方，心藏好巧，各事善于逢迎叔意，故步公夫妇在日，颇爱重之。今见叔婶并故，遂假传遗命，承继过来。族人因其久在叔处，信是真言，难与争执。步镛当将叔婶丧事了毕，恐族中不平，又生滋扰，遂将故园产业变卖一空，归其囊橐，携了家小，仍到北京，开了一个解库过活。其妻赖氏，乃广陵盐院经承之女，为人其实不贤。已生有一双儿女。儿子八岁，名唤青云，顽皮特甚。女儿六岁，名唤巧云，倒生得乖巧伶俐，容貌可人。这夫妻两个，自进门来，



便将家私一手把住，待那步小姐十分恶薄。饮食衣裳，全不看顾，倒好似他乃家内一个多余之人，冷眼看待，只与婢仆一般。每日惟给一碗粗茶淡饭，与之度命而已。

这小姐，性格温和软如棉，凭他好歹总无言。娇生惯养如花质，淡饭粗肴下咽难。每自忍饥真苦恼，早不觉，恹恹黄瘦改朱颜。伤心惟痛爹和母，抛撇孩儿一旦间。一别慈容难复见，兰闺寂寞自伤残。终朝悒悒芳心结，本自盈盈弱体单。不觉煎熬成疾病，时常寒热欠平安。倏轻倏重如痲瘵，咳嗽声声吐白痰。赖氏夫妻全不问，置之度外没相干。病躯犹教勤操作，不放佳人半刻闲。自己一针全不理，合家衣履委婣娟。那一个，青哥八岁顽皮甚，初着新鞋底便穿。不怨顽儿无正步，反怪他，姑娘针指不牢坚。安心糜费绫罗缎，不休家中物力艰。一件未终重一件，唠叨嫌慢速催完。多娇怨忿无从诉，每每伤心欲自捐。只为幼年曾许字，文家名望久相传。荣华富贵非凡比，夫婿多才美少年，未必终身依嫂氏，少不得，于归有日毕姻缘。那时便可身安乐，今且权将残喘延。故此低头惟忍耐，勤供针黹强熬煎。自悲自解随时过，苦度而今已六年。表过前文提现事，且说这，今朝媒妁到门前。安童入内忙通报，步秀才，立即抬身急正冠。迎入客厅同礼毕，殷勤让坐貌卑谦。各分宾主香茶到，那秀才，含笑躬身先问言：

未知老伯大人光降寒门，有何见教？小侄失迎，多多得罪了。

云公见说带春风，便把其情告步镕。这婚姻，当日老夫为执斧，文家故请达尊兄。身承皇命难迟缓，他那里，择定佳期望俯从。二十行盘廿四娶，愚府上，莫嫌慌忙要通融。步镕听得如斯说，倒好教，正中心怀笑满容。假意推敲眉皱皱，道了声，既然文府要和同，

小侄岂有推托不从之理！但嫌日期太迫，一切衾具，难

于设措，这却怎好？

迩者寒家非昔时，空囊羞涩乏余资，纵教匆促无多备，少不得，应用闺房要具之。否则恐为伊处笑，必谓我，继兄打发故如斯。恁下情，敢祈转达亲翁晓，这佳期，可好从容略再迟。待侄经营奁具备，也到底，稍教好看尽愚私。若还不肯佳期缓，那个就，难怪奁妆各不施。老世伯，忝在知交无所隐，小侄是，下情直告恕无知。复闻伊处凭斟酌，我寒家，各事遵依敢故辞？秀才佯为推托语，云公明晓这心思。春风一笑称贤侄，这本也，不怪推敲费处持。

日子原太匆促了些。但令亲处，实因移调外任，限期甚迫，故急择佳期，要迎娶令妹过门，一同上任，以省他年程途跋涉。尊处便不备妆奁，诸凡从简，谅文府亦断不计较。

只管放心，允其完娶便了。

中书言讫笑容堆，秀士躬身诺诺唯。老伯既然如此说，自当遵吉送于归。云公见允心欢悦，作别抬身去复回。秀才殷勤来送出，小人礼貌善谦卑。慢言月老来文府，且说生员返内帙。看见静娥贤小姐，廊前正自洗茶杯。青哥立在姑娘侧，要索茶吞竭力催。那一位，娘子房中方歇午，闻声惊起出相窥，睁怒目，竖凶眉，冷笑连声便发挥：

啊呀，我道何事，恁般喧嚷，原来是小侄儿要杯茶吃，姑娘有意恹他不倒。

这也平常不足奇，何妨将就小孩提。既然不愿当粗使，就应该，深坐闺房步不移。后日邻家迎新妇，云姑鞋子早催伊。耽迟不绣因何故，误事须知我不依。可晓汝姑文太太，为人能干又威仪，若逢你这无能妇，只恐看承难合宜。那其间，怪我兄嫂无教诲，惯成个，不知进退小家姬。妇人口内唠叨骂，走过来，赌气将儿一掌批。谁敢无端劳动彼，毫无眼色小东西。徒惹厌，不知机，

合使人人把你欺。说得佳人红了面，秋波含泪把头低。香喉气塞难开口，正在堂前闹是非。却好步镕身走到，只因妹已定佳期，何须再恼淘闲气，打岔慌忙便叫妻：娘子呀，闲是闲非且撇开，吾与你，商量正事怎铺排。可也知，文家才适冰人至，说道是，迎娶匆匆要合谐。择定佳期廿四日，这桩事体动愁怀。在吾家，纵教草草无奁具，少不得，四个箱儿也要抬。更有那，绣履膝衣诸细物，须当赶做莫迟挨。妇人正自心中怒，忽听其言中下怀。掉转风头翻过脸，嘻嘻一笑把言开：

吓，原来如此。为何这等匆忙完娶，不早知会一声？我处妆奁，一时那里措办得及呀。

屈指光阴半月无，匆匆怎把嫁妆铺。箱笼等物家虽有，一向搬移走道途。东缺西残多损坏，安能陪嫁小姑姑？官人之意如何好，只恐艰难用不敷。除是何方为借贷，莫教临事费踌躇。步镕不答妻房话，回顾千金笑目觑。恭喜连称微举手，却不道，佳期在即快何如。静娥听语羞含怒，红晕梨花转玉躯。自去香闺权慢表，且说这，大娘又复告儿夫：

官人，亏你倒还有此心肠与他取笑。真个这日子这等仓猝，也该早些商议料理起来，免到临时措手不及。步镕笑道：有甚料理？我方才已向云公说过，伊处佳期太促，吾家一切奁具，难于筹备。大可借此匆忙，省些费用，岂不是好？要你恁般着急做甚？真也呆了。

且待文家聘礼来，看其厚薄再铺排。该轻该重吾知道，这个是无用仓忙你挂怀。娘子闻言连点首，官人所见是应该。不言夫妇同商议，且说云姑小女孩。看见姑娘归室去，慌忙随步往同偕。静娥坐靠妆台畔，想后思前泪满腮。世界上、薄命天生谁似我，爹娘相继赴泉台。真苦恼，实悲哀，六载迢迢历尽灾。今日忽闻如此信，好教奴，追思父母更伤哉。若还有我双亲在，也不知，

怎样操持为女孩。一别慈颜何处所，撇下我，伶仃孤苦一裙钗。凭人发付难相顾，只落得，渺渺音容想不来。亦非教，草赋于归生怨愤，怕只怕，人心势利起嫌猜。我而今，母家已受煎熬极，可莫要，夫族因而遇合乖。小姐思量心惨切，低低暗泣泪频揩。衣衿半幅为之湿，默默无言自发呆。走过巧云年幼女，将言相问笑盈腮：

呀，姑娘好端端啼哭做甚？恐被人看见，又要讨骂。可快替我把那双鞋子绣完了罢，母亲催哩。

巧云说着面添花，便把姑娘玉手拉。小姐愁烦无可奈，也只得，停悲哄去小娃娃。回身勉强拈针指，无绪无情意如麻。按下此间闺阁事，再提媒妁到文衙。

回复文公，告与步府允其迎娶。文上林自是欢喜，再三称谢。

小宴相留具玉觞，云公别去已斜阳。上林送罢方归内，告与夫人乐自长。一夜无词休细说，来朝准备结鸾凰。忙料理，就铺张，打扫前厅作洞房。翡翠屏中飞孔雀，芙蓉帐上绣鸳鸯。地铺锦毯翻明彩，案设金炉袅异香。只为长儿完长妇，文夫人，不因匆迫少排场。洞房铺设如仙府，伫候神娥下七襄。那一个，文璟只因身落第，总多烦恼少欢肠。今朝忽听谐花烛，始见春风上面庞。忙里光阴容易过，早临甘日广铺张。各般簪饰金钿灿，成套衣裙锦绣香。千两聘金俱足色，真纹锭锭吐清光。红绒结就梅花络，罨向花梨拜盒装。喜果喜花开盒笑，纷纷摆列满厅堂。原媒请到行盘去，押聘家人列两行。一路风光来步府，秀才接入献茶汤。生笑举，动欢肠，见此豪华喜更忙。势利小人无足道，一齐搬入就收藏。夫妻两个同商议，重赏来人体面装。薄薄回盘先已备，比来自觉欠堂皇。匆匆又去相增补，等得诸人着了慌。一个时辰方取出，云公作别秀才郎。家人叩谢无消说，顷刻归来自府墙。

学士殷勤迎月老，谢芳留款设琼觞。重酬步宅回盘使，酒饭相留在下房。回聘传教收入内，夫人检点细端详。千金公子同观看，仆妇丫环挤一堂。只见不伦还不类，东西杂凑欠辉煌。多年员领缝将绽，古式朝靴缎已黄。四匣名毫毛蛀秃，一方端砚角已伤。《尚书》凑就难成部，字帖凋零缺数张。细果名花收已尽，止留盘底几双双。夫人见此难禁笑，小姐旁边便问娘：

母亲，儿闻步府也曾历代为官作宦，为何做出事来，如此不成体面？甚是不解。

夫人听说笑含咨，便道孩儿你不知。步姓虽然为宦族，可怜汝嫂失严慈。继兄继嫂承其业，一向闻伊苦不支。此乃其兄为打发，难道说，未观识面故如斯。须知世上为儿女，要念劬劳恩德滋。步氏双亲如在世，谅无淡泊恁相施。言完叹息呼奴婢，收过回盘勿絮词。少刻外厅筵席散，云公步仆各相辞。云公既去无多说，且表新娘具嫁资。

话说步鎔夫妇，因见文府行如此一副重聘到来，既欣且羨，势利之心，便不如前番意见。要备些妆奁，以装体面，好待将来过门之后，行走行走。这样好亲戚，岂没一些拉扯、照应、沾光之处？于是夫妻议定，便将聘金收起五百，余一半置备箱笼奁具等物。

三日忙忙置备完，妆奁粗备算周全。夫妻两个同商议，似此豪华门第间，赠嫁定须寻一婢，不然恐笑我家寒。向来执爨春花女，偷嘴搬唇不讨欢。懒惰无能毫没用，不如赠嫁女红颜。姑娘去了多针线，没个人担却也难。落得推开无用婢，寻其一妇管缝连。去一口时增一口，便宜两得各相安。夫妻商议多停妥，喜坏痴顽小女环。赏得旧衣三四件，梳妆打扮跳钻钻。一头黄发簪花朵，满面疤麻腻粉铅。裙底莲钩长七寸，东张西望兴非凡。厨中笑与诸奴说，不料今生有这番。听得文衙多富贵，此行不虑吃和穿。

三餐定有荤腥吃，四季何愁棉夹单。亦且千金人老实，不同奶奶性凶顽。谅无打骂施刑罚，必定宽仁善眼看。你等平时欺负我，搬唇讨好主人前。害奴打骂多多少，今日冤家也散班。但愿你们多发福，终身常在此门间。言完得意嘻嘻笑，众等听之怒亦惭。论此言词诚可恶，观其形状却如慈。只缘赠嫁将分手，不答无知任独谈。按表下边奴婢语，且提绣阁女红颜。

却说步小姐，只因于归在即，追忆二亲，不胜伤感。连日悲啼，饮食少进，不觉旧恙复作，咳嗽作呕，更加寒热。兄嫂双双恼更焦，没办法，延医诊治女多娇。化痰开郁兼清补，始得轻松三四毫。按表含悲贤淑女，早看廿四吉期交。翰林府里延宾客，结彩悬灯喜气高。仙乐盈盈闻户外，嘉宾队队集门寮。妆奁昨夜黄昏至，粗备诸般勿细描。学士夫妻豪侠性，那将细事去推敲。因而倒也多欢喜，表过闲文说是朝。

话说文府，因佳期匆迫，接着又要束装上任，心绪纷烦，故未广延女客。只请了两位开轿的双全命妇，一个便是云中书的内眷，一个是同寅李翰林的夫人。余者几位，乃文公相知好友的堂眷，自来道喜，姜夫人留下的。一共只坐了两席。

早宴完时已正临，外边报到吉时辰。呼人请至贤公子，沐浴更衣在内庭。丰度翩翩容似玉，锦袍金带簇簇新。内堂先揖诸堂眷，作别慈亲到外厅。下礼诸官并乃父，仪从簇拥两边分。门前坐上青骢马，奠雁先行到步门。风管鸾笙声迭奏，行行职事灿如云。到门奠雁回身转，始发鱼轩百辆迎。中席散时天过午，家人料理那消停。但见那，锦簇花团宝轿开，仪从职事两边排。箫韶一片行云遏，炮竹连声达远街。一路风光来步宅，催妆诗赋请裙钗。喜娘两个为承值，服侍新不暂挨。小姐含悲扶病起，坐临明镜靠妆台。梳云掠月须臾毕，玉裹金装扶出来。拜别二亲神主位，由

不得，芳心惨切泪垂腮。礼完又别兄和嫂，那一个，赖氏无悲假作哀。三次催妆俱已毕，喜娘簇拥到厅阶。登时送入花花轿，一片箫韶职事开。花炮流星声似沸，婢媪小轿后边抬。风光一路迎亲转，大炮三声振远街。直至正厅停彩轿，分开职事两廊排。相邀云李夫人出，宾相吟诗逞口才。三清罢时开宝轿，仙娥方始降瑶台。但听得，一派仙音起画廊，再歌诗赋请新郎。参拜天地成双立，礼毕传单入洞房。挑去方巾花貌现，这一位，孝廉凝神暗评量。新人容貌虽非俗，何事如斯瘦又黄？弱不胜衣娇怯怯，莫非有病欠安康？天缘结就鸾凤偶，端恐这，锦瑟瑶琴中道伤。公子暗思愁带喜，结亲已毕去厅堂。侍亲款客无须表，且把堂前女眷详。太太相陪来洞室，大家都要看新娘。喜媪左右挑红幔，步小姐，立起含羞倚帐旁。众位夫人齐举目，详观新妇可端庄。但见那，红罗深处现多娇，绰约丰姿态度娆。面似梨花喷晓露，微嫌黄瘦颊痕消。眼含秋水双星秀，眉画春山八字高。一点樱桃樊氏口，三眠杨柳楚宫腰。穿戴着，凤冠霞帔严妆束，貌自娉婷态不妖。众位见时齐赞美，文太太，口中谦逊意推敲。新人容貌虽非俗，亦算如花似玉标，若与女儿同比并，无非略欠几分毫。新人雅淡霜前菊，爱女风华露下桃。秋色春芳差不远，惟嫌这，过于消瘦忒苗条。

咳，此皆由新媳自幼失父母，没个亲人照顾。这几年在继兄嫂手内过日，也不知怎样受苦，故熬煎得十分憔悴。今到我家，慢慢调养起来，自然也就好了。

心中思想半含欢，走过春花赠嫁环。叩首房中诸女眷，夫人命起试详观。见其生得多粗笨，阔口黄牙丑陋颜。黑布裙儿青布褂，蓬松歪髻乱花攒。石榴皮上搽铅粉，西抹东涂点点斑。规矩不知无意思，叩首立起幔中钻。喜娘低唤将茶献，方始周围打磨旋。一盏香茗斟满溢，刚刚献到小姐前，佩兰小姐犹无接，那春花，

镜手倾翻珠漆盘。溅得千金罗袖湿，夫人便说白丫环：他今犹是新来客，汝等因何不上前？几个侍儿忙走过，重将玉盏注香泉。千金取帕揩红袖，回顾诸环悄悄言：

我不饮茶，汝只奉与各位夫人便了。

侍女闻言应一声，当时茶罢各抬身。依然来到中堂上，闲话旋看日已昏。内外重新开绮席，厅堂到处灿红灯。酒阑席散初更起，宾客相辞取次行。父子夫妻同送别，香车宝马去纷纷。嘉宾散后华堂静，翰苑爷儿入内庭。母女更衣方坐定，一观入内笑相迎。夫人便命儿归室，早结鸾凰百年姻。公子躬身辞父母，红灯前导照郎君。一程自去神仙府，合盞交杯婚礼成。花烛正明人尽散，良宵无限洞房春。晓来鸟语惊香梦，夫妇罗帏早起身。公子忙忙梳洗毕，堂前先候二双亲。蔚君亦自书房至，安候爹娘两大人。新妇妆成随后到，舅姑膝下问安宁。深深万福提鸾袖，款款低言启绛唇。带病丰姿娇怯怯，大方体度礼彬彬。文公夫妇同观看，不觉眉头喜亦颦。步氏千金安候毕，少霞见嫂揖深深。多娇衿袖忙回答，礼罢千金亦到临。安候堂前爹与母，弟兄姑嫂礼完成。双亲便命都归坐，侍女香茶献一巡。闲话之间来说起，夫人便向静娥云：我看贤媳多黄瘦，举动维艰弱不胜。咳嗽轻轻微喘息，想因病体带三分。今朝到此为新妇，便是吾家儿女们。饮食起居休作假，自家调理自家身。正当少小青春日，有病应当早脱根。似此恹恹成甚事，如何操作主繁蕪？夫人言讫容带笑，小姐犹然未应声。快嘴春花忙接口，这真是，夫人慈爱正言论。我家小姐般般好，止有生来命不辰。老爷太太都去世，落在那，别人手内苦伶仃。大爷夫妇皆奸恶，却把这，万贯家资独霸吞。看待千金无善意，穿衣吃饭不均匀。三餐虽有荤腥菜，派到闺房没半腥。美馔佳肴供自己，馊汤粗饭给诸人。我小姐，娇生惯养如花质，故此煎熬脱了形。常日发烧兼咳嗽，家中只当不知闻。偶然眠卧



身慵懒，少奶奶，便说装腔会诈云。从未延医为看治，惟教操作苦劳勤。合家针黹衣和物，尽委千金独自承。一件始完重一件，嫌迟道慢日无停。可怜小姐多忠厚，强自支撑病愈增。前日犹然身发热，因来贵府强支撑。却不道，喜星一照灾星退，更有夫人慈爱深。不久自应调理好，夫人但请且宽心。春花说罢堂前笑，这一位，步氏微将柳眉颦。暗恼侍儿多快嘴，初来道出恁言论。不成体面无规矩，止恐为人亦看轻。可笑无知兄与嫂，何将厌物作虚情？佳人正自嗔顽婢，忽听姑婶问可真。只得欠身回正是，皆因不是一胞生。文公夫妇同嗟叹，深惜娇娃落难星。言论之间呈早膳，侍儿调坐两边分。夫人体贴新娘子，恐彼初来拘束深。使命传言厨下去，另将一席洞房门。侍儿答应忙传出，新妇抬身告退行。当下华堂朝膳毕，弟兄告退各回身。少霞自向书斋去，文徽归房看细君。步上雕檐抬首处，但只见，珠帘未卷影沉沉。佳人膳罢归兰户，案上杯盘罗列陈。仆妇侍儿都不在，止有个，春花背立桌边横。袖中半出银镶筷，窃取盘中看馐吞。公子见时轻一笑，春花回顾有人临。不禁羞得通红面，转步慌忙打诨云：

我道是谁，原来姑爷到此。他们不知那里去了，待小婢来打帘子。

一壁言时快如风，上前双手启檐栊。谁知力大金钩脱，一挂珠帘落地中。惹得少雯嗔又笑，为什么，恁般冒失欠从容。言完自入香房去，闲话丢开勿细穷。次日三朝行庙见，一般热闹绮筵供。女如花朵郎似玉，下拜高堂姑与翁。小叔姑娘同见罢，相邀亲友各谦恭。礼完内外开佳宴，金盞呈来玉露浓。席散之时红日落，香茶一道献瑶钟。男宾女客都辞别，内外殷勤送客同。是晚无词休细叙，来朝步府款乘龙。

回门之后，文府便邀请步镡夫妇会亲。那赖氏因要到姑娘家里风光风光，遂出格的盛妆打扮起来。将两个孩子妆束

齐整，母子三人，花团锦簇的，与丈夫步秀才一同乘轿而来。一到文衙报入来，主人迎出不迟挨。秀才让入花厅去，那一个，赖氏相携二小孩，甬道上边来出轿，正然伸手按珠钗。早见他，文家太太前来接，更有那，姑嫂相随降玉阶。宾主殷勤同逊让，各相称呼笑含腮。相邀共至华堂上，赖氏慌忙把口开：

亲母太夫人请上坐了，待姻晚步门赖氏拜见。  
一壁言时把袖拉，夫人暗笑面添花，连称不敢忙回礼，步娘子，拜罢重新启齿牙。

对着佩兰便道：这位想是亲家姑娘，请上，奴家赖氏有礼了。  
言罢慌忙把礼为，佳人难忍笑容堆。一边答拜提红袖，便作诙谐信口回：

不敢，不敢。亲家嫂嫂在上，姻愚小妹文氏也有一礼。千金见罢背花颜，失笑堂前侍妾班。姜氏夫人强忍住，回头正色语丫环：

我等在此见礼，有何好笑？太没规矩了。还不快去看茶侍候。  
太太佯嗔叱女奴，静娥暗恼嫂糊涂。何来客套新文法，说得希奇世上无。一向既然如陌路，今朝至此是多余。想因见我归豪族，势利之心恁奉趋。小姐沉吟芳意恼，无何相见转香躯。礼完赖氏呼儿拜，姜氏夫人急唤扶。见罢之时同让坐，侍儿献茗到堂隅。夫人母女擎杯让，各把裙钗仔细觑。只见其人多白胖，直眉大眼貌粗粗。脂厚点，粉浓敷，翠绕珠围曳锦襦。遍体妆成虽富丽，浑身举止欠舒徐。挺然直坐金交椅，举手频摩髻上珠。生恐轿中遗首饰，回头便问小姑姑：

啊，姑娘过来，请看一看我这髻上，可少物件不曾？今日偏梳得松了。

静娥正恼恁行为，那有心情代彼窥。自饮香茶身不动，夫人忍笑唤娥眉：

啊，媳妇。如何令嫂唤你，置之不答？想是未曾听见么？多娇听得阿姑言，方始停杯步上前。勉强含欢为一看，低云不少甚钗钿。言完正欲回莲步，又听青哥叫得喧：

姑娘慢去。你家这茶碗，滚热的烫手，可与我将这碗盖揭下来，看里面可有青果？我要哩。

言完扯住女娇娥，步小姐，低答休教不识时。此刻已交梅熟候，何来青果放茶卮？一言惹得诸人笑，那一个，赖氏含嗔便骂儿：可记在家曾教道，怎生又复逞呆痴？一些道理全无晓，都怪书堂没好师。只读死书三五句，其余一概教无施。一年受我多财帛，任尔顽惫当不知。反染下流多恶习，几曾作对与吟诗。先生似此诚何益，准备来年必定辞。赖氏正当词絮絮，早观果点已呈之。

文太太忍笑，起身让坐。新亲自应首位，步娘子再四不肯。道是晚亲，岂有妄尊之理。

华堂立定两推磨，步娘子，硬把夫人向上拖。顿脱鸾绡罗袖落，夫人焦躁半颯蛾。回头只得呼新妇，既然是，令嫂如斯执意多，

可让小官人兄妹在令嫂对面，我在下首相陪便了。

步氏夫人应一声，上前携过两孩婴。一同入位朝南坐，赖氏连称得罪深。当下相谦都坐定，侍儿左右献茶临。步家娘子多谦让，果点些些不上唇。文府夫人来逊让，声言未饿不能吞。夫人只得随其便，又让双双兄妹们。年幼娃娃不解事，手持牙箸是镶金。举之不便嫌沉重，连叫姑娘把箸更。小姐低云休乱道，莫教又惹母亲嗔。青哥听了方无语，他便把，牙箸丢开用手擎。糕饼蒸酥油滴滴，连连抓取口中吞。那一位，佩兰小姐旁边坐，见此神情笑不禁。赖氏见时心恼怒，出其不意忽抽身。珠珰玉珮齐齐响，手腕舒来宝钏抡，扯住青哥批一掌，点心夺取掷地尘。馋痨饿鬼

连连骂，可恶这，不上台盘小畜生。想必三天无饭吃，因教如此不斯文。青哥被打号啕哭，扑向姑娘怀内存。涕泪膏油沾满手，佳人绣服污成痕。愁烦半蹙春山黛，只得个，勉强含欢哄几声。姜氏夫人陪笑脸，便说是，儿童总是恁般形。自来至戚何妨碍，长大应须习礼文。每见童稚皆类此，大时也便礼彬彬。何况乎，尊门教法加严切，后口犹当迈等伦。这却教，自古名驹多劣性，从来佳胤出高门。夫人几句谏言语，说得那，赖氏生欢始息嗔。欠体说声真讨笑，恁般豚犬岂成人。一边谦逊都离座，文太太，便谕堂前仆妇们：

将步府随来的两个女价，都让去厢房用点。又令几个侍女，引带了青哥兄妹二人，去到家中各处顽耍一回，恐小儿辈难当闷坐。

分拨完时让坐开，各将闲话叙衷怀。那一个，静娥只为罗衫污，告退归房欲换来。太太座中微点首，佳人款步下堂阶。那赖氏，当时看见姑娘去，说话之中便使乖。亲母呀，寒家这位小姑娘，自幼堂上父母亡。侄妇夫妻来教养，十分娇惯在闺房。虽然针黹诸般晓，费我辛勤一片肠。生性习成多古怪，常日家，不言不语暗中藏。三餐茶饭挑精美，这不尝来那不尝。为此恹恹如有病，从来说，用心过度体难强。奴家一向担忧虑，只为此，忒煞娇痴命不长。喜今朝，侥幸于归来贵府，太夫人，慈云荫福定多祥。诸凡娇养无闺教，全仗包涵莫较量。赖氏言完微带笑，这一位，夫人答应慢洋洋。这个是，自家儿媳如亲女，我看斯，新妇温柔性尚良。有甚差池容不得，倒嫌此，十分娇怯病郎当。声声咳嗽微微喘，忽地烧来忽地凉。昨已延医为看视，大夫立案颇周详。他说是，病根种得年深久，饱暖饥寒内里伤。姑拟一方吞两剂，不痊另请好岐黄。妾身为此担忧虑，回忆当时缔凤凰，亲母亲翁俱在世，无灾无病好红妆。却谁知，荣枯世事难猜料，不幸亲家相

继亡。遣此盈盈娇弱息，无家无业少扶帮。还亏承继贤兄嫂，这几载，抚恤辛勤费尽肠。不尔怎能身长大，还只怕，恁般善病定夭殇。寒门感德真无既，今日里，天幸完成鸾凤行。这固教，寿命天生原有定，我倒是，只愁目下出京邦，车驰马骤担惊恐，似此娇躯怎抵当。便令其，安逸尚难期即愈，何堪辛苦涉风霜。倘教劳碌添将病，那时节，难免旁人论短长。不说本为残疾体，少不得，罪归于我恶姑嫜。夫人言讫愁含笑，步娘子，两朵红云上面庞。暗想不该为此语，反教惹出话相伤。却原来，此人利口词锋巧，处家事，多半精明性子强。我处姑娘迟慢态，定难服侍恁婆娘。三朝新妇难凭准，迨后日，久久何能慈爱长？当下攀谈三五句，静娥小姐上华堂。香茶一杯亲斟献，闲话移时具玉觞。侍儿们，寻到青哥兄与妹，文太太，起身定席礼安详。步家娘子忙回敬，举手连称不敢当。万福深深重下拜，夫人暗笑恁行藏。无何只得来回礼，失笑千金背粉墙。当下仍归原席坐，珍馐罗列进羹汤。步家娘子多拘束，虚坐华筵点不尝。卖俏半伸长指甲，装乔反露小家腔。案中不举金镶箸，衿上时翻香佩囊。虽及端阴天未热，频摇纨扇袖轻扬。夫人坐近清风习，觉道微微玉体凉。勉强应酬筵席散，步静娥，便邀嫂嫂至香房。更衣净面同归坐，那一个，赖氏周回四处张。只见铺陈多富贵，锦裯绣褥象牙床。温香阵阵焚炉篆，五色玻璃和合窗。看罢之时心暗羨，含欢笑谓美红妆：姑娘吓，我道生来品不低，果然今作贵家妻。这一位，姑夫听说多才学，堪准拟，下次鳌头必是伊。预贺姑娘真有福，怕不是，此生富贵两全齐。只惟有句言叮嘱，要你听来要你依。昔日在家同处日，愚兄嫂，岂无闲话一些微。此来不可人前道，批点当时各是非。那其间，留得亲情勤探望，两下里，来来往往有光仪。莫教自己丢颜面，惹得人家把你欺。常语牡丹虽则好，少不得，也须绿叶共扶携。

再有一句要紧说话，做嫂子的不得不为教导于你。我看那亲母与令姑娘娘儿两个，容貌也比你美丽，口角比你也锋芒，大约都是些厉害人物，不好说话呀。

你今为妇在他家，自己须将主意拿。放出精神供所职，莫推有病故生嗟。初来饮食装点假，此乃新娘礼不差。恐使人言贪口腹，有何颜面未为佳。婆婆看待虽慈爱，你要存心怕惧他。无益语言休着口，不于己事莫争哗。果然一点无差错，少不得，自有贤名众口夸。为嫂之言非恶语，但望你，好生记取出京华。大娘说着佯吁叹，却好那，文府丫环来献茶。

步娘子便住口不说，接茶慢饮。步小姐当听此言，一面拭泪。

自悲命薄失椿萱，受尽煎熬尔许年。莫道他，一向看承情分淡，这几句，临行嘱咐却真言。初来堂上虽慈爱，看出婆婆御下严。过失些些容不得，那家法，轻施责备重加鞭。有一个，紫云侍女婆婆爱，各事调停他上前。前日偶为一戏语，立加嗔叱变容颜。姑娘乃是亲生女，有犯些须不少宽。假使将来轮到我，恁般规矩实难缠。便是这，新婚琴瑟虽恩爱，夫婿看来性躁偏。昨夜教奴缝画袋，略迟一刻怒容添。天长地久同相处，这性格，怎保终身少弃嫌。更有一桩堪虑处，前朝隐约听人谈，道他昔被权豪陷，大亏了，楚府夫人暗放旋。面订闺女为次室，一朝得第便团圆。恁般豪侠权门女，还只怕，未必为人性淑贤。楚府威风中外晓，这女子，据云貌美胜天仙。亦况其，公侯门第皇姨贵，迨后日，自必于归拥厚奩。世上谁人不势利，将他比我实殊悬。两下里，相形之下同居处，怎保房帙情不迁。叹我命生何不幸，试料那，后来之事更难言。

咳，不要管他。似我这般病体，知道能在世上过得几时？恁远事白愁些什么。

这些个，后事无须论短长，我只索，但凭柔顺奉姑嫜。更兼喜遇  
闺帏伴，难得个，姑娘相投情意良。虽到此间无几日，深感这，  
姑娘相待异寻常。出言虽喜诙谐戏，作事全无奸巧藏。怜我病体  
多体贴，承他美意代周章。时将珍馐遗私室，不以谗言进北堂。  
如此小姑何处觅，这一件，令奴佩感且宽肠。沉吟低首无言语，  
略坐抽身出绣房。早又西山红口堕，外边的，书厅久也撤琼觞。

步秀才便起身，谢宴告辞。家中轿马，早也来接。那赖  
氏也便作谢告别。文夫人送与青哥兄妹，一对尺头，一对内  
造荷包，两方绣帕，两柄官扇，以为见面礼物。赖氏再三称  
谢了，作别众人夫人等。大家相送，登舆而去。

步宅归来莫表他，词中原是说文家。客人送去中堂坐，父子夫妻  
共饮茶。文小姐，说起回亲情一段，惹得个，夫人失笑面添花。  
静娥低首红双颊，太太将言责女娃：

嗯，汝这等顽皮女儿，忒也好戏。他说的倒还罢了，你  
那答对的文法，几乎引我失笑出来，好容易忍住。新亲上  
门，倘令其知觉取笑于他，是甚意思？倒亏你记着又来提  
了，难道就不怕汝嫂多心见怪么？

夫人责备女千金，步氏旁边含笑云，不怪姑娘为取笑，实他文法  
忒奇新。本为盐道经承女，不是名门宦族人。喝六呼么常习惯，  
大家礼貌那知闻。调文发笑还犹可，今乃新亲初上门，席上如何  
行打骂，顽儿无状恨先生。在家娇纵由他性，常日间，吵得人人  
脑发昏。名说攻书不上学，任其顽耍乱胡行。偶然出外翻施教，  
真乃奇文冠古今。幸遇婆婆多度量，包涵卑幼为新亲。若还与彼  
行相似，今日筵前必动嗔。吵闹一场分手去，那时节，更为笑柄  
不堪论。姑娘取笑原无谬，这个是，与媳何干岂在心。步氏佳人  
言婉转，说得个，各皆含笑不开声。闲谈日暮辉明烛，晚膳完时  
省过昏。学士夫人归寝室，贤郎淑女各抽身。少雯来到闺房内，

娘子妆前含笑迎。玉手相携同坐定，多才微笑皱眉痕。将言便对佳人语，可笑人间俗套文。百辆迎亲诗上有，不知这，会亲之礼几时兴。致于弄出烦心事，失却家传世代珍。小姐听言心甚异，不知所说甚何情？慌忙启问其中故，失甚奇珍怪会亲？

少雯便道：不要说起，就是那令兄嫂待卿如此恶薄，难道有甚么亲情要请他来宴会？今日你那顽皮令侄，不知是谁引他到我书房顽耍？吾家有几部册页上面，尽系前代名人字画，一向珍藏，十分爱护。前日为要起身，父亲命取出来晒晾收拾，今日天色甚好，我便放在院中曝晾。偏又兄弟为代人题对联，研了一大池好墨，也放在那厢。不防那小畜生走来，眼错不见，将那一池墨，尽泼在字画上面。又遇个不解事的书童，将块湿手巾一抹，都弄得糟蹋坏了。

此事如教严父知，一场责备断难辞。不言令侄顽皮甚，只说我，兄弟无知少护持。数代家传真古董，却不料，一朝断送小孩儿。真可惜，又堪嗤，恁样顽皮罕见之。你道可恼不可恼，幸而目下出京师。且将收起权瞒父，待后寻查再措词。莫道些微无用物，赛过了，汝家这副大妆资。多才说着嗔还笑，几句话，触恼佳人改素姿。明晓丈夫为取笑，沉沉不语暗寻思：

咳，真正罢了，这是那里说起。

可笑无知嫂与兄，好好的，会亲带甚小孩童？恁般一位佳公子，乖不乖来疯不疯。送到人前现甚世，奴今识透那心胸。无非教，想些见面金和宝，故令双双儿女从。何事为人能小见，家中难道是真穷。现开典铺多兴旺，具此心肝实不通。惹出是非连累我，被人批点面何荣。静娥转辗芳怀忿，早不觉，肝火升来粉面红。咳嗽连连微喘息，汗珠如雨湿花容。迟迟半晌方才定，款款开言道曲衷：相公呀，恨妾生来命运低，椿萱相继早归西。承继这，哥哥嫂嫂权家计，故此奁中少厚遗。幸遇君家高雅客，不因贫富



动嫌疑。不然安得为君妇，自古常闻贵易妻。况而今，又似宋宏谁可比，步静娥，此生叨得大便宜。事君家，虽欣琴瑟成双好，自愧蘋蘩少令仪。这期间，纵不违心婚帝女，何妨遂愿娶皇姨。那时便享闺房福，不似而今事事非。拜相封侯难定论，妾身还要荷提携。花封紫诰沾余泽，怕只怕，折杀贫寒薄命妻。小姐言完微一笑，立起来，卸衣便去解罗衣。孝廉当听多娇语，低首沉吟暗自疑。这件事儿他怎晓，半真半假作相识。定然又是同胞妹，泄漏其情告与伊。心下狐疑微笑道，贤卿此语甚希奇，真鹤突，又晓蹊，与我言来不对题。

静娥笑答道：此乃寒舍家传，都是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文法，他日自有应验便了。相公何必装呆。

小姐言完卸了妆，少受不便再求详。新婚相处无多日，未识娇妻弱与强。何必追求闲口舌，后来之事再商量。于时不答佳人语，一笑含糊自解裳。夫妇相偕同入寝，来朝佳节是端阳。合家大小抽身起，姑嫂们，梳洗完时上画堂。凤履轻移环珮响，鸾绡半拂绮罗香。尊前相贺行常礼，万福深深彩袖扬。礼罢弟兄身亦至，一同恭贺父和娘。双亲便命皆归坐，姜夫人，便向新娘询曲肠：

媳妇，汝昨日服了两剂药，不知夜来咳嗽可觉好些也未？静娥见问，起身答道：似觉好些。昨夜只嗽了一次，也未发烧，婆婆放心。再过几日，只怕就可全愈了。夫人笑道：如此却好。这大夫手段甚佳，今乃节下，不去延请，待明日再请一次，拟个丸方合了，带到途中，每朝常服便了。

言罢回头叫相公，妾今有句话商通。试观新妇娇娆体，未便长行陆道中。沐雨栉风辛苦甚，起身每听五更钟。倘教弱体难禁受，只恐怕，病到中途累阿翁。服药求医多不便，不前不后费调融。不如水路舟行罢，只要朝朝遇顺风。也不致将期限误，计程两月尚从容。行期初八无更改，这件事，主意还该早定胸。学士闻言

微点首，夫人见识合愚衷。

本来辘重太多，早道也难于携带，就此议定，即从水路长行便了。

夫妇堂前议定言，差人立去备官船。静娥当听翁姑论，佩感私衷芳意宽。如此翁姑不再有，果然慈爱比椿萱。何须再虑他年事，谅必终身得所安。不表佳人心窃喜，午来设宴祀宗先。夫人亲自厨房去，督看庖人整祭筵。各式珍馐多异品，诸般精洁具时鲜。并呈水陆皆全席，佳肴美味值万钱。厅上弟兄调桌椅，内中姑嫂洗杯盘。非因童仆难驱策，为尽儿孙敬意虔。午正午交诸事备，文公设祭在厅前。爷儿拜罢夫人出，姑嫂相随到外边。礼罢方才焚纸帛，正容略候立俄延。始呼奴仆来收撤，事罢夫人返内间。吩咐传言厨下去，外边筵席送书轩。因添幕友新来客，父子相陪理正然。内里三人同一席，双双姑嫂奉慈萱。合门男妇皆分赐，上下齐齐各尽欢。文府诸奴常例惯，只有个，春花喜得如痴颠。欢迭迭，跳钻钻，东闪西张到处观。扯得侍儿和仆妇，混推混让笑声喧。席间吃得沉沉醉，自觉头昏腿也酸。立在人前支不住，潜来小姐绣房间。无暇拣择床和铺，竟倒在，小姐罗帏眠一眠。只说暂为权歇息，却不料，头方落枕已沉酣。慢云无形春花婢，且说前头散绮筵。

文公因有几家亲友处尚未辞行，便自出门去了。二公子无事，乃与西宾闲话。大公子为挂念娘子病体，房内一切细软无人收拾，欲去自家检点检点，遂潜步入来一看。刚刚款步入帘栊，早听得，鼻息之声绣帐中。暗道佳人何好睡，想因倦怠病躯慵。一边思想呼娘子，白日青天怎睡浓？午膳才过须散散，恐防胃口欠和融。

口中唤着，步近牙床，揭起罗帏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十分诧异。

原来不是美红颜，却系春花一丑环。黄发半披欹绣枕，鳊鱼一对搁床沿。梦中听得人声唤，一个翻身臭屁连。薰得多才忙退步，高声吆喝跌靴尖。方才惊醒无知婢，呵欠朦胧倦眼翻。欲挣起身心尚醉，含糊答应口流涎。思量又想朦胧着，恼怒多才美少年。跳起身来袍袖举，床中抓起小丫环。将来掷在尘埃地，背上连连敲几拳。惊得春花方始醒，呜呜啼哭闹声喧。少雯喝问何缘故，汝怎潜于我床眠？奶奶却从何处去，怎生留你在房间？无道理，假痴憨，规矩何存忒不堪。汝且起来将镜照，看看那，腌臢一副怪容颜，

可是配在这样牙床锦帐中睡的么！说着走来，又是兜腮两掌，打得春花愈加啼哭起来。

香房正在哭声稠，却好那，姑嫂双携到里头。只为夫人怜弱媳，恐防他，行装检点力难周。故差小姐同帮助，免使临期物未收。更派侍儿和仆妇，随来结束不迟留。当时步至雕檐下，早听得，小婢房中哭震喉。步氏佳人吃一吓，慌忙进步询根由。少雯含怒分明告，恁样无知小女流。各事不能容又丑，有何用处在此楼。不如退去尊兄处，若怕这，服侍无人再运筹。娘子闻言忙答应，当时唤起小丫环，速将衣物铺陈卷，送汝归家万事休。省在此间常惹气，反教累我日担忧。

却说这春花，乃是个无知无识的顽婢。先因小姐入房，便撒娇撒痴的更加啼哭，欲使主人庇护于他之意。今见小姐全无一语抱怨姑爷，倒立使他回去，不觉反惊得酒醒，急止悲啼，呆呆无语，望着众人发起怔来。

静娥含怒便相催，文小姐，带笑将言劝一回。嫂嫂哥哥都息怒，今日里，恕他初次犯良规。下次不可重如此，再若无知便遣归。步氏闻言犹未语，孝廉一笑告娥眉：

贤妹，承你劝留此婢，未尝不可。但为兄其实恶见其

容，如之奈何？不若还是趁在京师，仍归原主为妙。免至后来淘气，倒无处发遣。小姐笑道：这话也是，但恐令其回去，步府上不说他赠嫁非人，反道我家多余一婢吃饭，故此不容，反惹旁人议论。据我意思，对母亲说，另派两个细巧些的丫环，与嫂嫂房中侍候，将他派出去当些粗使便了。大兄你道此语如何？

公子闻言说是佳，妹儿主意自无差。于时夫妇皆欢悦，各把千金着实夸。言论一回齐动手，房中检点细搜查。人多手捷无难事，收拾完时日始斜。小姐起身随告别，夫妻称谢女娇娃。

当时小姐来到中堂，告与母亲此事。夫人应允，遂拨了两个侍儿，一名镂月，一唤裁云，与媳妇房中使用。将春花派出在浆洗处当差。

书当简绝话休烦，初八行期转眼间。一切行装先发去，大船几号泊张湾。住房查点交原主，另典他人价缴还。僚友亲朋都至送，一时热闹集门阑。程仪别敬交相赠，行色匆匆难叙谈。父子殷勤同谢别，一行人马出城垣。临河下落舟船内，男女分开行李安。一棒金锣惊四野，霎时解缆动云帆。书至于此权停侍，要晓余文下卷看。时过重阳嫌书短，居临海隘觉天寒。闲庭雨过红芳绝，小院风来黄叶翻。触处秋光怜寂寞，每交冬日少清闲。欲供女职寒衣熨，难习儿嬉戏笔贪。阿母催工心已急，顽奴促膳兴全删。且将书史权收拾，待从容，三卷之中再细谈。

# 笔生花卷一

## 第三回

平山堂才抒短锦 宜凉馆艳集群花  
文少霞求婚淑媛 姜显仁爱继娇娃

天时人事两相催，冬至才过春意回。香馥馥，小案供梅金吐艳，粉溶溶，闲庭积雪玉成堆。听声声，风刀凛冽余威栗，观处处，冰箸消融化泪垂。课闰工，绣线频添贪永昼，翻旧卷，新词再续趁斜晖。前文接叙重提起，仍说那，太史登程迂道归。夜宿晓行无阻滞，更喜得，顺风一路少灾危。行来已入江南界，果然是，绿水青山换眼窥。见几处，夹岸榴花翻锦浪，见几处，隔溪杨柳锁清晖。见几处，平波戏水鸳鸯浴，见几处，古木争栖燕雀围。沿路开怀闲眺览，人人有兴展双眉。其时早到扬州郡，步小姐，回忆当年泪暗挥。

我那爹爹母亲呀！

一从葬罢入京都，屈指光阴六载余。枉立嗣兄何所用，依然祭扫叹荒芜。坟头凉已蓬蒿没，泣断重泉纸蝶无。难得个，便道今朝临故国，女孩儿，欲思一往拜丘墟。奈何又是新婚妇，只恐开言恼舅姑。辗转踌躇心惨切，秋波难忍泪弹珠。佩兰顾见私相问：好好的，何事愁烦意不舒？步小姐，趁便含悲伸肺腑，托其在，尊前转达看何如。佳人一笑称当得，婚嫁们，正在私言背玉躯，却好兰舟呈晚膳，侍儿相请各招呼。夫人早已先归坐，笑谓双双

听见乎？汝二人，多少私衷谈不尽，膳来已久恁踌躇。二娇笑应移莲步，步氏忙来执玉壶。亲献一樽方入座，推杯递盏各欢娱。

于时佩兰乘母喜悦之际，便将嫂意，代为请命慈帏，夫人点首应允。

笑云此事本应该，难得个，便道今朝到此来。当使少雯同一往，也教那，幽魂聊尔慰泉台。夫人言罢多娇悦，深感姑娘体下怀。姑嫂当时侍膳毕，香茶一道略迟挨。隔船兄弟同来到，姑嫂观之玉体抬。昆仲上前安候母，夫人命坐两多才。闲谈说起方才语，命子来朝共媳偕。汝岳一生惟此女，似这等，荒丘淹没是堪哀。既然顺路同来此，备一副，祭礼前行礼上该。姜氏夫人言讫叹，静娥凄感泪垂腮。少雯应诺微含笑，兄及弟，略坐相辞便过来。

一宵夜景不提。单讲次日夫人早起，即传谕家人，各办祭仪，命大公子与媳妇同去上坟。步小姐感激不胜，梳妆完毕，便与少雯告别尊前，带了二名侍女，两个家人，并几个粗使，扛抬祭礼，一同上岸而去。

一乘宝马一鱼轩，路过平山堂面前。夫妇途中同注目，好一派，繁华气象赛幽燕。红桥绿水多风景，欢喜贤书美少年。到处留连闲看玩，时逢小暑日方炎。那几个，从人晒得浑身汗，乐得相随歇息肩。步小姐，遥记亲坟离不远，逢人借问过前川。幸亏他，步公在日为官宦，提起名头尽晓焉。跑出了，几个村童争引导，如飞跳跃乱传喧。

呖，步老爷管坟的大叔在家么？他家的姑爷、姑娘从京里下来上坟哩。快出来侍候领赏。

几个儿童拍手呵，其人惊动不迟俄。急呼妻子扛抬桌，又教娘亲洗净锅。顷刻草堂忙一处，烧茶洗碗乱张罗。自家寻件长衫子，一壁披来走似梭。

迎向文公子马前，深深的唱了一个大喏。说道：小人乃是

步府看坟李发，叩请姑爷福安。

多才不答笑含腮，两家丁，接过丝鞭下马来。侍婢当时先出轿，上前扶挽女裙钗。静娥下轿花颜举，看见了，父母佳城好痛哀。移动金莲临墓侧，凄凉怎禁泪垂怀。放声哭唤爹和母，渺渺音容何在哉。知否女儿今日至，特备得，一樽清酒奠泉台。佳人恸哭声声诉，僮仆忙将祭物排。公子端然行礼毕，侍儿两个把言开：

相劝小姐不要哭了，这日光底下晒着，可不是要的。快行过礼，好收拾回去罢。

一边相劝一边搀，步小姐，良久停悲整绣衫。招展花枝身拜倒，从容立起泪重弹。多才催促回船罢，那一个，李发相邀陪笑颜：

请姑爷小姐到小人家下歇息，吃杯粗茶再去。公子笑道：多谢费心，天已不早，不耽搁了。言罢，便命家人赏他五钱银子，一个赏封，嘱其好生看管坟墓。李发诺诺连声，叩头谢赏，照应姑爷小姐乘轩上马，送有半里路程，方才别去。夫妇双双扫墓归，兰舟相见母慈啼。大公子，问言父弟何方去，姜氏夫人笑语回：

不要说起，汝夫妇去后，汝父及弟也便逐次上岸。拜客的拜客，闲游的闲游去了。舟中只剩我母女二人，泊在这热闹码头，又不便开窗观望，等得我好不心焦气闷。汝等怎到此刻方归？

夫人笑问怎迟延，公子躬身告母言，只为那，路过平山多景致，儿贪闲玩略留连。心中只认时犹早，不道归来午后天。倒累母亲呆等候，未知兄弟亦离船。常闻此地繁华甚，今日方才信果然。一壁言时催午膳，侍儿仆妇急忙端。多才立候娘和妹，文小姐，含笑回称久已偏。夫妇于时同膳毕，各将闲话乐慈萱。佩兰听到山堂景，引动芳心欲一观。便乃将言来告母，夫人笑谓女婣娟：我儿既然多高兴，少刻亲身对父言。

我可不与他说这没要紧的事。倘汝父云，妇女们出去闲游戏耍，与礼不合，执意不肯时，那倒惹得个没意思呀。当下夫人道罢言，千金答应笑称然。闲谈早又申时候，父子双双次第旋。共入官舱归座位，静娥姑嫂请金安。夫人笑问何方去，那个相留用午餐？南北睽违十数载，贵相知，几家兴旺几家残？文公一一分明告，太太重新问次男：

啊少霞，汝向何方顽耍，怎么午膳也不想用？难道汝亦有甚朋友相请不成？

多才含笑答萱堂，只为维扬锦绣邦。二十四桥多美景，孩儿信步一观光。腹中饥饿原思返，因想起，严父闲时说得详。此地驰名精面馆，故而随喜去充肠。果然饮馔真佳妙，儿命那，童仆端归请母尝。言讫回头呼左右，快将接取入官舱。侍儿答应忙移步，是一架，朱漆描金食盒装。搬向案中开去盖，夫人含笑看端详。一样是，参丁八宝烧家鸭，一样是，鱼翅三鲜烩蟹黄，一样是，虾饼初煎松且嫩，一样是，鲜鲊新炖美而香。四般肴馔犹然热，面碗鲜汤也未凉。几个侍儿忙摆好，千金带笑便呼娘。难得他，孝心贤弟遗羹意，父母何妨趁热尝。本来也，日已沉西该进膳，且用些，省他至晚一餐粮。孩儿虽未操家计，打算应须体父娘。几句话，说得众人齐失笑，夫人正色视红妆。

嗯，女儿家出口便是诙谐取笑，这口吻总说不改呀。言完便把相公邀，学士回将爱女瞧。呆坐一旁因母责，玉容红晕醉仙桃。开言唤过亲生女，共举金樽进美肴。叔嫂三人虽用过，也来侍坐奉劬劳。此时已及黄昏候，新月初升挂树梢。十里烟波看似画，几家歌舞听吹箫。命将十二纱窗启，阵阵风来暑渐消。骨肉劝酬同笑语，夫人赞得好烹庖。双亲饮到微酣际，小姐乘间告事苗：爹爹呀，广陵风景实无伦，到处繁华物候新。听说平山为更好，孩儿辈，欲思一览畅胸襟。未知父意相容否，若可行时



来日行。小姐当时言婉转，文公含笑点头应：

。 既是我儿有兴，来日使汝兄弟陪往山堂一游，亦不碍事，止无非又耽擱一宵罢了。

文公体贴顺娇娃，小姐闻言兴自赊。当下劝酬同用毕，各人散坐一杯茶。文公父子相辞去，夜景无词莫表他。女眷来朝俱早起，梳云掠月对菱花。早安候罢晨餐过，来了风流文少霞。

说：今日天气太热，恐迟了遇雨。夫人点首道是，正欲传言侍候，却好大公子亦来见母。

于时吩咐备鱼轩，侍候之人答应连。只带随身诸使女，其余留下看官船。夫人姑媳移莲步，逐个登舆上岸边。兄弟扶将慈母出，方才同跨锦雕鞍。一行轿马登程去，好景沿途仔细观。二里之遥容易到，弟兄下马索慈萱：

母亲，前面便是平山堂了。请下轿慢行，以便观看些景致。夫人答应，遂命住轿。退去轿夫，众丫环仆妇赶来伺候。姑媳三人下了轩，侍儿扶从款金莲。闲眺览，细观瞻，胜境名山信果然。一带露葵红映日，半塘疏柳绿含烟。黄鹂绕树花枝谢，白鹭翻波荇带牵。几处山峰排远岫，数重楼阁接遥天。观之不尽佳风景，一群人，心旷神怡步向前。绕过红栏湾曲径，又来白石小桥边。一池碧水清如鉴，半亩芳塘满植莲，深浅开来花簇簇，高低映出叶田田。五人凭倚雕栏立，注目名花步暂延。赞赏一回重细玩，千金含笑吐芳言：

花虽可爱，这日光却可恶得紧。看嫂嫂脸上这汗珠儿，与那荷珠也差不多了。母亲，那边有座水阁，我等何不进去稍息片时？

姜氏夫人点首从，随即便，下桥同入水亭中。其中造得多精雅，阵阵荷香面面风。当下凭窗同坐定，夫人回首问情衷：

呀，佩兰，汝兄弟二人，方才在一处观花，如何转眼不

见？小姐笑道：此处地方宽大，他们想必别处顽耍去了。娘儿闲话暂迟留，姜氏夫人道事由：记得我身年少日，亦曾便道过扬州。那时外祖为巡按，随母同来此地游。一处处，入目风光虽似昔，倒好似，繁华更比向时优。浮生若梦何其速，算将来，屈指光阴二十秋。今历前游神恍惚，回思往事竟悠悠。娘儿正在同谈论，忽听那，前画丫环喊震喉：

夫人，不好了，少奶奶的春花姐，摸鱼顽耍，一交跌下水中去了。

三位闻言吃一惊，夫人急命唤家丁，拖泥带水捞将起，一个个，齐问如何死未曾？

家人答道：不妨，不妨。看他手足，犹然活动，只怕是一口气闭住了。待呕出水来，自然能苏醒的。

言完提起控清波，有几个，仆妇同将心口挪。一盏茶时苏醒转，自家犹自笑呵呵。静娥怒骂痴顽婢，好好因何跌下河。恁样欢欣何事故，想来得意会阎罗。一言说得诸人笑，姜氏夫人谓静娥：

媳妇不要说了，这痴丫头与他淘甚闲气。我一向闻他，乃此地人氏，少刻回船，待我着人寻了他父母来，令其领去便了。这样东西，留在身边有何用处？白费闲气。

步氏闻言中下怀，连称姑语是应该。当时复入亭中去，众丫环，扶起春花也进来。借与衣裳更换过，单差没有这双鞋。正当妇女同喧笑，走到风流小俊才。含笑上前呼姐姐，大家何事恁欢谐。众人笑诉方才故，公子当时把口开：

这池水颇深，不曾淹死，还算造化。

倘使方才一命亏，此时大众要回归，纵教失误无他故，似这等，性命关天兴亦灰。母女二人言正是，少霞乃又告慈帏：

这后面还有一个豁心亭子，高出层霄，却堪眺望。母亲姊姊，可去游览一回么？夫人笑道：那亭子我幼年时曾经去

过，忒煞高峻，回顾下边，有些胆怯。我可不去，汝等有兴，同去不妨。静娥笑道：媳妇才被春花一吓，浑身尚自发软，也没兴去，在此陪侍婆婆，只姑娘随二叔去罢。小姐笑道：既如此，母亲与嫂嫂在此稍坐，我略去便来。

言罢欣然立起身，相辞母嫂出荷亭。摇玉珮，款金裙，公子相陪徐步行。姊弟闲谈看已到，少雯等候那边存。会齐方始同移步，踏尽扶梯十八层。兄妹上亭同举目，但只见，周围一带远山青。凭高眺望多明白，纤小俱皆看得清。树影朦胧新润雨，鸟声寥落久无春。举头红日如将近，照眼明霞比画成。几树海榴红似火，一塘湖水绿连云。三人至此心开朗，小姐含欢赞一声：

妙呀，云烟满目，令人心境顿开，亭名豁心，真不谬也！

佳人赞赏畅芳怀，兄弟旁边把口开：对此风光何不咏？莫教山水笑痴呆。大家有兴当同作，那个先成见捷才。小姐笑云无笔砚，要吟除是口占来。少霞答道身边带，原预备，见景留题把句裁。一壁言时忙取出，文房小巧甚奇哉。花笺一幅来铺好，立刻挥毫不暂挨。半盏茶时齐脱稿，双双递与女裙钗。佳人含笑来观看，尽是双联七绝排。

少雯诗曰：

收拾乾坤到眼中，心胸摩荡欲凌空。  
而今领略烟波趣，何用垂纶学钓翁。

其二

隔窗景色望依稀，诗境天开暑气微。  
人坐落花风定后，吟情遥共白云飞。

少霞诗曰：

六朝烟景胜年年，自上江亭思淡然。  
漫道此生应借看，好山好水买金钱。

## 其二

疑是蓬莱仙宅中，绝胜幽趣眼浮空。

春花秋月谁人管，十里繁华弄晚风。

佳人看罢启樱桃，赞得他，兄弟诗才近更高。小姝本思湊几句，羞将狗尾续金貂。二人笑说休谦逊，吾妹清才久擅超。莫学刘郎疑搁笔，致令千古说题糕。休做作，故推敲，有负闺中一世豪。小姐笑云兄谬奖，正思拂纸欲挥毫。忽闻亭下相招唤，几个家人喊得高：

天色变了，请公子小姐们快下来罢，夫人等着要回去了。

三人见说一抬头，果见乌云四面浮。淡淡日光雷乍起，飏飏风色暑全收。此时不觉都慌了，匆遽抽身不暂留。逐次下亭同款步，高低不问径通幽。匆匆来见生身母，姜氏夫人道事由：

好呀，汝等为何一去就不想来了，倒教我坐此呆等。小姐答道：只因大哥等高兴题诗，故此耽搁了一会，倒累母亲着急。夫人道：闲话休提。天色不好，恐有雨来，快回去要紧。

言完率领两娇姿，立刻登轩不怠迟。忙坏侍儿和仆妇，东奔西走乱扶持。这人失落长钗子，那个遗忘团扇儿。跌脚捶胸称晦气，垂头撅嘴骂天时。正然大众纷纷乱，走过了，昆仲生嗔共喝之：

好一班没规矩的奴才。夫人小姐已是去了，汝等还不快些赶着上轿，回去侍候，尽在此吵嚷些甚么！

言罢双双上锦鞦，一鞭打动去如烟。一班妇女无其奈，只得登程亦转旋。似电如风来得快，一程早已抵官船。其时风雨倾盆至，慌得诸人碌碌然。小姐夫人先已到，急来侍候各当先。大家更换常衣坐，姜氏夫人便笑言：

幸亏我等早行一步，先自上船，不然也象他们遭这一阵

大雨，弄得带水拖泥，戍甚模样。

二位千金笑点头，须臾雨过又云收。红日现，彩虹流，凉意犹存五月秋。当下安排呈午膳，弟兄待父过兰舟。夫人膳罢抽身起，传命家人不暂留。

令其上岸，去寻访春花的父母到来，好把这痴丫头领去。

家人奉命不迟挨，问明了，居址何方办此差。这里众人同等待，闲谈笑语过申牌。文公未识其中故，传问舟人怎不开。二位郎君同告禀，点头也道本应该。当时来到夫人处，问问那，风景如何可妙哉？自是天公不做美，杀风景，游之未尽雨催来。夫人小姐微微笑，正在官舱共叙怀。

却好家人带领了春花的母亲来了。

当下诸人举目睎，见是个，蓬头赤脚老婆婆。痴呆形状嘻嘻笑，蓝缕衣装片片拖。左右叫他来叩首，方才垂手把腰呵。

大老爷官太太在上，小妇人叩头了。

文公夫妇面含春，唤过春花问一声：仔细上前来认认，此人是否尔娘亲？春花听说抬头起，半晌回言认不清。小婢八岁归步宅，其时犹是小孩婴。模糊那记何容貌，离了亲娘日已深。看彼贫穷如叫化，莫非骗子冒将临。奴今不愿随他去，似这般，少吃无穿怎得生！言罢呜呜啼哭起，文翰苑，夫妻好个不分明。难决断，费调停，未便糊涂叫领行。步氏佳人眉皱皱，凝眸良久启朱唇：

二位大人听禀，这老妇人的是春花之母。当日其女进门时，曾来过一次。媳妇认得他左颊上这个疙瘩，半点无差。怎说不是？

莫云日久便忘怀，提起当时记起来。一点无差真不错，那里是，别人冒领女婴孩。夫人休听春花语，不用疑来不用猜。

伊不过见其母如此贫穷，不愿回去罢了，便有这许多说

话。

佳人道罢一番言，学士夫妻也道然。当下便教诸妇女，将他的，行装物件一齐搬。布衣布服裙和裤，一只棕箱满满填。又念伊家多困苦，格外再，赏其四贯大青钱。把一个，妇人好不心欢喜，跪到舱中叩首连。这样主人何处有，果然恩德大如天。起身又领春花谢，叩别恩东好共旋。此际春花惟默默，思量寻事又开言：既然你是生身母，我的爹爹在那边？怎不一同来到此，为何让你独当先？妇人见问双流泪，你父身亡已数年。剩我一人身独在，时常想你泪涟涟。只认作，今生今世难想见，那得知，你伴姑娘到此间。放你回家如我愿，招其一婿靠天年。独立自主成家业，比做丫环胜万千。不用悲啼多懊恼，快些叩谢出官船。春花听此言多少，始觉盈盈喜色添。只得上前同叩别，依依不舍女婵娟。静娥倒觉心难过，含泪叮咛训好言。老妇人，谢别一番携女走，娘儿挽手上河边。雇人挑了诸多物，自转家中勿细谈。再说文家船上事，来朝解缆过扬关。顺流直下家乡路，一处处，胜水名山更可观。先着家人飞小艇，报知家内老慈萱。慢云此处途中事，再叙姜衙近日缘。合宅平安诸事顺，单差无嗣续香烟。姜侍郎，纵情诗酒忘于此，太夫人，切望含饴一念牵。

见花柳二姬，自各生一女之后，不见再育，便苦劝侍郎，又纳一妾。其人姓燕，太夫人取燕婧征兰之意，便取名萝兰。

这燕氏生得容貌风流，性情柔顺，知书识字，写算俱精。侍郎颇宠爱之，较胜似初来二妾。

柳氏天真烂漫人，凭他宠辱不关心。花姨未免生烦恼，寻事生非倒醋瓶。骂壁指墙多借影，挑言送语造无根。存私邀买通奴婢，弄巧逢迎惑主君。莫氏夫人忠厚质，虽称内主一无能。听挟制，任欺凌，好歹闻之总不云。为此花姨无忌惮，每寻闲气闹家门。前文表过无多叙，且说而今日下情。文府家人前站到，报知合宅

返杭城。太夫人，年来正忆亲生女，忽听这，便道归来喜不胜。工部夫妻亦甚悦，至亲睽隔十余春。今闻此信非常喜，准拟盘桓聚几辰。即遣家人请干仆，代他打扫旧门庭。

原来文府为官在外，一切田园产业，虽留总管在家，亦托姜公代为照应。那所住宅，闲空多年，未免为燕巢鼠迹所污，至此方才打扫出来，铺设一新，诸般毕备。

几日匆匆各事周，文家却好抵杭州。诸亲各友都来接，姜工部，郎舅相逢喜倍优。两下殷勤同见礼，忙中不及叙离由。正思量，入舱相会同胞妹，早见那，夫役纷纷集码头。一众家人搬行李，水单点唱闹声稠。香车宝马河边歇，侍候潭衙出画舟。工部见斯忙促促，相辞一笑把身抽。

老妹丈，愚兄暂别，待回府时再会吾妹。你看这匆匆行色，那有说话的功夫。

正在相辞欲转身，少雯兄弟那边临。相参母舅深深礼，姜侍郎，长揖相回面带春。细看外甥人两个，尽都是，翩翩风度美郎君。一般品格皆端重，小者风流胜几分。含笑便呼贤妹丈，别来转瞬十余春。外甥不道俱成立，并生得，一表人才美绝伦。自是德门多福荫，故教兰桂早成林。言之于此心嗟叹，自觉无儿不及人。太史当时连逊谢，吾兄谬奖不相应。无知豚犬真顽劣，母舅如何也恁云。略叙数言工部别，文家随后亦登程。香车宝马纷纷发，仪从如云十数层。进了杭州城一座，繁华不改昔时春。上南落北无多路，早到当时故宅门。亲族已来先奉候，高朋胜友集如云。文家合宅参家庙，礼毕方才到外厅。女眷一班归内室，各将行李点分明。各归各处来安置，指点丫环仆妇们。

人多手快，不消半刻功夫，早安置完毕。夫人甚喜，正夸奖众人时，却好侍儿通报：二位公子陪着舅老爷进来了。夫人见说动欢容，莲步忙移接长兄。姑嫂双双随在后，风飘环珮

玉丁东。呼兄唤妹齐含笑，逊入华堂见礼恭。兄妹殷勤同拜毕，方才转上两娇容。花枝招展深深拜，款吐莺声叫舅翁。工部欠身忙答礼，连称岂敢笑融融。回头便问同胞妹，骨肉睽违十六冬。鱼雁虽通难尽悉，尊潭事体我朦胧。未知这，爆郎娘子何时娶？失贺多多礼欠通。姜氏夫人含笑答，只为是，妹夫调任出都中，择期草草迎新妇，因此上，未及传书告母兄。

姜公笑道：原来如此，我道如何全不知道。这下首一个，想就是佩兰甥女。今年十几岁了？

别时记得始扶床，今日归来似母长。逝水流光真迅速，怪不道，为兄须鬓欲苍苍。姜公说着呵呵笑，步静娥，见罢相辞出画堂。当下分宾俱入座，侍儿左右献茶汤。谈别绪，论家常，兄妹双双话曲肠。文太太，历诉仕途诸际遇，姜侍郎，略谈乡里各兴亡。一个说，三千里外遥相隔，十二时中念未忘。老母想来应顺适，诸姨怎未种麟祥？哥哥丰采还如旧，嫂嫂精神可似常？闻得所生三侄女，才容盖世美无双。吾兄自是偏钟爱，是怎样，出色闺女胜似郎。前岁吾兄传手示，大侄女，吴家纳采结鸾凰。其余两位闺中秀，曾否联姻信未详。近者少年诸子弟，尽多粗蠢与疏狂。欲求才貌双全士，实费高堂父母肠。甥女至今亦待字，也因难择好东床。一个说，前犹作字乘鸿便，殊不料，今忽归来聚雁行。慈母日常悬望切，室人亦各挂牵长。谆嘱咐，询安康，不道为兄见面忘，幸是妹儿先问起，吾今那会叙家常。近来姬妾皆无孕，做了个，伯道无儿亦可伤。终日惟凭诗酒乐，闲时课女奉萱堂。

前岁，母亲苦劝，又纳一妾，至今亦未见诞育，枉惹闲情而已。

自是天生老命孤，祖宗香火叹荒芜。膝前虽有诸娇女，不过慰情聊胜无。长次二人也罢了，第三乃我掌中珠。丰姿堪压群闺秀，才调能欺美俊儒。故此为他难择婿，谚云相女配其夫。一向来，



求婚作伐知多少，怎奈教，尽是庸庸碌碌徒。倒令我，厌杀频来蜂蝶使，不知吾，何能轻合凤鸾图？为兄别有心中意，也只好，一任旁人骂老迂，深羨妹儿真有福，生这么，一双美璧世间无。侍郎说着嗟还笑，一回头，忽见双甥在坐隅。

便叫贤妹，大外甥已是完姻，未知二外甥可曾纳彩？夫人见问笑微微，便道吾兄不用提。此子天生多古怪，幼年立愿取人讥。姻缘必欲才容女，否则甘当不娶妻。故此迟迟犹未聘，倒因他，几乎惹出是和非。遂将楚府图谋事，详细从头告与伊。姜氏夫人言未毕，老侍郎，连连点首笑称奇。

奇也。看不出二外甥，恁般小小年纪，倒有些志气。这古怪性格，真乃外甥多似舅了。

清高不肯附权奸，耻倚冰山作泰山。年少即存如此志，将来名望岂同凡。鹏程万里无难到，雁塔千层定许攀。工部当时连赞叹，文太太，笑称过誉愧愚顽。吾兄既道甥如舅，也不妨，奉送兄家作继男。此事律中原有例，外甥亦可立门楣。以慰兄，膝前每作荒凉叹，且省妹，家下多操儿女烦。姜氏夫人言讫笑，近仁亦笑谓甥男：

多承汝母之意，贤甥可情愿否？

姜公说着喜孜孜，二公子，一笑无言自运思：何故母亲为此语，莫非忘却向时词？欲求表妹偕佳偶，怎忽又，许我伊家作继儿？果使如斯真失望，没有个，妹兄同赋合欢枝。沉吟正自心烦恼，花影窗移早午时。前面相邀开绮宴，立起来，便陪母舅到厅墀。各分次序身归坐，左右家人献玉卮。宾主劝酬同款曲，各谈两地别离思。酒阑席散申初候，一道清茶各告辞。工部侍郎重入内，将言说与妹儿知。

贤妹，家中老母悬望甚切，明日务必拨冗暂归，以舒慈望。有甚事情，逾后再来料理便了。

姜氏夫人应一声，本来也，妹心急欲见慈亲。来朝绝早当归省，

不必兄家遣轿迎。工部点头随作别，文家父子送殷勤。仪门上轿归家去，细告萱堂妹处情。太老夫人心大悦，来朝准备会亲生。不提姜府提文府，一日忙忙已定更。晚膳过时昏省毕，夫人叮嘱女千金：早归绣户安眠去，来日还须早起身。随母归宁临舅宅，并连汝嫂一同行。两位小姐唯唯应，夜景无词讲次辰。常云行客拜坐客，爷儿先自出门庭。一程先到司空府，工部相陪到内厅。侍女画廊通报入，座中立起太夫人。文公来到高堂上，含笑相呼把礼行。樊太夫人还四福，慈容含笑便开声：贤婿呀，一别今看十六年，老身忆念日悬悬。每期升擢官声好，更喜平安子息添。今日荣迁迂道返，未知道，可能暂住略盘桓。文公见说躬身应，这个是，小婿时常亦挂牵。料想高堂多纳福，慈容丰采尚如先。婿今迂道归乡里，期限无多难久延。耽搁止能半个月，相辞又要别慈颜。正言莫氏夫人出，相见姑夫礼貌谦。二位郎君观礼毕，方才同步共登毡。双垂袍袖深深拜，太老夫人急命搀。拜罢双双同立起，躬身请过外婆安。回身始向夫人拜，姜太太，衿袖殷勤把礼还。见罢之时忙逊坐，侍儿献茗煮龙团。太君细看双兄弟，尽是翩翩美少年。两个将来相比并，少霞更觉在兄先，面如傅粉溶溶白，腮若含花淡淡妍。眉比春山容似玉，目凝秋水貌如莲。真俊雅，又端严，好个风流小俊贤。姑媳当时观看毕，不胜欣羨爱还怜。同款曲，话寒暄，太史含欢启口言：

兄家三位侄女何在，怎不请来相见？太夫人笑道：正是，我倒忘了。惠儿与他母舅拜寿去，已住了三日。今朝姑母来家，也该遣轿去接他回来方是。

言罢传呼左右人，快教打轿接千金。侍儿奉命忙传出，去接娇娃且慢云。却说家中两小姐，闻知传请出闺门。莲踪款款鸣金珮，兰气飘飘动翠裙。四个侍儿随左右，上堂下礼谒尊亲。文公立起殷勤答，岂敢连称面带春。姊妹弟兄同礼毕，翰林详视两佳人。

一般都是如花貌，第二娇容更出群。凤眼如凝秋水碧，蛾眉似画远山青。身材窈窕容端重，态度幽闲体不轻。此女若同吾女比，春兰秋菊并芳芬。不言学士私评论，二位多才亦用心。窃视双双容并美，少霞公子暗沉吟。原来母舅闺中秀，尽是如花似玉人。

这两个不出色的，尚且一个赛似一个的美丽，那三表妹，不知是如何一个无双绝世的佳人了。

本拟今朝看看他，谁知偏去别人家。果能入得无双谱，便是天生连理花。自谓才容还不俗，谁人相遇不相夸。未知母舅如何意，可肯红丝付少霞？正自寻思闲拟想，却好那，堂前进点又呈茶。侍郎逊让分宾主，文学士，点罢抬身启齿牙：

今日初归，尚有许多亲友处未去，暂且告别。待无事，再来与岳母舅兄细谈别况。

言讫躬身便告辞，太君难好挽留之。二位公子相随去，姜侍郎，送罢刚刚上玉墀。

却好家人通报，姑太太回来了。

于时立候在厅阶，深院重重报进来。小姐夫人诸副室，一齐出接不迟挨。摇玉珮，动牙牌，慢款红莲三寸鞋，宋氏房中知此事，整衣也便到厅台。大家聚集同恭候，早见那，三顶鱼轩向里抬。滴水檐前来歇下，家人便把绣帘开。文家姑媳身离轿，侍妾围随上玉阶。姑嫂相逢同执手，互相称唤各欢怀。人人笑展青山黛，个个春生红粉腮。侍妾如云同簇拥，相陪共到后堂来。太夫人，起身慢拄龙头拐，文太太，举步忙移凤口鞋。悲喜相交珠泪堕，一边唤母一边措：母亲呀，自别慈颜十六春，关山阻隔日牵心。难凭色笑娱亲乐，止有贻书寄远情。鱼雁虽遥难遂意，每逢佳节倍思亲。今朝复睹慈颜下，女孩儿，恍惚犹疑梦不真。一壁言时提翠袖，从容拜到地埃尘。

母亲在上，不孝女儿拜谢这一向抛离之罪，恭请福安。

一壁行参一壁呼，太夫人，慌忙随手便相扶。含悲笑唤亲生女，难得个，今日归来尚有吾。贺汝般般多顺适，生得这，外孙一对秀联珠。汝兄不及多多矣，至此犹然一子无。妻妾年来皆不育，每人止产一娇姝。长成便是他人妇，谁续箕裘立我庐？读尽父书无所用，不能继业耀门闾。幸而兄长襟怀达，他只知，放浪形骸诗酒娱。一点全然不介意，将来后事那踌躇。

我倒有些为他愁闷，这偌大门庭，将来怎了？

太君说着色凄凉，姜氏夫人笑劝娘：有女自来称半子，不烦慈意代筹量。况且这，晚年得子寻常有，何虑诸姨不产郎。待母亲，他日八旬开寿宴，怕没有，诸孙绕膝共称觞？正言回见亲生女，衿袖端然立一旁。

便问：汝姑嫂两个，怎不上来拜见外婆舅母，在那厢呆立则甚？小姐笑道：因见外婆与母亲说话，恐怕打断话头，故此暂候。

言完含笑便登毡，步氏佳人立并肩。先拜外婆后舅母，太君细看两婣娟。一肥一瘦多姣丽，各擅风流花貌鲜。见罢九华偕妹上，相参姑母叩尊前。夫人还礼亲扶起，观看都皆貌似莲。若与家中姑嫂比，一般身分两般颜。心中评论桃腮笑，回向旁边嫂嫂言：

这一个大侄女，面貌与幼时还有些相似，我却认得。那一个是第二、第三，我却知道了。还有一位，如何不见？莫夫人笑道：这个便叫玉华，乃柳姨所生。第三幼女，不在家中，前往舅家拜寿去了。已遣人去接，只怕一刻就来拜见姑母。文太太点首道：原来如此。

当下从头叙礼完，姨娘三位始当先。其中烦恼花家女，叩了头来甚不甘。文府夫人称岂敢，殷勤答礼便相搀。含烟映玉当时见，细看新姨燕梦兰，较胜先来花与柳，丰姿俊秀不同凡。花姨见罢归房去，只因他，耻在人间列下班。当下太君齐命坐，麝兰香溢

画堂间。侍儿左右将茶献，各叙寒暄别后谈。正自纷纷言不尽，廊前忽听侍儿喧：

三小姐回来了，待小婢来打帘子。

一边说着把帘开，小姐从容步进来。文府中，姑媳三人抬凤眼，细看他，玉容真果美无俦。仙姿灼灼惊人目，妙态盈盈异众材。端丽直教金比重，鲜明却是玉无埃。眉分远岫山头秀，腮若娇花露下开。广袖低垂飘翠带，湘裙半拂露红鞋。羞花闭月非常色，便倩那，巧手丹青画不来。步上高堂含笑立，就犹如，蕊宫仙子降瑶台。三人看得痴呆了，只听娇娃把口开：

祖母、母亲，日来安否？舅母处都教请安问候。这一位想是姑母了，侄女失迎，望祈恕罪。

言完含笑裷鸾绡，先向那，祖母尊前见一遭。然后方才登绣毯，对着他，文家太太启樱桃：

姑母大人请上，侄女德华拜见，叩请金安。

万福深深彩袖笼，红毡拜倒礼从容。夫人含笑忙扶起，回对娘亲道由衷。这一位，侄女娇容当世少，真果是，倾城倾国诧稀逢。眼前多少如花貌，个个皆须拜下风。莫是前生为弄玉？不然天上降飞琼。故教具此非常色，压倒群芳第一红。怪道哥哥和我说，他的这，红丝未肯付平庸。

似这样一个多才绝色的女儿，是必要选一个出类拔萃的无双国士，方才相配。

夫人言讫笑微微，三小姐，红晕香腮玉颈低。姊妹平班同礼毕，方才叙坐列东西。佳酥细点安排就，两桌分开款待齐。用罢各人重散坐，文夫人，忽然想起把言提：

闻得大房长兄，现在此居住。还有一位侄儿如何俱各不见？宋氏答道：因钱塘有个表叔，前日寿辰，父子两个都去拜寿去了。大约目下也就要回来。太夫人便接口笑道：我儿

不知，汝堂兄所生之子，名叫峻崑，倒也生得丰姿俊秀，性格聪明，与燦郎兄弟不相上下。文夫人笑道：这却合着一句古话：老蚌生明珠。宋氏面红，一笑不语。文夫人自觉失言，乃以别话支开。

十六年来离别思，一时那得叙完之。词絮絮，日迟迟，至午华堂设玉卮。水陆具呈多盛设，接风席散未牌时。文家遣使迎姑媳，姜氏夫人便告辞。老母心中虽不舍，怎奈他，女儿初到要操持。

不便挽留，只得相送，登轩而去。

文府夫人返府门，少雯昆玉共相迎。相陪同到华堂上，立起为官文翰林。笑问夫人归得早，未知岳母怎容行？夫人答道慈亲晓，我处初归未上坟。事毕自当重再去，如何不放我归程？一边问答俱归坐，姑嫂尊前叫一声。然后方才称告退，各归绣户换衣襟。堂前四位同闲话，姜氏夫人便笑云：相公呀，次儿姻事久蹉跎，只为难逢美俊娥。今日妾身方看见，果然传语一无讹。真果是，倾城倾国人间少，较吾家，爱女犹然美丽多。如若相求为子配，天生一对不偏颇。须计较，共推磨，好请冰人去执柯。姜氏夫人言未竟，倒把个，文公说得笑呵呵。

夫人，你说了半日，这绝代佳人，究是谁家女子？

姓甚名谁一概无，却教我，如何商议去相图？真好笑，恁含糊，须索分明告与吾。我却也，猜出所云无别个，定是你，令兄闺阁二名姝。但不知，第三第二排行几，这句话，适在家中说过乎？姜氏夫人微失笑，相公所料固无虚。

便是那惠英小姐。妾前在京都，曾经说过的呀。

只因阻隔路迢迢，止恐传言一半谣，故未驰书提及此，亦恐防，家兄未见我儿曹，不能便把婚姻许，纸上谈兵事枉劳。今朝面见三侄女，实是个，无双绝世美多娇。定须求作孩儿配，以了向平愿一条。论起来，亲上联姻真美事，吾兄谅必不推敲。与君商议

央媒妁，不知道，却把城中那个邀？学士当时听此语，沉吟一笑把头摇。

夫人休说得恁般高兴，我看此姻求之不易也。

令兄性格你须知，古怪清高不合时。此女乃他心上爱，恐未能，一朝轻易付红丝。请媒人，求婚倘使将言却，那到惹，面上无光没意思。据我看，才见玉华二小姐，倒也是，巍巍福相美丰姿。与儿又系同庚岁，若要说，这段姻缘易合之。抑且人家娇养女，有多少，习成骄傲与娇痴。娶妻娶德从来说，又何必，定折名花第一枝？据我意思如此好，一任你，娘儿斟酌怎调持。夫人听了文公语，默默的，半晌沉吟谓次儿：

我儿之意如何？

少霞公子听娘云，含笑躬身告二亲：此事自然由父母，孩儿怎敢自专行？母亲眼色从无错，岂不周全谅下情。母舅纵教人固执，少不得，外婆为顾有私恩。夫人听语知心腹，一笑回头告翰林：相公呀，妾身看中那娇娃，务要相求配少霞。纵使家兄人古怪，没有个，女儿不肯许人家。玉华容貌虽然好，比并何如及妹佳？自古以来，种玉犹希求美妇，为什么，良姻面失美如花？何妨且试央媒说，成不成时没怨嗟。姜氏夫人言讫笑，文公点首自由他。

便道：既如此说，今日天晚，明日上坟，竟是后日央媒去说便了。

闲谈不觉又黄昏，是晚无词讲次晨。早起安排诸祭物，合家同去上先茔。归来未末申初候，夫妇心牵儿女情。遂命少霞书简帖，奉邀媒妁为求婚。一个是，太常莫姓姜门戚，一个是，致仕归乡吴府尊。传命家人持帖去，少时归复主人闻。

说二位老爷都皆欣允，道是明日日干不利，后日乃天恩黄道，约会同行。

家人告罢这情由，学士闻言点点头。看着日光天尚早，整衣冠，

乘轩也便出门楼。只因陆续亲朋至，少不得，答拜周旋要应酬。按表文公出外去，且云姑嫂二娇羞。画堂正伴慈亲坐，来了姜衙二女流。叩见夫人和小姐，将言告禀笑悠悠：

听说姑太太今早上坟祭祖，这等热天，可曾受暑么？夫人遣仆妇等特来问候，并接少夫人与小姐，今晚前去花园小酌赏荷，却是花柳二姨娘与三位小姐的东道。

夫人见说笑融融，问了声，何事他们共作东？可否是，专为接风姑嫂设，抑或者，另因别事绮筵供。若因他故应教去，倘使单单为接风，

这就可以不必，多谢了罢。

此时已及夕阳斜，我这里，初到匆匆各未查。且待安排稍妥帖，后朝我带共回家。夫人说着微微笑，仆妇重新启齿牙：

告禀姑太太得知，老实说话，大约一为洗尘，二为燕姨娘明日二旬正寿，故姨娘小姐们攒金作贺。夫人笑道：原来如此。便令他们同去称寿，我明日午后回去作贺。仆妇笑道：这个，姨娘可不敢当了。夫人又道：我看那燕姐，容颜美丽，举止大方，不知系何等人家女子？

仆妇当时含笑言，听说他，出身不薄父为官。堂堂七品琴堂职，只因为，人命干连坐了监。花尽家资难出罪，一家流落没盘缠。因将女子为人妻，大约身银好几千。初至老爷知此事，再三不肯纳为偏。欲将退转娘家去，白送身银把空填。

却是太夫人爱此花容，又望孙心切，再三不肯令去，苦劝老爷纳了。那晓也是枉然，至今不见有孕。

堂前主仆话端详，二位佳人去绣房。点辍云鬟重对镜，重更绣服另添香。妆成出外同辞母，侍妾围随到外厢。仆妇二人随了去，厅前上轿出门墙。穿曲巷，过街坊，来到姜衙已夕阳。报入内堂同出接，一个个，花容含笑喜洋洋。相携玉手来堂上，姑嫂们，



万福尊前礼貌庄。太老夫人多喜悦，笑携文氏女红妆。

说道：汝姊妹们今日攒金具酌，请汝姑嫂赏花，又顺带燕姐称寿。席设荷亭，候之已久。却好汝等已从坟上回来，难得恁般凑巧。坐一会，可与伊等同往园中去罢，休负了主人雅兴。

太君说着笑盈腮，燕氏含欢把口开，多感千金诸姊妹，恁般作兴绮筵排。

若云替文小姐洗尘，乃是正理。若说代贱妾称庆，这个怎敢。太夫人笑道：随他接风庆寿，你只陪去便了，那来的这许多话说。我这里，承他们也送有一席。大老爷父子今早回来，我也请他们来接风赏玩。这院内两缸荷花，开得茂盛有趣，你们在此不方便，可都去罢。

一壁言时唤女奴，那边去请老贤书。少时转步来回复，大老爷，只为炎天走路途，身上有些不自在，不能来，尊前把盏奉欢娱。

只教大奶奶与公子前来侍席。太夫人笑道：大老爷既受了暑，不来也罢，省得单剩你夫人一个，无处着落。

说得诸人笑起来，随即便，一齐告退老慈怀。移小步，款弓鞋，侍妾如云左右排。慢踏芳尘穿曲径，轻摇玉珮过庭阶。一程早到花园内，看了看，夏景清幽是妙哉。众佳人，连袂徐行闲赏玩，文小姐，春生粉颊把言开：

诸位姨娘，表姊表妹，我今日为去上坟，贪看那乡间野景，自行了有一里路程。彼时不觉，此时倒反走来有些吃力，不知近处可有甚地方进去歇息方好。

步氏含欢把话提，谁教你，鞋弓袜小学顽皮。沿田绕岸来游玩，赶到东时又到西。不是婆婆催得紧，与诸婢，掏鱼还要过前溪。一言说得诸人笑，怪不道，此刻行来步慢移。

既如此，绕过这湖山石后，有一座避暑山庄，又叫夏宜

馆，十分清雅，我等叔进去歇息便了。

今夜良宵月正明，也不妨，迟迟具酌待冰轮。从来至晚花犹馥，月下观花倍有情。言罢大家齐道妙，于时同入夏宜厅。凭窗而坐欢谈笑，文氏千金便问云：

我等才过一座屋宇，造得十分精致，却为何锁着？玉华道：那叫梅香竹秀书屋，乃当日祖上藏书之所，为有狐仙在内，故此封锁。常日妹等都不敢去，乃人迹罕到之处。

于时众美话寒暄，说到投机分外欢。侍女煖炉呈细茗，龙团新煮试清泉。步家小姐芳心想，可羡同班诸少年。个个椿萱欣具庆，人人姊妹喜随肩。想因前世修来福，惟我孤寒实可怜。父母早年悲弃世，继兄看待两无干。虽云遣嫁从夫婿，骨肉全无绝往还。何不同他诸姊妹，今朝结个女金兰。纵教不是同胞养，热闹何妨假借欢。或遇其中多义气，亦可以，当为骨肉一般看。佳人思想桃腮笑，将恁事，慢启朱唇告一番。

诸位姑娘呀，

我们今日聚尊衙，个个投机兴自赊，转眼便须分手去，那时节，云山依旧各天涯。传尺素，寄瑶华，有多少，存问艰难惜齿牙。嫂有一言为计较，大家评论可还佳。众人便问如何说，贤嫂之言自不差。

静娥笑道：依奴愚见，凡在坐之人，欲立个同盟姊妹，以为目下欢娱热闹，将来各有个亲情存问之意。不知诸位姑娘以为何如？

九华姊妹笑盈腮，齐说是，贤嫂之言中下怀。三个姨娘亦道妙，遂即便，各将年齿叙将来。

于是众姊妹各叙出年齿，侍儿们捧过文房，取出五副桃红洒金全帖，磨好香墨，呈上笔来。诸小姐你推我逊，都不肯写。惠英便笑道：又不要写了去刻碑勒石，好笑你们也值得

这般推让，难道真果是一字值千金不成？文小姐笑道：既如此说，就请你的大笔一挥何如？省得谦让。三小姐笑道：姊姊们都是卫夫人的真传笔法，那肯轻易示人？就待我这不值钱之字，胡乱写写便了，却不可见笑。

佳人说罢取红笺，饱蘸狼毫玉手拈。一一从头依次序，霎时早已写完全。众人围住同观看，只见是，五幅红笺话一般。

那上面写着：

步静娥，年十九岁，五月初一日子时生。

姜九华，年十八岁，九月初九日巳时生。

文佩兰，年十八岁，十月廿九日午时生。

姜玉华，年十六岁，七月初七日未时生。

姜德华，年十四岁，二月十二日申时生。

当时众人看罢，都说写得简绝，甚好。就是这般便了。一暨言时共起身，金炉便把异香焚。侍儿取到红毡子，五位佳人共立盟。慢拂鸾绡提翠袖，轻移凤履款湘裙。盈盈笑晕芙蓉靥，淡淡春生柳叶痕。拜罢起来齐改口，各依行次笑相称。姨娘几位称恭喜，礼罢旋看日色昏。鸟影参差栖晚树，花香馥郁绕幽楹。一轮月照东墙上，侍女来邀进玉樽。

明月已上，荷亭席备多时，请小姐姨娘们去罢。

于时众美共相邀，一个个，莲瓣轻移步步娇。明月当头分倩影，晚风拂面透轻绡。花枝冉冉鸣珂响，姑嫂们，连袂而来渡石桥。步至荷亭抬风眼，水中央，大书三字额题标。红艳艳，池莲遍放香初袭，碧澄澄，曲水回环浪不摇。光皎皎，月浸芳筵明似昼，细轻轻，风生薄袂暑全消。众人不觉神怡畅，齐笑说，亏得方才主意高。

这月下观花酌酒，须比日间更增佳趣。

众佳人，纷然笑语畅芳怀，相邀齐齐坐下来。左右侍儿斟美酒，

花姨含笑把言开：

今日之举，一为洗尘，二因称寿。须行个令儿，或猜谜赌酒，热闹热闹方好。小姐们可不许又吟诗作赋的，带累我等俗人没兴。三小姐笑道：姨娘说得是，自然也要雅俗共赏方才有趣。

众美于时议定言，催花羯鼓助芳筵。珍馐美饌纷纷列，玉液金波盞盞鲜。直饮到，月上花梢方始散，约来已有定更天。一齐出了花园外，同至高堂老母前。问候一番方入座，却好那，文家来接两婵娟。

太夫人便留下小姐，笑说：你女孩儿家有甚事情，就住在此，与姊妹顽耍几天也好，只叫灏郎娘子回去便了。

佩兰笑诺便相留，步氏相辞礼数周。称谢姨娘诸姊妹，大家送出女娇羞。乘轩而去无须表，仍说姜门众女流。两处尊前昏省毕，方才告退返妆楼。西窗剪烛同闲话，笑语欢谈各意投。案上银灯双灿蕊，那一个，佩兰顾见笑悠悠。香肩轻拍呼三妹，你可知，今夕灯花报喜由？大约红鸾呈吉兆，明口里，定然月老至门楼。求凤侣，结鸾俦，自有仙郎赋好逑。愚姊所言非戏语，不然怎，预支喜酒酌金瓯？佳人言讫相窥笑，三小姐，笑唾休教嚼舌头。姊姊呀，闺房夜夜灿银荷，未见灯花结蕊何，为你今宵来下榻，故呈佳兆吉星过。一般同是闺中客，可莫教，取笑无端故学魔。言罢回头呼翠墨，兰膏再益逐飞蛾。九华姊妹微含笑，文小姐，又道真言实不讹。岂与妹儿为取笑，明晨便见待如何。惠英至此芳心悟，必是他，乃弟求婚请执柯。不尔无端何作戏，料非今夜饮樽多。沉吟俯首无言语，早不觉，粉靥生赧敛翠螺。掉转香躯谈别话，不来答理女娇娥。九华姊妹皆明白，闲话旋闻三鼓初。方始卸妆同入寝，勿将闲事细研磨。

却说次日燕氏生辰，早起妆毕，更衣出外，向各处行礼。

诸小姐亦与拜寿，侍儿仆妇等，一同道喜。此日乃六月十九观音圣诞，太夫人绝早即命云楼公子，至各处拈香。姑娘们持斋，便在后堂上摆了两桌素面。诸小姐陪奉太君，一堂欢宴，倒也十分热闹。

再说文家兄弟行，双双绝早亦登堂。一茶之后随辞别，为恐怕，相遇吴公莫太常。同在此间深不便，若教失意面何光。故而一往旋辞去，推说家中有事忙。姜府亦因非大事，不曾留款饮琼觞。按言兄弟同回避，且说司空姜侍郎。正与闺中诸姊妹，闲将诗赋细平章。一个说，词华典美推前晋，一个说，韵律更新起盛唐。刚在那，讲得津津多有趣，忽听见，三声云板响当当。姜公正欲传言问，早见家人报上堂。

启老爷得知，今有吴亲家老爷与莫舅老爷回来拜望。

侍郎听报意沉吟，如此炎炎日正薰，吴莫二君何事故，一齐相约至吾门？一边思想抽身起，便向家人吩咐云：

汝出去请二位老爷少坐，说我就来。

家人答应去厅前，工部于时整整冠。取柄扇儿移步出，高厅迎见二为官。殷勤作礼同含笑，见面寒暄话一般。逊坐分宾呈细茗，姜公欠体问来原：

如此炎炎溽暑，难得二兄有兴光临，莫不有甚见教也？不然怎得约相同，又是这，满面春风喜色融。莫非是，觅约何方同避暑，再不然，泛舟湖上酌荷筒。莫云小弟交游懒，似这等，酌酒看花兴未慵。果若两兄皆有兴，也不妨，大家乐事赏心同。侍郎言讫微微笑，失笑吴公与莫公。此际太常先启口，身躯半欠道情衷：妹夫呀，休作谰言取笑吾，向知本系老迂儒，惟知闭户观书乐，那会扁舟载酒娱？今日来此非别事，为的是，惠英甥女凤鸾图。天生才貌人间少，待字深闺择女夫。一向求婚虽不少，奈何绝少美英儒。一无中式安能许？为此乘龙人尚无。这却也，

不怪吾兄多郑重，便是我，亦防失错误娇雏。年来说托人无数，到被吾，回绝诸多庸俗徒。自识难为君坦腹，又何必，空来饶舌费工夫。现今有位贤君子，实乃是，才貌双全名不虚。故此方才来造府，却不知，妹夫眼色可相符。

便是令亲杏圃先生，昨日致书托弟，欲求甥女与他二少君为配。我想甥女本为绮阁名媛，令甥亦算儒流佳客，这段姻缘，正好相配。却不知老妹丈尊意如何，可与鄙见相同否？

莫公道罢面含欢，太守殷勤亦进言：这姻亲，亲上联姻真美事，吾兄料想少猜嫌。

若蒙俯允，好待弟等去回复文兄。

侍郎当听二公云，含笑无言意自评。我道暑天何共至，原来他，妹夫相托做媒人。想因吾妹前朝返，爱中孩儿一惠英。故此忙忙回去议，相邀媒妁欲联姻。少霞才貌堪称美，正是东床王右军。但只初逢时未久，性情品行未知闻。不如且自迟迟看，好在闺娃在幼龄。想罢之时含笑答：两兄台，原来为此降寒门，多承舍亲不相弃，又感高情来玉成。若说舍甥人一个，才容二字是堪称，但只我，膝前惟女传家学，到他年，拟把田园托馆甥。因而择婿多郑重，不尽以，风流才貌便为凭。

须择一个诚谨老成之士，能入赘立门楣方能中式。

虽然不便续宗支，亦可以，靠老天年代主持。若说舍甥虽则好，他现在，高堂具庆有严慈。安能入赘归寒舍，便肯也，不过从权一戏词。亦且相逢方数日，他的那，性情一概尚无知。许婚姻，千金一诺难翻悔，依愚见，斟酌还须略再迟。

在别人，择婿不着，惟误一女终身。在小弟，无嗣之人择婿，不得老成者，则误事多矣。

工部完言笑亦嗟，双双月老面添花。道言兄语虽然是，若论多才

文少霞，弟辈前朝都见过，实为当世美英华。恁般一位名公子，品行安能便不佳。敢劝吾兄休执见，论起来，这头亲事实无差。若还失此乘龙客，端只怕，再择东床难及他。二位当时言及此，姜工部，点头半晌启银牙：

二兄见教不差。舍甥才貌固是去得，但小女尚幼，婚姻之事似可稍迟，此事待后再议如何？

二人当听一番言，久识姜公性执偏，不便谆谆重劝进，恐防他，反生疑惑在胸前。于时点首微含笑，他话闲谈坐半天。即便起身同作别，侍郎送出上鱼轩。一程来到文公处，门上慌忙向里传。迎出翰林文学士，殷勤见礼各含欢。厅上让坐分宾主，送上了，一盏香茶是凤团。学士欠身先启口，时逢三伏恁炎炎，有劳二位仁兄驾，小弟心中窃不安。未识内兄何以答，可能俯允这姻缘？二公见问皆含笑，欠欠身，遂告求婚一段言。深愧弟们词令拙，以致那，浑庵推托故迟延。承兄见委通冰语，未获成全乞恕愆。学士闻言称岂敢，这个是，内兄秉性本迂偏。岂因月老言词钝，却笑寒荆爱慕坚。自谓潘杨原旧戚，欲谐秦晋续新缘。弟今原晓难成就，讵料其中果不然。自是姻缘前有定，未能强把赤绳牵。炎天往返深相累，小弟是，自愧无知怎反谦。好在小儿年亦幼，论婚姻，不妨缓议另成全。言完一笑谈他语，叙叙那，故国相违十数年。莫与吴，二道茶完随起别，文公送罢返堂前。夫人姑媳兄和弟，正坐华堂论此缘。一见入来齐立起，文公故意笑开言：

夫人恭喜，令兄已是允诺了。

快将那，纳采良辰看起来，行盘聘礼早铺排。令兄难得公然允，这一段，美满良缘喜遂怀。一壁言时同入座，诳得个，娘儿大悦信无猜。夫人笑展青山黛，便对文公把口开：

相公，妾身说话如何！

家兄虽则性孤高，次子才华亦俊豪，如此乘龙如不许，除是他，

女儿不缔凤鸾交。夫人正说多高兴，学士观之道事苗：

夫人且慢欢喜。下官乃是取笑，如何当起真来？

夫人便问怎生云，文太史，一笑从头据实陈。母子登时呆了脸，少霞不语暗沉吟：自来立志如山重，配姻缘，必欲才容绝代人。作伐自来殊不少，一无当意故逡巡。今朝访得倾城女，谁道良缘又不成。公子暗思心不乐，夫人亦自意含嗔。重辗转，默筹论，离坐登时立起身。

相公不必取笑，且待我去自会家兄，看是如何发付。

当面将言问问他，今生可嫁女如花？若还留在闺中老，这个就，一笔勾消无怨嗟。要得知，父母止生兄与妹，为什么，亲情看得恁般差？夫人言罢抽身疾，自入兰房进碧纱。

一面更衣，一面吩咐外边备轿侍候。

侍儿传话出堂中，惹得文公笑满容。唤住丫环称且慢，将言带笑劝皇封：偶为戏语何干碍，怎便归家问令兄？手足至亲非比别，休为这，儿曹姻事失欢惊。令兄虽则无情面，这一来，你亦诚为礼不通。却使岳娘何以处，为儿为女怎调融？

夫人休得烦恼，好在此事令兄亦未回绝，容待后议便了。你这一去，当面求亲，倘语言不合，班驳起来，却不成事体，反伤和气。

夫人听说一思量，摇首连连道不妨。妾自有言为好说，安能骨肉便参商？上林听了无言语，文太太，便款金莲出画堂。儿媳三人同送出，随身带去二梅香。鱼轩直赴司空府，立起司阍站两旁。轿至二厅方歇下，早有人，如飞通报走匆忙。三声云板中门启，迎出如花众女郎。更有夫人双妯娌，并同花柳数偏房。同问讯，话温凉，同步前来老母堂。姜氏夫人常礼毕，太君见女喜非常。笑言诸事清宁否，此刻归来膳可尝？文夫人，答道已经粗妥贴，此来可住伴萱堂。那一个，撮郎娘子年虽少，处事周全颇细肠。



一壁言时都见毕，太君命坐两分行。侍儿献得香茶上，文小姐，含笑低低悄问娘：才听冰人同至此，未知道，舅家可许结鸾凰？未闻母舅言提及，这婚姻，多半推辞未可量。太太闻言微点首，一回头，便呼嫂嫂问端详：

大兄可在家否？莫夫人答道：适在内堂，与女儿们说笑，为有客来，方才出外，此刻想必书房去了。太夫人便笑问：女儿寻汝兄做甚？

夫人见说一寻思，且慢将情告母知。止恐萱堂为说话，反教此事更参差。哥哥执性非凡比，定道我，仗母威风挟制之。想罢便云无甚事，不过是，欲寻致贺叙闲词。言完且伴慈亲语，饮完了，一盏香茶始起辞。莫氏未知其内故，慌忙便令美娇姿：

惠英，汝可陪姑母一往，恐父亲午间多用了一杯，在那厢醉卧，好呼唤醒来。

佳人领命把身抬，文太太，熟视花容笑满腮。小姐窃闻文姊语，芳心触动犯疑猜。低头不觉红双颊，欲待推辞不与偕。又恐众人反取笑，相随无奈款弓鞋。夫人挽住纤纤手，姑侄双双下玉阶。三五青衣随左右，前临仁智外书斋。书童两个阶前坐，一见人来站起来。

笑说：姑太太来了，老爷只怕在内歇午哩。

一边说着打湘帘，姑侄同行到里边。却见侍郎人一个，呆在那，醉翁椅上正酣眠。抛开纸扇斜横地，半敞罗袍未整冠。小姐上前来唤父，香腮含笑吐芳言：

爹爹醒来，姑母在此。

惊醒姜公一欠伸，从容立起笑含春。叫声贤妹何时至，兄怎无知想失迎。一壁言时忙让坐，夫人含笑亦安身。书童献得香茶上，兄妹擎杯尚未论。小姐殷勤随告退，向他姑母启朱樱：

姑母在此宽坐，侄女告退了。

姜氏夫人笑点头，娇娃便自返妆楼。不言小姐身回避，却说书房兄妹由。略叙寒温三五句，夫人提到结鸾俦。

大哥，小妹此来不因他事，只为次子婚姻。今早奉邀媒妁，前来说合，未蒙俯允，欲待迟迟再议，故特自来面恳。妹儿之意本无他，不过欲，亲上攀亲亲谊加。窃想严亲辞世早，那时节，妹犹待字一闺娃。婚姻大事吾兄主，选择东床你自夸。赞得人材真国器，又称门第亦名家。这期间，当初既道般般胜，今日须知也未差。论丰仪，次子由来强似父，联姻眷，缘何不肯许如花？评起来，同胞既可归文氏，爱女何妨配少霞。此理但凭兄自想，可觉得，自相矛盾有些差？夫人言讫相窥笑，姜工部，一笑回言启齿牙：

贤妹责备固是不谬。但今日之事与昔不同，待为兄的分剖一言，管取心服何如？

当初为你择姻缘，不过要，才貌门风便算全。今日为兄悲绝嗣，到将来，欲凭半子靠天年。外甥才貌吾原爱，正是东床坦腹贤。只为相逢犹未久，未知他，性情与我可投焉。因而说是迟迟看，亦况都皆在幼年。不道妹心为见怪，却教兄长怎为言。不如索性分明说，若是你，务欲联成这姻缘，兄也何能坚固却，反令手足两生嫌。外甥本是人中凤，吾女堪称月里仙。女貌郎才诚一对，其中不必再推研。今朝一诺千金重，再结朱陈二姓欢。止有一桩须说定，为兄的，后来若果绝香烟，那时节，田园须托东床客，更要他，入赘吾家子职权。贤妹你，素悉为兄人直爽，一言既出永无迁。

贤妹归去，与妹丈斟酌。若能依我此语，便任从择日行聘，否则此事休提。但凭吾妹见怪些兄，也只好听之罢了。侍郎言讫笑呵呵，文太太，低首沉吟敛翠蛾。难得他，高兴一时为慨允，怎好将，他年后事预推磨。不如且是从权应，其实是，

怎舍无双美俊娥。好使孩儿如所愿，莫教美事自蹉跎。心中主意思量定，含笑回言称谢多。荷感吾兄留薄面，今日里，千金一诺订丝萝。妹夫料想无他说，只消得，择日行盘请执柯。

大兄既垂金诺，小妹深感玉成，一一遵命。我处择日行聘便了。

当时议定喜非常，兄妹向平愿各偿。闲话一回同入内，遂将此事告萱堂。太君好不心欢喜，称赞双双眼色强。本来教，女似名花郎美玉，天生一对凤鸾行。夫人在侧知其事，更觉欣欣喜色扬。堪爱外甥才貌好，此姻许得正应当。东床有此乘龙客，深慰平生爱女肠。当下纷纷齐作贺，寿仁夫妇得知详，亦来道喜高堂上，赞得乘龙快婿强。这段良缘诚美配，好一对，郎才女貌锦鸳鸯。大家听得添欢喜，笑语纷然满画堂。慢表此间方热闹，香闺且说美红妆。绿窗正在观书史，忽听见，侍女前来告此详，粉面含羞娇不语，翠眉半蹙意筹量：原来果为婚姻事，怪不道，表姊宵来话暗藏。少刻必然重取笑，令奴含愧负惭惶。况兼姑母家中住，这一来，回避何方怎主张？好好前朝居舅宅，诸姊妹，谆谆留款甚情长，只因迎接参姑母，只得相辞舅父娘。今日不如重再去，至亲骨肉自无妨。双亲料想难施责，惟恐怕，祖母年高不乐肠。定有言词为阻挡，不如瞒着倒为良。纵教去了须知晓，难好差人去接将。辗转芳心存主意，起身便乃换罗裳。呼环随到前堂上，告与司阍老姬详。备轿前行归舅宅，随身止带二梅香。离府第，上街坊，轿后相随仆一双。按表千金潜避去，却提学士自平章。

话说那文上林，因见夫人负怒归家，不知与其兄当面怎说，暗自沉吟，放心不下。停一会，便令次子，托词接母，前去探听消息。

多才承命不迟延，走马前来见紫萱。骨肉至亲无用报，一行直至后堂前。刚刚走上瑶阶砌，早听得，婢姬廊前喧笑言。

新姑爷到了，快打帘子。

公子听时心自明，多应已是允良姻。微带笑，半含春，款步登堂谒众亲。姜氏夫人观爱子，桃腮含笑便开声：

我儿来得正好。适才已蒙母舅盛爱，许尔东床坦腹，可来拜见岳翁岳母，先磕个准头。

多才见说面微红，只得前来礼肃恭。先叩太君慈座下，坐中立起老皇封。欢送迭，笑融融，垂手相扶道由衷：此乃汝娘言作要，何消如此礼重重？少霞微笑无言语，复又回身见岳翁。工部夫妻心亦喜，慌忙还礼挽乘龙。一堂礼罢同归坐，侍女呈茶献玉钟。姜母忽然来想起，德华小姐一娇容。

便问媳妇，如何这半日不看见惠英？伊怎得知恁事，避向那里去了？

夫人听问答慈帏，想必深藏在绣闺。柳氏在旁含笑道：妾身适向绣房窥，看时不见千金女，又往前堂寻一回。

问起仆妇们方才晓得，说是小姐回避，向舅老爷府上去了，命伊等转达一声。

柳姨告与这根芽，画堂中，共笑娇娃主意佳。我等全然犹未晓，怎生已往别人家。相迎未必能归返，宛转无何且任他。公子闻斯心暗想，怪不道，适来门外遇香车。纱窗隐约娇姿现，我只认，亲着裙钗返自衙。故此低头忙走过，早知也，留心看看怎如花。多才暗忖微含笑，闲话移时日影斜。送上点心同用罢，消停又饮一杯茶。文家公子随辞别，姜氏夫人嘱少霞：归告父亲知此事，择期纳彩聘娇娃。诸般久已安排就，只待临期我细查。添者无非诸水礼，莫因日迫又嗟呀。多才闻语唯唯应，又请问，慈母何时便转家？

夫人道：我待择定吉期，即便回去料理。今且留伴外婆，盘桓几日。

少霞公子应唯唯，作别诸人一径归。告与父亲婚已定，文公也觉展双眉。行期匆迫难耽搁，忙择良辰不暂回。

择了本月廿六黄道良辰行聘。文公自往吴莫两处，奉邀媒妁，照会分明。二公并皆欣允。归来即便遣使知会妻儿，顺接转夫人小姐。光阴转瞬，早到吉期。

文姜两府共生春，结彩悬灯绮席陈。各擅繁华休细述，大媒二位早登门。上林接待同施礼，三道茶完共起身。吴莫二公先上轿，诸般聘礼后随行。十分丰盛言难尽，各色俱全休赘云。千两聘金如长子，其余较胜二三分。这却教，从来势利家庭起，只为那，步氏凋零门户贫。对对家人身挂彩，行行职事灿如云。笙箫齐奏音嘹亮，直往潭潭姜府门。大炮三声惊远近，冰人二位上高厅。侍郎接住同行礼，聘礼排开左右分。两下鼓吹声叶和，厅前礼毕坐分宾。聘金不受仍全璧，余者传教送内庭。水礼平分回一半，百凡请示太夫人。优觞款待吴和莫，厚赏随从仆使们。酒饭相酬亦盛设，不多使力一千金。戏完三剧媒翁起，作谢司空要转程。姜府回盘来送出，一般华美尽奇珍。朝冠玉带桩桩有，古玩奇书件件精。小姐年庚金打就，通名全帖锦装成。风光一路归文府，重赏来人谢别行。大排戏宴来款待，金杯表礼谢媒人。百年好事从今定，喜慰风流文蔚君。表过此言休复赘，来朝文府又开樽。只因自返杭州郡，亲友家家为洗尘。一响应酬来不迭，今朝得暇少为情。内堂外室齐开宴，工部全家共到门。知己论心皆自乐，文学士，又遗别意济诸贫。一番致谢人人喜，一日欢娱至晚行。闲事纷纷言不尽，话来提到太夫人。

话说姜太夫人，见女儿诸事已定，便又遣使，接他母女及孀娘子同来暂住。

侍郎也使命开筵，邀请他，乔梓同来叙叙欢。只为乍逢旋要别，论心杯酌且盘桓。闲谈说起衡文事，学士心思一段缘。此去江西

为学道，幕宾虽有少明贤。只因举荐多情面，难好推辞免致延。倘使观文为舛谬，这里面，误人子弟乃言愆。试观姜氏堂妻舅，他倒是，博学多知一孝廉。亦且为人深可托，端方诚谨性无偏。向闻在此充西席，教读闺中已有年。侄女近来俱渐长，多应也不坐书轩。他身无事清闲住，竟何不，相约观文看试篇。若肯屈从真合式，也不妨，且将此意试为言。翰林意已思量定，便对他，妻舅之前告此原。工部司空微点首，厅前席散未牌天。纳凉都向书房坐，旁侍多才三少年。工部自招贤坦腹，少霞文字未曾瞻。今朝值此清闲坐，便令多才录一篇。公子从容提彩笔，欲将才学显当前。不将旧作书来看，请命新题句另研。下笔如神疑腹稿，八叉手段又重观。千言立就呈工部，大悦司空满面欢。仔细从头观一遍，春风含笑赞佳篇。诚国器，本家传，似此文章独占先。漫道未过才八斗，亦堪服到礼三千。但须克志成名学，可莫教，自负才华误少年。言讫又呼贤妹丈，今秋岁试久相传，前曾寄札教甥返，难得刚逢便道旋？可使少霞权住此，与同他，云楼表弟读书篇。侄儿好学非凡比，两个人，磋切应能有进焉。省却一番多往返，待试后，再行赴署侍椿萱。文翰林，闻斯应诺连称好，小弟也，本意留他住这边。惟冀吾兄时教诲，勿因娇客少拘牵。止嫌有扰郁厨上，未免心中窃不安。工部笑云休客套，也可知，而今亲谊又加添。自家骨肉何言此，弟却从来不会谦。只是一言须说过，用功夫，须伊自己不偷闲。吾今生就逍遥性，那会将，子弟拘拘督责严。工部当时言讫笑，郎舅们，深谈早又日光偏。文家乔梓随辞别，作谢同来到里边。避去画堂诸女眷，太夫人，殷勤留坐略迟延。告知次子留居事，姜母心中甚喜欢。便对文公夫妇语，少霞留此但心宽。本来是，外甥今又称娇客，彼此何分子一般。莫道吾行年已老，似这些，儿童照应向心专。文学士，夫妻含笑皆称是，略坐爷儿告别还。工部弟兄同送出，是宵无事

不须言。

次日，近仁便将妹夫之意，致达其兄，并询其可否。寿仁因为诸侄女年已长成，不烦教读，在此闲居坐食，心久不安。今见妹丈有此美意，当即满口应承，毫无推托。侍郎见兄允诺，便照会妹子，遣人告与妹夫。文公甚喜，乃送一封银两过来，令其置备行装，以便同往。

光阴逝水日如梭，转眼看交七月初。学道限期多紧急，不能耽搁再延俄。行期择定初三日，又要登程上路途。姜府相邀为饯别，外厅内室绮筵铺。不言郎舅分离话，却把娘儿别绪敷。太夫人，再四叮咛词似絮，文太太，一番安慰泪弹珠。姜母道：吾年虽老犹欣健，更赖有，汝嫂殷勤孝阿姑。不必我儿时挂念，只要你，常贻安信托双鱼。夫人说：高年凡百宜珍摄，莫道是，健步无须遣婢扶。儿是人间不孝女，未能够，常依膝下奉桑榆。睽违骨肉多年久，才得相亲一月无。又要相辞分手去，令儿凄感歎何如。惟祈堂上宽怀抱，儿自当，常寄平安一纸书。姜母闻言含泪应，姑嫂们，临歧话别亦踟躇。一个说：姑娘此去诸珍重，莫牵怀，堂上趋承自有吾。便是外甥身在此，一切事，亦当照看好提扶。饥寒饱暖休烦念，愿姑娘，自保风霜在路途。一个说：乍得相逢旋又别，诸惟好自调玉躯。承欢色笑娱亲乐，一切的，深感周旋代小姑。此去江西无别念，惟只愿，一朝寄到弄璋书。那时便是兄家福，老母欢怀百虑除。当下一堂同话别，多情更有各娇姝。一从义结金兰谱，一个个，相爱相亲日未疏。忽听阳关歌别调，人人凄感蹙双娥。杯杯美酒虽春色，满座离情有郁纡。勉强劝酬终席罢，早看日影过庭除。

方才散坐饮茶，却好侍郎兄弟陪文学士来与太夫人作别。

父子双双把礼行，太君逊谢自殷勤。堂前各让分宾坐，避去诸多

女眷们。各叙寒温同话别，文太太，将言嘱托长兄听。妹夫此去三年久，方得重归故郡城。一切田园诸产业，均祈照拂费清心。不时巡察为查考，莫被家人暗里侵。工部闻言连应诺，含笑说，止愁兄不善经营。寿仁也托堂兄弟，明日相辞作远行。家小留斯承照拂，好看幼侄读书文。今秋令彼观场出，或冀其能博一芹。工部回云都在我，吾兄此去但宽心。言谈几句文公别，姜侍郎，昆仲殷勤送起身。二位郎君随父去，少时轿至接夫人。

告说：家中外庭，诸物俱已发下船只。内堂尚有些零星细软未动，请夫人就此拜别太夫人，回去检点。来朝绝早便要起身上路，就无暇再来告别了。

姜氏夫人听此云，也只得，含悲立起别慈亲。太君连道休行礼，只用相辞说一声。此去百凡儿自保，归来惟愿母犹存。光阴迅速如流水，转眼相逢莫挂心。姜母含悲强自解，夫人答应忍啼痕。回身又别贤兄嫂，两下叮咛各自珍。话别一番辞宋氏，孺人道谢亦叮咛。多情携带堂兄去，他是无能直朴人。世务周旋全不晓，诸希照拂看亲情。夫人点首称知道，大嫂宽怀但放心。言罢静娥姑嫂上，殷勤拜别众尊亲。九华姊妹姨娘等，亦各相辞礼共行。几日相依亲热惯，阳关一曲痛分襟。词絮絮，泪涔涔，执手人人不忍分。

倒是太夫人促道：天已不早。常云，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让他们去罢。姑母家中尚有事务，休耽搁了。文太太听说，便告别一声，带领了女儿媳妇，同步出堂。姜府合家送出。刚刚上轿，却好云楼赶来，相送姑母。告说，父亲因婶婶在此，不便致送，明日船上会罢。文夫人点首答应，遂各登舆而去。

不提母女返门闾，略表诚斋是晚言。叮嘱贤妻诸自爱，好看爱子坐芸轩。文章书史休荒废，作字虽从叔叔观，他却无心为改削，



无非点点与圈圈。无师之学难求进，令孩儿，执贽还当另觅传。我观那，书院主文邢掌教，才高学博系名贤。稟知叔叔从他去，按课为文送与瞻。除此家中无甚事，我自当，音书勤寄报平安。翁人母子唯唯应，谈到更深各自眠。次早起身梳洗毕，行装发去大官船。

便作别太君及兄弟妻子，自往河头守候。近仁叔侄，亦去文府候送。文公处一面发行行李上船，一面将二公子书箱、琴剑、行李、衣物等，送往姜门。正忙乱时，诸亲族又齐集前来致送。

一番道别各殷勤，宝马香车集满庭。学士夫妻同致谢，方才散去共回身。只留至戚姜工部，并及多才小峻崑。叔侄二人同候送，潭衙合宅便登程。一行轿马离城去，下落舟船泊水滨。叔侄于时皆作别，少霞也便别双亲。文公夫妇同声说，嘱咐孩儿一蔚君。儿在舅家权暂住，共他表弟读书文。不烦记念爷和母，常寄平安两字金。凡事尊前听教诲，等闲莫入内中庭。已与表妹联姻眷，自己嫌疑避几分。三百花银留汝用，缺时取索寄书闻。家中虽有余资在，不许无端支取行。汝正少年心不定，恐防教，银钱撒漫行多轻。言完又嘱家人辈，看管家园各小心。出息每年留食用，其余交送寄衙门。开明帐目休遗漏，看出差池取罪深。各事用心能谨慎，少不得，归来格外另加恩。更休仗势干官事，要知道，尔主无非一翰林。岂作风波于世上，但凭清白保家声。当时公子唯唯应，总管家人也领遵。嘱罢一番齐作别，文太史，立传解纜动行旌。金锣一棒登时去，按下其情且慢云。再说送行人一众，当时分路各回程。云楼想起从师事，便告尊前叔父听。工部点头言甚好，我今亦识姓邢人。出身两榜归班客，学广才高有盛名。汝父既然如此说，不妨趁此共伊行。言完便谓文公子，甥在吾家读五经，学问无师难进益，何如同拜此先生。少霞答应依尊命，

便乃同来书院门。通报那公忙出接，两边见礼坐分宾。那公素识姜工部，询及多才两俊英。工部便将来意达，那公欢喜满应承。只因都系名公子，收录门墙光彩生。于时二生重下拜，那公同答甚殷勤。言款曲，话寒温，一道茶完共起身。作别登程归自宅，峻崑便去见萱亲。姜公见母回身转，归坐中堂命众人。照应初来新坦腹，外书房内广铺陈。琴囊书篋携来物，搬入其中收贮存。文府书童人两个，采芹折桂是其名。小心猾溜兼伶俐，年纪都皆十数春。共入内堂参见过，相帮铺设早完成。当时文炳归书院，随去相陪小峻崑。自此二人多契合，同窗共砚作诗文。按云二位佳公子，提到高年樊太君。送得文家人去后，心如有失闷沉沉。牵怀更忆三孙女，立命差人去接迎。莫府偏教留夜宴，玉人只索且消停。太君等得心烦恼，唤去多才文蔚君，问问京师多少事，谈谈故里各般情。言来语去多时久，早又黄昏掌上灯。寿母堂前呈晚膳，侍郎来到奉年尊。太君深爱文公子，便乃相留共举樽。膳罢旋闻交一鼓，德华小姐始回程。少霞闻报忙回避，含笑相辞书院行。小姐方来参祖母，太君笑问女千金：自家姑母非他比，何事多余回避深？可晓文家虽已去，却留娇客住家庭。从今出入须留意，勿使相逢吃一惊。小姐闻言红粉颊，低回不答老夫人。堂前一众皆含笑，闲话移时早二更。老母安眠传各退，夫人小姐自回身。话来按表杭州事，提到河南作宦人。

话说这侍郎乃父本是昆仲三人。长讳世贤，即寿仁之父，是个副车。无意功名，不求进取，故虽清才卓异，乃以处士终焉。次讳世忠。官拜刑部尚书之职，为人刚愎任性，身列刑曹，决狱未免多有屈抑不直者。固执严峻，人或犯小疵，恐怖而通线索，知之必判成大狱，故诸僚属虽与不治，颇敬惮之，未敢伤斥。谁知威福方肆，寿算便夺，目今辞世已久。三讳世昌，乃近仁之父，官爵前已叙明，不烦再述。

却说那二房之子，名唤显仁，表字覆之。娶妻夏氏，十年不育，太夫人便令子纳婢。甫十月，果举一儿，母子甚喜，取名逢吉。其婢本凶悍，得志愈甚，每欺凌正室，幸不久便亡。逢吉乃从祖母鞠养，太夫人爱而不教，百般骄纵，即或语言不逊，与父母相犯，亦笑置不问，无许少加诃责。生来不爱读书，只以嬉戏为事。显仁因老母挡护，不敢管教，为此爱亦少弛。后来夏夫人得孕，诞生一女，小字怀金，却生得姿容清秀，性格聪明。只是娇怯善病，终岁以药为饵。太夫人十分不喜，逢吉亦侧目视之，心怀妒忌。惟显仁夫妇甚为怜爱，觑如掌上明珠，较其兄差胜。目今逢吉年已及冠，便纳了个北监。其为人既未习诗书，又不谙世务。举止粗糙，进退无仪，只一味刻薄狡恶而已，故儒林世族多薄之，无与论婚者。显仁本是个荫袭主事，因朝内多与其父不洽，恐遭排挤，中心惶惧不安，故营谋调于外任，放为河南信阳知州。彼时信阳州有个弓典史，为得赃纵盗，获罪戍边。妻孥流落其处，不能回籍，居陋室中。姜逢吉偶过，见其女颇艳，心生爱慕，便欲与之联姻。父母虽鄙其门户不称，因子婚久不就，又拗不过他，遂将就代其聘娶。

这娘子，家世寒微性却狂，三分颜色七分妆。谑浪笑傲诸全擅，德貌言工各未详。每听哮声凌奴婢，更多谗语惑夫郎。双双狡恶同相济，烦恼翁姑闷在肠。偶作一言稍训海，惹其性起更乖张。老夫妻，惟于背地私嗟叹，不去当前细较量。非是惧他儿与妇，恐人诽笑共传扬。承欢赖有娇生女，小姐温存孝父娘。色笑殷勤依膝下，高堂藉此慰凄凉。奈其娇弱多生病，一月中，难得平安十日康。倦压绣衾慵起坐，朝朝药灶置花廊。天生不足难医治，父母观之愁虑长。遍访名医差仆使，亦求神佛保红妆。无应验，入膏肓，愁杀高堂父与娘。正在忧惶无法处，却值那，上司委谕

调黄堂。升为湖广黄州府，另调官来到信阳。姜显仁，久滞忽升虽自喜，却因女故转忧惶。恁般病体难登道，路途中，倘有差池怎主张？便与夫人同计较，大家斟酌细筹商。夫人含泪将言说，据妾观之尚不妨。这两日，知你荣迁多喜悦，稍稍进食略轻强。纵教痼疾难全愈，还不致，意外惊人半路殇。太守闻斯肩略展，随即便，交盘清楚束行装。自违故国多年久，迂道而行欲返杭。一者上坟躬祭扫，二来思访好岐黄。故乡医士多精妙，得能够，治好娇娃未可量。夫妇痴心生妄想，匆匆就道历风霜。刚刚行出河南省，却不料，玉碎珠沉女竟亡。哭倒显仁夫与妇，夫人晕去又还阳。无何厚殓亲生女，挈榘而归日痛伤。

一路悲悲切切，回到故乡。侍郎叔侄暨亲族人等，俱来迎接，各道阔别，更贺荣迁。知其失女之事，又是一番劝慰。

于时上岸进城中，职事排开亦数重。来到那，旧日门庭安顿好，便筵留坐各亲朋。夫人只为伤心甚，止觉得，如醉如痴各事慵。逢吉夫妻全不问，惟只有，自家检点自箝笼。跳出跳进狂呼叫，乱骂无能仆与童。满座亲朋多诧异，显仁不语锁眉峰。欲加嗔叱难开口，恐防他，犯上人前失面容。少刻亲朋俱各散，太守便，乘舆来到弟家中。侍郎却好先归返，接待殷勤礼貌恭。拜见高堂贤婶母，太君欢喜笑融融。那一位，孺人亦出同相见，两下殷勤话别衷。礼毕侍郎呼左右，传教诸女拜堂兄。侍儿应命香闺去，这壁厢，侍坐呈茶献玉钟。说得话无三两句，早听那，庭前珮韵玉丁东。帘开一阵香风至，步入如花三丽容。款款登毡提彩袖，樱桃并启唤声同：

伯父大人在上，侄女辈拜见。敬请福安。

太守观之立起躯，慌忙答礼自相扶。抬头细看诸闺秀，俱是倾城绝代姝。见景伤情思爱女，早不觉，心酸一阵泪流珠。太君母子

知其意，齐劝开怀莫过迂。要晓得，儿女命中皆定分，方教夭折撇中途。且将姑置休烦恼，羨你家，有子承祧强胜吾。一壁言时重入坐，显仁唤过众娇雏。携玉手，挽罗襦，详问年庚十几余，听说攻书皆上学，父亲的，清才诗笔可传无？我心最爱闺中女，见你等，触起怀金一掌珠，因使伤怀酸老眼，浑忘忌讳泪歔歔。三位侄女休相怪，恕我无知乃伯愚。言际慌忙都命坐，不胜欢爱细相觑。将言便问堂兄弟：诸侄女，想必皆联鸾凤图？这几位，娇客由来相称否，有云相女配其夫。门高更得如王谢，在吾弟，眼色高强自不虚。工部当时含笑答：止有这，玉华次女婿犹无。长及少者婚皆许，大侄女，所许之人身姓吴。那亲家，原任淮阴为太守，而今告病故乡居。东床才貌俱称好，独子单传家有余。小女之姻新近许，这东床，果然是个美英儒。文家妹丈兄知晓，今年夏，奉旨衡文出帝都，迂道归来聊少叙，羨煞他，妹儿福分胜于吾。外甥两个如双璧，尽是翩翩俊丈夫。长唤爆郎已授室，去秋名已列贤书。次甥文炳尤称美，故与彼，又结新亲鸾凤图。现在相留居我处，省其考试涉程途。显仁听说连称好，既是东床在此居，虽作新亲原旧戚，为什么，不来相见恁相疏。姜侍郎，答云会课今朝出，这时候，未审东床归也无。言讫回呼诸左右，书斋去看小英儒。那一位，文君却好方才返，听相邀，忙整衣冠款步趋。廊下侍儿通报入，三位小姐转香躯。少霞进步参堂舅，太守殷勤答礼扶。各叙寒暄三数语，姜显仁，回头便把侍郎呼：贤弟呀，择婿双眸委实高，这一位，东床好个美丰标。恁般清秀应聪慧，谅必是，满腹才华学问题。有此馆甥依左右，论文朝夕兴须豪。强似吾，枉生不肖传宗祀，见了他，不学无知反动焦。太守当时深赞叹，微微皱了两眉梢。一番礼毕重归坐，太夫人，另话家常别事苗。侄妇远来无恙否？一路上，可怜失女受焦熬。显仁欠体言称是，侄媳妇，一自闺女半路抛，过分伤心成疾病，

如痴如醉日悲号。本应即刻来趋候，为此还须歇一朝。姜母闻言长叹息，言来语去西牌交。早看红日西山堕，侍女忙将银烛烧。太守起身思作别，贤母子，相留夜宴话深宵。命人唤到云楼侄，表弟兄，并坐华堂进酒肴。太守饮当微醉后，心中触起一根苗。佯忖度，自推敲，满面春风告一遭：

婶母大人在上，侄儿有一句不揣冒昧之言上告，未知大人尊意如何，可能曲从俯允否？太夫人便笑问何事，且试言之，若可行时，当从所请。自家骨肉，何来如许谦词？显仁随说，侄儿自失女后，夫妇中心懊丧，膝前不胜凄凉。今见弟家有三个侄女，深为爱羨，意欲求嗣一人，以伴朝夕。当时，太夫人闻语，笑而未答。那侍郎乘着酒兴，不假思忖，便乃满口应承。笑道：这也何妨，未为不可。我等兄弟义重，应当割爱相从。休说是个女儿，若吾兄无子时，兄弟有子，亦例应承嗣。

大女而今已长成，吴家不日要亲迎。德华小女慈亲爱，未便将他出继行。即以玉华第二女，继于兄嫂奉晨昏。侍郎一语犹无毕，大悦其兄姜显仁。笑说弟言休作耍，须知一诺重千金。言时立刻身离坐，作谢司空一揖深。惹得太君容失笑，侍郎还礼急抬身。答云兄长何多礼，倒教我，言出如山悔不成。恭请堂兄重入坐，显仁稟问太夫人。感承三弟言如此，愿赠明珠掌上珍，足见弟兄情义重，侄当择日继螟蛉。高堂料想无他说，这个是，彼此依然亦女孙。姜母闻言微笑答，事虽无甚不相应。只愁母女难分舍，我亦难于硬主衡。既是吾儿多慷慨，凭他闺阁怎调停。显仁听说连称是，侧坐多才文蔚君，听此两边多议论，暗思母舅饮多樽。掌珠因使轻相弃，这句话，只恐闺中未必遵。定有一番闲口舌，何为作事欠思寻。玉华次姊前番见，举止端严像不轻。较姊九华强胜远，迨后日，为妃为后事难凭。门楣必使增光彩，怎反轻将

送别人。向谓偏心诚不谬，果然是，一般儿女两看承。不言公子闲思想，宴罢樵楼起一更。太守起身随作别，欣然归去慢谈论。却言此处娘和女，晓得其情烦恼生，齐向姜公来抱怨，你言我语话纷纭。夫人说：玉华本是吾心爱，十数年，抚育提携费尽心。指望长成娱老景，为什么，无端出继送他人。柳氏云：老爷所命从无忤，此事今朝难奉遵。自古人情须体谅，怎教骨肉一朝分？玉华道：一般姊妹人三个，为甚单单派我行？明日父亲回二伯，孩儿断不到他门。父虽视女无关重，儿却由来难撇亲。伯父诚然亦可笑，自家丧女数该应。如何要我填其缺，倘使天生命不辰，到彼依然重犯克，岂非亦是枉劳神？德华言：母亲姊妹休烦恼，这节事，严父多应酒后云。且待明朝为理说，此时慢与共纷争。大家听了言方止，工部当时笑一声。

嗯，惠英休得胡说，为父的几曾醉来？要知此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等不愿，看待如何。

一壁言时唤玉华，近前来，我今问汝一根芽：三从四德闺门礼，便算吾今做事差，勉强亦须遵父命，譬如，今朝以汝字人家。少不得，低头要任庭闹主，没有个，一世相依作女娃。伯父伯母慈爱甚，我儿此去继于他，包还胜似家庭好，劝你倒，无用愁烦动苦嗟。工部言完相视笑，二小姐，香腮冉冉泛桃花。含愠色，起嗔霞，背立银灯玉体斜。不答严亲低粉颊，纷纷珠泪落轻纱。素知性格多偏谬，何必多言触怒加。柳氏当时难忍耐，便乃就，含悲进步启银牙：老爷呀，贱妾相随廿载交，所生止此一多娇。虽然香火难相托，亦可晨昏伴寂寥。何故却教承继出，这件事，伏惟斟酌要推敲。姨娘说着悲还恼，紧皱双眉柳叶梢。工部闻言犹未语，那旁边，夫人接口启樱桃：真可笑，是跷蹊，好好无端生事苗。体贴他人新失女，却教我，自家骨肉痛分抛。这桩事体难遵命，请君家，明日回他走一遭。只说家中难割舍，二房未便

硬承桃。一时失口难为准，此念由来只索消。工部时间原被酒，听他妻妾话唠叨，不胜烦絮生肝火，放下脸，便向姨娘喊得高：可也知，国有王来家有主，休云不过一多娇。便教此女为儿子，他与我，花萼同支岂泛交。合祖弟兄称手足，倘其绝后乏儿曹，也须出嗣承桃去，恐未能，任汝闺门自主调。工部侍郎言忿怒，说得个，夫人面上泛红潮。向知执性难回挽，不便多言惹气淘。柳氏当时听责备，只落得，亦悲亦气泪双抛。低头不敢重开口，三位千金芳意焦。见父生嗔皆不语，只有个，花姨欢喜趁心苗。暗思柳氏多奸巧，一切事，附和夫人惯使刁。今日老爷来作主，却教其女出承桃。且看可得相留住，还只怕，就有夫人难处调。此乃天教如我愿，大小姐，从今可以独称豪。无比较，没低高，少不得，让出江山半统朝。虽则尚存三小姐，他却是，老爷儿子一般瞧。亦况乎，正房所出心无怨，只索低头让儿毫。恨只恨他双母女，难得个，冤家离眼在今朝。心中暗想微微笑，满面春风志自娇。柳氏含悲回首见，不胜暗怒女妖娆。堂前争执言谈久，早听更楼三鼓敲。工部夫妻归寝室，各人退去展鸾绡。慢云烦恼司空府，且表那，太守归来喜气高。儿妇双双都已卧，那一位，夫人悲苦又辛劳。不能久坐身慵倦，也便和衣入梦遥。忽听外边门户响，方才惊醒挂鲛绡。显仁款步来房内，便把夫人劝一遭：从此节哀休哭了，我今还你一多娇。虽然不是亲生养，那女儿，较比怀金胜几毫。言讫便将详细告，夫人大悦展眉梢。心忖度，意推敲，坐起含欢道事苗：

相公，此语确否？妾身有些不信，莫是三叔戏言。显仁笑道：我已与他当面说定，岂有翻悔之理。夫人，你道此举如何？

自从丧却女红颜，触目凄凉闷不堪。虽有孩儿和媳妇，分明陌路两无干。因思继个螟蛉女，少解你，切切忧忧苦与烦。难得公然



堂弟允，他的这，为人旷达却非凡。掌珠慨赠无相吝，此后夫人闷可删。继女即为亲女看，自然也，上慈下孝两相安。夫人听说将头点，夫妇深谈夜色残。方始解衣同入寝，宵来无话不须谈。

却说次早，显仁便出门拜客，并吩咐家人安排祭品，来日上坟，顺择一地安葬小姐。夏夫人因心中一喜，病亦少愈，便起来支持理事。

一时分拨稍闲清，便向中堂坐定身。媳妇孩儿犹未至，心中暗想为何因。莫非晓得宵来语，妒忌心肠恼怒生。只恨自家真命苦，所遭事事不如心。孩儿不是亲生养，孝念全然没半分。媳妇为人犹觉恶，目中那有舅姑存。每逢不逊强梁处，只好装聋当不闻。止有怀金多婉顺，是吾一粒掌中珍。谁知命短青年丧，玉碎珠沉化作尘。承继之为如我意，膝前正好伴晨昏。只须加意垂慈爱，便得相依共一心。想到此间聊自乐，话来按表夏夫人。且说裙钗弓氏女，侍儿传到这桩情。生嫉忌，不欢欣，暗道公公没正经。儿亦有来媳亦有，何消又继一螟蛉。女儿虽不分家产，一副妆奁也不轻。正在心中多不悦，却当逢吉入房门。

弓氏忙即告知此事，逢吉亦自十分不乐。便道：当日怀金妹子在时，父母一心偏爱。灾儿病儿，人参燕窝，终年的调养。在他一人面上，银钱也不知花费了多少。好容易盼着他如今死了，爹娘无可偏心，实乃快事，如何忽地又要承继一个来家，这是那里说起。

爹娘为恁这般呆，真正是，年老糊涂作事歪。有妇有几何不足，平空又继一裙钗。多余无谓真堪笑，且自由他口慢开。等待那天承继日，吵他个，天翻地覆不成材。纵教事体难回挽，当着人，管取双双下不来。弓氏闻言微点首，他两个，夫妻相对叹声皆。午餐已具方才出，满罩重霜脸色呆。见夫人，安候一声真勉强，呼奴叱婢怒盈腮。夫人岂不心明白，推有事，另膳房中不与偕。

按下二房多少事，再将那壁叙将来。

话说莫夫人只为玉华之事，心上牵怀，一夜不曾睡着。

次早起身，便去后堂求恳太夫人作主，挽回其事。

太君听了亦嗟呀，埋怨孩儿主意差。好好的，骨肉一堂何不乐，却因何，要将此女继人家？惹将妻妾多悲苦，可去将言回复他。工部当时无话答，沉吟半晌启银牙：

母亲责备不差，只是孩儿昨已慨允二兄，今日怎生又去翻悔？这却有些难处。

言完微笑叫夫人，自己无能作处分。唆出母亲来做主，却教我去怎生云。出乎反乎难为地，料想堂兄也不听。倒劝你们休苦恼，要知道，女儿生下两家人。纵然不与堂兄去，少不得，遣嫁从夫也要行。汝等恁般多不舍，除非是，空闺留唱白头吟。侍郎言讫嗔含笑，寿母当时不做声。莫氏夫人无理会，含悲低首泪珠淋。玉华亦是多烦恼，深锁春山两道痕。祖母严亲偏忒甚，一般姊妹共三人。却因何故单多我，逐出家庭太不情。嫡母平时虽见爱，奈何软弱一无能。此情多半难回挽，这便如何怎理论。思想之间双泪落，满怀怨气不能平。德华本是天生性，姊妹之间义最深。见彼娘儿多苦切，芳心凄感泪同倾。暗思此事如何处，怎舍无端雁序分。祖母母亲不作主，却教我等怎调停。重辗转，细推评，兰蕙心中一计生。慢款金莲临母侧，暗将玉手扯罗襟。夫人会意抬身起，立起迟迟且不行。侍候太君谈几句，方才与女共回身。柳姨看见夫人去，也便就，告退尊前挈女临。那一个，花氏相随潜欲往，兰姨扯住劝低声：花姊呀，夫人小姐为分离，个个含悲气不低，你却何须前去听，休教这等不知机。九华小姐连称是，何必多余惹是非。言讫上前携母袖，自归绣阁且休提。却言二位千金女，并及夫人共柳姨。前后相携同款步，聚归前面画堂扉。夫人乃问亲生女，有甚相商扯我衣？小姐闻言开绦口，叫声慈母笑

微微：

儿思二姊之事，父亲既不肯失信于人，难道便任其前去？却叫姨娘姊姊何以为情？即是母亲与儿辈，亦难割舍。因思一策共相商，竟何不，母往他家走一场。回复二房伯父母，只云不舍女红妆。谅其怎好重相强，这个是，儿亦深知严父肠，不过醉中随口应，见他伯父叹凄凉，因而慨允为承继，未把其情细忖量。今见大家皆不愿，多应亦悔自荒唐。驷不及舌难翻悔，故此推并不主张。若使母行翻此约，断无报怨发威光。夫人当听娇娃语，点首欢称见识强。本来也，伯母初归当探望，只因他，未来安候我高堂。堂前故令迟迟去，昨听说，伯母悲哀身欠康，理合前行先望候，自家妯娌所应当。高堂料想无拦阻，就此前行也不妨。言罢登时身立起，传呼侍女取衣裳。含烟侍候同相助，更有如花二女郎。顷刻夫人更换毕，出房告稟老姑嫜。太君点首无言语，告退回身到外厢。吩咐一声来备轿，家人侍候立成行。姨娘小姐同相送，寄语都教奉候将。莫氏夫人来点首，于是上轿出门墙。侍儿两个相随往，护从推开道路长。出得府门刚两步，迎头却遇美东床。正思伊往何方去，早见他，跳下雕鞍到轿旁。含笑躬身呼舅母，此时乘轿到何方？愚甥适去参堂舅，舅母相留话曲肠。传命尊前为致候，夫人见说笑容装。回言我亦伊家去，回复疑难事一桩。公子当时随别去，自归府第不须详。鱼轩便乃如飞去，顷刻之间到二房。门上家人传报入，二夫人，抬身款步慢洋洋。相迎携手多亲密，各叙寒暄久阔肠。让入画堂同礼毕，分宾入坐献茶汤。二房太太差人去，传呼那，逢吉夫妻见婢娘。少刻二人同出外，莫夫人，抬头举目细端详：这一个，侄儿生得多粗蠢，艳服飘巾油滑腔。是个花花公子派，行为粗鄙欠堂皇。十分不及云楼侄，怪道他，父母观之不乐肠。再看裙钗弓氏女，中人姿态也平常。满头珠翠多华饰，遍体纱罗似锦妆。两片薄唇脂冶

治，一双媚眼水汪汪。分明是个花蝴蝶，举止轻佻体态狂。莫氏见时心暗想，这二人，为人多半不循良。看他面貌知他性，不是温和子弟行。一团厉气兼带杀，将来恐没好收场。更奇夫妇皆相仿，真到是，一对天生少短长。当下双双同下拜，夫人还礼笑容装。初与见，假称扬，让坐夫妻人一双。略叙寒温三五句，二人拘束欠安详。并皆托故相辞去，止剩了，妯娌堂前话曲肠。莫氏便将来意告，回他不舍女红妆。二房太太登时冷，皱着眉头假整裳。半晌寻思存主意，乃将那，一番苦况诉凄凉。谆恳切，软相央，求赐螟蛉德不忘。一壁言时忙下拜，倒把个，夫人吓得挽忙忙。齐齐拜倒中堂上，失笑旁边侍妾行。扶得双双方立起，却逢太守到华堂。

显仁拜客回来，不知弟妇在此，便一直入内。步上台阶，听得堂前笑语，便立住脚问廊下侍儿：何人在此？夏夫人听得声音，忙来告诉这翻悔缘故。显仁听了，十分不悦，便请弟妇一见，当面与之分说，

两边见礼隔湘帘，左右忙将交椅端。太守廊前来坐定，从容而论便开言：此情吾弟欣然允，愿把闺女继膝前。未知道，弟妇怎来翻悔约，还祈慷慨善周全。自来侄子称犹子，侄女由来也一般。彼此皆为亲骨肉，又非是，继于异姓别家间。有何不可通融处，亦况且，弱女终须不是男。长大无非为遣嫁，安能终世傍椿萱。向知弟妇多贤德，这件事，尚望无违夫子言。我与他，兄弟同堂深友爱，莫因此故起猜嫌。显仁言讫微含笑，说得个，莫氏夫人默默然。

一句也答对不来。停了半晌，只得说道：这事非敢故违夫子之言，只为此女出于柳氏，伊等母女不能割爱。昨闻此信，俱各宛转娇啼，不胜悲忿。弟妇自来心软，此等形景，实不忍见闻，故特来转恳大伯、伯母停止其事，以完骨肉

耳。

既然明训恁般云，怎好将言再续陈？一诺千金难悔约，寸心千断更休论。良人不念亲儿女，愚妇何闻贤弟昆。惟愿择期稍缓展，少教话别暂相亲。夫人言讫双挥泪，太守当时不做声。半晌说声言重了，殷勤作别便回身。自归书院无烦表，中堂上，妯娌闲谈坐片辰。

莫夫人即起身告别，夏夫人再四款留，用了午膳回去。

莫夫人只得权坐。正言时，却好家中仆使来接，顺带夫人送一副见面礼物，与逢吉娘子。

夫人见了暗思量，此事匆匆我倒忘。想是柳姨来想起，因而办得立周详。二房太太忙称谢，便令那，女婢交于媳妇房。弓氏少迟亦出谢，堂前至午设琼觞。大娘只得相陪坐，强作殷勤礼貌装。妯娌二人同逊让，酒阑席散日移窗。一番盥漱吞香茗，莫氏心中有事忙。

不肯再坐，便起身告辞。姑媳二人，殷勤送出厅前，登舆而去。

一程回到自门楼，相见高堂略应酬。便乃回身来出外，自归己室到前头。姨娘小姐同齐集，一个个，挂念其情可顺谋。莫氏夫人身坐下，一声叹息诉端由：

咳，不要说起。都是惠英教我的好主意，不独翻悔不成，

反去受了人家许多言语。

遂将如此一番言，告与诸人减却欢。柳氏姨娘心怨愤，玉华姊妹意辛酸。夫人亦是多惆怅，个个愁颦翠黛尖。屈指光阴无几日，相依不久话长篇。其中止有花姨乐，得意洋洋喜气添。东望西张忙碌碌，壁根悄立听人言。柳姨正自心烦恼，见此行为怒气填。欲与变颜同角口，又恐云，借端出气故歪缠。思量只得来含忍，迅速流光又一天。夏氏夫人来望候，三房留住设华筵。见他三个千金

女，赞得天生品字莲。带得随身诸礼物，将来分赠众婣媵。各人称谢无消说，二夫人，又告高堂寿母前：祭祖上坟都已毕，侄儿是，官身未便久羈延。定于月杪须登道，继女还当早一天。不敢自家先择日，万般作主仰高年。太君听了微微笑，我如今，各事家中不掌权。

那管这些琐事，你只和叔婢说定便是。姜公道：适才二兄有字来说，已择定廿四良辰，迎接继女过房。我已允诺，嫂嫂因何又赘？夏夫人笑道：这个我却不知，叔叔休怪。想系令兄之意，未曾照会。

夫人说着笑含颐，闲话之间日又西。即便告辞归自宅，书至于此略迟疑。莫嫌琐屑巴词拙，最恼恹恹俗累羈。忙里偷闲完一集，要知那，如何接女下文提。

# 笔生花卷一

## 第 四 回

肆悖逆醉闹高堂 涉嫌疑私窥月窟  
谢公子冒昧求亲 姜侍郎殷勤作伐

一瞬流光值早春，东风吹转百花醒。树头柳色看犹浅，枝上梅英落已频。深院乍闻莺语巧，小檐初见燕飞轻。花明映日韶华丽，草茂生烟物候新。裁得春衫无意制，闲翻旧卷有心亲。抛绣谱，拈金针，再续新词仔细吟。接上前文重说起，提到那，阳关一曲动离情。夫人隔夜开佳宴，饯别孩儿女淑英。小姐愁心如絮结，金波玉液懒沾唇。略为应景须臾散，自转香闺绣阁门。姊妹娘儿同话别，离情切切泪盈盈。兰膏薰尽添银烛，直说到，月色平西交五更。眼涩舌枯神觉倦，方才去，各人收拾压鸾衾。香梦浅，早曦临，日上三竿始各醒。按表临歧诸姊妹，回文却叙二房情。一临廿四多高兴，绝早夫妻便起身。邀请男宾和女眷，安排承继女螟蛉。辰牌时分俱齐集，内外开筵设玉樽。恨杀乃郎夫与妇，满怀毒气火烧焚。人犹未至权时忍，并坐房中不出门。父母素知乖戾性，不来查问惹生嗔。亲朋提起佳儿妇，倒替他，推说双双身欠宁。早宴过时差仆使，三房去接女千金。两男两女相同去，来到司空工部门。告与司阍传报入，却好那，侍郎夫妇坐中厅。闻言便令传呼进，携往高堂叩太君。仆妇家人参见毕，一齐禀告说分明。特奉老爷夫人命，迎接千金押轿临。宾客满堂同等候，

敢请问，此时可否就行程？太君母子称知道，吩咐家童两个人：汝等前边权歇息，从容等待且消停。家丁答应忙辞退，仆妇当时又禀云：此事主人深抱歉，传言仆妇谢深情。待容千金承继后，改一日，还要亲来致谢恩。为是自家悲寂寞，却教此处痛分襟。千祈各位宽怀抱，莫为千金动别情。主母尊前无小姐，这一来，犹如拾得夜光珍。定然加意看承好，上告夫人莫挂心。更有贤哉姨太太，妆前亦教谢殷勤。夫人当听言如此，半晌迟迟始答云：自己一家何客套，反教我等不安宁。慢云弱女诚无用，倘使伊家乏后人，我处有几如拱璧，亦当承嗣更何论。止惟自恨心肝软，母女相依十数春。一旦忽教分手去，衷怀不免感凄清。言时一口长吁气，早又是，珠泪双垂落水晶。太夫人，母子观之皆不语，他两个，妇人立候半时辰。上前只得同陪笑，便请问，小姐香闺何处存？仆妇理当来叩见，也好教，相帮收拾早些行。太君点首言称是，便对夫人说事因：

汝可带他两个同去绣房，命玉华将平日一切衣裳、首饰、箱笼等物，尽行检点带去，休得遗忘。到那边，自有自便。那珠钿、宝钗两个使女，也教他收拾了随身物件，同小姐过去。平时服侍惯了的人，更换了恐不如意。夫人一一答应了，即与二房两个仆妇，前往余芳书屋。

不说夫人来绣房，且提诸美细端详。送来早点无心用，几个人，并坐幽闺话曲肠。柳姨是，嘱咐不完言万句，伤怀何止泪千行。明珠夺去终身恨，宝髻慵梳隔夜妆。二千金，秋水盈盈惟掩泣，春山脉脉锁凄凉。含情欲诉心中事，无奈又，有碍花姨坐在旁。三小姐，姊妹自来情义重，忽教雁序两分翔。情怎舍，痛何当，无法相留做主张。固是满心怜弱姊，难因失口怨高堂。落得教，啼痕一片胸前湿，楚语千条意下忙。这其间，更有九华大小姐，与同燕氏一姨娘，伊二人，由来也觉难分舍，一个个，泪落如珠



湿绣裳。止有个，花氏一人如没事，在那里，闲观花卉倚瑶窗。并无半点分离泪，也不开言道短长。听彼娘儿和姊妹，离情切切动悲伤。心嗤无谓兰姨辈，暗恼多余自女郎。正在一房相对泣，忽闻人语近雕廊。

抬头看处，却是夫人来到。姨娘小姐，俱各含泪起身让坐。夫人见此光景，又不禁伤心落泪。遂将太夫人吩咐之语，一一告知柳氏与玉华小姐，母女二人一齐答应。

当下那，一双仆妇笑含腮，便上前，叩见诸人述主差。我夫人，致意姨娘多拜上，说道是，此情原实不应该。只缘自己千金失，触目凄凉闷莫排，故使过房贤小姐，当如己出女婴孩。定然格外加怜爱，奉劝姨娘莫挂怀。保重尊躯诸自玉，少不得，凤胎去了降麟胎。二房女使言完笑，柳氏听时意转哀。罗袖轻提将泪拭，一声叹息把言开：

多谢二夫人赐言劝慰。只是二位大嫂，怎知道我这苦衷：

廿载辛勤在此衙，所生止得一闺女。只指望，天年有靠长厮守，却谁知，半路分抛送你家。十数年来相伴惯，忽地教，一朝拆散各天涯。真可痛，实堪嗟，叫我如何舍得他。一面说时重掩泣，哭得个，泪如秋雨湿梨花。二人见此难开口，乃与那，女婢诸人闲磕牙。

停了一会，不见动静，只得又复相劝姨娘小姐，且少止悲哀。天已不早，奉请小姐早些过去，若想念时，明日仍可接来相聚。我处起身还有几日哩。

夫人当听二人言，点首含悲也道然。乃令绣房诸侍女，相帮收拾莫迟延。恁时候，含悲母女无心管，那一个，燕氏慌忙代上前。一切闺房诸应用，从头检点共齐搬。衣与饰，镜和奁，八只皮箱满满填。一一安排装扎好，人多手快早周全。先行发去无须表，

柳姨娘，见此神情泪若泉。母女相携呆坐地，伤心已极反无言。夫人亦是多难过，停顿延挨好半天。看看日光真不早，无何拭泪劝婵娟：

我儿，事已如斯，伤心无益。可过来换了衣妆，好生去罢。弄得这浑身眼泪，淡服啼妆，成何模样。

言完袖出绣罗巾，亲与娇娃拭泪痕。小姐此时无可奈，迟迟只得起抬身。侍儿便去移妆镜，服侍千金正鬓云。取得香汤重净面，簪花戴朵换衣衿。上穿绣袄花工细，下系湘裙湖色新。螭首半垂无粉泽，凤翘三寸踏香尘。妆成更比平时美，自是倾城绝代人。为与名花同一处，因而映得欠三分。二房仆妇齐声赞，好位千金貌出群。休说我们从未见，这品格，料应世上不多寻。此间三位千金女，还只怕，并系神仙谪玉京。一个还教强一个，这一位，第三小姐更倾城。千娇百媚天仙子，无怪相看当宝珍。却笑吾家少奶奶，每常自谓美无伦。若同几位千金比，怎及些些脚后跟。不过生来多爱好，梳妆打扮重时兴。脂厚点，粉浓匀，首饰衣裳日换更。太太由他从不管，好似个，花花蝴蝶一般能。众人心下方酸楚，听此难禁笑一声。小姐于时收束罢，大家同出绣房门。介眉堂上齐齐列，寿母将言吩咐云：先去家祠辞了祖，再来作别合家人。玉华领命回身出，陪去同胞姜惠英。玉手双携莲步稳，喁喁一路话离情。祠堂相隔无多地，直走了，一个时辰始转程。太老夫人含笑问：怎生迟至此时临。二娇不答高年语，各把香罗拭泪痕。走过二房双仆妇，红毡铺好地埃尘。容带笑，面含春，奉请千金说一声：

天已不早，请小姐就此拜辞去罢。

二人含笑促婵娟，左右双扶上绣毡。小姐其时难自主，也只得，先辞祖母拜高年。开绛口，吐芳言，祖母低呼款款然，今日玉华辞膝下，未知道，何日再复叩尊前。天高地厚恩难报，从今后，

乞把生慈格外怜。孙女此行休挂念，自有那，一双姊妹共承欢。佳人言讫深深拜，樊太君，一阵心酸泪亦弹。便唤侍儿扶翠袖，良言安慰莫悲酸。生慈有我休牵挂，嫡母看承度量宽。此去二房为继女，汝倒是，诸凡自己保平安。堂前孝顺爹和母，视作生身一样看。和陆平班兄与嫂，莫因些小各心寒。我今临出无他嘱，是那些，四德三从汝素娴。小姐含悲称领命，从容立起正罗衫。抬凤目，举花颜，便唤高堂椿与萱：

爹爹母亲，二位大人请上，待孩儿拜别。

二小姐，一言未毕惨凄凄，早不禁，两点珍珠挂玉颐。款款移莲登锦毯，深深施礼拂红衣。桃腮凝泪星眸湿，杏靥含愁月黛低。拜罢抬身轻敛袖，望着那，双亲宛转吐莺啼。女孩儿，多年枉负劬劳德，一旦分残不复依。此别未知何日见，教儿怎不意凄其。玉华说着悲将吐，姜工部，皱着眉儿把话提：此事实缘为父错，一言失口怎更移。休怨忿，勿悲啼，保重须为上着棋。此去从他继父母，定蒙怜爱好提携。寻些欢乐宽怀抱，莫令汝，嫡母生慈反念伊。在他家，色笑娱亲怜老景，勤攻女职习闺仪。人生聚散诚无定，或者归来未可期。小姐闻言低了首，只得说，爹爹严训谨遵依。夫人伤感悲声咽，便把娇娃玉手携。与吾儿，十六年来为母女，不曾一日暂分离。恁情由，皆缘严父心中执，致我明珠掌上遗。深爱我儿真孝顺，与同汝妹两怡怡。惟希骨肉常相聚，不道乖违竟两歧。万水千山随任去，从今后，相逢何日事难希。娇儿幼习诗书礼，动止行为有令仪。这期间，无用为娘多嘱咐，料可使，奉亲有道得和宜。惟愿儿，百凡保重开怀抱，到那里，勤寄音书慰别离。言讫失声扶女恸，泪珠乱落素罗衣。佳人见此增悲感，哭倒娘怀掩面歔。燕氏前来忙解劝，手弹珠泪语低低。香罗代拭芙蓉面，良久千金始止啼。整整鸾绡重敛袖，走到那，柳姨身畔把言提：

娘亲在上，孩儿就此拜辞去了。

一言未竟吐悲哀，玉珮叮当跪下来。柳氏其问心欲碎，惨凄凄，慌忙挽住女裙钗。言未出，泪先揩，哽咽之声把口开：

小姐起来，自己娘儿行这大礼做甚？倒使我反加难过呀。一头说着泪沾裳，再欲言时咽住腔。小姐含悲开绛口，手携柳氏道端详。呼阿母，叫亲娘，勿为孩儿过痛伤。保重身体诸自爱，寻些欢乐度时光。旁人纵有闲言语，只当是，无见无闻莫较量。口角分颜徒惹气，不如省事保安康。晨昏与母堂前伴，早晚留心暖共凉。女孩儿，身去须知心不去，此心常挂我娘房。娘如安适无他故，儿在人家也放肠。二小姐，说到其间声咽住，泪如泉下湿红妆。柳姨听了娇娃语，挥泪将言告女郎：

小姐，这些言语我都晓得，你但放心，不烦过虑。只要你，自家保重自家身，莫把娘亲挂在心。在他家，曲意承欢依膝下，自然那，继爹继母两心疼。儿如得所多安乐，做娘的，便作分离亦喜欣。柳氏叮咛声哽咽，玉华答应又回身。提彩袖，整罗襟，作别花姨燕氏们。各道套言三五句，回身乃别两千金。三人挽手同移步，并立红毡把礼行。凤目对看情切切，鸾绡双袂福深深。牵衣执手皆伤感，一个个，泪湿红腮界粉痕。不住叮咛千万语，无非珍重两三声。玉华至此难瞻顾，携手同胞姜惠英，开绛口，吐芳襟，半晌吞悲把妹称。一旦分抛鸿影散，我与你，关心手足更伤情。从今后，遇当懊恼谁堪诉？从今后，事到疑难那讨论？从今后，不复联床听夜雨，从今后，无从共砚趁朝曛。从今后，挑针绮阁难三个，从今后，弄笔清闺只一人。回忆在家多少事，姊心中，谅无一刻可欢欣。即今有句衷肠话，奉告妆前望俯听。便是姨娘人一个，自来软弱受欺凌。母亲虽则多恩遇，逢强项，每自低头犹让人。故此拜烦贤妹子，一切事，于中照拂费清心。若逢烦恼思儿苦，安慰良言劝几分。月夕花朝欢共觅，

寒宵清昼话同论。倘能使彼多安乐，这个是，愚妹心中感大恩。说罢端然重作礼，深深四福托千金。惠英听此言多少，别恨离愁更又增。香泪双行沾翠袖，芳心一点损柔情。慌忙答礼回言道：姊妹如何作此云。同在一家该照应，何分彼此怎言恩。你过虑，请宽心，虽则姨娘老实人，凡事自存公道论，有谁无故敢相侵。伏惟姊妹宽怀抱，此事何妨小妹承。似这些，琐琐不烦劳锦注，惟倒是，时时勤望赐佳音。诸自玉，勿余珍，少不得，鸿雁分飞有日并。姊妹临歧同话别，那旁边，花姨听了暗生嗔。

却说那花氏在旁，见这分离苦恼，正看得高兴，忽听他姊妹二人说到自家心病，便觉得不自在起来。哼的冷笑了一声，即走开去了。

心中暗骂两多娇，说话因何这等刁。我又不曾来惹你，平空寻事好蹊跷。有心斗气开开口，又恐被，母子闻之问事苗。临别女儿难责备，定然反怪我唠叨。思量只得权含忍，皱着眉儿冷眼瞧。

当下二小姐作别已毕，正欲往蕉雨斋去告辞伯母，却好孺人母子都赶来送行。小姐便一一别过，方含泪出外。合家齐送至二厅，看他上轿。

二小姐，重新四福袖翩翩，总别诸亲姊妹前。仆妇侍儿同簇拥，说一声，玉华去也上鱼轩。柳姨此际肝肠断，余者诸人心亦酸。袖出香罗同掩泪，早有那，舆夫抬起走如烟。二房仆妇钗钿等，也便就，叩别诸人要共旋。太太含悲呼二婢，到那里，好生服侍女婵娟。二环诺诺称知道，姨娘等，亦各叮咛语一篇。那两个，仆妇促之方退出，仪门外，各乘小轿不消言。当下那，孺人令子亲相送，顺便教，贺他叔父母尊前。年少郎君称领命，慌忙便去整衣冠。呼童备马相从去，此话丢开且慢谈。再表三房诸女眷，一个个，含悲掩泪转金莲。别人伤感犹还可，止有这，柳氏凄凉更不堪。忽忽宛如心已失，呆呆好似病来添。通宵不寐多慵倦，

一回身，便往房中压枕眠。随去惠英三小姐，再三安慰劝开颜。词中不说分离苦，却表今朝继女欢。

话说二房，是日十分热闹，宾客满堂。惟有逢吉夫妻，并坐房中，不出接待。传命仆妇到厨下去要了一桌上好的席面来，夫妻对酌取乐。此时外面早宴已散，诸女眷中堂列坐闲话，专候小姐到来。

先是千金行李来，纷纷列满内庭阶。夫人见了难为主，便问为官请处裁。太守权教收贮下，且待他，女儿到此再分排。欲留欲返随其意，恐我等，固执推之拂彼怀。太太闻言连道是，便传教，闲房安置暂搬开。将言打发家人去，坐候娇娃及午牌。方听外边传报至，还有位，少爷相送一同来。显仁夫妇多欢喜，忙把丫环仆妇差。快去相迎贤小姐，庭前新雨湿苍苔，好生引导搀扶稳，莫使千金滑绣鞋。更有家中诸犬子，也教远逐恐惊呆。众人笑应哄然去，前厅上，一带围屏早敞开。大轿一乘来歇下，乱纷纷，齐来簇拥美裙钗。

当下众女眷见显仁入内，早已避开。云楼公子先到中堂，与叔父婶娘请安贺喜。显仁夫妇见了他丰姿俊雅，举止端方，十分亲爱，便留下侄儿，晚间回去。

当时小姐出鱼轩，侍妾如云捧玉颜。凤目微凝犹带泪，双眉半蹙强含欢。亭亭小步花砖稳，冉冉香风玉珮珊。两个女奴扶翠袖，一程来到画堂前。显仁夫妇同吩咐，先谒家祠拜祖先。仆妇侍儿前引导，玉华随步款金莲。焚香点烛参家庙，拜罢回身转步旋。侍妾围随堂上去，佳人举目且观瞻。但见那，画堂铺设异寻常，倒也是，满室春光华丽场。较比家中同彷彿，一色的，檀梨桌椅白铜镶。半垂银蒜施珠幌，四对晶灯悬画梁。大厦深深秋色曙，高堂隐隐午生凉。玉案上，辉煌吐焰双枝烛，宝鼎中，曼绿生烟几缕香。预备千金来见礼，有一条，红毡铺在地中央。于时小姐

登堂立，双袄鸾绡整衣裳。欲待拜时心悒悒，腹中暗叫自爹娘。

咳，我那爹爹母亲呀，作弄得玉华，今日固属可笑，而更无谓也。

自己生身反撇抛，来到这，别人膝下认劬劳。未知他，双双性格如何似，好叫我，陌陌生生难处调。欲改称呼羞出口，迟迟且是褪鸾绡。红霞半现桃花面，怨色微含柳叶梢。走过侍儿和仆妇，居中端设两金交。欢乱语，笑声高，便把为官夫妇邀。

恭喜老爷太太，今日承继小姐，请上坐了好受礼。

显仁夫妇喜洋洋，笑说无消立两旁。左右侍儿同簇拥，佳人下拜在华堂。鸣玉珮，动明珰，风倒柔枝翠带扬。大悦显仁夫与妇，慌忙的，一齐垂手挽红妆。生笑晕，带春光，爱女娇儿叫得忙：我儿起来，爹娘生受你了。

双双扶起女孩提，夏夫人，扯住鸾绡玉手携。小姐时间虽不悦，没奈何，开声改口语低低：

爹爹母亲，二位大人呀。

玉华本是一无知，今日荷承错爱之。想系前生缘分在，因蒙怜爱恁孜孜。从今常傍慈颜下，朝夕还求教诲施。年幼女儿不解事，诸凡提调仗严慈。言完强作欢容展，姜太守，夫妇闻斯笑色滋。暗道女娃虽甚幼，却倒是，世情周致善言词。未知性格温存否，看他这，一貌如花婉淑姿，

纵不能似亲生女儿孝顺，总要比那顽儿恶妇强胜几倍。

不言夫妇暗思评，二小姐，慢启樱桃又进云：未得知，兄嫂并皆何所在，请来一见礼该应。二人听了将头点，便令旁边女婢行：可请少爷少奶奶，出来一见女千金。侍儿答应慌忙去，少刻回来复主人：不识少爷少奶奶，为因何事恁生嗔，在那里，房中对坐将人骂，满面通红酒气喷。一见小婢来走到，登时跳起就施刑。全然不问青红皂，一个巴掌劈面临。吓得忙忙飞步转，不信时，请看面颊半

边青。侍儿说着呜呜哭，太守夫妻怒十分。碍客在堂权隐忍，显仁说与女千金，今朝不见明朝见。汝兄嫂，想必多教酒意深。小姐闻言含笑应，夫人暗地笑夫君，顽儿逆妇无能管，倒这样，捏造包荒会得云。才说双双都染恙，此时又道饮多樽。心中思想微微笑，又来了，合宅家丁妇女们。一者叩见娇小姐，二来贺喜老东君。显仁夫妇传呼免，方始纷纷退出庭。小姐携来双婢子，也上前，相参太守与夫人。二人各命平身起，回问千金唤甚名？小姐欠身来告禀，显仁便乃出前厅。一班女眷方才出，小姐从头见一巡。夏氏夫人来让坐，大家举目看闺英。只见他，生成绰约美容姿，不与凡葩俗卉同。面若芙蓉喷晓露，眉如杨柳笑春风。盈盈秋水双眸秀，小小樱桃一点红。艳丽风流花妩媚，温和沉默玉玲珑。红菱窄窄裙微露，素手纤纤袖半笼。静好一身无欠缺，衣妆华美擅精工。众人看罢齐声赞，致贺夫人福气浓。今日继来贤小姐，他年岂乏美乘龙。夫人见说添欢喜，满面春风道由衷：

岂敢岂敢，多承众位谬赞了。

夫人说着面添花，自己也，仔细端详继女娃。真美丽，是风华，不觉心中亦自夸。似此丰姿诚可爱，未知性情可还佳。寻思欢喜忧愁半，闲话之间日已斜。内室外厅开绮席，正当欢宴听喧哗。后堂一片声如沸，仆妇丫环乱似麻。

乱哄哄一齐来到堂前，叫道：老爷夫人不好了，少爷在那里撒酒疯，拿着一根棍子，寻人乱打哩。

一班女眷共惊疑，个个筵前窃笑讥。气得夫人容失色，手中不觉箸双遗。正然欲问如何说，早见那，逢吉奔来疾似飞。一片胡言难入耳，赶来乱打众青衣。侍儿仆妇飞忙躲，逐过东来又到西。看得众人惊又笑，把一个，夫人气得发昏迷。

只得高声喝道：你这畜生，是怎模样！有客在此，还不快些退去么？逢吉道：今日有恁喜事，如此盛设？凭他甚样



客人，我也见得他，何消回避。

一头说着放悲哀，为甚当初投错胎？如若生为一女子，少不得，也教父母两欢怀。偏偏变作男儿体，倒反教，堂上看承多忌猜。可晓偏心天有报，因教妹子丧泉台。却谁知，亲生才死承祧至，一个方无一个来。浪费银钱全不惜，反道我，惟私妻子好资财。狂徒说着号咷恸，堂上夫人早气呆。一句话俱说不出，却好那，乃尊知此入堂阶。

见其子狂态肆作，不胜忿怒。便喝令家人擒到捆起，以家法治之。逢吉见要捆他，便就杀猪也似的喊叫起来。于是众亲朋一齐相劝，谓公子乃系中酒如此，尚祈勿罪，可宽恕了罢。只教送去房中，无许再出来胡闹便了。

家人几个不迟疑，簇拥推之入内扉。逢吉半真还半假，看见他，父亲如此发威仪，心中亦有三分惧，便乃无言把步移。自去房中高卧了，咳声叹气对其妻。那一个，声声只骂无能的，你既然，做出如何又服低？下马威儿拿不到，少不得，后来更好受人欺。按言恶妇唆夫主，且把堂前事再提。

当下显仁夫妇怒气未息，内外宾客各解劝了一番，乃洗盂更酌，重复入座。

酒阑席罢日西斜，诸宾客，散座呈来一杯茶，用毕收杯权少坐，人人作谢要回家。夫妻内外同相送，散去纷纷莫表他。

却说众客散后，云楼便也进来，作别叔婶及玉华姐。二房遣使送归。

堂前客散事清闲，夫妇更衣对坐谈。说起无知逢吉事，显仁不禁皱眉端。长吁便对夫人道，究不知，今日来由是甚缘。惹得亲朋皆窃笑，生儿如此忒无堪。有何心绪图名利，到将来，衣钵空留那个传？

呀，夫人，你可知那畜生今日之举，究因何事而起？殊

不可解也。

夫人见问皱眉痕，半晌微微笑一声。自是乖张生就性，幼年失教到如今。当初有那怀金女，愤起猜疑口角争。不幸一朝亡过了，看他夫妇好欢欣。今朝见继螟蛉女，自合重来把气寻。常言知子莫若父，相公何乃不知闻？显仁听此将头点，一口长吁不则声。回顾旁边娇小姐，我儿勿为此寒心。劣兄举动常如此，我等将他不当人。教诲不听无可奈，又难致死系单丁。因而只得由他去，膝下荒凉乏所亲。为此谆谆将汝继，以图解闷伴朝昏。自当加意看承好，管比生身胜几分。小姐闻言微一笑，遂将闲话共谈论。夫人吩咐丫环女，对面房中铺设新。以备千金为卧室，侍儿奉命不迟停。开箱倒笼来翻检，取出罗纬绣枕衾。小姐见时忙止住，笑言你等莫翻腾：

这些物件，我携来尽有，只消取出便是，无用费事另寻。

显仁听了，便叫女儿，我正为此要向你说明，这两个侍儿，想系平时服侍惯熟，难于更换，带来可以使得；如何将这些物件也一总携至，这却怎好相留？须索退归，才是道理。汝要应用之物，我处自有呀。

太守言时笑脸觑，玉华小姐欠香躯，回言乃是家中命，这些个，都是孩儿常日需。故使随身携到此，自家人，何分彼此莫谦虚。言完便令丫环等，一一搬于对室居。父母自凭娇女意，侍儿几个共争趋。锦裯绣毯芙蓉帐，整整齐齐一霎铺。擦净妆台安宝镜，又移琴桌设金炉。夫人举步亲来看，笑说是，几日权宜便上途。不必恁般累赘了，省得个，临行装扎费功夫。佳人听说言称是，不过权宜数日余。收拾完时天已暮，用其晚膳略踌躇。

显仁夫妇便去安息，玉华告退。

归到香闺坐定身，兰心辗转自沉吟：看斯堂上爹和母，都是慈祥得伴人。待我十分多爱惜，相依在此自安宁。只惟苦了家中母，

未识思儿怎痛心。想到其间真惨切，泪沾衿袖暗伤神。侍儿服侍将妆卸，睡下罗帏移过灯。

一宵晚景无词，却言次日。

三唱金鸡透曙光，一轮旭日照纱窗。合家大小纷纷起，小姐抬身整晓妆。质丽不烦施粉白，助娇聊尔贴花黄。更绣服，出香房，安候高堂继父娘。款款进言开绛口，深深万福正罗裳。显仁夫妇多欢悦，含笑齐呼坐在旁。小姐从容回凤履，鸾绶半褰态端庄。自居下首临窗坐，侧立随身婢一双。陪侍二亲同叙话，老夫妇，从头细细询家常。在家那个看承好，慈爱多应嫡母良。听说攻书曾上学，诗词歌赋定知详。平时可喜观书史，能否挥毫咏妙章？我处亦存书万卷，只因为，无人玩索久收藏。我儿喜看当相取，遣闷消愁自不妨。小姐闻言含笑应，朱唇慢启告爹娘：家中尊长皆怜爱，嫡母看承更异常。伯父幼年曾教学，攻书数载坐书房。天生愚鲁无如妹，一日难教览十行。文墨虽然知一二，止不过，涂鸦小技欠精强。今朝得侍严亲侧，尚望栽培指教将。太太当时亦问女，我看你，恁般伶俐惹心肠，诸凡女作闺红事，是必般般各擅长？小姐笑云粗解识，此来指教仗萱堂。二人笑说何谦甚，便叙他言共女郎。问问平时嗜食性，谈谈故里各兴亡。风迁连任由官恶，水溢频年患海防。小姐通明兼婉转，博得那，椿萱欢喜笑容装。夫人看看如花面，回对为官语赞扬：难得螟蛉来此女，从今后，留心当择美东床。显仁含笑言称是，真个夫人你太忙。且喜娇儿年尚幼，标梅未及不须慌。且留他，膝前相伴消停待，过两载，再议婚姻事一桩。正在堂前同叙话，来了那，少爷夫妇候安康。容寂寂，意洋洋，蓦地推帘上画堂。叫了一声多勉强，凜然面罩一重霜。千金起接回相见，拜上哥哥嫂嫂双。夫妇无何为答礼，各将冷眼细评量。乃尊见此儿和妇，一副凶威冷面庞。不觉怫然容亦变，叫声逢言汝荒唐。枉为仕宦名门子，不学无知失

大方。昨日家中迎继妹，一堂宾客事多忙。爹娘料理劳心力，夫妇公然高坐房。不管之时也罢了，为什么，无端使酒醉来装？何道理，忒猖狂，眼内全然没父娘。今日一言来说过，你须要，从斯敛迹改行藏。若还不听终如此，有玷先人伦理忘。甘习下流真不肖，我却也，不图恁样好贤郎。或将夫妇同驱遣，或毙无知杖下亡。譬比三房堂叔父，便做个，邓攸无子也何妨。显仁数落晓晓说，气杀夫妻人一双。满面通红睁怒目，回身便乃出华堂。低言一路唠叨骂，满口胡柴听不详。夏氏乃将夫抱怨，好好的，无端说甚短和长。反教伊等增其怒，处家庭，结恨深时更费商。太守闻言声冷笑，夫人出语亦荒唐。你今每惧儿和媳，各事由他不较量。因此纵成凶恶势，肆无忌弹逞强梁。你能隐忍还能受，难道教，我亦低头怕彼强！世上何来如此理，责他几句乃应当。言完便自抬身出，说得个，夏氏夫人气满腔。

啊呀，真正可笑了。

自己平时家法松，任他们，胡为作恶善包容。今朝倒反相嘲我，实难堪，两下承当气夹攻。二夫人，说着纷纷珠泪落，贤小姐，殷勤相劝语喁喁。于时也便消将气，连日来，闲事忙忙勿细穷。

话说二房，定期廿八日起身上任。连日匆匆料理妥毕。

廿七日早晨，显仁夫妇便带了玉华小姐，来到三房拜别。可怜那柳氏娘儿，德华姊妹，这一番的离愁别苦，就是请江淹妙笔，做一篇《别赋》出来，也形容他不尽。当下太夫人设饯二房母女，侍郎亦与堂兄作饯，款留一日，至暮方归。众人也只得硬了心肠，含悲分手。次早，二房起身上船，侍郎叔侄与文公子俱至码头相送，大家珍重而别。姜太守随即扬帆赴任而去。

暮宿朝行不暂留，顺风顺水送兰舟。时交白露消残暑，桂吐黄英又早秋。一路平安多利市，行来已是抵黄州。金锣一棒将船泊，

那一班，下属郊迎集码头。太守传言俱谢却，各行供应概无收。自差仆使寻公馆，只为他，前任官犹在署留。

当下府尊合宅，自投公馆暂住。次日拈香，会诸僚属，料理各事。

数日盘查交待清，择期接印进衙门。显仁治政清如水，初到居官便有名。惟只乃郎全不肖，结交门上与经承。如逢兴讼民间事，每于中，作弊通同得贿银。太守知之常责戒，轻加训饬重加刑。天生逆子何能改，只落得，愈觉伤残天性恩。父母漠然如陌路，承欢惟赖女螟蛉。玉华小姐多贤孝，曲意殷勤善奉亲。父母心中皆喜爱，待之较胜自亲生。饥寒饱暖勤相顾，惜似娇花宝似珍。小姐安然无所苦，只惟念念想家庭。伤心每滴思亲泪，遣闷常题《忆妹吟》。幸有夫人时劝慰，稍稍也便释悲心。椿萱并爱恩弥重，无奈这，化鸱生仇恨益深。小夫妻，看待玉华无善意，犹如肉刺眼中钉。指墙骂壁多讥诮，没来由，添此多余小贱人。小姐醇良兼大度，亦只好，若无闻见不相争。亦因向者居家日，每自常遭气不平。祖母严亲偏姊妹，花姨倚势惯欺凌。到此间，谁知遇这兄和嫂，想必我，注定生成命所应。小姐自悲还自解，也只为，既来那得便归程。堂前安肯轻相放，说也徒然未必行。按表黄州官署事，回文又要叙杭城。柳姨一自娇娃去，日夕悲啼怨恨深。一点愁心常怏怏，千行痛泪落纷纷。夫人见彼思儿苦，格外教，相待隆于昔日恩。更有惠英三小姐，百般解劝甚殷勤。消愁或酌三杯酒，遣闷时操一曲琴。常与观花寻小径，亦同玩月叙幽情，要使他，无闲思忆亲生女，打诨时寻欢笑声。

柳氏见夫人小姐如此相待，心中过意不去，也只得强为排遣，笑语相陪。过些时候，便也渐渐淡忘，不去时时悲切了。

不言闺阁喜投缘，且提起，坦腹东床美少年。文炳自从留舅宅，

光阴早又月余天。下人趋奉多恭敬，尊长看承并爱怜。太夫人，每使郇厨供美品，姜工部，时临书馆共清谈。多才适意身安乐，一处处，曲意周旋礼亦谦。近为试期将迫近，更觉是，埋头刻志用心虔。恐消白日无迟起，静守青灯每晏眠。虽则勤功阴惜寸，奈心中，有桩心事却萦牵。为的那，良缘聘定姜门妹，一向来，止听人夸貌似仙。究竟未曾亲一见，未知道，如何容貌怎娇妍。果能胜过同胞姊，方与我，算得鸾交凤友缘。为此留心伺空隙，欲图一见女婵娟。无奈他，玉人自悉东床在，避嫌疑，绝不轻身到外边。文少霞，纵或请安来入内，一到时，廊前侍女早相传。双双姊妹先回避，难望仙姿得一瞻。未免私心常怅怅，正所谓，仙源咫尺隔重渊。言莫絮，话休烦，且说清晨这一天。

是日早起，文公子入内请安外婆舅母。

少坐相辞出内帏，行来巧遇二蛾眉。风流各有微姿貌，一对儿，扑蝶庭前纨扇挥。公子见时含笑问，方知道，皆为侍女伴香闺。便询其，因何不去随妆次，都在此，扑蝶寻芳戏一堆。翠墨琼笺听此语，春风一笑答英魁。偷闲偶尔同嬉耍，那晓得，偏遇姑爷到此窥。三小姐，素性自来多喜静，厌烦聒，何消婢子紧追随。文君见说微微笑，又复留心问一回：此刻千金何所在？答言独自坐书帷。言完一笑忙忙去，文公子，独立沉吟喜展眉。

啊，这机会妙呀。

既然他，佳人独坐内书寮，又何妨，趁此前行看一遭。且喜这，母舅云楼都出外，有谁知觉半分毫？好一个，机缘在此休教错，看一回，料亦无妨大專苗。文炳思量存主意，乌靴款动步轻摇。公然直至佳人所，便抬头，举目周围四下瞧。只见那，清幽潇洒一书堂，真好似，阆苑瑶台玉女房。非独教，构自名工精含雅，并且又，植诸花卉满庭芳。粉墙边，一枝早桂舒金粟，瑶阶下，八月余春有海棠。小窗阴，几箭玉簪含嫩白，疏篱畔，数丛银菊

吐轻黄。文少霞，匆匆无意看佳景，那心里，半是担惊半着慌。几度回头窥后影，犹恐怕，被人撞见这行藏。声悄悄，意惶惶，绕过闲庭近画廊。步上瑶阶观匾额，蕴香斋，款题三字甚精良。端详不觉心生羨，果然这，女士芸居迥异常。暗自沉吟轻走动，慢行几步近幽窗。将身闪在珠帘侧，星眼凝神向里张。无奈教，风动帘波翻翠浪，急切地，未知何处隐红妆。窥仔细，看端详，不禁魂飞魄也扬。但见那，临窗正坐一婵娟，果生得，国色天姿貌十全。灼灼光华明似玉，婷婷风致美如仙。沉鱼落雁非虚也，闭月羞花信确然。脸似芙蓉娇带雨，眉如杨柳细含烟。丹唇一点春樱小，俊眼双凝秋水鲜。百种融和花减媚，十分清秀雪输妍。低环敛雾垂珠串，细发堆云贯宝钿。巧饰辉煌围翠髻，宫妆流丽聿香肩。鸦青彩袖金花切，鱼白罗衫墨菊填。不瘦不肥芳影俏，宜嗔宜喜粉窝圆。略斜遮掩偏堪爱，未甚分明最可怜。馥馥麝兰香遍溢，悠悠环珮韵轻传。看呆一个文公子，竟不觉，缥缈身如在半天。良久宁神重定性，暗中惊诧暗中言：

呀，这位仙娥，定就是惠英表妹了。

果具此，无双绝世美容华。分明是，一朵天香国色花。楚楚纤腰倚小案，盈盈妙态隔轻纱。一向来，人传疑有三分谎，今日里，目睹真无半点差。不怪芳名金比重，固然秀骨玉无瑕。真可喜，足称佳，惊喜之中且带夸：

妙呀，不道当今世上，果有恁般绝色佳人也。

你看他，不施白粉不施朱，丰韵天然与众殊。漫道世人谁可及，料应仙子亦难如。我只云，而今闺阁皆平等，却不道，此女娇姿古亦无。自幸儒生无量福，终身良偶得名姝。心中思想神飞越，不忍回身又复觑。误碰帘钩当一响，惊动了，扫眉才子女相如。

话说惠英小姐，正然默坐观书，忽听帘钩响动，抬头看处，不觉大吃一惊。

只见是，风流潇洒一英才，在那里，悄立窗前宛若呆。柳叶舒春侵两鬓，莲花出水映双腮。风吹巾帽轻飘带，地拂衣袍半露鞋。体度端凝谁可及，仪容秀整孰能偕。玉人此际浑惊骇，锦绣心中暗暗猜：

呀，奇了。我这内书室，乃人迹罕临之所，如何忽有生客潜来窥探，却是谁人恁般造次也？

低回辗转一沉吟，不觉心中彻底明。此子料来非别个，定就是，东床下榻那文君。为何如此多轻忽，没来由，礼法全忘入内庭。漫道雀屏曾中式，便教姑舅妹兄称，亦须谨避嫌瓜李，怎便潜来窃探人？忒肆狂风忘顾忌，却令我，成何体统是何形。任教觑得闺中貌，已定妍媸待怎生？一向每闻人奖语，道其倜傥且真诚，今观行止殊堪笑，全不像，达礼知书冠世英。姜氏千金思至此，无言脉脉恼芳心。微带愧，半含嗔，不禁仙姿暗暗更。顷刻间，柳叶纤眉生愠色，登时里，梨花素面泛红痕。推笔砚，撇书文，交椅移开立起身。转星眸，回顾琼笺和翠墨，那晓得，二环俱不在书厅。佳人益自增烦恼，暗把青衣骂一声。想了想，若进内堂须敌面，倒不如，权时回避里间行。想罢回身忙举步，叮当环珮动湘裙。香冉冉，玉亭亭，闪入幽斋套室门。随手便将扉掩上，于中默坐且消停。好一似，姮娥隐入瑶宫阙，珠帘外，呆了风流文蔚君。似醉如痴忘所以，觑定了，水晶帘内不回睛。但见那，玉女无言低凤眸，红生双颊蕴娇羞。立起时，亭亭玉树风前倚，行动处，款款金莲水上浮。兰麝飘来香馥馥，珮环摇动韵悠悠。霎时间，洞门一闭仙踪杳，满屋光华兀自留。公子此时如有失，只觉得，眼光撩乱不能收。神恍惚，意追求，半晌宁神私运筹：

且住，我一向闻说惠英小姐，翰墨精通，才名遍著，谅其平素著作必多。何不索性趁此进去，翻看一回，多少是好。



文公子，一边思想笑融融，揭湘帘，款步轻轻进室中。举目周回观仔细，果然那，书斋潇洒不凡同。铺陈雅淡般般好，摆设精奇件件工。静娟娟，花影半窗红日丽，轻细细，香生一室绿烟浓。天然别具清幽景，大有闺房林下风。

文公子到处从头一看——

不觉微微笑满颜，赞一声，玉人文座好幽闲。口中说着忙移步，来到沉香小案前。竟坐仙娥金交椅，笑吟吟，揭开书史就观瞻。无次序，乱寻翻，到处搜查到处看。见了些，礼学、春秋、经史类，无心寓目撇旁边。案头仔细从容检，始寻着，小姐闺中集一篇。卷馥于兰香泽染，纸光映雪墨痕鲜。端详正是佳人笔，喜孜孜，一段春风映远山。

却说文公子翻了半日，始寻见三小姐的一本窗稿，不觉满心欢喜。

含笑含情面带春，取过来，从头仔细看分明。写成美女簪花格，似仿当年王右军。不免心中先已讶，再详文义更加惊。篇篇锦绣言无俗，字字琳琅笔有神。夺尽山川千古秀，擅诸风月一时清。真可敬，是堪钦，似此才华世少寻。文炳时间深佩服，自惭学浅逊三分。他年花烛谐连理，还只怕，消语难辞天壤憎。当下恐为耽搁久，匆匆不及细详评。略观大旨其中妙，掷佳章，拍案惊奇赞一声：

妙呀，字字珠玑，篇篇锦绣。端庄流丽，而笔笔有神。

不意闺阁之文，竟有如此巨观者乎！

口中称赞笑盈腮，触起了，狂兴登时不付裁。取过文房提彩笔，意欲要，题诗一首赞裙钗。即于彼稿花笺后，飞舞龙蛇写下来。才捷之人诗思速，不消片刻早完哉。自观一遍重翻覆，得意洋洋喜满怀。慢说延挨公子事，且提那位女多才。

话说三小姐避归套室，默坐多时，见文公子兀自迟迟不

去，甚是心焦，且更着急。

愁锁春山雨翠梢，闭门寂坐好无聊。心内恼，意中焦，暗自沉吟三两遭：

呀，这便怎处！

只管迟迟不动身，倘若教，人来撞见怎区分？不知他，擅临内室行狂妄，还认我，私会东床少正经。想到其间羞更恼，翠眉交锁意如焚。重策画，细思寻，忽地心中一计生：

呀，有了，待我且把侍儿叫唤一声，他怕人来撞见，少不得要走。

非是我，无端声唤失闺仪，止恐人来起是非。小姐芳心存主意，故意的，流莺高转一声啼：

琼笺翠墨，汝二人何在？快来。怎么将些外客，放到我这内书房来了！

莺燕娇音叱咤扬，吓得个，文君外面意匆忙。推玉案，撒佳章，立起身来一付量：

嗯，这么个可笑的佳人。

我身坐未片时多，遽尔惊呼待若何？罢罢罢，既是佳人心惹厌，快快快，快些出去莫迟俄。

正是吓，他这一声叫唤，明是警我速行出去之心，恐耽搁久了，为人所知，不当稳便，倒莫要错会了佳人雅意。

文君此际不迟延，立刻抽身到外边。意急偏偏阶绊足，心慌恰恰树抓冠。穿曲径，过重檐，离了仙娥阁苑前。自往垂花门外走，隔墙便是自芸轩。神少定，意方安，偏偏又，劈面相逢是泰山。那一位，工部只因闲没事，莫府去，寻他妻舅共清谈。莫公适遇轻痾染，会不着，上轿忙忙便自旋。咳嗽一声朝内走，屏风后，恰逢坦腹美英贤。微带笑，半含欢，便乃将言问事端：

贤甥何往？如此慌张，且面有惊喜之色。

公子低头步履匆，忽闻人唤询其衷。心乱跳，面微红，举目观瞧是岳翁。急正衣冠趋几步，上前答应礼从容。愚甥入内将安候，此刻回归书院中。误踏苍苔惊一滑，因而不自觉笑融融。谁知适遇台旌返，有触尊前恕不恭。言罢躬身来退立，候他母舅过屏风。侍郎不走迟迟步，便与他，阔论雄谈兴转浓。提到尔来秋欲暮，含欢说与美乘龙：目今岁试期将近，贤甥你，刻志应须倍用功。听说今番提学道，为文烘染好鲜浓。其人古怪清如水，搜检关防立法凶。只字片笺携不入，要凭学力自家充。贤甥虽则才华美，负聪明，用笔纵横太有锋。遇此迂儒为主试，还须要，留心琢句另研穷。莫云芥子功名小，这却是，发颖之初宜奋庸。公子当时闻此语，微微一笑答姜公：愚甥虽则才疏浅，十载潜心学业中。觑此微名犹拾芥，又何必，随波逐浪效时风。今承母舅施明训，药石良言当勉从。道罢躬身称告退，侍郎也便步从容。中堂上面身归坐，默默无言恼在胸。

嗯，好一个狂妄无知的子弟也。

好意将他训一番，倒说是，易如拾芥有何难。全无半点虚心处，反以良言当等闲。自负聪明狂特甚，还只怕，今年稳要落孙山。思量不觉多烦恼，叹口气，皱着眉儿色不欢。太太将言来启问，好好的，相公何事带愁烦？侍郎见问嗔含笑，便把其情细与谈。莫氏夫人闻此言，微微一笑劝为官：

相公，但凡年少聪明子弟，总有些自负。只要他如愿相偿便好，这也何必介怀。

凭他狂妄自相夸，少年才人志每赊。似此方堪称坦腹，分明口角似君家。何用恼，不须嗟，凡事由天莫虑他。说得姜公无话答，各将他事磕闲牙。堂前不表夫妻话，再说起，仁智书斋文少霞。

却说文公子回到外书房内，将身坐定，想后思前，不觉十分得意。

曾记当年立愿心，娶妻必欲一倾城。参差为此难成就，议处虽多总未应。谁料天生无量福，果得这，奇才绝色一佳人。真可喜，是堪欣，有志须知事竟成。思想之间心自乐，芝眉双展面含春。正当得意开怀处，忽听帘钩响一声。却是峻崆公子到，两边相见各安身。少霞便乃将言问，贤弟清晨何处行？答道偶然闲散步，失陪左右罪殊深。文君一笑称言重，表兄弟，闲话移时早膳呈。用罢消停茶一盏，两公子，窗前各去看书文。话来按表书房事，再说那，闺阁才人姜惠英。

话说惠英小姐，独坐内房，听得外面文公子声音去远，方起身出外。

来到窗前坐定身，看了看，案中翻得乱纵横。芳心暗恼文公子，作事无良欠正经。瓜李之嫌全不避，蓦然潜入此书厅。真可笑，亦堪嗔，大料其人品行轻。一壁沉吟重整顿，案头理好各书文。忽观自著吟香集，似觉新添字数痕。举手慌忙来揭过，凝风目，端详正是少霞吟。写成二首新诗句，飞舞龙蛇笔法精。小姐时间嗔亦笑，且将仔细看分明。

诗曰：

绝妙风流旷世才，清新丽藻似花裁。  
铅华脂粉俱销尽，一片文心天外来。

其二：

堂堂笔阵气凌虚，吐凤雕龙思有余。  
漫道文章儒者事，而今应逊女相如。

后书：捧读佳章，不觉香生口颊。钦佩之余，谨成二绝，录为惠妹贤卿雅玩。即希斧正可耳。某月日时，少霞文炳拜稿。

小姐其时一览完，玉容红晕改朱颜。莲花两颊微含怒，柳叶双眉半带惭。暗道此人轻薄甚，为什么，无端写污我诗篇。诚可笑，

抑何愆，行止分明恶少年。幸是今朝吾自见，尚可以，泯其形迹免猜嫌。若教疏忽为人晓，岂不相传作笑谈。虽付红丝联伉俪，未谐花烛毕姻缘。何劳赐奖闺人笔，忒也荒唐作事颠。想罢寻来裁纸刃，割去了，文君适作句双联。更将书籍铺排好，归坐无声思愀然。正自芳心烦恼处，来了那，侍儿翠墨与琼笺。呼小姐，叫婵娟，奉请堂前进早筵。小姐见他双婢子，春山蹙处便开言：

好呀，汝二人怎躲得影都不见，这半日何方去来？不在书房侍候。

皆因我，平时相待忒宽和，惯得这，怕惧全无规矩疏。不是偷闲离绣闼，就行躲懒出芸居。擒彩蝶，钓金鱼，一片顽心总不除。小姐言时花貌变，说得个，双环俯首各相觑。默然半晌难回答，停一会，启口同将小姐呼：

小婢等知罪了，下次再也不敢如此。改过便是，伏乞小姐息怒。

双双请罪笑容装，立在千金书案旁。良久玉人颜始霁，道了声，从今不许出书房。下回倘若仍如此，必定要，告诉夫人动戒方。二婢闻言声诺诺，既然是，千金说过敢轻忘？当时小姐抽身起，便唤那，二婢相随到后堂。慢款金莲穿曲院，轻移玉趾绕深廊。一程来到高堂上，老寿母，见了娇娃笑满庞。便问惠英何所在，想来又是用功忙。日常听你爹爹说，你的那，文理精通各擅长。

女子之中，有此才学，也就足矣，何必还去用功，自苦如是。无事到此，陪我坐坐，说些闲话也好。

太老夫人道此言，千金含笑告尊前：书囊无底从来说，敢谓知文便弃焉。失侍高堂深负罪，尚祈祖母恕其愆。今蒙吩咐言如此，当得常来到此间。小姐言时陪笑脸，太君命坐近身边。祖孙正说晨餐具，左右的，婢姬安排桌椅端。请到侍郎夫与妇，更有那，九华小姐一婵娟。齐齐同向高堂列，侍奉尊亲礼貌谦。叙次一同

归坐位，纷纷上菜具时鲜。豪家举动何消说，一膳珍馐值万钱。少刻用完收拾去，各人散坐试新泉。名茶向出杭州郡，饮过了，一盞松罗采雨前。共侍老亲同笑语，一堂骨肉庆团栾。姜府中，天伦乐聚无多故，按下其情且慢言。掉转笔尖波另起，词中再叙一家缘。

话说杭州府属海宁县内，有一世家，亦系浙中望族。其人姓谢名涵，表字秋山，多才博学，少年得意科名，有直无私。中岁置身仕路，位亚诸侯，官兼宪府，现任山东巡抚之职。居官清正，处事公平，德政仁风，不让当时韩范。清标雅操，亦如同世王文。因使合省士民，无不钦仰而更佩服者。这却不在话下。单说谢公夫人莫氏素徽，即杭州莫太常之次妹，与姜侍郎为僚婿。因远宦多年，故此两下疏失，不大往来。这位莫氏夫人，虽不似其姊长厚，却也贤明而又美貌。所生一双儿女，亦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品格。

这公子，弱冠之年十七逢，号称香土唤春溶。生得来，貌和昔日张何亚，才与当年李杜同。举止端方无俗派，行藏温雅有仁风。佳品格，美姿容，谈笑诙谐学问充。堂上椿萱多爱重，室中琴瑟未调融。止缘阿母挑持甚，这一向，回却纷纷月老翁。必欲才容双备女，方肯与，孩儿纳彩去传红。多才自任双亲意，择良匹，为此迟迟中馈空。表过不提公子语，话来且是叙闺中。这小姐，三五之年正妙龄，雪仙为字絮才名。生得来，貌如秦女重临世，才似班姬又复生。不独姿容称绝代，更兼情性亦殊伦。虽然生作朱门女，名利由来看得轻。赋性清贞惟喜静，襟怀潇洒不知春。聪明幼具超尘志，参透人间世俗情。碌碌红尘徒自扰，茫茫苦海枉求营。寿高百岁终须死，安得常留不朽身。伉俪未能终燕好，天伦到底要离分。何所乐，是堪矜，赢得红颜薄命称。枉受轮回诸苦恼，实然无利又无名。更加生死难猜料，古诗曰，白发从无

到美人。既具冶容堪绝世，将来地步要思寻。一朝失足迷津误，再想回头便不能。为此娇娃存主见，立心不愿染红尘。闲中每究成仙术，静处惟观学道经。素意满怀无俗念，芳心一点欲修行。偶闻提到婚姻事，便觉愁烦欠喜欣。父母亦因怜爱甚，欲留膝下且消停。意思要，待其爱子迎新妇，方与这，闺阁娇娃择右军。故尔千金犹待字，未容佳客射金屏。话来表过兄和妹，却说官衙目下情。

是日午后，谢公政事完毕，便入内堂，与夫人燕坐，说些闲话。

夫妇堂前笑语怡，言时早看日沉西。千金公子同来到，相见双亲绕膝依。抚院座中观爱子，含欢便乃叫贤妻：想吾家，单丁岂可虚中馈，孩儿的，婚事还该早与提。似你娘儿如此择，还只怕，世间无有恁名姬。娶妻娶德从来说，却笑夫人见识底。奉劝从今休执见，再遇有，冰人到此勿回伊。夫人当听为官语，一笑将言把话提：非是妾身多谬见，择儿妇，求全责备恁迟疑。只缘爱子姿容美，彩凤何堪匹野鸡。这而今，官宦闺娃虽自广，要选个，如花淑女实然稀。要晓得，蘋蘩主祀非轻易，似这等，草草完姻却不宜。再者亦因私意具，有一段，良缘在彼欲相期。相公呀，妾有同胞姊一人，于归姜氏旧名门。姊夫年少登云路，近来是，怡养林泉十数春。家姊多年无所出，偏房曾纳二红裙。谁知两妾连生女，吾家姊，拜祷求儿一念诚。天祐果然身得孕，那晓得，临盆又是一千金。德华二字闺中号，家姊夫妻爱十分。我见其时方五岁，生得那，丰姿端好性聪明。妾身甚是心欢爱，欲与孩儿说此亲。只为女甥花未出，因而耽搁未提因。年华算到如今日，已有芳春十四龄。客岁遣人归故里，相投书信赴杭城。姜衙曾见三甥女，回来日，夸说花容没处寻。为此妾身心已决，欲求此女结良姻。这却教，门当户对无差错，女貌郎才两所应。鄙意如斯休

笑謬，联姻亦要重私亲。如此事，恁般因，告上君家自定评。果若大家俱各愿，修信札，求婚赶早便差人。夫人言讫花容笑，谢抚院，满面春风答一声：

夫人所说，这一段婚姻却是极妙的了，还有甚说得！但既存此意，何不早言，真忒也见外了。

我与姜家令姊夫，深交契合未为疏。后来两下称僚婿，友爱亲情倍觉多。若去求婚贤淑女，老襟丈，定然乐允不推磨。夫人点首微微笑，既说定，趁早图成连理柯。莫使娇娃婚别姓，那时节，空教追悔亦无何。谢公听了夫人语，点首含欢启口呼：

夫人说得不差，且喜适逢的便。可见该是姻缘，方遇如此巧合。此事大有几分成局也。

前者吾乡族内兄，有书相寄到衙中。告称今岁当逢考，考试之期在仲冬。我想春济年已长，看他那，近来文理亦精通。思量欲令回乡去，博领青衿入泮宫。这一来，顺便正堪求淑女，还兼又，上坟祭祖尽微衷。一举三得诚佳妙，定主意，即遣孩儿返浙东。况目今，正值秋凉行路好，夫人你，与儿打点莫从容。衣衫行李须端正，择良辰，就道无非此月中。莫氏夫人闻此语，倍加喜悦展眉峰。欢迭迭，笑融融，又复开言叫相公：相公呀，孩儿赴试理当然，从来说，赶取功名趁少年。谢氏簪纓传奕世，不比那，藟门白屋费多艰。孩儿况复才华美，料必能，手到平拿稳步蟾。倘使青云连捷上，那时节，凤凰池上缔良缘。夫人说着添高兴，谢抚院，偏笑裙钗见识偏。看得事情容易甚，据我论，功名迟早亦由天。可见那，甘罗少小为丞相，梁灏期颐中状元，假使有才皆得第，这个倒，山林草野少遗贤。不言夫妇闲班驳，却说多才美少年。当听双亲商议语，不胜欢悦暗欣然。嗟吾十七年痴长，未结鸾凤聘淑娟。一向传闻姜氏妹，才容双绝美如仙。果能侥幸联佳偶，也教我，不枉多时觅好缘。公子沉吟多得意，早不觉，



春风罩满玉腮边。絮才小姐从旁见，笑微微，不禁芳心暗忖言：好笑哥哥人一个，婚姻之事恁相牵。一闻父母言提及，这等欣来这等欢。奴亦人间年少女，看得这，荣华富贵淡于烟。倘能遂我平生志，除世欲，一世空闺到万全。惟恐双亲怜弱息，未容我，芳菲少艾去修仙。他年如若征佳客，那时节，室女难于自主专。谢絮才，想到其间心不乐，玉容惨淡锁眉尖。不云各有私衷曲，题到潭衙次日言。料理行装来检点，夫人莫氏用心田。匆匆数日诸般毕，择定了，吉日登程不暂延。

话说数日之间，行装完备。谢公便与夫人商议求亲一事：还是转托令兄作伐，还是直将其意书达襟丈信内？夫人便道：吾兄为人迂而且板，只恐不善致词，反被伊家推托。不如直恳本人，求聘其女，倒有个情不可却。再者，吾兄闺阁，现有两个侄女，年并长成，貌逾中等，尽皆待字未婚，恐其见我舍此求他，未免心中不悦。谢公听了此言，一笑，点头不语。遂去修书二封，一与妻舅莫公，奉候年来安好，叙些通套泛言。一与连襟姜府，即将求婚之意，恳切言之。写成封固，便教与公子收好。当时莫夫人亦另有书信，致候兄姊，烦言少表。

行期择定不延迟，是日华堂设玉卮。饯别多才行路客，合家团坐叙离思。呼爱子，嘱娇儿，父母齐齐出训辞：孩儿呀，此行独自返乡城，一路风霜要小心。书史文章休废置，自图上进干功名。莫道这，青衿一领非稀罕，可也知，宰相俱由此进身。裕后光前承世业，切休失志堕家声。到家数日聊将息，即去亲身上祖坟。查核田园谱帐目，勿为群小各侵吞。代吾致意诸亲友，事毕之时到武陵。进谒姨夫和母舅，两封书信面交呈。若蒙他，姜衙允许婚姻事，汝须索，作字前来告二亲。以免寸心时挂念，好为择吉结良姻。要知汝乃单传子，若能够，早咏鸾凤早得孙。再者妹儿

年渐长，尚无快婿中金屏，自来浙地才人广，汝可殷勤用片心。若遇风流名国士，即行寄信父知闻。词絮絮，话云云，公子唯唯答应频，惟愿二亲加保重，勿因不肖挂牵深。孩儿此去家乡地，自有那，尺素勤修托锦鳞。以慰庭闱多远念，临行严训谨当遵。言完亲举金杯酒，奉上双亲二大人。夫妇筵前含笑接，夫人又复嘱亲生：春溶呀，汝父之言药石良，儿须切记莫轻忘。但将心念桑榆景，不可行游花柳场。在路诸凡宜仔细，到家各事要安详。饥进食，冷添裳，仰体双亲远念长。若到杭州姨母处，须代我，殷勤致意候安康。倘蒙不弃谐秦晋，即便修书告父娘。再者姨家和舅宅，吾备有，数般礼物附行装。到时分送休忘却，这叫做，物贵离乡土意香。所嘱言言须谨记，但愿汝，早为脱颖把名扬。言完饮尽杯中酒，亦取金樽赐一觞。公子躬身忙接过，春风含笑告萱堂：言言金石儿当记，愿只愿，父母宽怀莫挂肠。母子依依同话别，时间不悦女红妆。因闻乃父叮咛语，红了脸，俯首无言暗忖量：但愿吾兄无在意，莫教真去选才郎。那时却使难区处，未便梅花自主张。既欲长生修不老，秦楼何用凤双翔。沉吟不觉生惆怅，双敛愁蛾暗自伤。父母见时齐笑问：娇儿何事动愁肠？莫因兄长分离故，且自开怀饮一觞。言罢含欢呼左右，代他小姐注琼浆。多娇只得含糊应，强展欢容对父娘。一笑起身拾翠袖，瑶钟满注郁金香。筵前奉与亲兄长，款吐新莺道细详：大兄呀，勿因怅别唱骊歌，惟愿途中珍重过。不怕大登科没分，权先两次小登科。妹今朝，一樽预献为兄贺，到明日，鸿雁分飞阻塞河。言罢玉容生怆色，谢公子，起身请坐女娇娥。接过了，香醪立饮无余滴，称谢同胞惠爱多。亦嘱其，膝下好为承色笑，莫教父母闷心窝。佳人答应称知道，合家儿，一片离情无奈何。嘱咐叮咛言不了，酒阑席散未牌初。春溶便乃衣冠整，拜别堂前不暂俄。

话说谢公子，当下拜辞了双亲，别过妹子，带了两个家

丁，一双童子，出了潭衙，坐上车辆，一径登程而去。

辘轳雷声碾石沙，崎岖踏遍路三叉。披星戴月何消说，跨辕儿，辛苦书童与管家。便向主人同计议，吾公子，从来娇养在官衙，恁般辛苦难禁受，必须要，弃此乘舟方始佳。屈指试期犹甚远，便作是，舟行迟缓亦无差。多才正觉风尘苦，听得其言乐自除。

便道：这却甚好，索性待过了黄河，卸此车辆，唤舟南下便了。顺便也可览些名山胜景，以畅襟怀，强似闷此车中多矣。

当时议定喜非常，数日行程度了黄。主仆弃车从水路，兰舟是夕泊袁江。春溶公子凭窗坐，观看那，景象萧条不甚强。岸上边，凛凛风声沙滚滚，河心内，滔滔水响浪茫茫。多才无意来留恋，停一夜，吩咐开船赶路忙。次日淮阴连宝应，米朝灯火过维扬。顺风一路平安甚，九月初，早抵杭州到故乡。

话说春溶公子，抵里后即择日祭扫先莹，遍拜合乡亲友。

当时众人，见是抚台的公子回乡，谁不十分趋奉。这家送席，那处邀樽，闹个不了。谢公子应酬不迭，俱各委婉谢之。过了数日，稍得清宁，遂将家事整理了一番，即便起身，来到府城，探望姨娘母舅。一到时，乃先投莫府而来。

莫公闻报笑盈腮，立刻便，出迎书生小俊才。公子联奎随父后，忙忙接入不迟挨。一同陪向中堂上，莫太太，含笑推帘迎出来。公子当时忙见礼，整了整，衣冠拜倒在尘埃。莫太常，夫妻回礼同扶起，执手含欢叙阔怀。表弟表兄同礼毕，谢郎欠体把言开。欲邀姑嫂同相见，至戚之间礼上该。太太当时呼左右，传教请出女裙钗。却值那，联奎娘子归宁去，只教他，姊妹双双一共偕。

却说莫公二女，一名瑞芝，一名芸芝。姊妹两个，生得不相上下。容貌只在中平，性格甚为婉淑。翰墨粗知，女红巧擅，现俱待字深闺，未遇有缘坦腹。因莫公相女配夫，欲

择老成之士，方肯许婚，一时难得其人，故此耽搁。

此时闻命各抬身，姊妹双双挽手行。侍女相随堂上去，座中立起谢郎君。迎前作揖忙施礼，两小姐，万福相回翠袖轻。莫太常，夫妇于时齐命坐，传呼侍婢看茶临。谈别悃，话寒温，公子躬身述母云。十载睽违时在念，传言致意候安宁。莫公夫妇殷勤答，细看甥儿爱十分。笑问可曾占风卜，回言择配未联姻。说时不觉抬头起，暗视芸芝姊妹们。生得那，细弱身材多稳重，大方举止不轻盈。眉似月，鬓如云，瓜子庞儿阔嘴唇。各有微麻生两颊，五官位置欠均匀。二人身分差相仿，姊妹由来一样形。谢公子，留意再从裙下看，原来那，凤翘却是一星星。尽都是，家常妆束无多饰，态度安闲礼貌彬。眼里端详心暗忖，这两个，舅家表姊欠娉婷。身材过短无风韵，眉目虽佳不可人。似此裙钗无所取，怪不道，萱堂不欲共联姻。恁容颜，若将较比吾家妹，真有天高地下分。一面寻思茶已尽，二芝告退自回身。华堂便乃排佳宴，款待多才为洗尘。席散酒阑时过午，春溶意欲往姜门。将言便向尊前告，莫太常，点首含欢启口云：

今日天已不早，贤甥初到，路上不免受些辛苦，且在我处将息一宵，明日再去不迟。公子只得遵命，自去检出母亲书信并各色礼物，一一面呈母舅。莫公夫妇俱各称谢。是晚，春溶在书房中过了一宿。来日起身，梳洗完毕，用了早点，整束衣冠，告辞母舅舅母，要往姜府中去探望姨夫姨母。莫公便命自家两个家丁，引导前来姜府。

司阍通报不迟俄，莫夫人，听得其情喜气多。工部当时教侄接，自家拱候立阶坡。云楼闻命忙迎出，两下里，各叙寒温会面初。陪入后堂相见过，谢公子，方来前面会姨夫。夫人一见甥儿至，立起来，满面春风启口呼：

贤甥何日到来，做姨娘的好不挂怀，盼之久矣。这一向

未接音信，汝母及妹想各安好。

春溶答应就登堂，下拜夫人及侍郎。夫妇二人忙答礼，殷勤请起笑容装。春溶退步躬身立，含笑将言告细详。尚有金闺诸姊妹，敢邀一见礼应当。莫夫人，当时便着青衣去，相请千金人一双。侍女应声临绣阁，传言奉请二红妆。

原来九华小姐，适值生母与之淘气，哭得满面泪痕，便回复侍儿说，身子偶然不快，不好出来。那三小姐本也怕见外人，但母亲面上私亲，不好相却，只得一人独往。

罗衣换罢正珠翘，出兰房，款踏香尘步步娇。三五侍儿随左右，风吹仙袂麝兰飘。一呈来到中堂上，太太观之询事苗：姊姊因何身不出？三小姐，遂将适语告劬劳。言完退步同相见，万福深深袞翠绡。公子躬身贤妹唤，凝眸不觉暗魂销。心荡荡，意摇摇，疑是仙娥降碧霄。因碍姨夫姨母在，一时不便细观瞧。姜侍郎，含欢使命俱归坐，侍女香茶献一遭。各叙寒暄通款曲，老夫妇，端详亦各仰清标。但见他，一貌堂堂品格奇，面如满月美丰仪。何郎傅粉差相似，荀令薰香可并提。态度翩翩多俊雅，神情矫矫不低微。无所短，各相宜，若此人材世亦稀。不说夫妻心暗奖，谢郎也是用心机。凝眸窃视姜姨妹，目荡神摇意欲迷。只见那，倾城绝代一娇娃，夺目争光颜色佳。翠纤纤，眉似春初新绽柳；娇滴滴，脸如雨后乍含葩。秀盈盈，双湾绿鬓云迷岫。轻淡淡，两片腮痕雪映霞。论身材，端丽直教金比重；评面貌，鲜明却似玉无瑕。宜傅露，欲羞花，独占群芳定算他。公子当时观看毕，那心中，不胜惊羨暗相夸。

妙呀，天地间怎有如此绝色佳人，我今日才算见了世面。

一向常闻母亲夸说此女生得美貌无双，也只认与絮才妹子一样罢了。

谁知如此美丰神，竟是个，闭月羞花绝代人。漫道妹儿容未及，

还只怕，玉颜压倒古倾城。真可爱，实堪惊，但愿婚姻一事成。思想之间微带笑，不住的，凝眸流盼美娉婷。聪明小姐心知觉，两朵桃花粉面生。便起身，告退二亲回避去，自归香阁不须云。多才此际心明白，笑一笑，启禀尊亲婉转陈：二大人，近者起居应纳福，家父母，别来数载念深深。手书各致恭安候，传命愚甥当面呈。言讫便从怀内取，两封书札共交明。姜公夫妇齐相接，拆去封皮看一巡。工部侍郎观仔细，联襟手笔自书文。开头通套寒暄语，后写求亲一段因。内人深羨三令爱，闺中俊杰女中英。诚知辱子非其配，赖托潘杨世有亲。曩昔更蒙相契重，比如管鲍两知心。故而斗胆为相恳，赐结朱陈儿女姻。若使吾兄心不弃，即祈金诺感非轻。鄙衷不揣呈台览，乞恕疏狂冒昧深。姜侍郎，当下看完书一纸，微微一笑叫夫人：

夫人，你看此信如何。夫人取过，看了一遍，便笑说道：正是，舍妹书中亦有此意，还写得更加恳切，这却好笑了。姜公笑道：总因云山间阻，鱼雁稀通之故。这也何妨，就待我等从此留心，代伊作个冰人，访一美配便了。

夫妻说着各含欢，便对春溶道事端：适看尊翁书上语，原来是，欲求小女结姻缘。忝为至戚应无却，怎奈我，已有东床定在前。深负盛情怜弱息，愚夫妇，从今代你用心田。访一门户相当者，窈窕佳人四德全。那其间，恭执斧柯占风卜，何愁良配乏文鸳。侍郎夫妻言完笑，几句话，呆了风流美少年。默默低头无一语，十分扫兴欠欣然。心似失，意如煎，半晌痴呆暗自怜。自是缘慳和福薄，错过了，多才多貌一婣娟。沉吟好不心烦恼，停一会，勉强含欢启口言：只为关山多阻隔，久疏音问不知原，行多冒昧殊堪笑，二位尊亲幸恕愆。姜侍郎，夫妇一齐称好说，将言便乃另开谈。少时谢府家人到，带来的，礼物纷纷向里端。工部夫妻同致谢，命人传谕设华筵。接风公子新来客，只要丰盈不论钱。

语去言来多一会，早看佳宴列堂前。书房去请东床客，年少郎君整整冠。款步登堂容带笑，谢公子，座中立起亦含欢。两边相见同行礼，尽是风流美少年。初会面时俱未识，各通名姓叙寒暄。心中彼此皆倾慕，谦逊移时入席间。水陆具呈多盛设，杯盘罗列尽时鲜。侍儿奉上金杯酒，宾与主，席上深谈两地言。午末未初筵始散，用其细茗略迟延。

话说谢公子见姻事不谐，心上十分懊恼，意味索然。席散之后，便欲辞归舅宅。莫夫人见此甥甥，十分亲爱，苦苦相留。公子再三推托不肯。姜公见了，佛然不悦，便道：同是至亲，有甚彼此，何故贤甥这般见外。想恐吾家寒素，款待不周，有慢之耳？夫人只索由他自便，何必恁般相强。谢公子听了此言，不好再却，只得陪笑应承。说道：多感二位大人，如此厚爱，愚甥何敢固辞，有拂盛意。只愁过扰不当。于是，姜公便着人去知会莫府，谢公子留住吾家，告上舅老爷不必挂念。并将其书籍行李等项，一概移来，安插仁智堂内，与文公子一同居住。家人辈奉命而行，不烦细表。一日匆匆夕照西，闲庭宿鸟早争栖。家中到处银缸照，晚膳安排内外齐。姊妹高堂陪祖母，承欢笑语共怡怡。各人侍候高年睡，方始回身不必提。自此春溶姜府住，一班儿，少年相聚总投机。

谢公子过了几日，偶与姜峻崑闲中说起，方晓三妹所许之人，即是文炳。今年六月间方才聘定此婚，不觉心中愈加懊恼。

十分不乐闷填胸，乘兴而来事落空。只料其，美玉连城方待价，那知道，东床有客已乘龙。论起来，为婚岂少名家女，总未必，及此倾城绝代容。恨只恨，特访桃源迟一步，当面把，仙娥错过悔无穷。思量虽则多烦恼，也只索，拨闷观书去用功。是日书房朝膳毕，与少霞，焚香煮茗话情衷。凝眸注视风流客，那丰采，

委实无双占上风。但见他，金交椅上坐端然，一表人材非等闲。凛凛英风真出众，翩翩秀气恰如仙。欺美玉，赛新莲，压倒乾坤第一先。谢春溶，至此点头心自逊，文君才貌实双兼。不怪那，姨夫姨母多相爱，好一位，坦腹东床美俊贤。羨彼有缘谐美配，嗟余无福缔良缘。沉吟不觉眉尖蹙，叹口气，俯首无言思黯黯。按说春溶多不乐，少霞此际亦详观。见他谢子丰神秀，一表堂堂也不凡。目似流星容霭霭，面如满月态翩翩。欺卫玠，胜潘安，俊雅风流品格端。看罢沉思心暗赞，谢君好副美容颜。若将较比云楼弟，自然是，香士精神更在前。闻彼此来非别故，为求那，惠英表妹把姻联。谁知已为吾家聘，失所望，故此愁烦减却欢。想到吾家贤姊妹，摽梅将及正芳年，犹然待字深闺里，未遇乘龙美俊贤。若与谢郎联美眷，是为一段好良缘。两边门第无高下，女貌郎才各不偏。就待吾，寄禀江西言此事，料父母，必然乐允少猜嫌。即烦母舅为媒妁，南北通书致好言。这姻缘，不单单为胞姊计，亦可使，谢君释却恁冤牵。不然朝夕同相处，对着这，失意神情不自安。此事算来无不妥，且为商议莫迟延。思量有理多欢悦，是日无词讲次天。

话说次日间，文公子入内候安，便将自家这番主意，背了谢郎，告与母舅、舅母。

从容告上恁衷私，即愿为媒达彼知。姜侍郎，夫妇闻言齐道妙，吾甥主见不差池。佩兰若把春溶许，真个是，一对天生连理枝。这个媒人包稳做，谢香士，正如所愿喜牵丝。夫人点首言称是，含笑说，且略消停缓一时。等待宗师临考后，那时节，两重喜报一同驰。三人当下商量定，文公子，立起殷勤便告辞。归到幽斋多喜悦，窗前自去用心思。堂前且说夫和妇，便乃传呼小侍儿。去请谢家公子入，道我等，有言商议莫延迟。小环答应慌忙去，少刻春溶入问之。夫妇含欢来命坐，春风映面喜孜孜。遂将才适东床意，



含笑从容告与知。若说舍甥文小姐，真算得，如花似玉一娇姿。较之吾女堪相仿，论才学，绝妙香奁画与诗。其父现为提学道，两边的，门楣紧对无参差。要知都是潘杨戚，我等之言岂妄施。这姻缘，如若贤甥心下愿，我处便，修书致达令严慈。侍郎夫妇言完笑，又道姻缘合在斯。女貌郎才无一欠，谢郎当听这番辞，心忖度，意裁思，此事今朝怎处持？若看少霞人一个，仪容委实占当时，料来乃姊应相仿，可莫把，当面良缘又错之。思想一回心已决，将言回答笑容滋：

姨夫姨母二位大人，在上听禀：

感承见爱议鸾凰，奈愚甥，自己难于擅主张。容待消停临试后，那时寄信禀爷娘。若还堂上椿萱肯，这个是，一任尊裁易作商。工部闻言来点首，贤甥之语所应当。三人闲话多时候，谢公子，告退回身出画堂。归到书斋来坐定，半愁半喜暗评量。不知这位文君姊，才貌如何强不强。果若能如姨丈语，与吾方是凤鸾行。倘教是个寻常女，那时节，误对婚姻愿莫偿。自古媒人无实话，令人倒要动愁肠。多才思想心神乱，闷闷无言倚碧窗。按下谢家公子语，却言内里细行藏。用其午膳闲无事，莫氏夫人到后堂，便把为媒情一节，从头告与老姑嫜。太君听了心欢喜，含笑说：文炳甥儿眼色强。谢府郎君真不错，可称一位美东床。言谈早又天光晚，连日无词勿细详。

光阴荏苒，岁月频迁，秋尽冬来，早又小春时候。江南地暖，姜府后园中百花间放，虽不及春色芳菲，较胜似秋光黯淡。

太老夫人喜不低，带领着，一班少艾共游嬉。夫人要博萱帟乐，特备金樽傍菊篱。庆赏余芳承色笑，侍郎父女共留题。闲行小径欢怀展，醉奉高堂逸趣齐。按表潭衙真快乐，时光早又届场期。蔚君香士云楼等，用功夫，止恐临场有失遗。府县衙门先补试，

文与谢，双双名字并高题。十月初八宗师到，初十良辰取了齐。合郡生童俱赴集，人人打点不迟疑。临安昌化先开试，武海余阳逐次提。贴出严规加晓谕，片笺只字不容携。文姜谢莫吴公子，五位多才约会齐。廿二五更临锁院，应名归号列东西。一番乐奏封门毕，学政堂前传下题。个个揣摩求妙句，人人拟想用深机。三牌之后纷纷出，各回去，等候宗师发案期。

话说到了廿五良辰，宗师发出案来，文少霞进了杭州府学第一，谢春溶海宁县学第三，吴瑞征武陵县学第九，那姜峻崑与莫联奎二人案上无名，竟落孙山之外。

各家遣仆探知闻，忙忙的，回到潭衙报喜音。文谢二生俱得意，吴家一宅共欢心。太君母子和儿媳，个个心中喜十分。两位东床皆入泮，门楣光彩兴非轻。欢送送，闹盈盈，宾客填门贺主人。自古世情多势利，只缘都是贵豪门。亲房远族齐来到，一味趋炎善奉承。工部衙中忙料理，衣巾两副立时成。金花玉珮般般盛，致贺东床二右军。复试送学诸事毕，直过了，月初方始各闲清。不提得意诸公子，说到多才姜峻崑。莫道他，年纪轻轻犹未冠，功名一事甚专心。平日间，鸡窗刻志勤攻读，每夜书声到四更。准拟今冬游泮水，那知道，宗师白眼不垂青。又观文谢同窗辈，一个个，名列黉门并采芹。自许文章堪伯仲，为什么，偏偏独我不如人？心悒悒，意沉沉，短叹长吁恼十分。宋氏心中亦不悦，西厅内，娘儿相对锁眉痕。莫云失意愁烦客，说起香闺姜惠英。得悉诸人游泮事，兰心辗转自沉吟：窃思自幼攻书史，胀杀胸中万卷撑。若使身为乾道体，亦可以，扬眉吐气展经纶。偏生是个红妆女，枉此才华何处伸。又想云楼人一个，潜心发奋用功深。文章诗赋般般好，名落孙山为甚因。不入泮宫虽小事，错过了，今番却要待三春。功名蹭蹬真惆怅，正所谓，才学难和命运争。记得我当年幼日，大房伯父做先生。十分怜爱如亲女，件件诗书

教诲明。费尽殷勤心一片，因而我，精于翰墨得通文。为人岂可忘其本，须要相酬报此恩。

正是，值此清闲无事，何不去伯母处看慰一番，解劝解劝。

想罢抬身整绣衫，罩了件，销金袄子薄装棉。呼翠墨，唤琼笺，随往西边蕉雨轩。两个侍儿忙答应，玉人当下款金莲。一程来到西厅内，相见孺人笑问安。姊弟双双常礼毕，孺人命坐女婵娟。千金看那娘儿面，俱各含愁不喜欢。便启樱桃开绛口，殷勤安慰吐芳言：试看兄弟文章好，下一次，何虑功名事不全。自古晚成为大器，宽怀且请莫忧煎。孺人听说长吁气，含笑说，侄女之言虽则然，只是今番轻错过，迢迢却要等三年。青春耽误深堪闷，更恐怕，髡燥频伤习祖传。似我长房风水薄，功名两代遇迤迢。莫教又似前人例，为叹时乖运亦愆。小姐笑云无此理，这个是，古来王气尚更迁。至于恐使三年误，此事由来易处焉。且待残冬为度过，那时侄女告亲前，代其纳粟为捐监，战秋风，一体抡元没后先。母子当时闻此语，各皆含笑谢周旋。西庭闲话多时久，三小姐，方始相辞到外边。按表闺中才女事，再谈外面侍郎言。忙了半月诸般毕，要办理，香奁婚姻事一端。自执斧柯为介绍，窗前无事便修笺。一呈谢府襟兄座，一达文家妹丈前。仔细表明前后语，这婚姻，实为一段好良缘。两兄如若无推托，便结朱陈二姓欢。书信写成封固好，告知文谢二英贤。两人各有平安报，的当家丁差四员。南北分投休失误，讨其回信早归旋。益川赏下交明白，四个家丁不暂延。叩别主人收拾毕，分投赶路各扬鞭。不云驿使途中语，提到江西学政言。

话说文公自赴任之后，已考过两府。日下正值腊月下旬，故在衙中宴住。是日正与夫人言及，杭州院试已过，不知次儿曾入泮否，为何不见信来？正说时，只见门公进来回话：

杭州舅老爷府上，差来两个家人在外，要见老爷太太。说我  
家公子，今已入学，特送信来，并带有许多礼物。文公听了，  
便着唤入。姜兴姜旺，来到阶前，叩见已毕，便呈上几般礼  
物，两封书信。文公接来，展看一遍，得知上项事情，俱各  
十分欢喜。

夫妻时下各欣然，公子心中亦自欢。当下上林观信毕，便与那，  
夫人商议这情端。令兄特地差人至，行止如何索主专。太太沉吟  
含笑答：家兄作伐谅无偏。早完儿女终身事，也免心中一挂牵。  
学士闻言微点首，阶前便对二人言：汝等外厢权歇息，来日吾当  
付信旋。两个家丁齐答应，退归外面且休谈。翰林当教大公子，  
可把回书写一篇。上复浑庵伊母舅，感承关切女甥缘。寒家岂有  
推敲意，止恐高门太仰攀。倘使令亲不嫌弃，但凭尊意玉成全。  
此言允复婚姻语，还有那，通套烦文汝自添。另作一书贻尔弟，  
上云某日接来笺，知其入泮名标首，父母心中甚喜欢。甫博一衿  
名所始，切休自满效愚顽。文章书史宜深究，要知道，来岁乡场  
转瞬间。汝信所云胞姊事，我今已是许姻缘。寄来白物刚千两，  
酌量着，预备回盘尔去专。一切事情凭谢处，莫效那，小家风俗  
惹人嫌。后逢有便书勤寄，免使双亲远念悬。公子当时称领命，  
移过了，文房四宝取花笺。一挥而就无思索，两纸家书已写完。  
呈上爹娘观看过，便教封固莫迟延。夫人自向房中去，兑出花银  
足一千。又备了，回礼几般端整好，忙忙早又夕阳天。

却说那姜寿仁，因在外边闲步，至暮始归。姜兴等叩见  
已毕，便呈上大奶奶的书信一封，寿仁拆开看了，方知儿子  
未曾入泮，因其年幼，倒也不甚介怀。自写回书，安慰家中，  
不须细表。单言来日，两个家丁入内领取回信，并几桩礼物。  
文公夫妇交代了一番，重赏盘费，打发二人回去。  
二仆登程慢表他，早又是，寒消九九易年华。桃破蕾，柳抽芽，

到处风光景物佳。绮阁乍看桃彩燕，疏林犹见噪寒鸦。闲言泛语休多表，单说杭州工部衙。骨肉团圆诸事顺，迎春献岁乐无涯。炉焚柏子喷祥瑞，瓶插梅枝吐瑞葩。闹过新年无别事，只候这，两边回信结亲家。

正盼处，望后一日，却好差去江西二仆先返，叩见主人，礼毕，呈上信件，交代清楚，并述姑太太处请安问好等语，无庸细表。

言完退去二家丁，太太夫人喜十分。甥舅双双观信毕，述知香七自欢欣。于时只待山东信，过了三天也便临。侍郎即令来唤入，二人一一叩东君。怀中取出回书信，垂手呵腰向上呈。工部接来忙拆看，上书蒙惠赐佳音，得知近况诸详细，遥稔潭衙纳福深。小儿在府承大教，鄙衷感切见高情。更蒙雅谊为媒灼，即愿兄台善玉成。自愧寒门名望薄。何当华冑结朱陈。且惭豚犬无才貌，有辱金闺令女甥。果若令亲心不弃，一言为定两无更。后书姻弟名端肃，谨复襟兄老大人。工部当时观看毕，便将告与少霞闻。不言甥舅皆欣悦，却说春溶得信音。上曰接来儿手启，知其入泮列青衿。双亲喜慰同欢悦，不枉庭闱教育勤。姨丈贻书为作伐。吾之回信已应承。文家世代簪缨族，门第相当美十分。特寄汝银千两正，以为聘礼结婚姻。其余簪饰金珠宝，尽付家人可点明，至若行盘多琐屑，吾儿料想不知情，不如交与姜姨丈，倩彼安排代主衡。侥幸既然身入泮，明秋乡试眼前临。算来不必回衙署，省得奔驰道路行。且自留居姨母处，送其资斧住安宁。多才当看家书毕，物件将来点一巡。心下十分多喜悦，呼童搬送往中厅。躬身作个深深揖，禀述严亲信上云。工部夫妻皆笑诺，至亲当得代劳勤。不将心力为周折，怎受花红月老金。正自画堂同笑语，却见那，少霞亦到见尊亲。笑云年幼无知识，回聘安排愿大人。惹得侍郎夫妇笑，这却教，男家女宅一身承。只惟二位皆居

此，未知道，至日行盘何处行。

正言时，却好莫太常到来探望妹子，大家起身，迎入中堂。见礼已毕，分宾归坐。左右献上茶来。莫夫人叙罢寒暄，遂将此事告知兄长。莫公亦甚为欢喜，便道：如今不消妹处费心，谢甥之事，即交与吾家代办。至日行聘到此便是，省得男家女宅都在一处，事便省烦不成体统。愚见如此，不知尊意若何？且自大家商酌。姜公等听了此言，齐声道好，就是这般费心便了。

言定人人兴自豪，春溶含笑谢年高。莫太常，闲谈膳后方辞去，谢公子，随往潭衙好处调。数日忙忙诸毕备，择定了，良辰下礼聘多娇。是那些，黄金白璧何须说，彩缎明珠不用标。这一副，小姐年庚归谢氏，订为百岁凤鸾交。于时两姓联姻娅，以后事，顿顿毫尖慢慢描。日月如梭寒又暖，光阴似箭暮还朝，时交夏令薰风至，到处炎生暑气饶。畏见骄阳帘不卷，欲除酷热扇频摇。心慵笔懒权收句，明日从容再试毫。

# 笔生花卷二

## 第五回

警芳心诧逢妖魅 惊艳色恰遇豺狼  
无意中得婚美妇 蓦地里劫去新娘

一轮酷日照明窗，三伏炎炎昼漏长。粉墙边，几树芭蕉摇翠影，瑶阶下，数丛茉莉送清香。热蒸蒸，频挥纨扇愁当午，闲悄悄，倦卧湘筠爱趁凉。这几天，暂歇女红亲笔砚，消永昼，披笈再续旧词章。且休提，杭州工部家中事，要说起，正德皇爷国政详。近年来，信任江彬诸嬖幸，还兼国丈楚元方。朝廷居处无常性，或在行宫或豹房。白号将军加镇国，希奇名目古无双。舒芬黄巩忠言谏，不听旋加杖毙亡。因使言臣缄口视，任凭着一班奸佞乱朝纲。

却说这位正德皇爷，本是个风流天子。再加之群阉蛊惑圣聪，贵戚盗弄国柄，遂致祖制更移，朝政紊乱。一起忠直之臣，大半俱被黜逐。即有几个秉乎正气，薄此媵媵者，亦皆自保功名，防生祸患。惟以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也。是时皇上春秋已富，尚乏储嗣，故各藩镇俱有窥伺神器之意。江西宁王乃其尤者。一向私蓄亡命，广置军马，大有图谋不轨之心，因其天下太平，时和世泰，无隙可乘。而江西巡抚王守仁，乃是个正直君子，且有智略，故深惮之，未敢轻举逆谋，欲待时而动焉。更有朝中那位国丈楚元方，亦欲效新

莽的故事，擅权误政，弥甚于初。近日假冒边功，已是加封公爵。其子楚廷辉封伯爵，其族侄楚廷奎、楚廷璧、楚廷芳、楚廷瑞等一班市井小人，俱滥叨封爵。举朝臣子，大半为其腹心。浙江巡抚柏固修，乃伊妹丈。其人奸狡，贪酷横暴，大是不堪。亦与一党，所谓朋比为奸是也。楚元方这个改家为国之念，萌之已久，真是时刻不忘。幸其长女楚贵妃，幼明母训，颇知礼法，屡戒其父：既受国恩，当图报效，俾使立身无愧方佳。要知杨氏冰山，郭家金穴，皆不足久恃耳。况加越礼犯分，更非臣子所宜。父若果生他志，则女断不能背君从父，遗留千古骂名，为后世之诮也。故此楚元方虽蓄异志，而尚不敢一时举发。当时这起幸臣，不知这些利害，只图圣上宠渥，以保自家富贵。近者又于御园之侧空地上，建造一所行宫别苑，其华丽精工，自不消说。其中有十二座西楼，更加新巧。真乃珊瑚作栋，玳瑁为梁，阿房迷楼，不过尔尔，奢侈极矣。于是江彬等，又迎合圣意，说如此好宫苑，岂可无美女居之而使春光减色乎？天子闻奏大悦，从之。遂降旨一道，要选十二个才色兼优的宦家闺秀，封为贵人，居此十二楼上。另又采点千名秀女作陪衬，使实满其中，以备圣驾不时游幸。为恐各省督抚，不肯认真挑选，乃着数十个内官，同出京邸，协办此差。

圣旨颁行不暂留，各方采选美娇羞。世间女子虽然广，若要这，才色兼全不易求。三月限期多紧迫，十三省督抚尽担忧。因知帝乃风流主，重此倾城莺燕俦。迟则恐其违上意，慌忙就，行文到府府行州。休息玩，莫优游，比户挨门仔细搜。不但内才须隽逸，更兼外貌要风流。出身又得官家女，这三者，那觅齐全件件周？自古佳人非易得，况乎兼并拔其尤。不是教，左芬独擅清才妙，即系属，孙寿惟凭媚态优。便偶逢，花蕊之姿徐淑笔，奈偏又，



早谐君子咏河洲。也有的，希图以女求荣贵，自报花名到凤楼。也有的，惯养娇生难割舍，东藏西匿惧还愁。还有那，民间女子忙婚配，谁愿意，选去深宫赋白头。这风声，传遍一时天下晓，向平婚嫁愿忙酬。愁烦官府无从禁，为的这，卜凤犹如蜂蝶偷。说到其间权一按，话文原是表杭州。

话说此时，乃二月清明节序。姜侍郎叔侄及文公子，俱各去祭扫先茔，薄暮归来，相见姜母，说起外边风景甚佳，太夫人听了心中高兴，便欲去西湖一游，看看那些花明柳媚的春色。近仁不便拂母之意，乃道：目今桃李虽芳，天色尚冷，且待三月初旬再去不迟。太夫人答应甚喜。

此事消停且搁开，香闺却表女多才。三小姐，一从二姊分离去，总觉得，无绪无情不畅怀。月夕花朝犹少兴，偶与那，柳姨提及泪随揩。虽有长姊同相伴。无奈这，一点离情触处皆。有时候，绣到金银丝失辨，有时候，诗成珠玉韵忘谐。神欲往，闷难排，这一日，独掩幽窗坐绮斋。翠墨琼笺同打诨，仙娥默默倚妆台。正当纳闷无聊处，忽听得，笑语庭前近玉阶。小姐坐中抬凤目，却是那，兰姨俏步进房来。呼小姐，叫裙钗，为什么，闷坐香房不快哉？当此三春多美景，恁年少，不寻欢乐也装呆？玉人笑逊兰姨坐，端只为，秋水伊人多挂怀。记得去年当此日，奴姊妹，绮窗同绣踏青鞋。到今朝，韶华似昔人何处，只落得，雁杳鱼沉信亦乖。言到其间重叹息，早又见，珍珠两点落香腮。兰姨此际殷勤劝，小姐你，别恨离愁且放开。姊妹虽然情义重，亦不可，朝朝萦念恁凄哀。今日里，和风吹得人情倦，也何妨，散闷园亭与子偕。小姐闻言称使得，这个是，姨娘有兴奉陪该。梦兰一笑称言重，既是前行可莫挨。

兰姨说着，便命小婢莺儿，去请大小姐并花柳二姨娘一同前往。

莺儿奉命去如飞，少刻三人早会齐。柳氏含烟扶小婢，九华小姐挽花姨。惠英告与游园事，个个欣然说正宜。联袂于时同举步，柳姨便把惠英携。道言何乃春尖冷，小姐你，止步须添一件衣。空阔园林风色重，莫教吹得冻香肌。玉人听说停莲步，侍女辈，取到罗衫代与披。柳氏帮将环珮理，惠英着好步同移。穿曲径，绕花篱，来到园中日已西。

当下花柳二姨及燕梦兰，并两位小姐，还有花姨娘的侍女桃儿、杏儿，柳姨娘的侍女和儿、庆儿，燕姨娘的侍女莺儿、燕儿，并绣房中四个侍女：艳雪、香云、琼笺、翠墨，一共是十五个人。花枝招展，同入园林，微飘凤目。真个是，柳绿桃红，好一派芳菲景色也。

但只见，千红万紫斗繁华，真好似，锦绣乾坤别有涯。纷溶溶，露浥夭桃初放蕊，烟袅袅，日烘弱柳早抽芽。影翩翩，穿林蝶舞争朝市，声细细，绕树蜂歌闹午衙。一枝枝，秀竹凝珠因雨后，几点点，残梅坠粉趁风斜。嫩萋萋，闲庭茂长王孙草，娇冶冶，满壁丛开姊妹花。斗芳芬，众卉并呈春五色，欣烂熳，群芳徐踏路三叉。同赏玩，竞相夸，触目韶光处处佳。众裙钗，心旷神怡寻翠径，早来到，亭名玩月耸檐牙。九华姊妹娇躯乏，便倚花栏笑语哗。

一路行来，不觉倒有些劳乏。我等何不到前面玩月亭上稍息片时？

诸姨点首正相应，于是回来玩月亭。侍女相扶莲步稳，麝兰风送珮环鸣。上亭共倚雕栏坐，看玩名花笑语论。惊动园丁张瑞妇，急忙忙，前来侍候献殷勤。呼小姐，叫千金，各把香茶奉一巡。启问多时何不至，冷落了，芬芳花事美良辰。惠英笑说因无暇，果然教，负却名园多少春。张嫂低言重又禀：可知道，近来此处出妖精。青天白日犹还可，每到黄昏便骇人。不是抛砖和掷瓦，

便教击户与敲门。众人听说皆惊异，齐笑说，此事从来倒未闻。是甚形容何怪物，且将细说我们听。

张嫂便道：就是今年元宵佳节，府中大放花灯，我家几个儿女，都去里边观看。回来，打梅竹轩前经过，那轩子本是多年封锁，不知为何忽然开了。他们看见纱窗半启，其中有一个美貌女子，在那里凭窗望月。说也奇怪，那女子容颜，就与三小姐一般。孩儿们认错了，只当真是小姐在内玩耍，便叫了声三小姐，为何不在家内看灯，独自在此玩月？谁知话未说完，那美人将身子晃了一晃，回头就不见了。孩儿们吓得呆了，飞跑回来，告诉与我。我还不信，只道他们眼花，谁知此后，便常有些作祟。那一日，我女儿不知骂谁，那妖怪便多了心去，蓦地里起了阵狂风，将一把石灰迎面洒来，险些儿迷瞎了双眼。

自此园中更不安，有那些，门窗每每自开关。老婢也，几番告禀夫人晓，反责我，好事生端造谎言。这时候，日已沉西天不早，小姐们，好归内室莫留连。迟迟恐怕妖精出。有骇诸人不当顽。若是芬芳观未足，无妨明早再临园。张妈言讫人人骇，三小姐，玉手摇摇不信然。

便道：那有此等怪事。这花园乃始祖所建，年代深远，其中花妖木怪，容或有之，岂有与我容貌相同之理？分明系眼花了，便造出这些谣言，我只不信。柳氏当时也附着兰姨玉耳，低低的道：休要信他乱话。这婆子本是夫人处传事听差的人，因其嘴头不稳，惯会掉谎，搬弄是非，故罚他到这空闲处来看管花园的。大小姐道：今日天气晴朗，晚间月色定好，难得大家高兴出来，我要在此玩月亭高处看一回月色，方入内去。花氏道：小姐说得是。这上面玩月最佳，便有妖怪，我等人多，却也不怕。

于是诸人不介怀，依然说笑共徘徊。侍儿折取花枝到，众女眷，簪上云鬓压宝钗。又听莺儿亭下语，你们瞧，谁家放个纸鸢来？亭中诸美抬头看，却是个，蝴蝶风筝两翅歪。引得兰姨偏有兴，花容含笑把言开：

正是忘了，奴前日也扎得一个美人跨鹤的风筝，要送与三小姐玩耍，因自放了两回，总不会上去，故丢在那厢。何不取来，在这高处试放一回，只怕就可放上去了。大小姐听了便道：有趣有趣，快着莺儿家去取来，再迟一会天就晚了。侍儿高兴应连声，张嫂相辞自下亭。却说莺儿来内院，风筝取了便回身。匆匆复往花园去，偏与夫人劈面迎。只得旁边垂手立，夫人便问那方行。方才我到千金室，绣户重重深闭门。回向姨娘诸下院，却不道，房中悄悄也无人。莫非合伙花园去，女婢回言正是称。只为千金心纳闷，姨娘约伴去陶情。言完匆促回身走，莫氏夫人又囑云：近日每闻张妇说，那园里，时常作祟不安宁。如今日已将西落，汝前去，传命诸人早转程。休信其无宁信有，莫教小姐受其惊。若图戏耍堪重去，不可留连至日昏。女婢应声称晓得，一溜烟，如飞放步到园林。姨娘便问何迟久，倒教我，呆等花亭几许辰。女婢遂传主母语，风筝送上美钗裙。九华姊妹同观看，果是精工巧样新。扎手玲珑多别致，那美女，丹青彩画宛如生。眉似柳，口如樱，腰细惊风合驾云。彩袖中，荡漾双拖长翠带，鹤颈上，牢拴一串小金铃。真巧妙，实奇精，尽赞姨娘手段能。笑语纷然同促道：快将放起莫消停。于时那，一班女婢乐滔滔，帮助齐来不惮劳。燕氏亲为拴彩线，诸环便把竹竿挑。东风一阵吹将去，早不觉，荡荡悠悠上九霄。得意侍儿人一众，乱呼小姐快观瞧。你看这，美人衣袂飘飘舞，鹤翅如飞向上招。小姊姨娘同仰视，果见是，松完彩线去遥遥。同戏笑，共喧嚣，尽道今番放得高。玩耍一回天已晚，早又是，一钩新月浸花梢。

但见那，几树垂杨锁落晖，一阵阵，疏林遥望暮鸦归。惠英便道黄昏矣，教诸婢，收起风筝返内闺。燕氏因闻主母嘱，心中着急也相催。莺儿翠墨忙收取，他两个，骇骇惊惊共皱眉：

奇了，燕姨娘，这个风筝为何收不下来？我们用力扯他，又丝儿不动，好似在天上头生了根的一般，是甚缘故？柳氏道：想必被树枝儿抓住，或是招在屋上了。花氏道：从这高处放上去，那有这样高屋大树来招他？多半放的太远了，为风劲鼓住。燕氏道：没有的事，乃伊等手中不活泛，不会收罢了，等我自家来扯。

言完自把彩绳提，真作怪，用力分毫难动移。三小姐，仰望遥天观仔细，芳心不觉更惊奇。

啊呀奇耶，姨娘姊姊你看，那美人好似活的一般。手中执着拂尘，兀自摆动。花柳二姨道：此时天已黑了，我们却看不明白。九华笑道，那是风吹的纸条儿飘动，有似拂尘，三妹看的眼花了，便道风筝活了。德华只呆视天上，听此摇头不语。兰姨道：休得乱猜，好像有些松下来了，你等快来相帮相帮，将线收落。莫被他一阵风来，又走上去。

几个丫环不敢停，齐来相助取风筝。分明不费丝毫力，只叫希奇是甚因。一霎时，收尽线来观仔细，早不觉，吓呆一众女钗裙。有几个，失声啊呀回身躲，有几个，带跌连爬亭下奔。俱各惊惶无理会，彷徨失措颤兢兢。却原来，纸鸢不晓何方去，变了个，月貌花容活美人。夜色朦胧观不细，只觉得，仙风道骨貌超群。容靄靄，意欣欣，霞袂飘飘落地轻。仿佛竟如三小姐，眉梢眼角像多分。两下里，花颜玉色相辉映，固不知，谁是姮娥谁洛神。芍药牡丹堪伯仲，倒好似，同胞姊妹一娘生。只见他，下来闲处从容立，娇滴滴，吐出莺啼燕语声。笑憨憨，告尔金闺诸女伴，可知道，奴为此地旧东君。一边说着行来到，拦住花亭两扇门。

吓坏其中诸女子，金莲倒退胆魂惊。欲加叱问难开口，面面呆观没理论。未识其来何所意，恐施妖术怎能禁。纵然不致伤身命，只怕应须吓去魂。各以罗衫蒙粉颊，一堆缩倒地埃尘。心乱跳，眼偷睁，静看妖精待怎生。只有德华三小姐，生来胆量硬三分。当时不作惊惶色，他倒反，莲步轻移向上迎。正色从容开绛口，娇声叱问啖流莺：何鬼怪，甚精灵，或是仙家或是神。看你娇娇还怯怯，料无歹意故相侵。但不知，缘何化我真容貌，蓦地而来作甚情？可速潜形身退去，要知道，幽明有隔不相应。那一位，美人见说孜孜笑，便道是：这个娇娃胆量深。无用惊疑休恐怖，要晓得，奴奴到此岂无因。若还请问真来历，亦不妨，奉告闺中女伴听。不是妖来非属鬼，半称仙子半为人。兰香妙想双成辈，赖忝相从可入群。胡姓月仙为小字，青城山上向停云。名园适见花如锦，游戏云端暂一停。见你香闺诸姊妹，亭前转轴放风筝。偶然作戏闲玩耍，却使佳人吃一惊。可也知，奴即是卿卿是我，卿须怜我我怜卿。因教贱貌同尊貌，奴与你，缘结三生夙有因。这其间，未过天机难预泄，少不得，他时转眼即分明。奴奴本是修行女，九转金丹将次成。为是尘缘犹未了，因此上，人间游戏且消停。卿卿亦非凡间种，乃是天仙谪世尘。所以才华深似海，须知夙慧本前生。但愁不日魔星进，贤姊妹，黑煞当头有祸侵。到其时，立定此心休失足，自可以，逢凶化吉保安宁。扶日月，易乾坤，管取你，青史流芳冠古今。只此一言须切记，从今后，百凡谨慎勿闲行。美人言讫微微笑，他的那，一段娇憨满面春。小姐当时犹未语，仙娥一笑又开声：

贤姊妹，记取所言，香闺珍重。奴去梅轩，寻凤仙姊妹闲话去，少陪了。

言完一闪动柔腰，遁去登时迹便消。呆了惠英三小姐，星眸乱向四边瞧。称怪异，道蹊跷，今夕逢仙抑遇妖？明见有声还有影，

如何一霎便遁逃？当时招唤同胞姊，可看见，转眼无踪去已遥。

不用害怕，谅不打紧，可起身走罢。众人正挤在一壁发呆，见仙踪已杳，方放下心来。转身细望，只见碧天如水，月光四照，并没一些妖怪影儿。都道：奇事奇事，莫非今日活见鬼了。九华道：那婆子原说园中常自出怪作祟，只怪大家不肯信他，方教受此一吓。兰姨道：闲话休提，趁那仙家不在，我等快些回去要紧。柳氏道：正是，此语不差，大家走罢。但只我等，共有十五个人，为何少了几个？莫被他摄去了不成？德华道：姨娘禁声，那仙家言语，大有玄机，未必恁般作恶。多半方才吓的先下去了。花姨道：快些走罢，不用说了。恐那妖精听见，又来吓人，须不当耍。

众人时下不迟挨，立即抽身步共偕。仔细聊将金钿正，仓忙不顾翠环歪。并都教，腰肢吓软娇无力，只得个，慢慢相扶下玉阶。素手轻携长卷袖，红菱徐踏小弓鞋。穿翠径，过兰街，偏偏又，花氏云环落宝钗，忙使侍儿为觅取，连称晦气不应该。丫环几个团团找，谁知道，凑巧刚刚坠草莱。月下迷糊观不见，众女眷，无何立候且徘徊。一天夜色凉如水，几阵清风透素怀。薄袂一时都觉冷，因其花氏性情乖。耐之不便相催促，复与追寻到月台。良久侍儿方捡着，齐齐欢喜笑声皆。花姨插好方回步，走过了，几处松轩与竹斋。来到桃源山石下，忽又值，柳姨一绊跌苍苔。侍儿扶起低头看，原来教，是那风筝纸竹胎。拾起诸环同戏笑，兰姨取过便撕开。大家举步方才走，又听得，后面人声各自猜。吃吓齐齐回首望，原来侍女几裙钗。只因他，适才躲去湖山洞，今听人归始出来。赶上一时同步走，花姨便骂狗奴才。我这里，惊魂未定心犹跳，又被尔，蓦地无端吓一呆。两位千金惊且笑，这却教，疑心暗鬼自生灾。言时同出花园外，并赴中厅内院阶。那一位，太太堂前方独坐，心中正念女婴孩。未知曾否回香阁，

正欲观之把婢差。忽见一哄人入室，慌慌促促挤挤挨。心诧异，意思裁，忙即端详把首抬。但见他，人人举止失常容，衣绉钗横宝髻松。惊问却教何事故，都这么，神情改异步匆匆？众人不好分明诉，犹恐夫人埋怨凶。只得个，一笑低头皆不语，夫人不解笑融融。将言又问亲生女，三小姐，未便相瞒惑母胸。即以其情从直诉，堂前惊骇一皇封。狐疑乃诘真和假，莫不是，作耍无端谎捏空。俱各回称言是实，一班人，险些吓倒在园中。夫人知此为埋怨：汝等这，一伙闺人非幼童。便作教，游玩花园该早返，为什么，留连直至起宵钟？因教惹出跷蹊事，倘果使，吓坏须知命误终。一班儿，忒也忘形贪戏耍，方惹出，是仙是怪恁奇逢。纸鸢岂是闺娃放，作事全然理欠通。若被老爷知此故，又道我，闺门教法太宽松。众人见说难回答，双姊妹，陪笑低头粉面红。正在堂前言论处，却好那，外边走到老司空。少霞香士相随后，更有云楼侄相公。廊下侍儿通报入，两小姐，避归母室隐娇容。夫人座上抽身起，三公子，安候尊前礼数恭。工部含欢皆命坐，自家也便坐居东。诸姨告退回身去，夫人便，告此希奇事一宗。叔侄舅甥都诧异，何来这，希奇怪事实稀逢。峻崑公子微微笑，此乃教，异事飞来没影踪。多半妖狐和鬼魅，料不是，瑶天降下许飞琼。但只惟，狐仙变化寻常有，怎能与，三姊丰姿一样同？这期间，想必眼花惊恍惚，他们便，讹言肖似姊花容。本来也，世间所谓东施类，他方具，百怪千奇状莫穷。至若沉鱼落雁者，总不过，如花颜色一鲜秾。当时文谢听斯语，皆笑说，确论非虚智识聪。但只此情诚妄诞，无烦屑屑细追穷。所谓教，乱神怪力先贤戒，姑任使，运至时来剑化龙。恐被外人知道了，便当作，新闻异事乱传风。侍郎听此将头点，笑说是，到底书生见识通。

便道：夫人，这样妄诞不经之事，尽着说他做甚？此后只索关锁园门，不许女儿们进去玩耍便了。倒是我有一事，



正要告诉夫人，协同斟酌。夫人便问何事，相公且请说来，大家商议。姜公道：只因本省抚院柏固修那厮，今早遣仁和县翟耀前来，向我说是海塘一带塌卸，连年水溢，居民淹没者多。众议欲重筑塘堤，却又缺少钱粮，不敷工费，要我捐出三万白银相助。我想：哪是塘工费用不足，分明系那柏固修借此题目，勒索民财，好教肥私入己。因此吾意未决。夫人你道如何？夫人笑道：妾乃妇道，更愧短才，何敢预闻外庭公事？但据所云，捐资三万，未免太多。直捷回他，也觉不好看相，相公酌量出些便了。文公子在侧亦道：向闻这柏抚院，与朝中楚国丈那奸贼乃郎舅至戚，其为人，听说也是奸险异常。母舅如若不从所愿，只恐触怒于他，在彼治下，防有些不便之处。姜公听了，沉吟摇首道：我纵有家资，何处不可作些善事，怎肯白便宜这匹夫受用？来日只索回他。我是个闲居林下终养之人，又不去横干公事，有甚隙处为人所乘？谅彼亦奈何我不得也。夫人听此，心内自是不然，却不敢拂姜公之意，俯首无言。文公子素知母舅执性，亦不便再说了。

闲话移时设晚筵，三公子，起身告退返芸轩。姜侍郎，夫妻遂与双娇女，同去到，后面堂中奉老萱。膝下承欢同侍膳，相陪笑语二更天。莫夫人，候其老母归罗帐，方与那，二女回身各去眠。夜景无词休细说，早又是，扶桑日出白云颠。话来提到仁和县，已牌候，复至姜衙请首捐。工部将言回决绝，那琴堂，十分扫兴怒容添。登时作别乘舆走，如飞的，打道前来抚院前。禀见大人呈手本，柏抚台，立时传入不挨延。仁和县，庭参礼毕躬身立，款款的，禀上姜公回复原。抚院座中听罢了，甚不悦，默然半晌始开言。

便道：罢了，倒有劳贵县往返。不道此人，如此慳吝不

堪，可恶之至。待本院慢慢自有法处之。且看这石崇王恺般的家资，可保得一世。

言讫含嗔色不欢，县尊低首也无言。略停一会方辞别，作礼重新打一千。抚院欠身称不送。翟知县，退行几步下阶沿。步行走出东辕外，方始登舆自转旋。县主归衙无用表，抚台含怒且休谈。话文仍说姜门事，提到高堂一老年。太夫人，为慕外边风景好，这一日，仲春初二好晴天。欣然欲玩西湖去，乃向孩儿说此缘。工部心中无甚悦，奈因不好拂慈萱。

于是吩咐家人，侍候轿马船只。着云楼、文炳及谢公子表兄弟三人，陪往西湖，自家不去。太夫人一早梳洗完毕，便命侍儿前去催促夫人，并西厅宋氏及三个姨娘、两位小姐，快速梳妆，同往湖上玩耍。当下几个小环，听此游湖胜举，好不欢喜，跳钻钻立刻分头而去。

女环传命且休云，要提起，绣阁多娇姜惠英。一自游园遭吓后，终日里，疑疑惑惑乱芳心。细寻思，妖仙之语难参解，闺闼内，有甚飞灾横祸侵？惹愁魔，纳闷连朝多不乐，早不觉，玉容清减二三分。红腮浅淡桃花晕，翠黛难舒柳叶痕。惊动夫人知得了，慌忙安慰劝开襟。娇儿何事寻烦恼，怪语妖言那足凭？须索宽怀休置念，为娘之语自当听。娇娃见说唯唯应，也只索，强展欢容顺母情。终觉有些心不快，更有那，双姨燕柳劝千金。这一朝，绿窗春晓方才起，对菱花，宝髻轻盘一段云。大小姐，先已整妆梳洗毕，在那里，新茶慢品坐窗横。要待他，妹儿妆罢同安候，忽听见，一阵嘻嘻笑进门。却是双环来奉请，太夫人，西湖游玩命同行。两小姐，快些梳洗将衣换，夫人等，同坐前堂候起身。女眷合家俱各去，还有那，弟兄公子共三人。九华听说微微笑，却不道，祖母高年兴致深。便问妹儿前去否，到湖上，览些水秀与山青。舒闷意，助诗情，美景良辰散散心。当下惠英闻姊语，兰襟辗转

自沉吟：游山玩水男儿事，荡检逾闲女子箴。更听少霞随侍往，到那壁，如何回避不相应。关心且记仙姑语，他戒我，谨慎诸凡少出门。岂可轻身闲戏耍，倒不若，托词回复不偕行。仙娥筹画思于此，一笑开言启绛唇：姊姊呀，高堂有兴去游湖，这个是，理合相陪奉板舆。奈何教，妹子不知因恁故，只觉得，连朝慵懒欠舒徐。不能随侍同前往，恁缘故，请达堂前恕失趋。大小姐，一壁起身含笑应，那两个，小环难强美娇姝。琼笺翠墨皆无兴，私下里，接耳交头向壁隅。巧遇恁般玩耍事，偏生小姐少欢娱。未能随伴游春景，只落得，寂寞兰闺掩绣居。不表二人言悄悄，却提忙乱换罗襦。

当下大小姐起身，重更绣服，另整新妆，诸侍女乱忙忙一齐侍候。

一班年少女儿家，听此游春兴自赊。个个争先慌促促，妆前服侍女娇娃。千金复对芙蓉镜，淡粉轻脂略又加。宝髻盘云珠坠凤，翠鬟敛雾玉堆鸦。穿一件，莲青绣袄飞金蝶，系一条，柳绿罗裙印白花。论风流，丰致盈盈云蔽月，评艳丽，容光冶冶雪迎霞。妆成益比寻常好，恁花容，纵不倾城亦算佳。他两个，女婢也将衣饰换，绣房中，纷然笑语共喧哗。只有那，惠英倦倚沉香榻，笑启樱桃告九华：姊姊呀，既然出外去游嬉，可勿衣衫太整齐。艳服须防惊俗眼，倒不若，寻常朴素最相宜。九华见说桃腮笑：谁像你，性格天生古怪奇。脂粉铅华都厌弃，俭梳妆，全然不问世情非。游春女眷知多少，尽都是，月佩云裳锦与绯。六类皆然何所怪，料来那便取嘲讥。自古今，绮罗珠翠闺中好，愧愚姊，俗尚之心不似伊。正自香房同笑语，又来了，前堂催促两青衣。

问道：两位小姐妆束完否？太夫人坐在前面，等得心焦，着婢子特来催促。小姐们快些去罢。惠英便说：我今日身上有些不快，不获相从。汝等即与大小姐一同快去罢，休使太

夫人着急。

九华于是把身抬，别妹从容款凤鞋。侍女相随离绣阁，风飘环珮下瑶阶。玉人送出同胞姊，暗忖度，姐姐胸襟与俗谐。既具斯，出色之姿花月貌，岂可使，浓妆艳抹踏青来？我昨宵，灯前戏卜金钱卦，姊妹等，不日须防各有灾。告与他，反道多疑全不信，我看是，闺门擅出却非该。纵教祖母传慈命，也何妨，托故推辞不共偕。固是自家贪戏耍，方教混俗恁欢怀。兰襟辗转增惆怅，便自去，卧向牙床口不开。按表娇娥多远虑，却说那，九华小姐一裙钗。

穿廊绕院，早到前堂。侍儿们揭起帘幕，笑问说：小姐来了，太夫人正等着呢。三小姐怎尚未来？小姐含欢应一声，上堂安候众尊亲。太君见了将言问，汝妹缘何尚未临？姊妹们，忒也双双娇懒惯，这时候，日高三丈始妆成。我们守候多时矣，快唤他来共起身。小姐闻言忙禀告，妹儿说是欠安宁。不能随侍西湖去，他教我，转达尊前代禀闻。夫人点首称不错，这两日，惠儿清减少精神。姜母道言既如此，留下兰姬伴惠英。料是连朝寒更暖，小女子，不知调摄被风侵。今朝饮食宜清淡，服帖汤头自可轻。燕氏闻言忙答应，于时众位各抬身。一齐来到前厅上，宝马香车取次登。更有那，仆妇侍儿人一众，大家高兴去游春。穿绿袄，着红裙，抹粉涂脂打扮精。侍候主人乘轿出，方才约伴共成群。呼张唤李多忙乱，但听得，一片纷然笑语声。共至仪门登小轿，一字儿，排开倒有廿余乘。云楼香士文公子，他三位，先跨明驹已出城。宝马香车同会集，奉陪姜母玩新春。似那些，山明水秀无烦表，凡小说，景致铺排最厌听。却表姜公同爱妾，厅前送罢自回身。兰姨便向中堂去，替主母，分拨家庭琐屑情。工部侍郎无甚事，香闺来看掌中珍。未临绣幕声先唤，儿在闺中作么生？小姐听闻推枕起，慌忙的，迎前含

笑叫严亲。姜公答应窗前坐，问孩儿，白日因何压绣衾？今日间，合宅都教玩耍去，唤儿何乃懒同行？我看你，丰姿清减防生疾，当召岐黄看一巡。服帖逍遥平胃散，寻些欢笑自和平。如何眠坐深闺里，不告堂前父母闻？小姐闻言含笑答：孩儿无甚不安宁。只因为，花园遇怪遭惊吓，听他那，警语希奇恐祸侵。故此儿心多忐忑，连宵内，梦魂撩乱闷沉沉。本思告与双亲晓，又恐怕，反挂天高地厚心。至于教，今日不从湖上去，这个是，女娃那好出闺门。在家中，偶逢客至犹回避，怎么好，露面抛头去踏青。湖上游人殊不少，适教相遇是何形？儿本思，劝教姊亦休前往，却恐防，祖母心中不喜欣。儿自天生心喜静，因而托病乃佯云。姜公听说微微笑，儿真是，道学先生守礼文。不习时风敦古道，较诸乃姊胜三分。襟怀与父差相似，怪不道，独觉心偏钟爱深。小姐闻言含笑面，当时又复告严亲：外边虽则花如锦，难道说，我等家中没有春？只看这，儿住余芳书院里，满庭红紫斗芳芬。娇娃言讫抽身起，推启纱窗请父睁。工部含欢抬首视，果见是，庭前好景画图争。花艳艳，叶青青，姹紫嫣红点缀匀。一段韶光迎眼媚，粉壁上，纷披似锦玉堂春。蜂歌蝶舞穿林戏，燕语莺啼绕屋驯。小姐当时含笑问，父看这，满庭景色可宜人？侍郎点首连称妙，笑说是，对此何方饮一樽。小姐聪明知父意，生平性格似刘伶。书作伴，酒为生，此外无他不在心。便命侍儿厨下去，便宜小宴立时呈。不拘几样须精洁，美酒双壶竹叶青。

速去速来，休得迟误。

女环奉命不挨迟，立刻厨中去示知。炊许无消齐献到，三小姐，亲斟玉露捧金卮。姜公便乃临窗坐，面对着，一院繁华花满枝。爱女娱亲承色笑，姜公是，杯杯满饮不推辞。一霎时，醺然早有三分醉，笑谓娇娃喜色滋。今日爷儿同雅酌，强胜那，泛舟湖上逐

波驰。对花酌酒人生乐，岂可无诗以赏之。为父先吟几步韵，我与你，爷儿各赋一新诗。惠英答应言称好，回首慌忙唤侍儿：

琼笺、翠墨，可取笔砚过来。

一声答应不迟挨，捧过文房四宝来。磨得墨浓呈上笔，姜工部，欣然正欲把诗裁。忽闻声唤帘钩响，放下霜毫首便抬。却见兰姨来绣阁，上前含笑把言开：

原来老爷在此作乐，却教人到处寻遍。姜公道：寻我有恁事情？这又奇了。燕氏道：只因家人通报，本府杜公特来求见，说有要事相商，故此相请。那杜公现坐厅上，候之已久，请老爷快些出去。姜公听说，吃了一惊，便道：杭州府杜学裳乃是我得意门生，深相契合。闻他与上司柏固修不甚相睦，每有去任之心，今日到来，必有缘故。

言完立起意匆忙，整整衣冠出绣房。小姐遂邀姨母坐，他两个，依然笑语酌霞觞。且言工部离香阁，到厅前，相见黄堂杜学裳。礼毕分宾茶一道，家人侍候两边旁。姜近仁，失迎得罪先陪笑，问贤契，光降寒门甚事商？太守欠身称不敢，叫一声，老师听禀此中详：大人呀，今日门生谒座前，实因一事密相传。正云忽顾家人在，顿住了，欲待言时又不言。工部见之心甚异，忙屏退，两行仆从出雕檐。查底里，询根原，交椅移来坐近边。笑问门生何事故，恁般机密怕扬宣？府尊便乃低低告，就是那，采选嫔妃事一端。

未识老师知否？姜公道：老夫乃是个闲居林下之人，那晓外边事务，且请贤契说来。杜公道：就是新正传下旨意，因御苑之侧，又造了十二座宫楼，要选十二个才貌兼全的宦家闺秀，封作才人，以处其内。另点民间一千秀女付之，充实苑中。现在右都御史杜慕裳乃门生堂兄，昨有密信寄知，说两个舍侄女兰洲、若洲，俱被硬行选去。此二女皆已许字人

家，闻得欲生欲死，誓守前盟，大约不获保全这红颜薄命也。姜公叹道：咳，可怜！但今皇上，即位之初，也还明圣仁慈，为何一变昏迷至此耶？学裳道：总系奸宦幸臣，蛊惑圣聪，唆怂故耳。门生此来，为因老师闺阁有三位世妹，都是出色人才。三世妹芳誉犹著，特地关会老师，须早定夺计之方好。

圣旨煌煌不可违，请老师，如何定见早施为。或者是，预先隐匿将灾避，或者是，布散流言诈病危。如若已曾皆受聘，即行遣嫁赋于归。闻得教，钦差已抵江苏地，不日须临此省追。这期间，假使老师情愿此，少不得，沾荣亦可显门楣。府尊言讫愁含笑，工部听斯双皱眉。说了声，荷感关情为见示，不然贻祸到深闺。大小女，昔年曾受吴家聘，即令彼，速赋催妆易指挥。二小女，出继堂兄随宦去，关山阻隔力难为。三小女，姻缘亦订丝萝约，怎奈是，难下妆楼齿尚卑。只索隐藏深阁里，料其不至祸相摧。

况且律载，官民不许娶有夫之女为妻。难道圣上反不讲此理！

太守闻言点点头，停一会，乃云有事敬相求。念门生，四旬以外犹无子，香烟计，乏嗣深担绝代忧。止有伶俜一弱息，乳名二字唤芳洲。虽则教，柳姿蒲质难称美，却倒也，赋性聪明态度柔。今岁青年交十六，择婚未结凤鸾俦。门生夫妇多钟爱，准备将来靠女流。虽则箕裘难继续，承色笑，眼前聊自慰心头。今闻此诏魂俱丧，止恐怕，选召闺娃入凤楼。仔细思量无别法，只有个，急为婚配免招尤。奈何未有东床客，鄙意欲，拜恳师尊作蹇修。门第高低都不论，只要那，郎君才貌两兼优。于归入赘皆行可，门生便，好把向平一笔勾。未得知，意内有斯佳客否，特诚拜托代相谋。姜公听此莞然笑，怪不道，尔我师生情意投。原来教，君少贤郎吾乏嗣，尽凭这，左思娇女解心忧。总无非，膝前聊慰

荒凉叹，为什么，同世生其两邓攸？虽然教，有女堪为充半子，究竟却，难将半子继箕裘。言取笑，意思筹，忽想到，堂侄关雎愿未酬。这段良缘诚不错，料其两下志相侔。心中忖度微微笑，便对黄堂道事由：贤契适间相托我，意思要，鹊桥早驾觅牵牛。怎奈教，老夫孤陋知闻少，其实也，吉士喜逢第一流。止有吾，舍侄峻崑人尚好，行年十五字云梭。少年立志勤攻读，真果是，不独才佳品亦优。此日虽教居陋室，他年定卜步瀛洲。家兄是，欲其名就方为娶，因此上，未遇佳人咏好逑。彼人材，贤契素常曾见过，老夫之语岂虚浮。这婚姻，家兄远出吾堪主，料想彼，母子双双意自投。贤契若还心亦愿，东床即此复何求。吾与君，知心忝在忘形契，故效毛生自荐羞。工部侍郎言讫笑，杜太守，闻之不觉展眉头。老师此语真非错，姜世兄，人物堪称第一流。若与芳洲偕伉俪，委实是，天生一对凤鸾俦。得能够，早完儿女终身事，也到底，省却夫人多少愁。暗暗寻思筹画定，欠欠身，含欢启口道情由：这姻缘，感蒙盛爱当遵命，只愧我，家世寒微太仰求。附丝萝，得此乘龙真快婿，门生的，向平夙愿喜相酬。一言就此来为定，拜恩尊前作主谋。是那些，过礼行茶皆俗套，牵羊担酒总虚浮。恁时光，无烦白璧千金聘，为定准，只索红丝一线揪。倒不如，就此门生书个帖，小女的，年庚即奉老师收。定良缘，两边料必无更改，择吉日，便遣于归不逗留。非是门生多性急，深恐使，迟延被选入皇州。府尊言讫姜公笑，说道是，贤契宽心勿过忧。此事虽教吾可主，到底要，与伊母子一相谋。偏偏今日皆他出，与家慈，共玩西湖泛画舟。大约黄昏方得返，那时节，商之嫂侄诉端由。料其必妥无推阻，这桩事，包在吾身万虑休。耽搁无非三两日，谅情不误女娇羞。杜公听了唯唯应，老师的，主意无差事必周。言罢另谈他话久，饮过了，香茶两盏略迟留。方才作别抬身起，又拜托，姻事成全叨荫麻。姜侍郎，



答应殷勤来送出，杜太守，鸣锣喝道去悠悠。府尊回署无庸表，再说这，工部当时进里头。绣房中，小姐姨娘方罢饮，在那里，新茶试品捧琼瓯。姜侍郎，便将杜某前米故，告知了，爱妾娇儿论是否。燕氏闻之无甚说。千金不语半凝眸。芳意骇，素心忧，顷刻平添万斛愁。一片寒霜生玉颊，低鬟蹙黛自思筹。暗云此事真奇怪，前者仙言大不浮。道是灾星当拱照，百凡谨慎勿招尤。莫非恁事奴难免，仔细参详恐遇仇。默默沉吟羞出口，低着头，襟前佯自弄香球。姜公又告云楼事，只等汝，伯母归来便定谋。小姐姨娘齐说好，大约是，乐从母子意相侔。姜公点首言称是，这里的，闲话书中且略勾。研得墨浓重握笔，毫端另叙一根由。

话说那浙江巡抚柏固修之子，名唤存仁，年方十九。其人生得容颜丑陋，性格凶顽，诸恶齐作，一善不为。目不识丁，胸无点墨，而专喜寻花问柳，以平康为家室，玩笑作生涯。这样一个没行止的惫懒人物，却偏要选择一个才貌佳人为偶。凡是乡绅贵胄，有好女儿，谁肯与恁样子弟联姻？故此耽搁青春，尚未授室。这一日因见日暖风和，闲居无事，便约其两个门客，带了三五家丁，叫得一只大花船，到西湖上玩耍。

冤家路窄自来言，巧碰着，姜府游湖女眷船。隐约纱窗芳影现，原来是，九华小姐一婵娟。存仁此际留心看，着意凝眸仔细观。但见那，画舫相离不甚遥，纱窗侧倚一多娇。眉痕似绽三春柳，靥晕如开二月桃。玉里金妆真富贵，珠围翠绕倍妖娆。樊素口，小蛮腰，出色芳姿上画描。纤手半揎云碧袖，微微的，香风一阵过兰桡。存仁不觉神飞越，回对他，门客吴良赞得高。

吴兄快来观看。那只湖船窗口，站着一个美貌女子，真生得妙呀。

吴良吴德共争觑，真果存仁话不虚。只见他，一位佳人窗口立，

娇娆体格好规模。花作态，雪为肤，自在新妆艳态舒。杏靥生春轻傅粉，樱唇点色淡施朱。难窥裙底金莲小，只见窗边玉笋扶。看罢弟兄皆赞羨，果然是，谁家好个美娇姝。存仁不语惟呆视，早不觉，意荡神迷魂魄无。

吴良便自笑道：兄弟勿言，你看我戏他一戏。

言完回步桌边临，取过了，一只茶杯在手擎。笑望湖中平掷去，登时激起水星星。溅得他，佳人满面如喷雨，映出花容分外精。小姐时问为一吓，抬头看处面红生。掩羞容，纱窗推上回身入，呆了邻舟窃看人。那两个，吴德吴良呵手笑，柏公子，一身无主已销魂。心似失，意生嗔，埋怨吴良没正经。我正思量为细看，为什么，无端惊觉那娉婷。这般促掐真堪笑，也不该，与你同来泛水滨。说得他，兄弟慌忙陪笑脸，少爷息怒听评论。似这般，呆呆偷看诚何益，倒不若，打听多娇甚姓名。倘是谁家官宦女，也好去，央媒说合结良姻。娶得来，那时任你终朝看，岂在这，远远呆观一刻辰。一句话，点醒存仁生喜色，连称此语不差分。三人正在同谈笑，走过家人一邵升。笑说少爷何用访，这一位，佳人名姓我知闻。存仁听了心欢喜，便催促，快快将言告我听。

邵升乃道：小的本是此处城中乡宦工部侍郎姜大人之仆，三年前因事出来，始投到少爷府上，所以姜府之事，尽皆知悉。适才那只船上，站着几个家人，并都认得。舱中女子，好似他家大小姐模样，其名九华，乃是庶出，花姨娘所生。还有个二小姐，名唤玉华，乃柳娘所出，容貌比大小姐还觉美丽几分。为人端严沉默，从不苟言轻笑，且有文才，做诗写算，一切都会。只为花姨嫉妒其母，殃及其女，常在主人前嗾之，故太夫人与老爷俱不甚钟爱。便是柳姨，也被花姨常行欺负。母女两个，从来不敢则声，与之较量。我听说明花氏系先进门，故尔要占强些。他家还有一个三小姐，名

唤德华，倒是正出，才貌二字，更比两个姐姐要强十倍。老爷夫人，觑如掌上明珠，当公子一般看待，亦与延师上学。我在彼处见时，尚在幼小，未曾长成，如今大约也有十四五岁了。存仁便问：可都未有亲事么？邵升道：这却小的倒不深悉。彼时均未许姻，而今隔绝已久，这事却论不定。若是大小姐有了人家，便去说二小姐，岂不更妙？存仁笑道：这位大小姐，也就妙之极矣，不必再求好的了。

存仁说着好欣然，再不道，无意相逢这丽娟。归告双亲央月老，莫教错过好姻缘。况其门第非低贱，就是那，父母心中也必欢。说到其间真自乐，于时吩咐摆华筵。存仁便乃居中坐，二位帮闲左右边。水陆并呈丰且美，三人畅饮共猜拳。春风满座波光照，玉露倾杯酒浪添。笑语欢呼多有兴，谈的是，嫖经赌诀乱胡言。吩咐教，荡开画桨行前去，一处处，绿水青山是可观。一日泛舟天已暮，早见是，渔歌唱晚起炊烟。方才传令回兰棹，顷刻之时已转旋。离了画船乘骏马，柏存仁，归来堂上见椿萱。

柏固修当时便问：汝一日向何方玩耍，至暮始归？

存仁见问笑欣欣，乃告堂前父母听：儿慕西湖多美景，同人玩耍放舟行。谁知巧遇天缘在，碰见了，姜府游湖内眷们。看见其中一女子，真正是，羞花闭月美绝伦。问之邵仆分明告，其父司空姜近仁。恰是伊家大小姐，年方十九九华名。如花似玉真堪爱，又系官家宦室生。此女孩儿心甚慕，特地来，告知父母好求婚。明朝即可央媒妁，抚院听时未则声。楚氏夫人便笑道，我却也，心中最喜美佳人。为因爱子虚中馈，常日价，每遇闺娃必细评。不是长来即是矮，尽都是，粗粗笨笨女钗裙。从来未见如花貌，比得上，兄宅闺娃两丽嫖。大侄女，已册西宫妃子贵，二侄女，犹然待字在闺门。青春十七多妖媚，才貌双全足可称。那时我见多中意，思量要，聘为儿妇结良姻。家兄颇亦心中肯，怎奈教，

嫂嫂推敲不愿情。嫌我孩儿容貌蠢，配不过，他家爱女掌中珍。我常想起多烦恼，可恨这，姑嫂之情没半分。偏要与之争口气，娶一个，多娇美妇赛他们。言时乃问亲生子，只恐你，眼色平常未足凭。适见湖中工部女，较比那，春漪表妹若何分？存仁笑说差相仿，好道似，秋菊春梅可并论。太太闻言心甚悦，便教那，为官明早速央冰。良缘在迤休将错，失此佳人何处寻。抚院当时微点首，迟迟半晌答夫人：

夫人有所不知，这姜近仁乃是个傲物，不中抬举。前为捐输一事，决绝拒之，我正在此恼他，如何反去求婚其女？倘若见却，岂非又是自讨没趣。

此事勾消不必谈，世间岂少美红颜。只须为父留心意，选一个，官宦千金有甚难。楚氏闻言微点首，存仁扫兴动愁烦。佯作笑，半含惭，便道爹爹故阻拦。

事情尚未去说，何以见其不允，乃自家不愿耳。孩儿一向立志，必要访个美貌佳人为偶，今日与姜女相逢，亦是天缘巧合。爹爹既不肯与儿作主，便自罢了，又何必另觅婚姻。

不烦父母代踌躇，孩儿倒，情愿空韩一世孤。若此佳人轻错过，再从何处访名姝？也无妨，眠花宿柳为生计，不把婚姻去另图。公子言时多懊恼，柏抚院，推冠不语一声吁。夫人怜爱亲生子，陪着笑，便代周旋告丈夫：

老爷勿恼。此事据妾身愚见，且请个月老去说一番，看成与不成，再作道理，须不折本呀。

彼如乐允结鸾交，便把前嫌一概抛。倘使推敲仍见拒，少不得，新仇旧恨索齐消。老爷平日多才智，这一点，小事何难作处调。明日央媒前去说，好教爱子免心焦。夫人言讫存仁喜，柏抚院，亦道夫人主意高。议定当时皆自乐，是宵无事讲来朝。

却说次早，柏固修便作一手札，谕知太守杜公，托令为媒，求聘姜侍郎长女为妇，务仰贵府玉成其事。本院立候回音，勿得有误。

太尊接谕一观瞧，不觉心中恼更焦。久悉老师闺阁秀，都皆许字缔鸾交。若还就此相回复，必疑惑，我在其中故作乔。且是与师商议去，如何回复始为高。

是呀，老师昨日本说今早自来面订芳洲姻事，如若老师亲至署内，不免招摇耳目。不如仍是我去姜府，当面说定此姻。顺便请问老师作何措词，回复柏公便了。

心中主意一安排，便整衣冠出外来。传命一声呼打轿，随即就，大排职事走官街。慢云太守临姜府，再把那，工部衙中事细开。

话说昨晚姜府中女眷归来，大家不过说些湖上风光景致。大小姐因为生客所窥，满怀不悦，闷沉沉，自归绣阁而去。妹子之前，亦不说起。因出游时，彼意非之，恐惹事，为其见消故耳。这里姜公，便将朝廷降旨采选宫妃一事，告与母妻知悉。太君姑媳，不免俱各吃惊。一壁又请到孺人母子，告以杜公欲与峻崑联姻之事，问其愿否如何。宋氏便说，以一衿寒士，得匹五袴娇娃，何幸如之！好却甚好，只愁空囊羞涩，伊父又不在家，怎能办此大事？近仁笑道：财帛事小，儿女婚姻事大。嫂嫂若果情愿，总在我一面承当料理，不烦嫂嫂费一点心力，若何？宋氏听此，心中大悦，笑道：既如此说，便但凭叔叔主张，怎说怎好。只是愚嫂自觉不安，只好待侄儿发达之时，再为偿报叔婶大德。太夫人笑道：一家骨肉侄媳，何乃出此俚言，你只索将此事件交与小叔办去便了。

夫人当下笑言云，嫂嫂真教种福深。今岁佳儿谐美眷，怕不是，来年稳抱玉麒麟。我们亦见霜沾鬓，似恁样，子息犹无敢望孙？

虽则闺房多内宠，奈何兰梦一无征。言时未免双眉锁，不禁微微叹一声。工部恐娘心不乐，忙支别话共谈论。

当下一宵晚景无词，再表次日。

早又见，扶桑日出射雕檐，诸女眷，梳洗完时请了安。奉母方才朝膳毕，已通报，杭州知府到门前。侍郎便把衣冠整，出迎门生礼貌谦。迎入大厅同礼毕，便将邀往外书轩。分宾归坐香茶献，太守含欢欠体言：

昨日门生，与老师所谈小女姻事，不知可曾转达否？姜公笑道：既承贤契美意，不弃寒门，愿缔姻好，伊母子岂有推托之理？老夫昨晚述知家嫂，已是乐从，止愧仰攀过甚。

今早正要到府奉复佳音，不道贤契先已光降，恭喜恭喜。日期虽促聘须行，婚礼难与草草成。今早老夫翻历日，季春初六是良辰。先将六礼行盘盒，然后再，选择佳期好结婚。此际杜公真喜悦，立起来，慌忙作礼谢师尊。承盛爱，感高情，俯赐丝萝结此姻。省却门生多少虑，向平愿了各宽心。老师呀，钦差将次到余杭，此事还须速主张。虽则婚姻难草率，怎奈是，事逢难处莫从常。一言为定千金重，倒不必，过礼行盘往返忙。

姜公笑道：既是贤契如此脱俗省烦，老夫性亦狷介，不喜浮华，各事遵命便了。言罢回头，使命书童去请公子出来拜见岳父，行个礼儿，算做定准罢。杜公笑道：如此甚妙。

只是门生今日未带规仪到来，怎好便见新婿？

二公说笑正欢怀，来了书生小俊才。太守坐中身立起，姜侍郎，笑呼堂侄把言开：

云楼，我等适才亲已说定，特唤汝来拜见岳父，磕个准头，谢谢承斯雅爱，赐尔佳姻。

多才见说面通红，只得个，整整衣冠便曲躬。袍袖双垂深下礼，杜太守，慌忙扶住笑融融。腰间解取双龙佩，奉与云楼大相公。

含笑说：仓猝之间无甚物，些须薄意表微衷。多才接过呈工部，作礼重新谢岳翁。

姜公便命侄儿，将玉珮送汝母收藏。然后向汝婶母，取两样不拘什么首饰，以作回聘。

公子闻言领命称，手携玉珮内中行。须臾取得前来到，先送姜公观看明。却是个，小匣装潢多细巧，其中盛贮两般珍。双枝如意搔头玉，一对同心锁臂金。工部接来呈太守，笑云微物表深情。杜公便乃躬身接，含笑说，何必师尊又费心。工部传教排绮席，今朝只当会新亲。众家奴，一声答应忙传谕，书房内，桌椅调开匕箸陈。

姜公便命，请文、谢二位公子到来，一同坐席。

二生闻命到书厅，相见黄堂把礼行。又与云楼同作揖，笑称恭喜两三声。峻崑微笑低低答，兄等休来取笑人。工部当时齐命坐，学裳详视两郎君。尽都是，英风秀气容端重，儒雅翩翩美俊英。看起来，娇客丰姿虽则好，比着那，少霞似觉欠三分。老师眼力真无错，选得这，第一东床王右军。太守暗思犹未已，早见那，华筵盛席已排成。侍郎含笑亲邀坐，首位应推杜府尊。水陆并陈多盛设，主人敬客意殷勤。酒阑席散时过午，又把香茶奉一巡。太守心中来想起，袖中摸出一书文。躬身送上姜工部，说道是，抚院今朝特谕闻。请问老师高主意，如何回复始相应？

姜公接过一看，便道：原来如此。休说吾女都已许配人家，便作待字择人，亦不能与那厮为婚。起此妄念，殊属可笑。自家也不度量度量，我姜近仁可是与他那贪鄙奸豪做亲家的么？贤契只索回他便了，值甚大事？

杜公一笑应声然，宽坐移时作别旋。叔侄二人同送出，文与谢，亦行告退返芸轩。侍郎便向高堂去，将这件，事体分明告老萱。樊太君，笑展慈眉多喜悦，夫人知得亦欣欢。笑云既是都言定，

极该把，花烛良辰拣近边。可晓黄堂多性急，相公须索早周全。  
姜公点首言称是，烦恼花姨在侧言：

闻得选妃的内官，将次要到浙省。老爷还须请人知会吴府，令其择吉，迎娶小姐过门。我家亦该预备妆奁等件。如何这事老爷夫人倒不提及，敢是忘了？反操这些没要紧的闲心，真是奇了。

花姨说着怒容滋，莫氏夫人姑听之。工部时间亦不理，太君怒道此何词。汝云谁个多闲管，可晓云楼本一支。早与完姻生了子，迨后日，祖宗香火靠他持。谁教你等无争气，不种仙桃种草芝。女儿家，百爱千珍何所益，难承祖业奉宗祠。便是他，九华之事应须办，略耽搁，两日三朝也不迟。亦况乎，凡百事情存主母，那容汝，无知妾妇恶声施。几句话，责其花氏犹加恼，背立着，暗地低低冷笑嗤。无故何来多责备，真教年老忒偏私。恁般珍重他人子，还只怕，未必能如自女儿。亦且自家孤独命，因而绝代斩宗支。何云我等无争气，说话全然不忖思。便作夫人又怎样，也不过，一般产得一花枝。他何尊贵奴何贱，何必你，刻刻为分大小差。别事不容还罢了，岂有个，亲生不许我调持？恁胡言，太君耳重无闻也，莫氏夫人却悉之。欲待将言为发作，又恐怕，惹其不逊取讥訾。那一位，侍郎因见慈容怒，意思也，欲叱花姨责备施。为是平时姑息惯，恐伊对众撒娇痴。反教弄得难调处，只索装聋当不知。皱着眉儿沉下脸，洋洋步出内庭墀。花姨也便回身去，后堂上，只剩夫人独在斯。

停了一会，太夫人便叫媳妇，我看那花姬，近日凡事出言，大有不逊之状，汝还该严加压束，教训教训。若容他恁样放肆胡为，须失了大家规矩。夫人听了，含泪告道：婆婆说得自是，怎奈媳妇生来懦弱，伊等放肆已惯，一时如何管束得下？倘使犯颜，益难调处。又非市井之徒，可教拳棒从



事。再者媳妇亦因未育子息，恐外人诽谤拮酸之故，为是诸凡随和，让他们些却是有的。不道花氏不识抬举，近日竟大觉不逊起来。

夫人说着拭啼痕，姜母微微冷笑声。便道此言真错矣，须知汝乃正夫人。治家之法宜严肃，放纵他们理不应。一个恃强将就过，人人迨后效尤行。家庭必致纷纷乱，像了平民小户门。过分沽名须误事，汝今年纪岂青春。何愁物议生诽谤，这个是，避甚嫌疑跌醋瓶。妇道贤良虽则好，而今后，还该大略放刚明。太君说着夫人应，略坐相辞便转身。自往前堂归卧室，没好气，含愁便去倒鸾衾。

本来听了花氏一番言语，已经着恼；又被姜母数说了几句，益觉愁烦。真是一腔闷气，无处发泄。

将身倒卧绣帏间，无语沉沉拭泪斑。自问生平无大过，为什么，应该绝嗣乏儿男。因教广置姬和妾，适遇这，强项裙钗管束难。只索低头为忍耐，谁知益发被轻看。心险诈，性凶顽，不敢为之少压弹。今受高堂言抱怨，好教我，又堪着恼又怀惭。愁思一会朦胧着，不觉身躯受了寒。迨醒微微多冷意，一时气痛不能堪。便教侍女轻捶按，锦被重遮尚觉单。忙乱房中诸女婢，便去报，惠英小姐美红颜。玉人知得芳心骇，何故慈亲忽欠安？一壁行来一壁问，侍儿细禀内根原。想因气恼兼寒重，睡卧际，未盖罗衾止薄衫。小姐点头临母室，忙褰锦帐问慈萱。

母亲，早间兀自好好的，为甚忽然欠安？此刻身觉得如何，可好些否？夫人道：偶尔受凉，有点气痛。无甚大病，我儿放心。

娇娃便乃坐床头，玉手轻轻与母揉。又令侍儿传话出，速延医士莫迟留。女环奉命慌忙去，惊动了，王部前来问事由。

看问夫人一回，便在中堂坐了。却说是时，兰姨、柳氏

知了，都来问候，在床前侍疾。止有花氏未来。大小姐亦只一看便去，恐怕花姨见责。

夫人染病卧牙床，合宅人俱问候忙。宋氏娘儿身并到，太夫人，亦扶藜杖至前堂。谢与文，二生各遣童来候，避嫌疑，为是千金在母房。正自忙时医者至，峻崆陪入职应当。诊完脉息书厅坐，药味参和拟了方。略坐消停茶一盏，医家辞去话休详。峻崆送罢携方入，来到中庭见侍郎。送上药方观看过，教奴仆，登时撮药去煎汤。

奉与夫人服讫。直至晚间，方觉稍定。惠英自不放心回房安歇，便在母亲外床和衣而睡。柳氏亦在下榻相陪，兰姨也要在房侍候。柳氏低笑道：闻说花姨因三小姐不在房中，已搬了去和他女儿作伴，你再在此，可叫谁去服侍老爷呢？夫人听了便道：正是，我这里有人侍候，用不着你，你自去罢。天也不早了，恐主人在那厢等候哩。

燕氏闻言粉面红，相辞只得出房中，话来暂按姜衙事，提到黄堂太守公。

话说杜学裳自姜府归来，便去抚院前复命，说：伊家长女，久与吴姓联姻，近已择吉迎娶。有辱大人台命，贤公子只索别访良缘，幸乞原谅其情，非卑府之斧钝伐柯不克也。固修听此，自是不乐，然亦无可如何。只得说个偶因误听人言，倒空劳贵府为之往返了。

杜公略坐便辞归，抚院抬身到内帏。告与娘儿如此语，夫人扫兴怒容堆。那一个，贤郎更是多烦恼，叹气咳声把首垂。便自起身书院去，一团高兴化成灰。兰舟自见如花貌，万丈相思着体围。只说得能谐美匹，谁知枉负托良媒。今生要结鸳鸯侣，除此佳人更有谁？既是三生缘分浅，就不合，湖中巧遇那娥眉。这而今，反教惹下相思债，一任我，家有黄金不任挥。就犹如，欲折花时

花有主，令人无处可栽培。柏存仁，思来想去情无奈，只落得，怒目攒眉气一回。那一班，侍仆下人多倒运，碰着了，借题发作乱施威。心不遂，愿多违，气倒眠床掩翠帏。一点相思难着落，万分气恼又交摧。连日来，不茶不饭无聊赖，到弄得，瘦损容颜减却肥。他两个，吴氏弟兄知道了，忙来解劝共相陪。

吴良便道：公子休得心烦，我倒有一条妙计在此，包管你遂心趁愿，佳人到手便了。存仁忙问：是甚计策，且试说来，大家商议，看是如何。吴良一笑，便与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休教泄漏外人知道，管取事成。你道好否？存仁听了，大喜道：这计策是妙极了，何愁不妥。我若娶得那个美貌女子为妻，自当重重谢之。说罢，遂去叫到邵升，命其探听吴宅定于何日迎娶，彩舆经过什么街巷。打听的确，速来回报有赏。

邵升答应甚狐疑，做什么，探听人家花烛期？素昔又无通庆吊，其中必定有跷蹊。

不要管他。既命我探问，少不得去走一遭。凭他做恁事情，与我有何干涉？只讨得一声好，多赚其几个钱便了。于时悄悄地出官衙，探听之言莫表他。这里存仁真得意，喜欢得，春风迭迭面添花。吴兄呀，我如娶得美娇容，算你希奇一大功。但只愁，堂上双亲为禁阻，还须瞒得不通风。吴良便道何消说，公子于时到内中，便向二亲前告禀，欲寻所，花园别墅散心胸。

只为孩儿镇日衙中兀坐，举动艰难，闷出病来，故要去寻个别业，散荡几日才好。

父母从来溺爱深，些须事，如何违拗不依听？不惟允许还云好，公子欣然出外厅。便教他，吴氏弟兄寻屋宇，谋成计就待时行。词中按表欺心事，再把姜门详细云。

话说姜公代云楼择了吉期，便是季春初八。体贴门生，

乃令入赘佳期，送去杜府。一面又请妻兄莫太常，托其知会吴家，告此缘故。吴宅允从，便择了本月廿四日迎娶佳期，送到姜衙。

吉期已定略参差，嫁女婚男在一时。打点妆奁多少事，姜公本属一书痴。只知诗酒陶情乐，于这等，世务之间不甚知。一切事情全不管，但凭那，夫人病体强支持。还亏他，兰姨柳氏同帮助，真个是，日夜匆忙尚恐迟。

止有花氏一旁冷看，全不相助。只挑持这桩首饰欠精，那件衣裳不好。背地又道夫人偏心，不以好物件与他女儿，只将些古老东西凑数搪塞。兰姨等听此，恐教惹气，不便告诉夫人，只索付之不答，一笑而已。便是夫人，偶亦闻知，无足与较，也不睬他。恐其庶女出嫁，家中淘起气来，旁人知了，反被批评，只说大夫人度量小，不贤惠了。琐言少表。

公子成婚日在先，至期两府敞华筵。悬灯结彩笙箫奏，贺客盈门喜气添。漫道佳期慌促促，少不得，大家体统要周全。宋孺人，西厅打扮亲生子，束带披袍代与穿。虽则童年方十五，却喜是，长成一表貌翩翩。堂前下礼诸尊长，工部观之喜又怜。含笑将言来嘱咐，汝今出赘乃从权。无烦挂念家人辈，不日应须共妇旋。寒暖起居诸自保，比不得，在家照应有慈萱。多才含愧低低应，礼毕从容到外边。八个家丁随左右，门前扶上锦鞍鞮。更有他，谢公子与文公子，二位多才美少年，相送新郎充月老，同乘骏马锦衣鲜。玉鞭拂处离门去，炮响三通鼓乐喧。一路风光多热闹，大排职事甚威严。早到了，府衙又是三声炮，执事分开站两檐。候相成双迎贵客，新郎下马整衣冠。吟诗再诵催妆句，奉请瑶台月阙仙。绣房中，妆束芳洲杜小姐，喜姬等，相扶缓步踏红毡。一个是，风流儒雅青春客，一个是，窈窕端庄美丽娟。拜地参天婚

礼毕，始相邀，官衙太太出厅前。只见那，夫人徐步上华堂，太守相偕立两旁。淑女才郎同下拜，香风拂处珮铿锵。杜公夫妇同观笑，免礼连呼喜气扬。众客一齐都见过，奏笙箫，登时相送入新房。云楼进步除红帕，揭去方巾露粉庞。珠串低垂观不细，止觉得，桃腮杏靥嫩含香。暗思不及吾三姊，恁花容，亦算风流窈窕娘。公子正然评甲乙，外边来请饮琼浆。第一位，朝南自是尊娇客，余外陪宾列两旁。更有他，香士少霞同在座，府尊亲自递瑶觞。梨园正本《双官诰》，众宾客，笑语殷勤劝玉郎。直至黄昏方始散，主人送客出门墙。回身始与东床入，杜太太，命送姑爷入洞房。左右应声持绛烛，姜公子，告辞自去绮罗乡。于时那，一双美璧成佳偶，却好是，貌配才均乐自长。

话说姜府，待过三朝，即遣轿迎接新妇到来，行庙见礼。

姜母及孺人妯娌，见杜小姐美貌端庄，俱不胜欢喜。各与见面礼物，芳洲小姐一一拜谢。优觞款待了一日，至暮方始送归。光阴迅速。早又是大小姐佳期到了。

吴姜两府共生春，结彩悬灯喜气盈。全副嫁妆俱已备，内堂忙坏莫夫人。奁单乃是兰姨写，各色俱全值万金。花氏犹然心不足，嫌非道歹少欢欣。日来住在余芳院，陪伴闺女话别情。这一位，小姐贤明非母比，掩着泪，良言几句劝娘亲：从今后，诸凡保重休悲怨，从今后，言语之间耐几分。主母看承殊不恶，切休挺撞启纷争。小心尽让人人喜，出嘴撩尖个个憎。便是他，柳燕二姨宜善待，勿生妒念用机心。有儿在室多规劝，往后还防口舌增。弄得教，举室乖违何所乐，自家位分索思寻。谆嘱咐，细叮咛，泪落如珠湿绣衿。一片好言情切切，三分别恨意沉沉。花姨当听千金语，带泪含嗔答几声。

小姐，这些言语，我日常听惯了的，恁时候又说他做甚？真叫扯淡了。

你倒是，几时见我逞强梁，这些话，句句分明数落娘。汝系亲生吾自养，不应该，存心亦道母偏房。花姨说着悲还恼，小姐低头红粉庞。自识良言难得听，将来只恐必为殃。心懊闷，意悲伤，珠泪还如断线扬。不说娘儿分别语，且提外面事多桩。夫人料理真忙乱，廿二先期发嫁妆。象箸玉杯诸毕备，妆奁全副大排场。吴家铺设新人室，真好似，洛渚仙宫锦绣坊。莫夫人，发去嫁妆堂上坐，难委决，有桩心事费筹商。

你道何事？原来却因花氏讽知夫人说，老爷无子，这家贖后来也是便宜别人承受，要拨良田百顷，作大小姐陪嫁。夫人听此，心虽不然，难置可否，便与姜公商议。侍郎本是个服软不怕硬的脾气，且素性挥霍，不以贖财为重。昨晚被酒，花姨背地婉言致恳，随口辄应。过后思之，因妹子当日，未赠奁田，违诸上例，恐母不悦，兼防外人物议。但生平言必有信，驷不及舌。旋说旋更，恐为妾妇见诮。所以夫人问此，只说但凭若辈主张，裁度而行可也。我从来那管这些家务？说着，便起身自出去了。

夫人纳闷自猜摩，为什么，说话全然不煞科。将此难人推我做，不从便谓故偏颇。九华非我亲生养，十数载，一片辛勤心费多。实未曾，讨得他们谁个好，止落些，闲言冷语耳中过。

咳，罢了。且待九华嫁后，我便卸此家事，随他们怎样闹去便了。

正然烦恼泪垂腮，来了亲生女俊才。见母含悲吃一吓，忙启问，慈亲何故恁伤怀？莫为长姊分离苦，儿劝母，保重身躯姑放开。好在他，吴宅相离家不远，少不得，一年几度可归来。母已教，连朝忙乱多辛苦，可莫要，又惹伤心触病骸。太太闻言轻拭泪，迟迟长叹一声咳：

咳，你女儿家，那晓得这些家庭难事。

言时命坐女红颜，便以其情细与谈。汝父近来行忽异，多应又是逃其谗。此情却使难区处，我却如何主独担？言罢夫人重叹气，娇娃笑说此非难。爹爹既道凭娘主，可就去，祖母尊前禀一番。行止何妨凭祖母，那时便与母无干。惠英言讫夫人喜，便道是，汝语如斯倒也堪。

只恐堂上不肯时，那花氏又道我于中作乔，故意唆出太夫人做主，未免更生怨恨。小姐笑道：凡事只要理正言顺，服得住人便是。那些背后怨言，管他做甚！夫人听了，点头不语。于是起身，来到后堂，将此事禀知姜母，请慈命定夺。太夫人听得，心中大不为然，默默无语。

沉吟良久意迟迟，方始开言答一辞。便乃叫声贤媳妇，家中虽则有家私，却也由，祖宗创立非容易，欲留取，后代绵延门户支。勿谓无几何足惜，便教挥霍乱相施。大凡人，欲贫易似汤浇雪，致富艰如水泛脂。即使吾儿终乏后，亦须索，另筹他策继宗嗣。又何消，恁般荡费家资尽，难道说，不怕将来起怨訾？更且女儿非此一，糊涂何乃忒无知？妇人贤德虽然好，须不可，过分沾名心地痴。恁情由，既荷前来为请示，却有那，小姑遣嫁例从之。吾却教，早年便卸家中事，一切皆凭你主持。怎样排场该记得，可曾有，奁田百顷作妆资？我观来，桩桩已比姑娘胜，这也教，此一时来彼一时。

咳，说便如此说法，其实家私也是你们的，女儿也是你们的，我将就木之人，享得几多，又何必管你们这些闲帐，殊自可笑也。

唠叨说了许多言，莫氏夫人默默然。窥见姑婢容甚恼，迟疑不敢辩其原。谁知他，花姨悄立纱窗外，这时候，窃听分明到里边。故展欢容陪笑脸，从容启告太君前：

太夫人才说的，可是为陪赠小姐奁田之事么？这本属老

爷夫人爱女之意，试作商量。贱妾原说，当日姑太太并没有夜田陪赠，上例现存，这个断乎不可。况且今日嫁妆已发去了，还说这空头话，惹太夫人生气做甚？真倒好笑了。

况且那，吴宅原非寒素家，又何消，多余锦上去添花？常言道，女儿不在妆奁厚，只要生成命运佳。言讫嘻嘻陪笑脸，献殷勤，回身送上一杯茶。夫人在侧浑无语，老太太，接过茶盅不理他。略歇一回齐退去，莫夫人，满心委屈气重加。

啊呀，罢了，这是那里说起。

自从嫁在姓姜门，算到如今三十春。却愧无才兼乏子，百凡尽让耐三分。高堂看待殊慈善，重话从来无一声。近日想因时运倒，反弄得，常常被责受批评。花姬刁恶真堪恼，他倒前来反踢人。我若与之同计较，那恶泼，必然吵闹起纷争。须防堂上重施责，又道我，纵得无知若此形。闷坐前堂呆不语，越思越想恨难平。

停了一会，便喝令房中侍女，将各项帐目，并仓库钥匙，一应银钱零碎，都搬出来交与老爷，另派别人掌管。我不管这家务了。

快些收拾莫迟挨，一众丫环尽发呆。你看我来我看你，夫人怒叱众裙钗：

呀，为何叫不动你们？难道要我自来动手么。

夫人言讫怒为催，一众梅香不敢违。锁钥帐箱都取出，中堂上，纷纷摆得乱成堆。只有那，几张钱柜难移动，侍儿们，只得开言把话回：

启上夫人，这套间里几个钱柜，儿婢等力薄，搬移不动。

随他放着罢。夫人怒道：无用的死人，你将锁儿开了，将钱取出，便搬得动了。

侍儿答应不迟俄，开了锁，运出青蚨数万。一个个，欲待笑时不敢笑，你推我让力全无。横拖倒曳绳儿散，乱纷纷，撒得中堂



满地铺。正在此间忙碌碌，却好那，侍郎步入内庭除。一观此景心奇异，便把丫环使女呼：

呀，汝等众人，乱忙忙搬出这些物件做甚？

一壁言时坐椅问，侍儿们，低头不语退旁边。夫人便乃抽身起，对姜公，带怒含嗔诉此原：一自妾身来到此，而今屈指卅余年。虽然未育宁馨子，广与君家置玉颜。瑞日春风多善待，从无恶色与高言。便是他，二姬所出裙钗女，较比亲生总一般。出痘出痧常尽意，提携抚抱费心田。几曾博取谁人喜，只落得，闲语闲言听万千。这如今，欲待将斯家事卸，算来免得被人嫌。

故此将一应银钱帐目，都取出来，交与相公。不拘教那一位姨娘掌管，我也落得个清闲自在。

夫人说罢怒容堆，此际姜公双皱眉。便说道：一向夫人温性格，为什么，今朝忽改日常为？便作是，高堂责备无关我，恁举动，你却今朝发作谁？这桩事，行不行时无要紧，何消气得乱成堆？惠儿却是夫人出，难道说，我未将其另眼窥？算将来，第一掌珠须是彼，百般珍惜重栽培。东床选得乘龙客，迨后田园托指挥。恁偏私，何乃全无知好歹，犹道我，轻妾重妾理多亏。分厚薄，别尊卑，在我是，嫡庶何尝一例推？你自糊涂无见识，点点事，好寻烦恼好生悲。自古云，闺房雍睦家庭旺，所以那，太姒流芳著令徽。在我虽非先圣比，敢劝尔，闺人大度习宏恢。九华即日佳期届，少不得，凡事调停仗内帏。闹得这，宅乱家翻成甚事，外人看着不成规。好好的，快教收起休如此，可也知，夫子之言礼不违。工部言完嗔且笑，说得个，夫人委屈泪双垂。正思量，与之分辩犹无语，早来了，柳燕双姬步共随。后面相从三小姐，三个人，香风一阵入庭闹。只因闻得丫环报，恁缘故，故使同来看一回。工部一观娇女至，将言便告女娥眉：

惠儿来得却好。汝母今日，无端与我使气，不管这些家

事。吴家明日便要亲迎，外面事正不少，我一个人如何料理得开，亦且也不成事体。汝可劝劝母亲。

好生劝转恁乖张，一切还须仍照常。若得家庭和顺睦，女孩儿，方称孝顺与贤良。当助父，莫帮娘，四德三从汝自详。说罢起身为一笑，登时移步出华堂。玉人看见严亲去，含笑行来到母旁。母亲呀，爹爹有命女当遵，敢以今朝劝母亲。自古贤人难得志，彼苍最是不公平。似恁般，闲言闲语家家有，只在人心听不听。儿也知，祖母之言娘岂恼，其中另有别原因。然而却也无其奈，恁遭际，业在其中难理论。假痴聋，只好寻些欢乐过，自家保重自家身。一任教，狂风大浪帆篷转，妙不过，稳坐中舱当未闻。更还须，要好心肠收拾起，立家法，百凡主意放三分。若因斯，时时与父闲争舌，那倒惹，夫妇参商闷愈增。琐琐屑屑难计较，少不得，别人趁势更欺凌。孩儿劝母休如此，息了怒，一切仍然照旧行。几句话，说得夫人无可答，二姨旁立笑吟吟。千金之语真明达，世务周详智术深。他日于归身出阁，持家必定胜夫人。惠英听说赧双颊，低首无言啐一声。

柳姨便道：不要说了，我等快来将这些东西收起来罢。于是兰姨一面笑应，一面又泡了一盏砂仁汤来奉与夫人，然后便共柳姨相帮收拾。众丫环搬的搬，抬的抬，一齐动手。兰姨便蹲在地下数那些散钱，一壁穿着，乃自笑道：孔兄呀孔兄，你却是世间的一个罪魁祸首。贫困人家，因你不去，便自忍饥受寒，门庭凋落，为人欺负。富贵人家，因有了你，便又会生非惹气，家室乖违。甚至因你于中作怪，乃至骨肉相残，功名潦倒。诸如此类，种种纷拏，也数不尽你的罪过。柳姨笑道：兰丫头敢是痴了，对着钱也说起话来。小姐笑道：阿堵物原是人间的个不堪臭货，该骂的呀。柳氏又笑道：小姐说错了，倒还是个香货呢，怎么反道他臭耶？小姐道：我

从来只晓得有个铜臭之说，却未听见有甚铜香典故。柳氏道：小姐，你自不知今人每有财香之谓，倒是确言。如若不香而臭，为什么人人如此欢喜、珍贵，宝而惜之，从不嫌弃他呢？说得众人尽皆失笑起来。兰姨又道：既是香货，你何不带些身上闻之，省得挂那些香珠香袋。说着，便弯腰抓了一把，向柳氏怀中去塞。

柳氏当时手乱推，丫环仆妇笑同陪。惠英亦展春风面，早不觉，引得夫人也放眉。当下一齐收拾毕，二姨浣手洗铜灰。夫人命坐同闲话，小姐消停返绣闺。为忆同胞将出阁，谈说些，分离之语各伤悲。烦烦絮絮言难尽，且把来朝表一回。

话说次日，便是吉期。原来杭州风俗，兴用灯轿扎成各色花样，十分好看，故此大凡新妇，皆是晚上过门。

是日姜衙喜气高，重门洞敞彩球飘。吹风管，奏鸾箫，贺客纷纷似涌潮。莫府夫人同小姐，还有那，云楼娘子一多娇。其余女客来无数，一队队，翠袖红裙满绮寮。莫夫人，妯娌相偕为接待，纷纷都向后堂邀。一齐称贺姜门母，太老夫人喜共招。礼毕分宾茶献到，闲文不必细推敲。词中却说金闺彦，三小姐，见此喧喧厌俗器。乃约莫家双姊妹，又将杜氏挽鸾销。同来自己兰房内，论诗文，求教新娘试彩毫。

芳洲笑道：姑娘取笑了。我如何解得吟诗，这是那里来的话。惠英笑道：嫂嫂无用相瞞，我只不信。

妹身一向久闻知，嫂嫂是，绝技香奁画与诗。何必推辞多吝教，莫非道我系愚痴。

故不屑赐教也？杜小姐笑道：这却姑娘言重了。

姑娘才调本非凡，胜过当年谢与班。小妹久知多羡慕，而今深幸晤芳颜。叨雅教，侍清谈，奴正要，执贽投师拜一番。

小妹虽性喜文墨，只苦于资质不敏，未得真传。平日虽谄

有几首歪诗稿儿，不知遗失何处。待我回去，检出来送呈雅教，并求斧削。只是不要见笑方好。惠英笑道：如此更妙了，小妹定当焚香拜读。

两位佳人笑又谦，谈诗论赋各欣然。莫家姊妹旁边坐，不是知音不与谈。含笑低头皆默默，静听这，搜今述古吐兰言。消停不觉天将午，外面相邀赴酒筵。四位千金方立起，花枝招展珮声传。携玉手，款金莲，同到华堂入画檐。却好女宾方逊坐，姜夫人，亲身递酒礼周全。云楼娘子相从后，各席殷勤逊一番。然后自家方告坐，金莲徐步踏红毡。轻提翠袖深深福，告罪诸亲尊长前。众位起身忙答礼，新娘子，鸾绶一衿坐旁边。珍肴列案多佳品，美酒倾杯注玉泉。柳燕二人同在外，筵前侍立逊杯盘。花姨自在千金室，陪伴娇儿话别言。这一日，内外彩觞真热闹，姜公款客自当先。云楼公子同陪侍，还有那，文谢双双美少年。半本未完筵已散，其时早及酉牌天。吴家一众迎亲到，一派笙箫聒耳喧。彩轿张灯厅上歇，催妆三次请婣娟。喜娘早往香房去，装束新人戴凤冠。玉裹金装多富贵，珠围翠绕倍娇妍。婷婷扶到高堂上，凤履轻移踏绣毡。

于是喜媪扶住小姐，拜别众亲，一一行礼。

九华小姐忍啼痕，拜别诸人大礼行。先是太君忙道免，后辞父母二双亲。姜侍郎，夫妻扶住心凄惋，教训余文勿细云。伯母诸亲都见过。方传花氏上前临。千金拜别生身母，泪下腮边似雨淋。花氏欠身忙挽住，香罗掩面吐悲声。叮咛小姐诸留意，又嘱梅香各体心。礼罢再辞燕与柳，二人回礼女千金。当时弟妹都辞过，外面催妆鼓乐鸣。花炮流星声似沸，频歌诗赋请新人。大家送出多娇女，扶入花花轿一乘。炮响三通离府第，排开职事列如云。花灯百盏高低映，宝炬千条上下明。五色辉煌多热闹，街坊哄动众军民。携男抱女齐来看，赞得吴家灯彩新。两府仆人真有兴趣。

扬威耀武向前行。同喜跃，共欢腾，一路惟闻喝采声。

一行人正走得高兴，忽见前面冲出许多人来，也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个个手内都拿兵器。后面也有一乘花轿，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一般。一行约有百十余众，雄赳赳、恶狠狠地对面冲来。

吴府家丁吃吓凶，慌忙就，高声吆喝是谁冲？我们乡宦迎亲轿，快快今朝让路通。

只听那伙人呵呵笑道：你是乡宦人家迎娶的，要知我们还是王爷府上接亲的呢。须让我先走才是。

一声打号不迟挨，似虎如狼抢过来。吴府诸人难抵挡，登时挤得乱分开。见其各有刀枪举，早吓得，失措彷徨一霎呆。立住慌忙同让路，纷纷挤满塞长街。笙箫住奏金锣歇，职事花灯历乱排。那两乘，彩轿挨肩来擦过，只听得，一声响亮落尘埃。

原来那伙人，故意将轿一撞，便听得响亮一声，丢下轿子，大嚷起来，说吴家的人碰坏了他家轿子。不由分说，一把抓住了帮轿的家人与几个轿夫，便行撕打。

众人此际胆魂消，丢下鱼轩把手交。赤手如何能抵挡，一个个，抱头鼠窜脱身逃。那伙人，见斯拍手呵呵笑，耀武扬威势更骁。便将他，百盏花灯俱摔灭，吓得那，数班鼓乐尽飞跑。大家至此方才住，一片喧呼喊得高：

兄弟们，他家已是输了，我等也抬轿走罢。不要误了良时吉日。

一声招唤应嘈嘈，这时候，已把鱼轩掉了包。轿里新人知错误，只吓得，香魂飞去九重霄。时间难顾娇羞体，带哭连啼便叫号。大众听其新妇哭，乃将锣鼓一齐敲。行急急，走滔滔，那听莺声燕语娇。急杀九华姜小姐，一身无主任焚漂。此时大众如飞电，一霎地，出了城门去路遥。小姐今番遭抢劫，正不知，怎生着落

与开交。话文至此权将按，先把这，吴府情形表一遭。

话说吴府，早有人来报知其事，忙着几个宾客，带了十数家丁前去解纷弹压。谁知到来时，那伙人已是去了。便乃招唤那些七零八落的人夫职事。有两个轿夫已被打伤，不能行走，只得另换二人。照见那一乘花轿，倒还好好的在街心歇着。你道吴家童仆，为何看不出来？却因花轿与他家的也不争上下，况在忙乱之间，一时那能分辨。

此际匆匆不暂停，登时齐集各行人。排开职事重吹打，青轿相随共六乘。两个喜娘双仆妇，并连艳雪与香云。一程早已临吴宅，请宾客，致贺同将造化称。彩轿升于厅上歇，大家侍候看成婚。接亲两个双全妇，翠袖红衣到大厅。候相便歌诗赋请，两廊音乐一齐鸣。喜娘开了花花轿，啊呀连声退步行。吃吓众人听响亮，却原来，彩舆跳出一妖精。黑毛遍体形凶恶，窜向前来乱扑人。吓杀厅前人一众，搀亲妇女失三魂。忙返步，急回身，着急偏教踏住裙。福气今宵成晦气，险些跑落小红菱。但听他，彷徨一片声如沸，乱乱哄哄往后奔。太守夫妻惊失色，新郎只叫好奇文。那有这等蹊蹊事，待我前厅看一巡。急坏夫人忙扯住，连呼爱子快休行。知他妖怪为何物，倘有差池了不成。太守传教门紧闭，隔墙高唤众家丁：

汝等众人，快看那怪物是甚东西，好作计较。那些家人、候相、鼓乐人等，都在两面厅厢藏躲，听得叫唤，忙应道：倒好似那街坊上与人观看索钱的一个小小人熊模样。又听里边高叫道：既是人熊，不必害怕。好在汝等人多，快寻器械，奋力向前打倒他便了。

众人无奈应声高，个个忙寻棍一条。骇骇惊惊同出外，大家奋力乱相敲。厅前家伙皆糜烂，可惜了，古董炉瓶一概抛。众家人，四面团团来赶逐，但听得，乒乒响亮喝拿妖。人熊见此人多众，

也便惊惶夺路跑。这里众人齐赶上，榔头棍子并相交。人熊吃打无从走，睡倒呜呼一命消。大众提灯观仔细，连称已死不须焦。于是便乃高声禀，双叩门环道事苗：

老爷太太受惊了。快命开出门来，妖怪已经打死在此，没事了。

一片声传内室闻，华堂大众始安心。慌忙呼唤丫环女，开启垂花两扇门。太守夫人同出外，瑞征公子也偕行。一班女眷丫环等，共去前庭识识荆。个个皆称真怪事，人人尽道好奇文。成婚好好迎新妇，横祸飞来实可惊。未识新人何处去，怎教变出一妖精？其中道理殊难解，必定蹊跷别有因。几个家人同说道，相打际，鱼轩挤落在街心。多半教，歹人换去新娘子，我等忙中未看清。才适细将花轿照，绣帏不及我家新。料因圈套安排就，捉得熊儿巧换人。此事算来多不妙，拥归恐被肆奸淫。众人听说齐称是，那伙贼，大约强徒出绿林。趁早当官将此报，出差连夜去追寻。吴公便乃忙传谕，着仆使，府县衙门速报闻。手下应声飞即去，此问又复遣家丁。并同姜府诸童仆，去告亲家报此情。在我虽然为媳妇，乃他令爱自亲生。遭异变，误良辰，自愧无才难理论。敢乞高明为见示，作何计较早区分。不言奴仆分头去，却说愁烦吴府尊。新妇未曾迎到府，倒教弄出事纷纭。当时便在厅前坐，开发诸多执役人。一众人夫皆窃语，今朝晦气活遭瘟。两番吓得魂儿落，喜酒全无一口吞。当下一哄齐散去，纷纷宾客也辞行。只留至戚人三五，父子抽身入内庭。又听他，赠嫁诸人同哭泣，可怜小姐那方存？吴太太，亦生懊恼抛珠泪，公子心头似火焚。人到洞房多喜气，我完花烛出新文。就犹如，金丸打散双栖鸟，又好似，宝剑平分连理春。纵使追寻人复转，可能白璧不沾尘？便教弃此鸾胶续，终须也，一世名声不好听。公子思之真不乐，垂头丧气少精神。长叹息，短吁声，坐在中堂似失魂。这吴公，有

个通房年长婢，姓成寿姐是其名。为人狡猾多能干，相貌粗粗不出群。善伺东君主母意，诸凡迎奉会殷勤。家中各事争先做，因而教，骗得夫人喜十分。倚作腹心家政助，此日下，已经升作二夫人。当时亦在中堂上，指拨诸多妇女们。桌椅调开安匕箸，压惊酒宴早排成。外边男客书房去，里面中堂是女亲。劝住陪房人几个，用些酒饭且消停。四人无奈同收泪，酒到樽前懒入唇。说到此间权按下，再言凶信到姜门。

话说姜府中得知此信，吃这一惊，真也不小。一家惊骇又疑猜，深惜闺女没主裁。莫氏夫人挥痛泪，德华小姐吐悲哀。只缘他，自来姊妹关情重，只哭得，湿透鲛绡掩玉腮。后堂中，老母得知扶杖出，西院里，孺人探问也同偕。询知原故皆惊诧，只有个，工部无言早气呆。柳燕二姨同殒涕，却为这，千金素日颇贤哉。不同其母人尖利，故惜无端玉树埋。太老夫人惟叹息，独有那，花姨哭倒在尘埃。呼小姐，叫裙钗，为甚生成命运乖。只说你，遣嫁今朝成好合，又谁知，于归忽地降飞灾。这其间，是生是死何方去，好教我，枉费辛勤一片怀。惨惨哭来浑似醉，书房内，忙忙走到二英才。亦因悉此新闻事，两公子，探问其详同入来。避去惠英三小姐，二生相劝把言开：姨娘舅母权休哭，这件事，须作商量早处裁。火速报官差捕卒，自应获住那狼豺。

姜公道：有甚主意裁处。此时三更已尽，便到官起得兵来拿捉强盗，天早亮了。你想一个柔弱女子，被多人拥去，这一夜工夫，不消问矣。

顺时失节逆时亡，名与命，二字安能两不伤？倘若教，有志捐躯明大义，止落得，清风烈女世流芳。倘若教，贪生已被奸徒辱，这一个，臭秽之名怎去当？休说他，吴氏不堪收覆水，便是我，姜门难认女红妆。只好教，由他生死飘流去，权当是，今世无生



恁女郎。自是家门多不幸，致教弱息遇奇殃。侍郎说罢长吁气，双顿乌靴恼闷长。花氏听斯格外哭，呼儿唤女泪千行。夫人亦是频挥涕，立起来，推故抽身到外厢。文谢二君同步去，夫人乃与二人商。寻弱息，觅强梁，到底还须要主张。未便旁观为袖手，何能如此忍心肠。

春溶便道：母姨且免心焦，闻得吴府已经报官，追拿强盗。此处再着个人去催一催，自更上紧，或能追转，亦未可知。夫人道：我也正有此意，不晓你姨夫是何主见，不肯出头。少霞道：母舅是恐其获住奸徒，当堂审问，招出些不美之言，有伤体面，故而不管。据我看，事难预料。倘若表姊守节捐身，或被强人劫归山寨，完璧尚存，到底也须见个分晓。为今之计，一面差人到各衙门催促，遣兵逻捕匪徒，一面再多遣几名干仆，四路察访踪迹才是。

那伙贼，初更方始出城垣，大约难于远处潜。不过在，穷谷深乡幽僻处，大表姊，或蒙天佑尚安全。耽迟则恐行踪远，海角天涯路道宽。那倒真教无觅处，夫人听此说声然。

于是便密传到十数家丁，吩咐了一番，令其分头而往。按言诸仆去追寻，却说夫人返内庭。工部将言来问道，此时出外作何情？夫人答道无他事，不过是，察看家中闭户门。即有匪徒来境内，恐其流毒祸重侵。朝朝防贼从来说，工部闻言信是真。丢下一头提一处，再言申报各官闻。

话说那云楼在杜府中，已经安歇。一闻此信，不觉大惊。慌忙起来，回家看问。是时众官，各各惊疑，便商议道：境内平安，一向不曾听说有甚匪党作闹，这动静多半是何处山寨中出来的大盗。时已半夜，又不知此伙人共有多少，昏夜之中，如何捕捉？倘有疏虞，事关重大，且待明早再处。正言时，姜府又来呈报，催请起兵，连夜逻捕，休得迟缓。于

是传令各营守备，带领兵丁，火速出城追赶强盗。须知府委亦非轻，守备诸人不敢停。顷刻八方开快马，登时四面响銮铃。难以缓，急忙行，四路分头赶出城。不表官兵连夜去，且提落难女千金。可怜教，芳心似火身无主，哭哑咽喉难出声。欲待拚生来撞出，怎奈又，轿门锁闭力难胜。

你道那伙人是谁？原来就是柏存仁设的计策。数日前，吴良兄弟及邵升，打听得吴府佳期的确，便离城数里，寻了一个破落户的祠堂，里面一向无人看守，便在内行事。一一妥当，至期劫抢。便是从人，亦系素日豢养的无赖光棍，有几个是自己家丁。当时一行人抢出城来，便息了灯火，悄悄而行。到了祠宇，歇下彩轿，打发众人。各赏一个元宝，欣然散去。只留下吴氏弟兄及邵升与三五个心腹家丁，在此侍候，预备结亲。

新房草草早安排，彩烛双枝点起来。花轿抬来堂上歇，开了锁，殷勤奉请美裙钗。

没有喜娘，便是家人代职。上前开了彩轿，奉请新贵人抬身稳步。可怜这小姐，早哭得晕绝无知，昏天黑地。这时候，闻唤方才醒转来，微微凤目慢睁开。一观此景心明白，稳坐鱼轩身不抬。几个家人催得紧，多娇掩面吐悲哀。延挨早又多时久，焦躁存仁把口开：

难道不肯出来，便就罢了不成？汝等闪开，待我自来奉请。

几个家人便让他，柏公子，自来动手抱娇娃。九华小姐惊呆了，住了哭，怒喝狂徒谁敢拉！

瘟强盗，休得动蛮。待我自己出来便了。

存仁只得走将开，大小姐，无奈含悲把体抬。彩轿之中移步出，揉搓得，乌云披散凤冠歪。泪痕湿透团花袄，紧箍双蛾怒更哀。

花轿当时抬出去，柏存仁，殷勤请坐女裙钗。

小姐请坐了好说话。九华便是远远坐下，怒喝道：瘟强盗，有甚话说。柏存仁便笑吟吟一双奸眼，射定佳人观看。

真个是似玉如花，可怜可爱。乃叫一声小姐，你可识我是谁？小姐怒道：我知你无非是个强盗罢了。

狗肺狼心起不良，光天化日胆行强。可知我，名门世族官家女，九烈三贞重五常。怎肯失身从盗贼，我劝你，今朝收起恶心肠。好生送我回家去，包管有，赏你金银满橐装。若使必须强逼迫，这个是，但拚一命死何妨。佳人言讫花容变，倒卷双蛾怒气扬。不识奸徒何以答，下回再表这端详。时当急迫权收句，姑待消停接下场。一自于归多俗累，操持家务费周章。心计虑，手匆忙，妇职兢兢日恐惶。那有余情拈笔墨，只落得，油盐酱醋杂诗肠。近因阿妹随亲返，见示新词引兴长。始向书囊翻旧作，披笺试续剔残缸。忙中拨冗终其卷，早已是，十九年来岁月长。

# 笔生花卷二

## 第六回

矢冰心依然复合 怀毒意另作侵渔  
明大义佳人应诏 重私情才子贻书

一从踪迹阻清淮，境遇由来百事乖。最堪怜，多病慵妆闲宝镜，良可叹，疗病无计质金钗。虽则教，良人幼习儒生业，怎奈何，学浅才疏事不谐。到而今，潦倒半生徒碌碌，止落得，牛衣对泣叹声皆。克勤克俭功何补，求利求名志已裁。怎比当初依父母，止晓得，承欢取乐不忧灾。惟停针线偿诗债，或检篇章遣闷怀。此目前，妇职原来非女职，凡百事，欲凭礼义总须财。高堂看待虽加重，可奈这，群小离间多妒猜。止与我，薄产一区为活计，千钧重负压枯骸。奉羹汤，安能充膳终长藿，乏树木，那得添薪仰古槐。最苦者，儿女娇痴不解事，有时还，呶哇绕膝索钱来。更伤心，客冬老父悲长逝，渺渺音容隔夜台。一别慈颜难复见，寸心千割实堪哀。诚知此恨人人有，在我这，久别初逢益痛哉。罔极之恩惭未报，空余涕泪日凝腮。关情亦念同胞妹，赋柏舟，矢志冰霜抚幼孩。刻下虽然依母氏，将来未卜怎安排。自古今，红颜薄命原常事，予姊妹，未具红颜命亦乖。此理由来浑不解，落得个，千愁万虑日萦怀。连朝针指无心理，拈笔墨，拨闷聊将旧卷开。揭去闲文归正传，要提起，上回落难女裙钗。

话说九华小姐，被劫荒祠，昂然不屈，对着那奸徒，侃

侃一番正论。

柏存仁，闻言并不发威光，倒反是，含笑迷迷对女郎。奸眼也斜呆看定，向着那，花容玉貌细端详。时间小姐羞加怒，立起来，吆喝连声气满腔：

瘟强盗，死强盗，为甚对奴呆看，一言不发。你且说今朝劫我到此，意欲何为？

一声高啭似流莺，倒把诸人吃一惊。此际存仁偏不恼，含笑说，芳卿息怒且消停。休着急，莫生嗔，听我区区告下情。你莫认吾真盗贼，且将底里说分明。区区姓柏存仁号，世代为官向有名。家父挂衔居协办，浙江现任大军门，不惟贵显兼豪富，真个是，仓满黄粮库满银。生我单传一独子，行年十九未完姻。立心要娶倾城女，故此耽迟直到今。却不道，前日游春湖上去，巧相逢，天缘遇你美佳人。区区不觉心如醉，爱杀你，一貌如花那里寻。归告堂前求配合，谁知道，名花有主事无成。可怜我，魂牵梦绕情难撇，不觉单思病上身。

探得小姐佳期已近，真正急杀。亏了这二位吴兄，代我设此妙计，方得芳卿到手。

区区奉劝美裙钗，不用生嗔不用哀。今夜良宵真好日，吾与你，鸾交凤友便和谐。卿卿嫁我豪华婿，强似那，一介寒儒酸秀才。言讫狂徒相视笑，命从人，洞房筵席快安排。一声答应忙铺设，把一个，小姐时间骇更呆。既怒且悲还又急，纷纷的，泪如雨下湿红腮。香喉气噎难开口，半晌方才挣出来：

啊呀，你原来就是柏固修的儿子！假扮强徒，抢劫宦家归女，难道不知王法的么？

既是家声贵且豪，成婚岂乏美多娇？为什么，欺心抢劫他人妇，我看来，主意差池不算高。

实对你说，我姜九华既已到此，谅难挽回，但拚一死罢

了，有甚说得。

佳人说着放悲啼，顿断金莲泪满衣。吴氏弟兄忙进劝，叫一声，姜家小姐莫痴迷。

姜小姐且住悲伤，听我们一言奉劝。

一时事已到其间，三寸三思莫执偏。小姐虽然官宦女，柏家门第亦非凡。虽说是，婚姻曾许吴家子，你和他，未结同心并蒂莲。既未完婚成大礼，有何情义没相干。比如那，望门另配知多少，岂能与，再醮重婚一例观。吾家这，公子多情天下少，断无薄幸误婵娟。今宵奉劝休拘执，好好的，从顺才郎结妙缘。

今夜就此从权，成其婚礼。明日回到衙中，着人知会尊府，相请尊父母会亲。只说小姐本为歹人劫去，适遇我家公子救回。既涉负体深嫌，只好违心旧约，故柏大人留下，配了公子。谅尊翁既做了儿女姻眷，怎好又去寻根究底。只怕以一酸丁坦腹，易个贵介东床，兀自欢喜。便是吴姓得知此事，一个区区知府，即告到御状，生米已成熟饭，我柏大人力量自对付得过。他那手段，有何惧哉。

为人处世要从常，倒休教，枉把青春性命伤。只落得，玉碎花残徒可惜，那时节，谁人与你把名扬？小姐你，聪明自量从头想，倒不若，好好今宵入洞房。况此豪门佳子弟，不为辱没女红妆。当下这，二人委婉殷勤劝，姜小姐，痛泣无言泪万行。掩面号啕罗袖湿，可怜急断俏肝肠。心辗转，意筹量，教我如今怎主张？

啊呀，天哪，你教我姜九华，今日如何是了也！

今宵若与彼成亲，算得人间甚样人。名不正来言不顺，被人唾骂辱家声。不惟父母难相认，更负儒生吴瑞征。这光景，若不相从惟有死，好教我，上天入地两无门。细评量，人生百岁终归尽，只索拚其一命倾。恶遭逢，事已如斯无别法，也到底，芳名留与

后人钦。思量主意心中决，站起来，整顿罗衣紧束裙。欲待开言犹未语，又见那，豪奴几个禀东君：

启公子，花烛酒筵已备，请公子与姜小姐就此交拜成婚，休误了良宵美景，天已不早了。

此际存仁喜气多，命教扶过美娇娥。家人答应忙来到，笑吟吟，要把千金翠袖扶。小姐见时心大怒，厉声吆喝众家奴：

哇！一班天杀的强盗贼，休得无礼。快快闪开，可知我姜氏呵——

拚得今朝一命亡，安能失志顺豺狼！快些闪过体罗呢，谁与奸徒去拜堂。大小姐，手指存仁来叱骂，好一个，名门公子宦家郎。假妆强盗将奴劫，少不得，万剐千刀报应彰。逼我成婚休指望，但拚此命见阎王。絮叨叨，含悲带哭连声骂，激得存仁怒气扬。赶将来，直奔千金思举手，那旁边，二吴扯住劝忙忙：

公子且请息怒。姜小姐既然不肯拜堂，不必相强。此乃百年好事，岂可动粗？你和他只吃个合巹杯儿，送入洞房便了。谅一娇柔女子，怕他不遂你，欲飞上天去不成？

佳人执拗不应承，你今宵，便作强奸事亦成。谅彼闺中娇女子，安能拒你莽郎君。怕他飞上云霄去，包你巫山深处行。小姐闻斯心大骇，倘若教，果然如此怎区分？恨只恨，当初生我无双翼，飞向他方脱难星。这凶徒，听此果行强暴事，却教我，将何良策可全贞？九华思想心中急，早不觉，掩面悲啼又失声。

当下柏存仁走上前来，笑吟吟的对着小姐，作个长揖。

叫道：我的芳卿娘子，不要哭了。我与你百岁良缘，今宵为始，也取个吉利呀。

千金低首掩花颜，不答狂徒半句言。公子回身重坐下，众家丁，纷纷忙乱设花筵。安坐位，列杯盘，交椅分开摆两边。一对金杯斟酒满，双支彩烛插花鲜。佳肴美馔般般盛，倒亏他，荒促之间

样样全。公子欣然东首坐，众人又请女婵娟。九华此际羞加怒，立起来，飞步金莲就上前。

指着存仁厉声骂道：汝这千刀万剐的黑心贼子啊！我与汝自是前生冤孽，少不得今世勾销，再作一劫何妨，有甚说得！

姜小姐，一边怒骂举鸾绶，取金杯，便向狂徒劈面抛。公子一时无躲避，泼了个，淋漓满面尽香醪。鼻梁打破流鲜血，痛得他，怒气冲空喊得高：

啊唷唷，好一个不中抬举的泼恶贱人！怎敢这般无礼，将我鼻子都打坏了，这还了得！

喝声拿住贱丫头，小姐时间那暂留。怒铤银牙睁凤眼，亦同喊骂震香喉。不管他，壶瓶碗盏拿将起，一件件，飞向狂徒面上丢。柏存仁，跳起东西前后躲，分明好似一猕猴，只听那，乒乒劈啪叮当响，热腾腾，美酒鲜汤满地流。那案中，千金是物都掷尽，止剩了，两枝红烛未将投。心着急，意担忧，事到其间难罢休。

只得撒下奸徒，急转回身，欲待另寻死路。这荒野地面，岂无一个河塘沟壑，作我葬身之处？

思量飞步外边跑，亦想倾生亦想逃。一众豪奴拦玉趾，九华不觉放悲号。撩翠袖，束红绶，要撞墙边把命消。吃吓众人飞扯住，存仁后面抱纤腰。谁知满地油汤水，滑倒奸徒跌一交。吴德上前忙掖起，方才松手放多娇。千金得脱回身转，急怒攻心意若烧。生死两途无路走，忽想起，鬓边拔取凤钗梢。正然自刺家人夺，笑唤千金你枉劳。我等此间人不少，安能容你赴阴曹？倒不如，从权在此成花烛，反落得，富贵荣华一世豪。小姐低头言不得，伤心只是泪滔滔。存仁又请佳人坐，再三的，委曲殷勤劝几遭。日注花容怜更爱，斜藐着，一双奸眼已魂销。春情难遏心如火，走上来，蓦地将其抱得牢。乱叫芳卿和小姐，不须作难莫装乔。



又何妨，区区硬做攀花客，看你今宵何处逃？

我的芳卿呀，不要恼了，卑人与你去洞房花烛，成了亲罢。

一边说着抱千金，姜小姐，用力相持苦不胜。大哭高声呼救命，香喉喊破有谁应？吴良等众齐齐笑，小姐心头似火焚。人急智生生毒计，春纤扳倒柏存仁。磨玉齿，启朱唇，咬住奸徒右耳跟。负痛存仁狂叫喊，一松手，佳人攒倒在埃尘。

啊唷唷，了不得，耳朵咬下了，痛杀我也。

连声叫喊痛难挨，一只耳，鲜血淋淋咬下来。痛得奸徒双脚跳，登时晕倒地尘埃。吴良兄弟慌张了，几个家人亦吓呆。扶起一时同叫唤，柏公子，悠悠半晌眼睁开。随身那有金疮药，忙掩上，一把香灰救急灾。血迹模糊涂满面，好似那，酆都活鬼出泉台。柏存仁，此时不禁冲天怒，叱家奴，快把妖娆捆起来。令下众人忙答应，齐动手，横拖倒曳女裙钗。狂徒手指千金骂，恶狠狠，恨毒之声响拍台。

你这个不中抬举的贱人！既不肯相从，又咬下我一只耳朵，破了我的尊相，可恶已极！断难饶恕。狗命一条，少不得死在我手。言罢，叱令众人，立即与我将这贱婢，毙于杖下便了。

几个奸奴应一声，人人手内把鞭抡。挥来那管头和面，可惜娇娃落难星。小姐拚生全不怕，厉声犹骂柏存仁。千刀万剐真强盗，丧尽天良好黑心。今日便教摧我命，可也知，彼苍有眼不饶人。我身虽死心难死，少不得，有日前来取你魂。同去阎罗为理直，管教汝，刀山剑树历千层。姜小姐，哭中带骂声愈急，噎住咽喉说不清。公子喝教从重打，众人谁敢不依遵。起初时，本为惜玉怜香念，到此刻，放出行凶作恶形。夺过皮鞭亲用杖，恶狠狠，不分上下乱施刑。喝一声，我今打死妖娆贱，可敢胡言尚骂人。

小姐本为娇弱质，这般毒打怎能禁。一霎时，可怜晕绝无声息，早已是，七魄三魂赴渺冥。就犹如，一阵狂风和猛雨，加之初绽海棠春。红香满树旋摧败，叶落花飞应手倾。想必他，花氏为人多作孽，常日价，嘴尖舌快妒心存。因而折罚亲生女，受此摧残磨难深。当下众人齐住手，尽言女子已亡身。吴良便叫如何好，做出了，人命关天大事情。

这却怎处？吴德便道：休得大惊小怪，趁此夜深人静，快将这尸首拖去，挖个坑儿埋了便是。有谁知觉？要你如此担心做甚！

家人几个乱忙忙，吴德吴良动手帮。扯过了，一幅红毡包裹好，麻绳两道扎中央。真可惨，实堪伤，玉体温和尚未僵。恁时候，那个问其生与死，急忙抬起出祠堂。一行来到荒郊地，映着微微淡月光。四顾凄凉人迹杳，解下了，佩刀挖土就埋藏。忽听一阵狂风起，走石飞沙冷异常。天布乌云雷震发，一霎地，眼前顿觉黑茫茫。只得个，暗中摸索将泥掩，胆战心惊手脚慌。用足踹平忙返步，早已是，纷纷雨点湿衣裳。心着急，态慌张，躲进荒祠雨更狂。

说时迟，那时快，好大风暴呀！

只听得，雷鸣电闪动天威，一声声，震得诸人心胆摧。火球般，滚滚只从身上绕，主与仆，东藏西躲乱成堆。但听得，一声震响如轰炮，早已把，吴德吴良两命追。自是他，兄弟二人心术坏，故所以，昭彰天报丧于雷。敢奉劝，凡人处世须平正，切不可，害理伤天妄做为。不信但看今日事，好好的，弟兄一霎毙尘埃。

一霎时，雷声已过，依旧云开月现，雨亦顿住。

但闻满室是疏黄，一个个，吓得魂飞魄也扬。失措彷徨称不好，天公何事降奇殃？想因命定该雷劫，却怎教，兄弟同来此地亡？当下诸人惊且异，慌忙举烛看端详：只见那，尸身两个倒檐前，尽

皆是，烂额焦头衣不全。真乃青天一霹雳，祸从天降实奇焉。存仁便道休多说，事不宜迟恐祸延。火速大家回去罢，此时已有五更天。城门谅亦将开启，快快的，归转衙中万事安。

家人道：只是将这两个尸首撇在此处，却是怎好？存仁道：那也顾不得他。伊等自有家小，待回去付与儿两银子，令其自来拾去埋葬便了。雷毙之人，自有伤痕可验，难道还怕伊家图诈不成？众家人听了，齐道公子见得是。我等快收拾了走罢，恐天明了，惊动乡民，见此光景，动起疑来，那倒不好回答。又一个道：只是公子少了一耳，回去时，倘老爷夫人问及，如何答应？也须说定了，大家好一样回话。省得讹错不一，露出马脚。存仁道：只说我因看猎，被狗咬去的便了。

议定忙忙打扫清，大家动手不迟停。慌促促，乱纷纷，带上荒祠两扇门。取路一行城里去，词中暂按柏存仁。要提被难千金女，这时候，气转三关又返魂。只为痛伤昏绝去，茫茫泉路没投奔。正当飘泊凄惶处，却好前来一救星。土地公公为接引，念其九烈与三贞。申知上帝差雷部，震得娇娃又复生。电掣霆轰非小可，裂开浅土启新坟。轻轻提出还魂女，掷向人家天井存。此际佳人惊噩梦，止觉得，浑身痛楚慢呻吟。不知自落归何处，真使蹊蹊怪十分。裹定一身浑似茧，欲将挣出力难胜。不由呜咽悲啼哭，惊动其间屋主闻。

你道这人家是谁，原来就是吴公子乳母家里。这妈妈姓申，是个孀居。只有一子，小名福儿，尚未娶妇。其家祖代系耕种为生，故从吴府出来，便仍归到乡间居住。

恁时母子正安眠，忽听雷霆似磨旋。惊醒并皆不敢睡，那风势，险些吹去小茅檐。须臾雨过雷声歇，又听得，滴滴娇音到耳边。好似庭中人哭泣，那申妈，叫儿取火去观瞻。回言不敢心惊怕，

再听时，却好声音又寂然。母子依然重睡倒，忽焉又听叫苍天。

啊哨，苍天呀，苍天！我姜九华好苦命也。

一声悲唤哭低低，吓得那，床上娘儿意似迷。侧耳屏声不敢问，申妈窃道好蹊跷。临屋北，在庭西，莫是雷擒怪物遗？且待我，点火开门为一看，好教解释这狐疑。慢吞吞，一边说着披衣起，靴上鞋儿把步移。寻取煤头敲着火，将灯点起手中提。福儿见母将开户，也便抽身披上衣。正叫娘亲慢着，忽闻庭院又悲啼。

申妈便叫孩儿莫响，你再仔细听来。

分明女子哭号啕，还是个，清脆喉咙滴滴娇。实在声音多惨切，谅来不是鬼同妖。孩儿你把灯拿着，必要开门瞧一瞧。

福儿，你把灯儿提着，待我开门，出去看个分明，到底如何缘故，也好放心安睡。

福儿害怕阻萱慈，连叫娘亲你好痴。半夜三更荒野地，何来女子哭声驰。我这里，住居四面坟茔靠，这无非，怨鬼迷人鬼技施。

这是鬼哭，妈妈断不可出去看呀。

说完一把便拖牢，耳听悲声又渐高。申母便云休害怕，且让我，开门试去一观瞧。于时顿脱孩儿手，开了柴扉出竹寮。这一个，申福虽然心害怕，提灯无奈顺劬劳。周回四顾来观看，为是当前积草茅，转过弯来方始见，庭西有个大毡包。真怪异，好蹊跷，未识谁人向此抛？母子近前忙细看，申妈惊喜叫儿曹。其中未晓藏何物，似这等，几道麻绳捆扎牢。莫非是，路过强徒赃物件，官兵追急撇将逃。怎教巧掷吾家院，孩儿你，快解开来看一遭。

我拉着这包角儿，觉着重沉沉的，里面不知藏着何物？

你快来帮我解开一看。若有财帛在内，自是我娘儿们造化了。

福儿听此喜添花，连道娘亲话不差。多半强徒抛下物，料必被，

官兵追捉不能拿。其中定有金银宝，真正是，天送财香到我家。一面言时忙动手，解开来，谁知是个女娇娃。朝裙蟒袄严妆束，鲜血黄泥满面擦。小姐此时心下晓，慌忙就，停悲止泪启银牙。问言此系何方地，汝等谁人把我拉？把一个，申福吓来身打战，连连退步叫妈妈：

啊唷，妈妈，好怕人呀。

这明是，谁家坟里一尸灵，你看此，装殓衣裳尚簇新。血迹模糊披了发，浑身尽是水泥痕。想来大户人家的，不晓如何到此临？莫是日干多不好，因此教，僵尸走出要迷人。

啊呀，不好，妈妈快躲呀。

速归室内莫迟俄，休被僵尸一共拖。言罢慌忙拉母走，又听那，包中女子叫婆婆：奴今本是人间女，那里是，坟内僵尸与鬼魔。

老婆婆休得害怕，快来救我一救呀。

娘儿正欲掩双扉，听得其言惊又奇。老妇思量重出外，福儿一把扯娘衣。休造次，且迟疑，随即便，关着门儿问是非：

你这女子，到底是人是鬼？从何处到来，在此吓人？可说个明白呀。

小姐慌忙应一声，我今原是世间人。休害怕，莫疑惊，救救残生感大恩。奴本城中乡宦女，姓姜唤作九华名。簪纓累代门楣重，祖父都皆位大臣。父作侍郎居显职，母称命妇造封尊。身为庶出姨娘养，前岁联姻吴姓门。今乃于归之吉日，可怜半路遇灾星。言完细把其中故，一一从头说个明。姜小姐，气短声低陈始末，那申妈，惊惊喜喜不迟停。立便就，开门抢步前来到，启口忙将奶奶称。

啊呀呀，了不得。如此说来，你不就是吴家的少奶奶么？怎教遇此大祸？我的奶奶呀，可怜，可怜，待老身扶你起来再处。

一壁言时不暂挨，近前扶挽女裙钗。千金遍体伤痕重，慢慢的，半晌方能挣起来。一步可怜移不动，原来是，金莲失落小弓鞋。申妈只得和身抱，那申福，提着灯儿把口开：

妈妈好生走，休绊倒了。申妈答应晓得，便将小姐抱入房中放下。取出了几件干净旧衣与他更换。连缠脚带并皆湿透，亦与换过。又叫福儿烧些滚水，倒一杯与小姐。吃了几口，又将剩下热水，与小姐轻轻的洗去了浑身血污泥浆。又寻出一块包头，替小姐扎了额上伤处。一一停当，然后方去收拾自家床铺，好让其安息。

申妈时下好忙然，扶过千金床上眠。又去开箱翻破篋，取出了，一床新被薄装棉。将来便与千金盖，一面微微含笑言：

这床棉被，还是吴公子十岁时，夫人赏我的一匹紫棉绸所作。我舍不得自盖，留与孩儿娶媳妇的，却是新的。少奶奶不嫌，将就盖着罢。

申妈是，殷勤服侍不辞劳，又命孩儿把粥烧。奶奶可怜遭此难，多应减食已连朝。此时腹内须饥饿，可莫要，亏损娇躯费处调。申福应声忙便去，他却是，坐于床畔伴多娇。九华此际神魂定，启朱唇，低叫妈妈问事苗：

我今日荷承大德，相救微生，改日定当重报。敢问妈妈贵姓，此处是甚地名？贤母子住此作何生业？申妈见问，笑吟吟答道：少奶奶听禀：老身姓申，是个孀妇。年及花甲，膝下止此一子，与公子同年，今已二十岁，乳名唤做福儿。我本吴家一乳娘，向蒙恩待不寻常。夫人准许将儿带，老身是，满拟今生有靠防。那道世情难测料，吴老爷，近来忽纳一偏房。

那吴老爷少年时节，品格是极端方诚实的，于女色上边，从不留意。不道老来，反改了行止，忽然欢喜起风月来了。

夫人有个大丫环，增寿为名最不堪。满脸碎麻肤漆黑，一头黄发髻高盘。轻狂性格容粗蠢，最喜的，脂粉浓施衣艳穿。那一双，裙底莲钩盈尺许，这如今，装成高底尚如船。

不道这样一个丑婢，吴老爷竟看中了。一向通房，十分宠爱，这如今已升作二夫人了。

我看其容尚恶心，再不道，老爷爱比宝和珍。真个是，计从言听从无却，那光景，反比夫人胜几分。此理由来真不解，想必那，妖狐手段善迷人。为人泼悍还奸诈，此目下，家事皆他一力承。虽有夫人忠厚质，日常是，寡言少语最无能。因而诸事由他意，不晓妖娆用术深。时弄是非来挑拨，家中搅得不成文。心中恼了何奴婢，登时就，鞭扑交加逐出门。因此人人多惧怕，一味趋迎鬼奉承。姨娘不许将他叫，定要教，合家称作二夫人。

老身是个老实直道之人，各事不善于趋奉，因此为他所恶。常在夫人面前，捏造谎言葬送我，屡被老爷呵叱。

老身故此住难安，辞出吴家已数年。结构这，茅屋一椽同子住，务农生业是家传。地名唤作双龙堡，这所在，傍水依山多藕田。

此处离城，约有廿余里路程。待天明了，叫福儿去到城中吴姜两府报这喜信。我那公子不知如何惊喜，只怕还要亲自赶来接你哩。

申妈说着笑盈腮，小姐含羞口不开，默默无言心下想，怪道他，恁般称唤我难猜。

原来这老妇人，乃是吴郎乳母，故作少奶奶之称。一时不好相问，此刻方才明白这缘故了。

果然鬼使与神差，巧巧的，将我身躯掷此来。若是弃于荒野地，少不得，仍然闷杀赴泉台。想系奴，贞心不二神明佑，因此上，遇此妈妈解脱灾。怪怪奇奇真莫测，今日里，余生偷得实奇哉。

咳，我便偷得余生在此，那夫家母宅两处，遇此奇祸，

也不知如何惊骇，怎样凄惶！想必已经报了官府了。必道真为出绿林，报官连夜去追寻。岂知巡抚公郎扮，却使官兵瞎费心。小姐无言方暗忖，早听得，外边申福叫娘亲：

妈妈，粥在此，可取去与小姐吃罢。申妈听说，起身接过，摆在床沿，将小姐扶起坐好。小姐看时，却是一个小小柳木茶盘，里面放一双竹箸，一碗米粥，两碟小菜：一样糖醋萝卜，一样咸菜炒的春笋片儿。器皿倒还干净。正觉心嘈腹内饥，取来只索用些微。吃完老妇收开去，这时候，早听邻家唱晓鸡。

申妈便叫孩儿，将剩下的粥吃了，好去城中向姜吴两府报此喜信。福儿便盛一大碗，三口两口的赶忙吃了，跳钻钻的便去报信。

告别娘亲说一声，出门放步就飞奔。后生小子行来快，炊时许，早到城中吴府门。门上识之无阻挡，匆匆直往内中厅。廊前侍女忙吆喝，你这个，村竖无知那里行？

申福笑嘻嘻便叫：姐姐们不消吆喝，我是特地来报少奶奶喜信的。

一头说着就掀帘，诸婢于时不再拦。随进中堂听说甚，这一个，福儿立定喘难言。吴公父子多惊诧，带笑齐齐叱问连：

汝乃申福，因甚这般光景，到此何干？

申福是，一边答应面堆欢，忙忙的，叩见诸人请了安。然后一旁垂手立，禀上了，这般如此一番言。新人现在吾家内，可怜是，遍体伤痕床上眠。当下表明情一节，吴府内，合家上下好欣然。吴公笑对孩儿说，难得个，媳妇全生志又坚。

此乃吴门有幸，得遇如此一个节烈无双的媳妇，真也可喜。怪不得申福跑得恁样兴头！

吴公夫妇共相夸，齐说是，烈女从来出世家。自是亲家多古道，



方能生此好闺女。真可喜，实堪嘉，算我孩儿福分佳。这其间，假使失身虽复返，已为轻薄犯桃花。那时节，丑声扬播宣中外，纵不迎归也染瑕。几句话，说得吴郎心倍喜，那脸上，春风叠叠觉光华。

当下申福告辞，要往姜府去报这喜信。夫人母子齐说：正是，汝快去报此佳音，他那里只怕还有重赏。申福答应一声，正要出来，

成氏慌忙把话拦，他这样，村头土脑却无堪。何消令彼亲前去，我这里，另遣家丁把信传。说得他，座上吴公忙点首，那申福，十分扫兴欠欣然。垂头丧气抽身出，吴公子，随至庭前唤住言：

汝乃清早远来，谅必枵腹而走，可往厨房中去用些酒饭再说话罢。便唤仆妇领他同往。

仆妇诸人答应连，遂同申福去厨前。用其酒饭无庸表，且说中堂商议言。

当下一面申知官府，说新人已有，请撤转兵役，不必穷追。一面着人姜府报信，一面吩咐预备轿马夫役，命公子带了姜府赠嫁的两个使女，一同前去迎接新娘，以便服侍。艳雪香云喜气扬，忙检点，千金首饰与衣裳。官箱一只随身带，并及花梨小检妆。自己亦携奩与镜，一齐包扎好收藏。

二婢忙忙收拾完毕，便去中堂侍候。

外厢轿马备俱齐，公子私言共母虞。听说那，媳妇受伤多困惫，不知能否起身躯？若教挣挫难移动，怎好登程便坐舆？

恐其要在彼处耽搁一朝两日，儿等人众，申家如何供应得起？一应伙食动用，还须带去方好。

夫人含笑应声然，乃向成姨告此缘。成氏心中多不悦，也只得，忙忙料理假周旋。私汕笑，强为欢，暗里讥评暗里言：

啊唷，真真好笑。人尚未到，要他这般体贴！

这光景，他时缔就凤鸾交，凉必是，鱼水相投琴瑟调。自是奴奴真命薄，终身嫁此老年高。苍苍两鬓须斑白，好教奴，每与同衾泪暗抛。虽则十分抬举我，此生总不趁心苗。

你道成氏为何吃这寡醋？原来他，当日曾有意于瑞征，每每挑逗。无奈公子，乃明理之人，亦且看不上他这副尊容，时以正色御之，从不与其苟言轻笑。因此成氏失望，心中挟隙。

表过根由待后详，当下是，瑞征公子别爹娘。一行人，福儿引导滔滔去，这一壁，暂按吴门再叙姜。

话说姜府中家人等，寻了一夜，并无半点踪迹。诸女着悲悲切切，俱各彻夜无眠。今早忽然得知此信，真乃喜出望外，人人笑逐颜开，重赏来人而去。

合家欢悦谢神祇，工部司空把话提，只说九华无用女，谁料他，这般节烈有闺仪。芳名从此垂千古，不弱当年文叔妻。自是吾家多教法，果然好个女孩提。侍郎说着欢容展，莫夫人，一笑回言道是非。

相公昨夜为甚那般气恼，不许报官缉访，寻也不肯令人去寻一寻，只当与你无干，好似不要此女的了。今日知其信息，何又如此欢喜？这缘故妾身不解，倒要请教。姜公听了，一笑答道：昨日怒置不问者，缘事已及此，无所医救，恐追出些不美之言，徒丢颜面。今日得信而喜者，因其保完名节，不愧吾家之女，无贻父母之羞，自是得意。此理显然，汝自糊涂不解耳，有何班驳。

花姨此际喜非常，对着诸人自赞扬。谁说是，庶出从来无好女？只看我，孩儿节烈世无双。虽道是，传诸诗礼多家教，也是他，情性生来比众强。

每见人家正夫人生的女儿，花前密约，月下偷期，不遵闺

训，荡检逾闲的，也不知多少。更有那亲上联姻的，是更不必说了。甚至于花烛未成，便与良人预会，那种人羞耻不知何在？只恐较庶出之女，不及多矣。

花姨是，有心讥刺论偏邪，莫夫人，省事无言不睬他。恼了德华三小姐，登时里，翠眉双蹙变莲花。开绛口，启银牙，便道姨娘此语差。

啊呀花姨娘，你这叫些什么言语。

九华姐姐保清贞，这本是，姜氏家门有幸深。说什么，庶妾从来多好女，说什么，淫邪每出正夫人。分明有意为讥刺，这句话，倒要今朝请教明。花氏回言闲品论，千金何故恁多心。休教倚仗夫人势，无事生非把我寻。

小姐冷笑道：不是多心，只为姨娘之语，太觉不经，欺人过甚耳。在于你的歪言，原是日常说惯，不足为奇，我却实听不惯。此后出言，还须斟酌些方好。

花姨当听玉人言，冷笑连声说事原。小姐既然听不惯，只消得，自家尊重行无偏。

原来，去岁文炳到蕴香斋去窃看佳人，却被花姨的使女桃儿撞见，彼时告与花姨。花姨存在心里，每欲寻这破绽，却又未见一些影响，只得迟迟伺便。故今日欲当着老爷夫人，揭出小姐短处，遂将言语，一句句刺他。当下激得慧英，芳心大怒而起。

重重变下玉容来，两片嗔霞透粉腮。冷笑一声开绛口，姨娘此语好奇哉。你见谁，不遵闺教行无礼？可莫要，硬折桑枝石上栽。快快今朝来说出，休这样，葫芦提案把人埋。青蝇纵善频遗矢，还只恐，白璧终难硬染埃。小姐之言犹未毕，这一位，夫人见女被嫌猜。怫然也便心中恼，素恶花姨性格歪。不值与之为理论，乃同工部把言开：

相公你听，花姨此语，太觉欺人。难道古今来那些贤媛烈妇，尽系庶出不成？又道那等桑间濮上之人，皆系正夫人所生。如此说来，世上男子，止须纳妾便了，何必又娶甚妻子！以致生出儿女，来辱门败户。此等奇言，妾实不服，倒要请教大才，与我剖解剖解，好使心中明白，开开茅塞。说得个，侍郎失笑叫夫人，此乃花姨胡乱云。有什么，道理却教为剖解，可休与，一般见识动争论。

伊等妾妇之言，理他做甚！以我闻之，只索姑置不论，这也值得与我班驳？小姐道：爹爹，不是这等囫圇说法。花姨之语，实系安心相刺，此等事与孩儿名节攸关，如何不要见个明白，以辨真诬？花姨冷笑道：小姐你休得口硬，定要我说出那句话来，须不好看相呀。

姜公怒道此何云，有甚言词可说明。小姐闺门声价重，你这样，胡言乱语不该应。花姨当听姜公责，不觉心中更怒嗔。

便道：老爷，你只怪我胡言乱语，说错了。只怕还是自家女儿，胡行乱做，做错了罢。

既然说我是无知，我便今朝直道之。还是去年秋八日，文家公子会娇姿。双双同在书斋内，屏退随身两侍儿。少女孤男相聚会，嫌疑不避岂无私。这其间，算来失了千金价，还只怕，花烛多应已预支。花氏一言犹未毕，把一个，惠英气坏在登时。颜色变，泪痕滋，立起身来怒措词。真倒教，好片虚词天黑了，却亏你，凭空捏造出新思。

但只你便编得出来，我却受不下去，奈何！

凭教妄语失心疯，奈我生非贾午同。岂效窥帘韩椽少，姨娘你，斯情莫不梦中逢。既云去岁缘由事，就应该，早诉堂前漏此风。却因何，含忍迄今方始说，吾不信，恁般省事善包容。造谣言，休将含血喷人面，可也晓，湛湛有天照暗中。三小姐，一壁说时

声带哭，忙移莲步到堂东。含悲扯住严亲袖，折弓腰，跪向尊前道出衷：

啊呀爹爹，这等冤天屈地，石上栽桑之语，实令孩儿无从辩白。真耶，戏耶，敢请大人为之研诘一番，以分皂白！或是花姨安心诬陷害我，或有他人捕风捉影，传语之讹。难道孩儿实犯其事？就这般含糊过去，听其污蔑不成？即使不肖真果不端，少不得爹爹也有个处置。便作天高地厚覆载恩深，凡事可以姑置不论，为之宽贷，无奈孩儿生平性烈，若此谤言沸沸无所辩明，自亦情甘就死。怎肯含羞忍耻，苟恋残生，忝列人世，有玷家风，貽辱于父母也！

娇娃言讫吐悲声，彼乃司空第一珍。虽宠花姨安及此，见斯不免亦生嗔。忙将慰谕亲扶起，叱问花姬速证明。恁缘由，是否汝身亲目睹，为什么，肆无忌惮乱谈论？亦或者，造言生事讹传语，汝便无知信口云。花氏当时犹未答，早见那，后屏走出太夫人。只因小婢通风信，故此亲来看一巡。堂上各人忙立起，柳姨亲自奉茶临。太君归坐开言问，汝等今朝为甚因？媳妇孩儿多怒色，惠英满眼泪潸潸。

当下姜公夫妇，不便瞒隐，只得将此情节，演说一番。

太君怒道：惠英是个端庄守礼明白之女，那有此事？亏你们，自家生的儿女，也不识其性格。此等胡言，竟就相信么！

显是花姬陷害他，此情何必细稽查。金有价，玉无瑕，这个是，怎许胡言玷女娃。太老夫人言讫怒，说得个，花姨白面起红霞。

便道：太夫人，此言差矣。凡事有因，贱妾怎敢平空造谎，诽谤好人？其中情节，只问侍女桃儿便知详细，看可是我无端污蔑小姐。太夫人听了此言，立刻命人将桃儿唤到。姜公一见发威光，立起来，抓住青丝跪在堂。捞一枝，戒尺将来

高拍案，问你这，刁钻滑贼小梅香。因何造作胡言语，快快的，与我今朝说个详。小婢茫茫全不解，只吓得，魂飞魄散泪汪汪。呆呆半句言难出，樊太君，便说为官姜侍郎：

你这样风雷火炮的问法，倒将他吓呆了。还须告知其故，细细研诘，方得个皂白分明。汝且退坐一旁，慢些动怒，待我好好问他。

太君言讫唤桃儿，将此事，细细详详询问之。说得个，小婢心中方始晓，即便把，惊魂按定直供词：

太夫人听禀：此乃去秋，小婢往书房采菊，适遇文公子独立在纱窗之外，呆呆的窃看小姐。小姐在内，低头写字，并未知觉。小婢其时因见文公子那光景，自觉有些好笑，故回来说与姨娘知道，并嘱其不可泄漏他人，恐小姐知此，脸上不好意思。除外并无别的言语，小婢所供是实。

此情过去久忘怀，不知道，今日缘何翻出来？岂不知，小姐自来庄重甚，这桩事，老爷太太莫疑猜。事情只怪文公子，并非是，小姐无端作事歪。当下剖明情一节，姜公等，并皆点首信裙钗。只有个，花姨面上红还白，怒目双睁把手抬。将桃儿，一把拖翻掀在地，恨恨的，接连几掌打双腮。贱人倒会推干净，难道说，是我平空编出来？那花姨，一面骂时重又打，打得个，女环捧面吐悲哀。

啊唷花姨娘，你便使气打死了我，我也捏造不出别的话来呀。

花姨听此更生嗔，巴掌拳头雨点抡。痛得侍儿狂哭叫，座中气倒太夫人。姜侍郎，连声吆喝斯何理，老寿母，桌椅推翻立起身。手指侍郎含怒道：汝夫妇，莫非泥塑木雕成？

此等泼悍妾妇，若不严加教训，将来岂不失了名家之礼！况且平白打死了人，是不要偿命的么？我姜氏自来忠厚

传家，怎容闺房侍妾姬人，倒反如此横暴！

媳妇你，快把花姬扯过来，就待我，今朝自责此裙钗。问问他，下回可敢还如此，乱言胡语该不该？莫夫人，答应一声方举步，被花姨，拦腰一搦倒尘埃。金钗落，玉簪开，倒把人人吓一呆。三小姐，抢步忙来扶母起，兰姨柳氏拾钗钗。莫夫人，一时喘息难开口，惠英便，奉母依然坐下来。此际姜公心似火，怒重重，座中立刻把身抬。上前手指花家女，怒发冲冠骂贱胎：

啊花姬，你这贱人，今日莫不失心病狂了！无端出此胡言，还不认错，胆敢放肆，又将夫人推倒，何故如此无理？难道不知王法的么！花姨冷笑道：就算是我今日病狂，打也打了，推也推了，老爷便待如何，我自然领教。

把一个，姜公激得怒冲霄，向花姨，一掌兜腮着力敲。那泼妇，大放悲声来打滚，震天盈，中堂闹作一团糟。太君气得浑身战，拍着案，叱骂妖娆没又刁。正欲呼人来捆打，西书院，孺人知得急来瞧。排纷解难忙相问，莫氏详言诉一遭。

当下宋孺人解劝了一番，便命仆妇，将花姨拉起，送去房中。自己随亦奉太君回归后进。那桃儿不敢回去，恐花姨再打，只得躲向夫人后房去了。

不言奴婢惧花姨，再说堂前夫与妻。今日侍郎真气杀，挺坐在，金交椅上手支颐。夫人便入房中去，整理云鬓换件衣。少刻出来西首坐，三小姐，俯首承睫劝低低。爹娘不必多烦恼，今日事，总怪孩儿惹是非。没涵容，带累大家都受气，可莫要，气伤身体欠安怡。且喜这，吴家长姊佳音至，这正是，父母光辉洪福齐。

正是，这半日孩儿倒闹得忘了，如此喜事，还不曾恭贺尊前。

玉人言讫笑微微，向双亲，万福深深彩袖提。口叫爹娘儿致贺，座中失笑老夫妻。齐称汝好多余礼，姜工部，息下嗔容顿解颐。

回对夫人含笑说，吾这个，中郎幼女赛文姬。金有志，玉为仪，纯孝聪明独擅奇。

人人道我偏心，独钟爱之，却是非也。

端只为，此女生来孝念深，事父母，较之两姊胜三分。我心每遇冲天怒，见了他，下气怡声气自平。举动端方知礼法，自出世，从无违忤二双亲。夫人闻此微含笑，二位姨娘插口云：小姐为人真孝顺，平时性格最刚明。若还偶尔言相犯，半句言词不让人。只有老爷和太太，任凭责备不生嗔。闲谈早见晨餐具，按下姜衙事慢论。

却说吴公子等一行人，到了乡间，申妈接着，十分欢喜。

吴生入室看婵娟，小姐含羞向里眠。艳雪香云床畔去，低呼小姐问平安。佳人床上微微应，问一句，汝等因何到此间？二婢从头来告禀，千金点首不开言。吴生远远窗前立，细看花容实可怜。虽则教，满面伤痕容色减，颇觉得，生来美貌尚鲜妍。微带笑，半含欢，便对多娇款曲宣：谢贤卿，为我捐躯存大节，舍身取义守贞坚。似这般，松筠节操人间少，抱负冰心不二天。今日下，假使贤卿忘大义，乐昌破镜岂重圆？家父母，得知此信深欣悦，赞得名门淑女贤。未知道，玉体受伤何所以，得能归去始心安。倘若教，十分困惫身难起，只好耽迟且略延。吴公子，询问殷勤言半晌，千金不答掩羞颜。倒把这，新郎自觉无意思，也只得，一笑回身到外边。茅舍三间多狭窄，众家人，一时挤得笑声喧。含欢齐问吴公子，这光景，我等今宵何处眠？

瑞征道：大家打个长铺，将就歇息便了。家人笑道：我等自可将就，公子却是如何安置？福儿笑道：与少奶奶去睡。瑞征怒道：休得胡说。

引得多人笑起来，吴公子，红云冉冉上双腮。申妈便骂亲生子，



规矩全无口乱开。真乃愚顽乡下种，似这等，出言粗蠢不成材。众人便道休多说，敢央你，快与相帮把膳排。老妇应声忙料理，大家相助一齐皆。

移时饭熟，申妈便叫公子房中用膳，外面好让大叔们坐下吃饭。

吴生含笑入房帙，姜小姐，低唤香云把帐垂。两个侍儿皆暗笑，也只得，帙中献食女娥眉。瑞征乃向窗前坐，默默无言自举杯。用罢忙忙收拾过，众家童，出来散步四方窥。颇多野景饶幽趣，到处闲游耍一回。

是日晚来，众人胡乱过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朝膳才罢，姜府中云楼公子，亲来探候长姊。

吴生接入叙寒暄，陪到佳人草榻前。布帐轻擎微带笑，将言低告女婵娟：

小姐，令弟到了。云楼随叫声：姊姊安否？小弟特来奉候，姊姊受惊了。

多娇无奈转花容，羞晕微生粉颊红。回唤一声悲又喜，愚姊是，一生九死得重逢。家中谅必遭惊吓，这一段，横祸飞灾起劈空。一壁言时忙让坐，大小姐，欣然与弟话情衷。怎长怎短其中故，细细详详告始终。说到奸徒遗一耳，惹得那，双双郎舅笑融融。

小姐道：贤弟归语父亲，须与那贼子理论一番才是。难道就这般白白饶他不成？愚姊实气不过。云楼答道：昨日，叔父曾命弟去与吴亲翁商议，说此事无凭无证，难以申理。且两姓之势力，亦不是那权豪对手，反恐失其锐气。只好权当他是真正强盗，无处访拿，忍口气，姑置之罢了。

倘若是，定须究理此中详，那时候，姊姊难于不到堂。你是个，宦室千金声价重，似这等，抛头露面也无光。更防恶口为相玷，暧昧难明怎辩将？一任教，贞比松筠随蝶化，他诬作，艳同桃李

逐蜂狂。弟缘此事深堪恨，杜宅曾经仔细商。家岳亦云难理论，柏家权势岂寻常。索待其，满盈恶贯时来到，少不得，冥罚天诛刀下亡。姊姊拚生全大义，自落个，名留千古永流芳。云楼言讫吴生应，便道姜兄此语良。当下三人谈半刻，姜公子，起身便欲返城墙。九华寄语爹和母，你说我，在此安然莫挂肠。公子相辞称晓得，吴瑞征，殷勤送出小才郎。

当下云楼归去不提。却说吴公子送罢回身，入室一看，  
只见，

小姐依然放帐眠，不禁失笑谓婵娟：方才姊弟同言笑，此刻因何又这般？与贤卿，从此便为鸾凤侣，何消如此避深嫌？吴瑞征，一边说着身归坐，不听床中答一言。惹得他，两个侍儿难忍笑，慌忙背脸向墙边。

烦言少表，早又过了三日。大小姐玉体平和，便自起身，收拾归去。

对镜梳妆理绿云，侍儿侍候两边分。轻匀粉靥娇而艳，淡扫蛾眉秀且清。翠绕珠围犹出色，金装玉裹倍超群。吴生谛视销魂魄，暗赞佳人貌足称。是我前生曾种福，娶妻得此亦如心。申妈亦是呆呆看，老眼昏花上下睁。连道新人真美貌，这花容，生平眼里未曾经。

香云笑道：妈妈你住在乡下，那轻易有美貌人与你看见？几时进城，到我家去看看那位三小姐的容貌，只怕还更要惊异哩。

大小姐，虽然生得已如花，比起来，一半犹难相及他。妈妈你，有日倘逢三小姐，定须误认是仙家。老妇摇头不相信，纵美也，不过如吾奶奶佳。怎说他还要胜，这个是，人间那有恁容华。

姊姊们休作谎言，欺我乡人未见世面。艳雪笑道：谁说谎欺你老人家。委实我家那三小姐，生得绝世无双，非常

人可比。你自不信罢了。

吴生闻语暗沉吟，不信凡间有此人。自谓娇妻容已美，小姨难道更娉婷。似这般，倾城倾国人间少，为什么，丽质多生姜氏门？正自寻思还未已，外边早膳已排成。一同用罢忙收拾，轿马排齐要起身。用剩东西诸食物，尽皆送与姓申人。九华酬谢苍年妇，褪下了，一对双龙锁臂金。说道是，受你大恩无以报，权将薄物表微情。

当下，申妈再三推让，不肯接收。公子便道：这也不算甚么谢仪，妈妈只管收了。我明日得便，还要重重相酬贤母子之德。

公子将言谕一遭，乳娘方始谢多娇。于时轿马纷纷发，那申福，跟了如飞一路跑。

口中高叫道：大叔们，快走一步照应着，不要又被强盗赶来，抢了新娘子去啊。众家人笑道：清平世界，何来如许盗贼。休得胡言。看公子听见，打你这村牛，又替他发此吉兆。

齐齐笑骂小村童，一个个，策马加鞭快似风。炊时许，早已入城临府第，忙碌碌，连敲云板响三通。欢迭迭，喜匆匆，洞敞朱扉好几重。乱纷纷，仆妇丫环争出接，还有那，姨娘成氏也相从。一对儿，喜娘扶挽新娘子，簇拥着，来到华堂正屋中。小夫妻，并立红毡同下拜，姑与舅，座中立起笑融融。便传言，双双送入新房去，点起了，花烛双辉照影红。似那些，结亲古套休细说，无非是，郎才女貌喜和同。

却说次日行庙见礼，邀请宾客，戏宴一天，不烦细表。

来朝便请姜府会亲，大小姐与父母相见，宛如死后重逢，悲喜交集，自不必说。内外优觞，款待了一日，至暮始返。

多少繁文暂撇开，且提到，无知花氏一裙钗。自那日，堂前受了

姜公责，气得个，躲在房中不出来。偏又值，吴府会亲邀内眷，太夫人，传言不许共同偕。愁莫解，闷难排，恨得连朝怒更哀。

啊唷真正可笑，这老婆子忒也厉害了！

女儿本是我亲生，反使风光让别人。管得多余真可恼，我且是，看伊活到几时辰。有朝一日阎王请，那时节，可也将奴管得成？按下花姨心上恨，姜府内，来晨便请女归宁。吴瑞征，双双夫妇登潭府，高堂上，下礼从头谒众亲。

当下太夫人、宋孺人并姜公夫妇，一齐见过后，方令花氏出来相见。

新婿心中暗忖量，此情一向未知详。当时只得相参拜，那花氏，笑满桃腮喜气扬。当下齐齐行礼毕，姜工部，乃邀娇客坐书房。多才四位同相聚，说古论今乐自长。这一日，内外盛筵来款待，管弦聒耳奏笙簧。

席散之后，花氏便携了女儿，同去房中谈心闲话，诉苦去了。

娘儿并坐绿窗前，说说谈谈两意欢。花姨娘，尽诉连朝烦恼事，大小姐，极呈一片善良言。劝娘亲，从今以后休如此，切不可，出口伤人自惹嫌。千金是，婉转殷勤为进劝，无奈教，忠言逆耳不为然。言谈一会娘儿出，早又见，红日西归树影偏。吴府遣人来接轿，夫人备礼送婣娟。吴公子，偕妻谢酒同辞去，此话丢开且慢谈。

再说柏存仁那厮，前日归去，父母见了恁般形状，不胜惊异。请问缘由，公子遂以谎言掩饰过去。柏夫人信以为真，十分怜惜，便令其自去书房将息调护要紧。

存仁当下往书斋，想后思前怒满怀。好事一场空指望，名花到手树难栽。真可恨，实堪哀，枉费心机把计排。正在此，毒气满胸

无释处，偏值那，选妃内使降天街。生成这，心肠险恶终难改，柏存仁，便乃乘机告父台：听说他，姜某犹存一幼女，倾城倾国更多才，深闺娇养无人识，是个聪明俊女孩。三五芳年方待聘，丝萝未结凤鸾谐。在他乃父深堪恼，何不去，说与差官选召来。得此佳人迎圣意，加恩可冀进官阶。休怠慢，莫迟挨，这个机缘是妙哉。柏固修，听此欣然连点首，这主意，私仇公报正应该。议定了，立差巡捕如飞去，馆驿中，请到宫官两内差。相见告知如此事，二内使，登时不觉笑颜开。

便道：既有如此绝色佳人，岂有放过之理！多感老大人，为顾咱家省费许多采访之力。敢烦鹤驾，就此同去走遭。恐耽搁了，透漏风声，另生变故，那倒反为费手。

固修欠体应声然，立共抽身不暂延。滴水檐前同上轿，大排职事出中辕。真显赫，果威严，护从旗牌数十员。一棒锣声闻远近，吓得那，行人闪路立街沿。霎时已到司空府，惊动门公向里传。报与侍郎惊讶甚，没奈何，抬身迎出整衣冠。容自若，意安闲，只得从头见礼完。逊坐分宾茶一道，柏公微笑便开言：

姜大人，可知道弟等今日之来意否？

侍郎见说欠身言，却不知，光降寒门为甚缘？乞道其详明见教，柏抚院，闻斯一笑指官官。

这缘故，问他二位，便自知之。真乃一件天大的喜事，吾兄今日是造化也。

内官当下笑吟吟，他两个，接口齐称姜大人：咱等到来非别故，因承圣旨选宫嫔。向闻府上多闺秀，有一位，小者才容更出群。为此相邀柏抚院，同来宣召贵千金。望祈速请闺嫒出，咱这里，圣旨煌煌不可停。恭贺大人真有福，叨圣眷，从今便是一皇亲。伊二人，言完各自相窥笑，一句话，呆了为官姜近仁。顷刻眉边生愠色，登时面上起红痕。慌忙启口回言道：这件事，却是从何

说起因。

二位公公，此来差矣。

寒门虽育数闺女，一个个，久已于归受了茶。况且亦，蒲柳之姿非美色，却何堪，叨荣充选入皇家？今朝此举诚奇异，窃笑你，二位天差所访差。工部言时微一笑，柏固修，佛然作色道根芽：

浑庵兄，休得故作推辞。尊府之事，弟所深悉。你是三位令爱，长女于归吴氏，次女出继别房，剩有一位三令爱，尚在闺中待字。

生得那，奇才绝色占当时，这句话，合省相传谁不知？休得含糊思隐匿，须知道，九重丹诏岂容辞？固修言讫微含笑，姜工部，带怒抽身乃答之：

柏大人斯言虽是，而三小女却也久已联姻，怎说犹然待聘？现有小婿在舍间居住，不信时，唤他出来，与众位一看如何？

言完回首唤家丁，火速去，相请姑爷到外厅。左右应声飞步去，忙来书院告其情。如此事，恁般因，速请姑爷去一行。一句话，惊骇多才人二位，文家公子急抽身。推笔砚，掷书文，含怒含愁不暂停。整衣冠，即与家人同出外，大厅上，三人举目看分明。好一个，星辉月朗风流客，一表堂堂貌出群。只见少年朝上立，向姜公，躬身启口便开声：

不知舅父命唤愚甥出来，有何见谕？

侍郎当下未回言，两个官官冷笑连，便道大人休说了，不信你，脱空巧计故欺瞞。

姜公道：只此便是小婿。两边久已联姻，如何道是欺骗？诸位不信时，只管另问他人，虚实自辨，看此言是否欺瞞捏造。固修冷笑道：据大人一面之词，似乎属实。但只两下既为翁婿，此人为何却作甥舅之称？大约是你外甥，偶然至

此，诡计多端，便将唤出为证，希图搪塞过去。总之一字，任你说的乱坠天花，我等为正事而来，也不问这些闲帐。圣旨煌煌，其实不能任你推敲隐匿，共犯违忤纶音之重罪也。朝廷采选美如花，圣旨颁行天下查。士庶官员同一体，若还抗逆罪须加。人人像你多推托，地方官，将甚佳人献翠华？我劝你，不必胡遮还巧饰，快教献出女娇娃。几句话，姜公气得言难出，那旁边，恼了东床文少霞。顷刻眉头攒柳叶，登时面上泛桃花。一声冷笑开言道：柏大人，班驳之言却也差。

要晓我等舅甥至戚，虽则联姻，称呼未改，那得执此为证。

家母舅，闺中虽有一裙钗，可奈何，久纳温家玉镜台。里党之中谁不晓，大人此举突然来。亦况乎，世间岂少真佳丽，除此外，自有名花别处栽。乞勿逞斯豺虎势，待将拆我鸾凤谐。红丝已结难分缕，白璧须知不受埃。公子之言犹未毕，柏抚院，一声厉喝小英才：

哇，住了！汝系何方无知小子，胆敢出来胡言乱道！圣旨如纶，休得视为儿戏。难道不知王法的么？公子亦自怒道：便作奉旨采选美女，亦须照理而行。汝莫非不曾看过律例？那上边明载着，有夫妇女官民禁娶一条，却是为何？

大明律上载分明，为禁人问强作婚。此女久为文氏聘，岂堪充选入宫庭？休妄想，莫胡行，公报私仇恐未能。公子说完重冷笑，柏抚院，座中不觉大生嗔。连连拍案声声响，汝系何人乱出声？两个内官亦冷笑，倒未见，朝廷圣旨敢批评。柏固修，便教阶下诸跟役，快与我，打这无知小畜生。吩咐一声齐答应，一个个，揜衣卷袖上高厅。多才恐被诸人辱，举步回身入锦屏。姜侍郎，怒叱一声休放肆，老匹夫，今朝何乃太欺人！

固修大怒道：住了。你便是老匹夫，敢待骂谁？侍郎亦

怒道：便骂了你这欺君误国玩法殃民的贼子，又待如何？固修此际怒重重，立刻抽身势甚凶。赶将来，一把胸脯抓住了，挥拳就打侍郎公。近仁力弱难相敌，吓杀旁边侍候童。一拥上前忙救护，柏固修，厉声吆喝似雷轰。

汝等众奴才，谁敢前来救护？可速去传语后堂，请你家小姐出来，我便将你主人放了。姜公听了大怒，吆喝众人：谁敢去唤，我今日预备这条老性命，结识他便了。近仁大怒一声呼，吓得那，几个家人主意无。面面呆观齐立定，固修微哂老庸儒。

今日你不将女儿献出，谅也不能饶过也。那两个内官，亦劝姜公献出小姐，省得大家伤了和气，于正事何济？既然是，令爱才容世少双，入宫承宠定非常。岂不知，当今原是风流主，还只怕，富贵荣华独擅扬。天使言时相视笑，姜公含怒道其详。

斯言虽是，怎奈吾女久已许字与人，此事如何行得！固修道：老匹夫，这自在话儿休说，只怕行不得时，也要教你勉强一行的了。

柏抚院，一把拖牢扭住胸，恶狠狠，吆呼逼迫震喉咙。若教不肯重推托，管教汝，顷刻之间一命空。任使含冤呈御状，区区也，不能惧尔老书佣。休固执，要通融，谅你今朝敢不从。姜侍郎，被执一时难解脱，只气得，须眉直竖骂奸雄。按一按，外边难解难分事，提一提，内里时间信息通。太太千金诸筵室，总在那，后堂绕膝伴慈容。忽观婢仆纷纷入，惊报希奇祸事逢。如此这般言一遍，现在是，老爷被执在厅中。真可怕，果然凶，不献千金不放松。一霎时，吓倒堂前诸女眷，大惊失色一般同。太君白发巍巍颤，小姐芳姿冉冉红。立刻起身开绛口，说了句，待儿出去看其风。三小姐，一边说着忙移步，太夫人，拖住娇娃道曲衷。



哭着说道：啊呀惠儿，汝去不得也。

现今内使索红颜，岂可轻身到外边？你如今，躲避尚愁逃不过，为什么，自家反去见诸官？莫夫人，含悲掩泪连称是，听祖母，金石之言理正然。娘儿们，正在说时人又报，尽道那，抚台声势好威严，惠英小姐芳心急，只恐严亲莫保全。急得他，玉泪直流珠点点，青蛾双蹙翠纤纤。魂已失，意难安，忙对慈亲祖母言：

啊呀不好，祖母母亲快些放手。

爹爹被执势将危，岂可将儿匿内闺？事已如斯无法救，只好是，待儿快去解重围。倘若教，父亲有甚差池处，少不得，儿亦仍拚一命亏。那其间，父子并亡何所益，倒反使，一家无主事难为。说得个，太君只得忙松手，姑媳双双痛泪挥。三小姐，得脱回身移绣履，叫声告退意含悲。离画阁，出慈帏，仆妇丫环左右随。

当下，夫人见女挺身出去，心中又急又悲，又不好拦阻。恐姜公果被固修所害，只得与诸妾随步同来，窃伺动静。

齐齐尾后下堂来，三小姐，莲步如飞款绣鞋。意乱偏教裙绊槛，心忙恰被树招钗。刚刚行至屏风后，劈面相逢二俊才。

原来少饷香士，伊二人俱潜立屏后，窃听外面风声。见姜公被执，正自心中着急，却又无法可施。只恨平时不曾习武，遇此等事，只好束手听之而已。

双双正在意如煎，一回顾，忽见佳人到外边。带泪宛如花着雨，含愁恰似玉生烟。二生甚觉心惊讶，又看那，女眷随来陆续连。香士于时忙退步，少霞公子便当先。叫声舅母低低问，何故齐来到此间？莫夫人，便乃告知娇女意，文公子，怫然变色就开言。

啊呀，这个如何使得。

深闺内室女千金，怎去厅前见外人？舅母如何无主意，却教贤妹至前厅？这一来，春光漏泄应难保，必被其，强劫佳人充掖庭。

公子言完容带怒，他竟是，双叉袍袖立当门。夫人见此犹无语，<sup>7</sup>小姐当时大怒嗔。顷刻间，柳叶眉边消翠晕，登时里，莲花面上泛红云。事当难处情无奈，只得开言启绛唇：

昔者杨香扼虎，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诚何谓也？况今日之事，祸由我起，岂能坐视严亲遇害？

为人大义要分明，怎不容吾去救亲？四德三从堪自许，断无矢志玷清门。几句话，少霞语塞难回答，也只得，退步回身让玉人。谢氏郎君观此景，私赞叹，惠娘才调不虚称。深明大义言词正，算得人间女俊英。

当下，众人都立于屏后，窃探外边光景，小姐便抽身款步出来。

香风拂处珮声摇，凤履忙移步步娇。来到厅前观此景，嚇流莺，一声叱咤绽樱桃。

柏固修不得无礼，我姜惠英在此。

一声轻喝众皆惊，大厅上，个个抬头把眼睁。只见佳人当面立，果生得，明姿艳色貌无伦。真美丽，实娉婷，独占花魁第一名。看得众人俱啧啧，一个个，目光撩乱暗思评。何来如此真奇艳，这女子，莫是仙娥下玉京。小姐娇声连叱咤，匹夫快放我严亲。固修当见佳人出，一松手，放了司空姜大人。整整衣冠重入坐，将言便谓女千金：

汝就是姜近仁的小女，名唤德华的么？妙呀，真好一个绝色女子也。

一边说着笑含糊，满面春风上下觑。便向千金称请坐，好待我，下官细剖这根株。

只为圣旨到来，要采选几个宦室名姝，以充禁御，备数宫嫔。

只为汝，芳名浙省久相传，故所以，奉诏前来特召宣。不意令尊

迂且腐，与吾争执故分颜。

难得小姐慷慨出来，自是心灵福至。下官就此预备香车宝辇，护送起身便了。

千金听此尚无词，大怒姜公责女儿：何故轻身来出外，畜生真也太无知。

啊呀惠英，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具倾城绝代容，为何自己漏春风？真可笑，太愚蒙，主意全无理不通。莫具糊涂痴见识，慕富贵，欲承恩诏入皇宫。

这却糊涂极矣，可知吾已将汝字人！

既以终身许少霞，如何富贵羨皇家？想痴儿，聪明熟习诗书礼，何乃糊涂主见差？工部言时声色厉，双睁怒目视娇娃。

此时小姐满心委曲，只得含泪上前，叫一声：爹爹息怒，且听孩儿一言上禀。

荷蒙父母训愚痴，四德三从岂不知？端只为，目睹严亲逢急难，解围那便作坚持。凡人处世须权变，只得个，暂撇闺箴且顺时。小姐之言犹未讫，侍郎大怒决双臂。

叱道：此是何言，汝难道羡慕富贵荣华，便忘了冰霜节操耶！

可知道，乃父为人却不然，怎能以汝应皇宣？纵便教，执诸圣旨难违忤，拚我这，老命残生做上前。可也知，夫妇伦常为第一，那因富贵志移迁。当时小姐犹无对，那座上，恼了钦差二内官。

一齐说道：既是你令爱，自愿应召入宫，何用你这老儿，如此固执？真也可笑了。

九重圣主降纶音，士庶官员一体遵。怎敢无知来抗逆，管教汝，全家性命一朝倾。二人言讫容皆怒，柏抚院，作色登时把令行。

传令巡捕官儿，速去营中，调取三百名士卒到来，将姜宅围了。不怕这倔强老儿，把女儿藏上天去？与他个手段看

看，可能强到底否？

一声令下疾如雷，登时就，四面兵来把宅围。个个手中持利刃，人人头上亮明盔。同耀武，共扬威，惊得姜门乱一堆。众家人，接耳交头同计较，不知道，这桩祸事怎施为？堂前老母三魂失，屏后夫人两泪垂。更连他，燕柳二姬皆吓倒，止有个，花姨欢喜展双眉。回身躲去房中坐，得意洋洋冷眼窥。文谢二生皆忿忿，这时候，笔刀难好当戈挥。

按表众人，且说外面小姐见此光景，谅难挽回，遂向父前一跪。

花容惨淡泪涓涓，叫严亲，且听孩儿一句言。可也知，祖母尊前惟有父，亦更且，爹娘膝下尚无男。倘若教，今朝为女拚将命，岂不使，姜氏门中绝了传？到那时，依旧孩儿仍不保，倒不若，从权献女众心安。

目下，满朝尽皆奸党，吾家便有分割，乞恩章奏，谁肯与之上达天听？况此时之势，恐亦未必容父拜本申奏，置辩其事也。

敢劝父，莫因一女覆全家，权割舍，不肖临都面翠华。九烈三贞儿自许，断无矢志涉淫邪。三小姐，一番委婉含悲劝，那旁边，两个宫官合口夸：

好一个洞达世情、知进识退的聪明女子。姜大人，你也该听了罢？

姜公无语意恋恋，也便就，扶起娇儿女惠英。长叹一声开口道：汝既是，言之于此任其行。似这般，豺狼当道君为惑，却令我，清白家声一旦倾。言讫不禁连顿足，柏抚院，当时正色又开声：既然小姐遵恩诏，吾这里，宝辇香车备现成。帝室关防规矩重，却不便，家中耽搁久留停。钦差二位齐称是，恁说话，益怒多才女俊英。冷笑一声开绛口，骂了句，无知老贼太非情。

固修听了，怒道：小小女子，何得破口伤人！小姐亦怒道：便骂了汝，汝待如何？老实对汝说罢，汝此刻装威做势，将吾姜氏恁般鱼肉凌逼，少不得将来报复有期。

此行赴召至龙楼，姜惠英，奉御承恩即报仇。圣主之前来泣诉，管教汝，功名性命一齐休。自古来，倾城倾国诚何谓？可也晓，祸水还能并毒流。在吾这，陋质纵非前代比，何妨聊尔效其尤。故骇之，玉人说着微微哂，柏抚院，顿口无言低了头。暗道所云诚不谬，自悔我，肆行威逼使机谋。深可虑，固堪忧，休弄得，惹火烧身起祸由。

啊唷，好一个厉害女子也。

寻思暗惧女婵娟，只得回嗔作笑言：非是下官无道理，实为这，限期紧迫恐耽延。内官二位同声说，既是千金应圣宣，骨肉分离难割舍，亦可以，暂留话别两三天。说定时，大人即请回尊署，我等监防住此间。工部当时无奈允，固修即起整衣冠。

嘱咐内官，在此等候，好生照应。三百兵士，亦令其监守姜门，四面巡察，不许伊亲故往来窥探，恐有他变。待其女起行之后，方始撤回。

固修嘱罢一番言，打道乘舆始转辕。按下军门多作恶，仍将姜府细情谈。

当下姜公，乃请二位钦差外书房暂住。设筵款待，令谢公子相陪。此言少表。

却说诸多女眷们，一齐都聚后中厅。姜公恼恨双靴顿，莫氏悲啼两泪倾。便是他，柳燕二姨皆掩泣，最可痛，罗韩哭倒太夫人。千金见此芳心裂，掩面低回亦失声。哭泣一回无可奈，夫人忽忆向时情。不由跌着金莲恨，埋怨夫君启口云：

咳，这都是前日柏固修遣翟耀前到来，与你借银，相公坚执不肯，故此怀恨作恶。

奸臣多半挟前仇，故使今朝做对头。何乃为人能古板，生生的，被君断送女娇羞。夫人说着悲还恼，姜工部，默默无言泪亦流。小姐便云娘勿怨，这桩事，祸从天降岂人由。孩儿前者花园去，得奇遇，警悟机关久已忧。

当下大家议论一番，又哭泣一回，真果无法可解此厄。早又黄昏月透檐，厨中晚膳到堂前。侍郎夫妇无心用，乃奉慈亲进夜筵。老母亦称难下咽，吓得我，浑身无力欲归眠。莫夫人，便教服侍高年睡，柳氏等，覆好罗衾放帐帘。

太夫人睡下，便教各人退去歇息，我这里自有侍儿侍候。于是，

侍郎夫妇别亲帟，小姐姨娘款步随。回到前堂重入坐，又将那，离情别恨细敲推。言谈良久香茶饮，耳听着，漏滴铜壶三鼓催。小姐姨娘方告退，姜公夫妇入房帷。侍儿服侍安身睡，小姐便，相约双姨到绣闱。剪烛西窗重话别，三小姐，殷勤嘱托语吞悲。

二位姨娘，今日乞听我一言相告。

惠英此去到皇都，大料残生一命无。已定丝萝难改约，断不能，含羞忍耻侍宸居。恁鄙衷，此时不便明言告，惟恐那，父母闻知苦倍余。三小姐，说到其间声咽住，两姨娘，慌忙接口劝娇雏：

啊呀小姐，这主意是断乎不可的哩。

虽然已是缔丝萝，小姐你，事到其间没奈何。亦只好，勉强从权随圣驾，切休教，拚生觅死涉风波。自古言，蝼蚁尚且贪微命，劝千金，勿过迂拘立见讹。

况且夫人生平，止有小姐一女。

从来天性最相关，倘若是，小姐捐生信必传。恐夫人，痛女为之成病患，那时节，千金冥府亦难安。千祈执见休如此，且偷生，要看椿萱二老年。两位姨娘同进劝，三小姐，一声悲叹又开言：

咳，二位之言，亦是不谬，无奈我事到临头，实顾不得

许多也。

原也知，高堂祖母已年衰，原也知，萱室单生一女孩。无奈教，大义如斯名自重，无奈教，孤贞矢此命须裁。恨只恨，天公付这倾城色，恨只恨，师傅教成逸世才。播得斯，闺阁彦名人并晓，故所以，九重丹诏忽催来。真可痛，实堪哀，好教我，万转千回计莫谐。姨娘啊，惠英不孝撇爹娘，反哺原知志未偿。端只为，事到疑难无可奈，最痛这，今生不复奉高堂。有几句，心言即此先相托，吾去后，劝慰夫人勿过伤。家下适逢烦恼事，你二位，善为调处要扶帮。夫人懦弱常遭侮，吾素悉，二位贤能且善良。谨以此言陈肺腑，殷拜托，望祈垂鉴我衷肠。保得个，双亲安好无他故，姜惠英，便死重泉感德长。只此数言为预嘱，两姨须记莫相忘。玉人言讫挥珠泪，二位姨娘亦感伤。拭泪齐呼贤小姐，家庭事，妾们照拂所应当。劝千金，此行一路诸珍重，劝千金，凡事三思细忖量。劝千金，殉节捐生行不得，劝千金，尊荣安富且从常。劝千金，须图实际今生乐，劝千金，莫博虚名后世扬。并非教，妾等无知多浅见，无奈这，情非得已志须降。多年相处深关切，今日里，那料分飞忽散场。柳燕二姨含泪劝，玉人不语涕沾裳。半含秋水情何极，双蹙春山恨自长。余芳院，剪烛深谈交四鼓，燕与柳，侍儿催促始回房。惠英犹是呆呆坐，万转千回心自伤。他两个，翠墨琼笺同殒涕，直坐到，漏声将尽月移窗。

两个侍儿，只得相劝小姐且免愁烦。夜深极矣，请上床安息了罢。

移宝镜，剔银缸，服侍灯前卸晚妆。小姐于时归锦帐，双侍女，相陪下榻话衷肠。悲切切，泪汪汪，这一夜，主婢俱皆梦不长。按表伤心贤淑女，再提坦腹美才郎。

话说文少霞，今见姜小姐应召入都，真是满腹牢骚，一腔烦恼。却又无可如何，势难相救。

归到书斋默默然，越思越想怒冲冠。心似失，意如煎，一口长吁又不言。眼看他，聘定娇妻充禁苑，书生无术可回天。真好似，金丸惊散双飞鸟，宝剑摧残并蒂莲。何事昏君徒好色，江山不重重婵娟。

咳，这也无怪朝廷，尽系群小逢迎之故。

亦况且，虽传圣旨选宫嫔，皇上也，未必曾知姜惠英。总是那，万恶匹夫来作对，使毒计，平空夺我玉娉婷。就便教，他年另觅吹箫伴，还只怕，比上三分也不能。亦怪他，表妹自家无道理，为什么，慨然情愿奉纶音？自今朝，深宫一入浑入海，到异日，念否萧郎似路人。这一来，拆散良缘犹自可，殊可恨，吾家名望一朝倾。少霞辗转情难已，在那里，满腹牢骚怨恨深。

咳，罢了，罢了。好一个寡情无义的裙钗！真令人可怜、可惜、更可恨也！

既然与我结婚缘，怎去皇宫侍圣颜？廉耻不知何所在，贪图这，荣华富贵应皇宣。闺女浅见真堪笑，可惜了，到手名花供御前。想是三生缘分浅，吾命里，不该匹配此婵娟。可怜枉费慈亲意，白白的，择聘佳人事不全。

咳，究不知他此举，固是何意何心？还是为父忘身呢，还是薄夫改节？

看其举动颇刚明，不像是，轻薄桃花逐浪萍，若使其行原勉强，到皇都，可怜未卜死和生。文君想到情深处，又不觉，阵阵伤心忍泪痕。跌足长吁心自切，挺冠不语意难平。送来晚膳无心用，吩咐书童自去吞。啜香茶，独坐无言交二鼓，始看见，春溶公子返书林。彼缘陪侍饮差宴，故此归斋酒已醺。观见文君身独坐，无言少语一呆人。不禁失笑开言说：何事愁烦若此深？纵使神娥归楚岫，少不得，襄王有梦总堪成。劝君不必多烦恼，世界上，岂患男儿少细君？说得少霞红玉颊，微笑说，吾兄确论不差分。



但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既见巫山怎道云。

春溶笑道：凭你云也罢，水也罢。夜色已深，十分困倦，且收拾睡了，有心事明日再想如何？言完一笑自除冠，文炳无何亦共眠。谢公子，带酒霎时沉睡去，文少霞，嗟吁直至五更天。话来按表东床客，再将那，亲戚之中叙一番。姜府昨朝逢此事，仁和县里遍相传。孺人住在黄堂府，听得其情意若煎。三侄女，许字少霞婚久定，如何召去侍龙颜？急打发，云楼公子前来探，偏又被，甲士相拦不许观。母子惊疑无可奈，吓得个，云楼娘子泪潸然。学裳此际冲天怒，这而今，时世真教不可言。奸党满朝君失政，纲常紊乱谬而偏。似恁般，上司其实难为伍，倒不若，乞病归乡自保全。太守从斯存去意，未来之事且休谈。当时莫府闻斯信，吓坏夫妻二老年。探听无门兵阻隔，合家挂念各悬悬。更有那，九华小姐传闻此，只吓得，切切悲悲痛泪涟。欲请吴郎为探听，甲兵相阻怎容前？佳人气恼真无法，痛骂军门父子奸。一计不成生二计，想必是，两边夙世有冤牵。千金怒骂还悲泣，吴公子，安慰娇妻且自宽。事已如斯无可奈，纵教哭杀也徒然。还须珍重千金体，可莫教，堂上闻知惹话言。小姐当时听此语，也只得，强为忍耐锁眉尖。闲文琐琐休多表，要说姜门次日缘。

话说姜府，到了次日，为两个钦差催逼与小姐束装，只得忙忙料理。

玉人一夜未成眠，草草梳妆到外边。后面中堂参祖母，太君见了泪涟涟。惠英忍痛忙安慰，暮年人，保重诸凡且自宽。可莫教，尽着悲伤慈体损。倒反使，女孙此去意难安。入宫如若躬承职，怕不是，富贵荣华第一先。那其间，邀请殊恩封外戚，遣官来，相迎眷属赴幽燕。依然骨肉同完聚，祖母风光乐暮年。几句话，骗得老人愁变笑，便说是，果能如此谢苍天。高年不识娇娃意，

只认其心果这般。小姐少停辞出外，绕回廊，前堂去候二椿萱。姨娘几位身俱在，个个相迎悲带欢。那花姨，为见千金将远去，因而也，出来勉强假周旋。惠英先见爹和母，万福深深翠袖偏。然后大家常礼毕，双亲命坐女婵娟。一堂骨肉同言别，说不尽，多少长篇共短篇。孝女恐伤慈母意，不将实话告尊前。

说了一回，姜公便对小姐叹道：咳，我儿，为父的为汝一夜无眠，筹思已熟。别无他法挽回其事，只好待汝入宫面圣之时，即以实情泣诉，求恩赦免。或蒙圣意垂怜，念汝节孝可悯，竟使遣放归里，亦不可料。

只说婚姻久已联，何堪失节侍君前？求遣放，乞归旋，或者朝廷圣意怜。自可遣儿归故里，依然骨肉庆团圆。当今虽是风流主，亦不便，硬夺民妻负重愆。倘若实难如所愿，那时节，主张任尔自家专。偷生却有皇宫乐，觅死须留史简传。虚实两途随尔择，吾儿立见谅无偏。千金闻此唯唯应，莫夫人，埋怨姜公是恁言。父女从来天性在，怎反倒，令其觅死把生捐？大不该，这些言语同他说，岂非是，愈令娇儿立志坚。我等大家方劝解，相公你，休将礼义再求研。

姜公道：我无非譬喻之言，到那时一任孩儿自主，谁教他捐生取义不成？夫人休得埋怨。

小姐含悲假作痴，忙云父母莫争持。孩儿自有全身术，这时候，何必纷纭计及斯。言罢支开谈别话，一片的，温言细语慰严慈。夫人良久悲差解，早膳毕，啜茗闲谈又片时，工部起身出外去，椅背后，琼笺暗扯女娇姿。憨态现，笑容滋，惊动千金忙问之。

呀琼笺，汝这是甚么规矩，好端端不住扯我衣裳做甚？侍儿不答姜红妆，低了首，袖掩朱唇笑欲藏。小姐犹然无出语，夫人便责小梅香：

你这丫头，莫非痴了。我等在此，悲苦不胜，有何好笑？

真不可解了。

女环见说把头低，慢慢的，退去香房且莫提。堂上言谈多一会，千金入室去更衣。金盆浣手妆台倚，又走过，侍婢琼笺笑脸嘻。手执片红方胜样，惠英便问甚东西。侍儿微笑低低告，述与其中就里机。一壁言时轻递上，佳人不接收芳仪。莲花两颊红云起，柳叶双眉翠色凄。良久凝眸无一语，迟迟含怒责其非。

看官，你道何故？原来那文公子，今早作一简帖，命桂僮暗交琼婢，央令转呈小姐。字内无非绮语柔情，悲哀婉转，欲将感动佳人之意。

玉人当下不开封，羞视瑶华就里衷。秋水呆凝芳意恼，春山半敛玉颜红。将言便责琼笺女，作事何其理不通？擅取将，外面书函传递入，岂不教，旁人物议败闺风？真造次，太愚蒙，怪我平时立法松。以致贱人多藐视，些些怕惧不存胸。今朝记责权饶恕，傲戒汝，此后胡为断不容。小姐言完娇带愧，侍把个，侍儿说得面飞红。低头默默难开口，半晌方才剖曲衷：

小姐息怒。此事实非婢子过失，只因折桂再三相托，还教讨个回音。婢子原不肯接收，被他央求不过，无奈将来转达。谁知却教惹出小姐怒来，倒怪婢子不是，这却从何说起？真冤枉了。

言完放字便回身，小姐将书取火焚。暗道文君真可笑，何为作事恁离经？虽则教，两边订结丝萝约，究系生平素昧人。这行为，待效《会真》无行事，怎奈我，闺门清肃岂双文？可也知，去秋窃看帘中貌，惹得花姨说到今。今日之为犹诧异，索性是，传书递简到闺门。真冒昧，惹讥评，忒也无知品行轻。小姐芳心思及此，一转念，凄然暗叹又沉吟。

咳，非也，这意思我错会了。恁时候难道还起甚歹意不成？

多应见我应皇宣，故所以，心下怀疑把信传。犹恐闺人忘旧约，因教奴子达新篇。恁行为，十分孟浪虽堪恼，一段深情亦可怜。这姻缘，拆倒秦台今世已，推翻梁案再生言。空眷顾，枉缠绵，自是三生缘分怪。姜惠英，独坐嗟吁多一会，起身乃去画堂前。这一朝，诸姨公饯千金女，铺设高堂敞绮筵。请得太君居上座，侍郎夫妇两旁边。一堂三代同归坐，酒到樽前强自欢。侍妾往来呈美馔，姨娘左右逊佳鲜。杯杯别酒斟来满，句句离情说不完。真个是，玉液金波难下咽，珍馐妙品懒多沾。略为应景须臾散，暂按下，再表东床美少年。

话说少霞公子，永夜无眠，柔肠欲断。绝早起身，遂将此意作了一首古风诗句，写在红笺，折成方胜。命桂童密交侍婢，转达妆前，并索其瑶华赐复，以见小姐实意如何，好使放心得下也。

文公子，无情无绪更无聊，愁脉脉，独坐书斋首自搔。已请他，青鸟暗传芳信去，只望这，玉音赐答报琼瑶。情切切，意劳劳，走出廊前踱几遭。满院秣芳花事好，无心看玩皱眉梢。行来走去神无定，短叹长吁怨气高。几个书童都暗笑，姑爷今日好蹊跷？料因心在千金女，拆散鸾凤故意焦。一个个，接耳交头私议论，少霞不语任他嘲。呆呆盼至斜阳落，始见那，折桂前来禀事苗。窃问如何为发落，桂童一笑首摇摇。

有甚说法！公子捉弄我倒受了那琼姐一顿好骂罢了。这般如此说分明，今日堂前绮席陈。饯别惠英三小姐，大家都在后中厅。

我便趁空，走到前堂，寻问琼姐。谁知不在那厢，偏遇着个老妪，盘问我无端进来做甚？只得扯谎说，是公子的一把扇儿丢了，故来寻取。遂探问他小姐几时起身，他回说大约明日罢，还能远么？才见琼姐翠姐都往蕙香居，替小姐收拾那

些文房书籍去了。

我今听此喜非凡，忙去到，书院相寻那女环。琼姐果然身在内，他两个，忙忙乱乱检书函。上前正欲将言问，不道那，侍女登时变了颜。骂我糊涂何道理，无端闯入内书轩。休混帐，莫歪缠，可晓我，为你传书身负愆。小姐妆前生了怒，那来回信向伊传？我看这，千金委实无情义，公子何消恁挂牵？倒不如，撒去愁烦丢下罢，少不得，消停另觅美良缘。童儿说着相窥笑，文公子，一口长吁腹内言。

咳，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索由他罢了。

非我今朝情太殷，实因这，倾城绝色世难寻。古人言，薄情男子痴心女，却不道，此女而今是反云。我看伊，羡慕荣华终不久，历代来，几人奉御乐长春？便任教，聪明善作楼东赋，亦不过，一旦弃捐被火焚。可叹佳人无远见，只图富贵薄儒生。忘旧约，弃前盟，负我殷勤一片心。公子思量真不愧，长吁短叹恨沉沉。送来茶饭无心用，半是怜卿半恼卿。愁绪满怀无着处，烦烦恼恼睡书厅。不言气倒东床客，再说家中次日情。

话说次日，内官催促小姐起身，柏抚院率领府县各官齐来候送。杜太守见了姜公，自有一番安慰不忿之词，无庸细述。太夫人命送白银千两，与钦差作茶敬，托其路上好生照看。钦差答应，笑纳不提。

话来且说女千金，拜别堂前各长亲，姜母吞声悲掩面，一门骨肉泪如倾。惠英至此芳心裂，只哭得，噎住香喉话不清。当下从头行礼毕，姜太太，含悲一把抱亲生，心惨惨，泪纷纷，吞吐含糊半晌云：

啊呀，我的娇儿啊。

养你深闺十五年，何曾一日撒椿萱？却谁知，忽教母女今朝拆，使我心如万箭攒。从今后，不复娘儿情共叙，从今后，那能父女

句同联。从今后，谁人是我知心侣，从今后，若个如伊绕膝欢？惟愿儿，此去皇宫承帝宠，切不可，捐生取义自摧残。倘若教，我儿有甚长和短，少不得，母亦拚将此命捐。莫夫人，说到其间肠欲断，跌跌足，双关抱住女婵娟。德华小姐心如割，放悲声，哭倒尘埃气不添。晕绝一时垂凤目，花容变色口无言。堂前吓坏人多少，扶住娇娃哭唤连。工部夫妻人二位，一边一个挽春纤。心似刺，意如煎，一片声呼碌碌然。

啊咱我儿，快些苏醒，快些醒来。

齐齐哭唤女红妆，三小姐，一气悠悠又转阳。复吐悲声净风日，樱桃绽处叫爹娘。

啊呀，爹爹母亲呀！

勿因不孝过伤怀，权只当，昔日无生我女孩。痛只痛，闷极深恩儿未报，愿只愿，诸姨得孕再投胎。那其间，便教骨肉重相聚，也到底，稍补今生遗憾哀。儿但祝，祖母平安千载健，儿但祝，双亲无故百年谐。更有那，玉华二姊离门去，亦可以，作字差人接转来。庶几乎，少解膝前之寂寞，省得这，忆儿终日闷难排。千金和泪叮咛语，莫氏夫人剑刺怀。姑媳双双重哭起，姜工部，一声悲叹叫伤哉：

啊咱伤哉痛哉！我姜某有何冤孽，一生无子，连一个心

爱的女儿，也不能留在膝前，以娱老景。

因甚将儿许蔚君，原准拟，他年入赘奉晨昏。虽然不便传宗祀，亦可田园托馆甥。诨料未能如我愿，生生的，平空夺去掌中珍。千刁万恶权奸贼，使得我，半世为人不称心。言未毕时垂下泪，早听那，外边催请女千金。休顾恋，莫迟停，侍候人员要起身。一片喧呼邀淑女，抚台坐待在高厅。三小姐，其时无奈真无奈，泪似真珠断线倾。左右侍儿扶翠袖，也只得，含悲泣别众亲人。挥痛泪，吐娇声，掩面歔歔向母云：

母亲啊，舅氏一门伯母兄弟并吴家长姊，俱祈代为致别，孩儿不及告辞了。祖母二亲，百凡珍重，少减伤怀，孩儿就此告别尊前去也。

说声去也把身抬，含着泪，袖掩花容款绣鞋。侍候的，侍妾如云同簇拥，一阵阵，麝兰喷溢下堂来。夫人看见娇娃出，只哭得，睡倒尘埃宝髻歪。叫道我儿真去了，你教我，寸心千割痛难挨。真可痛，实堪哀，生生的，把我娘儿活拆开。哭得夫人浑似醉，樊太君，放声大恸亦伤怀。侍郎长叹心如失，拭着眼，只叫伤哉又痛哉。相劝夫人休哭了，恐惹得，老亲见此倍增哀。娇儿已是离门去，一任你，哭杀须知不得来。仆妇侍儿共太太，拾起了，地中簪珥共金钗。含悲合口同相劝，双姑媳，方始吞声把泪揩。按表后堂多苦切，再说那，惠英小姐到厅来。姨娘三位相随送，雁翅儿，仆妇丫环左右排。翠墨琼笺人两个，早议定，随行服侍女多才。当时簇拥千金出，大厅上，十二瑶屏尽敞开。两旁列坐诸官长，看见了，小姐登厅把体抬。宝轿一乘居正歇，行行执事列庭阶。诸使役，众旗牌，肃静威严簇簇挨。小姐当时方出外，迎上了，一双天使内饮差。春风映面齐含笑，便向佳人把口开：

姜小姐，行装已发，咱家侍候多时，奉请登舆，就此起身便了。

二人说着笑微微，姜小姐，粉面红时玉颈低。含怒含羞言不答，亭亭玉立整罗衣。开绛口，啭莺啼，面对诸姨把话提：

一言奉托，三位姨娘切记要紧。我去之后，务劝祖母二亲，不可为我过于哀痛，百凡珍重为佳。适遇愁烦之处，须要好生解释宽慰。若保得个举室安和，双亲无故，则惠英死亦无憾，且足见诸位贤人内助之德。言尽于斯，诸凡仰仗，各自珍重为囑。惠英即此告别家门去也。

三小姐，说声去也自登舆，翠墨琼笺左右扶。送入鱼轩安坐稳，

燕与柳，二姨掩面尽唏嘘。一班妇女皆垂泪，只有个，花氏无悲意转舒。手执罗巾佯擦目，忙忙的，催他大众返堂除。含烟燕氏悲还恼，不答花姨立定觑。等待鱼轩抬出外，方才掩泪转身躯。按下了，此间之事权休表，再说那，美貌多才女俊儒。身入轿中定了哭，一阵阵，泪如雨落透罗襦。那两个，侍儿俱坐青围轿，一般也，各有离愁泪落珠。潜向轿窗回首望，伤心不舍旧门闾。柏军门，当时下令兵围撤，自送千金上道途。执事排开层叠叠，合城中，各官并集送香车。只缘姜女才容美，列嫔媵，大料君皇宠遇殊。为后为妃须有分，何堪轻视不相趋。一行人，齐齐送出城门外，码头上，早备沙飞在水隅。

当下众官侍候姜小姐下落官船，却好云楼公子赶来相送。姊弟二人，各相致别。惠英嘱其鸡窗克志，继美家声，勿因身处膏粱，便忘了自己后来事业。并托令好为照应家门，代奉双亲祖母。一番珍重，千句叮咛，云楼一一领诺。姊弟们言论多时，被那内官催逼不过，方才洒泪而别。公子归去不提。再说小姐，其时遣使寄语军门：在此为官，百凡谨慎，不可又起风波，陷吾家属父母，要紧要紧。

若还再起甚波涛，我那里，一有风闻断不饶。非是无知为恐吓，要晓得，冰山久倚怎坚牢？明公自是人中杰，好为之，莫使他时气势销。抚院当时闻此语，倒有点，心中暗惧女多娇。含嗔率领诸官长，便与那，二位钦差别一遭。规例下程先送过，那两个，内官欢喜满缠腰。各官归署无须表，官船上，水手登时就起锚。一棒金锣三奏乐，挂起了，云帆风送去滔滔。话文至此权停待，要晓这，小姐如何到圣朝，七卷之中重再说，做书人，这回收句慢推敲。漏声三下银缸暗，得功夫，待后从容再细描。



# 笔生花卷二

## 第七回

薄幸郎草堂合卺 贞烈女旅馆投繯  
欣遇救移花接木 巧完姻跨凤乘鸾

东风何事报春晖，又见欣欣草色肥。枝北枝南花并发，巢新巢旧燕来归。庭前拟结繁华社，客过争夸锦绣堆。对此韶光虽自好，奈何心绪与时违。最堪怜，焦劳终夜难成梦，殊可笑，抑郁今生不展眉。原也知，善病苦忧何所益，权姑且，偷闲作戏坐书帷。消俗障，破愁围，再续新词仔细推。立旨未能除旧套，娱情聊尔乐慈闱。真个是，空中楼阁凭心构，幻里戈矛任意挥。《笔生花》，编次已看交七集，写出了，几番离合共欢悲。前交接叙重提表，研墨抽毫另起为。上本曾云姜小姐，身遭强逼出香闺。且慢言，佳人沿路凄凉苦，先将那，家下情由说一回。

话说杭州姜府中，一自惠英小姐为柏抚军强逼上京，起身之后，合宅里真乃是触物思人，望风怀想。愤懑十分，离愁万种。宋璠人与杜小姐俱归来探望，劝慰一番，留住府中，盘桓了数日，方才别去。莫公父子及吴瑞征，亦各到来致候。那莫太常本是憨直之人，当时悉此细底情节，不胜发指。捶胸跌足，将柏奸贼望空怒骂了一回。又劝妹子，事已如斯，不可挽回，悲哀无益，且自保重宽怀。意欲接取来归，权住几时，排遣排遣。莫夫人因为婆婆亦自烦恼不悦之际，相辞

不肯。自此莫公子间日勤来，探候姑母。烦言少表。一家悲忆女千金，太君是，梦里犹然唤惠英。忽忽心中如有失，只觉道，索然无兴闷昏昏。常叹气，短吁声，日骂奸刁柏抚军。夺去连城怀里璧，抛残两代掌中珍。没来由，出其意外兴风波，不知道，那世冤仇结得深。姜侍郎，第一掌珠离膝下，亦悲亦叹亦生嗔。呼爱女，骂奸臣，愤懑于中无处伸。没奈何，以酒浇愁终日醉，有时候，挥毫忆女作悲吟。莫夫人，如痴如醉尤其甚，触目伤心不可禁。常日间，唤女呼儿时哭泣，悲哀过度病魔侵。迩来家务无心理，赖有那，燕柳殷勤劝慰频。他二人，惆怅亦多情不乐，解愁常日伴夫人。其中只有花姨喜，正中心怀十二分。见了这，个个愁烦主母病，便出来，生端揽事自为尊。私言讥刺姑和媳，这本是，偏爱天教报应真。此去便膺天子宠，也是个，二婚名目欠光明。安能及我偏房女，遇强暴，九烈三贞为众称。自语自言常议论，那一位，夫人偶亦耳微闻。本为软弱无能辈，此日下，因念娇娃苦不胜，愈觉痴呆如木偶，似这等，闲言闲语那相争？花姨得意尤无忌，一切事，任意施为任意行。适值那，吴宅千金沾小恙，未能归省候双亲。

为此花姨暗想：我何不借此看望小姐，前往吴宅，会会新亲，也让我自己光辉光辉，有何不可？

姨娘主意一安排，要往吴家探女孩。是日清晨身早起，便临宝镜傍妆台。整严妆，乌云巧挽堆珠翠，那鬓上，一对奇珍七宝钗。要光辉，僭服公然欺正室，穿起了，朝裙绣补久私裁。妆成复把菱花照，得意洋洋喜满怀。暗道十分真去得，倒好比，夫人体度更佳哉。垂广袖，动弓鞋，小婢相随便出来。瞒了太君姑共媳，暗绕那，深沉夹道到厅阶。碰见了，侍儿仆妇皆相问，他却是，不答诸人笑映腮。来到前边呼打轿，厅厢内，家人出看并疑猜。姨娘怎僭夫人服，未知道，传唤鱼轩何处抬？只得上前同启问，

一个个，春风含笑把言开。祈示白，好安排，敢问姨娘奉恁差？

花姨笑答道：只为吴家大小姐有恙，多日未归，太夫人与老爷甚不放心，故令我前去探望一遭。汝等快些打轿侍候，休得迟误。不必多言盘诘，难道怕我私自逃走了不成？

家人见说不迟疑，立唤舆夫侍候齐。花氏于时乘轿出，随去了，两名奴仆一青衣。慢云造次糊涂帐，且说那，此事传闻燕柳姨。

当下那些侍儿仆妇，见此行径，俱各诧异。即传到含烟梦兰处，告说花姨娘今早穿戴了夫人服式，窃往吴家去了。

二姨乃问：老爷知否？众人道：老爷这两日为诸亲友邀去解恼，饮酒做诗，终日只在醉乡，那有心情问此闲账，只怕未必得知。二姨悉此，又是吃惊，又是好笑，即忙回到主母房中，告知其故。

这般如此一番言，花姊由来忒擅专。恁行为，主母若还无诘问，恐逾后，履冠倒置想当然。夫人正忆亲生女，身倚罗帏珠泪涟。云髻半偏妆未整，手执着，一方绫帕态恹恹。忽闻相唤方回顾，得悉其情怒自添。早不禁，锁叠双眉低远黛，寒侵四体冷春纤。称怪事，道奇端，固是新文礼法蠲。怒骂一回无理会，倒反囑，二姨不必遍相传。莫教堂上闻斯事，惹出多余责备严。不说妖姬无道理，必道我，处家立法少威权。我今正自愁烦极，似这等多事何如省事安。言罢夫人重拭泪，叹口气，一推绣枕倒身眠。二人当听言如此，那燕氏，回向含烟窃自言：

姊姊，夫人既怕惹气不去问他，我等何必多言，承揽闲

事？只索冷观螃蟹任横行便了。有恁说得，不用提了。

按下双双抱不平，再提花氏到吴门。司阁询悉忙传报，小姐兰房喜亦惊。画堂中，知此一时同诧异，吴公回避去书林。翟夫人，慌忙乃令成姨接，名分相当亦理应。成姨便，答应整妆忙打扮，胭脂再点粉重匀。装袅娜，弄娉婷，扭捏腰肢步学轻。奴婢相从

同出接，花姨一见早知闻。暗怪他，吴家太太多轻慢，怎便单教妾妇迎？可晓女儿原我出，恁般看待太欺人。无何只得同谦逊，那脸上，强展春风不甚欣。成氏殷勤为引导，一同来到正中厅。侍儿左右挑帘幔，吴太太，迎到廊前半带春。让入画堂施礼毕，两下里，分宾列坐叙寒温。吴家太太先开口，笑向花姨启问云：未知道，前者会亲邀玉趾，姨太太，何为见外不光临？今朝怎得香车降，恕寒家，接待无周莫见嗔。花氏闻言称不敢，我等是，至亲切勿过谦文。因闻小女身沾恙，挂念切，特此前来看一巡。款曲未完茶已到，今日里，糖汤百果为新亲。果茶三道方才毕，又见那，桌椅调开摆点心。让得花姨居首坐，排列着，甘盘果点颇丰盈。夫人主位亲相邀，此际花姨意始平。成氏下边陪着坐，妆娇卖俏也殷勤。花姨细看成姨貌，暗笑无言自忖论：

啊唷，如何世上竟有恁样奇丑妇人，我今日才算见了世面。只怕比那古来无盐嫫母，还要强胜一倍，丑陋多了。你看这，胭脂厚点血盆朱，又画着，扫帚双眉用墨涂。密层层，满面瘢痕圈更点，浑身贱态黑而粗。如丑鬼，似妖狐，时卖风流欠自如。黄发稀疏花满戴，皮肤粗糙粉浓敷。衣锦绣，饰金珠，鬓髻梳成巧样苏。似这般，美饰益形奇面目，华妆倍显笨身躯。那花姨，留心再向裙边看，却又见，一对花鞋七寸余。花氏评思心暗笑，我莫非，今朝见鬼出酆都。

嗯，不信如此奇容，却称爱宠。那吴老爷是想必终日闭着眼睛的了。

不提花氏腹中言，糕饼佳酥略自沾。便乃起身为散座，少停去看女婵娟。翟夫人，便教成氏相陪往，绕过了，正屋围屏到后边。

原来小姐住房，却在后进。一统三间，亦颇宽敞。珠帘半掩，银蒜低垂。那画廊前立着一双小婢，侍候挑帘，一见人来，即忙通报。

花氏前来绣户门，吴郎移步出房迎。含糊微笑无称唤，与花姨，见礼完时即转身。自去书斋休细表，却说是，花姨相见女千金。九华正自牙床坐，半挂罗帏拥绣衾。母女相逢同问慰，花姨格外会殷勤。呼爱女，唤娇生，笑满桃花两颊春。小姐让其身入坐，那成氏，微微一笑便辞云。

姨娘在此宽坐，母女们叙谈叙谈。奴还有些小事，失陪得罪了。

花姨是，道声请便面含欢，这一个，成氏回身且慢言。却说香房双母女，各通款曲话寒暄。大小姐，询其父母高堂辈，一自那，妹子分抛去北燕，料想合家悲更苦，这一向，慈亲未识怎熬煎？儿久思，候诸尊长归宁去，不道偏教疾病缠。小姐言时长叹息，早不觉，珍珠两点落胸前。那花姨，正同女说多高兴，忽听这，小姐言提椿与萱。顿觉佛然心不悦，一声冷笑怪儿偏。恁遭逢，正该趁愿天施报，何用孩儿恁挂牵？说得千金低了首，迟迟又乃道情端。娘可知，新亲两下无多日，儿偶染，小恙何消自至观。此举由来诚造次，须恐怕，伊家批点笑其愆。娘受谤，女何堪，今后还祈莫这般。几句话，说得花姨红了面，十分不悦欠欣然。

停了半晌，乃冷笑道：做娘的因听你病了，好意到来看问看问，儿女至亲，这又何碍？却受你这许多抱怨数落，固是好孝顺女儿，忒也不知好歹。既恐我带累小姐，被人批点，有失光辉，往后凭你死在他家，再不来顾问便了。

花姨说着皱眉梢，气得千金两泪抛。恼在芳心言不出，侍儿们，慌忙打诨语言交。容带笑，语含嘲，又把香茶献一遭。

艳雪香云一齐笑劝道：姨太太请用茶，不用恼呀。小姐乃老实人，不会说话，多有冲撞了。自家儿女，没甚要紧，休得介怀。

二人含笑劝姨娘，花氏移时气乃降。便与女儿同问答，大小姐，

停悲作喜顺萱堂。谈近况，叙家常，花映玉，提起成姨笑一场。

啊小姐，你家那个姨娘，怎生那般丑怪？恁容貌，世间委实希逢少有，真个如妖似鬼，忒也难看了。我一见面时，几乎失笑出来，好容易方才忍住。

丑来要算妇中魁，佩服杀，你那公公与共姊。似这般，怪状奇形称爱宠，想必是，而今世上绝蛾眉。诚不解，怎同陪，此理由来非易推。说得众人俱好笑，香云便把手轻挥。恐他人至为听得，大小姐，含笑无言向外窥。生怕谁来闻此语，却不道，成姨巧巧到香闺。

你道何为凑巧？原来那成氏推故出来，便潜立窗外，窃听他母女房中言语。

当听花姨取笑他，抽身入室怒容加。睁白眼，启黄牙，冷笑连声把手叉。对着双双娘共女，将言发作道根芽。

啊唷，你娘儿两个，说得热闹好听呀！我这容貌，是天生成的，凭他美恶，与别人何干？要你这般取笑？

奴虽生得丑规模，少不得，是你孩儿小阿婆。初次新亲才见面，便将我，这般奚落却因何？真可笑，忒差讹，须知道，似汝容颜世亦多。

休得自以为美貌过人，便教取笑于我！可知我丑陋人，老老实实，倒无可笑话。不比那些风流美貌之人，沾花惹草，惯会弄出些风流事来，那才是真正笑话哩！

言完负怒便回身，气得花姨难出声。欲待将言同发作，又碍着，上门初次是新亲。思量只得权含忍，小姐床中叹息云：

咳，罢了罢了，好好的又惹出气来了。这是那里说起，自是我的晦气。

九华说着倒身眠，这时候，早又华堂列绮筵。吴夫人，命请姨娘身出外，两下里，各分宾主逊杯盘。那一个，成姨深怪花家女，

没好气，不去相陪躲半边。独坐房中为咒骂，缘何初会出胡言？真可恶，实堪嫌，实令我，越想之时怒越添。

你这万恶的刻薄嘴骚婆，休看不起我。管教你那女儿，有一日死在我手中，那时你才晓得我这手段厉害哩！

按表成姨忿忿然，且提席散画堂前。早看午未申初候，花氏相辞要转旋。致谢亲家吴太太，又去到，后堂作别女红颜。大小姐，十分不悦聊酬答，命两婢，代送姨娘到外边。吴宅夫人亲送出，花姨作谢上鱼轩。那三个，婢童随转权休表，且说吴家府里言。今日吴公书院避，听去了，方才移步返闺间。更有那，瑞征随父同来到，吴太守，笑问今朝一段缘。姜府如君因甚事，平白地，突然而至却无端。夫人见说微微笑，伊说是，为忆闺女特至观。

究竟媳妇亦无甚大病，不过受点微凉，有些伤风咳嗽而已。

其实何消亲自来，想必他，不知轻重有些呆。穿着那，朝裙补服犹奇异，姜府上，妻妾原来一体排。那两个，父子闻言犹未语，成姨娘，旁边插口把言开：

那里是他家妻妾无分，只怕是他私自穿了，偷出来借些体面罢了。

大约其人作事歪，不像是，三从四德女裙钗。少奶奶，穿娘鞋子依娘步，还只怕，亦与糊涂一例偕。此后夫人须着意，婆婆规矩要安排。休太软，莫妆呆，凡事严加做主裁。成氏挑唆谗语进，老夫妇，微微点头笑盈腮。旁边公子心中恼，一回身，告退尊前返室来。却见娇妻姜小姐，在那里，无言倚枕泪频揩。瑞征岂不知芳意，坐床沿，笑劝佳人且放怀。

小姐玉体违和，还宜保重宽怀，何必为这些细事愁烦纳闷。

吴郎执手劝婵娟，大小姐，强把蛾眉宽一宽。按下此间琴瑟语，

再提花氏转家园。厅前下轿身归内，自到房中换服穿。卸朵除花都已毕，倚窗坐下闷恹恹。无好气，带愁烦，暗里嗟吁暗里言：

咳，罢了罢了。我只说出去光辉光辉，以遣闷怀，那知

反惹了一肚的气恼，这是从何说起！

越思越想闷填胸，不便人前漏此风。犹恐二姨为取笑，被他们，大家奚落失光荣。正然忿忿无聊赖，却不道，小婢归来信已通。年幼杏儿不解事，早已向，一般伙伴露情衷。说道他，成姨厉害非凡比，生得那，怪状奇形言语凶。说得个，我处姨娘难抵对，可怜是，今朝气得面通红。词絮絮，话重重，那婢子，敷衍新闻事一宗。传到二姨多好笑，说花氏，自寻烦恼出乎空。于时同向夫人诉，倒引得，破涕为欢笑满容。

夫人便道：这两亲家，一对爱宠，却也不争上下。

新亲初会便分颜，此亦人间一笑谈。莫氏夫人言讫笑，二姨含笑亦称然。若非听此新闻事，怎得夫人眉一宽？不表闺房妻妾语，再说那，姜公终日伴慈萱。太夫人，因思孙女常悲泪，近仁是，曲尽殷勤奉母欢。或抹牙牌供戏具，或寻小说讲闲篇。或同小饮三杯酒，或抚瑶琴一曲弹。虽是泥人陪土物，到底也，少为开释解愁烦。因而常在慈亲室，不晓家庭事一端。花氏擅行私出外，被人瞒着怎知缘？此言表过权休说，提到文家美少年。

却说少霞公子，自见惠英小姐应诏入京之后，真是一腔

忿恨，万种悲怀，却又无处发泄。

连朝郁郁意如痴，不独神驰心亦驰。真个是，百种柔情情已矣，真个是，万般气恼恼何之？书案上，无心玩索书千卷，笔囊中，不去抽寻笔一枝。连日来，冷面如冰无笑语，终朝里，愁肠似结懒吟诗。恨沉沉，三更倚枕难成寐，呆默默，一日嗟吁十二时。虽有他，同伴春溶勤劝解，奈文君，一时怎撇这相思。那一个，谢郎既劝还嘲笑，这分明，夺取钢刀杀藕丝。



是日却当有事。文公子午膳无心，假寐小榻，至晚未起。及夜膳已来，书童们铺设停当，正待要请，早有一个小童先叫道：三姑爷休睡了，起来用膳罢。谢公子在此候着，肴饌凉了。

惊醒多才听此云，登时不觉发雷霆。容带愠，意生嗔，满面红云，喝一声：

啖，狗才！谁是你的姑爷，如此大惊小怪做甚！你家小姐现已做了帝室妃嫔，该也得知，怎尚作这般称唤？汝莫非奚落我么？

少霞说着怒重重，赶上来，欲打无知幼小童。吓得童儿飞走去，那旁边，孜孜笑倒谢春溶。文君气得心如火，香士将言劝舅兄：

文兄息怒，不要恼了。伊等无知之辈，何必同他计较。

快请来用膳罢，果是酒肴已冷。

春溶半劝半相嘲，文炳无何怒略消。二位多才同入座，书童又去烫香醪。杯共举，烛高烧，文公子，似舅家风量最豪。倒金樽，借以浇愁消块垒，早把个，谢郎拚得醉醺醺。书童献上香秬饭，用罢之时撤酒肴。收去厨房无用表，却说这，春溶酒后更喧嚣。呵呵笑谓文公子：何事吾兄意寂寥？可也知，我等青春年正少，那堪岁月闷中消？虽则教，金盆已覆难收水，少不得，玉轸犹存可续胶。那姮娥，既撇檀郎奔月去，窃笑你，纵然想杀也徒劳。琴瑟友，鸾凤交，论眷属，除此蓝桥有鹊桥。莫谓倾城难再得，这也是，姻缘前定故相遭。春溶言讫相窃笑，文炳明知语戏调。

便道：吾兄醉矣！休闹上酒来，请安置了罢。勿在此胡言乱道，将小弟开心消遣了。

多才说着皱眉尖，果是春溶醉欲眠。呵欠连连身立起，便自去，除冠卸服到床前。微微笑，半含欢，又对文君说事原。

睡也睡也，吾兄休得惹厌。让你一人呆呆的独坐着，想

到天亮如何？

文炳轻轻啐一声，春溶归寝入罗衾。霎时已是沉沉睡，文公子，独对银缸暗自评。既是他，失约秦娥忘破镜，徒劳我，多情萧史困愁城。就犹如，鸾飞远树空留影，还只怕，凤得新巢已称心。似这般，寤寐思之无所益，只落得，如痴如醉失精神。也何妨，告辞舅氏归家转，到那里，随侍双亲是正经。解愁烦，省得将身羈此处，对着这，一家意况冷如冰。

这主意是好。但恐怕外祖母及舅氏不谅下情，道是秋闱在即，何为往返奔驰？无容归去，硬作款留，这便如何？沉吟思想意呆呆，忽地里，一皱双眉计上来。这其间，只索瞒之私自返，方保得，无人阻挡强延挨。吾本为，男儿暗遁何妨碍，须不比，女子私逃惹忌猜。正自沉吟寻主意，却好那，童儿几个返芸斋。香茶一盏呈书案，文公子，手接瑶钟把口开：

便对谢府两童说道：汝公子被酒，久已睡熟，无须侍候了，汝等也各退去那厢安歇罢。我却尚要少坐片时，单留下采芹、折桂二人在此侍候便了。

谢家童仆听其言，答应了，自去安身到那边。这里少霞仍寂坐，那两个，采芹折桂侍尊前。容带笑，面含欢，便促东人也去眠。漏下三更时不早，公子你，呆呆又不看书篇，何消作此深宵坐，夜静须防寒气添。童子相催含笑语，少霞听得四无喧。方才启口开言说，唤二童，计较相商恁事端。乃以欲行潜返语，分明告与细根原。休息慢，莫羈延，可与我，速把行装打叠完。明日五更私上路，不在此，索然无味日恹恹。文君言讫其中故，芹与桂，踊跃登时尽道然。

齐道：公子要归去，这主意是极妙的了。省得在此被人嫌弃，有何好处？小的前日去到茶房烹茶，撞见他家花姨娘的一个老嫗，把我一推，说道：慢着，我姨太太要水哩，你是谁

人敢来抢先？我说是公子要茶，只倒一口儿。那老婆子便一把夺去，尽将倾泼，气着说：吾家小姐，现已做了皇帝妃子，你公子还住此做甚？常日要茶要水的难为你们，自家倒不觉惹厌。我便回他本老亲，他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夫人，多年不管家庭事，这现在，作主须凭我主人。小的彼时闻此语，忍着气，无何只得自回身。这情由，本思告诉吾公子，却为见，正极愁烦故未云。

小的正说，家中香喷喷的日子不过，在这里受此瘟气做甚？真正无谓得紧。

若还公子到江西，我们就，早整行装免被欺。说罢一时齐动手，文公子，亦同检点把灯携。无怠慢，莫迟疑，琴剑书箱整備齐。忙得他，剔剔银缸嫌不亮，又点起，双枝绛烛照无遗。

于是二童，一个忙装被套，一个便打衣包。公子自家检点装扎那些文房书籍。

匆匆收拾不迟延，公子开言说事原：两只书箱难以带，却只好，将来存放此书轩。采芹折桂言称是，忙乱乱，顷刻之间打叠全。主仆三人同计较，这时候，多应尚在四更天。听了听，谢郎床上鼾声响，被酒之人自好眠。折桂便催潜去罢，少霞说且略停延。适闻四鼓谯楼响，那得城门便启关。且自迟迟稍等待，黎明方好出城垣。同计较，略留连，又命那，童子槽头备锦鞍。那一匹，坐马本为吾带至，今夜里，不妨乘去整归鞭。二仆答应槽头去，文公子，辗转终于意歉然。何乃忽辞甥馆去，题诗一首示心田。磨了墨，不须笺，写在书房粉壁边。不假沉思才本捷，一挥洒，七言八句霎时完。

诗曰：

宝钗分股叹无缘，鹤去重霄鱼在渊。  
得意紫鸾休舜镜，断踪青鸟罢銜笺。  
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抛残怎续弦？

此恨未知何日尽，不禁搔首问苍天！

后书：秦娥失约，喜列嫔嫱。萧史无缘，愁羈甥馆。羞避东床，志题北壁。某月日桃源散客蔚君文氏谨书。

新诗题罢自吟哦，叹息儒生运坎坷。立志多年求美匹，方逢绝代恁娇娥。却谁知，一场好事成虚幻，反惹得，万种愁思无奈何。即使他时重续配，还只怕，未能及此凤凰柯。嗟吁搁笔重归坐，听了听，漏下铜壶五鼓初。正自彷徨心着急，却好那，二童走到笑容多。叫声公子休耽误，恁时候，兀自呆呆着甚魔？此刻已经天不早，街坊适听五更锣。休耽搁，莫延俄，就此前行快走波。公子呀，不须停顿莫留连，已将那，马匹安排在外边。此际早看交五鼓，趁着这，合门沉睡好私潜。再迟只恐天明亮，那时节，走不成时反惹嫌。舅老爷，定有言词来责备，可莫惹，主人受骂仆加鞭。他二人，言完一笑搬行李，文公子，点首抽身整整冠。小小灯笼提一个，两童子，立时搬运出书轩。临户外，到庭前，忽听书房对面言：

呀，此刻外面，是何人行走？采芹忙应道：是我出来小解的，休得大惊小怪。看惊醒了那边主人，是恁意思！

对面之人信道真，依然眠睡不开声。三人此际心慌乱，吹灭灯笼悄悄行。绕院穿廊多熟径，早已是，重重摸到大墙门。童儿启户牵驹出，幸喜得，门上诸人睡未闻。主仆于时齐出外，文公子，慌忙跳上绣鞍乘。采芹即便挑行李，折桂书籍背在身。时及黎明开曙影，晓风一片散轻云。红轮犹未升东海，鸟雀栖枝乍出林。那街头，寂寂不闻人语响，看了看，家家户户尚关门。主仆们，欣然离了姜门去，一径匆匆便出城。按表登途行路客，要提姜府到明晨。司閤早起开门户，不觉心中大吃惊。何故双扉清早启，莫不是，家中被窃遇强人？慌忙入内高声问，个个言称不晓闻。内里主人犹未起，门公只得便回身。不言奴仆方惊诧，提到书斋

谢少君。一觉醒来天大亮，床中觉得冷风侵。慌忙揭帐来观看，却原来，昨夜忘怀未闭门。便唤文兄相问讯，不闻答应起疑心。推枕被，着衣襟，坐起挑帏细看明。却谁知，不独书房人影杳，连及那，文君帷帐也无存。单单剩下沉香榻，衾枕萧然不见形。香士吃惊心大讶，慌忙高唤自家丁：

啊，云烟墨雨可起身了么？快来观看，文公子不知那里去了。

春溶床上遽高呼，吓得那，对面人人主意无。立即穿衣同走到，齐称怪事好糊涂。想来主仆潜逃去，此刻多应上道途。香士闻言连点首，文公子，为因拆散凤鸾图，怀愤恨，每嗟吁，连日愁烦意不舒。想必潜行归去了，但不晓，为何作事并瞒吾？

当下谢公子一面说话，便自起身。遂命家人，快去内堂报知其事。

几个家童不暂挨，慌忙就，将情传报内堂来。太君母子惊还异，莫氏夫人吓一呆。共吁嗟，爱女入宫佳婿失，未知道，家门何事遇奇灾？太君姑媳同悲叹，燕柳双姨暗里猜：料为千金应选诏，因而气走小英才。可怜未识千金志，一片冰心隐素怀。只认此行真失节，负他夫婿侍皇阶。姜公当下临书院，细看情形把口开：

啊谢甥，汝等同居一室，难道少霞绝无口角相示此行何往么？

春溶答道一无辞，故此他，半夜潜行竟不知。想文兄，此去无非归父署，谅不致，祸生意外有羞池。但只消，姨夫作札江西去，呈底里，讨一回音剖曲私。那其间，自悉少霞何所往，免得个，举家疑感动愁思。谢春溶，一头说着姜公应，猛回头，忽见墙边一首诗。便起身，同与谢郎来细看，一声长叹语迟迟。分玉镜，断红丝，故使含嗔半夜驰。恁情由，气走东床无所怪，但不合，半宵潜遁故瞒之。

便问春溶：此诗系少霞何时所作，书此墙上？春溶答道：

昨日尚未看见，想是他临去时写的了。

姜公当下便回身，谢子相随入内庭。安候母姨常礼毕，略谈一会转书厅。与少霞，芸窗相伴多时惯，今日里，独坐无聊觉冷清。另想一回无可奈，只得个，窗前自去用功勤。慢谈公子书斋事，要说中堂内里情。太夫人，为见外孙潜自去，愁烦不免闷怀深。长叹气，短吁声，半是牵怀半是嗔。便乃攒眉和子语，可记得，去年汝妹托谆谆。令教照看年轻子，有故之时作字闻。今早少霞潜遁迹，还当作速寄书音。知他可否归家去，这期间，倘有差池却怎生！工部侍郎闻母语，便修书信不迟停。写完正自粘封固，却值云楼适转程。只为他，宋氏孺人居府署，欲归亲母款留殷。情牵此处姑和媳，每差遣，爰子前来探几巡。故此峻崆身早到，候安常礼见三人。姜侍郎，当时便与言其事，文表兄，今夜潜逃不别行。恁行为，甚属荒唐还可笑，想必是，从今母党断亲情。不知究竟何方去，我这里，欲寄书通伊父闻。却好侄儿来得巧，一封书，顺将携去府衙门。

托汝岳父，加封飞递至江西学署中便了。

云楼答应接书函，心下猜疑不便言。告退尊前移步出，绕回廊，自来书室问根源。谢家公子抬身起，姜云楼，便把其情问委源。何故表兄潜遁去，谢公子，微微一笑指墙边。

姜兄，请观此诗句，便知令表兄之去意也。

云楼见说举双眸，那壁上，果见文君笔迹留。便起身，仔细从头吟一遍，真个是，词情凄惋意风流。新诗看罢重归坐，也不禁，一口长吁点点头。

咳，原来文表兄为此而去。

这行径，亦可怜来亦可嫌，虽则教，吾家阿姊应皇宣，可也知，出乎无奈因豺虎，殊非是，故作相欺拆凤鸾。说什么，倾覆金盆

羞逝水，说什么，抛荒玉轸懒调弦。言忒过，意何偏，岂不晓，男可重婚自古言。未免荒唐呆特甚，竟为此，衷怀愤懑便私旋。

难道伊作此不别而行，将来连舅氏都可不认，断绝亲情了么？

云楼说着笑还嗟，香土言称话不差。书院闲谈多一会，姜公子，告辞仍去府尊衙。书函自托加封寄，按下其情不表他。要说吴家大小姐，连朝气恼瘦如花。祸根却是花姨种，因此上，成氏心中恨九华。向夫人，冷语谗言时弄舌，说小姐，初来新妇礼应嘉。早上是，候安必要黎明到，晚间是，侍立堂前亲献茶。每至三更方许退，可怜那，金莲小足立须麻。翻寻针线为操作，每日里，时刻寻疵与摘瑕。挽髻不容时样式，穿衣无许绮罗华。等闲更戒言和笑，少有差池责备加。待得威严多出格，大小姐，胜如带锁与披枷。强忍耐，暗咨嗟，自叹遭逢运未佳。

原来那吴夫人，是个无用老实之辈。亦且耳朵又系棉花做的，所以言听计从，无一事不依成氏调度。小姐病愈起身后，便欲归宁探望父母。成氏讽夫人说：新媳妇，母家未接，不许归去。姜府亦因心绪不宁，未暇相接。

那成氏，日久谗言惑主人，可怜苦了女千金。作女工，时时残线拖云髻，忆母宅，刻刻香罗拭泪痕。常日间，视膳问安堂上去，看了那，翁姑面色冷如冰。真偏促，实难禁，一听传呼意自惊。那一个，成氏更多刁促意，私下里，厨中吩咐管庖人：千金每日房中膳，尽具些，馊秽东西不可吞。摆的是，几碗几盘空好看，大小姐，免饥无奈略沾唇。新婚琴瑟虽雍睦，怎奈又，不敢闺房一语论。成姨娘，时刻潜于窗下听，不然亦遣腹心人。瑞征见此虽烦恼，却不便，为护娇妻与彼争。姜府赔房双侍女，成姨道彼态轻盈。未堪留侍香房内，恐防他，有感青年小主心。令去堂前为侍候，另挑侍女在房门。换两个，无知顽婢多粗蠢，服侍千金

空挂名。更有姜门双仆妇，亦尽教，充当粗使外边存。九华小姐真无奈，满腹愁思何处伸？迅速时光弥了月，姜府内，差人迎接女归宁。千金告别翁姑返，到家中，骨肉相逢喜不胜。提及惠英遭逼迫，大小姐，情关手足动悲声。兰姨恐惹夫人苦，忙即支开别话云。太太吞悲通款曲，这一向，翁姑相待谅和平。我儿何故多消瘦，他两个，艳雪香云怎不临？小姐因随吴宅婢，含糊不便诉慈亲。更防生母行乖戾，恐怕彼，卫护孩儿吵上门。反惹多余闲气恼，不如瞒却保安宁。小姐是，沉吟半晌方开口，婆婆说，艳雪香云并长成。不便房中为使唤，因此上，另将幼婢与儿身。夫人听了无词说，大小姐，住得三朝两日辰。吴宅相迎差使接，佳人无奈转夫门。且将按表杭州事，提起了，前次潜行文蔚君。

话说文公子，那日潜出姜门，到了城外。芹桂二童，便欲买一小舟渡江而去。文公子不肯，嫌舟行迟缓，不若起早迅速。

二童不便拂东翁，公子于时策玉骢。折桂采芹随左右，他两个，负荷行李步相从。时逢孟夏清和月，一路上，触目风光景物融。听得些，戏者管弦金谷里，又见那，游人车马画桥东。过桃蹊，沾衣欲湿桃花雨，穿柳陌，吹面不寒柳絮风。见几处，牧子荷犁耕绿野，见几处，山童抱瓮出芳丛。要须知，自来浙省繁华地，行到处，一片韶光锦绣同。文公子，主仆三人情自适，趲程途，晓行夜宿意从容。行来出了杭州境，这一日，却遇严陵地界逢。日色沉西时及暮，又遇着，四围云合雨濛濛。少霞主仆心慌乱，寻旅店，借问行人何路通？答道此为荒野地，客官们，行程何乃恁朦胧？此间那有招商店，除非向，前面村庄借榻容。说罢其人忙去了，文公子，心慌埋怨二书童：吾云天晚须寻宿，汝贪着，赶路言称日尚红。到此时，错过招商天又雨，却教我，黄昏何处驻行踪？二童便道休埋怨，再耽搁，恐使滂沱大雨冲。须速趲行



前面去，寻庄户，权为借宿一宵中。于时公子忙催马，三主仆，意急心慌走似风。一气跑来刚十里，方看见，前边隐隐有灯红。

折桂叫道：好了好了，望见几间房舍了。我们快去借宿。采芹道：正是有命了，我身上已被这小雨儿湿透哩。

主仆三人喜不凡，忙到那，灯光亮处叩双环。轻轻各把蓬门击，却好其中人未眠。启双扉，走出龙钟年老妇，见了这，三人行径甚茫然。慌忙启口将言问，你三位，尊客何来到此间？主仆乃将详细告，一宵借宿要从权。房金厚谢无相吝，我等是，失路相投乞见怜。老妪当时闻此语，堆着笑，十分欢喜谢苍天。

阿弥陀佛，你就是文公子么？我家奶奶正然在此，日日念诵。说他家止剩这一门远亲，身居富贵。要寄信去少求资助，好扶柁回乡。再不道公子今夜竟到了此处！萍水相逢，真是奇遇，快请入内，相见吾家主母。

妇人说着笑嘻嘻，公子心中惊又疑。恁事希奇从未晓，何来亲戚此间栖？三个人，于时只得相同入，那老妪，抢步当先把话提：

奶奶啊，日常说的什么族兄文大人做学使的，他家公子，巧巧到了，快来相见呀。

老妪高呼入草堂，文公子，相随举目看端详。但只见，桌边立起中年妇，还有个，少小闺女俊俏庞。慌促之间观不细，都穿着，浑身朴素布衣妆。灯前同在攻针黹，一大堆，剪尺零星摆案旁。公子上前忙答礼，那妇人，慌忙推住喜非常。殷勤答礼回呼女，这系汝，中表之亲见不妨。少女含羞遵母命，转娇躯，深深衿衽见才郎。文家公子忙回揖，见礼毕，女子回身自避藏。芹桂便将包袱解，主仆们，大家换去湿衣裳。妇人忙让多才坐，那老妪，矮凳连忙端两张。笑让他，折桂采芹同歇息，回身取火下厨房。烧茶奉客无须说，这里是，宾主寒温述细详。原来那，贫妇本为文姓女，叙起来，少霞远族一姑娘。椿萱久逝无兄弟，因此上，

母氏无依早嫁郎。其夫是，复姓慕容单讳裕，字承先，少年曾折桂枝香。立锥无地家萧索，最苦的，潦倒穷儒处窘乡。前岁方教稍得意，逢挑遇选掌官庠。因而到此严陵府，是一个，冷署闲官学正堂。老夫妻，花甲已周无子息，止有一，闺女小字唤纯娘。又谁知，广文莅任无多日，慕容裕，一命呜呼见冥王。遗下了，孤苦伶仃双母女，一贫如洗怎回乡？真苦恼，实凄凉，只得把，灵柩权为寄庙堂。家世孤寒房族少，六亲凋落与谁商？可怜他，一双母女无栖止，真好比，断梗飘蓬没主张。尚幸其，用得苍年一老妇，生来义胆有忠肠。伊家本在村中住，便将这，主母娘儿接下乡。茅屋数椽权止息，那老妪，本无儿女一孤孀，伊虽有，薄田数亩常荒废，主仆三人叹绝粮。幸而他，城内豪家多熟识，常常去，揽些针黹共衣裳。娘作粗来儿作细，老妪为人作洗浆。更又纯娘知翰墨，揽几个，乡村幼女小儿郎。草堂里面教书读，虽则是，修脯无多少贴帮。苦度光阴延岁月，可怜未识怎收场。那妇人，当时细诉根由事，说到伤心珠泪扬。手绢将来频擦目，文公子，当听诉此苦衷肠，知所以，得其详，不免为之亦感伤。含笑遂将姑母唤，却原来，两家感谊旧潘杨。逢邂逅，怨荒唐，小侄是，自幼随亲在帝邦。故里亲朋全不悉，怎晓得，远房姑母寓村庄。却谁知，今宵萍水为相遇，少不得，小侄回衙禀父娘。这其间，资斧自应聊少助，好撮取，姑夫灵柩返余杭。到家时，好教表姊完婚嫁，择一婿，半子堪为作靠旁。几句话，说得孺人深喜悦，忙道是，果能如此德难忘。嗟吾夫族人丁绝，论富贵，母氏惟存你远房。一向来，鱼雁无通疏失久，原思寄信乞相帮，又恐教，人情似纸难猜料，尊父母，无恤贫寒责我狂。故此迟疑多不决，怕教反惹面无光。难得个，今宵贤侄前来到，这正是，天遣相逢人愿偿。尊翁令堂应纳福，不知你，同胞几个弟兄行？有无姊妹金闺女，贤侄是，想已完姻入洞房？文少霞，答道双亲

多托庇，一兄一弟侍高堂。哥哥娶嫂名门女，姊姊红丝付谢郎。若问侄儿姻眷事，这却教，姑娘怨笑听荒唐。遂将那，惠英小姐情由事，一一从头诉细详。拆良缘，忿忿不平潜走避，遭苦雨，因而深夜到荒乡。少霞言讫长吁气，文氏殷勤劝慰将：事已如斯休懊恼，少不得，另求淑女续鸾凰。长谈一席茶来到，那一位，奶奶抬身便进房。开了橱门寻食物，满满的，零星糕饼四盘装。要晓得，贫家怎有佳酥点，只因他，小姐为人作嫁裳。针黹精工人并喜，因将食物饷红妆。今宵权以供佳肴，自是荒厨乏酒浆。当下孺人端出外，两盘置桌奉文郎。两盘便与书僮吃，斟上清茶笑逊尝。却愧吾，夜分荒厨馐膳缺，未能敬客具壶觞。权将这，些些粗点聊充腹，请贤侄，安置权居我对房。主仆于时同进食，些须物，二童犹未足饥肠。探囊又取干粮物，食罢壶中茶亦光。两书童，笑谢一声持火出，喂马料，将来安置扣东厢。回身方去开行李，那一个，老嫗携灯照应忙。开了对房门两扇，却喜有，现成草榻两空床。扫灰尘，便将上首安公子，二仆旁边合一张。铺设完时俱各睡，老嫗把，双扉掩好息灯光。行程主仆多辛苦，也只得，将就安身入梦乡。要说慕容双母女，一向来，三人主仆本同房。其时收拾俱归室，母女灯前话短长。文氏孺人长叹息，迟疑良久谓红妆：想我儿，青春二九摺梅及，似这等，孤苦伶仃谁与商？做娘的，抑郁年来多疾病，恁光景，深愁不测一朝亡。那时遗你孤寒女，守空闺，未定终身怎主张？喜今宵，天遣相逢文表弟，堪羨他，青年一表貌堂堂。言词委婉多亲谊，好个风流俊俏郎。闻得伊，原聘娇妻充禁御，我意思，欲将汝与续鸾凰。虽然教，两边门第天渊隔，待明朝，碰碰机缘与共商。若使三生多夙分，自可以，一言成就凤鸾行。这姻缘，为娘主意筹之熟，料想娇儿志亦偿。小姐闻言红粉面，婚姻事，低头不便答萱堂。听得个，旁边老嫗多欢喜，忙说道，奶奶之言主意强。试看他，

公子风流过宋玉，恰配我，千金美貌似王嫱。真倒是，天生一对佳夫妇，若许彼，谅没推敲参与商。主仆灯前言论久，时交夜分觉微凉。方才收拾归床睡，春宵短，一觉微矇透曙光。宾主起身将户启，看了看，一天雨意色苍茫。文家主仆心焦躁，没奈何，耽擱相留住草堂。文公子，悄与双双童子说，看他家，十分贫窘乏余粮，如何供得吾们膳，可取出，五两花银锭一方。送与慕容姑太太，在这里，一宵权住自无妨。两书童，将银取出来包好，梳洗毕，主仆抬身便出房。却好孺人妆亦整，出房来，两边相见话衷肠。纯娘老嫗厨中去，早点安排炒米汤。又煮两盘茶叶蛋，摊成薄饼色微黄。那老嫗，匆忙捧向中堂献，文氏殷勤逊客尝。更让二童厨下吃，少霞用毕叫姑娘。袖中取出花银子，呈上尊前道细详。这一点，薄敬些微聊表意，望祈笑纳乞收藏。孺人不肯多推让，文公子，再四言之始受将。于时便，命嫗市中为兑换，买到了，菜蔬鱼肉一篮筐。多娇烹饪厨中办，老嫗添薪釜底忙。忙乱多时方煮熟，草堂里面具壶觞。一碗酒焖樱桃肉，虾饼煎来色嫩黄。银蛋炖成甜更洁，玉羹调出美非常。三鲜洋菜麻油拌，巨口鲈鱼笋片汤。肴馔不多刚四色，村醪沾得郁金香。主人敬客殷勤劝，早不觉，醉了文家年少郎。上下于时同膳毕，那老嫗，烧茶收拾好匆忙。纯娘自在厨中食，只因为，回避生人身躲藏。二童吃罢堂前去，抹桌揩台共与帮。含笑斟其茶两盏，孺人便，从容闲语叙衷肠。含欢启口称贤侄，有一句，不揣之言试共商。就是这，小女纯娘今十八，家贫犹未择东床。虽则教，蓬门陋质难称美，却倒也，四德三从礼法详。翰墨颇还知一二，女工针黹算精良。怨无知，鄙衷羨你名流客，诚斗胆，欲以乌鸦配凤凰。勿笑其，面许婚姻多造次，且喜这，愚姑赖忝旧潘杨。恁情由，郎君不弃如云可，真乃是，缘结三生岂泛常。道罢主人含笑面，文公子，时间被酒兴多狂。忘顾忌，欠筹量，微笑含糊答应忙。

这婚姻，荷感姑娘垂错爱，今日里，一言为定又何妨？料想那，椿萱大约无词说，这乃是，天遣奇逢到此乡。公子言时文氏喜，那旁侧，采芹折桂共彷徨。暗思公子多沉醉，作事全然不付量。这姻缘，父母尊前犹未晓，如何擅自定红妆？亦况且，两边门第高低别，为什么，一口轻轻就允将？到江西，告与双亲如不肯，那时节，事须弄得费周章。二人思想心中急，暗嗔着，文氏求婚话倒央。不说二童睁怒目，再言公子叫姑娘。春蔼蔼，笑洋洋，道是多承雅爱长。许我东床为坦腹，这正是，天缘有在岂同常。怎奈何，客边愧乏千金聘，只得个，见意聊贻帕一方。言讫腰间忙解取，是一幅，挑罗素帕珮鸳鸯。躬身含笑呈姑母，这一丝，聘物虽微情自长。文氏欣然忙接过，亦取出，家传古帖十三行。将来回赠文公子，少霞是，称谢遂于拜匣藏。姑侄二人多喜悦，谈谈说说及斜阳。用其晚膳俱归室，两书童，埋怨多才欠主张。

公子平时何等精细，今日为甚如此孟浪也！

无端吃得醉沉沉，与他家，萍水相逢就定亲。这姻缘，归告堂前如不允，那时候，却看公子怎调停？真造次，欠思寻，一诺千金出口轻。亦怪这，奶奶真教无道理，几曾见，谁家当面许婚姻？片言点醒风流客，此刻是，酒意全消悔亦生。埋怨二童该早说，这些话，方才何不对吾云？

采芹道：方才因见公子吃得沉醉，若插嘴时又好讨骂了。且当着人家，叫小的们怎生说法？

少霞听此默无言，那折桂，又乃含欢道事原。常听说，公子十分高眼界，少夫人，必须绝色美婵娟。续聘这，慕容小姐虽非丑，那及他，姜府千金貌十全。怎使忽教低了眼，采芹微笑也开谈：

桂兄弟休说这话。据我看来，世上女子若要比上姜小姐的，却也稀逢罕有。得能及似吾家小姐，也就算是美貌的了。好像兀自不如这慕容小姐，生得又黄又瘦，倒与大少奶

奶初来时有些彷彿。想是夙有缘分，故教公子便低了眼色。

竟看中了。事已如斯，我等不消说了。

二童议论笑吟吟，公子无言暗自评：芹桂所云诚不谬，适才端为饮多樽。忘顾忌，涉昏沉，冒失将来一口应。既定婚姻难悔约，亦只好，凭他丑陋与娉婷。前定那，惠娘倒是无双貌，怎奈又，与我无缘入掖庭。思想不禁兴叹息，三主仆，上床一觉至天明。忽听得，外边乱击柴扉响，那声势，吓得人人吃一惊。两下房中俱各起，采芹抢步去开门。原来是，城中秀士韩宗坦，关切这，母女因来报信音。为见那，到处地方挑秀女，恐怕他，纯娘被选入宫庭。

念向日师生之谊，故此特来告知师母。令其早为潜避，勿使骨肉分离，后悔无及。当下文氏便将昨日邂逅相逢族侄，已将小姐面许为婚一事，述与韩生。于是那秀才即请公子相见。

两边见礼叙寒暄，宗坦将言道事原。既是东床今在此，与世妹，无妨草草毕姻缘。待吾作个氤氲使，省得个，祸到临头难主专。说得孺人连点首，只虑这，匆忙无备怎成全？愁烦不免双眉锁，文炳嗟吁暗自言：

咳，这也真正奇了！

莫非吾命犯鰥孤，因此上，夙友鸾交不易图。才见他，惠妹无情分半路，难道说，纯娘又要拆中途。论婚姻，今番若再成虚诺，少霞也，从此灰心宁使无。公子沉吟愁更笑，韩生催促勿含糊。

啊师母，事不宜迟，快些办理。休待临时祸及，分诉不来，便悔之晚矣。

秀才催促事从权，那两个，好戏书童各笑言：既是先生多美意，吾公子，身边带得有盘川。就此去，城中速把花银兑，买物事，有恁烦难办不完？秀士欣然连道妙，于是那，孺人觅取宪书观。

刚凑巧，不耽延，却好良辰即是天。文少霞，忙去房中开拜匣，称出了，白银卅两付生员。含笑云：生疏不识城中市，这件事，奉托先生料理全。那一个，秀士欣欣来允诺，告别了，便同折桂入城垣。

话说他二人到了城市，钱铺中兑了银子，买几枚炊饼吃了，便去租了新娘服式。叫得两个厨役，买些菜蔬、鸡鸭、鱼肉、花炮、香烛，一切零星应用诸物。又到衣铺，买了一顶半旧绸帐以及衾枕等件，置办已毕，韩宗坦便命两个厨役并同折桂，分着拿了，先去村中。

韩宗坦，忙忙料理兴偏赊，顺便又，相约同窗景上花。少年人，喜见新闻观热闹，也便就，乐从同步路三叉。却喜这，荒村离市无多远，炊许刻，早到茅檐蓬草家。那一位，文氏孺人真喜悦，谢周旋，十分感激德无涯。文君迎接同相见，宗坦余银交少霞。公子殷勤亦笑谢，草堂中，一时打点事如麻。两庖丁，磨刀洗镬厨前去，忙得个，鱼肉鸡鹅历乱拿。那孺人，支帐安床偕仆妇，又要去，妆台打扮女娇娃。早惊动，东邻西舍纷纷至，庆贺这，赘得东床出贵衙。亦各送，薄薄添妆为助嫁，挤得那，小堂满满闹喧哗。同致贺，共争夸，羨煞新人福分佳。男女不分声一片，倒惹得，文君亦笑亦咨嗟。韩与景，二生戏耍同帮助，倒也是，款待新郎三遍茶。粗粗的，一霎调停诸事备，行婚礼，房中扶出女如花。

没有喜娘，便请了两个双全村妇，搀了出来，交拜成婚。

韩宗坦及景上花权代候相之职，共立一旁，吟诗赞礼。

扶得新人出草房，韩与景，笑吟诗赋请才郎。于时公子衣冠整，并立红毡体度庄。交拜完时参岳母，文孺人，今朝之喜是非常。整衣回礼连呼免，新夫妇，又谢青衿人一双。更有那，大众乡民男女辈，看热闹，同声喝彩美东床。挨挤挤，闹嚷嚷，一片喧哗

笑满堂。送得双双归洞室，坐床撒帐献糖汤。迨午时，草堂上面开筵席，款待新郎具酒觞。韩景二生陪着坐，其余邻舍列东厢。农夫村妇欢呼饮，大嚼豪吞酒已光，忙又央人沽买至，吃得个，呼么喝六喜如狂。孺人老嫗多忙乱，幸有书僮照应帮。偏值阴阴天下雨，忙得他，人人带水又拖浆。时交下午方才散，诸邻舍，谢别纷纷自去将。那二生，本欲送房留作戏，恐怕这，夜深雨阻返城墙。此间事毕黄昏后，花炮流星要送房。折桂采芹同作耍，笑吟吟，双擎红烛照新郎。

采芹笑道：桂兄弟，我是不会词令的，你来说几句吉利话呀！折桂笑道：这个容易，等我来。

桂童说着笑盈盈，吉利言词顺口吟。今日屏开金孔雀，他时怀抱玉麒麟。吾公子，早上行云暮行雨，到处巫山遇美人。两个童儿言讷笑，少霞低喝莫胡云。于时步入新房内，顺手轻轻掩上门。新妇含羞低首立，文君举目细观明。那姿容，梨花白面微嫌瘦，翠鬓双分薄似云。眉画春山腰比柳，眼凝秋水口含樱。看起来，虽非绝代倾城色，似玉如花亦足称。若比他，前聘佳人姜表妹，这却是，新娘止算脚边尘。心辗转，意沉吟，半是愁烦半是欣。良久迟疑称小姐，低低说，天缘奇遇这婚姻。三星在室休辜负，近前来，挽手催眠促起身。小姐含羞同入帐，自然是，周公之礼不须云。春宵易过天明起，文公子，梳洗堂前去谢亲。文氏殷勤来接待，那两个，童儿叩见小夫人。光阴转瞬三朝过，早来了，向日攻书小学生。公子相回教散去，将言笑谓女钗裙：似这般，尊居浅窄惟容膝，集此多人闹怎禁？自古以来，止见男儿悬绛帐，几闻女子表师尊？既然小姐归文氏，今后无消作此情。说得纯娘连应是，孺人笑说为家贫。少霞便取花银出，从今后，自己盘缠度日晨。慕容娘，得适贵人多逊让，文公子，乍婚淑女颇温存。同鼓瑟，共吹笙，早不觉，忘却前婚姜惠英。有时节，彩笔分题



成小句，有时节，焦桐共理试清音。有时节，灯前遣兴棋双奕，有时节，月下开怀酒一樽。文少霞，得此新婚琴瑟乐，他倒也，竹篱茅舍白甘心。止惟那，书童两个心中急，刻刻时时催主人。挈眷快些该返署，此间岂是久居停？文君不决迟疑甚，再四筹思细讨论。在中途，孟浪一时婚此女，携归去，双亲必定要生嗔。爹爹责备犹还可，最惧怕，母氏威严十二分。不告而婚非正理，这场责罚怎容轻？更虑其，因斯姑媳伤和气，岂不使，误了纯娘一世人。欲待教，独自而归抛此去，又牵怀，孤单母女住荒村。难委决，费调停，不禁长吁叹一声。小姐听时含笑问，官人何事动愁心？莫非是，犹然系念姜家姊，故此愁烦叹恨频？可须知，已失名花难再得，劝君不必闷沉沉。奴今虽是粗妆貌，妒念从来却不生。待君家，异日功成名就后，那时节，明珠何惜易倾城。天姿国色终须有，又何妨，广置名姬充下陈。小姐当时为此语，文公子，亦嗟亦笑谓佳人：此言谬论真非也，吾却是，纳闷含愁端为卿。遂将这，所虑情由详细告，纯娘亦，愁烦不免锁眉痕。沉吟良久开言说，君何不，遣使先通一信音。若得翁姑无甚怒，那其间，相借便可转家庭。奴今既嫁为君妇，难道说，为此从今躲一生？这个是，不告而婚原欠理，拚教责备我无嗔。一任他，姑蟑逾格威严重，为妇者，屈抑原应俯首遵。劝君家，不必迟疑多恐虑，岂不晓，常谈俗语古人云：丑媳妇，终须不免翁姑见，事已如斯待怎生？住此荒村非久计，早些归去始安心。即今作禀将书写，差仆使，请示高堂莫再停。那纯娘，一壁言时身立起，自将文具案前呈。抽开彩笔先端正，裁得红笺是现成。香墨磨浓诸事备，扯开竹椅请文君。少霞一笑身归坐，只得挥毫作信音。问候起居先叙过，既而提到自婚姻。重辗转，又沉吟，只索从头委婉陈。先表他，姜妹承恩抛旧约，始叙这，纯娘续配结新亲。一时冒昧行差事，不肖孩儿知罪深。这姻缘，不告而婚祈赦宥，

未知道，可容挈妇至衙门？特差童子先归报，请示高堂听处分。恭候金安书结尾，一句句，无非恳切乞慈恩。书完即付纯娘看，小姐忙将封固成。贴好红签开信面，文公子，出房便唤二童云：汝知吾，一时造次有差忽，邂逅中途结此姻。欲与偕归归不得，恐防堂上怒非轻。因而再四来思忖，只得遣，汝辈通知先一行。

吾已写成一封稟启在此，即遣汝二人不拘那个，先往江西学署一行。告稟老爷太太，请其示下，看是如何说法，再作商量，以定行止。

若得个，堂上宽宏没话言，方可以，一同归去见椿萱。倘教悉此生嗔怒，那只好，另作调停再善全。做儿曹，受责庭闱甘忍耐，却教这，慕容太太意何安？并非吾，多余要汝奔驰路，端只为，主母平生性最严。且喜有，马匹现成骑了去，计程途，来回不过十余天。吾今住此权相待，即日长行不可延。言讫遂将书信付，又称银两给盘川。二童当听东君命，一个个，皱着眉儿意不然。接过书函无奈应，那折桂，含愁便对采芹言：

芹哥，这差使你去罢。我比你小些，独自行路有些害怕，倘遇歹人，如何是好？采芹道：哦，路上有老虎吃人哩。你不去时，我也不去。折桂道：这也凭你，与我何干！横竖打死我也不能一人独往，其奈我何。

二童争论共推磨，内房中，走出纯娘笑解和。这件事，总怪吾家无道理，因教带累受奔波。不须争执休推诿，自然是，年长之人干练多。此去江西非险阻，谅无失错与差讹。原知行路多辛苦，这也教，事到疑难没奈何。小姐殷勤来劝谕，他两个，当时怎服女娇娥！愈加作难同争论，急得多才把手搓。不觉心中生了怒，开言正色一声呵：

啊采芹折桂，汝二人何得如此无状，忒也荒唐了。主命当依怎敢违，何为作难故相推。采芹年长该前去，折桂相留

在此随。只怪吾，一向和平恩若辈，因致汝，奴才藐视失其规。多才说着严嗔发，始得那，童子无言把首垂。于是采芹辞出外，低低说：无端娶此女娥眉。一贫如洗真堪笑，日用难敷没立锥。况又容颜非绝色，怎及得，舅家小姐美花魁。天地间，恁般女子知多少，我尚无将正眼窥。恋在此间何好处，似这般，恩恩爱爱乐房帷。行失算，惧难归，要我奔驰往又回。童子咕哝私抱怨，文公子，微微听得皱双眉。欲思发作抽身起，小姐相拦玉手推。含笑云：若辈小人无足较，本来也，寒门委实少光辉。他今既已前行去，官人你，息怒无须再发挥。当下纯娘含笑劝，少霞点首不相追。

不表文君将性子按捺，却说采芹负气出来，牵了马匹，早饭也不曾吃，一径长行去了。

来回尚有十余天，这一壁，略按其情且慢言。要提他，姜氏千金贤孝女，一白那，强遵玉诏别家园。真可惨，是堪怜，死别生离苦万千。最伤心，祖母高堂慈爱重，只指望，此生永远侍尊前。却谁知，忽教平地风波起，活泼泼，骨肉分抛去北燕。只恐防，祸及家门佯奉诏，断不肯，承恩侍帝弃前缘。到那时，完名保节无非死，负煞了，祖母深恩十五年。更悲哀，父母并无兄与弟，因此上，方教爱女胜于男。累高堂，辛勤枉费心多少，欲图报，今世须知无望焉。除非教，死去阴曹求冥主，仍去到，姜门为嗣奉椿萱。恁痴心，无非姑作空中想，还只恐，未必阎君任主专。倘若教，骨肉重逢能有幸，倒不使，今生失散不团圆。又念他，雁行姊妹从斯拆，分手日，匆促无营嘱一言。那吴家，未识可容吾姊返，也到底，少教父母慰心田。更牵怀，二姨一向多情义，分手悲啼苦万般。料必能，听我叮咛为尽职，愿只愿，合门无恙报平安。心切切，泪涟涟，寸断柔肠意若煎。恨杀他，柏贼狂为行逼迫，亦叹彼，文君枉负意缠绵。真个是，千行痛泪朝朝滴，

真个是，万种愁思刻刻牵。最伤心，萱室椿庭成永诀，从此后，除非魂梦得依瞻。可怜他，兰襟辗转悲难已，只落得，对食忘餐夜失眠。这多时，不觉煎熬花貌瘦，长吁短叹闷恹恹。虽有那，琼笺翠墨时相劝，小姐芳心那得欢。出门来，正值韶光迎眼媚，行到处，依花傍柳渡前川。怎奈何，玉人对景无心玩，一路上，梦在香闺醒在船。趲程途，宿水餐风离浙省，这一日，广陵地面暂停延。

话说是日船泊广陵，江苏省内亦早选有百名秀女，装了两船，搭帮同走。

小姐其时悉此缘，便教传谕二阉官。即然遇此多宫女，可令彼，过我舟中试一观。那两个，内使未能违雅意，乃传令，邻舟诸美过官船。摇玉珮，动金莲，招展花枝簇簇联。座上千金徐立起，微飘星眼细详瞻。但见他，环肥燕瘦形无一，却倒也，粉白脂红各具妍。内有二名尤出众，都生得，风流娇艳态嫣然。面如二月桃含雨，眉似三春柳带烟。姜小姐，指问双娇名与姓，答道是，一称惜惜一怜怜。红颜薄命多孤苦，父母双亡在幼年。寄食东篱难度日，因此上，报名自愿赴幽燕。玉人闻语深嗟惜，那心中，甚爱双双花貌鲜。辗转兰襟存主意，便将这，二娇留下侍妆前。其余遣退无消说，早惊动，内使前来问此端。小姐乃将心曲诉，你可晓，我今虽是奉皇宣，

这带来的两个侍儿，却是无辜之辈，何必累他白头一世？故留此二人相伴，即遣二婢回去。拜烦二位公公，命人唤一小艇，遣使送归浙省为感。

那两个，内官本欲不依将，当不得，执拗千金再四央。只得依从来允诺，两婢子。满心不忍好悲伤。携绣袂，诉红妆，怎使双双返故乡？主婢们，生死愿甘同一处，就便作，长门白首亦平常。这而今，千金已是伤心极，小婢等，怎忍相抛返浙江？伊二人，

陌陌生生留作伴，恐未得，殷勤服侍慰凄凉。双双说着齐悲泣，小姐闻言泪满裳。掩泣再三重慰谕，这桩事，非干汝等硬心肠。是吾不忍为相累，又何必，主婢齐教撇父娘。汝可知。宫内红颜千万众，似若辈，姿容那得沐恩光。那其间，长门白首徒嗟怨，倒不若，硬着心肝早散场。我此时，心乱如麻难作字，汝二人，归家为我候高堂。只说我，平安一路身无恙，劝夫人，不必牵怀挂念长。保重加餐诸自爱，切莫教，忧思勾起病为殃。百凡排遣开怀抱，权只当，不孝闺女自幼殇。堂上太君同此意，老年人，尤宜珍重免欢肠。并劝令，老爷为此休悲忿，怡岁月，诗酒娱情仍照常。那一个，作对军门虽可恶。要知道，自家势力未堪降。偶同暗对言须谨，切不可，使气和伊去逞强。恐致一朝重构衅，那时候，岂非祸又起萧墙。老爷素性吾知悉，这句话，切记归家不可忘。更为我，致候二姨烟与柳，奉主母，家庭照拂赖周详。我而今，万般看破无牵挂，惟痛这，父母劬劳德未偿。自此生离犹死别，大料也，从斯不得返余杭。但祈天佑亲无恙，吾便就，瘞玉埋香也不妨。自古有生须有死，凡为人，惟希留保姓名香。姜小姐，一边嘱咐连挥涕，说得个，翠墨琼笺欲断肠。手挽千金同跪倒，放悲声，一齐大哭泪珠扬。玉人扶住增凄感，手执皎绡帕一方。掩泣多时强忍住，将言慰谕二红妆：休哭泣，勿凄惶，要晓得，人世原如梦一场。似这般，离合悲欢常亦有，你两个，莫教惹我反心伤。今生或者还相见，只要吾心善主张。到京师，沥血陈情求圣主，亦可以，竟蒙恩赦出京邦。二环听此悲微止，兀自呜呜咽住腔。无奈千金催得紧，也只得，含悲叩别出官舱。轻舟早候联帮泊，发过了，小小行装两只箱。主婢们，无可如何分手别，唏嘘各自泪汪汪。那两个，内官当遣人相送，这一整，二婢归家且慢详。再表惠英姜小姐，虽则教，忍情遣去二梅香，心已碎，泪成行，不见知心婢一双。顾影自怜添怆恻，便起身，看

他两婢泛归航。牵锦幔，启纱窗，凤目微飘向外张。只见轻帆归已杳，止余云影接波光。周回四顾家何在，惟只见，两岸晴烟锁绿杨。无限伤心无限恨，这时候，不禁欲断俏肝肠。放悲声，金莲一跌成长恸，宛转哀号自忖量：保清名，迟早终须捐此命，又何必，苟延残喘日忧伤。你看这，眼前一片汪洋水，竟何不，及早拚生赴洛湘。痛只痛，骨肉一门成永诀，愿只愿，魂归故国见爹娘。玉人辗转悲无已，那旁边，怜惜双娇笑脸装。各自殷勤为解劝，温言细语善趋跄。千金哭了多时候，忽地里，止泪停悲整绣裳。扯起罗衫蒙粉面，踊身跃出碧纱窗。鸣玉珮，响珠珰，风拂仙裙翠带扬。一决芳心来得速，登时早入水云乡。惨凄凄，珠沉玉碎情丝断，悲切切，绿暗红愁壮志长。可惜娇年方十五，皇天不佑女才郎。真可痛，实堪伤，遇此奇灾一旦亡。自是红颜多薄命，古今来，佳人几个好收场？君不见，红尘一骑花含笑，青塚千年草独芳。画篋重翻余蛱蝶。玉环再见赋鸾凰。似这般，裙钗历代何容数，姜小姐，今日遭逢乃例当。若要教，有貌有才兼有福，除非是，另翻造化祷穹苍。只可惜，吟椒咏絮才无匹，只可惜，赛玉羞花貌绝双。只可惜，多智多能贤女子，只可惜，全贞全孝好红妆。一旦里，娇躯竟尔埋鱼腹，止落得，异日流芳姓氏彰。当下千金投入水，吓坏了，怜怜惜惜未提防。伊二人，出其不意无拦阻，只得个，高啜流莺叫唤忙：

啊呀呀，了不得也！姜小姐投了水了，你等众人快来相救，不可迟误。

中舱内，娇喉高啜似流莺，吓得那，两个官官失了魂。跳起来，急唤舟人和水手，快火速，河中捞救女千金。煌煌圣旨求佳雨，倘若使，失此娇娥无处寻。大叫狂呼人并孩，诸舟子，立同跳入水波心。满河中，乱寻乱摸团团转，急流处，抓住罗衣一把拎。急忙送到船头上，两内使，亲自前来救玉人。但见他，小姐花容

如纸白，双垂凤目失芳神。时间不免多惊骇，控清波，急取姜汤灌一巡。自是千金该不死，早不觉，三关气透渐苏醒。泼梭梭，两行珠泪如泉涌，吐出娇啼惨惨声。此际众人皆大喜，内官二位始安心。中舱唤出怜和惜，扶进千金姜惠英。可与他，换去湿衣重挽髻，用心服侍莫离身。二娇答应称知道，共挽佳人款款行。二位钦差舱口立，见他小姐得还魂，先是喜，继而嗔，便乃齐齐作色云。

话说那二位钦差，求此殊丽去献天子，欲图恩宠。今见小姐投河觅死，不免吃惊。见其救醒无恙，自是欢喜。却恐其心不歇，再觅无常，便乃一齐作色诘问道：姜小姐，好端端何得寻此短见？要知汝若有恁差失，咱家少不得仍向汝父讲话。你当明白，下次不可如此。此去皇宫，咱那万岁爷乃是风流天子，以你才色，怕不宠冠六宫，为后为妃，正不可量。日后好处，实乃无穷，休使糊涂，执之一见，不识好歹。小姐答道：承蒙二位明训，固是不谬。只恐我姜惠英，红颜薄命，无此福分，奈何！所云有甚差池，仍与吾父理论，未免忒也欺人之甚！难道是我父母令女儿寻死不成？我想尔等阉寺，与同姜氏，既无夙怨，又非世仇，何必肆行威福，作此冤家？事经及此，谅亦不能中改，今日一句实言，对尔等说了罢。

古今来，烈女何曾肯二天？吾此去，无非曲意为椿萱。而今已到中途路，这干系，父母应须早卸肩？譬比教，染疾一朝身忽殒，难道说，也须波及我家严？朝廷明圣应相谅，汝两个，与我姜门非宿怨。何必肆情行恐吓，声声口口奉皇宣。可也知，朝廷命你求佳丽，止令取，无主娇花供御前。岂有教，皂白不分行逼迫，将人硬劫赴幽燕！玉人说着一花容变，说得那，内使当时没一言。便乃回身舱外去，命手下，传言惜惜共怜怜：

着汝二人，好生服侍劝慰，不可怠慢。倘姜小姐有甚差池，少不得惟汝等是问。

于时那，二女闻言答应忙，便相劝，千金更卸湿衣裳。惠英至此真无奈，也只索，另换罗衣草整妆。怜惜旁边同服侍，梳云掠月沐香汤。一时更换皆完毕，扶卧沉香小榻床。频奉热茶殷劝慰，姜小姐，无言辗转白心伤。谋不遂，志难降，痛断千回百折肠。

咳，我姜德华，何事天生恁般命苦也！

已拚此命丧波涛，为什么，又使还魂气不消？想必未应亡水内，定须缢死在蛟绡。残生留得成何用，少不得，仍是拚将命一条。无非教，两次三番多受苦，想必我，生前注定劫多遭。真苦恼，怎煎熬，百计千方无所逃。我死一身何足惜，痛只痛，高堂负煞二劬劳。玉人思想心如割，一翻身，袖搵香腮泪又抛。幸有他，怜惜二人皆慧黠，在旁边，温言细语劝多娇。千金至此真无奈，也只好，姑向前途再处调。于是兰舟鸣画角，挂云帆，顺风直上广陵潮。三五天，行来早抵清江浦，那两个，选美差官议事苗。期限已逾三月满，计程途，皇都距此尚迢遥。那其间，倘加处问如何好，莫使图功祸反招。

于是商议：舟行迟缓，且更迂道，不若起早为佳。得此绝色女子，先献御前，怕不各邀恩赏。

二人议定各欢心，于时便，渡过黄河起早行。向驿中，讨得官差车廿辆，装载了，一班秀女百余名。

当时安顿姜小姐与怜怜惜惜二女，共坐了一辆大车。其余女子，一一分载。两位钦差，并各从人，俱各骑马护送。崎岖陆道起烟尘，姜小姐，玉质娇娇受苦辛。真个是，扑面风沙迷风眼，真个是，满怀悲愤乱芳心。没奈何，朝朝强食兼程去，这一日，早抵山东一省城。小姐车中心忖度，看看将已到都门。



须计较，怎区分，岂作含羞负耻人？父命媒言身久字，那图富贵丧清贞。不能再作苟延活，早作商量是正经。想到其间眉紧促，叹口气，凄然难忍泪沾襟。

咳，有甚商量计较。能于脱此网罗，无非仍觅一死而已。

父虽囑，直吐哀情恳九重，抑或者，得邀恩放返家中。又恐防，君皇见我残妆貌，反惹得，风月心怀情愈钟。那其间，安得轻轻为赦免，也不过，死时殉节活时从。逆君皇，还愁更触龙颜怒，岂非是，连累双亲罪不容。且恐那，宫内人多防护紧，那真教，鱼投沟水鸟归笼。反弄得，身如傀儡难为主，倒不如，早觅无常一命空。默自沉吟芳意决，惟只有，难抛父母恨重重。情怎忍，计全穷，想后思前泪满胸。万恨千愁无可诉，芳心忖度及家中。

咳，我这一死，祖母严亲，虽亦悲痛，尚还稍可排遣置之。惟有慈亲，素多郁疾，倘闻女儿凶信，只恐苦坏了老母也！

叹萱韩，此生未得庆宜男，将我是，好比珠擎掌上看。这一生，本拟膝前常侍奉，学他个，承欢取乐舞衣斑。再不料，忽教平地风波起，与父母，一霎分抛骨肉残。我虽教，视死如生全节操，痛只痛，慈亲晚景叹孤单。心怎舍，意何安，这件事由是不堪。虽托他，燕柳二姨勤劝慰，料慈母，那能忘记便开颜？好教吾，为人子者心何忍，真倒是，生又难时死又难。欲保残躯安母意，当不起，败名失节恁羞惭。但祈死去森罗殿，见冥王，细以哀情诉一番。求得个，转世再为姜氏子，报亲恩，相依久久永承欢。玉人一路呆思想，真个是，万箭攒心痛泪弹。那身旁，怜惜二姬频解劝，早不觉，行行又看日衔山。沿途茅舍炊烟起，一阵阵，鸟雀争栖噪树间。见此不禁添惨切，口占一绝解愁烦。

诗曰：

远树遥看锁落晖，何堪逆旅见春归；  
伤心不及双雏燕，犹向斜阳傍母飞。

新诗吟罢泪重流，怎得消除万斛愁？已是沉沉幽思结，何禁此，子规啼彻陇头秋。须臾早看天光晚，一伙人，寻觅招商旅店投。安顿千金居正室，闲房分住燕莺俦。那二位，钦差自在前厅歇，地方官，供应安排件件周。却说惠英姜小姐，下车拭泪款莲钩。怜惜左右扶红袖，慢踏香尘到里头。看了看，虽是村居山僻处，却倒也，窗明几净景清幽。玉人歇息权归坐，解渴聊吞茶一瓯。少刻黄昏呈晚膳，千金怎得下香喉？便说是，吾今饱闷无思食，汝二人，收去同吞不用留。言讫回身闲处坐，怜与惜，殷勤进劝美娇羞：

姜小姐，还是早上用了半碗面茶，中膳也不曾好生吃得一点，岂不要饿坏了？敢劝少进一口晚膳，保重尊躯。有恁心事，看开些方好。

已是千愁万恨多，何堪饮食不调和。还宜珍重千金体，莫使愁魔添病魔。久传知，圣上风流非暴主，得遇这，尊容美丽赛仙娥，叨宠渥，沐恩波，还只怕，后福绵绵较胜初。既遇他，天上重栽连理树，姑置却，人间旧约凤凰柯。譬比那，今番入选诸闺秀，谁都是，失父亡母少弟哥？这其间，只恐亦多为逼迫，拚得个，长门去唱白头歌。可也知，离愁别苦皆如是，亦只索，残喘姑延没奈何。一群人，假使伤心皆似尔，还只怕，齐教哭煞见阎罗。二人说着桃腮笑，姜小姐，听此微微展翠蛾。破涕不禁为失笑，将言便谓二娇娥：

罢了，不用说了。承汝二人美意相劝，争奈我自觉心口闷塞，食难下咽。一路车惊马骤，汝等也辛苦极矣，各自去用些晚膳，收拾了好早早安息。我这里无消待候，只取一盏

茶来便是。

小姐当时谕惜怜，二人难拗美婵娟。添兽炭，煮龙团，一盏香茶手自煎。捧上惠英姜小姐，方自去，各人用膳不迟延。一时餐罢收开去，取得兰汤到里边。服侍千金为浣沐，促其掠鬓卸钗钿。玉人摇首称休揽，一回身，斜倚妆台默默然。二女当时难勉强，各皆含笑不多言。自家便去将妆卸，净手更衣掩镜奁。绣被熏香铺设好，奉邀小姐去归眠。

一齐叫道：姜小姐既不用膳，尽呆坐在此则甚？一路风尘劳顿，自是辛苦，敢请早些安置了罢。

德华俯首正沉吟，听得催眠不动身。半晌迟迟方启口，汝两个，不妨自睡莫催人。吾今性喜深宵坐，早睡还愁梦不成。恁长天，汝等行程辛苦甚，不消侍候此间存。承照拂，谢殷勤，愧我无知带累深。可各回身安睡去，吾在此，灯前少坐不妨情。二人听说微微笑，这个是，小姐无眠怎敢行？须待贵人安置毕，方才归寝得安心。千金岂不知他意，耳听遥街已一更。暗道恁般防备紧，齐齐守到几时辰？沉吟便乃抽身起，假作归眠诳二人。不解罗衣妆不卸，并连绣履入鸾衾。呆默默，静沉沉，故作朦胧倦不胜。紧合星眸舒翠黛，微闻兰息出朱樱。云鬓半侧金钗坠，玉腕横斜宝钏明。二女旁边观此态，惜娘微笑语低声：

啊怜姊，好笑这姜小姐，才说喜坐深宵，从不困倦，不道此刻头方着枕，便自沉沉酣睡去也。

怜娘亦是笑微微，莫非他，假睡佯装故作欺？说着齐齐临榻畔，轻摇绣枕唤低低。惠英此际佯无觉，故意的，双合娇眸倦若迷。二女遂将罗帐放，自回身，一同归寝把灯携。言悄悄，笑嘻嘻，共议今朝莫解衣。

倘若听他有甚动静，好起身得快。怜怜道：正是，妹子说得不差。将火煤种儿也放在里床，恐灯烛灭了，取火便

易。

二女低低议定言，于时就，和衣入被共归眠。须知正在年轻幼，没一会，早已沉沉睡得甜。不表双双同入梦，单言假寐女婵娟。耳听二女沉沉睡，悄悄的，坐起身来启帐观。但见那，红烛烧残已结花，沉沉夜色四无哗。宵及半，月初斜，怜惜床中睡正赊。此际慌忙临绣榻，真个是，又悲又喜自嗟呀。

呀，我姜惠英，此时不死，尚待何时？可不必迟疑自误也。

姜小姐，芳心一决不迟延，步轻轻，慢款莲钩悄悄然。想了想，欲乞圣恩遗短表，恐死后，朝廷震怒父株连。抽竹管，取花笺，不道盂中水又干。没奈何，只得权将香唾代，娇躯坐定墨轻研。书未作，烛偏残，取过忙将玉甲弹。谁料蜡融将烛灭，登时满屋黑漫漫。时间急坏多才女，轻跌金莲叫上天。何事与奴偏作对，忽教烛熄一时间。正思遗表求明主，免使身亡父受冤。不意烛光随手灭，好教我，暗中摸索是难堪。适闻怜惜同私语，火具藏他床里边。若相寻，必使双双惊立醒，那时候，反教弄得更防闲。想来想去真无法，呆呆的，不敢嗟吁暗泪涟。正自凄惶无奈处，早听得，铜壶滴漏四更传。难怠慢，怎迟延，黑暗里，摸向沉香小榻前。解取腰间长绣带，悄悄地，寻张机凳垫金莲。一头拴好床栏上，余下香罗打一圈。正思量，钻入缦中伸玉颈，他却是，满怀不忍撇椿萱。

啊呀，我那爹爹母亲啊！

不是孩儿见识低，实因金石志难移。镜台既受文家聘，怎又好，忍耻承恩侍袞衣。为此愿甘求一死，留得个，清名免被后人讥。止惟有负劬劳德，欲图报，反哺他生未可期。枉养女儿何所益，只落了，一场辛苦活分离。今宵永诀慈颜下，从此阴阳路更歧。俏芳心，念及二亲重掩泣，忽地又，自家一啐把名提。

呀啐，姜惠英呀姜惠英，你到此时还顾得多少，也不必瞻前顾后矣。

可听谯楼四鼓敲，迟迟只恐又明朝。遭逼迫，撇劬劳，注定冤牵未可逃。只索捐躯完节操，不烦注念惜分抛。自古来，忠臣义士知多少，恐未必，尽系椿萱两并凋。决定心，无用迟疑耽误了，快些就此赴阴曹。玉人正自寻思处，忽又听，怜惜床中伸懒腰。不免芳心为一吓，恐防惊醒二多娇。安能容我投缳死，白白的，又似维扬那一遭。想罢屏声重侧耳，却听那，惜怜呼声较比高。料来皆在沉沉睡，兰蕙心中论事苗。

天已不早，且喜二人正自好睡，就此投缳自尽便了。姜小姐，一决芳心套上圈，轻轻的，踢开机凳足虚悬。顷刻间，香喉勒紧声难出，登时里，玉体垂危气不添。冷清清，惨惨阴风生四壁，悲切切，悠悠阳气出三关。可怜他，清风烈女身将殒，来了那，好戏多情胡月仙。一自千金辞故郡，伊便乃，暗中呵护女婵娟。这一日，云游随到山东地，看见了，小姐投缳命欲捐。忙使神通施法力，起狂风，便将摄去不迟延。运仙机，路旁点化三间屋，怜弱质，救得佳人到里边。解去罗巾为度气，慢慢的，一呼一吸接丹田。摩粉颊，拍香肩，低唤芳魂快转旋。自是佳人多后福，不教血泪泣重泉。悠悠不觉香魂返，恍惚迷糊好半天。睁凤目，看处分明非旅馆，见一位，风流美女立于前。身楚楚，貌翩翩，好似何方见过然。至此惊疑犹骇异，忙开檀口问连连：

啊呀，此系何处？你是何人？敢问我姜惠英，怎得到此也？

莫非吾已到酆都，你却是，冥府差来引路途？何事尊容多面善，倒好似，几时见过却迷糊。祈示白，倩帮扶，念我垂危入网鱼。引去森罗参冥主，诉冤情，轮回恳乞一灵符。今宵拚此残生命，实指望，复嗣姜门返故庐。姜小姐，一壁言时身立起，倒惹得，

月仙拍手笑相呼。

啊，姜小姐，你怎糊涂了？适才投缳，已被奴救醒，尚在人世。此乃山东地界，不是酆都冥府，却教引你何处诉冤？这倒好笑也。

忆否花亭放纸鸢，奴与你，曾逢一面说因缘。不多时候何忘却，今夜里，相遇何曾是九泉？道罢不禁相视笑，姜小姐，芳心大悟急开言：

啊呀，不错呀。你原来就是前月敝园所遇的仙姊么？怪道恁般面善。敢问显此神通，将我掇到此间，究系何地？作何处置耶？

当时小姐问端倪，那仙子，一笑轻将玉手携。款唾娇音开绛口，叫声小姐莫惊疑。由来一段奇因果，少不得，有术方才敢救之。莫谓无知惭异类，却倒也，多年得道具灵机。本思脱体飞升去，争奈是，夙有尘缘未及期。在尊园，借寓合家蒙荫庇，承小姐，向来礼遇未相欺。因此上，中心衔结图偿报，故特来，救你回生免祸罹。这其间，脱壳金蝉多妙计，携一套，书生服式敬相遗。劝佳人，即今改扮前途去，山东省，抚院夫人汝母姨。可自去，投谒谢衙权止息，迨后日，荣华富贵列朝仪。天机未过难先泄，管教你，如愿相偿事事宜。道罢衣包轻递过，连连催促莫游移。千金当听言多少，骇骇惊惊又若迷。没奈何，只得依他为改扮，解下了，罗裙绣袄及宫衣。

于时小姐卸下女衣，更扮起来。儒巾儒服，丰度翩翩，真正好一个绝美书生，人间罕有也。

只愁一对小金莲，恁时候，那有多余足带缠？靴袜空空穿不得，惠英不觉锁眉尖。仙估笑把衣衫裂，道是而今无用穿。一条条，撕与惠英姜小姐，佳人包裹不迟延。罗共绮，絮兼棉，揣得双靴紧紧然。装扎完时身立起，慢慢的，缓行数步颇端严。月仙拍手

连称妙，取笑说，好个风流美少年。这玉郎，若使天台山下过，那仙女，也须爱慕缔仙缘。姜小姐，此行珍重前途去，名和姓，应变随机任汝编。这其间，秘事自应为紧口，可须知，灾星未满勿扬言。处时世，逢人且说三分话，论婚姻，姑置当初一段言。数定自能完夙约，这目下，不妨暂避且妆男。上京都，移花接木奴充代，乐得个，游戏皇宫走一番。笑彼九重何好色，捉弄他，名花空对枉流涎。月仙说着春风笑，姜惠英，亦喜还惊谢万千。荷感仙姑施盛德，救得吾，垂亡残息又生全。使惠英，此恩此德如何报，只好是，斗室焚香奉上仙。一壁说时忙跪下，月仙挽住笑开言：

岂敢岂敢。姜小姐何乃如此多礼，使奴心反觉不安。要知我辈，将来乃同是会中人也。

月仙言讫笑含腮，向袖中，探出丹丸两粒来。赠与乔妆姜小姐，将言嘱咐女多才：

此两丸丹药，一名益智，一名回春，皆系造化老人所制。益智丸服之，令人壮胆力，益智慧，百病不生，汝可自服，大有应验。实乃仙家之宝，奴不诳汝也。回春丸，垂绝者服之可使立起，真有起死回生之功，世间难得。汝可什袭藏之，将来或以自用，或以济人，自有用处。切记切记，不可忘了。

玉人接过自收藏，称谢仙姑惠爱长。已荷宏恩怜弱质，又遗妙药出奇方。情及此，愧难当，却使今生怎补偿？适许他年同一会，这个是，愿甘扫地与焚香。千金正自谦谦语，胡月仙，忽地高声叫唤忙：

啊呀姜小姐，不烦絮絮谦词，你看那外面何人来也！

惠英被哄一回头，他早已，蓦地潜形跨鹤游。径往寓中充小住，移花接木赴皇州。施鬼技，逞神谋，谁识其中这段由？按下月仙

权慢表，单言乔服女娇羞。当时回首仙姑失，四顾周详举凤眸。暗道真教奇绝了，我今夜，莫非幻梦似罗浮。

啊，奇也奇也，我此时莫非做梦不成？

记得投缯旅馆中，因何到此遇仙踪？诚罕见，实奇逢，想必今朝命未终。真好似，劈破玉笼飞彩凤，真好似，顿开金锁走蛟龙。荷感他，仙姑活我枯鱼肆，而今后，只索权将男子充。正自沉吟呆想处，早见那，天边曙色已朦胧。慌忙走出来观看，扑面吹衣淡淡风。暗道时间天尚早，树头未见太阳红。还须等待平明候，方好前行道路中。思想之间回步入，却不道，并连房舍也无踪。止剩了，茫茫一片平阳地，周回看，人影全无四野空。远树林，但听鸟音鸣啾啾，荒郊地，惟看草色乱蓬蓬。惠英至此尤奇异，骇骇惊惊乱了胸。暗思量，自是仙家施幻术，这手段，果然奇绝好神通。但只是，荒郊岂是安身地，少不得，要去投亲谒谢公。想罢整衣移步走，茫茫的，那知南北与西东？无何迤迤前行去，且喜天边日已红。约莫行来交里许，始撞见，荷锄绿野一乡农。迎前便乃将言问，借问声，此去城中路可通？牧子分明为指示，惠英称谢步从容。女墙幸喜非遥远，不一会，早见城门气象隆。时值平明方早市，见多少，肩挑贸易闹哄哄。惠英随步将城进，陪笑脸，借问街前一老翁：未得知，抚院衙门何处是？敢祈指点示愚蒙。其人见问抬头起，打量乔妆假相公。不觉惊奇心暗赞，世界上，怎生如此美姿容。多应是个南方客，口气听来也不同。便乃将言为指示，你尊驾，远来莫是打抽丰？可也知，大人立法多严厉，凡一概，钻刺营谋那听从？此举由来差主意，枉费却，迢迢远路到山东。惠英含笑称非也，我与他，至戚从来情最浓。老者听为巡抚戚，不觉的，登时满面起春风。

慌忙举手笑道：失敬失敬。尊驾原来是谢军门的亲戚，恕老朽不知，失言得罪了。



即与军门戚谊兼，大人岂有不招延？向东此去无多路，就看见，巡抚辕门气象严。小姐躬身称谢教，其人自去不须言。惠英欢喜重移步，绕过东街转一弯。举首早观衙署在，慌忙立住整衣冠。心打算，意推研，去见姨夫姨母前，怎地说时方始好，必须捏造要周全。姜小姐，呆凝秋水寻思就，笑吟吟，不觉春生翠黛边。

呀，有了，只消如此这般说法，自是绝妙主意。他这里有甚稽查对证。

一来仍是姓姜人，二者将来好认亲。却令他，难去稽查无对证，管教那，姨夫姨母信为真。于时想就忙移步，进了西辕往内行。但见门前多仆从，坐排雁翅两边分。容肃静，势狰狞，一见人来喝一声：

哇，你这人是何处来的！声也不响，向里直闯，是何道理？

一班豪仆喝高声，小姐无何步暂停。含笑上前称息怒，这个是小生本籍浙中人。父为原任姜工部，与大叔，主母夫人系内亲。官印春溶尊小主，去秋应试返杭城。相留现在居寒舍，说与伊家谅晓闻。当下一言犹未毕，众奴仆，登时座上便抬身。陪不是，献殷勤，息下嗔容笑脸迎。势利小人天下是，一个个，面皮翻转便趋承。齐齐称唤姜公子，适才间，唐突无知恕几分。小主荷承留贵府，迩来多日信沉沉。老爷太太方悬念，再不料，公子迢迢到此临。小姐闻言方欲答，旁边插口一家丁：

向来听得姜老爷府上止有三位千金，并无公子。想必近日承继的了？敢问是否？惠英笑而不语。又一个便道：休得多言，难得贵客远来，快请入内相见。主人自有分晓，要你查问人家这些详细做甚？难道不是他家公子，便来冒认亲戚不成？

说得佳人笑满腮，即去到，上房传报不迟挨。谢公夫妇多疑惑，

唤入家人询曲怀。姜府多年如伯道，这个是，何来公子却奇哉？家人遂述书生语，抚院夫妻笑亦猜。太太便云应不误，虽则他，自家兰玉未生阶，想从别处新移植，但不知，迢递因何到此来？见彼询之须得晓，谢抚院，闻言一笑把身抬。离内室，到厅来，出迎乔妆小俊才。步到二堂同与见，假公子，迎前作礼把言开：

姨丈大人，请上坐了，待愚甥姜峻壁拜见。恭请台安。假书生，深深施礼袖双垂，谢抚院，忙便相扶笑脸堆。长揖还之呼请坐，自居主位共相陪。侍人便把香茶献，此际军门举目窥。细看姨甥姜峻壁，不胜惊诧暗思维。这郎君，丰姿不道无侍匹，好一个，俊逸风流士子魁。论身材，一段庄严金比重，评态度，十分明秀玉生辉。真个是，何郎傅粉言休及，真个是，荀令薰香步莫追。这奇姿，休说男儿从未见，便连女子亦难随。吾家爱女如花貌，亦算得，绝色无双压绣闺。较此郎君犹觉逊，却不道，男儿美貌胜娥眉。佳品格，好容辉，若此奇姿更有谁？抚院沉吟微带笑，叙寒暄，将言动问搁茶杯：与令尊，相违南北多年久，一岁中，鱼雁无非三两回。故此事情难尽悉，不知你，贤甥何日继门楣？小儿一向应叨教，询贤甥，远道而来甚事为？令严慈，自必安和多纳福，更兼祖母老慈帏。文旌可是方才到，还有那，仆马行装怎未随？当下谢公详细问，假郎君，口中答应意敲推。微带笑，半含悲，欠体回言礼自卑：

荷承锦注，垂问于斯。舍下各尊亲近皆托庇粗适。甥就道日，亦皆传命致候大人。至若愚甥这段鄙情，其实一言难尽，姨夫在上听禀。

虽则愚甥身姓姜，家下的，事情一概愧无详。忝为至戚潘杨谊，今日里，直诉私衷谅不妨。念愚甥，本属姜门亲骨肉，并不是，螟蛉新近继书香。家严只为宗桃计，蓄外甥，生得甥儿潜在乡。这其间，非是慈帏行可畏，惧的那。偏房花氏性乖张。归家犹恐

遭谗忌，因此上，随母村居久掩藏。亲族外人皆不晓，平时存恤赖萱堂。愚甥是，亦曾入塾攻书史，到如今，十五年来岁月长。前者敝乡行院试，愚甥本欲去观场。

只为家严，此事一向秘密，中外不知。若教忽尔出头应试，恐骇见闻，更防物议。

故此心中辗转思，这一生，如何作个出头时？家严忆及姨夫处，遣愚甥，投谒尊前托主持。适值乡邻一老者，他正要，探亲北上赴京师。与之结伴同登道，却不道，运蹇时乖祸立滋。途遇歹人遭劫掠，失去了，行装衣物及川资。那乡邻，亦惊亦恼身沾恙，意懒心灰几欲痴。扫兴依然回故里，无心不去效奔驰。愚甥至此真无奈，实乃教，左右为难没法施。若与偕行仍返里，恐误却，功名大事枉淹迟。身边幸剩微资在，仗着胆，便雇轻车独到斯。这期间，家父本贻书致托，只因为，路逢劫掠并遗之。今朝造次登潭府，行径荒唐是可嗤。

敢恳姨夫，垂念向与家父连袂之谊，暂留栖止，俾愚甥得在此习静读书，随侍杖履，叨聆德教，则家严铭感无既。今岁欲为甥纳粟去赴北省秋闱，以图进步，好作立身之计。

倘侥倖，青云平步得身荣，那时节，明入家门也有容。休说他，嫉妒娥眉应结舌，亦使那，无知族类服于胸。酬素志，续家风，只冀时来鱼化龙。一段下情今上告，特拜恳，大人垂鉴恤愚蒙。这分明，女郎造得瞒天谎，倒好教，抚院听来笑乃翁。相信十分真不谬，将言便乃道情衷：

呀，如此说来，贤甥乃系吾老襟兄外宠所生的了？才适不知，故误认是族中新继立者。怪道一见面时，大有几分相像令尊少时丰采，这却可欣可贺之极！令尊得尔风毛，箕裘克继，可免邓攸之感矣。但不知何为若是秘密。这也不妨，真忒煞迂腐了。适听尊名是峻璧，不知何字？假公子欠身答

道：别号小峰。谢公又道：看汝一表堂堂，丰神卓异，岂是久居人下者，将来必获鹏飞万里。那因出自偏房，遂致沦落耶？今日既蒙令尊雅意，遣汝远来投谒，何妨在此暂驻文旌。但嫌敝署地僻，直藉荒凉，多有简褻耳。

秋山言讫面含春，姜小峰，欠体殷勤致谢深。一席长谈茶再献，谢公有意考才情。多才颖悟诚无比，对答如流岂让人。抚院时间心甚喜，十分敬爱小书生。暗思襟丈真奇绝，既有此，才貌兼全一少君，怎不栽培于膝下，却令彼，遨游千里作浮萍？更无仆马为相送，结伴惟偕一老邻。看得芝兰如粪草，固然不解为何因。明珠独宝多轻觑，恁行径，倒也亏他放得心。素识行藏刚且傲，难道说，恁般畏服小夫人？多应终日耽诗酒，于此等，世道人情不甚明。一向来，传说大姨人懦弱，故致得，家庭如此乱纷纷。谢公正自沉吟处，内堂中，使女春云到二厅。传奉夫人主母命，请老爷，相陪公子内中行。谢公听说抬身起，便陪了，乔扮郎君往后庭。廊下侍儿挑绣幕，夫人移步出来迎。于时公子登堂见，口叫姨娘拜在尘。太太相扶回万福，华堂逊坐各分宾。侍儿们，香茶献上兰花露，又见郁厨早膳呈。谢军门，夫妇起身邀远客，小峰是，连朝悲苦乱心神。五辛久厌无思食，至此身心倒觉宁。枵腹正当饥特甚，于时入坐一同吞。夫妻笑让姜公子，膳罢芽茶进一巡。散座闲谈通款曲，姜郎应对礼彬彬。夫人再问其中细，一笑秋山代与陈。不解襟兄何道理，竟将珠玉等闲轻。夫人至此方明白，甚爱乔妆小俊英。一向来，只说春溶生得美，较之怎及此郎君？只不知，腹中学问如何似，这品格，若使才高那里寻？且喜他，留此消停堪试探，过一日，观其人品与才能。若教样样俱无缺，算得起，国士无双第一名。想我闺娃今二八，天生才貌亦堪称。多时选择乘龙客，难得东床王右军。若许此人为赘婿，真倒是，天生一对凤鸾群。诚美眷，实良姻，姑待从容再理论。料

想姜郎无不愿，省得个，子身孤露作飘萍。漫道他，出于外璧名非美，实在这，一貌无双爱杀人。谢夫人，心下筹思容带笑，命教传谕下厨门。午间具宴须丰盛，款待甥儿为洗尘。峻壁欠身忙致谢，闲谈早又半时辰。日移花影看交午，早见华堂绮席陈。

当下众仆妇侍儿铺设已毕，奉请主人入席。谢公夫妇便起身相邀峻壁一同就坐。

画堂款客绮筵铺，侍女金盘进鲤鱼。水陆具呈多盛设，谢太太，席间询及美英儒：这年来，堂前嫡母平安否，遇此等，不逊偏房意怎舒？辱子春溶居贵府，不知道，无人管束可攻书？好多时，不曾接得家乡信，今日里，幸遇贤甥细告吾。峻壁回云慈母健，谢表兄，传闻留住外芸居。下帷刻志勤攻读，亦况且，家父为人古道迂。督教谅无荒学业，母姨不必为踌躇。夫人点首微微笑，谢抚院，忽放瑶钟启口呼：

啊呀，正是忘了一事，不曾动问贤甥。前者我处风闻道，浙江省属原任侍郎姜某之女，选了嫔妃，吾心甚为疑惑。恐属讹传，却也未将放在心上。不道那护送钦差，昨已过境。府县来报，吾因不乐趋奉中贵阉寺，托病未去相迎，只委属员送其规例下程而已。

吾心为此费疑猜，未知道，是否襟兄亲女孩？听说贤甥诸姊妹，一个个，许婚早结风鸾谐。为何又受君皇诏，这却奇哉又怪哉。素悉令尊迂且执，为什么，忽教献女入官台？抛玉镜，侍金阶，忍使清名一旦埋？富贵荣华虽可羨，令尊是，谅非作事恁无才。这其间，莫非同姓人家女，因此讹传远处来。当下那，峻壁忽闻言及此，忍不住，凄凉几欲泪垂腮。无何假作灰迷目，手取罗巾佯自揩。忍着伤心熬住泪，从容便乃诉衷怀。

姨夫姨母，二位大人呀！

荷情垂问这桩情，说起真教气杀人。虽是甥儿乡下住，诸底细，

向听父述颇知闻。家中三个同胞姊，其二前年继出门，长及第三皆许字，一归吴姓一归文。红丝早付他人执，岂有无端奉玉音？只为一入柏抚院，向和家父执仇深。其人原是奸臣党，皇国丈，楚贼和伊乃至亲。所作所为多不法，属员百姓并遭瘟。当时选美纶音至，那内使，岂识闺中姜惠英？自是军门怀宿怨，因此上，立将三姐报花名。不容分说同来到，硬逼闺人奉旨行。家父回他婚久许，如何又去受皇恩？千言万语何曾信，激得严亲大怒喷。便与犯颜同扭执，奈何老弱力难胜。尔时阿姊深闺坐，听报其言便起身。恐使严亲为所困，挺身自出解其纷。军门见姊威方霁，立点荷戈五百兵。围得家门如铁桶，恐防意外作逃奔。那光景，真教无奈难分解，只得个，强奉皇宣免祸生。这期间，岂是严亲忘信义，实缘奸贼逞强行。可怜阿姊离门去，恼坏严亲没理论。劫去掌珠堪切齿，污其清望岂甘心？因而忆及亲生子，欲使求名赴帝京。倘得一官和半职，好教取便把冤伸。于时甥亦随登道，却不道，姊亦长行到此城。甥欲前途为探视，又恐怕，关防严禁不容情。小峰言讫凄然色，谢抚院，夫妇于时始悉闻。不免为之同慨叹：而今时事不堪云。奸臣佞贼为朋比，压制忠良感圣君。莫氏夫人言正是，最怜吾姊运遭迍。多年不育宁馨子，中岁方生女一人。闻说才高容更美，膝前色笑免凄清。东床选得人中凤，只认是，半子相依奉此生。詎料明珠偏被劫，可怜他，分离未识怎伤心！愁怎解，苦难禁，莫使残生为此倾。甥女入宫如得意，那时节，皇亲国戚亦堪欣。如其不获君皇宠，也无非，深锁长门过几春。自古红颜多薄命，还只恐，白头终世算收成。却教吾姊如何好，一世为人不称心。谢太太，言讫长吁珠泪下，从来手足最关情。小峰当听姨娘语，也只索，强忍伤心不做声。

话说当下谢夫人与甥儿谈了一回，见夕阳西坠，即命手下将内花厅铺设整齐，安其床帐，与小峰安歇。又拨一个书

童侍候，以便早晚呼唤。假公子再四相辞，执意不要。笑说：愚甥胆量最强，性耽僻静，晚间常自独眠，不喜童儿服侍。假公子，嫌疑有避故推敲，谢太太，一笑将言道事苗：何乃贤甥为固执，难道说，黄昏茶水也无消？有人方好随时唤，岂有个，独处萧斋甘寂寥。当下姨甥同逊让，谢公一笑代分调。

便道：夫人，既是令甥性耽岑寂，喜爱独居，好在内花厅与上房临近，止隔一墙。若有呼唤，自可听见。随他意思，不令书童那厢侍候便了。

谢公道罢面含欢，太太于时也不言。乔扮郎君随告退，央一个，侍儿引导往书轩。穿曲院，过雕檐，早已行来到那边。退去小环无用表，独行步入细详瞻。其中铺设多精雅，别具清幽一洞天。满院花香春寂寂，半窗竹影翠娟娟。室悬字画皆名笔，架叠图书贴锦签。青玉案头陈古玩，黄金炉内袅轻烟。一件件，文房毕备多佳制，公子端详略暂延。便乃将身临卧室，看了看，铺陈各色也周全。锦裯绣褥芙蓉枕，还有那，一只官箱衣满填。为悉郎君行李失，谢太太，因教置此备其穿。萧斋潇洒无尘俗，正合幽人下榻眠。公子当时观看毕，私感激，谢家姨母做人贤。知吾不是同胞出，怎待得，恁地殷勤格外怜。倒教此心难过意，亦只好，从容补报待他年。寻思凭几消停坐，摸出怀中药两丸。闻了闻，异样氤氲香扑鼻，不胜奇诧暗中言。

固是奇怪，这丹丸不知他是甚药料制成，如此馨香扑鼻。不要管他，他这引单写得明白，说这益智丸服下，令人益智延年，更壮胆力，与那仙姑交代之言一般无二。待我明早取水服下，谅无妨碍。

荷承仙子重提携，谅不致，捉弄无端把我欺。姜小峰，呆想一回天已暮，内堂晚膳早排齐。夫人命婢来邀请，公子登堂见母姨。便侍尊亲回膳毕，说些闲话略迟疑。须臾已及初更候，告退抽身

出画扉。中院侍儿来送去，高擎手照映玻璃。一程径到书房内，命退丫环烛自携。掩上门儿临卧室，只觉得，浑身力倦更神疲。只缘一路多辛苦，更又悲哀父母离。准拟今生成永诀，谁知忽地遇生机。离苦难，释愁凄，骨肉重逢后可期。自是身安还意乐，千愁万恨一朝遗。那知道，心宽反觉身多倦，即便归眠自解衣。一觉放开心地稳，姜公子，沉沉入梦话休提。且言抚院夫和妇，送去姜郎未息栖。对坐画堂同笑语，议论这，姜门一段事跷蹊。襟兄刚傲诚无比，为什么，俯首闺门服众姬？既为无儿重纳宠，自应该，使居一室共相依。却怎教，裙钗独处如孤露，产得芝兰置不移。即便是，自视明珠无足贵，也须念，高堂切切望含饴。窃笑他，生儿秘密何如是？这过失，不免还须答大姨。既是知夫藏外宠，平时存恤恁怜伊，缘何不向高堂诉，接取归家一室栖？怎使低头为奉教，愿甘侧耳听嘲讥？谢公说着夫人笑，便乃将言款款提：吾姊为人忠厚质，自闻侧室纳群姬，夫妻未免疏恩爱，姊只有，一味谦谦自服低。故令群姬轻看了，常常生是更生非。其中有个花家女，益觉强梁把嫡欺。恁情由，姊丈犹然存顾忌，他怎敢，出头多事惹萋菲？相公适语真冤枉，妾深悉，阿姊生平软若泥。点点事情难作主，本来也，无违夫子正相宜。一任他，旁人议论生诽谤，少不得，治国齐家不在妻。道罢长吁怜阿姊，倒把个，谢公说得笑微微。将言又谓夫人道：他家这，闲事无干不必提。我倒是，堪爱外甥姜峻璧，堂堂一表美丰仪。天下少，古来稀，才貌双全独擅奇。今日虽未登蕊榜，他年定卜步云梯。吾因念触亲生女，待字闺中已及笄。未得乘龙谐凤卜，虽有那，纷纷求聘少相宜。试观此子真佳士，何不将婚竟许伊？况而今，圣诏颁行遴美色，亦恐怕，娇娃一旦选为妃。何如早与完婚嫁，省得个，劫去明珠似大姨。特与夫人同计较，莫教主见两相歧。此姻稍有相嫌者，止不过，出自偏房母贱微。太太闻言含笑答，这



个是，妾身也动此心机。只因今日初相见，恐防他，外貌风流学问低。既是相公同此意，何消疑惑共游移。姜郎容貌无俦匹，我女丰姿见亦稀。若使招之为坦腹，实然一对好夫妻。休怠慢，莫迟疑，来日无妨向彼提。虽则教，外婆所生名不美，出身究是大根基。似他国士无双品，迨后日，富贵功名自可希。况人间，庶出旁生殊不少，早难道，秦台无逐凤双飞？这些乃是常人见，我却由来不在斯。倒为生平惟一女，怎舍得，于归遣嫁即抛离？况儿习惯娇痴甚，他的那，赋性天生古怪奇。若令出闺供妇职，只恐怕，未谙世务受人欺。因思赘一乘龙婿，暂令娇儿膝下依。待过三年并两载，看他夫妇可投机。那时始得心安放，无奈这，称意婚姻百计非。巧遇忽逢名国士，孑身来借一枝栖，这期间，许婚若使居甥馆，谅没推敲自乐兮。亦况乎，吾姊做人忠厚质，若得这，女甥为妇正相宜。自应另眼相看待，无庸说，这段良缘就在伊。抚院闻言来点首，夫妻们，正当议论女孩提。抬头却见千金至，谢絮才，定省双亲笑语怡。只为堂前生客在，佳人回避重嫌疑。因教此刻方才出，谢太太，命坐娇娃把话提。如此恁般一节事，我儿你道可希奇？只说他，姜门姨母香烟杳，却不道，产得灵芝僻处遗。今日忽教授我署，恁行径，荒唐何乃忒跷蹊。雪仙悉此微含笑，便道娘，此后无消叹母姨。即有斯，庶子承祧同一样，料表兄，敢将嫡母肆相欺？从来忠厚天须报，故不负，虔意多年把子祈。骨肉一堂闲语久，庭前早看月沉西。千金告退回兰户，谢抚院，夫妇归房共息栖。夜景无词谈次口，早又是，东方发白晓鸡啼。

话说次早姜小峰起身，梳洗完毕，整肃衣冠，便自入内与姨夫姨母请安。夫人命坐，叙些闲话，用其早点。少刻秋山公事完毕，便也入来，中堂同坐，共与攀谈。

夫妇双双各有心，谢抚院，闲闲考问小书生。群书奥旨同详究，

历史《春秋》亦问明。峻壁心灵才识广，一任他，问难搜秘总能云。从容应对如流水，一句句，回问姨夫谢大人。抚院多年公事扰，倒有点，一时恍惚记难清。夫妻甚觉心欢喜，谢抚院，赞得多才学问深。自是名家生令子，这智慧，老夫佩服二三分。贤甥日后功名事，还只怕，雏凤清於老凤声。峻壁闻言含笑谢，说道是，姨夫谬奖不相应。言谈一会晨餐过，公子相辞自转身。独坐幽斋心暗想，虽则教，自家一旦脱灾星，只不知，家中父母如何苦，怎得相递一信音。别个悲思犹自可，怕只怕，慈帏苦杀北堂亲。这桩难事如何处，好教我，百转千回没理论。不若前朝真个死，阴魂倒可返家庭。心悒悒，意沉沉，良久嗟吁拭泪痕。

咳，正不知那仙家可真代我入都也未？且等此事安妥了，方好寄书归去，暗达父母得知，以免悲苦。若此时冒冒失失，达此缘故，在父母诸人，自可隐秘其事，不致张扬。但忌那花氏为人尖利狡恶，倘一得知其细，恐使即从家内杀出兵来，岂不自招其祸？

权按表，峻壁含愁辗转思，要说那，潭衙谢府一番词。夫妻爱杀姜公子，不是膏粱纨裤儿。这段婚姻休错过，不妨就此付红丝。只嫌当面难於说，秋山便，浼托西宾达彼知。倒使小峰惊又笑，谢姨夫，许婚怎不辨雄雌？可知我本乔妆客，枉负了，美意高情事有差。若相从，恐误闺中贤表姊，两女子，怎教同赋合欢枝？况承他，姨夫姨母多恩遇，吾怎敢，冒昧乘龙反戏之？想罢当时忙笑谢，倒多感，大人盛意爱愚痴。但只是，自惭沦落寒微子，结婚姻，恁地匆忙恐受嗤。因此上，立志洞房花烛夜，定须金榜挂名时。荷承姨丈垂青目，不弃寒微议及斯。一者自家年尚幼，二来父母未曾知。一时间，无从请示鱼书达，却未便，不告而婚自主持。须速从容为缓颊，得能够，一朝身到凤凰池。那时节，再为躬射金屏雀，此目下，未就功名且略迟。这其间，逆命自知

深负罪，敢祈垂谅这衷私。於是那，西宾依此言回复，谢抚院，便告夫人恁意思。既是郎君推托语，亦只速，从容再选美英姿。夫人闻此微摇首，这里面，只恐西宾未善词。也不妨，待我明朝当面说，料他难却怎推辞？

谢公便道：这又何必。以我门楣家世及女之才色，怕乏佳婿不成？此事只速搁起，再另择才郎罢了。夫人笑道：此语未尝不是，但只相公难道不知，现今圣旨颁行天下采选宦室闺娃以充嫔御么？

妾身止此一闺娃，怎舍分抛事翠华？故欲早为招一婿，省了这，担惊受怕日愁嗟。既今朝，天缘巧遇无双士，相公你，任我调停莫管他。抚院当时闻此语，那心病，亦防贻祸似姜衙。点头便任夫人意，本来也，深爱姜郎才貌佳。夫妻们，议定无词谈次日，早看曙色映窗纱。小峰入内来安候，留坐华堂进点茶。他话闲谈三五句，谢太太，遂将恁事叙根芽：

昨者愚夫妇为爱贤甥才貌绝伦，故请冰言转达，欲将弱息奉事，屈诸甥馆，赘我门下。不道尊意见拒，这却为何？所云父母隔迢遥，婚姻事，未可轻为自主调。此理论来原不谬，非是我，恁般荒诞欠推敲。这其间，只缘爱你人中凤，故欲使，坦腹东床把婿招。亦因伊，乃父姨夫为总角，更况我，与甥嫡母出同胞。既然以子来相托，论婚姻，亦可从权主代操。倒是吾，怜尔子身为远寄，因此上，秦台许借凤双巢。赘寒门，宜家宜室多相顾，强似这，浪迹浮踪作荡飘。待他时，堂上得知应喜慰，谅无嗔责怪儿曹。至於欲待功名就，此语分明故作乔。古今来，有志才人殊不少，恐未必，青春得意并登鳌。贤甥你，便教自负才如海，亦难期，直上青云夺锦标。假使苏秦终不第，难道说，此生不缔凤鸾交？这婚姻，吾今立意相攀者，也无非，惧选闺娃入圣朝。夫妇生平惟一女，怎舍得，掌珠割爱痛分抛。因思作速

征佳婿，以了向平愿一条。何乃贤甥违所意，倒愧我，十分唐突自贻嘲。行太板，语何骄，料是才高志亦高。却愧寒门蒲柳质，岂堪匹配美英豪？论起来，似吾弱女虽非美，却倒也，较胜寻常粉黛娇。论丰姿，敢说羞花和闭月，评才调，颇知咏絮与吟椒。似这般，女儿岂乏乘龙客，端只为，圣旨煌煌恐莫逃。做姨娘，言及於斯凭酌定，未知道，可能慰我此心焦？夫人语讫嗔含笑，姜峻壁，当听尊前词絮叨。真使为难无理会，春山半蹙柳眉梢。心辗转，意推敲，暗自沉吟想一遭。

呀，此事如何是好，真倒难坏人了！

本亦深闺一女孩，为因避祸卸裙钗。孤踪寄迹投姨母，荷感殷勤一片怀。留款待之如上客，此身正喜脱奇灾。谁知又遇跷蹊事，姨母竟，欲许闺娃谢絮才，若使洞房花烛夜，这机关，端愁触破露形骸。昨通冰语因相拒，只说其情可置开。不道今朝当面说，这光景，若还再拒涉嫌疑。纵无相逐须相恶，我怎好，强寄孤身在此挨。欲待今朝为奉命，又恐怕，雌鸾未便伴秦台。难处置，费安排，二女双双怎和谐？这期间，惟有一桩堪放意，常闻这，絮才表姊性贤哉。欣慕道，好持斋，看破红尘不染埃，假使共成花烛礼，谅不致，登时触破究根蓂。小峰默默沉吟想，良久方才定主裁。

咳，疑难之际，不要管他，只速从之便是。

今朝权结假鸾凰，姑待他年再主张。文炳若无忘旧约，亦可使，同归一室效英皇。彼如薄幸重婚娶，那时节，拚了今生不改妆。现在双亲悲绝嗣，吾便就，代充子职又何妨。虽然仍绝芝兰种，待日后，云弟生儿继贤郎。使双亲，儿媳双全孙亦有，承欢膝下免凄凉。小郎君，思量至此生欢悦，早不觉，喜色盈盈罩玉庞。含笑起身来告禀，叫声姨母听端详。荷承不弃寒微意，许附丝萝慈爱长。在愚甥，如愿相偿诚美事，岂有个，不甘坦腹避东床？昨朝

谢却冰言者，只为其中事两桩。一是双亲俱远隔，恐不便，婚姻自主恁荒唐。二因生母身卑贱，自出世，匿迹多年作隐藏。这其间，不免外人生物议，愚甥自觉负惭惶。故私衷，好速不急婚姻事，欲等待，奋志他年名姓香。那时节，再执雁仪恭射雀，凤凰池上赋催妆。庶乎不负垂青鉴，更免取，闺阁憎嫌天壤王。为此相辞权缓议，竟忘这，煌煌圣旨选嫔嫱。吾家榜样堪惊骇，少不得，要体慈怀令愿偿。似此良缘何处觅，真倒使，喜生望外沐恩光。

昨者违命，实缘此事。堂上未闻，不敢擅允。今既姨母处此难疑，言之恳切，甥儿怎敢再执？自当从命，以慰慈怀。好在本属潘杨世戚，又是姨母主婚，料家父母日后即知，亦必无话。以此寒门庶子，高攀华胄名媛，当使欢喜而更感激二位大人玉成之德。就此一言为定，任凭尊意，择吉完姻便了。

但只愧，寄迹穷途在客边，行装被劫失盘缠。无玉镜，乏金钿，羞涩空囊少一钱。顷刻联姻难下聘，尚希我，母姨见谅恕其愆。乔妆公子言时笑，谢太太，见肯相从喜万千。正待开言犹未语，却当抚院到堂前。小峰步趋将安候，夫人便，告与方才一段缘。抚院得知心甚悦，当时笑谓姜英贤：无端屈作东床客，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忝在潘杨称至戚，似那些，繁文俗套概除捐。这其间，老夫深愧冰清语，佳婿应符玉润言。说定时，即此择期谐凤侣，愚夫妇，向平愿毕免悬悬。小峰听说躬身应，笑映莲花半带欢。便请姨夫姨母坐，深深下礼谢成全。谢公夫妇春风笑，扶住乔妆美少年。共说何为多客套，而今亲谊益加添。於时命坐同闲话，权择良辰花烛天。

正说时，早膳已呈。一同用毕，小峰便自告退出堂。萧斋独坐动烦衷，好笑身如在梦中。才退灾星离白虎，旋谐淑配

学乘龙。真个是，移花接木难猜测，真个是，指鹿为驹戏脱空。怪怪奇奇多变幻，想必我，命中注定此遭逢。按云峻壁愁含喜，且表香闺佳信通。谢絮才，智悉东床招坦腹，不胜烦恼锁眉峰。

咳，真正罢了。

奴心不愿染红尘，何必爹娘许甚婚。赋于归，俗累牵缠何好处？有几个，刘刚夫妇共登真？恁私衷，欲思与母分明说，怎奈又，碍口含羞难出声。辗转芳心多懊恼，只缘立志欲修行。愁脉脉，闷沉沉，厌作乘龙跨凤人。按下深闺孤僻女，要言外面备完姻。

话说谢抚院当即命人选吉，乃五月望日良辰入赘佳婿。莫氏夫人喜气扬，登时料理便铺张。佳期已定难迟缓，诸事匆匆上下忙。收拾后堂为绣户，真个是，妆奁全副大排场。这却教，从来豪族金如土，不比贫家钞乏囊。三五天，早已般般俱毕备，一临望日更匆忙。

谢公身在仕途，却无亲族来往。止有合郡僚属及平时相熟缙绅，纷纷送礼添妆，登堂致贺。

但只见，重门洞敞彩球飘，到处悬灯奏管箫。抚院大人亲款客，高朋满座尽官僚。书房公子衣冠灿，那心里，半是欢欣半是焦。喜的是，乔服居然谐美眷，忧的是，实情何以处良宵？吉时一到成嘉礼，候相忙吟诗赋邀。公子从容移步出，於时又，吟诗奉请美多娇。绣房妆束方完毕，婢姬等，簇拥仙娥降碧霄。并立成双同下礼，参天拜地结鸾交。人人争看东床客，不免惊奇赞语高。似此丰姿天下少，还只怕，压诸潘宋在前朝。大人眼力真无比，选得这，坦腹乘龙赛二乔。自是冰清偕玉润，将来富贵胜韦皋。於是交口齐称赞，抚院欣欣兴倍豪。

原来谢公与夫人议过，简便从事，不做三朝，即於当日见礼。

於是那，淑女才郎共拜堂，两廊下，高升花炮奏笙簧。便相邀，

诸多僚属西宾见，一个个，俱各谦词不敢当。抚院传言邀内眷，众宾回避立深廊。夫人当下登堂见，身穿着，补服朝裙俊俏庞。虽在中年生得美，丰姿绰约有容光。侍儿簇拥来厅上，那正面，虚设金交椅两张。夫妇东西来对立，一同受礼喜洋洋。新人一对为参拜，谢抚院，含笑忙扶坦腹郎。看看东床观爱女，实称一对锦鸳鸯。女如花朵郎如玉，自是天生鸾凤行。当下堂前行礼毕，喜姬等，一齐簇拥到新房。挑锦袱，坐牙床，金盞双呈百果汤。此际新郎含笑面，偷瞻玉貌暗评量。

妙呀，不道这谢表姊竟有如此姿容，无怪母姨自诩也。美色惊人迥出尘，果然宜喜复宜嗔。这花容，休言长姊难相比，较胜文家姑嫂们。眉目间，仿佛漱英吾二姊，还觉得，丰神秀逸更娉婷。这个是，本来姨母丰姿美，因此教，生得娇雏貌十分。却笑吾，今日洞房逢绝色，羡之无益怎为情？自嗟不是真男子，只落得，他日便宜文蔚君。可怪天公调弄我，怎不使，当时化一丈夫身。小峰思想心中笑，早又那，外面相邀新贵人。自古官场尤势利，诸僚属，亦多命妇贺登门。梨园两部公同送，内外开场演戏文。巡抚夫人陪女客，画堂款待美千金。前厅首座尊娇客，余席相陪左右分。抚院金樽亲递酒，各皆回奉谢殷勤。春霭霭，礼彬彬，一片笙歌聒耳鸣。热闹繁华休复赘，彩觞始撤早黄昏。男宾女眷纷纷别，内外殷勤送客行。小姐於时归绣户，一双翁婿进中庭。夫人易服方闲坐，一见人来立起身。峻壁上前为问候，低低说，母姨一日太劳神。夫人含笑殷勤答，命坐多才小俊英。献上香茶谈两句，谢太太，便教点起绛纱灯。送他新婿归房去，早结鸾凰百岁姻。左右侍儿忙答应，小峰含笑别尊亲。青衣一对为前导，引去瑶台月阙门。却说新房诸婢姬，合欢筵席早排成。一闻报到东床客，各自争先卷幔迎。公子入房先就坐，躬身命请女千金。众人答应齐含笑，扶挽仙娥出画屏。同坐花筵双对面，满倾

玉露进金樽。交杯合盞三巡过，姜公子，屏退兰房<sup>11</sup>妇女们。答应一声齐撤去，朱扉掩上各分行。小峰看见无人在，移步前来近美人。纤手轻舒携翠袖，玉容含笑一团春。呼表姊，唤芳卿，荷感姨夫姨母恩。不弃低微寒薄士，竟将表姊配卑人。这却教，蒹葭倚玉三生幸，但有句，不揣之言敢告闻。与贤卿，今夕虽偕鸾凤侣，怎奈是，襄王未便到巫云。端只为，家中父母犹无晓，怎好为儿不告婚？恁情由，实乃迫於姨母命，恐防小姐选妃嫔。因教花烛成嘉礼，以护名花作锦屏。若使同栽连理树，还须待见二双亲。诚也知，房中燕尔何空负，无奈这，堂上劬劳未可轻。敢相祈，弄玉楼中权等待，少不得，秦台有日凤双鸣。即今告罪妆台下，幸乞贤卿谅此情。休怪新郎无道理，姜峻壁，生来素性最真诚。言完作个深深揖，笑视娇容看怎云。谢絮才，当听新郎如此语，倒不觉，春山舒展两眉痕。暗思好个真诚士，恁心地，只恐人间无处寻。为迫高堂招坦腹，奴正恐，一朝失足坠红尘。欲教违命羞难语，难得个，天遣相逢道学人。倒真教，水月镜花全素志，后来主意好调停。又何妨，下陈广置闲桃李，一世夫妻空挂名。那其间，父母亦难为阻抑，吾岂不，超尘出世遂初心。兰襟辗转生欢悦，掩羞容，纨扇轻遮不则声。峻壁暗中窥粉面，见无恼意亦欣欣。携玉手，傍娇身，习学温存乃献勤。轻拍香肩含笑语，可听得，谯楼将已转三更？夜深玉体须劳乏，岂可良宵坐到明？快请起身归绣帐，卑人已觉倦难禁。言完亲卸珠冠下，轻挽巫山一段云。谢女含羞低粉颊，背娇躯，和衣躲入帐销金。连凤履，掩鸾衾，整整齐齐不解裙。以被蒙头朝里卧，倒惹得，新郎失笑谓佳人：目今仲夏天炎热，休使蒙头恐暑侵。自谓身非强暴客，娇羞何事恁担惊？言时扯过香罗被，果见芳容着汗淋。就犹如，雪染胭脂红两颊，益增妩媚二三分。莫云新婚乔妆客，亦觉心中爱慕生。便乃除冠同入帐，轻罗小扇代驱蚊。和衣共卧鸳鸯



枕，自觉罗帏热气蒸。取帕代将香汗拭，挥来纨扇有风轻。春寂寂，夜沉沉，早不觉，一觉朦胧到次晨。惊醒双双推枕起，新郎自启绣房门。侍儿仆妇忙来到，献上香茶玉露烹。姜小峰，夫妇于时同盟洗，谢絮才，碧纱窗下晓妆成。相偕同向高堂去，问候双亲常礼行。抚院夫妻心甚喜，向平了毕一桩情。东床得此乘龙客，不枉多年择婿心。按表高堂皆自慰，单言一对凤鸾群。虽然佳婿乔妆客，巧值新娘学道人。锦瑟瑶琴多合调，真倒是，互相敬爱礼如宾。小峰终日香闺坐，看玩群书诗共文。谢氏千金通翰墨，平时闺阁少知音。而今遇此多才婿，谈笑生风妙论精。不觉芝兰同气味，两下里，谈诗论赋意殷殷。倒好似，胜诸鱼水恩情美，倒好似，较彼鸾胶爱契深。藉清风，每共棋敲东壁曙，消白日，或同琴弄北窗阴。絮才素有求仙癖，最喜玄门道德经。今见小峰多智慧，便翻出，其间奥旨共搜寻。小峰颖悟无难解，有时节，亦与参禅作偈云。假鸾凰，彼此相投多逸趣，何须燕尔羨新婚？其间只有姜公子，虽则身安忆二亲，自别慈颜多日矣，关山阻隔信沉沉。未知安否如何似，欲待传书托锦鳞。达此跷蹊桃代李，一身无恙得偷生。以安堂上思儿苦，但又恐，泄漏机关起祸根。家下之人殊不少，怎能教，一齐守口总如瓶？思量其实难区处，只索从容再理论。虽则闺房深契合，一时难吐这表情。按言纳闷东床客，且表当时谢抚军。

却说谢公夫妇，得此快婿，欢喜非凡，待得十分亲爱。

便与小峰援例纳监，以待北闱乡试。此言表过，按下慢提。山东权按谢家言，要提起，接木移花胡月仙。那仙家，自代千金登道路，伊却是，孜孜终日笑如颠。容光化出虽无二，口气听来究两般。粗忽钦差不在意，只有那，随身女伴惜和怜，见斯光景多奇异，为什么，一旦佳人性改迁？莫非教，情急魔生痰症作，实令人，难猜难解恁奇缘。此言二女私中语，却不道，立刻仙娥

已了然。

过日乃向二人说道：往者奴为分残骨肉，不舍双亲，故时时啼哭，泪眼难干。汝等却怪我执性，屡作解劝，絮絮烦人。今来自知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故日日嬉笑，寻些欢乐，谨奉所教，却不是好？不道汝等背后又生议论，这却真教我做人左右难了。

奴本生来性格奇，有些不会合时宜。休见怪，莫相讥，休问他人是与非。姑且守时还待命，少不得，后来久久悉端倪。可也知，奴和汝等多缘分，假假真真永不离。这期间，若使惠英承帝宠，汝等也，不愁妃子与昭仪。这期间，惠英假使无斯福，不失廷臣一小妻。道罢连连重又笑，说得个，一双女子益惊疑。真怪异，好晓蹊，这位佳人世上稀。我等心中私议论，他今何乃便知机？莫非习得旁门术，有一个，樟柳神於身上携？此后留心须检点，闲言闲语莫多提。于时笑笑无言答，不数日，早已行来至帝畿。两内臣，安顿香车忙入奏，却不道，君皇染恙正昏迷。

话说朝廷近日偶染风寒，头痛弥甚，伏枕未起。在宫调治，一概朝事不预闻焉。止令楚妃在旁侍疾，诸嫔御未便擅临。因楚妃素日专宠故耳。当时内官，前来申奏此事，楚妃便道：前次选得杜家二女，皆住别苑楼中，圣驾尚未临幸。今番采选诸人，亦令同处那厢可也，待皇爷病愈后高兴时再定夺便了。

娘娘凤诏谕官官，两中贵，领旨相辞不甚欢。只说选来真国色，得其奖赏圣恩沾。谁知偏值皇爷病，不获名花献御前。这期间，即使圣躬他日愈，端只恐，西宫专宠逃谗言。明珠美璧为埋没，使我辈，白受辛劳大半年。早晓恁般无造化，又何必，硬教拆散凤和鸾？思量好不心烦恼，只得依从凤诏宣。遂送那，假冒千金归别苑，是一所，望仙楼阁住婵娟。其余秀女俱分派，众佳人，

下落香车入洞天。只见其中多美景，群芳连袂且观瞻。真个是，丛丛树木红盈槛，真个是，叠叠楼台翠拂檐。见几处，深院鸟飞花影舞，见几处，曲池鱼唼水涡圆。一层层，琼轩玉宇知多少，望去分明画一般。众美生平从未见，一个个，不由步下慢留连。奈他引导诸宫监，催促声声不许延。只得各人归各处，这里面，亦多欢喜亦辛酸。喜的是，皇家富贵诚无比，何幸今生到此间。悲的是，一入深宫难复出，虽居金屋比长监。抛姊妹，撇椿萱，欲见亲人在那边？便作有朝承圣眷，听说那，西宫妃子宠专权。荣华富贵休希望，止不过，永固长门过几年。这期间，亦且伴君如伴虎，正不晓，将来结果怎收缘？不言众女生惆怅，再表多情胡月仙。来到望仙楼一座，相随仍是惜和怜。生平最喜闲游戏，见此风光兴倍添。便倚朱楼凭远眺，时当薄暮夕阳天。仰观碧落星辰近，俯望红尘宇宙宽。雁沼鲸涛多幻境，龙楼凤阙是佳观。徘徊不觉开怀抱，称赏多时把首颠。果是繁华推上国，不枉了，这番替代到幽燕。沉吟含笑回身转，推说辛劳先去眠。自此仙踪居御苑，与同众美共盘桓。余人不过闲顽耍，却与那，杜氏双娇甚有缘。每作温言同慰藉，你两个，放心姑且莫忧煎。待他时，奴如有术求恩赦，少不得，带挈双双亦保全。两娇娥，听此虽然疑信半，自觉道，相怜同病共周旋。心各照，意深然，常伴清谈话一篇。间或敲棋为雅戏，亦同进食共芳筵。却原来，仙家得道除烟火，美饌珍肴点不沾。即使殷勤同逊让，止吃些，御园桃李树头鲜。不辞斗酒多宏量，余者些须不进焉。众裙钗，不免惊疑为动问，月仙但只笑无言。每日间，诙谐戏耍多调笑，倒引得，宫内群芳愁闷捐。做书人，说到其间权剪断，这一集，写来已有念余天。下回要晓如何事，少不得，姑待从容仔细编。莫谓荒唐多妄诞，也须周折费求研。迩来冗杂闲情扰，蛇足无妨待后添。

# 笔生花卷二

## 第八回

信荒唐徒增笑柄 嗔造次罚阻归期

楚皇亲冒称夙约 文小姐识破玄机

韶华又见一年新，怎奈逢春每负春。冷雨恰当寒食节，闲愁偏压苦吟身。花艳艳，草青青，物理荣枯莫讨论。细数生平诸际遇，姑从少小记分明。止无非，父谈《内则》书和典，止无非，母督闺工俭与勤。为训者，利口覆邦男所戒，为训者，巧言乱德女之箴。因此教，时时择语浑如哑，因此教，事事重思惧失行。常日间，习静拈针惟默默，常日间，偷闲弄笔颇欣欣。绝猜疑，惭为棠树怀中刺，叨爱惜，敢谢椿萱掌上珍。却谁知，自入此门供妇职，被人相忌更相倾。纷纷算计殊堪笑，刺刺烦言不耐听。这期间，本属两姑难作妇，何当群小再疏亲。一时曠失高堂意，十载躬将家事承。百石田租充日给，频年水旱失收成。良人内顾无长策，老妪当炊起怨声。各处营谋成拙算，尊前婉转乞慈恩。慈恩荫覆为筹画，筹画提携恐累深。复授青蚨杈子母，择其素信托亲朋。愚蒙不道遭欺骗，逼迫依然倍苦辛。质尽衣衫存败絮，空余性命比轻尘。室中落落同悬磬，灶下空空少束薪。巧媳难为无米粥，尊人怎使缺蔬羹？杯盘草具犹无力，财帛花消枉受嗔。止剩嗟吁怜自己，难将甘苦诉旁人。旁人若个知心事，惟有当天月一轮。是夕仲春交十七，挑灯兀坐数长更。心悒悒，意沉沉，世味深尝苦不

禁。剪尺抛荒针懒举，且凭笔墨暂开襟。归正传，揭闲文，再续新词仔细吟。虽然教，头绪繁多人数杂，也须得，枝枝叶叶细详明。前回表过仙家事，此集当将婢子云。要提他，翠墨琼笺人两个，前日里，千金勒令返归旌。差官送至杭州郡，二婢回家见主人。合府惊疑同问讯，千金一路恁情形？女环不敢分明说，恐惹夫人益挂心。只得将言为诈语，千金路上喜安平。虽然悲苦无他故，眠食如常身体宁。伊二人，说便如斯心似痛，腮边不免泪珠淋。众人见此生疑惑，一个个，请问千金究怎生？两婢回言真个好，夫人便，含悲埋怨二钗裙。原教你，双双随侍临京邸，为什么，半路相抛自转程？万语千言曾嘱咐，为何不念主人恩？二环遂述千金命，小婢等，那忍相抛一旦分。再四再三难执拗，无何别主返乡城。二环言乞多悲咽，引得那，姑媳双双泪满襟。燕柳二姨皆拭涕，姜公不语锁眉痕。二环复以千金语，一一从头详细陈。益使诸人疑又惑，莫不是，娇娃立志比松筠？故差二婢归乡里，欲向前途短见行？此意试猜应不谬，姜工部，当时急遣两家丁。付盘川，令其探听千金信，沿路追随抵北京。一有实音须速报，免教家下望殷殷。家人奉命兼程去，此事去开且慢云。这期间，多少正文权按住，要题表，吴家宅里一新闻。

话说那九华小姐，自入吴门，本无善状。近者成姨相待更不如前，常日不是指桑说李，便乃无事生波。吴夫人虽觉成氏欺人太过，争奈秉性柔软，素来将他宠任惯了，不敢置一语相抑其威，为儿妇作主。只落得终日长吁短叹，纳闷而已。那艳雪香云以及两个赔房仆妇，见此光景，虽则气愤不平，却也无法可处。小姐又不许将此情形达于母氏，恐怕花姨潜自吵上门来，闹得不成体面。只索忍气吞声，暗地垂泪，强自延挨罢了。这日合当有事，那申乳娘特遣孩儿申福到来，探望夫人与少奶奶安否。

土物携来有几般，无非是，家园果品树头鲜。浮瓜沉李香而脆，雪藕冰桃酸亦甜。两只竹篮堆叠满，盖一张，湖中新采芰荷圆。那村童，欣欣呈向华堂上，即见夫人带笑言：老母十分多挂念，今日里，特来相探请金安。夫人欢喜称多谢，生受你，母子双双意恁虔。家下近来俱各好，为什么，汝娘不共到城间？同问答，略迟延，取出银封作赏钱。

当下申福叩谢了夫人，便将一篮放下。取了一篮自往后面堂中，呈送小主夫妇，并传述母亲致意少奶奶之词。瑞征却好立廊前，见了这，远意殷勤亦笑谦。乃向他，称谢一番回问好，教在此，用其午膳再归旋。那一位，千金房内方挑绣，听人来，也便停针出外观。向申福，笑问妈妈多日好，荷承记挂送时鲜。前日里，蒙他相救残生命，这恩德，未报妈妈深负愆。怎反又叨多餽送，这个是，奴今犹未尽心田。九华说着回身转，那申福，听此惟将不敢言。母子们，向沐主人恩德大，送些孝敬理当然。

当下小姐入房，自去開箱。取了五两一锭银子，并两件衣衫出来，递与公子转交申福，相赠妈妈，少表微意。申福接过叩谢了，自往厨房用其酒饭，一径回去不提。论起来，此情平淡不蹊跷，又谁知，成氏闻之起祸苗。夜进谗言吴太守，少奶奶，行为举动忒轻佻。今日间，福儿送物闺房去，竟与彼，挽手牵衣笑语交。一些些，男女嫌疑全不避，自倚着，姿容美貌逞风骚。这分明，吴家晦气门楣倒，娶恁样，品行全无一女妖。冶色海淫从古说，所以是，妇人不必太娇娆。

常言道：丑妇家中宝，俊的惹烦恼。就是这缘故了。据我看，少奶奶这行为举止，岂是个三贞九烈能于守节的妇人？前番之事，多半虚诬，大约早被强盗玷污了，抛弃荒郊野外，被申家看见救了去的，也不可知。

吾家公子爱娇妻，恋房帏，对此花容早着迷。所以凭他全不问，怕只怕，将来弄出事离奇。丢脸面，失光仪，带累公公名也低。这件事，特告老爷须在意，教公子，从今管束莫容伊。

当下成氏一派虚言，唆得吴公竟信以为实。便乃长叹一声，说道：原来竟有如此之事，汝当时怎不告夫人责之？成氏听说，将头一扭，冷笑道：嗯，那夫人是一块木头，便告诉他也无用。那软弱性子会管媳妇不成？

说得吴公把首颠，那成氏，殷勤服侍共归眠。一宵夜景无须表，早又来朝说次天。公子先临安候毕，吴公唤过就开言：吾问你，纵容妻子何如是，竟与那，申福顽童把袖牵。这行为，若使外边传出去，不知道，畜生可觉面无颜？可也知，吾家世代簪缨族，岂可闺风是这般。从今后，戒勉切须严管束，若容忍，他时止恐更难堪。

论起来此等事，为父的原不应着口。惟恐汝妇将来更甚于斯，做出些不美之事，与我吴氏门楣体面有碍，故不容隐忍耳。

吴公子，当听严亲多少言，那心里，早猜成氏造无端。微带怒，半含惭，问是谁人把谎编？申福昨朝来我处，孩儿共语在廊檐，何曾媳妇同调笑，少不得，婢姬当时共目瞻。一句言词犹未了，却好那，佳人问候到堂前。姗姗细步方临槛，馥馥香风已入帘。虽不华妆偏妩媚，颇多素态是神仙。尊前万福提罗袖，下气怡声询早安。太守夫妻头点点，瑞征含怒便当先。呼小姐，告婵娟，述与方才话一篇。恼怒九华姜氏女，直气得，红云双起玉腮边。虽则教，素常忍耐温和性，到此际，名节攸关事大焉。欲待熬时熬不住，慌忙置辩这根源。

便道：此语何来，忒也奇怪之极！无端污蔑闺门，死去不怕割舌头么？

虽然申福昨朝来，这个是，谁见同他笑语谐？姜九华，忝出名门生旧族，殊非是，烟花贱妾怪裙钗。也须知，青莲出水心先净，也须知，细竹临风节岂歪？是谁人，造此荒唐平白地，将恁样，丑言相玷硬栽埋？真失检，不成材，怎使尊前也见猜？

况且，官人昨日同在目睹，我若有此失行之事，岂不知道？当施责备，何待别人言乎？

莫云身本出偏房，似这些，《女则》闺箴颇也详。好端端，含血喷人何至此，造口孽，须防报应有昭彰。佳人言讫花容变，说得个，成氏登时气满腔。冷笑一声开口道，你看见，谁人造谎骂荒唐？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事只怪你自家不谨，何得妄斥他人？公子怒道：伊乃骂那无端嚼舌之人，姨娘何必见怪？如此说来，想必就是你说的了。请问还是姨娘目睹呢还是耳闻？

这件事，非我今朝卫护妻，实难堪，将人污蔑语离奇。真妄诞，忒相欺，倒要分明请教之。这其中，果若闺房行不正，也无妨，便将休弃两分离。倘教平白相诬陷，还只恐，姜姓闻之不肯依。你须教，斟酌一番重再说，可莫要，恃强反惹失便宜。瑞征言讫多嗔怒，几句话，气得妖娆赤两颐。正欲开言犹未语，忽见那，吴公拍案发威仪。

怒向瑞征喝道：畜生，汝可忒也无知了。此事我不过微言示意，令你私房做戒做戒妻子。何乃竟在堂前彰明较著而问，成何道理？且更乱与别人争辩是非，如此狂呼大叫，难道不怕奴仆们听得笑话！况此等事不论有无，殊伤雅道。倒亏汝喋喋言之不已，也不觉得口么？

当下是，吴公拍案发严威，吓得个，翟氏夫人手乱挥。只劝孩儿休说了，些须事，莫教闹得乱成堆。于时那，瑞征忍气权相耐，



大小姐，又恼还惊痛泪垂。失措彷徨开绛口：虽则是，翁姑之语合依随，奈恁般，胡言实使难承受，少不得，要辩分明证是谁。如何教，媳妇含糊为玷辱，岂不令，官人亦觉少光辉？佳人说着啼悲哭，吴太守，听此惟将怒目窥。恼煞猖狂成氏女，竖起了，胜如板刷两粗眉。

立起来恶狠狠的向公子道：你不要护短，争辨是非。茅厕里须是越搅越臭。自古道：苍蝇不叮无缝的鸭蛋。自然有些影响，人才敢说。

这番言语是奴云，看你夫妻待怎生？少奶奶，自己行为多失检，怎能教，合家守口总如瓶？忘忌惮，惹批评，这个是，怪你妻房欠正经。假使无瑕一块玉，安能便教玷青蝇？自然有点偏邪处，方致人传作话文。几句话，气坏九华姜小姐，唇如白纸手如冰。欲思斗口同争执，又恐其翁乱骂人。委曲无何强忍耐，只落得，香罗掩面吐悲声。当下那，吴公夫妇皆无话，恼坏了，公子心头似火焚。冷笑一声忙启口，本来是，姨娘惯会逞风情。

所以疑惑别人，也是如此。可知世上妇人，未可一理而论，亦各有秉性不同，贞淫迥别。

公子果然说未完，早把个，成姨气得眼睁圆。此时不问长和短，跳起来，卷袖撩衣就上前。猛一头，撞向书生吴秀士，说道是，今朝拼你命同捐。自家妻子忘廉耻，为什么，反道奴奴是这般！那吴郎，见此难禁心火冒，慌忙推搡厉声言：

啊呀，成姨放手。这是甚么模样，谁与你撕打不成！瑞征公子喊声高，成姨是，一把胸脯抓得牢。劈面一拳复一掌，这时候，吴郎却也不相饶。同扭结，动粗豪，两下里，巴掌拳头着力敲。吓坏他，罢软无能吴太太，颤巍巍，一言不发但呆瞧。那一位，九华小姐方悲泣，忽见双双把手交，生恐儿夫为所损，直惊得，花容失色胆魂消。无何拭泪前来劝，被成氏，推得佳人

跌一交。

哇！走开。谁要你无知的淫妇假小心前来相劝。

自家作事不成材，你儿夫，反道奴家行亦歪。可须知，白璧无瑕难污蔑，少不得，同拚此命赴泉台。九华一跌抽身起，那地上，遗落云鬓金风钗。左右上前忙拾起，千金插好款弓鞋。料知恁样猖狂妇，较胜山中狼与豺。那得听人情理劝，无何退过一边来。目观夫婿同撕打，直惊得，冷汗沾衣颤若筛。不敢上前为解劝，香喉气塞赤双腮。一任教，无明火起三千丈，亦只得，缄口无言忍素怀。那一位，太太尤其无理会，只见他，心如小鹿面惊呆。吴公虽亦冲天怒，却不将言作主裁。端只为，宠爱妖姬偏见在，反觉道，孩儿狂妄不应该。当下那，二人扭结难分解，有几个，仆妇丫环早走开。若辈素知成氏性，惧怕他，行为凶险涉嫌疑。却原来，成姨气力蛮牛似，到底是，粗笨之人下贱胎。公子书生非武士，早被他，一时打倒地尘埃。巾扯破，服撕开，用力相持身莫抬。成氏捺之坚不放，打得个，吴郎情极吐悲哀。呼爱室，告慈怀，为什么，袖手旁观个个皆？伊纵猖狂当少抑，早难道，听其打死不冤哉？妖娆不过爹爹妾，畏惧如斯忒也呆。

啊呀，母亲何在？快来救我呀！

吴郎带哭叫慈亲，吓得那，太太犹如木偶人。坐在椅中难立起，纷纷但见泪珠零。这回急坏千金女，当时想，只好求翁站起身。来到吴公交椅侧，姜小姐，尊前一跪吐悲声。求解难，请排纷，乞看婆婆面上情，假使官人为所毙，少不得，媳拚一命也归阴。那其间，撇将姑舅如何处？暮景桑榆若个承？小姐言时悲伏地，吴公此际略停嗔。走来便把成姨扯，又唤孩儿吴瑞征，还不起身将服整，为何一旦忒胡行？可也知，成姬虽是吾之妾，较尔终须名分尊。怎作狂言为见消，这场烦恼自家寻。成姬当听吴公劝，他索性，图诈装娇卧在尘。扭捏悲声娇滴滴，今朝晦气合遭瘟。

没来由，无端出此蹊跷事，被公子，打得奴家遍体疼。蓦地踢来靴脚重，未提防，中其小腹更难禁。受伤处处非轻可，只恐残生活不成。平白无辜归枉死，可怜是个小冤魂。妖娆说着哀哀哭，倒把个，太守心疼十二分。忙唤侍儿扶挽起，送去那，房中将息卧床衾。丫环奉命忙来挽，成氏佯装苦楚形。故意教，走得一瘸还一拐，诸侍女，扶归其室且休云。且说这，瑞征地上抽身起，帽落衣开片片分。额肿头青犹自喘，夫人甚惜自亲生。只叫我儿真多事，何苦无端得罪人？公子时间无一语，气冲冲，回身自向后边行。夫人便乃相随去，劝慰孩儿保重身。自幼娇生并惯养，这般毒打几曾经？此时身上如何似？今日真教吓去魂。公子回言无碍事，母亲稳便去前庭，莫教又触爹爹怒，疑我娘儿私语论。太太点头回步转，中堂举目看情形。吴公怒气犹无息，在那里，乱骂丫环仆妇们。小姐一旁呆侍立，一班妇女尽潜形。夫人当下身归坐，说与佳人姜耀英，可晓瑞征多困惫，衣巾揉烂少完存。你今可转房中去，另取衣裳换一身。不必多言重起衅，要知道，妇人忍耐最相应。任教风浪高千丈，你只索，稳坐中舱当不闻。说甚恶言须忍受，少不得，真情难假假难真。千金当听姑娘语，忍着气，答应相辞转后庭。太守见他儿妇去，将言便说与夫人，孩儿一向和平性，从未胡为越礼行。为什么，改变顿教全异昔？想必是，枕边言语听妻云。吾只悔，无端要此轻狂妇，还恐怕，此后家庭欠太平。你做婆婆难坐视，必须教训善调停。夫人默默无言答，说罢吴公自转身。径去到，侧室看他成氏女，中堂上，夫人气得木雕能。心悒悒，面沉沉，良久嗟吁自忖论：

咳，真真罢了！

恨我生来软又呆，一切的，家庭事务费安排。只说教，娶房姬妾堪帮助，那晓反为种祸胎？自是人心难测度，近来这，成姬太觉不成材。一向来，欺凌媳妇犹还可，今日里，怎便挥拳打我孩？

举动全然非妾妇，行为好似近狼豺。容破损，眼撕开，大肆猖狂任性来。只为他，素昔持家多替力，因此上，十分信任最欢怀。殊不料，为人奸险今如此，好端端，污蔑闺门丑语栽。不独教，带累孩儿无体面，还只恐，外人指斥我无才。真懊悔，欠思裁，这多日，信彼行为大不该。

咳，事已如此，懊恨不来。自今之后，我只立定主意，不听他掇哄便了。

且按表，堂上夫人悔已迟，却说那，九华小姐女娇姿。回房看见夫君睡，便坐下，不敢开言置一词。只为他，成氏惯多心腹布，恐听去，风波再起祸难支。夫妻相对皆无语，小姐含悲泪若丝。暗思量，丑语硬栽无许辩，翁姑不说彼差池。可怜一自归吴氏，终日里，受尽欺凌若个知？这其间，便作红颜当薄命，奴岂是，天香国色美花枝。窃思他，同胞个个强于我，早难道，迨后人人总若斯？

咳，岂有此理！这总怪我生母不好，惹出来的。何故无端潜到来？又笑他，无盐嫫母丑无偕。成姨为此怀深恨，带累奴今种祸胎。受相欺，三月以来无善状，又将我，污言恶语硬相栽。恁情由，欲将去诉家中晓，恐生母，吵上门来护女孩。那其间，闹得愈加无理解，岂不使，公公益发怒填怀？便是那，严亲嫡母难区处，这叫做，女嫁由人顾不来。纵使教，严父念儿为理论，少不得，此间粉饰会分排。由来与我诚可济，惹翁姑，反怪吾家父母歪。想后思前无妙法，也只好，吞声忍气强延挨。思苦楚，吐悲哀，惊动床中吴秀才。四顾无人忙坐起，便上前，轻携翠袖劝裙钗；那成姨，本为下贱无知辈，言无据，不必悲啼莫介怀。小姐于归时未久，瘦却了，桃花两边退红腮。若似卿，这般忧郁须成疾，累我含愁没处裁。可也知，堂上虽然无善视，与贤卿，房帙琴瑟喜和谐。当下那，吴郎切切殷勤劝，大小姐，

良久停悲泪始揩。喜对郎君情分重，少不得，姑将余事且丢开。

当日无词。到了夜里，那成氏妖娆，便嚷说腹痛，被公子打伤胎气，想是要小产了。那糊涂主人，也不辨孕之真假，即信为实话，登时便忙乱起来。

一片高呼至后堂，立窗前，狂声大喊责儿郎：真造次，好荒唐，可晓姨娘受重伤？六甲当身非小可，何为粗暴逞强梁？相殴致彼伤胎气，这时候，小产端防多不祥。吴氏人丁原甚少，吾正喜，成姬得孕获双璋。无端闹出蹊跷事，你倒是，乐意安心入梦乡。那老吴，说罢依然回步去，惊醒了，瑞征夫妇各彷徨。推枕起，着衣忙，尽道是，祸事凭空又到将。这句言词从未悉，又无非，生端恐吓故佯装。妖娆假使真怀孕，岂有个，恁地相瞒作隐藏？正不知，怎样欢欣珍且重，家中安得不传扬？小夫妻，一边议论穿衣出，大小姐，看问成姨到后房。此刻体中何所以，若教痛止谅无妨。成姨一见生嗔怒，怪眼圆睁冷面庞。半晌回言方始答，说道是，不劳下问命将亡。

我现在遍体重伤，奄奄一息。倘若小产身亡，岂不畅快你夫妻两个！

奴奴一死可无忧，各事之间得自由。堂上姑婢乃木偶，房中夫婿亦温柔。闲蜂浪蝶时时有，少不得，任逞风情没管头。快快回身离我室，不劳这，虚情假意作相酬。妖娆说着翻身卧，装腹痛，啾啾之声叫不休。气得个，姜氏千金无话答，红了面，回身急步款莲钩。中堂却见其翁立，在那里，遣仆呼奴不暂留。

一面延请医士，一面招唤稳婆。又命侍儿，取出银罐，引起风炉，煎好参汤备用。

当下那，历乱纷然一众忙，吴公子，夫妻不敢去归房。稳婆来到为看诊，说道是，未动胎元却不妨。服药安之当可保，于时辞去话休详。稳婆始退医生至，切了脉，开了安胎一古方。公子应酬

为送去，吴太守，急传撮药速煎汤。丫环奉上妖娆女，那成氏，苦水私倾却未尝。腹痛佯装哼不歇，闹得个，一家乱到大天光。只有那，夫人却未抽身起，也只为，明晓成姬故作狂。自受日间多气恼，倒觉得，心头闷塞欠安康。天明方始披衣起，观看妖娆至后房。成氏见他贤主母，装成痛楚泪汪汪。提苦恼，诉端详，自是争持胎气伤。服药无灵难得保，可怜此际痛难当。夫人不便言真假，点首含糊冷面庞。半晌说声宜保重，应酬了，淡言几句到中堂。吴公遂问如何说，可保无虞妨不妨？太太含糊为答应，服些良药自安康。于时又召岐黄去，按说堂前恁假忙。

却说成氏闹了这一夜，自己不免十分困倦。一时房内无人，不觉沉沉睡去。丫环们报与主人说，二夫人此刻想必痛止，已经睡着了。

此际吴公心放松，夫人也不去追穷。传教媳妇孩儿退，歇息归房转室中。吴公子，夫妇于时同告退，入香闺，私相取笑恁情衷。九华便道言须谨，休被人听祸接踵。不表兰帙琴瑟语，再谈成氏在房枕。

却说那妖娆一觉醒来，见房内并无人在，便假唤侍儿，说是已经小产了。

幼婢安知伪与真，他况又，适当月信告诸人。一个个，匆忙遂向堂前述，烦恼糊涂吴太尊，忙到房中为看视，却见那，妖娆靠背坐床衾。一番抚慰方才出，吴太太，不免前来望一巡。家下的，仆妇诸多虽识假，惧成姨，谁来多口管闲情？私议论，暗批评，止不过，窃笑吴公没正经。自此妖娆房内坐，百般调摄实非轻。老吴终日寻闲气，叱妇嗔儿刻不宁。恼坏夫人翟氏女，亲生子妇自心疼。奈何软弱天生性，不敢开言出一声。只为丫环宠惯了，而今得势压夫人。难管束，费调停，为碍吴公宠十分。没办法，只得终朝心悒悒，早有些，食之作噎病魔侵。莫说这，无能因受

无能苦，却表那，姜府陪房奴仆们。见此吴家无好处，皆辞去，偕妻投靠别家门。九华小姐虽烦恼，未便相留一任行。按下此间诸琐屑，要提到，采芹奉命送书音。

话说采芹，奉命传书，晓行夜宿，约计半月有余，始抵江西省属南昌故郡。

一鞭打动入城垣，向路人，寻问衙门在那边？半刻工夫行已到，抬头举目且观瞻。多焕赫，甚庄严，较胜当时在北燕。喜逐颜开忙下马，手牵骏骥到门前。司阍惊动忙来问，为甚芹哥此刻旋？公子故乡安好否？你来必有恁奇缘。采芹一笑分明诉，惊讶司阍始了然。我道定多他事故，不然尔怎整归鞭？相携便乃求详细，絮絮叨叨问不完；小姐何为抛旧约？少爷怎得续新弦？严陵距此多途路？那一个，童子当时意若煎。陪笑慌忙呼伯伯，这详细，说来却有一长篇。吾今急欲中堂去，少刻前来再共谈。言讫回身拴了马，径临内院不迟延。

自家人不烦通报，一直进去。原来文学道现在按临吉安府岁试，不在衙中。

寿仁阅卷自随将，寒士为人作嫁裳。学使日来常患目，大公子，亦教同去看文章。现在这，衙中止有诸堂眷，当下童儿到内堂。却值那，姑嫂消闲同对弈，夫人观局坐于旁。侍儿几个堂前立，一见芹僮禀报忙。

当下诸侍婢忙攀珠帘，共入锦堂。一齐报道：启上夫人，今有向随二公子的采芹，不知何故，忽地来了。

夫人听说把头抬，果见童儿已入来。步静娥，姑嫂吃惊方转顾，早看那，采芹参见叩尘埃。欢映面，笑含腮，不待夫人询下怀，即以书函双手献，慌忙禀告把言开：

这是二公子特寄来的一封禀启。传命恭请堂上金安，并候大公子、少奶奶、小姐们各位安好。请夫人拆看此书，即

知小的来意。夫人接过，心下甚觉惊疑。便道：有何大事，特遣汝到此间送信？这却诧异得紧。抑是思亲念切，鳞鸿乏便不成！

一边说着拔金钗，刺破封函取出来。至尾从头观一遍，早不觉，又惊又恼怒填怀。惊的是，多娇淑女为君召，恼的是，客路痴儿作事乖。虽则教，拆散前缘无指望，亦须索，从容续配略迟挨。姜夫人，当时阅罢孩儿字，便向那，童子生嗔骂狗才。公子糊涂何至此，莫是汝，二人迎合那书呆！据所云，奸臣硬断红丝约，殊非是，舅氏抛还玉镜台。这期间，尔辈自应为劝解，为什么，秋闱在即共归来？可也知，新亲虽失须存旧，这母族，难道从今也拆开？恁行为，气愤一时犹可恕，怎又在，中途邂逅娶裙钗？忘所忌，不成材，瞒背双亲可是该！逞胡言，说甚其家原旧戚，生妄想，敢希伊母也同偕。此门中，吾已于归看廿载，这亲戚，从未曾知却费猜。莫非他，路遇风流狐媚女，成苟合，便将算作风鸾谐。恁裙钗，岂容挈至称儿妇，难为这，寄禀通知把汝差。那夫人，越说之时心越气，取书怒掷地尘埃。将言连骂亲生子，此际芹童已吓呆。不敢为之分辩语，但称知罪恕奴才。将身跪倒华堂上，叩首连连不敢抬。却说静娥姑共嫂，他二人，尊前侍立两分排。秋波共视书中语，不甚分明正自猜。忽见慈容颜色变，重重怒发恨敲台。手中掷下花笺纸，姑嫂慌忙拾起来。展看一回知就里，二娇不免泪垂怀。提翠袖，拭红腮，共叹同盟女俊才。素知他，惠妹端庄敦大体，断无失节侍皇阶。保清名，多应此去埋香玉，这一段，死别生离是可哀。窃思那，舅母生平惟一女，未知道，分离时节怎伤哉。本来教，恁般一朵奇英蕊，岂是人间易得栽！故使昙花为一现，即将召去赴瑶台。受他一种多情处，姊妹投缘个个皆。只说他年常聚首，谁知一旦永分开。今生不复重相见，剪碎了，义谱金兰委草莱。说着双双齐恸哭，引得个，



夫人伤感泪同揩。叹口气，含嗔复骂亲生子，为什么，恁地糊涂心志歪？这其间，假使惠英存节操，乞君恩，乐昌破镜可重谐。却因何，匆忙遽把鸾胶续，半路上，不告而婚自主裁？恁行为，忒也无知多妄诞，倒好似，有些颠倒犯痴呆。夫人说着悲还恼，便向芹童叱起来。复问他，一切情形详细语，恐伊信上未全开。诸曲节，细根菱，说得分明恕狗才。公子怎生离舅宅？千金何日赴燕台？并这个，续婚之女如何似？是否贤哉与美哉？公子怎教相中意，便在那，草堂花烛共和谐？采芹见问从头诉，这节事，公子虽然是不该，只为其时深中酒，被伊家，婚姻面说苦相挨。迷糊遽尔轻轻允，待醒后，一诺千金悔不来。论其人，哪是倾城和绝色，无非大类一凡材。若同姜府千金比，只好算，脚底灰尘花下苔。公子何曾看中意，止不过，一时中酒欠思裁。因而冒昧行差事，好比是，缘结前生遇合乖。这其间，万不是来千不是，总怪那，无知进退老裙钗。却教带累吾公子，得罪堂前孝行埋。恁差池，幸乞夫人宽一二，慈恩怜恤作安排。采芹正说犹未讫，文太太，触怒重新骂狗才：休作巧言为善饰，那畜生，长成如许岂童孩？凭他当面情难却，少不得，上有双亲当记怀。斗胆如何旋即允，论婚媾，非游柳陌与花街。自应请命先相致，岂有个，事后方才把你差？即便教，美眷如花难错过，亦须索，通知父母少参裁。所为种种殊非礼，都怪你，狗党狐群一类皆。

采芹不用说了，好教我越听越气。汝且退去，外厢权歇，待我写书，明日打发回去。那畜生即是目中未有爹娘，胆敢不告而娶，我心上却也无此孩儿在念，岂容夫妇偕归见我？就教他长住那厢便了。

夫人说着怒容添，紧锁双蛾叹恨连。此际采芹惟诺诺，相辞那敢再多言。离画槛，出雕檐，便自抽身到外边。向那些，伙伴之中来告诉，原不怪，堂前主母发威严。本来也，几曾听有斯亲戚，定

是那，无耻贫婆谎冒编。二公子，作此糊涂多错事，却累我，奔波两地受熬煎。那人家，一贫如洗瓮餐缺，未识这，不许偕归却怎般。

羨你诸位伯叔兄弟，在此衙内安居。有吃有喝，好不享福。可怜只有我采芹命苦，这一向不知受了多少辛劳，还落个两边不得讨好。此去多半要作一个饿鬼游魂，不复再来相见你等。这冤枉何处可伸，真个苦恼吓苦恼。

采芹说着泪双垂，惹得诸人笑脸堆。尽道芹哥休懊恼，这个是，只须公子夺高魁。那时主母应宽恕，必定相迎共转归。公子倘教居显职，你是他，跟前得意大亲随。叨福庇，长光辉，重用应须另眼窥。到那时，我等还当欣羨你，此目下，何妨权耐莫伤悲。众家奴，相怜相戏同相劝，倒把个，童子闻之喜展眉。

便道：多承众位相助，若果得如所言，我采芹自苦得不枉。只恐未必能够，没这造化呀。

不提奴仆外边言，再表夫人里面缘。想后思前真懊恼，这一个，惠英素属母心欢，起风涛，忽教被逼皇都去，未知道，萱室伤怀是怎般？年暮之人禁不得，这一向，未知身体可平安？嗟吁一自于归后，不得时时侍膝前。鱼雁虽通悬念切，怎能够，归宁一探老慈萱？心辗转，意忧煎，短叹长吁默默然。步静娥，姑嫂殷勤同劝慰，文太太，移时遂向女儿言：

我心绪不宁，无意执笔，汝可代作一字，责备汝弟。私缔婚姻，目无父母，任意妄为，未堪容恕。不许偕妇归来，徒使路途往返，荒废学业。权教暂住那厢，以待秋战。倘能荣登桂籍，联捷巍科，赎此罪名，那时方许同来见我。如其名落孙山，仕途无分，则任其飘泊异乡，长居彼处，不许归矣。谨照此言，无庸更易，直书之以达那畜生便了。

当下那，佩兰不敢拗萱堂，只得就，研墨披笺坐案旁。俯首沉吟

颦翠黛，那心上，又怜又恼恁行藏。忘顾忌，肆风狂，致负深愆得罪娘。母性威严非小可，罚教飘泊寄他乡。劝之料想言难入，令我含愁没主张。小姐寻思多一会，没奈何，照依母语写行行。不一时，书成送上慈亲阅，文太太，接过从头看细详。点首遂教封固好，小姐又，标明月日印图章。

当下，夫人又叫媳妇，称出花银数两，封好，与书信放在一处，预备明日赏给采芹盘川，动身回去。

步小姐，依言备好不须谈，文太太，又命娇娃作一函。请托官封交驿递，寄去那，故乡询候老亲安。千金奉命旋书就，封固了，遣使相交府署间。只为衙中无印在，官封因把别人干。烦文琐琐休多叙，华堂上，一日忙忙晚始闲。膳罢各人归卧室，谯楼将及二更阑。却说他，采芹探得夫人睡，潜入内，悄把堂前仆妇烦。未识千金何处住，敢祈引去一相参。当时仆妇称胡言，要须知，汝乃书童年少男，岂可夜深临绣闼，这干系，夫人知得我难担。适见你，中堂一一皆曾见，又何必，恁地重重礼太繁？快快回身出外去，我这里，院门一霎便须关。采芹陪笑言称是，恁行径，不怪高年作阻拦。恕我糊涂不解事，一时忘却礼如山。这期间，欲参小姐非他故，为的那，公子胡将亲事攀。信达夫人嗔不孝，罚教不许共同还。那人家，虽然欲赘东床客，怎奈穷来彻骨寒。日逐三餐供不起，这桩事体实为难。吾公子，不多盘费行看尽，早难道，饿死他乡说也惭。故潜来，拜恳千金为劝母，可能教，恩施格外少从宽。纵然不许同回府，须赐些，资斧盘缠方始堪。恁私衷，欲告无门真苦恼，未知道，可能代达绣房间？如果肯，春风口角行方便，少不得，公子身荣另眼看。当下采芹央再四，那仆妇，应承去告女红颜。穿曲院，绕雕栏，来见千金文佩兰。原来他，姑嫂二人居一室，只为是，少雯不在共盘桓。时间却好犹无睡，在那里，共抚瑶琴一曲弹。忽听推扉来仆妇，一齐按指

问根原。黄昏深夜来何事，仆妇将情诉一番。姑嫂二人皆点首，佩兰遂向步娥谈：

嫂嫂，这难事却教怎说？我实不敢去劝母亲。你才须听见堂上，在那里短叹长吁，怨恨兄弟么！怪其无故归来，私联姻娅。说舅家当此颠危烦恼之际，正合在彼周旋一二，为之安慰。何得愤气辞行，岂不益添老人愁闷？不重外婆，轻看舅氏，即是不孝母亲。这糊涂畜生，实属可恶，我且教伊飘泊异乡，在外边受些困苦艰难，那时才晓得厉害。

你教我，此言怎向母亲提？大料也，未必施恩作赠贻。只怪少霞行事错，难道他，平时未识母威仪？处家庭，严亲尚且凭调处，何况为儿怎不依？纵使蓦逢真绝色，也应该，先为请命到江西。或行或止随父母，岂有个，半路相逢便娶妻？又不知，所谓族姑真与假，娘怪彼，胡言捏造作相欺。爹爹偏又他方去，这亲谊，委实无从去考稽。小姐言时颦月黛，静娥含笑语低低：

贤妹，我想二叔虽多不是，但事已如此，懊悔无从。且其所娶，果系儒家闺秀，则虽为不告之婚，究非郑子情迷汧国可比，父母那便久久相弃？不过一时之气耳。少不得有日偕归。怎奈婆婆此时正在盛怒之下，令人不敢开口。今据采芹所云，不若我等私下凑些银两首饰寄去助之，俾使二叔不乏日给，方好用功读书，以图上进。此乃愚见，未知尊意若何？

小姐听斯点点头，含笑说，嫂言正合我深谋。于时俱各抽身去，秉烛开箱仔细搜。取出些，零碎金银珠共宝，约莫有，秦关三倍价堪酬。灯前检点同包扎，取个描金拜匣收。小姐重为修一简，达知兄弟恁情由。督劝教，用功刻志求精进，博得个，金榜题名赎罪尤。那其间，父母释然当接取，免于异地作飘流。书成封好同其匣，遂交付，仆妇将言嘱咐周。

当下，那仆妇奉姑嫂之命，取了信物，辞出绣房，前来寻着采芹，便将交付。并述知小姐及少奶奶嘱咐之言。那采芹自是不胜喜欢，再三称颂。

贤哉难得少夫人，免得个，主仆穷途受困贫。有此金银堪贴补，愿只愿，一朝公子步青云。销罪案，返家门，骨肉依然乐一庭。言讫欣欣为致谢，相辞仆妇自回身。不说他，一心为主家童语，且说香闺姑嫂们。仲夏时，虽则夜深天甚热，启纱窗，双双笑语纳凉阴。千金便乃呼贤嫂，不知我，弟遇如何一美人？想少霞，自幼生成高眼色，相逢料是貌倾城。因忘顾忌行狂诞，半路人，萍水相交便毕姻。使我闻之心着急，巴不得，眼前便会慕容纯。如何一个多娇女，可及佳人姜惠英？却谁知，偏遇慈帏生恼怒，不容来到共相亲。奴心最喜花容貌，这殊艳，未识何时见得成？文氏千金为此语，说得个，静娥失笑启朱唇：恁襟怀，姑娘若使为男子，也必风流欠正经。才是同胞兄与妹，并皆重色更多情。每听他，令兄对我言提及，深赞那，楚氏春漪貌十分。还说甚，士有二妻经籍载，得能够，唱随一室始如心。常叹息，每沉吟，提起了，一念相思情自深。不道这，阿妹芳怀同仿佛，出言使我笑难禁。自古来，惟闻男子贪花色，未见闺娃爱玉人。步氏千金言讫笑，侍儿几个亦含春。言谈不觉更深矣，姑嫂俩，方始归眠入绣衾。次早天明梳洗罢，堂前安候不须云。单言童子清晨起，到中堂，叩别夫人要转程。

夫人便将书信盘缠一齐发下，并吩咐一番言语，令其转示公子。

若能奋志夺高魁，赎罪方才许共归。倘使泥金无见报，便任教，异乡沦落永乖违。吾即此，训言几句无多嘱，你辈奴才共劝规。姜氏夫人吩咐毕，那一个，采芹答应自唯唯。刚刚退下瑶阶砌，太太招呼转步回。尚有一言交代你，那故园，凭教金玉积成堆，

可不许，畜生窃向家人取，浪费家资作己肥。伊既然，不告而婚忘父母，谅自有，泰山之靠好栽培。夫人说着嗔含笑，倒把个，童子听来笑展眉。答应一声称晓得，料公子，断无再敢作胡为。现今身犯千钧罪，懊悔无门不可追。怎么敢，再作恁般忘忌惮？那除是，安心预备命相赔。

此事夫人但请放心，不烦嘱咐，小的就此叩别了。

言完退步出雕栏，自去向，伙伴同人别一番。即便长行登道路，这采芹，穿州过府话休谈。单言此处潭衙内，次日里，又接音书第二函。却是杭州工部信，告诉这，女行婚失各波澜。姜夫人，一时展阅诸端底，方晓得，次子私逃半夜潜。不免心中增恼怒，骂一声，畜生何乃恁愚顽。真可笑，又堪惭，若此真教更不堪。本只知，风泊鸾飘因赵璧，今始悉，鸡鸣狗盗过秦关。况既云，抛荒玉軫胶羞续，却怎使，邂逅红丝亲立攀？言行相违何乃尔，真不解，畜生所具甚心肝。当时怒甚反成笑，遂将此，字付多娇姑嫂看。

看罢，小姐便告母亲：今日既得此信，我处当致一函，答复舅氏。告知少霞踪迹所在，好教外祖母放心，省此多余记念。夫人点首道：我儿说得不差。我也正欲作一示达知故园总管，恐怕少霞向彼支取银钱。令其不许开发，倘私相过付，闻之，则重处不贷。此两信一并写成，同将寄去便了。道罢夫人怨恨长，情牵老母忆家乡。膝前姑嫂同相劝，过一日，寄信杭州书慢详。却说采芹登道路，计程半月抵村庄。心算计，意筹商，便把明驹系绿杨。推启柴扉来入内，却好那，少霞正在读文章。于时一见童儿返，草堂中，个个都皆喜气扬。公子推书身立起，高年老媪步踉跄。齐拥至，共围将，乱乱纷纷询此详。老媪争先忙启问：贵主人，得知此事可欢肠？须料理，怎排场，我小姐，正备菜行到那厢。此际采芹偏作娶，相见毕，连称恭喜

却非常。难得个，老爷太太闻斯信，并夸说，公子多能善主张。甫拆良缘旋续娶，况且这，慕容又系旧潘杨。门当户对真教好，省却了，念切向平父母忙。欢喜十分差使接，现有那，官船一只候新娘。差吾头报先来此，你众人，快快调停要束装。案上书文须叠起，房中物件速收藏。那芹童，一边说着连催促，他且是，不把瑶华付玉郎。哄得人人真果信，双母女，收开针线共商量：似那些，破残物件无妨弃，惟有这，要紧随身却莫忘。老媪欣欣连道是，回身取火下厨房。烧滚水，备茶汤，喜色匆匆手脚忙。才看柴薪拖泼撒，继听碗盏响叮当。欲教煮茗供行客，更又将言谢灶王。荷感神灵垂佑庇，而今后，不愁主仆乏衣粮。

话说采芹当下扯谎，哄得人人相信，个个生欢。乱忙忙一齐打点收拾。采芹又叫不要用膳，到船中去吃，那里家人等已备下了许多菜蔬肴饌，侍候主人以及我等。公子遂问：共是几个家人前来相接？如何汝独自一个到此？伊辈不来见我？抑且家中有无回示？汝速详细言之。采芹答道：回书却是没有，因夫人说是不多几日，便要见面，不消写了，单叫口传便是。其余迎接家人，共有四个。另外二人专管伙食烹饌。伊等本欲回来叩见主人，是我怕他们见此茅檐蜗舍见笑。少奶奶宅上忒没体面，有失公子光辉，故皆令在舟中守候，未与前来。公子闻言，点头不语。

哄得他，个个匆忙乱一堆，小姐去，房中收拾下罗帏。采芹见此孜孜笑，文公子，不觉生疑双皱眉。叱书童，莫不今朝痴病发，为什么，这般憨笑不成规？重诘问，细敲推，莫是其言与事违？公子当时生怒色，那采芹，怀中始取信呈窥。叫声公子休追问，且将这，主母来书看一回。公子拆开观仔细，知就里，不禁意懒更心灰。便教小姐休忙乱，请览此，家母贻书事怎为。于时那，小姐接来同母阅，十分懊恼泪将垂。孺人遂问文公子，令尊堂，情

性原来厉且威。既是欲归归不得，也只好，权居寒舍等秋闹。贤婿你，若能联捷登金榜，那时节，便可相偕小女归。公子闻言惟默默，悔煞这，一时造次怨伊谁。

当下大家索然扫兴，议论了一回，却也没法。只好住此荒村，等公子乡试后再为定夺。

小姐无言闷在胸，多才亦是锁眉峰。含嗔便把芹童责，倒被你，哄得人人忙乱同。既然教，太太书中如此说，亦只索，村居刻励命相从。采芹见说低头笑，便谓旁边小桂童：我当初，但解烹茶和涤砚，此目下，新充报马到名功。来似箭，去如风，今日西来明日东，不患他年无出息，这手段，好教去把驿差充。桂童点首同欢笑，公子含嗔道曲衷。

我在此烦恼不胜，汝等有何高兴，只是取笑，忒也没个规矩了。正不知汝见夫人是如何说法。莫非因风纵火，以致于此，亦未可料。采芹道：这句话可真冤屈杀人了。奉命传书所为何，岂将谗语起风波？夫人览信知其故，已见重重大怒多。怎敢进言为启口，公子你，莫教见屈瞎猜摩。

小的一片好心，不蒙称赏，反加责备，这却从何说起？不信时，待取小姐寄来信物与公子观看，便自知道。一壁言时启被囊，取出个，描金拜匣奉才郎。少霞接过忙开看，却原来，珠宝金银里面装。再启瑶华观姊字，始知就里各行藏。私感佩，暗评量，难得这，姑嫂双双且侠肠。得此厚贻无所虑，大可以，安心刻志待名扬。那其间，相偕眷属同归去，赎罪庭闱见父娘。文公子，检点一回方搁下，书与物，并皆交付女红妆。纯娘接过忙收好，此际童儿告细详：

这乃我愁公子处此艰危，如何是好？倘若一朝身边盘费用尽，难道去学那郑元和唱莲花落糊口不成？目下度到明春，正好有大半年光景。这苦难又不敢告与夫人，求其体恤。只



得私央仆妇，去共小姐商量，方有此赠。是乃隔夜所为。不道夫人临别时，又加严嘱，连故乡总管处，皆不许去逛取一文半缕，知则主仆并罚不贷。你众人听这家法，厉害也不厉害？若不是我想此主意，却使怎了也？

大家于时悉知闻，深赞书童一采芹。莫谓无知耽戏耍，颇多肝胆具忠心。其中只有娘和女，半是愁烦半是欣。喜的是，有此金资堪度日，婚姻不枉结高门。愁的是，姑婢厉害今如此，日后难将色笑承。按表娘儿心下事，文君亦是意沉沉。事经至此无其奈，懊悔嫌迟没理论。当命芹童为歇息，三主仆，于时只得住荒村。才郎刻志观经史，淑女依然理绣针。老姬孺人常念佛，要保佑，今科公子中魁名。只有那，采芹折桂浑无事，结伴村童三五人，或向深林闲放马，亦从浅涧戏垂纶。有时钓得鱼共馔，沽买村醪作一醺。倒也逍遥还自在，随公子，安心随分度朝昏。按提此处郊居事，挽转霜毫叙别情。各处情由权不表，却言帝省一皇亲。

话说京师楚国丈之子，近已授室，所婚乃本京豪族之女汪氏。其人妒悍特甚，丑陋难堪，所胜者拥得一副厚奩，不亚皇家贵主耳。故此廷辉甚不惬意，怨怼乃尊，婚姻错配。因忆及前任文翰林之女，才色绝伦，向所深慕。本欲谋之，为父阻抑。近日不知出阁也未，何不潜去江西一访踪迹？倘能侥幸谋此佳人到手，方遂平生之愿。再者素闻江右一带，女色最佳。顺便买他几个名姬美妾，充诸下陈，得以追欢取乐，庶不教青春虚度，枉此富贵豪华。这主见固是大妙也。当时想罢，便告知父母，假说近闻宁藩威势日振，儿欲前去私下探其动静如何，好为防御。若获尺寸微功，也见得父亲当道，用人不错，教子有方。国丈闻言大悦，称赏一回，便从所请。廷辉见诺，自是欢喜十分，遂即束装南下。

可笑风狂好色徒，路迢迢，不辞千里访名姝。登大道，走长湖，

寂寂而行焕赫无。为恐沿途官守接，知风惊骇失罗敷。一程径到南昌郡，水码头，停泊官船把事图。楚廷辉，得意十分筹妙策，将言遂问众家奴：

不知汝等众人，内中可有与此间学道文府家丁相认者否？内有一仆，名唤刁能，忙答应道：小的与他家门上童安，在京时颇还有些熟识，虽然不算深交，两下十分见好。因他一个兄弟，乃小的引荐，得其好事故耳。不知公子问此为何？廷辉喜道：吾自有桩心事，今且慢言。汝既与彼家人认识，这就容易调处，可前来听我吩咐。

汝今与我去城中，寻着那，文府童安探个风。可休提，尚在吾衙为使役，只说是，赋闲目下作飘蓬。今只为，投亲到此南昌郡，便道前来候老兄。即邀他，酒肆茶坊同一叙，闲话里，探其文府细情踪。那一位，千金曾许东床否？要知道，此女吾心一念钟。向者本思求作配，只因堂上未相容。反教娶那汪家女，只落得，一具妆奁较别丰。余者全然非我意，不胜懊悔闷于胸。因而忆及文家事，欲使乘鸾过别峰。这其间，止愿佳人身未嫁，须不怕，蓝桥有阻路难通。一任教，东床已为他人占，吾自有，绝妙良图智不穷。汝必须，仔细探知详告我，少不得，此情办妥妥酬功。刁能听说唯唯应，含笑说，主命相差敢不从？告退于时登岸去，楚国舅，消停等候在舟中。凭窗四面闲观望，心在巫山十二重。为羡嫦娥遥至此，愿只愿，名花留得一枝红。莫教早作他人妇，这个就，枉累奔驰事落空。勿谓齐眉人已有，奈其丑陋乏姿容。因思另外求佳偶，不效那，谨守糟糠古宋弘。按表廷辉心上事，再言刁仆那家童。行曲曲，步匆匆，寻至文衙去探风。却好童安门上坐，两人邂逅喜相逢。寒暄各叙虚情话，那刁仆，便乃邀临酒肆中。把盏论心闲问起，童安怎识这私衷。一五一十分明说，遂将这，宅内端由诉始终。现在主人不在署，按临别郡考生童。

大少爷，相随同去观文卷，因为是，敝上时来目患凶。阅卷师爷虽不少，恐其舞弊打和同。二公子，去年已把芹香采，等待秋闱住浙东。目下衙中惟女眷，倒落得，身无一事颇从容。今朝邂逅同君会，叨扰逍遥饮几钟。刁仆点头称好说，话来得意兴犹浓。香醪各引三杯酒，美饌添来五味供。刁仆有心含笑面，又询及，闺中小姐近芳踪。向闻贵主千金女，貌似嫦娥下月宫。择婿多年无中式，此目下，可曾选得美乘龙？童安不识其私意，乃回说，去岁联姻谢府中。闻说亦曾游泮水，这一位，姑爷名字叫春溶。十分豪富官家子，谢大人，现任山东抚院公。聘定至今犹未娶，听说是，与吾公子把书攻。皆于舅宅姜衙住，想必要，一举成名姓字荣。方始共谐花烛礼，这番信乃去年冬。迩来公子同分手，这却又，另有希奇事一宗。正欲详言姜府故，回思干碍柏奸雄，与他贵主称亲戚，又何必，当面非之故犯冲。一笑无言忙改口，另将他话叙欢惊。那一个，刁能却也无心问，闲话何烦仔细穷。重在一人文小姐，当闻所语笑融融。生喜色，动欢容，便乃将言道曲衷：

哦，原来尊府千金，乃是许配山东谢抚院的公子。这人家我却认得，曾经去过，那排场固是不小呀。童安笑道：你却如何认识这谢府，莫是与贵主有亲么？刁能笑道：非也。你原来不知，敝上人乃山东人氏。向日吾与公子回乡祭扫，彼是地道大员，因随往拜会，去过一次，所以知道。这话说来，已有好几年光景了。

刁奴言讫笑容装，便劝童哥进一觞。只顾谈闲忘吃酒，算来无谓菜俱凉。知心好友相违隔，君在江西我帝邦。难得个，今日两人萍水聚，正该痛饮尽欢肠。童安含笑称多感，过扰吾兄却不当。言讫开怀同畅饮，杯杯满注郁金香。殷勤彼此相酬劝，直饮到，酒尽双壶入醉乡。那刁能，方始起身来会钞，童安谢别感情长。

自归衙署无庸表，单说刁奴出女墙，一路行来多得意，公然访得  
细行藏。乃寻原路登官舫，含笑呵腰到内舱。国舅见时心大悦，  
随即就，屏其左右问忙忙。刁能委曲从头禀，今日里，探得真言  
确且详。如此这般言一遍，皇亲听了喜非常。即然此女身犹在，  
妙策良谋索主张。自古奸人奸智广，早不觉，眉头一皱计排将。  
图巧合，试乔妆，倒不若，冒彼东床坦腹郎。喜得他，父子三人  
都不在，却有那，阿谁识我面和庞？似恁般，冒名顶替人间有，  
管娶娇娥入洞房。只是一桩须不妙，曾与彼，夫人一面识容光。  
必须留意随机变，可莫教，访得桃源阻客航。这姻缘，事不宜迟  
须速办，耽误了，恐他父子返南昌。当时想就心欢喜，便吩咐，  
快把船头各物藏。旗帜桅灯诸职事，尽教收起恐张扬。家人奉命  
忙传谕，那船上，舟子惊慌询曲肠。国舅回称都莫管，少不得，  
事成赏汝大财香。

老实对你说罢，此处文学道的小姐，乃吾旧聘夫人。不  
道他家无理，嫌我府上是武弁出身，不愿为婚，竟悔其约。  
近闻他又另许谢姓之人。本欲与之当官理论，奈事不美观，  
反失了吾家体面，故特来冒称谢姓，迎娶他家小姐过门。待  
成了亲后，看他有何理说，少不得要来认亲。此事因要机密，  
故不去另租公馆。

迎亲就在此官舟，吾自然，另赏花银格外酬。楚府威权当自晓，  
皇亲国戚岂凡流。顺之有利违须死，切勿多言泄此由。那一个，  
舟子闻斯声诺诺，于时退去到梢头。一来惧此威严重，二者图其  
厚赏优。缄口因而不做声，再说那，皇亲当下又铺谋。

吩咐几个家丁，潜去岸上，另做旗号灯笼。一切职事，  
俱用山东谢抚院的官衔款式，趁夜间更换，好教愚弄他人以  
此为据。

一众豪奴奉命行，忙忙料理已黄昏。晚餐用罢俱更换，一对桅灯

谢府名。实堪嗤，早起犹书国丈府，到晚上，变为山左大军门。廷辉膳后中舱坐，想良谋，怎样安排去骗亲。慢品香茶重剪烛，早不觉，奸谋诡计一时生。呼侍仆，唤家丁，命取文房四宝珍。答应一声忙不住，研浓香墨上前呈。皇亲取过花笺纸，意思要，冒写家书假上林。无奈教，平日未尝亲笔砚，提起那，一枝班管重千斤。无从下笔书难就，良久迟迟稿始成。从头至尾观一遍，自家也觉不成文。重改抹，再添增，打稿完时方始誊。鼓打三更交五点，一封假信始誊清。在京见过文公字，仿摹他，笔意些微有几分。观看一回多得意，封固了，安排遣送待明晨。侍童服侍忙归寝，一夜无词天又明。梳洗完时餐早点，唤其得用两家人。

一名苟安，一名毛顺，两个俱系山东人氏。廷辉当下交与假书，又细嘱咐一番言语，如此如此，送至城中文学院署内。只说是谢公子的家丁，已同主人去见过岳丈。此信系文大人命顺带来送交夫人，令其遣女出阁的一封家信。

装作那，真真确确谢家奴，言语际，圭角须藏一点无。倘若他家盘问细，必须要，临机应变巧支吾。管教骗得深相信，认我东床真女婿。便是他，匆促不堪谐凤卜，须害怕，闺女被召入皇都。遵此语，往前途，办得周全赏自殊。毛顺苟安同领命，告退了，主人上岸进城闾。穿曲巷，走通衢，寻到文衙学士居。见司閤，冒说谢家公子仆，怀中取出一封书。

便道：门上老兄听者，我二人乃山东谢抚院家公子的亲随。一向随侍小主在杭州姜府寄居，以待秋试。不道近闻朝廷采选宦家闺秀，备位妃嫔，竟有多少受聘之女，亦遭强逼入宫，这冤枉却教怎说？故我公子，思及府上小姐，才貌既是绝伦，恐其姻缘有变，因买棹前来，急为迎娶，免此是非。在路传闻尊老爷不在衙署，按临吉安考试。已去见过，达此下忱，一番情节，蒙大人慨许完姻，千金一诺。特命携有家信

在此，呈上夫人，教作速准备小姐出阁。

司閤当听一番言，接过瑶华信道然。邀入耳房权坐待，自将书去里边传。那一位，夫人却好中堂坐，分拨家庭各事端。忽见门公来入内，将言告禀立廊前。今有那，谢家两仆投书至，说道是，曾与姑爷去吉安。欲乞早成花烛礼，恐怕这，朝廷选美祸相延。老爷允诺多欢喜，顺带家书到这边。言讫便将所接信，交与了，侍儿转送入珠帘。夫人接过忙开看，刺封皮，抽出桃红两幅笺。上写夫人妆次览，别来倏及月余天。家中人口平安否？吾在此，公事匆忙更苦炎。目患乞今犹未愈，料因心火日熬煎。幸而有子分劳事，不必家人远挂牵。前日问，不意谢郎亲至谒，却可喜，东床坦腹得英贤。才称绝调人非俗，貌实超群礼更谦。告我特来无别故，为闻圣旨出幽燕，欲求殊艳充嫔御，向悉闺娃才貌兼，恐使其中生不测，何如毕吉早成全。因教当面为相恳，赐允之时幸万千。我想此言诚不谬，女儿也，標梅正及合婚年。莫教意外生他故，倒不若，早把向平愿心完。故此慨然当面允，任其择吉毕良缘。或招或娶随他意，不必夫人主代专。便作教，荒促难将诸事备，那亦可，花银千折代妆奁。休固执，莫耽延，要晓得，女大从人自古然。骨肉分离休懊恼，且喜这，东床才貌在人先。吾家爱女三生幸，跨凤乘龙得所天。好好的，料理闺娃来出阁。吾只为，官身不得转家园。后书杏圃灯前草，特寄夫人照不宣。当下那，姜氏夫人观信毕，亦愁亦喜就开言。

对閤者道：原来是谢府姑爷要来迎娶，已去见过老爷，老爷允许完姻，故特到此。汝可引来人见我，我要问他详细，并姑爷现在何处，好教定夺。

司閤闻命自遵行，随即就，带进传书两仆人。单膝行参廊下见，夫人帘内唤平身。查底里，问根因，贵主而今何处存？既是文旌临此地，不妨移驾敞衙门。虽然说是新娇客，这里面，沾我姜门

舅氏亲。无用拘拘存俗见，吾当遣使请光临。这其间，完姻既乏冰传话，一切还须当面云。姜氏夫人言及此，他两个，苟安毛顺暗心惊。慌忙垂手将言禀，家小主，现在船中泊水滨。本意教，毕吉待其登第后，端只为，朝廷现在选妃嫔。久闻小姐多才貌，恐怕姻缘起变更。万恶内官无道理，有多少，闺女已字逼离婚。因而急至南昌郡，早缔鸾凰免挂心。荷感大人亲允诺，寄书来，通知家内备完姻。夫人料必无推托，速备千金出阁情。

至若小主，本欲亲来晋谒，因是前夜露坐，着了微凉，沾些小恙，不获登堂拜见。特差小的投书转致，代叩金安。禀上夫人恕此衍，佳期已定乞周旋。匆忙未及行盘盒，听说是，干折花银一二千。两个豪奴呈未毕，夫人当下又开言：似那些，陈规俗套无烦计，这个是，我亦家寒少厚奩。婚事论财非道理，但须好合两无嫌。吾家只此千金女，本意要，留伴椿萱歇二年。既是东床今远至，欲教迎娶毕姻缘。其中更有多干系，吾自当，料理成婚岂久延。但只一桩须入赘，好教我，明珠在掌暂留连。待其满月偕归去，省却汝，公子调停在外边。我意必须如此好，两管家，回时代述主人前。夫人说罢传留饭，自有那，童仆相邀到外轩。当下二人听此语，为难不免锁眉端。此间必欲为招赘，看起来，好事还防有变迁。吾公子，文府夫人曾见过，相逢识破事须穿。又难推托如何好，这倒真教没主专。

不要管他。且回去告与公子，凭他自家想主意便了。毛苟心中暗忖思，于时告退下阶墀。到外厢，吃其酒饭无消说，用罢慌忙便谢辞。偏又夫人传命出，着两个，自家奴仆共随之。到舟中，请安看问姑爷好，顺便就，恭迓文旌枉驾施。不必拘拘存俗见，吾正要，面商一切细言词。当时命出家人应，皇亲府，二仆耽愁没主持。欲待推时推不得，没奈何，相携同步共奔驰。离学署，出城池，迤邐行来不几时。早到河干船泊所，苟安就，

高传暗号作通知。

呖，汝等众人何在？快禀公子，今有文府二位管家，随来望候姑爷，一同到此。

二人示意作高呼，骇得个，舱内皇亲主见无。忙便起身藏入帐，将言悄谕众家奴。少时伊等来船上，可说我，偶感风寒欠自如。切勿引之当面见，随机应变好支吾。家人几个称知道，掩上中舱出外俱。方始邀其来使入，文衙二仆笑相趋。殷勤各见同班礼，启问何时上路途？天气日来炎暑甚，听说是，姑爷贵体欠安舒。此来为奉夫人命，面叩金安询起居。未识姑爷何所在，莫非偃卧碧纱厨？相烦引导为参见，原来属，自己家人莫过拘。二仆当时言未竟，皇亲府，家人接口笑回渠：

多感亲家太太慈注，又劳二位远来，真教过意不去。争奈敝小主因是前日受凉，染些小恙，尚未起身，不便惊动。少刻我等代传了罢。拜烦二位管家，回去转致夫人，代为请安便了。

言完让坐递茶杯，文府中，两个家丁暗里窥。只见那，紧掩中舱声寂静，张望处，碧纱隐隐帐双垂。想来真是姑爷病，此刻犹然卧在帟。未便面参为勉强，说几句，寒暄少坐乃辞归。不言二仆归衙署，且把船中说一回。国舅得知来使去，抽身出帐笑容堆。苟毛二仆低言禀，可知道，事在疑难却怎为？虽然教，骗得伊家相信了，那太太，要将女婿赘门楣。机关识破如何好，只恐怕，枉费精神事又亏。言讫细呈才说语，时间懊恼楚廷辉。抓短鬓，锁粗眉，默默无言细算推。既然他，信是东床真不假，岂因此，不从招赘便乖违？必须要，佳人到手方才妙，没有个，为此旋教心自灰。待明朝，择定佳期书帖送，传言招赘事难为。定须迎娶成花烛，且看伊家怎发挥？若还教，必要招亲方始可，也不妨，着人硬去抢其归。劫佳人，放舟连夜兼程去，不怕文家后面追。



况且他，认我东床真坦腹，恁举动，怒之不过诉原媒。待其知悉当官告，我这里，凤友鸾交已共帙。那其间，彼若知机无话说，吾再去，认亲谢过礼来陪。倘教负怒为争论，那个却，与我何干可听随。已是佳人身姓楚，便任教，当官控理那相赔。吾家有姊君皇宠，那怕他家达琐闼。自有朝廷为庇护，岂因小故挫吾威？于时想就多欢喜，便把亲迎吉帖挥。一笔书成藏拜匣，又将那，聘金端正不迟回。白银千两红封袋，叠向描金拜匣堆。准备来朝差仆送，此间按表楚廷辉。再言文府差来使，离却舟船一径归。野径闲观徐踏步，日斜时候进城隈。到衙中，从头上复夫人晓，那一位，太太含愁锁翠眉。请问一番还抱怨，汝二人，不同相见去何为？自应该，面参娇客将安候，恁形景，莫染沉痾病势危？却缘何，一点心机全没有，可也晓，本因疑惑遣相窥。二人当听夫人责，半晌无言把手垂。

话说两个家丁，当见夫人埋怨，不敢回言。停了一回，方才禀道：夫人息怒，这却怪小的们不是。但看那光景，众从人说笑自若，凉姑爷也没有甚大病，可请放心，无烦过虑。夫人道：不单为此。我方才将老爷书信反复细观，笔迹是似而非，口气亦多不合。为此有些疑惑他人假冒而来，要体察个明白。

姜氏夫人道此原，两家丁，慌忙回禀剖情端。小的们，适才看彼旗灯上，尽都是，山左军门谢府衙。目下太平非乱世，断没有，谁人到此冒姻缘。言完含笑家丁退，于是那，太太心中也信然。便乃回头呼左右，去相邀，爆郎娘子到堂前。

说我有话商量，请少奶奶到来共议。

丫环奉命到香居，含笑连将奶奶呼。堂上夫人传命请，要商量，千金出阁嫁妆铺。当时姑嫂方闲坐，步小姐，忽听人言转玉躯。笑问小环真是戏？小环乃诉这根株。夫人立等中堂上，少奶奶，

快速前行勿累奴。言讫回身含笑去，静娥起整绣罗襦。那一位，千金听为婚姻事，深躲兰闺不共趋。当下静娥携小婢，绕回廊，忙来堂上见尊姑。夫人命坐贤哉媳，细告其详递与书。信上你翁如此说，我儿媳妇看何如？步氏端详含笑说，既有此，家信传来谅不诬。但只愁，远嫁一时难割舍，更又虑，陪奁日促费踌躇。多娇说着蹙眉黛，他早已，泪落香腮两点珠。姜氏夫人愁更笑，不由也便一声吁。

咳，媳妇。汝看此事如何办理？我实一时委决不下，没个主意也。

欲缓婚期却谢家，现有这，纶音遍处选如花。惠英榜样分明见，莫使飞灾横祸加。这而今，天子荒淫无道甚，更有那，满朝助虐尽奸邪。难云受聘无妨碍，三表妹，彼亦曾经许少霞。事到临头由不得，那时节，枉教骇得乱如麻。何如趁此完婚嫁，免得个，白璧连城自惹瑕。可喜东床来得巧，岂为此，分离不舍致吁嗟。办妆奁，也还不是烦难事，但只我，有点疑心不信他。想尔翁，笔法素常端楷甚，这信上，写来潦草白涂鸦。读之文义皆无顺，难道是，考试匆忙笔札差？莫不其中多讹故，却是个，歹人冒骗到吾衙？须检点，要稽查，恐使粗心误女娃。步氏闻言忙应是，便回身，案中复去把书拿。香唇微动低声念，果有些，字句模糊要动叉。看罢重新含笑道，婆婆眼力是堪夸。想必因，大人病目犹无愈，这纸信，写请西宾故不佳。姜氏夫人微点首，沉吟又乃启银牙：

没有的事。便作尔翁患目，现有景郎及尔舅翁在彼，皆可代书，何乃反请别人捉笔？

虽教家信不须文，此字吾心疑十分。休被奸人来诈冒，还须斟酌许完姻。明朝遣使舟船去，务必相邀到我家。待前来，当面观其才与貌，那时节，方能辨别假和真。若使伊，推蔽不肯为亲见，

自必蹊跷有别情。汝可记，母舅执柯书上语，赘谢郎，双全才貌冠群英。可同小叔争相仿，少不得，见面之时我自明。当下静娥言正是，婆婆见识理该应。同计较，共评论，良久佳人告退行。到香房，却见姑娘身独坐，在那里，手持书卷慢哦吟。上前微笑称贤妹，可晓佳期在即临？快把书文收拾去，奴与你，要寻绣谱理金针。衣裙便有成衣制，少不得，罗袜弓鞋也要成。道罢盈盈相视笑，文小姐，香腮冉冉起红云。朱唇慢起低声语：嫂嫂休来取笑人。步氏回言非作戏，奴今实是正经云。姑夫为见朝廷诏，普天下，采选名花充掖庭。恐使良缘生不测，因此要，早完花烛特亲迎。文旌现在官河渡，已往前途见大人。堂上欣然随允诺，贻书嫁女达姑闻。佳期匆迫应非远，为使慈容烦恼生。更有一桩疑惑处，来书笔迹异尊亲。恐其假冒遭欺骗，待察分明始允行。我想清平尧舜世，料无奸匪骗婚姻。况兼又是官衙内，那个敢，冒认东床窥雀屏？这其间，大约姑夫真不假，自然要，银河指日渡双星。只惟骨肉相依久，忽尔分抛痛怎禁？说到其间容惨淡，早又见，梨花面上泪盈盈。佩兰当听言如此，将信将疑不则声。暗道何来奇怪事，令人好个不分明。三从之道闺门礼，与我这，女子何干有二亲。父岂无才娘有识，料然不误女终身。宜家宜室完初约，殊胜似，凤泊鸾飘姜惠英。惟是嫂言诚不谬，似恁般，分离仓猝怎为情？思量不免生烦恼，深锁春山两道痕。姑嫂默然同对坐，移时立起步千金。翻书篋，理金针，分派房中妇女们。针黹零星平日绣，现成检出更添增。姑娘堂上多烦杂，似这等，细事何妨少替心。按表香闺姑嫂语，是宵无话讲明晨。夫人早起梳妆毕，传进了，两个家奴分付云：汝到姑爷船上去，探其病体可安宁？若还已见抽身起，说我相邀务必临。这其间，虽有老爷家信至，我今疑惑有三分。

今日前去，务必请他到来，待我当面试之，便知分晓。

如再推辞，可云我要面议完姻之事。既属至亲，切休见外。两个家丁奉主差，连声答应下瑶阶。离学院，绕官街，出得城门及巳牌。径往舟船传主命，楚国舅，知风早又匿形骸。自有他，一班仆从来迎待，让坐分宾茶献来。文府二人通问候，今日里，姑爷贵体谅和谐？夫人挂念差来探，务相邀，亲往衙中一叙怀。要商量，小姐出闺情一节，或招或娶好安排。生平只一千金女，恁大事，郑重难教乱处裁。主母云，既已联姻称子婿，不须见外恁迂呆。况乎沾有姜门戚，也何妨，俗套权将暂撇开。吾等二人同立候，诸大叔，快传禀见莫迟挨。当时楚府诸人应，进中舱，悄语移时始出来。说是主人今少愈，犹然懒得把身抬。承绮注，谢慈怀，铭感私衷愧不才。得近东床为坦腹，好速不使好音乖。至云有命潭衙去，这个是，问候尊前礼也该。争奈尚无迎百辆，新女婿，那堪先自过秦台？羞颜自觉难为地，有逆金言乞恕哉。容待成婚相见罢，与小姐，回门前去礼同偕。尊主母，昨云不要行盘盒，吾这里，择定佳期帖已裁。正欲送归尊府去，却逢二位到河崖。

巧得紧，即命两人，随同大叔们送了去罢。诸人说得笑盈腮，便把描金拜匣抬。道是一同登贵府，文家的，二奴见此动疑猜。真怪矣，好奇哉，何事姑爷不出来？要须知，正大光明男子汉，殊不是，娇羞腴腆女儿胎。舱门紧闭因何故，莫是其人有点呆？男子怕羞何至此，再不然，形容丑陋不成材。恐人看了回家诉，悔此姻盟好事乖。这个却，世上何来如此理，不知他，恁般做作恁心怀？二人思想抽身起，复又殷勤把口开：

我等奉命至此，一来探候姑爷病体若何，二者务求面见

问安，恳请屈驾同往。

务要今朝面请安，切休推阻莫嫌烦。姑爷乃是衣冠客，须不比，闺阁千金负甚惭？奉命特来为致望，吾家主母性非凡。似这般，

含糊怎好相回复，诸大叔，请代周旋勿阻拦。文府二人谆切告，倒把那，楚家诸仆共为难。无何谕令权相待，自去中舱禀一番。国舅奸谋真百出，登时已设巧机关。

不多一会，传命出来，道：敝小主因身子不快，懒得见人。既是一定要见，即唤二位管家进去便了。

文安文德笑容装，便乃相随到内舱。只见纱厨悬翠帐，其中坐一少年郎。此人料必东床客，着意留心仔细详。但见他，妩媚丰姿花比美，飘巾艳服俏身材。手持有画泥金扇，足曳堆云结线鞋。一见人来微欠体，文安等，上前参见叩尘埃。传言奉候姑爷好，更相请，移驾前行一叙怀。主母云，既属至亲休见外，一切事，要同商酌面参裁。老爷公出家无主，大事难于草草谐。道罢二人垂手立，那少年，从容称谢把言开：荷承岳母来呼唤，这个是，谒见登堂礼也该。争奈未成花烛礼，却教我，生生陌陌怎调排？算将来，完姻无甚言斟酌，吾只管，一任如何不吝财。吉帖已书微礼备，少时送去与同偕。至云必欲为招赘，这个却，不克相遵恕我呆。世代寒门传祖法，从不许，儿孙出赘附秦台。

二位管家回去，上复主母便了。

恁迂见，伏祈体谅恕三分，待事后，亲自登堂去负荆。照我此言休隐昧，相烦致意复尊亲。言完回唤随身仆，递过了，两个银封赏不轻。文德文安齐作谢，无何只得告辞行。楚家持帖相从去，共赴潭衙且慢云。要表方才相见者，看官你道是何人？

原来那楚廷辉，恐遇熟人识破容貌，露出机谋，又不好执定相拒。只得命一个得意耍童，代充相见，自家却躲在帐后的。

其人故此貌风流，是个分桃断袖俦。按下奸臣多巧计，再提四仆进城楼。一程已到潭衙内，文安等，导引豪奴进里头。参见堂前文太太，从容禀上此情由。夫人甚是心烦恼，遇着此，执拗东床

怎主谋？没奈何，传命侍儿持匣入，取出了，销金喜帖举星眸。细端详，郡名谢姓无差错，便与那，聘物同交媳妇收。乃谕来人留酒饭，自有那，家奴接待十分周。用其酒饭重新入，叩谢夫人要返舟。发赏封，遣退来人权不表，文太太，又传两仆细追求。汝二人，既然曾会姑爷面，可见那，品貌如何劣是优？得似吾家公子否？二人答道颇风流。多美貌，更温柔，言语谦和似害羞。小的再三为奉请，那执性，断然不肯至门楼。算来却也无方法，只好是，准备完姻赋好逑。言讫相辞随退出，文太太，当时懊恼志难酬。心不悦，意深忧，埋怨胞兄懒蹇修。

可笑前日信来，此事提也不提一句，笔墨疏懒，何至于此！

既然谢府要完姻，岂有吾兄不晓闻？况且东床伊处住，为什么，来书不为一通音？同胞只有双兄妹，太觉亲情淡十分。想为次儿潜去故，因此上，吾兄恼了妹家门。若还为此殊堪笑，这姻缘，须记当初自作冰。思想一回长叹息，来朝只得又差人。船中去对姑爷说，必要招亲方始成。若使不从坚欲娶，此时不嫁女千金。三年两载权停待，金榜题名后毕姻。便作其中生不测，由来也是数该应。家人奉命舟中去，少刻归来禀复闻，说是姑爷身未见，隔舱听得怒生嗔。传言命对夫人说，即许雕弓中雀屏，六礼三媒多有证，千金已属谢家人。为何不许迎花烛，这倒奇文冠古今。莫是思量来悔约，欲将另许贵家亲？无道理，惹批评，岂有无端便退婚？亦且我，禀过大人曾允诺，怎教妇道不依遵？定须招赘何缘故，岂把吾家祖训更？要须知，女子从夫诚古礼，待吾去，明朝拜会府尊云。倩他做个调停客，请教你，主母夫人怎处分？

据小的们看他这刚硬口气，断非假冒而来。若去惊动官府，必说夫人赖婚，成何体面？请夫人忖度其事，不如还是曲从，遣嫁小姐为是。

家丁禀上恁根苗，气得个，姜氏夫人把首搔。火上桃腮红两颊，怒生柳黛蹙双梢。更无半语来回答，且把东床骂一遭。好个畜生无道理，怎么敢，将人藐视恁般刁。吓得他，家人不敢重开口，告退连忙出内寮。那一个，步氏千金为解劝，婆婆息怒慢心焦。情曲顺，气权消，亦只索，任彼亲迎缔凤交。否则恐其为控告，那举动，虽无惧怕惹讥嘲。姑夫劣拗今如此，何必同他寻气淘。出嫁招亲同一样，终须骨肉要分抛。莫因细故伤和气，反惹彼，琴瑟将来不得调。步氏静娥言及此，文太太，一声长叹道根苗：

咳，罢了。媳妇之言亦是。女既许他，有何理说，只速任其迎娶便了。

可惜娇儿一佩兰，闺门四德固无惭，谁知误把狂生许，只恐这，一世难于得所安。只怨舅翁无道理，为私亲，却将甥女等闲看。这东床，行为狂妄非良士，为什么，极力夸称作保山？道罢夫人重叹息，步小姐，含愁也把泪珠弹。只因姑嫂情关切，不舍分抛一旦间。姜夫人，气恼一回无可奈，也只得，诸般料理强周旋。事情传到香闺里，文小姐，惆怅芳心减却欢。在闺中，依侍椿萱何等好，没一点，闲情侵扰此心肝。忽教远嫁他乡去，从今后，路隔关山过往艰。纵便教，姑舅爱怜如父母，听说这，良人狂暴更愚顽。终身未卜如何似，还只怕，薄命红颜应古谈。恁缘由，真使欲言言不得，没有个，女儿婚事自当担。便作为，私房诉母迟婚约，少不得，亦觉含羞出口难。更恐其人情不服，竟将恁事诉当官，那时依旧从其欲，倒反惹，谤及高堂椿与萱。自是前生冤孽重，因教遇此恶姻缘。枉生才貌成何用，反不及，蠢妇村姑少恨牵。辗转寻思多不悦，素心一寸百忧攒。情悒悒，泪涟涟，绣谱慵开针懒拈。静掩深闺惟兀坐，那一个，静娥悲感亦同然。按云纳闷姑和嫂，且表夫人次日言。打发家丁船上去，述知允娶这根原。这回喜杀风流客，合掌当空谢上天。难得佳人谋到手，慌

忙料理不迟延。洞房即做官船上，各事从丰不惜钱。鸳帐鸾衾诸毕备，安排好娶玉天仙。文府中，家丁归去无消说，要讲夫人备嫁奁。

意下烦恼，无心料理，乃与媳妇计之。步小姐便道：日期急迫，只好粗备衣饰，其余干折便了。

夫人点首说声然，只好从权就这般。富贵之家容易办，又多干仆各司专。唤了些，成衣连夜裁和剪，绣袄花裙五色兼。首饰金珠家现有，又去到，银楼兑换另增添。花簇簇，锦团团，各色辉煌珠又圆。上下匆忙无几日，择期黄道发妆奁。官箱八只描金式，垫底花银足一千。送到皇亲船上去，廷辉见了好欣欢。赏封从重酬来使，另外加银折酒筵。俱各欣然辞谢返，不提奴仆众人言。话文要说潭衙里，母女们，即日分离意自酸。迳者匆匆忙嫁具，夫人只在画堂前。这一朝，妆奁发去稍闲暇，到香闺，叙别娇娃训一篇。自此于归承妇职，比不得，在家做女侍椿萱。休执拗，要和谦，孝敬翁姑第一先。看起来，娇客性情顽劣甚，百凡忍耐曲周旋。素知儿亦刚还傲，做娘的，不得今朝不备言。这其间，愿汝平安欣得所，免吾迢递远相牵。词絮絮，泪涟涟，惹得千金苦倍添。掩羞容，惨惨凄凄难出语，挥痛泪，悲悲切切注如泉。旁边步氏相陪泣，挽住姑娘玉手尖。各自吞声多一会，文太太，含悲安慰女婵娟。且宽怀，女须出嫁皆如此，从未有，母氏相依到百年。体贴亲心惟自爱，勿教悲苦病魔缠。静娥当听婆婆话，慌忙也，拭泪停悲解劝连。一杯香茶亲手奉，又将饮食劝妆前。佩兰默默浑无语，姜夫人，略坐移时到外边。只为佳期看已到，要料理，烦烦杂杂事多般。排绮席，列芳筵，待嫁千金祭祖先。虽则仕途无女客，少不得，出闺大礼要周旋。忙忙一日方完毕，夜景休提说次天。

话说文府，是日到处悬灯结彩，唤到乐人、傧相、喜娘



各役，侍候谢宅迎亲。

姑媳双双早起身，梳洗毕，各穿吉服盛妆新。一班仆从司其事，这情由，早已传来府县闻。各送添妆丰厚礼，具名帖，传言入内贺夫人。文太太，外边无主难留客，命家人，传谢诸官各转程。原礼璧回全不受，于时散去不须论。单言母女人三个，聚坐香闺话别情。哭倒佩兰文小姐，那襟怀，又悲又怨又难云。悲的是，迢迢远嫁抛堂上，怨的是，遇此狂徒性不温。未必终身能得所，还只怕，红颜薄命误今生。肠欲断，意难平，痛倒销金帐里存。姜氏夫人携爱女，含悲带泪泪纷纷。静娥在侧相陪哭，更有丫环仆妇们，感念千金平素好，为人热闹更贤能。若逢有过夫人责，片语登时作解星。体恤勤劳怜婢仆，家人绰号喜观音。忽教一旦相抛去，不免同将痛泪潸。是日午筵空自设，内堂主仆并无吞。看看等到申初候，花轿犹然未到门。个个相猜疑更讶，这谢府，行为作事太离经。同议论，共批评，莫不是，所择良时在夜深？直至西山红日落，始听得，金锣开道炮连声。夫人遂使家丁探，是否姑爷奠雁临？

众人报道，未见姑爷奠雁，止见纷纷职事拥着一顶彩舆来了。

此际夫人恼更疑，迎亲奠雁古传仪。东床怎不前行到，这个却，太把吾家看得低。好个畜生无道理，恨只恨，胞兄误我女孩提。这一个，谢生狂妄今如此，恐闺女，未必终身得所宜。懊恼一回无可奈，早见那，笙箫一片启双扉。花花彩轿居中歇，僮相歌传诗赋题。喜姬们，妆束绣房娇小姐，佳人掩面吐悲啼。上冠便是生身母，坐妆台，强对菱花整束齐。翠绕珠围增艳丽，花羞月避倍芳菲。香罗掩面才扶稳，到中堂，拜别慈颜两惨凄。教训余文无用说，步小姐，吞悲嘱咐手相携：妹今凡百须珍重，三两日，迎接回门诉别离。这其间，两下宦途非久计，有一天，归林便可

共相依。内堂中，正当絮絮言难尽，那外面，乐奏催妆急急兮。诗赋已看三遍请，没奈何，大家忍痛作分歧。

当下夫人只得掩泪，吩咐喜媵，服侍小姐上轿。

喜媵双扶步步莲，一阵阵，香风送出玉天仙。垂彩袖，踏红毡，送入鱼轩放绣帘。哭倒内堂姑共媳，更有那，一班婢媵泪涟涟。这安排，计时已看沉沉晚，迎亲役，点起灯笼火把燃。炮响三通离学署，人人踊跃笑声喧。陪房两个丫环女，青轿相从后面连。文府家人为送者，乘着马，围随亦有十余员。一路上，笙箫花炮声如沸，出城门，炊许之时抵大船。那皇亲，正自惶惶焦急处，忽闻迎到好欣然。欢送送，跳钻钻，立在中舱把命传。吩咐教，稳舁彩舆船上歇，即打发，纷纷职事各归旋。文衙送嫁诸人役，重赏花银代酒筵。元宝两只钱百串，赏得那，人人欢喜暗中言：到底是，巡抚少爷行事阔，不同他，寻常清宦性多慳。料其是个奢豪客，故所以，不肯招亲恁执偏。好笑夫人呆得紧，却疑惑，匪人至此骗姻缘。恁般举动殊非是，岂有个，拐子行为浪费钱。若此诚然公子派，少停归告释疑端。于是叩谢纷纷转，复命夫人且慢言。再说此间船上事，打发了，诸人散后启鱼轩。喜娘左右扶红袖，国舅欣然接上前。整整衣冠垂了袖，深深双揖对婵娟。容带笑，面堆欢，忙揭方巾举目瞻。慌促之间观不细，止觉得，千娇百媚貌如仙。便呼喜媵挽扶稳，坐向鸳帏宝榻边。自己捱身方欲近，文小姐，为因前故恼心田。含羞含怨将身闪，不使新郎近玉肩。一道果茶方献毕，楚国舅，遣他喜媵笑开言：

船中窄狭，汝等无处安身，可各自回去罢。我在客边，不做三朝。待回去衙中，方才行礼。此刻无事，不消侍候，等新人回门之日，再来传唤。

此间服侍有梅香，汝两个，无事相劳去不妨。言讫便呼人打轿，发下了，赏封令彼返门墙。当时二妇同辞谢，接耳交头论短长。

这样乡风曾未见，不须交拜结鸾凰。无道理，瞎张皇，好似人家纳次房。听说他，两下都皆官不小，为什么，这般草率好荒唐。想必教，我们晦气因遭此，枵着腹，喜酒无叨半口尝。一面言谈分手别，叫城门，各人回去话休详。单言船上奸雄子，打发过，人去重新又主张。

悄谕家人，仍换过自己官衔旗号灯笼等件。重赏船户，令其密地开船。连夜趲行前去，不可迟误。

船家喜有大银包，立地开行就起锚。偏值顺风吹正大，挂轻帆，趲程连夜去滔滔。喜筵数席皇亲赏，众多人，分坐船头及后梢。乐得开怀同畅饮，更有那，一班仆从兴尤高。各分赏赐成欢宴，这时候，约已行将十里遥。再表风流行骗客，内舱归坐对多娇。侍儿两个旁边立，代小姐，打扇轻将纨素摇。那案中，宝炬双辉明似昼，楚国舅，复将仔细又观瞧。但见那，色映灯光分外佳，天生丽质美容华。诸毕善，各无差，分寸难为作减加。红压一肩金辘凤，绿匀双鬓玉堆鸦。丰姿绰约真堪爱，眉目风流果足夸。神彩融和春弄色，惟觉得，桃腮杏靥带嗔霞。皇亲至此神魂荡，暗思量，较胜吾家姊妹花。似此佳人今有几，深可喜，公然骗到美娇娃。趁良霄，襄王梦稳巫山下，偕美眷，凤友鸾交兴自賒。得此仙娥潜伉俪，从今后，不须复对那冤家。另寻第宅为安住，便作分争不怕他。想到其间真得意，呆瞪着，一双奸眼溜还斜。文家小姐低头坐，微听得，水响之声舵后划。晃轻轻，好似舟船行动势，早不觉，花容失色惧还加。

啊呀，好奇怪！难道就此开船归去不成？

此人作事好蹊跷，这行径，不是迎亲是拐逃。心下惊疑由不得，抬凤目，暗将新婿一观瞧。容不善，态多佻，穿着那，盛服华冠摆更摇。油气一团兼带杀，鹰头鼠目状凶枭。佳人见此尤惊异，这形容，好似曾经见过遭。触目十分多面善，恁道理，令人不解

好心焦。试观如此轻浮相，母舅知人眼力高，怎得教，晋中贻书为作伐，误其甥女诳同胞？纵使教，安心为顾私亲重，也须防，自己生平道义消。母舅向来多正直，断无如此造言谣。这期间，莫非果属他人冒，不是东床真俊豪？故所以，不肯登门为面见，定教迎娶不容招。母亲见识曾无错，再四推研就里苗，可奈家人为怂恿，声言时世太平朝，何来匪贼将亲骗，自然是，真正东床岂混淆。说得慈怀疑顿释，许亲迎，曲从立缔凤鸾交。果然似此如何好，今日里，失坠奸人计一条。更有一桩犹可异，这男子，似曾见过恁堪描。重忖度，细推敲，这却教人怎处调？果属奸奴来冒骗，难道说，秦台共逐风吹箫？

啊呀，真真罢了。好一桩怪异事情，却教怎处？

文小姐，又惊又恼又疑猜，忽地里，触起因由在素怀。记得那，前岁身居京邸日，大兄被，楚家谋害险遭灾。多亏他，夫人暗救方归返，那国舅，探此因教我处来。兄父避嫌辞不出，又务要，请吾萱室会厅台。我于屏后潜窥看，那品貌，正与斯人两合偕。这因头，仔细想来诚不错，早不觉，芳心如失益惊呆。一时按定重思想，这件事，更便奇哉又怪哉。伊却如何来到此，图谋设计骗裙钗？更希奇，奴婚谢氏从何晓，怎么去，诳骗严亲把信裁？

此时，文小姐芳心如失，素意如焚。难顾娇羞腴腆，只得将言动问了。

又惊又异恁奇文，难顾娇羞与面生。失措彷徨忙启口：为什么，夜深仓猝解舟行？堂堂正正迎花烛，若此行为好不明。到莫教，假冒东床充谢姓，我看这，神情好似楚皇亲。若还果是好臣计，不知道，天理皇章何处存！快速回船仍泊岸，将奴送转父衙门。那其间，终身感激恩如海，万事干休不理论。若欲前途行强逼，可知我，佩兰不是可欺人。安能遂你淫邪念，少不得，预备残生命共拚。小姐言时容变色，不由呆了小奸臣。暗思此事多机密，何

乃佳人已晓闻？忙便起身堆笑面，近前来，深深一揖叫芳卿：何为出此希奇语，怎见我，不是东床王右军？此语却教为绝倒，卿卿真个太疑心。向承岳父垂青目，许我雕弓中雀屏。贱号春溶身姓谢，如何说是楚皇亲？这姻缘，传庚纳聘多时矣，原本拟，金榜题名后毕姻，近为朝廷征美色，恐防教，误遭逼迫入官庭。因来作速成嘉礼，为什么，疑惑儿夫乃冒名？那狂徒，言讫欣然携翠袖，文小姐，含嗔摔手急回身。听其口气京城语，益觉生疑十二分。

暗想谢生出于浙地，该是浙音。便作随宦山东，亦当是山东口气。

为何言语像京华，宛与那，楚贼声音点不差。必是狂徒行骗局，你教我，今朝主意怎生拿？媒言父命传庚久，早已婚姻许谢家。重诺如金宁矢志，守身似玉岂玷瑕？想狂徒，迢迢远至将亲骗，谅不肯，到手重教送转衙。纵使哀求为恳告，那也是，徒劳气力费唇牙。此身业已遭罗网，真好比，釜内游鱼井底蛙。这其间，大约前生冤结重，无甚说，但拚一死赴黄沙。销凤帐，做冤家，水府之中去告他。小姐思量芳意决，柳眉倒竖变桃花。沉吟却又微微笑，再向新郎仔细查。

啊，楚皇亲，你便实说何妨，免我惊疑不决。

我今才适细筹量，虽则婚姻许谢郎，止无非，庚帖一张传八字，并未与，镜台半面照双行。今朝尊府来迎娶，却倒是，婚礼堂皇众目详。较著彰明人尽晓，怎么好，归家复合旧东床？纵使教，完名全节谁能信，必定被，中外生疑失五常。那其间，流布丑声何以辨，更还累，椿萱面上也无光。倒不如，从权在此延残喘，但须索，示白其中甚主张。免得吾心疑更惧，未知道，皇亲所具甚心肠。佳人当下言于此，把一个，国舅听来喜欲狂。立起来，满面堆欢呼小姐，既然是，难逃慧眼识行藏，今朝只得分明诉，

但只祈，恕罪休教怒更伤。

一面说着，便近前来深深一揖。笑道：请芳卿坐了，听下官详告。

只吾便是楚廷辉，难瞒你，聪敏佳人俊眼窥。衷曲不妨为直告，但休烦恼与伤悲。寒家家世卿须晓，无用烦陈一笔挥。这而今，进爵已同侯伯亚，向慕尔，久思坦腹贵门楣。

只为令尊坚拒舍妹之姻，故使家父恼了，亦不许我求婚于尊府。

事虽未果念殊深，耽搁姻缘久未婚。直到去秋方授室，那裙钗，姿容丑陋不如心。因而特到江西地，爱慕芳名访爱卿。探得知，小姐已经婚谢姓，下官是，中心如失费多情。无何设此陈平计，难得个，有志今朝事竟成。这其间，虽则头婚曾娶妇，我将彼，无非正室挂虚名。今同小姐谐连理，一片真心待不轻。到京都，奏上娘娘求赦赠，花封紫诰一般尊。断然不把卿卿误，管比那，谢姓儿郎胜几分。一介书生何足道，安能稳保做夫人。言完含笑春风面，睨视花容不转睛。小姐回身忙退步，时间又急又生嗔。红云布满桃花面，兰蕙心中似火焚。紧皱蛾眉无一语，低头默默暗思寻。磨玉齿，咬朱唇，四顾船窗两面肩。本意无从求活路，但拼一死保清名。今观此景如何好，欲死还防死不成。生作闺中柔弱女，手无寸铁一孤身。倘行强暴应难拒，须觅良机作缓军。待彼无心防备我，好教跳入水波心。既为雪白无瑕璧，死入清流须不浑。慢表千金心策画，那旁边，吓呆使女一从人。

话说那两个侍儿，一名晕碧，一唤轻红，俱十六七岁。

晕碧貌只平常，心多粗笨。轻红色甚娇娆，性亦慧黠。是时悉此缘由，俱各惊呆失色。

眼泪汪汪惊且慌，犹如小鹿撞胸膛。容失措，意彷徨，暗道今朝怎主张。小姐已经遭了骗，可怜家里那知详？同行主仆人三个，

只恐凶多少吉祥。

这两个侍儿，惊惊骇骇，立在旁边，不敢出语。只呆呆的看着主人，动也不动，倒好似痴了。那楚廷辉见小姐背转香躯，也便回身坐下，正要再说。

却见归房宴送来，没妇女，家人几个共铺排。移过那，双枝宝炬将花插，又呈上，一对金杯把酒酬。国舅欣然先就坐，便教扶过美裙钗。轻红晕碧方移步，小姐心中暗忖裁：我岂与之同合套，却将何语可推开？沉吟不语浑无计，不肯轻移小绣鞋。那一双，侍女于时亦不动，一边一个立如呆。众家人，见斯光景难禁笑，国舅相催莫暂挨。小姐恐其亲至挽，无何只得把身抬。筵前侧坐羞红现，两朵桃花透雪腮。国舅欣然亲献爵，目观花貌喜盈怀。

芳卿请呀，这和合酒是要吃一杯的。小姐忍怒无言，忙命轻红接过，转奉皇亲。

欲思灌醉那狼豺，以便乘间作自裁。于是呼婢连进酒，筵前相劝假欢怀。廷辉难却佳人意，真喜得，笑逐颜开口欲歪。小姐殷勤还更劝，侍儿左右酒连筛。杯杯满饮无涓滴，早不觉，沉醉无知恁杀才！面对倾城魂失去，含欢便谓美裙钗：何云凡事由天定，我与尔，这段良缘乃力谐。不是下官施巧计，怎么得，襄王神女会阳台。言完睨视佳人笑，文小姐，含怒含羞红粉腮。欲待立时投水府，却碍这，家人侍立两行排。惊动他，拖拖扯扯成何事，倒反教，死不成时玉染埃。俯首无奈权按耐，时间国舅醉难挨，传言左右将筵撤，更把家人打发开。小姐不禁心愈急，慌忙座上把身抬。连称酷热难禁受，令把纱窗打起来。被酒廷辉忘所忌，便命教，纱窗并启顺芳怀。吹进了，凉风阵阵消炎暑，喜得个，国舅连声叫妙哉。

妙呀，几阵风来，顿消酷热。夜色已深，可请小姐安置了罢，吾已醉也。

良宵岂可坐更深，吾与尔，早渡银河入楚云。国舅当时含笑促，文小姐，又羞又急又生嗔。低头不答花容赤，转步窗前娇体凭。但见那，水光云影两相连，天色苍茫远接天。四顾家园何所在，惟闻流水响潺潺。佳人至此芳心碎，咬紧银牙暗惨然。叫道爹娘知道否，女孩儿，从今长别见无年。这其间，要生除是从奸贼，讵奈我，羞抱琵琶过别船。恁狂徒，想与前生冤孽重，无甚说，但拼此命丧清泉。宁甘湘瑟湖中死，岂效胡笳塞外旋？想到其间心一决，并无珠泪暗中涟。无怠慢，那迟延，猛跃纱窗赴水渊。吃吓众人拉不及，只听得，一声响亮动舟船。早把他，廷辉骇得浑呆了，失却了，一位瑶台月阙仙。大喊狂呼忙救取，众家人，又惊又乱闹声喧。侍儿两个号啕哭，痛惜千金一命捐。

当下廷辉忙命传齐水手，速行捞取。如有救得小姐者，赏银二百两。

于时那，一班水手不迟停，点起了，火把灯球似昼明。乱哄哄，各取长篙捞四面，抓寻不着影和形。鄱阳湖，自来水流如江海，但听惊湍似釜鸣。共猜疑，莫被急流冲去远？有几个，善于泅水入湖寻。钻从船底皆不见，正欲回身出水滨。忽起狂风天色变，惊涛怒浪一时生。但见那，颶风起处疾如雷，吹熄了，火把灯球暗莫窥。乱忙忙，家伙抛遗难着力，慌促促，舟船旋转势将危。湖中水手魂灵失，舱内官人心胆摧。楚皇亲，下令忙呼休救了，这光景，料其不得活娥眉。快上来，大家帮助将船泊，莫使风高折断桅。那班人，重赏虽贪须惜命，忙忙答应不迟回。波涛里面来钻出，黑暗里，跳上船头乱一堆。只听那，喧呼一片喊声高，放到桅杆双下锚。住湖心，扯落轻帆风略定，早又是，雷鸣电闪雨珠抛。冲急浪，震惊涛，一个时辰始住消。此际众人心始放，恁时候，那还顾救美多娇？家人舟子同称赞，谢天地，明日酬神纸要烧。收拾点灯权歇息，中舱内，且言国舅好无聊，一番好事



成虚话，只落得，断送佳人命一条。才适与之相对坐，那姣容，令吾心醉几魂销。早知他，三贞九烈坚如此，大不合，泄漏机关就里苗。

我若咬定是他原许谢生，自应悦服相从，何至于此也。不道佳人节志高，假相从，潜将性命送波涛。花容月貌真堪惜，蕙质兰心忒也刁。说甚甘谐新凤侣，何须复念旧鸾交。哄得吾，一时相信疏防备，他即便，蓦地捐躯赴冥曹。自是三生无夙分，因教失此美多娇。事经至此无烦计，惟叹我，枉费心神这一遭。连日来，准拟游仙成好梦，谁知道，忽教神女逐惊潮。心好恨，叹声高，这时候，无意归眠酒已消。独坐灯前呆不语，又听那，侍儿两个放悲嚎。声声哭叫千金女，怎使旋将婢子抛？小姐虽然全节操，家中那悉恁根苗？不明不白捐身命，撇下我，两个丫环怎处调？伊二人，哭得如痴还似醉，搅得个，皇亲烦恼更心焦。于时唤到舟人妇，带领双环至后梢。

劝令休哭，少不得我要有个安置他们的道理。两婢无何梢后行，呜呜咽咽尚吞声。船婆劝慰无须表，一夜无眠天又明。浪息风恬红日出，家人来禀小皇亲。此间不是停船处，命下如何好奉遵。国舅心灰还意懒，便教传谕走归程。赏其舟子烧神福，无意留连再住停。扯起云帆仍上路，一场扫兴丧精神。忘怀未探宁藩事，寂寂依然返帝京。此话书中权慢表，且提文府一夫人。

话说文府夫人，虽遣女儿嫁去，甚不放心。至次日绝早，便着两个家人，二名仆妇，前往舟中探望小姐安否，顺请回门。

仆妇双双小轿抬，家人跨马共同偕。到时不见官船在，各惊疑，难道他家连夜开？两妇于时俱落轿，几个人，高声唤问绕河涯。河中船只多多少，那有个，旗号高悬谢抚台？访问多时无着落，

一行男妇早惊呆。这桩怪事如何好，快转城中复命来。禀上夫人拿主意，好教调处早安排。言完各上车和马，急返归途不暂挨。电闪风驰行得快，归来府里始辰牌。临内院，上台阶，告禀夫人共开。不道他，谢府解舟连夜去，不知何故是奇哉。姑爷既是官家子，谅不行为若此乖。这情形，莫是遭逢真骗子，冒名拐去女裙钗？须赶捉，勿迟挨，禀上夫人请主裁。仆妇家人言未竟，早吓得，堂前姑媳发痴呆。容失色，泪垂腮，啊呀连声急更哀。姜氏夫人双跌足，含嗔含恨把言开：观字异，本相猜，恐是奸徒冒骗来。

都是汝等奴才怂恿，道是清平世界，那有恁样事情，劝我遣嫁小姐。

不期果遇冒名人，弄出了，如此希奇怪事情。即便教，追得千金复重转，遭污辱，无瑕白璧定沾尘。终身含垢如何好，带累却，文氏家声不好听。道罢夫人随恸哭，步小姐，含悲掩面劝殷勤：事经至此无可奈，须作商量去找寻。

当下夫人，含悲掩泪，即遣十数家人分路驾舟，沿途去探踪迹。一面又差人前往吉安府中，报知杏圃。

正在此，历乱匆忙痛且哀，忽传报，翰林父子已回归。一番乐奏三通炮，威武之声达内阶。学士仪门身出轿，因知爱女遇奇灾。眉头紧皱含威面，急急匆匆大步来。你道缘何知就里？却因适遇府中差。得知这段希奇故，深怪夫人欠主裁。为此忙忙归得快，要求详细释疑猜。那一个，阿舅寿仁同步到，后随着，少雯公子一多才。三个人，入堂相见犹未坐，文太太，急诉其情把泪揩。甥舅二人惊骇绝，气得个，文公跌足面如呆。无理会，没安排，遂向夫人怨起来：既看假书知有异，就不合，曲从遣嫁女裙钗。夫人素昔多才干，为什么，忽尔糊涂作事呆。况知吾，歇夏目前须返署，便作是，谢郎真至可延挨。行冒，昧许和谐，失却闺中

一女孩。我将他，珍重宛如珠在椽，你害彼，飘零不免玉生埃。这其间，便教寻获仍归返，蒙污垢，掬尽湘江洗不来。道罢文公连跌足，又悲又怒泪沾怀。皆因只此单生女，当比娇花着意栽。更又十分生得好，不惟有貌且多才。心地熟，语言乖，色笑娱亲处处谐。忽地一朝为失去，却教为父怎无哀！夫人当下听埋怨，懊悔嫌迟是不该。默默低头无一语，放声大哭女裙钗。枉了我，劬劳抚育三年乳，枉了我，苦历艰辛十月胎。害得你，隔断家乡离骨肉，害得你，飘流异地逐狼豺。不得知，今生可得重相见，不得知，是在人间是夜台？太太伤心成大恸，合堂听此更伤哉。文公两泪如泉下，塞住咽喉口不开。公子酸心同殒涕，静娥陪哭放悲哀。止惟乃舅无悲泪，在旁边，皱着眉儿只叹咳。更有侍儿诸仆妇，相从一片哭声皆。寿仁见此忙相劝，贤妹你，且暂停悲作主裁。

事已如此，懊悔不来。老妹丈且休埋怨，贤妹也慢悲啼。我想那伙人，一夜功夫，谅去不远，即速遣人分头寻访，自应有个下落。夫人掩泪道：兄言正是，适才已令多人去了。

一面差人报吉安，一边寻访未迟延。夫人说着重挥泪，公子旁边接口言：方才那，差去吉安人已返，我们在，途中相遇共归旋。夫人点首犹无答，座上文公唤长男：快速与吾书一字，差人去，达知舅父此中原。少雯奉命忙提笔，夫人又，触起姜门事一端。向文公，便乃分明为告诉，舍侄女，因遭逼迫奉皇宣，挺身救父诚无奈，并非是，丧耻希图圣泽沾。此去未知生与死，关山迢递信虚悬。兄家举宅悲伤绝，信上书来甚可怜。太太方教提及此，文公叹息尚无言。却教乃伯心伤惨，为是相依十数年。亲爱十分如父女，忽闻恁故自辛酸。不由下落双行泪，搔首呼天欲问天。只道伊，有貌有才应有福，何为命运恁迍遭。向知志量非凡比，

是个闺中女俊贤。此去多应拚一死，难希骨肉复团圆。可怜斩断师生义，好教我，一度思量一惘然。道罢长吁重跌足，怒将柏贼骂连连。夫人不免同伤感，接口重提话一篇。为此痴儿辞舅宅，深宵负怒竟私潜。由来更有荒唐事，他竟尔，半路招亲又续弦。假托亲情姑表姊，说甚么，慕容姑丈本寒毡。在严陵，广文任歿遗孤女，说甚么，姑母调停主代权。已于那，茅舍成其花烛礼，遣人来，告吾欲挈共归旋。妾思那有如斯事，这门亲，未识君家可了然？一面言时呼媳妇，可寻出，两封书信与翁瞻。静娥答应忙寻到，送上婆婆启口言：

这两封拆过，乃是二叔及舅翁之信。这封未开的，却是姜表叔前日附寄家书。

姜氏夫人接过来，双双郎舅把身抬。一同接取来开看，这一回，乐煞诚斋喜满怀。不道孩儿今娶媳，招赘在，黄堂府里乐和谐。这期间，虽然为爱云楼好，也亏他，堂叔扶持作主裁。姜寿仁，至此转悲为喜色，文杏圃，看完搁过把言开：

这慕容族妹，倒好似有此一门亲戚。只是睽隔多年，却记不清楚是那一枝派的了。大约也疏远之甚。这人家固是荒唐造次，岂有个萍水相逢，便将他人子弟，半路上邀截做亲之理！难道竟不知其尚有父母在堂么？

虽然同族本宗支，他与我，素昧平生两不知。即与少霞萍水遇，爱才容，攀高欲共系红丝。也须作字先相告，岂有个，立地招亲代主持？忒也荒唐无道理，却将不孝陷吾儿。真可笑，是堪嗤，若此裙钗愚昧资。料也生无贤女子，这里面，孩儿不免亦差池。纵便教，良缘拆断亲须在，岂不悉，目下秋闹转瞬时。何乃反教离故郡，又是这，半宵暗遁不相辞。迨后来，设教姜女全贞死，待看彼，复见尊亲怎措词？恁情由，负怒一时犹可恕，半路上，那堪又娶一娇姿。这期间，料应是个风流女，因使教，见色迷心

宛若痴。忘记高堂存父母，受人愚弄取讥訾。文公说着嗔还笑，叹口气，道为伊曹乱我思。已遭斯，爱女遗亡冤莫诉，偏遇此，顽儿远隔教难施。料应交，禄堂运蹇方如是，还只怕，家败人亡就在兹。道罢不禁长叹息，夫人默默歇移时。从容方始重呈告，诉与当时这曲私。这畜生，为此不容偕妇返，逼勒彼，春风去折上林枝。那其间，将功折罪方迎娶，否则是，任彼飘零听所之。自是庭闱疏教训，纵其不孝故如斯。夫人说着长吁叹，想起了，爱女难禁泪又滋。儿媳双双同劝慰，良言婉转解严慈。夫人无奈权收泪，文学使，用膳无心不玩迟。

一面遣人至杭州报信，一面拜会巡抚王公。托其降谕府县，急速出差，缉获奸匪。

忙忙一日到黄昏，举室凄凉叹恨深。姜氏夫人悲切切，静娥小姐泪纷纷。皆缘姑嫂多投合，较胜他人姊妹群。更又软心时易哭，惹得个，少雯烦恼谓佳人：真可笑，实堪憎，哭死之时待怎生？余事一些全不问，但将悲苦细评论。可也知，高堂现在伤心极，你合从旁劝几分。似这般，提及一言先自哭，岂不是，惹娘苦切益加增。佳人当下听夫语，强忍伤心不与争。自此姑前承色笑，时时解劝甚殷勤。一家盼望含愁思，专等那，寻访之人有报音。书到其间权剪断，再将九集接前文。时当三月中旬日，又得新词一本成。凭小案，弄笔最宜春寂寂，闭幽窗，含愁怕听雨声声。扰襟怀，厌烦问字憎儿蠢，能调度，肯替操劳赖女能。趁阴天，偷得片闲完此卷，明朝却要理金针。寄言闺阁知音者，欲听余文索耐心。

# 笔生花卷三

## 第九回

奉神言权充小婢 施巧计戏诱诸郎  
南北闹双双得意 东西隔各各牵肠

岁月频除兴莫除，浮生苦系若匏瓜。三餐纵不空斯镬，七件何堪在别家。更厌烦，儿女歪缠增口舌，犹恐惧，舅姑作色动咨嗟。怪和风，吹来霏霏忧难却，逢久雨，值此阴阴闷转加。虚飘飘，雾照帘波平又侧，轻细细，水从檐溜直还斜。屋角边，双株宝相将零落，阶砌畔，一簇金萱始吐芽。笑恹恹，节候浑忘过画鸭，怜晚晚，春归无意学涂雅。逐年来，愁肩重压诗肩息，终日里，乐趣惟希静趣佳。是夜挑灯清不寐，偷闲再写《笔生花》。前终八集今交九，要提到，文女捐躯落水涯。贞烈自来神鬼敬，早惊动，瀟湘妃子救娇娃。起神风，便将摄入凌波殿，这时候，小姐昏沉似梦耶。有一双，仙婢相扶移玉趾，只觉到，行如匹练拂寒霞。垂玉颈，咬银牙，不敢睁睛去看他。触浪分波来的快，早到了，瑶宫启目仰光华。但见那，宝殿巍峨气象严，琉璃作瓦玉为椽。其中陈设难名状，上坐着，一位神妃貌似仙。出世之姿非俗比，披一件，藕丝衫子水痕鲜。拖翠珮，戴花冠，长曳湘裙不见莲。此际佩兰真恍惚，惊惊骇骇暗推研；方才记得投于水，既死应该赴九泉。何乃相逢非冥主，早难道，溺亡不属彼操权？此间大约河神府，那殿上，这位如花美丽娟，料是湘君和洛女，未知见召为何原。

当时思想浑无主，只得个，端肃行恭拜座前。上面神妃传谕免，召其听示入珠帘。花容含笑开言说，尔的这，去迹来踪事一端。吾早知之毋细诉，恁行径，固然可敬又堪怜。却也教，前因注定方遭此，且喜冰心比石坚。天命合当三载难，那时节，夫妻父母始团圆。要得知，前生本属瑶台侍，西王母，恼汝诙谐喜妄言。故谪下凡加挫折，从今后，当为改过赎前愆。吾念卿，清风烈女人间少，施小术，救取因教命未捐。自此埋名和匿迹，合当汝，身充下役有三年。也休不信违其约，又惹出，格外余波罪案添。谨记此言回旧路，前途珍重志毋迁。仙妃道罢呼人送，鄱阳湖，有只官船在那边。左右女童忙领旨，共扶翠袖促无延。时间小姐惊还喜，后果前因心了然。不愿屈身充下役，慌忙叩首乃呈言：微躯拚死投诸水，本拟其为鱼腹填，荷感仙妃施盛德，却将救起得生全。红尘碌碌无佳境，难女是，不欲回生复转旋。愿侍仙妃依左右，屈身贱役岂甘焉？生为宦室名家女，如何教，有辱家风椿与萱？道罢佳人重拜倒，春葱双合玉纤纤。容带愠，语含酸，意态从容乞告虔。此际神妃重慰谕，汝要晓，生死注定总由天。

汝命未绝，吾神怎敢逆天行事。仙凡有隔，此间不可久羁，送尔回阳，好生去罢，吾不误汝也。

言讫忙呼二女童，引其立即出瑶宫。文家小姐情无奈，只得相辞款步从。座上神妃重嘱咐，回阳去，移名换姓且通融。机关早泄防加谗，天意休违切记胸。文佩兰，再拜相辞声诺诺，一双仙使笑融融，施法力，显神通，谕令休惊瞋二瞳。小姐于时垂凤目，但听得，呼救声响起狂风。平分水路乘云似，不一会，早出深渊浪万重。此际佳人浑似梦，凝眸处，见其仙使已无踪。独留玉体飘湖面，这时候，旭日初升照水红。见其旁，泊有沙飞船一只，纷纷舟子解桅篷，回头忽见湖中女，俱各惊奇喊振空。

啊呀好奇怪耶，你们看这一个女子，不知从何处余来，

如何浮在水面沉也不沉？又一个道：正是，浑身吉服，穿着这蟒服花裙，尤其怪异。难道是谁家新妇落水不成？远望他四肢展动，手足舒伸，莫非尚有生意？快移船前去救将起来，也是一桩好事。兄弟们帮助些，大家积点阴鹭呀。

一头说着点双篙，近前来，抓住千斤细柳腰。置向船头看仔细，果然是个活多娇。同好笑，共喧器，请问来由就里苗。小姐犹然无出语，又惊动，官舱妇女到来瞧。传言说是夫人唤，且将这，船内之人表一遭。

你道这舟中所载何人？原来即是江西巡抚王公眷属，夫人、公子、小姐、亲丁六位并在其内。

王公治政最仁明，蒞任江西已数春。家眷本来随在署，所生四子一千金，长及次，凤仪凤彩为名字，凤熙居三四凤鸣。其女排于诸子唤，凤翮两字乃闺名。夫人亦系名家女，杜御史，与彼同胞兄妹亲。前所言，被选入官双姊妹，向许配，王家长次两郎君。第三及四皆无聘，并生得，倜傥风流貌出群。小姐端庄贤更美，芳年三五未联姻，王公夫妇多钟爱，向住官衙乐一庭。近为他，国冑宁藩声势振，王巡抚，深愁一旦起刀兵，衙留眷属诚为累，遣诸子，奉母同归故国城。向住河南原祖籍，顺风一路送行旌，今朝湖上权停泊，这一位，杜氏夫人始起身，忽听嘈嘈舟子语，湖心救起一钗裙。素常慈善诚无比，悉此旋生恻隐心。忙命侍儿和仆妇，出来观看询根因。究其何故谁家女，好做安排代处分。于是诸人同出视，须臾扶进女千金。夫人母子齐观看，好个倾城绝世人。带泪宛如花着雨，含愁浑似月遮云。分明出水潇湘女，较比凌波洛浦神。脸拟新芙蓉更艳，眉分细柳秀而清。容妩媚，态娉婷，一种风流画不成。母女当时交口赞，旁边四子已销魂。何来如此真佳丽，莫不仙姬下世生？俱各凝眸呆不语，夫人便，令扶小姐后舱行。与他换件干衣服，饮以姜汤免冷侵。待我消停



来细问，看斯弱质是堪矜。侍儿答应齐来到，扶掖多娇入内门。取出千金常日服，与之更换湿衣裙。弓鞋亦易千金履，嫌大多多绕白绡。换罢罗衣方对镜，文小姐，含悲勉强整乌云。青丝拧去清泉水，失落了，翠珥珠翘无一存。止剩金环垂玉耳，挽成宝髻少笄簪。侍儿几个旁边看，开妆匣，寻取银钗送美人。草草妆成身立起，秋波难忍泪盈盈。侍儿引导中舱去，相见夫人把礼行。顾彼诸郎俱在侧，由不得，芙蓉粉面泛红痕。凤翾小姐微含笑，便促诸兄共转身。请向前舱权避避，好待这，裙钗归坐问衷情。弟兄贪看如花貌，不肯回身共答云：我等在旁何所碍，你让此，佳人只管坐谈心。相逢萍水非亲眷，这个是，何必多余回避深。道罢四人身不动，窥玉貌，尽皆注目不回睛。文家小姐羞加恼，王凤翾，暗怒诸兄少正经。便挽佩兰肩下坐，夫人详问女千金：不知你，居住何处谁家女，为甚飘流落水滨？衷曲无妨明告我，好教送汝返家庭。佳人因奉仙妃示，不敢详其真姓名，乃托外家姜氏女，乳名兰佩幼时称。祖居浙省杭州郡，并茂椿萱有弟昆。为看龙舟逢拐骗，那恶贼，将奴卖到此间临。豪门欲使充姬侍，姜佩兰，忝出名家岂辱身。愤激因而投入水，流至此，荷蒙拯救得重生。千金说着容凄怆，言语虽诬泪却真。杜氏夫人生怜悯，将言安慰女钗裙。恁般贞烈诚难得，自是家传诗礼闻。故使神明加佑庇，今朝巧遇我家门。权驻足，且宽心，淡饭粗肴过几晨。自古救人须救彻，断不使，异乡孤露久飘零。老身有个堂房弟，现任杭州作府尊。

待我回去之时，寄信吾弟，令其差人访汝父母，告此缘由，命彼前来接尔归去，重完骨肉便了。

我非是，不肯差人即送归，为伊年少女娥眉。况兼如此如花貌，怎好教，男仆同行取道回？自古人心多不测，莫教又复涉灾危。常云瓜李嫌当避，须恐怕，玷尔芳名行有亏。不若待其亲父接，

吾自必，盘川厚赠善安排。权等待，且迟回，暂侍千金住绣闺。我府中，婢妾如云虽不少，尽都是，无知无识蠢娥眉。十分不中千金意，刺凤描鸾少指挥。爱尔佳人灵慧质，伴闺房，姑留暂屈共相随。当下那，夫人言讫千金喜，文小姐，兰蕙芳心一阵悲。自思量，生作翰林闺阁秀，簪纓世族大门楣，屈身何致今如此，似这等，脾膝奴颜贱亦卑。欲待告其真姓氏，怕他不即送奴归。奈何且记神妃语，恐使灾生命又摧。只索低头权隐忍，这也教，事出前定岂相违。心展转，意敲推，只得个，称谢夫人恩德垂。孤女飘零蒙见爱，真个是，衔环结草报犹亏。命教随侍贤闺秀，自应当，服侍妆前暂奉陪。言罢端然重下拜，喜欢杀，凤翥王氏笑容堆。连声谦逊忙扶起，暂屈何消礼复为。见讫佩兰回步退，进房舱，避他诸子众相窥。凤翥也便偕同入，中舱内，剩下诸郎共母陪。

当下四位公子，见文小姐避入内舱，不觉心如有失，均发起怔来。

凤仪公子暗思筹，好一个，美貌佳人孰与侔？漫道同胞难以及，胜吾原聘杜兰洲。但嫌门第难厮称，恐椿萱，续配难从我自谋。不然是，大可联为鸾凤侣，得佳匹，平生不枉负风流。多才思想生惆怅，默坐无言低了头。乃第三人同此意，也都教，不胜爱羨美娇羞。若能娶此如花女，方把风流志愿酬。若言之，父母多应难准许，倒不如，学他贾午暗香偷。舟中人众须无便，待回乡，慢觅良机去下钩。四位诸郎同注想，一个个，半含欢笑半含愁。话文按下诸公子，且说那，二位多娇进里头。王女细盘文女事，佩兰是，含糊未便诉真由。言巧饰，貌谦柔，两个人，问答殷勤淑意投。九腕亦详王女事，今日里，为何至此泊兰舟？凤翥遂与分明说，文小姐，亦喜还悲自运筹。

原来就是王守仁的家眷，回乡中途巧值，蒙其救我，重生

再世也。

向闻说，王公耿直最无私，原来这，乃眷为人心亦慈。便与他，闺阁暂陪应不碍，忍耐着，他年自有出头时。愁只愁，双亲未识几留此，免不得，切切悲伤动苦思。定认奴，身遇强梁遭辱没，飘流难卜竟何之。痛只痛，神言合有三年难，好教我，不敢明言怕祸罹。没奈何，在此消停权寄迹，少不得，有朝归去见亲支。佳人想到伤心处，袖掩芙蓉泪若丝。王氏凤翮殷劝慰，含悲姑且伴娇姿。于时膳罢开船去，起橹鸣锣不暂迟。

却说王小姐自得佩兰为伴，十分欢喜。杜夫人相待亦优，文小姐不胜感佩，只索安心权住。

二美相亲刻不离，情投意合两依依，凤翮不过粗识字，未通文，刺凤描鸾技亦低。杜夫人，四个郎君惟一女，因此上，姑息怜娇未教伊。千金长大心偏好，爱玩书文字又疑。兄辈风狂兼放纵，平时言语不投机。偶然执卷来求教，便说是，闺阁观书大不宜。要得知，女子无才方是德，习之无益反贻讥。甄博士，蔡文姬，若辈才华并擅奇，俱系重婚和失节，丑名留与后人提。若教作个寻常妇，自必就，湮没无闻早失遗。劝汝不烦多识字，好在是，西瓜早有两筲箕。说的个，千金纳闷多烦恼，王公又，身在官途事务羁。那有余情来教女，夫人亦，纷繁家务费心机。

没有功夫指教。因此，凤翮虽则心强好胜，女工文墨，无非粗备而已，未得佳妙。

今得知音一佩兰，十分欢喜趁心田，这佳人，幼承父训清才妙，书画琴棋各擅全。非独教，咏絮吟椒夸独巧，并且又，描花刺绣占诸先。要知其，年轻能干何如是，端为彼，阿母平时课女严。王凤翮，羡慕之余生爱敬，诸凡事，殷勤求教情其传。白日里，窗前同坐金针举，到晚来，灯下相从彩笔拈。文氏千金无吝教，王家小姐自心专。每交深夜方才睡，小榻安排曲尺眠。九畹聪明

兼爽直，凤翮雅重益和谦。称之却是呼兰姊，不与那，女婢青衣一例观。太太观之心亦喜，时将衣饰赠婵娟。饥寒饱暖多相顾，待似亲生女一般。仆妇侍儿泫上水，各皆厚遇少猜嫌。取茶送水争先做，不嫉千金爱独偏。文小姐，权作安身无所苦，只惟忆切二椿萱。更思嫂氏闺中伴，一日分抛意自牵。欲呈明，乞送归家完骨肉，又惧怕，神言难逆且羁延。权忍耐，共盘桓，苦在芳心强自欢。避诸郎，深躲后舱藏匿紧，众公子，空劳爱慕枉垂涎。慢提王府归乡去，且回文，叙到文公学署言。这一位，学士煎熬心似火，又遣人，埠中查问那舟船。家奴奉命匆忙去，少刻归来复主前。

告禀：埠中说是前日码头上，有支大沙飞，未肯落行。

说其中载的乃是山东巡抚谢大人家公子，来到此处学院署中，迎娶小姐的。那船行因是大人亲戚，未便查问。还得其赏银四两，算代喜酒之资，此言谅不诬矣。

至于半夜去匆匆，其实人皆不晓风。探事家人言讫退，潭衙举室锁眉峰。忧心切切刚三日，差去的，寻访之人返署中，告上主人无下落，沿路上，留心查访无形踪。那伙人，想来遁去行将远，知道在，何处潜藏怎得逢？当下家人言未竟，文太太，亦悲亦怒变花容。金交椅上抽身起，手指文安叱骂凶。这件蹊跷奇怪事，都皆由尔两家童。前日间，吾原不发千金嫁，系汝双双劝曲从。惧彼当官为控诉，赖婚姻，主人面上失光荣。清平世界非荒乱，岂有奸徒冒脱空？又夸其，美貌风流颜似玉，自是个，贵家公子岂常同。料来实系东床客，无用多疑非假充。恨我一时无主意，听信失察便相从。凭草草，任匆匆，害了千金悔莫穷。怎怪老爷言抱怨，道吾一旦变愚蒙。莫非你，奴才受了奸人贿，故所以，混主欺瞒谋与通？恁情由，不得干休难罢了，索赔还，千金小姐始宽容。莫叫送到当官去，加刑讯，不怕真情不吐供。姜氏夫人

言讫怒，委屈得，双双发急面通红。慌忙都向当天跪，发誓言称那晓风。何乃夫人加此语，真教屈杀辩无从。

若说识不透机关，进劝夫人遣嫁小姐之事，原怪小的们，愚人浅见，失察多口。至于说是一党同谋，这真是屈天屈地，屈杀人了。

二人发誓跪当阶，学士长吁命起来，文德文安方立起，文公便，叱教退去众奴才。正然欲向夫人说，忽听他，一片悲呼哭女孩。

啊呀，我那佩兰的娇儿啊！

可惜你，枉生才貌两全佳，一旦地，遇此风波命却差。好叫吾，失落掌珠难复得，要相见，除非魂梦觅闺女。可怜生死知何处，悔杀这，不察真诬误了他。既恁般，薄福生成低格局，又何必，娇容复擅美才华。反益教，香消粉落增悲惜，徒落得，玉碎珠沉倍苦嗟。早知儿，恁地遭逢无结果，深悔我，诸般督责课相加。可痛你，鸾飘凤泊今生已，这姻事，误谢家还负谢家。哭诉声声成大恸，步小姐，伤心已是泪如麻。攢柳叶，掩梨花，立侍姑蟑把手拉。忍泣再三为解劝，文太太，方才拭泪启银牙。

便对文公道：未知府县出差拿访歹人，可有些消息否？

相公何不差人一问？

文公闻语叹声咳，便说道，若有佳音必报来。多半也教无实耗，因而寂寂信沉埋。当时便着传言出，教仆使，探听催其府县差。去不移时回复命，那一起，访拿差役事难谐。夫妻点首眉双皱，不免愁烦怒更哀。正当堂前同纳闷，外边走进一多才，少雯便把爹娘叫，遇此奇文费解猜。失去妹儿踪迹杳，访拿不着好音乖。适才儿共司阍语，却倒有，一点因头触动怀。太太听言忙接问，有何原故汝参裁？阍人难道知情节，我原恐，狗党狐群一类皆。儿适与之同说甚，猜出是，谁人骗去女裙钗？

公子道：母亲休得错怪。此中情节，阍者何知？乃儿询

近日可有甚生人至否？伊云：并无。止有昔年与他相好的一个楚府旧仆来过一次，亦并未耽搁，旋便去了。

因此儿心颇动疑，莫又是，廷辉贼子弄玄机？着奸奴，潜临我处求消息，知就里，乃冒东床至娶妻。既得骗将人到手，自必就，放舟连夜去如飞。回帝省，返京畿，料吾妹，那辨郎君是与非。这其中，多半已谐鸾凤侣，恨奸贼，何为藐视太相欺！少要猜到其中故，文学士，夫妇皆称话对题。若果此人行骗局，何方去探这跷蹊？夫人便道无难处，只消得，遣仆临都自可稽。

不着形迹，到那厢闲中察访。若果系他，岂没有一些消息露之？

父子闻言并点头，当差干仆不迟留。川资重赏详交代，速至皇都探此由。得命家人飞即去，朝行夜宿趲程邮。单身匹马多轻便，克日应须至帝州。按表家丁求信息，再言差捕作寻搜。拿匪恶，访娇羞，影响全无何处求。

众人寻了几日，不见踪影，便回来复命。府县无奈，只得禀知学宪。

文公因有那疑怀，不去追求众捕差。府县于时心放下，大家乐得事丢开。此风传到军门晓，烦恼忠良王抚台。怎使地方生怪事，怒他府县总庸才。立将传去严申飭，玩视民情大不该。况此犹非民可比，限其一月莫迟挨。过期不得奸徒获，本院即，参你前程勿怨哉。吃吓属官连应诺，相辞转署又传差。写成赏格通衢贴，得奸匪，报信知风赠有财。按表这边拿访紧，要提到，京师信返浙中来。

话说姜府中日前遣往京都探信之仆，目下已返。得知朝廷卧病深宫，小姐闲居别苑，谈笑自如，安然无恙。于时举室略宽心，次日又，接到文家一信音。工部读来慈母听，方晓得，少霞潜去赘荒村。大家既叹还堪笑，好个无知年少人。

设使惠英蒙赦转，那时节，终身却教怎调停？夫人叹道难凭定，得能够，侥幸如斯再理论。柳燕二姨同窃议，谁知道，文家公子恁无情。彼因斯，羞从圣主怀高义，他竟尔，另娶佳人弃旧盟。所谓教，厌旧喜新男子性，这行径，可怜负煞我千金。二人悲感为兴叹，权不表，早又光阴半月春。这一日，忽地江西来仆使，司阁引进各疑惊。

姜公夫妇及柳燕二姨，却好同在后堂，奉母闲话，为承色笑。

忽报江西遣使来，不知何事各疑猜。太君急令传呼入，文富相参叩玉阶。立起怀中将信出，姜工部，上前接过把函开。太君便叫孩儿念，恐有甚，紧事驰书是特差。听悉其，遇骗冒婚情一段，由不得，人人惊异叫奇哉。侍郎跌足将言说，这却教，吾妹糊涂大不该。晓得谢甥居我处，伊若去，完姻吾岂信无哉！为何乃上奸人当，不察真诬筑凤台。于是细将文仆问，你主母，怎教草率允和谐？至于失去千金女，始寄音书我处来，若使早为思及此，究真伪，断无有误女裙钗。当时文富忙回禀：这个是，主母夫人原见猜，要彼招亲谐凤侣，不从任使事违乖。那知无赖反生怒，发刁话，图赖婚姻反硬裁。气得夫人无可奈，恐真系，东床控告出言歪。再加家下人怂恿，因而便，遣嫁千金不暂挨。那得知，弄出这般奇怪事，可怜举室已惊呆。正当急处家爷返，探根底，特札相呈把我差。文富言完工部叹，深可惜，闺中弱息遇飞灾。我这边，正当悲痛娇娃去，再不道，妹亦平空失女孩。所谓六亲同运气，因教怪事一齐谐。太夫人，难禁姑媳皆挥涕，二位姨娘泪也揩。姜侍郎，当下遂教文富退，外厢歇息暂迟挨。一宵耽搁明朝去，待我回书尺素裁。文仆回身无用表，夫人乃叹一声咳。抛弱息，误狼豺，这一向，未识姑娘怎痛哀。可识谢甥空下聘，平白地，良缘拆散遇何乖。须当与彼分明说，言讫忙将小婢差。

请到谢郎言此事，登时惊绝一多才。心诧异，面痴呆，半晌迟迟口始开：

天地间竟有如此奇事，真也荒唐极矣！

愚甥现住在姨门，谁到江西去毕姻？岳母缘何呆若此，竟便尔，不分皂白嫁闺媛。无主见，欠调停，带累寒家名望倾。这其间，虽则未成花烛礼，文氏女，是人皆晓许愚甥，他年纵使胶堪续，恁遭遇，一世须蒙不美名。说着攒眉长叹气，那脸上，半含惭愧半含嗔。姜公夫妇同声劝，这却叫，事已如斯无奈情。不必贤甥增懊恼，少不得，消停另觅美云英。怪只怪，去年我等来多事，似恁地，间阻关河作甚冰！致害女甥遭拐骗，可怜未卜那方存，更累斯，蓝田枉种连城玉，真果是，好事多磨应古云。却使媒人反抱愧，出于意外实奇闻。春溶听语称言重，倒枉费，姨母姨父一片心。此乃愚甥多福薄，故所以，良缘中拆岂由人。多才言讫相辞出，返书斋，默坐凭几暗自评。别个娶妻何易甚，不似吾，双双郎舅有移更。才嗤文炳潜逃去，谁道旋踵照样临。闻说他，邂逅中途胶已续，少不得，吾行亦要别联姻。纵非其，仓忙易配鸳鸯侣，殊不致，落拓终无鸾凤群。姑待功成名就日，那时作主任萱椿。牵丝岂少吹箫女，自可教，别访高门另委禽。书院中，按表谢郎多纳闷，内室里，却提柳氏暗思寻。自从爱女离门去，未接他家一信音。不识平安如意否，料应尚未许婚姻。

目今文小姐失去无踪，谢郎乏偶，何不乞恳夫人，接回小姐，许续此姻，倒是一桩美事。思量已定，即以此意，乘间告与主母。

莫氏夫人点点头，含笑说：柳姨主意合吾谋。玉华出继非心愿，若得迎归小解愁。许配春溶真大妙，好一对，郎才女貌凤鸾俦。欣然乃与姜公说，谁料司空志不侔。

便道：夫人此言差矣。一者女儿既已继出，如何又去接



来？料兄嫂亦断不肯。二来甥女虽被局骗，尚无实信下落，若趁此时将女续婚谢子，倘吾妹知之，岂不见怪？

我劝夫人不用呆，纵然接转女儿来，也无非，仍将遣嫁为人妇，又何必，枉费多余一片怀？况二兄，爱彼方才承继去，自然他，终身不误女婴孩。夫人听语难为主，那柳氏，两朵桃花退粉腮。默默无言心好恼，佯推故，双含珠泪走将开。姜公仍向书房去，写回音，安慰同胞把信裁。

当下夫人备了几色礼仪，并姑娘所爱家乡土物，共交文富，赏给盘川而去。谢公子亦将此事，由驿递寄禀二亲。不说这，两处宾鸿信往来，要提起，奸心国舅返京台。来时有兴归无兴，未得风流志愿谐。意味索然多懊闷，又听那，一双女婢日悲哀。真教搅得愁烦极，刁仆趋迎便处裁。因见他，二婢三分颜色在，劝东翁，权将取乐纳金钗。这轻红，身虽卑贱心高傲，知此意，即耻还惊怒满怀。便自厉声来大骂，你这个，良心丧尽恶狼豺。逼死吾，千金小姐仇如海，怎么又，想到奴门志忒歪。

老实对你说罢，我不从主捐身，在此苟延残喘者，不过想复小姐仇耳，可休错认了人物。

一头说着变花容，手指廷辉叱骂凶。恨尔奸谋何太毒，休想我，亡廉丧耻顺泉雄。侍儿拼死高声喊，激得皇亲气直冲。喝令多人来扯过，麻绳捆绑女轻红。何妨打死妖娆贱，谅汝今朝敢不从。

当下怒叱诸仆，从重施刑。轻红连哭带骂，全无惧色，不肯顺之。打了一顿，刁能又做好做歹，劝其主人息怒，放将起来，命船婆扶去后舱将息，慢慢劝令回心转意。

至此廷辉无奈何，亦只索，释之交付与船婆。那晕碧，见时也欲相从去，却吓得，魄散魂飞步慢拖，走过刁能忙止住，叫声姐姐笑容多。

那一个执拗不肯，你可在好生侍候公子，休教学他，

自取其祸。

无知女婢面含羞，立住无言任自由，是晚廷辉偕共宿，闲花野草尽风流。再言艖后轻红女，一夜悲啼哭未休。听到五更人睡静，悄悄的，蓦然乃向水中投。随浪逐，伴鱼游，巧遇那，下水渔舟一网兜。

也是轻红命不该绝，投入水中，顺流而下，被一个渔者打在网上。

曳之不动重沉沉，渔妇相帮扯起临。此际东方天已曙，端详是个女钗裙。观仔细，验分明，手足犹然微展伸。乃控清波为试救，夫妻忙乱半时辰。

早听那女子呀的一声哭了出来。定睛观看，只见是：身在芦蓬一叶舟，面前一妇一苍头。尽皆两鬓皤然矣，此际丫环喜亦愁。喜的是，绝处逢生蒙搭救，愁的是，活来无主或遭谋。慌忙启口将言问，这地面，所属何方府县州？

敢问二位，何人救我在此？

渔父闻言笑口呵，这里是，天津地面子牙河。我夫妻，捕渔为业扁舟住，自幼无名姓是戈。花甲同周无子女，业虽微贱乐偏多。

敢问小娘子是哪方人氏？因何落水？可告诉我，好送你回去。

轻红听问泪重流，不敢明言此段由。恐彼小人图重赏，送皇亲，岂非又取祸临头。心痛切，意思筹，只得胡言顺口诌。真姓真名为隐匿，假门假氏捏虚浮。言称亦是舟人女，父母双亡十数秋。自幼将奴充养媳，翁姑看待比冤仇。经年克我餐难饱，终日遭他打不休。因此轻生投水死，荷承相救命重留。恩怎报，德难酬。但只我，不愿归家返故舟。再遇他，狼舅恶姑无好处，原教依旧赴洪流。轻红说着哀哀哭，渔者夫妻乃共谋。

看这女子，倒是好一个模样。我等并无儿女，何不就留

他在此做个螟蛉，也使后半生有些依靠，岂不是好？

双双说着笑洋洋，便问裙钗怎主张？女婢欣然忙应诺，奴倒是，愿随二位认爹娘。于时渔妇多欢喜，便乃相携入小舱。取与干衣更换了，又烧滚水泡姜汤。昨宵剩有鱼双尾，烹作鲜羹待女郎。

菜饭熟时，捧到舱内，铺下一板，三人共食。

轻红自此住渔船，老夫妇，待似亲生女一般。对沧浪，明月清风多野趣，惟只痛，千金不白负沉冤。想家中，主人主母安知此，岂非是，枉送残生赴九泉？欲以其情通一信，却教我，关河阻隔请谁传？心切切，泪涟涟，亦只索，隐忍幽情不敢言。

自古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若向继父母透此消息，恐其小人势利之见，反把我送去楚家讨好，岂不自招其祸？只得耐在心中，待后觅便。必要与小姐表出清名，伸仇雪恨，方遂所愿。

按下忠心义婢言，且题表，风流国舅次朝缘。巫山梦醒天将曙，只听得，一片声呼梢后喧。始晓侍儿寻不见，猜疑不过赴清泉。吃惊晕碧伤心哭，兔死狐悲惨惨然。

当下廷辉怒喝道：那不中抬举的贱人，死了灭口，倒是大妙。省得遗一个祸根，以生后患。汝等不必大惊小怪，速与我开船赶路便了。

谕下诸人不敢云，行行早已抵神京。舟金算给齐登岸，行李衣箱发付行。小小肩舆抬晕碧，其余都上绣鞍乘。登大道，进皇城，片刻旋临公府门。迎出阍人和仆从，廷辉入内见双亲。春漪姑嫂廊前候，各致寒暄问候殷。国舅入堂参父母，夫人命坐各安身。元方乃询宁潘事，可探得，声势如何动作形。公子虽然临彼境，为因文女乱心神。早将此事忘怀了，这时候，怎好回言说未曾？

只得含糊应道：探知宸濠，声势虽大，其实反情并无彰露。谅此小丑，即使跳梁，亦不成大害，何必介怀。国丈闻

言，点头不语。

言谈一会略从容，小夫妇，便起相辞返室中。国舅命人传晕碧，侍儿引领入帘栊。教参主母将头叩，这一个，汪氏登时面气红。明悉其由佯问故，何来这个女孩童？廷辉假托江西购，服侍房帷姬妾充。

汪氏看着晕碧，乃微微冷笑道：每听你背后怨谤父母，为儿误娶赘瘤，不当尊意，必要广置几个美妾娇姬，以快心目。我看千里迢迢买来这个女子，却也平常得紧，怎教眼色低了？

夫人说着怒容堆，待发作，又碍夫君始远归。只得权时为忍耐，命左右，洗尘筵席设房帷。呈美饌，试新醅，姑与开樽少乐怀。正自饮时闻笑语，走进了，春漪小姐一蛾眉。只因闻说来新妾，故到兄房欲试窥。夫妇起身忙让坐，齐笑说，不嫌残席饮三杯。千金被扯难相却，汪氏移于下首陪。

含嗔带笑，乃叫晕碧上前叩见小姐。怎么见了人来，动也不动，难道是个木偶不成？

晕碧当时立若呆，闻言方始动弓鞋。临席畔，叩尘埃，小姐含欢命起来。细看他，略有三分颜色在，可与他，柔枝奴婢作同排。若将嫂嫂为相比，自显得，格外高强压众材。似此安能称美色，无非大类一裙钗。笑他兄长真低眼，凭迢递，当作名花觅取栽。嫂嫂为人娇且妒，还只怕，酸风骤起愿难谐。适才声口分明见，气得这，满面严嗔赤两腮。不说千金心暗忖，却言汪氏怒填怀。肴懒逊，酒连筛，按着雷霆口不开。

饮到半酣之际，无可发泄，便一叠连声，叫那晕碧前来倒茶。

可怜晕碧战兢兢，连日里，吓得三魂未拢身。当听传呼忙举步，香茶取得上前呈。偷觑恶面凶魔样，更觉心惊小鹿能。过自矜持

偏失手，将一盞，热茶倾泼烫夫人。夫人乘此狂威作，翻下脸，放出河东狮吼声。

啊呀小贱人，这是什么意思，莫是你安心的么！

一壁言时站起身，挥拳便打小钗裙。女环捧面连连退，步踉跄，撞倒屏风响一声。不道前冤今世遇，铜钉刚碰太阳心。血流如注登时倒，一命呜呼不返魂。仆妇侍儿同救取，大家忙乱半时辰。

早见那女子气已没了。廷辉不觉勃然大怒，便与汪氏争闹起来。

怎使行凶似虎狼，打死人，大明律法命须偿。即今送你当官去，不怕你家母族强。骂得婆娘心火冒，连声冷笑答夫郎：

打死了一个丫环，有何大事！值得如此张皇。难道比你家父子，终日商量要夺皇帝做的事情又大些么？汝若当官，我自不怕，少不得也有言词为之分割。

夫人哭骂把身抽，要去公庭自首投。小姐上前飞扯住，排纷解难代为谋。哥嫂呀，偶然失手谅无心，敢劝你，彼此从长议莫嗔。趁此府中人未悉，快将这，尸骸埋过有谁闻。休吵闹，莫迟停。母若知之责不轻。国舅点头连应是，登时传进一刁能。买棺盛殓何须说，至晚将于空野焚。自是凶徒逢恶妇，彼苍有眼配生成。此言揭过权休表，要提到，落难娇娥匿隐情。

话说那位文家小姐，自随王府回乡，已将一月。

妆阁相依作伴陪，身虽安乐忆亲闱。心暗恻，泪偷垂，蹙损双弯新月眉。欲申明，神谕谆谆防遇祸，屈尊无奈且相随。逞风狂，调情更怅诸公子，时注意，挑以微词隙处窥。文氏千金羞且怒，等闲不敢出兰闺。

与他王女，跬步不离，行同坐守。诸郎无奈，没处下手，枉自垂涎而已。

时逢七月已新凉，王小姐，偶抱微疴未出房。那凤仪，借探妹儿

来绣阁，却不道，庭前巧值美红妆。窥仔细，看端详，艳色惊人喜欲狂。只见佳人阶下立，攀翠竹，纤纤玉手晾衣裳。千般娇媚天然秀，一种幽闲自在芳。进步笑将兰姊唤，几天不见美容光。可也知，裴航有意游三峡，为什么，神女无情闭七襄。小姐闻言心大怒，早不觉，羞红飞上玉腮旁。

正思发作他几句，忽尔计上心来。

于时给谓莫颠狂，荷感垂情雅爱长。妾纵无知非草木，自然有以答王郎。愁只愁，彰彰耳目难为地，故待从容缓作商。这期间，日里固然无便隙，倘有意，倩君暮夜至闺房。休造次，莫相忘，今日里，巧值良辰七夕当。几句话，骗得凤仪真喜杀，深深一揖谢娇娘。佳人却步将身避，催促回身勿太忙。公子于是回步出，十分得意转书堂。巴巴只等黄昏后，学一个，韩寿私偷贾午香。

且说文小姐，当见凤仪喜跃而去，真是又羞又怒，又是暗笑。

沉吟独立正徘徊，猛抬头，又见风流风彩来。托语至房观妹病，也无非，乘间欲会美裙钗。见他文女心中喜，四顾无人便上阶。睨视娇姿频注目，春风映面笑含腮。悄呼兰姊曾知否，卑人是，自晤芳容日挂怀。今日价，一为千金亲探望，二来是，念卿特至候妆台。言时步近香肩侧，文小姐，走避忙移小绣鞋。含笑给云承雅爱，妾心知感叹违乖。但须知，此间不是谈心处，有什么，见谕无妨乘夜来。小姐熟眠应不觉，只消妾起把门开。佳人之语犹无毕，大悦狂徒口笑歪。施礼深深轻跪下，悄言称谢女裙钗。这期间，卑人失偶犹无匹，就与你，好合何妨一世谐。异日负卿如有变，天诛地灭丧泉台。说得个，佩兰忍笑回身立，请起低云语过呆。作这般，景象向人成甚事，快些移玉返书斋。狂生誓罢方才起，早见那，三四郎君联步偕。探罢妹儿旋出室，尽皆注视可憎才。文家小姐羞加怒，背花容，辗转芳心计已排。三个人，少

坐片时俱散去，文小姐，将身走向对房来。

瞒却诸婢，唤一小环，悄悄地嘱咐他，如此如此。可去将四位公子，约于今晚，各携衾枕，次第入来，我有道理。小环道：这个容易，但恐夫人闻知见责，却不当耍？小姐道：包你无事，万般有我承当。烦汝做得机密，待明日暇时，绣双鞋子相送如何？

年青小婢本无知，见有相酬笑应之。立刻抽身离绣阁，到书斋，寻他兄弟达其词。

原来前后两进书室，兄弟各住一房。小婢当即挨次分头相约。

凤仪约以一更初，潜立庭中东北隅。兰姊有言来会话，切休莫误女娇姝。长郎欣诺低称谢，婢子旋临凤彩居。告与佳人传密示，相邀夜赴内庭除。教郎君，立于西北花墙角，约略时辰二鼓余。袱被相携聊坐待，那兰姊，自来相会莫踌躇。不烦灯烛须机密，这其间，莫被人知累小奴。凤彩乐从无甚说，那小婢，转身又去觅狂徒。

寻见三郎四郎，一般约定。今其一在东南，一在西南，时辰亦各参差。悄入绣阁，庭中默候，兰姊自来会话。

小环约罢自回身，复命佳人且慢云。单说风流兄与弟，不知是计信为真。皆窃喜，各生春，准拟今宵会玉人。恨不得，立刻红轮西坠去，好使那，银河早现女牛星。

却笑四人，兄瞒着弟，弟瞒着兄，各自心中得意。

午餐过后日将西，早又是，树影朦胧暝色迷。几点疏星横远汉，一钩新月照微微。诸郎无意黄昏膳，安候萱堂入内扉。略不俄延旋退出，人人挂念会神姬。

各推困倦，打发书童退出，俱自阖扉假睡。

先说风流王凤仪，佯推入寝是和衣。耳听初鼓慌忙起，悄悄的，

开了房门步慢移。摸出书斋行曲折，胆如天，径临小姐内兰扉。新月落，晚风微，悄步行来过竹篱。摸向花墙西北角，展茵坐地候仙姬。屏声敛息方瞻顾，忽又听，腰院门开心大奇。黑暗之中观不细，猜摩多半乃青衣。却笑他，弟兄逐次潜俱到，南北东西坐各歧。这期间，灯火既无星月渺，他四位，对观隐约各惊疑。声张止恐为人晓，揣度无他姑听伊。按表诸郎图野合，却言小姐弄玄机。待他王府千金睡，悄与先时小婢提：

我从窗隙窥见四公子俱已入来，待往夫人处去出首。汝却如此如此，不可忘了。

小环答应笑吟吟，九畹潜于房后行。跨过短窗穿夹道，金莲飞步到中厅。轻叩户，急敲门，倒把夫人吃一惊。

忙问此刻是谁叩门？文小姐在外应道：是我。夫人快请起来，小姐房里有了贼来打劫了呀！

只因小姐欠平安，奴侍茶汤未敢眠。忽听院门声款乃，扉开处，轻轻走进二三男。想来窃盗穿窬辈，快请抽身去一观。吃吓夫人忙即起，高呼仆妇众丫环。大家惊起开门户，寻起灯笼把火燃。文女当先扶太太，闹哄哄，一团簇拥各纷然。匆忙来到千金处，推进了，庭院腰门果未拴。益使吃惊称有贼，无何仗胆并当先。大家举起灯儿照，吓杀了，南北东西四少年。犹恐慈亲来看见，一齐背面向墙边。侍儿仆妇难禁笑，各惊疑，公子何为似这般？又且东西南北坐，水淋淋，浑身湿透好奇焉。四人闻语羞惭绝，太太观斯怒气填。手指诸郎来叱骂，汝弟兄，今宵莫不犯痴颠？也可知，虽教自己亲兄妹，为什么，夤夜潜临失避嫌。汝父为人真道学，生儿何乃失家传。一个个，恁般景象诚奇异，必定其中有甚缘！说得四人惭愧绝，杜夫人，一头数落进雕檐。堂前归坐金交椅，唤集诸郎诘问严。究竟畜生何所事？说明家法少从宽。支吾即便施刑仗，一个个，忒煞风狂品不端。太太当时声色厉，



那几位，郎君俯首但无言。按云堂上夫人怒，且说那，小姐罗韩正好眠。忽听院中声似沸，惊醒了，不由香汗一身沾。询其女侍方知晓，也便就，扶病抽身整凤钗。移步上堂来见母，立向夫人交椅边。看此情形方诧异，窃观文女笑容添。日常兄辈同挑逗，颇也知其一二焉。今夜料应为捉弄，诸兄辈，这番羞辱所当然。

于是王小姐心中明白，便劝母亲，此事不必问了。

诸兄皆系读书人，平日里，庭训遵循不妄行。慈母无烦追究了，今日事，料因女伴有娉婷。古云尤物迷人性，故出蹊跷怪异情。太太闻斯微点首，叹口气，于是叱退众郎君。四人恨杀刁钻女，满面羞惭气不平。仆妇侍儿俱窃笑，弟兄含愧返书林。浑身都是尿臊气，触鼻钻来不可闻。只得去，唤起书童人几个，烧汤浣沐换衣衿。无好气，各生嗔，并骂刁钻小贱人。

你道何来臊气？原来文小姐嘱咐小环，各赠伊臊溺一桶，

于暗中倾泼，故此四人浑身污湿。

四公子，转思益使怒冲霄，恨杀这，无赖佳人毒又刁。正所谓，一点羊羔犹未啖，反教惹得满身骚。不言兄弟俱惭愧，再把香闺情事描。当下夫人离女室，凤翥始问那多娇：实不知，吾兄到底因何至，难道是，昨夜双扉关未牢？真怪异，好蹊跷，这里面，定是汝之手段高。见怪他，每肆风狂伤雅道，因此上，设谋捉弄我同胞。佩兰但笑无言答，笑倒了，亦与同谋小紫箫。王女愈加疑惑甚，再三的，研求始得吐根苗。

当下说笑了一回，凤翥亦谓诸兄儇薄，合受此辱。今后谅不敢再萌歹念矣。

言罢又，传教诸婢勿扬言，犹恐怕，太太闻斯不喜欢。笑语移时交四鼓，忙忙收拾各归眠。香梦浅，曙星残，早又晨光照画檐。合宅起身无絮表，王小姐，梳状已毕候慈萱。

略坐归房，使命把院门关断，侍儿们出进，都从房后夹

道中行走。

不言绣阁谨防斯，且表夫人暗忖思。若说我，所救湖中姜姓女，花容委实占当时。不惟貌美才犹妙，绝技香奁画与诗。无怪那，几个痴儿生爱慕，便是我，老身每见亦神驰。大儿失偶犹无匹，何不就，以此佳人配合之。那其间，花烛礼成名分正，省了这，一班小子逞胡思。这婚姻，未知此女相从否，如若肯，立可完成连理枝。想罢夫人心甚悦，便将此，衷怀示意风仪知。风流公子无边喜，真教是，如愿相偿遂所私。深感慈亲能体谅，愿只愿，佳人一诺不推辞。欢送迭，喜孜孜，便促萱堂早主持。于时夫人和女说，将此意，命其传达美娇姿。

当下文小姐听得此言，真乃吃惊不小。

两片红云上玉腮，含羞无奈把言开：承错爱，怨难谐，恁样事，岂有闺女自主裁？故里现存亲父母，不妨寄信等其来。若教没有双亲命，奴便是，拼死难从愿自乖。王女遂将如此语，堂前告述老慈杯。夫人点首称当得，吾本也，久欲寻踪把仆差。乃命大儿修信札，两封书启一齐裁。一投舅氏杭州府，一致黄门姜秀才。

与杜府之信，乃请其查察治下，有个姜姓之人，名唤子虚，系属黄门秀士。寻着时，拜托母舅谕彼知悉，令其北上。甥处现救得伊女在此，其人妙丽无双，母心甚爱，意欲以之配甥，即烦执斧，务令到此主婚等语。与姜母之信，亦是专诚遣使奉迓，前来看女，并求婚之意。

夫人是，登时传到一家奴，交代了，赏给盘川上路途。公子再三为重囑，汝须得，兼程而去莫踌躇。到那壁，务教姜母同来此，事成时，格外酬劳总在吾。那一个，使者登程飞即去，晓行夜宿走崎岖。行来到了杭州府，直向黄堂公署趋。太守接书观看毕，讶斯情事此间无。

便道：管家，你夫人公子，莫是打听差了？我这里不曾

闻说有什么姜姓人家，看龙舟失去女儿的事呀。

地方有此大奇文，岂有吾，府县衙门反不闻？这句话，一向不曾偶听见，却从何处访其人？学裳说着微微笑，王府家丁又告云：

上禀舅老爷得知，其女现在府中，说得的确有据。伊父名叫姜子虚，是个黉门秀士，住在什么清和坊间壁。难道那女子平白说谎不成？杜公笑道：既是如此，汝自到那厢寻访，便有着落。待寻到时，相邀至此，我为作伐，宣达汝主之意，命其北上便了。

公衙冗杂事纷纭，或者我，疏忽忘怀恁细情。姑向那厢为察访，料其女子岂虚云。言完回唤家中仆，引领来人往外庭。赏给伊，酒饭一餐同与往，恐防教，街坊不辨路途生。传命下，即遵行，饭罢相偕出府门。

沿街逐巷，问了半日，不独找不着姜子虚的住落，便连清和坊也并无此地名。

二人跑得汗淋漓，逐处寻查不见伊。便同到，茶馆之中权歇息，逢人细访这端倪。无影响，少根基，难道这，女子胡言捏造欺？少歇正思重访觅，看了看，树头已是夕阳西。起身只得同归署，杜太守，一见回来问是非。

汝二人去这半日，寻见那家也未？

二仆廊边垂手言，白白的，今朝绕走遍城垣。几曾有个踪和迹，这人家，察问人皆不识焉。猜彼莫非乡下户，城中故是少知缘。杜公听了微微笑，固是希奇事一端。

便问王府管家，汝难道不曾问个明白，便自前来察访不成？这糊涂帐真也奇矣。

答言说是在城中，不晓因何没影踪。今日已经天色晚，待明朝，沿门再去细追穷。

有名有姓，没有个寻不着的道理。

座上黄堂点点头，屏风后，飘然走到一云楼。夫人见了微含笑，指着东床道事由。

啊相公，现放着女婿姓姜的在此，何不问之？或与同族亦不可知，省得没头没脑，无处找寻。

杜公见说笑融融，命坐东床告此衷。公子闻言摇首笑，说道是，寒家没有此同宗。真幻绝，好朦胧，何不差人到学中。

其人既是秀才，学中自有名字可查，差人去问一问斋长先生，真假便悉矣。

杜公是，连称此语果无差，性急人，立刻传教学里查。谕令他，王府家丁权退候，不一会，差人复命已回衙。无所考，乃虚花，学里说，姜姓生员有百家。

城上乡下，秀才固是不少，却没个姜子虚的名字。没处查核。

稟讫家丁退出堂，杜太守，夫妻共笑好荒唐。不知他，王家路救何方女，误认作，父母乡居在浙江。也值得，迢递驰书差仆至，恁般爱重女红妆。言谈早具黄昏膳，传请千金出绣房。宋氏近回姜府去，太君膝下伴凄凉。于时膳罢俱归寝，再表天明杜学裳。

修书复姊，告知浙省并无此事，亦无此人。无处寻访，有辱来命。书成，唤进使者，赏给川资，交待而去。

王价观斯影响无，没奈何，相辞只得转归途。不知复命如何说，且待停毫另再书。这时候，玉露金风秋试迫，要谈乔扮女相如。姜小峰，自居谢府真安乐，惟只有，一点思亲念不舒。虽与那，谢氏雪仙多爱敬，共罗帏，时时犹恐露形躯。于时推说天炎甚，教小姐，另自铺床对室居。淑女兰襟犹喜悦，真倒是，如宾如友敬儿夫。岳父母，亦多爱重东床客，公子无他只读书。谢秋山，三八出题勤督课，恐其年幼学荒芜。姜郎夙慧诚无比，爱杀伊，吐凤雕龙字字珠。时届秋闱期已迫，乃催赴试去京都。休白误，

莫迟俄，似此文才必擢科。姜小峰，辗转迟疑多不决，今朝之事却如何？此来改作衣冠客，不过是，暂避权豪风与波。

怎好竟往都中赴试？设若为人识破机关，其祸须知不小也。

沉思只得作支吾，小婿年青学问无。纵使观场为应试，安能侥幸列贤书？不若教，下帷刻志权停待，省得个，往返徒劳走道途。谢抚军，听此佛然多不悦，夫人便，暗中命女劝儿夫。雪儿呀，以婿才华可夺魁，因何不肯赴秋闱？休志短，勿心灰，少不得，婿得成名尔亦辉。为母猜知心上事，无非教，少年琴瑟恋房帏。我儿本是贤明女，这句话，内助还须善劝规。小姐闻斯赧玉颊，低柳黛，含糊只得应唯唯。辞萱室，转兰闺，峻壁相迎笑脸堆。手拽香罗同入坐，含欢便问女娥眉。

不知姨母呼唤何事？小姐这般面红耳赤，大有慚愠之容，是何缘故？

白莲花上染红潮，映出芳容分外娇。本谓小生诚实性，今朝相对亦魂销。佳人听此犹增恼，一回身，扭转香躯启绛桃：

暖相公，这成何语？

怪不道，慈母今朝责备奴，言君不肯赴京都，多应贪恋闺房乐，致令男儿远志无。敢劝君，不必迟疑甘自弃，快与我，束装立即就登途。姜小峰，闻斯一笑犹无答，谢小姐，便唤房中众女奴：

汝等速将书篋行囊打叠起来，不可迟误。

几个丫环答应高，忙忙的，一齐动手不辞劳。装被套，打衣包，峻壁旁边心暗焦。想必他，适为母姨传去诘，也不知，如何说法怎唠叨。

看这光景，是定要逼吾赴试，如何是好？咳，也罢！姑去走一遭便了。

想吾虽则是娥眉，自许才还可夺魁。七步成章无所惧，八叉得句

不难为。这其间，倘能侥幸登金榜，便可偕妻衣锦归。省得教，父母每兴无子叹，那时节，萱堂面上也光辉。多才思想心中决，近前来，故拍香肩笑勿催。

啊贤卿，卑人去便是了，何用这般慌迫整装？非吾无志去京华，岳母之言却不差。富贵功名虽自好，何如眉案守如花。佯取笑，故与嗟，倒惹得，小姐羞容泛赤霞。不答才郎回面壁，姜小峰，安心作耍逗娇娃。

啊，小姐，为何不悦吓！此去皇都夺锦标，必挣付，五花官诰赠多娇。芳卿何故心烦恼。莫不是，恐负香衾事早朝？轻拍香肩称是否，含情含笑故相调。携玉手，拽鸾绡，劝佳人，珍重金闺勿用焦。几个侍儿都忍笑，谢小姐，面含薄愠启樱桃：

暖，相公，此言差矣。奴原自幼爱清闲，学玄门，妙旨由来久悟参。休说这，富贵浮云非我意，便是那，私房情爱也无干。本拼一世空闺守，无奈含羞出口难。亲命难违成眷属，无非敬尔是英贤。真笑柄，出奇谈，说得闺人太不堪。小姐言时娇容笑，便起身，深深一揖谢红颜。

承教，承教！下次不说如何？芳卿勿恼。正然夫妇戏诙谐，却好中堂使女来。进得湘帘呼小姐，果然怪事又奇哉。絮才惊问何言语，被你无端吓一呆。侍女当时亦自笑，遂将详细告妆台。可也知，文家小姐遭人骗，适才间，公子来书仔细开。

老爷夫人都在那厢烦恼，小姐快去解劝解劝。小婢言完转步旋，人人惊讶说奇端。絮才小姐情弥淡，峻壁郎君泪欲弹。窃叹同盟诸姊妹，一霎时，风流云散各分残。于时夫妇同移步，去到堂前探一番。观看家书详底细，谢小姐，劝其父母勿愁烦。哥哥一举成名日，论姻亲，怕少豪门贵族攀？况未亲迎

成大礼，与吾家，门楣何碍没相干。椿萱听此将头点，言论移时日落山。那一位，娇客相辞归绣户，夫人乃问女红颜：劝得汝婿如何了，战秋风，可肯鹏飞万里抟？小姐回言装已束，大约是，明朝便可往长安。孩儿正欲堂前告，为的这，适接哥哥来信函。于是谢公夫妇悦，笑说是，东床此去必抡元。定然连捷青云路，女做夫人稳稳然。小姐面红微一笑，夫人传令设华筵。烧绛烛，卷珠帘，请到东床美少年。莫氏夫人容带笑，口称贤婿便开言：吾特备，水酒一杯壮行色，愿汝去，月桂高攀第一先。公子欠身称不敢，荷承姨母费心田。当时俱各邀归坐，酬劝殷勤各尽欢。席散酒阑呈细茗，闲谈略坐始归眠。

一宵夜景休提，单表次日姜公子起身作别。

整整衣冠出绣房，谢小姐，相随亦共至前堂。小峰作别来行礼，抚院叮咛坦腹郎。路上风霜宜保重，场中检点勿匆忙。作文字，锋棱切忌希奇格，这如今，最是清圆笔路强。峻壁躬身连应诺，姨夫严训佩无忘。夫人亦嘱东床婿，好为之，冀望泥金帖一张。娇客又辞贤小姐，佳人珍重保风霜。一番作别回身出，行李衣箱共束装。

当下，谢公拨了两个老年干仆护送同往。

姜小峰，秋风匹马赴京师，暮宿朝行不暂迟。原来他，向服神丹增胆志，意昂昂，居然自谓一男儿。不惟智识高前日，并且教，气力如添胜昔时。因此心中无惧怯，襟怀坦率不矜持。

日间行路，到晚投寓。独居一室，阖户而寝。

行当十日抵京华，觅得招商一寓家。安顿行囊都已毕，三间静室绝纤瑕。于时主仆多劳乏，歇息聊吞一盏茶。

少刻饭罢，峻壁便命谢福，前去打听何日录遗，好作预备。谢福奉命而去，少刻归来复命，说是仲秋一日。小的已将姑爷名字报了。

乔妆公子不迟延，考具诸般准备全。两个家人同检点，早交初  
一四更天。

大众遗才，毕集贡院。主试点名，鱼贯而入，列号坐  
定，发下题纸。

小峰虽是女裙钗，夙慧天生却有才。大众文思犹未就，他早已，  
头名交卷出场来。家人接着同归寓，呈过香茶把膳排。用罢小峰  
权少坐，归房辗转动愁怀。

忆及当日，仙姊说是代我入宫，究不知是真是假？今到  
京师，须从何处探个的耗，也好放心得下。

如若彼，冒名已是侍君皇，也使我，免得耽心放了肠。不然是，  
纵使功名侥幸得，归家又恐露行藏。外边便作无人识，那一个，  
尖促花姨最不良。犹恐他，识破乔妆来出首，那便就，两桩罪案  
一身当。若教不作归乡计，又难抛，刻刻锥心父与娘。小峰暗思  
生恹恹，千回万转泪沾裳。上床良久眠难稳，次早传呼仆一双。

使其暗中打听，姜小姐何日到京？曾否入侍？访明详细  
报我。

二人奉命暗留心，访得其情便告闻。传说是，五月千金方至邸，  
朝廷圣体欠安宁。有一位，楚妃恐使分其宠，未令君皇见美人。  
所选一班新彩女，尽居别苑锁长门。此皆中贵相传语，谅不虚诬  
必是真。公子闻斯心少放，来朝看案取头名。生喜色，撇忧心，  
专等场期初八辰。转眼之间旋赴考，场规古套莫烦论。姜公子，  
三场得意词华美，静待良辰放榜文。喜的是，今番未遇王瓜刨，  
主司取士颇公平。届期揭晓悬黄榜，峻壁居然第一名。余者并非  
书上客，毫端省笔不烦云。于时大悦金闺彦，谢府家丁亦自欣。  
谒过房师参主考，鹿鸣宴上会群英。人人尽讶姜生美，触目光华  
照耀人。只说解元才出众，谁知弱冠貌无伦。

不说众人窃议，单言峻壁事毕后，正要打点归家，忽有



同年蹇某到来作伐。

具说恩师老沃公，闺中有女备才容。红丝欲付风流客，弟今是，奉命来为月下翁。伏乞仁兄垂允诺，须看这，老师面上要相从。致委婉，欲商通，暗笑多才姜小峰。我本深闺娇弱女，如何处处爱乘龙。笑吟吟，回言久已为婚娶，妻谢氏，注写分明硃卷中。恁缘由，何乃老师曾未晓，垂错爱，却教枉驾累年兄。祈见谅，望圆融，上复恩师达鄙衷。蹇某闻斯难好强，乃相辞，解元送出礼谦恭。冰人复命何须表，且将这，沃氏根由仔细穷。

话说今科主考沃又新，年已古稀，现任朝中户部侍郎之职。本籍山西省平阳人氏，积祖巨富，只是人丁稀少。夫人蹇氏无出，广置姬妾，亦俱不育。后来又购一妓，其姓强氏，为人悍恶异常，侮嫡凌众，伊倒生了一个女儿。

沃公看似掌中珠，相待姨娘比众殊。强氏更加来得志，欺正室，恃骄诟谮日无虚。沃公罢软安心受，诸妾无能侧目觑。蹇氏夫人忠厚质，常悒郁，气成一病便呜呼。妖娆欢喜当家事，肆威福，刻待诸姨比女奴。遇下人，重则鞭笞轻是骂，合家谁敢不相趋。却不道，奸刁过分难长寿，三九之年命亦无。

沃公伤悼不已，愈加爱怜其女，因方幼失母故耳。此乃前话，单说如今情形。

这小姐，行年十七正芳菲，生得来，美貌如花艳带威。水汪汪，一对秋波瞋视目，轻淡淡，双弯春柳吊梢眉。发同抹漆光而亮，肤拟凝脂细更肥。无奈教，颜色虽佳狼虎性，幼年失教在庭闹。蒙溺爱，任胡为，不习针工书不窥。自幼天生多勇力，性好武，持刀弄杖在闺韩。学成棍法偏精妙，日常与，侍妾诸人打一堆。喜怒无常骄且傲，些须拂忤发狂威。一班奴仆皆怀悚，几个姨娘但腹诽。名是夫人当日取，娇娥乳字叫良规。乃因其母多刁恶，犹恐裙钗学所为，故使命名怀讽意，欲令其，克遵女则嗣清徽。

到如今，虽悬屏雀无窥者，未遇风流人姓韦。

话说沃公，有心欲在今科新贵中择一快婿，以作半子之靠。

因而留意用心思，却好那，解首前来谒老师。见了他，丰仪俊美无俦匹，十分欣羨喜孜孜。问知家世名门后，弱冠之年正妙时。揣彼幼龄应未娶，欲将爱女系红丝。特相央，今科新贵夫人侄，蹇某前来达此词。不道解元婚已久，曷胜惆怅意迟迟。

心中深惜第一无双佳士，早为他人之婿，自是女儿无此福耳。

话来不说沃家缘，要表乔妆小解元。送得蹇君回去后，不胜暗笑意私言。天何生我无双貌，太稀奇，女扮男妆总惹愆。快快束装归去罢，莫教又起甚波瀾。小峰正尔心思想，走进家人老谢安。告禀姑爷今已晚，不如明早整归鞭。多才点首言称是，是夜无词讲次天。主仆起身梳洗毕，小峰早膳甫将完。忽又来，沃家持贴家丁至，说是相邀赴酒筵。敝主有言为面达，解元速去莫迟延。家人囑罢连催促，懊恼风流美少年。

呀，此事怎处！

沃公相召别无缘，要不过，为着婚姻事一端。莫道此身原女子，便叫我是一真男，也不能，红丝到处逢人系，好笑他，唇舌徒劳白话谈。纵使虚心甄士类，何劳坦腹拔文坛。心辗转，意愁烦，打发来人先自旋。欲待置之而竟返，想了想，老师面上却难堪。没奈何，起身只得将衣整。离寓所，谢福随行策玉鞭。来到沃衙投刺入，老司徒，登时传请不迟延。登甬道，到垂檐，沃老含欢迎上前。峻璧躬身忙作礼，沃公回答甚相谦。延之入坐分宾主，姜峻璧，茶罢躬身问事原。未识老师何见谕，门生闻召敬相参。司徒此际微含笑，回语家童设酒筵。峻璧起身忙作谢，欲辞归，沃公不放小英贤。

便道：贤契何为见外之甚，岂不拂却老夫敬爱之意了。

老夫一自擢英才，未得倾谈一尽怀。今日洁诚来具酌，特相邀，别无他客莫嫌猜。解元至此真无奈，只得依然坐下来。言论移时看核具，家人侍候共调排。沃公便乃相邀坐，举盏从容笑口开。

昨闻贤契所娶谢氏，老夫乃翻硃卷审之，原来却系敝同年秋山兄之女。其家之事，贤契自悉。有一位令内兄号春溶者，幼年我见亦自不凡，不知现在妙龄几何，曾委禽否？小峰识得沃公心，含笑回称亦久婚。座主点头心叹惜，乃谈别话饮杯巡。小峰不敢留连久，终了席，作谢匆忙起别行。于是沃公亲送出，心虽不悦貌殷勤。多才策马仍归寓，两个家人问此因。公子遂将详细说，传教准备速登程。家中小姐应悬望，快快归衙是正经。二仆闻言忙整备，到次日，三人便乃出神京。朝行暮宿无烦表，旬日里，早抵山东入省城。

话说谢府中先有泥金报到，合家不胜欢喜。莫夫人，既喜东床中解元，又指望，家乡爱子报来传。镇日中，忽颦忽笑难宁帖，惟小姐，荣辱无关却坦然。看见夫人如此态，不禁失笑谓慈萱：休急躁，勿忧煎，南报途遥须少延。正说忽闻奴仆语，齐报说，姑爷回府到堂前。临玉砌，动珠帘，步入风流美少年。抚院夫人齐立起，小峰含笑便当先。相参姨丈同姨母，拜谢多时训诲言。谢秋山，夫妇相扶皆作贺，含笑说，自是名家后胤贤。峻壁欣然称过奖，回身乃见女婵娟。双垂袍袖深深揖，谢絮才，两朵桃花透颊鲜。衿袖无何同答礼，低徊退步转金莲。当时礼毕俱归坐，又来了，婢仆诸人女共男，参见姑爷为叩贺，小峰命退自相谦。香茶献上兰花露，见面寒暄话一篇。

于是，谢公讯问京中各友人近况，及楚皇亲举动声势各

事如何，小峰一一呈告。

正然冰玉叙情衷，来了那，僚属诸官贺谢公。翁婿殷勤忙出接，厅前相见各谦恭。致贺毕，寒暄略道茶双献，便起相辞出署中。送罢秋山回入内，解元随后步从容。画堂早见排佳宴，今日里，贺喜东床又接风。满注瑶觞浮大白，高烧画烛爱深红。各相酬劝欢谈饮，姜峻璧，说起司徒一沃公，有女闺中方待字，遣媒来，欲将小婿选乘龙。回他已娶齐眉妇，复又招延绮席供。一片殷勤多美意，话温凉，筵间说起一情衷。

原来他与姨丈，本系同年旧识，具道思慕故人之意，并询及表兄姻事如何。看来不是无心之问，大有深意存焉。文表姊，窃想存亡未可知，少不得，姨兄异日另牵丝。闻说那，沃公小姐多容貌，何勿同栽连理枝？彼与大人年谊旧，算将来，门当户对没参差。大人如若心中愿，愚甥便，作札相呈敝老师。莫氏夫人言甚好，谢抚院，连连摇首笑拈髭。便说是，夫人何乃无曾晓，此女原来我久知。昔者京都同往返，沃年兄，几番有意赞吾儿。只因伊女非良匹，故作含糊答应之。

夫人笑道：实是不知，倒要请教这小姐是如何一个人物，这等扬名在外？

莫非他，姿容生得类无盐，再不就，中菁之言众所传。抚院笑云休乱道，其中另有一根原。遂将那，沃家详细分明说，此女刚强出自偏。恁裙钗，造次若教求作妇，还只怕，后来家事不堪言。夫人点首微微笑，席散之时夜已阑。抚院夫妻归卧室，才郎淑女亦辞还。一双稚婢持红烛，峻璧相携谢雪仙。来到香闺同坐下，假郎君，含欢款曲叙离言。自从遵命临京邸，忆佳人，一点相思刻未捐。难得个，侥幸公然无辱命，今日里，芳心未识可欣然。料卿之意应如我，只怕你，久不凝妆泪暗涟。谢絮才，听此面赧轻一啐，君家休得惯胡言。纵教解首高科中，可知奴，荣辱无关

总一般。休说这，喜帖泥金非我乐，便是那，花封紫诰也何干。自古来，繁华过眼三更梦，又何必，名利劳心一线牵。夫子慢休夸进步，可知我，达人心径自陶然。若还要遂平生愿，除非是，共尔修真去学仙。忆昔刘纲成大道，偕妻樊氏亦登天。逍遥更羨秦家女，跨凤乘鸾结妙缘。除此奴心无所好，君家不必枉缠绵。小峰当听佳人语，玉面生春笑晕添。便挽鸾绡呼小姐，何为忽尔出奇言。可知吾，齐眉喜对人如玉，准拟着，美满风流共百年。孝养庭闱供子职，显身盛世佐君贤。虽然教，光阴逝水须臾事，修正果，撇父抛娘有甚欢。奉劝芳卿休执见，你看见，何人举宅共升仙？要知历古神仙传，那都是，好戏文人弄笔尖。抑且成仙如此易，少不得，世人都去广参禅。多才言讫微微笑，小姐低头默默然。一席长谈更漏永，侍候的，侍儿困倦各催眠。残月落，夜风寒，姑爷你，成佛成仙明日谈。说得夫妻皆失笑，丫环几个奉婵娟。移过那，宝炬辉煌对镜光，争先侍候卸残妆。乌云另挽慵来髻，小小金钗插鬓旁。真个是，荷粉露垂增艳冶，好比那，杏花烟润益芬芳。才郎看视心思想，好个佳人世绝双。嗟我前缘修不到，偏生也是一红妆。佯辗转，慢评量，故把青衣遣出房，小姐芳心吃一吓，赧然只得告才郎，君言未奉双亲命，难道前言忽尔忘？床帐现存于对室，何为坐此听更长？多才带笑抽身起，故意相调俏谢娘。非是卑人忘旧约，因对此，可餐秀色美容光。不由人，魂销性乱神飞越，偶一夜，暂侍香衾也不妨。小姐闻斯赧玉颊，蛾眉双蹙自筹量：

啊呀，罢了，罢了！

奴本是，立心不愿堕红尘，都是爹娘误煞人。这却叫奴何以处，低徊不禁泪珠淋。小峰灯下窥娇面，好似芙蓉出水新。移步前来心暗笑，深深作礼叫芳卿。休着恼，莫气嗔，偶尔狂言不用惊。适听所云知雅意，不才何敢起凡心？惟只愿，此生相爱无相弃，

也无妨，镜月空花到百春。

小姐听此，不觉回嗔作喜，便立起身来，回其万福。笑云：君子无戏言，果得如此，妾志遂矣。迨后相报，自有道也。

于时那，才郎一笑别红妆，小姐亲身秉烛光。几个侍儿都已睡，自将宝炬送西房。小峰笑倩回芳趾，各自关门去上床。

谢小姐送出良人，便自掩朱扉，收拾睡了。

沉吟倚枕笑融融，深喜良人志亦同。愁只愁，男子性情无定准，须索要，下陈与彼觅娇容。承巾栉，侍房梳，好待我，一念修真万虑空。淑女寻思芳意悦，移时香梦也朦胧。不说千金沉睡去，单言对室姜小峰。暗笑佳人思遁世；却被我，戏言几句恼兰胸。然虽如此方无虑，倒可以，相与和谐一世终。倘若教，乔婚乃遇无知女，实然无计化为雄。这多应，老天造化成全我，落得个，一世乔妆男子充。想到其间心惨切，只痛此，亲闼睽隔信难通。予虽在此多安乐，未识家中言是凶。祖母高堂康健否，椿萱近况可和融？若然生我真男子，今日成名父母荣。想到此问称且住，还只怕，家中此事惑于胸。

我赴考时，填写父亲、祖父三代履历名号，只怕那报子已报了。

小人贪得赏银钱，必定已，早向杭州报解元。真使家中惊又笑，多应不信认讹传。怎能猜出希奇事，却是我，接木移花女变男。细想此情须不妙，谢表兄，秋风战罢必归旋。

到此晤面时，岂不要露出马脚？

一朝剖出谎无边，住此门中有甚颜？虽然他，以女招婚无所悔，似这般，冒人门户被猜嫌。速将一信通乡里，使我双亲认作男。

不要管他，待我明日寄一禀启回乡，竟认作严亲外舅庶

子，奉命北上，侥幸成名，特呈告慰便了。

纵使双亲惊又疑，有朝会面自知机。明春如若能连捷，便将那，父母相迎到帝畿。骨肉一堂真乐事，百年膝下久相依。小峰想到欢欣处，早不觉，一觉矇眈现晓曦。夫妇起身梳洗毕，两边相见笑微微。同行定省高堂上，莫夫人，命坐双双话解颐。正在堂前同进膳，忽闻人语共嘈挤。秋山忙着青衣探，早见那，三五家人进画扉。举止匆匆欢迭迭，廊前禀报话高提。

恭喜老爷夫人，浙江报到，吾家公子也高中了。

谢公夫妇好欢欣，传总管，开发诸多报录人。峻壁絮才齐道贺，外边府县又登门。同致贺，共殷勤，一日忙忙天易昏。府内掩门辉绛烛，华堂聚坐共谈论。夫人含笑开言说：难得个，子婿秋闱总有名。

相公，明日当作一字相寄，令儿须得早回。

不见娇儿已隔年，妾心朝夕甚悬悬。令伊早作归旋计，免得庭闱远念牵。抚院点头称正是，极该早使着归鞭。来辰当即贻书去，久扰姨门窃不安。言讫回呼贤坦腹，汝今朝，秋闱高拔已巍然，也该寄禀椿萱晓，就是这，入赘寒家亦要言。峻壁欠身忙应是，十分却好遂心田。一宵无事休多表，再说来朝一段缘。翁婿起身朝膳毕，挥毫便自共修笺。

谢公一信，付与孩儿，乃云：骨肉远隔，颇切怀思。昨得乡报，知尔幸擢一科，差为喜慰。事毕后，速整归装，无须淹滞，致累倚闾久望也。一信寄达襟兄，告知令嗣远来见访，愚弟不揣，已将小女赘姻。现经北榜抡元，仍留敝署，以待来春会试云云，并为致贺。当下唤一家人，与姑爷之信，一同交待，赏给盘川而去。

权不表，葫芦公案达书音，要补叙，浙省乡闱秋试情。文炳高标为解首，春溶第五亦奎名。止有他，吴生名落孙山外，那一个，

成氏妖娆又僭云。说道是，公子一从婚娶后，芸窗未有读书声。每于闺闼同调笑，自春间，荒废功夫直到今。似此科名难指望，可惜了，老爷门第不如人。谗言唆得吴公怒，叱骂孩儿责耀英。想唐时，李氏亚仙为妓女，伊尚然，规夫刺目劝成名。要知媳妇名门秀，似这样，道理胡为尚不明？说得九华惭愧绝，含嗔私语告夫君：官人此后书房住，勿进奴家内室门。非妾逐夫无道理，要晓得，公公言语实难听。愿君刻志勤攻读，擢巍科，免令妻蒙不美名。小姐言时珠泪落，吴郎不忍拂芳心。只得个，移其衾枕书斋宿，短叹长吁闷十分。严父虽然无话说，偏又遇，慈亲郁疾日深沉。不言伉俪含愁事，再表新科得意人。

却说文公子，前日回乡，不便再往舅宅，自在族家暂住。姜公烦恼，亦置之不问。

直到了，鹿鸣宴上会春溶，同叙话，始悉家中失女兄。不免惊疑生抢测，凄然难忍泪垂胸。谢郎又劝文公子，联辔回来姜府中。文炳赧然无可奈，只得个，登堂谒舅见姜公。太君樊氏多欢喜，留住孙儿话曲衷。工部夫妻无甚乐，假应酬，包涵不过为慈容。正在那，后堂列坐同谈笑，忽地里，又出希奇事一宗。

只见几个家人，匆匆而入，禀告主人道：外面忽来了一伙人，说系京里下来的报子，捷报贵府公子，高中北榜解元，特来贺喜。此事岂不大奇？姜公道：这无非报人讹错，有甚大惊小怪。令向别处找寻便了。

家人答应下堂阶，一盏茶时又进来。尽道确言非错误，这桩奇事好难猜。在那里，喧呼讨赏同争执，姜侍郎，又笑还嗔骂狗才。

好一班无用狗才。我一生无子，谁赴秋闱应试？难道汝等也自不知，不会与之辩证吗？

这无非，小人讹报诈银钱，也值得，二次三番向里传。骂得家人



垂了首，姜公亲去到厅前。多才二位相随出，只听那，一片哝嘈人语喧。

啊呀，大叔们何在，快禀上贵主，取出赏钱，开发吾等去也。

我们迢递出京华，打听得，的确分明点不差。怎说并无公子在，早难道，事无对证没稽查？非错误，岂虚花，北榜秋元出贵衙。正在厅前同吵闹，姜工部，突然走出启银牙：

叻，汝等何人，怎敢在此胡闹？

吾家一向本无男，说什么，公子高魁中解元。好一起，大胆棍徒图诈赏，叱家人，速将逐去莫迟延。众人看见为官出，赫赫威风凛凛严。心悚惧，步当先，单膝慌忙打一干。

老爷息怒。现有报单在此，请看一看便自知道。此等事也敢捏造么？

双手相呈一报条，姜公举目试观瞧。果见其，书名峻壁姜为姓，北榜秋元中得高。看罢不禁嗔且笑，开言对众道根苗。

汝等差了。休说我府中无人赴考，便是合族，也没有听见有个峻壁之名。休得在此胡缠混闹。

言完怒叱众家丁，逐出诸人莫暂停。答应一声齐走上，高声吆喝逐离门。报人无奈回身去，懊恼秋元无处寻。乘兴而来败兴返，莫非是，解元家不在杭城。名显达，迹湮沦，枉费奔驰赶出京。不说众人多蹭蹬，再言姜府当新闻。如今世界真堪笑，惯出奇奇怪怪情。文少霞，舅宅消停三五日，遂辞去，依然仍自转荒村。纯娘相见多欢喜，难得皇天不负人。老妪孺人皆自悦，草堂中，杯盘草具贺郎君。东邻西舍都来看，羨煞纯娘结好姻。半日忙忙方散净，到晚来，少霞公子告钗裙。

小姐，吾本拟待来岁春闱后，偕汝同归。怎奈如今家中失去胞姊，吾母不知如何悲苦，心甚悬念。须作归计，探视

双亲，方是个道理。

侥幸乡科已夺魁，差堪赎罪见亲闱。贤卿与我将装束，准备长行挈尔归。倘若那，高堂见汝犹怀忿，卿只索，曲意相承顺莫违。吾嫂贤良堂上喜，诸凡事，学他规矩谨追随。文君叮嘱多多语，慕容娘，答应连声诺诺唯。询及佩兰遭骗事，也不禁，芳心惋叹泪双挥。

是夜无词。到了次日，正在忙忙乱乱，大家收拾束装归去。

忽又值，传来驿递一瑶华，原来是，父母家书谕少霞。上书云，家口平安粗顺适，单单失去女如花。无影响，没稽查，汝母悲伤日夕嗟。近日里，知尔成名心少慰，特示知，恐儿场后欲回衙。可不烦，程途跋涉来而往，大约是，眷属明春亦返家。一者为，汝母念亲乡思切，二来防，宁藩变动祸无涯。儿今权住勤攻读，勿蹈前非作事差。好体双亲期望意，准备着，明春去看上林花。光前裕后男儿志，勿谓烦言姑任他。公子看完书一纸，便将付阅女娇娃。纯娘接过端详毕，不禁蹙眉笑亦嗟。

咳，才白忙了半日，又去不成了。

小姐言完笑亦愁，少霞是，将书翻覆泪双流。爹识谨，母才优，为什么，一旦糊涂堕诡谋？可痛同胞贤姊姊，为人义重性温柔。椿萱常日多钟爱，姊弟平时最合投。实堪悲，一自去年鸿影散，再不料，雁行中断此生休。琴弦绝处堪重续，手足亡时不可求。公子思量多不悦，长吁短叹锁眉头。纯娘在侧殷勤劝，自此荒居又住留。表过文郎权按下，毫端又要写杭州。

话说姜公夫妇，为见甥儿高擢秋元，旋又落落辞去，不觉又打动忆女愁思，十分难过。

侍郎连日更愁烦，莫氏夫人泪不干。香士本思回父署，为姨母，相留只得且盘桓。是朝方共堂前话，忽见司閤到里边。叉手阶前

来告禀，山东谢府寄书笺。来人候命厅前立，工部闻言遂命传。

想必他家遣来迎接公子，汝唤其入见便了。

司阁答应出深廊，引领来人到画堂。参见姜公夫妇毕，回身又见小才郎。春溶公子心欢喜，便问高堂近可康？我这里，正拟起身回父署，又要你，寄书迢递到家乡。

当下谢荣告禀，一者特来迎接公子，早些回署；二来顺与姑爷送信与姜老爷的。

公子闻言喜气多，原来是，家中妹已缔丝萝。乃问其，姑爷却系谁家子，使汝来，寄信姜衙为什么？那家人，因有姑爷前密谕，明言不敢但支吾。

有信在此，姜老爷拆看自然晓得。

言时含笑探于怀，取信三封摆在台。工部及甥同取看，一观封面笑还猜。称怪也，道奇哉，此信从何错误来？

只见三封信面，一是姻兄大人台启，一是溶儿手拆，一是父母大人安禀。旁书不肖男峻壁敬缄。

合堂中，不胜好笑又惊猜，只得忙忙就拆开。莫氏夫人同展看，姜侍郎，连连拍手叫奇哉。

奇绝，奇绝！天底下那有这样荒唐怪事。

吾今半世乏儿曹，幻出奇文蹊又跷。当下齐齐观信毕，向来人，从头询问这根苗。谢荣便乃分明诉，细细详详禀一遭。工部惟云真异事，那夫人，狐疑面色皱眉梢。心辗转，意推敲，眼看姜公把话挑。

啊，相公，事出蹊跷，岂无影响？妾身倒有些疑惑，猜出几分也。

我想那，事间奇事万千桩，从没有，冒认他人作父娘。莫非君，昔日外边曾幸妓，因此上，生儿流落在他方。也不知，何人抚育身成立，这书中，写得悲哀志可伤。要晓得，妾虽不德非苏氏，

相公也，忍情切莫效张杨。乞将其故分明示，好差人，接取郎君返故乡。吾正愁，门户萧条香火绝，难得个，忽然有子继书香。深可喜，免凄凉，相公你，何必迟疑秘不扬？太太言时相视笑，姜工部，又嗔又笑道荒唐。

荒唐荒唐！夫人怎么说出这样糊涂话来。

与你夫妻三十春，难道我，生平性格尚无闻？无非教，襟怀放纵诗和酒，从不好，女色风流爱与情。家中虽蓄诸姬妾，为的是，宗祧之计少儿孙。平空出此希奇事，好笑你，懵懂夫人也信真。道罢姜公惟自笑，谢春溶，狐疑又复问家人：

啊，谢荣！这等来历不明之人，为何老爷竟冒昧将小姐嫁他？

世上如今多棍徒，莫非伊，虚言端为骗娇姝。现在那，江西文府千金失，我观来，此事应须也共符。因甚老爷全不察，多半是，奸谋诳骗风鸾图。多才说着眉头锁，那谢荣，摇首连称实不诬。

公子不曾看见姑爷的容貌品格，真正绝世无双。天下岂有那样人物做骗子之理？

吾家小姐美如花，比并犹然难及他。言语真诚非骗客，那一派，端庄体度出官家。老爷因此相看中，许配千金赘在衙。

休言外貌不凡，便是内才，小的虽不晓得，试想能中解元的，学问谅也不差了。

时时每听主人夸，准拟着，来岁鳌头必是他。想姑爷，如此才来如此貌，岂无出息乏生涯？谅非局骗婚姻者，请公子，不用狐疑不用查。

到家相见时，自然就晓得了。公子道：正是，吾久已束装，就是明日同尔起身便了。

堂前正在共疑猜，屏风后，三位姨娘齐出来。只为得知奇异事，

同来观看释疑怀。三个人，案中取字相争看，端详毕，花氏生疑暗忖裁。好笑老爷无道理，原来教，外头蓄孽产私孩。怪道他，家中近日情疏淡。那晓得，注意名花别处栽。心下思量含薄愠，故意的，春风一笑把言开。

恭喜老爷夫人，这正是喜从天降呀！

终朝只说绝香烟，那知道，已有郎君中解元。纵使，来历不明无所碍，也到底，传宗接代胜红颜。花姨言讫窥神色，老夫妇，亦各含嗔不答言。燕柳重将书翻阅，也有些，心中摇惑起疑端。却观家主容非乐，不敢开言议此原。

当下柳姨，见那谢荣尚立檐际，便询问谢夫人及小姐近日安好，谢荣一一回答。柳氏笑说：官差吏差，来人不差。大家只顾辩论，倒累你立候久了。管家可去外厢，用些酒饭歇息去吧。

谢府家丁出外来，春溶也，遵前告退返书斋。传教左右家童辈，收拾行装莫慢挨。不表谢郎归意急，再说那，事情传到老年衰。

太夫人也觉狐疑，委决不下。便请姜公夫妇到来，细询根由。姜公笑道：这样无影无踪之事，母亲何必猜疑。儿但付之一笑耳。

姜母狐疑不信心，于是便索那书文。慌忙取得来呈阅，观之又，老眼模糊辨不清。乖巧兰姨忙走过，莺声朗朗诵分明。

谢公书曰：

金台赋别，弹指廿年，瞻念之思，深于采葛。比惟姻兄大人，萱幄承欢，道随时泰。潘舆花丽，喜爱日之方长；彩戏声传，仰慈云之广荫。迩企锦堂，曷胜景慕。前者令郎文旌远降敝署，备述一切。深喜姻兄大人，箕裘有继，不作邓伯道之忧；圭璧潜藏，避此蔡中郎之诮。引望吉星，遥为抃贺。

荷承雅命，千里相投，当即扫榻留止。但嫌地僻厨荒，诸多简慢有屈耳。弟前缘倾爱令郎异器鸿才，不揣冒昧，已将小女许缔丝萝，入赘毕吉。蓬门陋质，仰攀清族，未免汗颜。尚希宏量鉴原，恕其不告而婚之罪。弟为令郎经营纳粟北榜，后喜擢巍科，名标解首，足见吾兄德门福荫，家学渊源，此特略见一斑耳。额庆奚如！小儿在府多日，厚扰郇厨，荣叨渠训，侥幸掇科，实切五中，感谢莫可言宣，谨铭心版而已。肃修短牍，顺请台安，诸希雅照不宣。

伯母太夫人前祈叱名请安，内子附笔，请安问候嫂夫人闾祉不另。

小峰书曰：

不肖男峻璧谨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夏间躬奉严命，投谒山左谢衙。彼时孑身道路，备历艰辛，幸蒙姨丈古道照人，谊敦桑梓，见此萍梗穷途，顿垂怜爱。慨留栖止，以宾礼遇之。更爱菲才，即以表妹许婚，择日为成嘉礼。新妇娇丽无双，性尤善淑，琴瑟颇相燕好。泰山礼遇弥隆，前为不肖纳粟，令赴北闈，侥幸荣叨一第，知关两大人垂念，谨以告慰慈怀。不肖来春试后，无论成败，意欲挈妇归里一省亲闈，少申孺慕之私，稍尽子职。窃恐一向湮沦，忽尔兰生阶砌，众人忌之，不为家门所齿。乞垂念一线承桃，善为调处其间，不致使不肖骨肉乖违，异乡久滞，则实所深愿也。临禀涕泣，不知所云。泪痕墨迹，相杂染纸，一切细详，笔难罄尽，容当异日面陈也。恭修寸禀，叩请金安，伏乞慈鉴。并叩祖母大人福安，兼询合门安好。不肖男峻璧谨禀兰姨诵罢两封书，忍不住，袖掩樱桃笑绽朱。宋氏孺人惊亦笑，太君心下骇疑俱。

便道：孩儿，天下那有这等怪事？你自己须当明白，记

得些影响。何为梦梦如是，诚不可解矣。

想古来，外幸生儿事岂无，孩儿你，平心细想莫支吾。休隐秘，勿含糊，不必乔情介且迂。老母言时相视笑，姜近仁，连连摇头道虚诬。

咳，母亲也来说笑话了，孩儿哪有此事。

姜公又笑又生嗔，厌此烦言喋喋陈。别萱帙，便去和他香土话，多时相处怆离情。后堂女眷同言论，这桩事，或说诬来或说真。秋日光阴天气短，消停不觉又黄昏。用其晚膳为昏省，告退方才各自行。工部侍郎归正室，夫人命退众如君。姜公乃向灯前坐，反复重观那信音。细细摩挲迎烛影，忽然照出一奇文。心内异，意中惊，忙把夫人叫一声：

啊呀夫人，快来观看。这是谁人笔迹耶？怎么好像惠儿所写一般？你看这峻壁名字里面，照出德华二字，贴在纸背，这也奇怪极矣。

夫人听说也惊讶，移步忙来剪烛花。仔细详之迎亮照，果然笔迹似闺女。真诧异，又咨嗟，难道这，峻壁郎君是德华？四顾见无人在侧，对姜公，悄言议论这根芽。

呀相公，你可猜出此中道理，是恁缘故耶？姜公道：怪便怪极，猜却猜不出来。

娇娃应召去京师，怎么会，变作男儿折桂枝？儿岂分身多异术，平白地，忽成一女一男儿？真果教，希奇怪诞难猜测，也只好，姑妄听之姑置之。

夫人道：伊信上云，明春欲为归省，相公姑作一字复之，待相见时，自必有个分晓也。

姜公点首笑云然，立即灯前取笔笺。唤到侍儿重换烛，磨浓香墨笔轻拈。囫囵书复含糊语，一笔挥成信两函。付于夫人观看毕，忙忙封固夹书间。夫妻议论多时久，夜色深沉倦始眠。次早谢郎

身起早，临莫府，相辞舅氏告归旋。欲为祖饯开筵席，再四相辞不暂延。回步复来姨母处，早见那，画堂已列送行筵。姜公邀请甥归坐，莫夫人，笑对多才启口言：

我有一语奉托贤甥。那峻璧郎君之事，实属可疑，汝回去日，代达愚意，令其来岁务必归来，自然有个道理，使之骨肉完聚也。

谢郎但笑应连连，酬酢移时散酒筵。此际云楼知亦到，两边道别各凄然。侍郎取信为交代，夫人便，回赠同胞物数般。香土入辞姜母毕，并他姨丈几房偏。回身始向中堂别，老夫妇，致送殷勤话一篇。公子拜辞来出外，云楼直送到街前。同逊让，各相谦，为是相依有一年。未免离愁情暗淡，颇多别恨话缠绵。依依半晌方分手，主仆登程策玉鞭。回首故人门已过，只落得，白云红日送征鞍。穿市巷，出城垣，一路长行不暂延。未卜何时临父署，做书人，下回十集再开谈。起头尚在三春日，煞尾今看六月天。只因教，父卜佳城心绪乱，一时废卷总无闲。却堪嗤，秃毫写出难成字，残墨研来又易干。俗事纷纭愁思结，偏又被，同胞催我草完篇。



# 笔生花卷三

## 第十回

小解元避嫌敛迹 老工部使酒蒙冤  
运仙机乘空妙舞 逞素志任性胡言

诚也知，人生安分且逍遥，怎奈教，际遇迤迳郁莫消。固堪嗟，刻刻疚心劳永夜，更可笑，常常枵腹竟连朝。镇日间，填胸止有愁千斛，经年里，得意难逢事一条。只落得，烦恼渐多欢渐少，只落得，忧煎无益又难抛。论烦纡，宛如芳草阶前茂，评兴致，恰似春冰水面消。似这般，困蹇不知何以了，枉对着，良辰美景物华撩。诗懒赋，绣慵挑，遣闷姑将新句描。接笋上文重叙起，要提到，谢家归去小英豪。

话说谢公子，自离故乡，晓行夜宿，一路无词。十月杪，始抵山东父署。

参见双亲喜倍常，侍儿飞报到兰房。小峰夫妇同来到，叙礼殷勤在画堂。香士抬头观妹丈，不胜惊异暗思量。

呀，奇耶！这姜妹丈仪容，好似何方见过也。好个丰标美绝双，怪不道，椿萱瞥见选东床。休说我，自惭形秽难相及，比起来，殊胜文家年少郎。只是一桩奇怪极，为什么，十分面善此容光。心拟想，眼端详，含笑开言问父娘：

啊，爹爹母亲，此位就是妹夫了？孩儿从未与之相识，如何这等面善？夫人笑道：汝在杭州多日，想必曾与路逢一

面，汝自不知耳。

秋山夫妇各含欢，命坐三人共叙谈。小婢献茶斟玉茗，多才启篋取瑶函。当时翁婿双双接，拆去封皮仔细看。抚院拈须微一笑，叫夫人，前来详察恁机关。夫人笑问何奇处，接过从头看一番。只见那，上写诸般承盛意，遥拟想，阖潭迪吉政蠲苛。所云辱子蒙垂爱，真个是，感佩难名又恐讹。疑是梦，喜生魔，姑待来春彼一过。天佑果教真不假，谢周旋，重完骨肉沐恩波。珠返浦，叶归柯，叨得吾兄荫庇多。书不尽言聊草复，升祺敬贺候安和。夫人看罢词中语，笑吟吟，凤目回将峻壁皴。

啊，贤婿，你令尊信上为何写得如此鹕突？汝乃尊府遣来我处，又有什么真假可疑？岂不好笑！

春溶忍笑听萱堂，峻壁时间信亦详。也是囫囵含蓄写，嘱其来岁早回乡。遂将纳入青袍袖，笑答姨娘道短长。

此乃家君恐一时扬出，为外人所笑，家下猜忌。请姨夫姨母不必多疑，待愚甥回去之日，自有道理。终不能隐秘一世，作一个无名氏也。

小峰言讫笑含腮，谢抚院，夫妇于时也不猜。香土在旁惟自笑，凝眸不语视英才。言默默，意呆呆，忽尔登时想起来。

是呀，有了。我道此人为何面善，原来与那惠英表妹十分厮像。

伊家虽则肃闺风，忆当初，初去曾经一面逢。到后来，柏贼登门威逼际，屏风后，又曾二次会芳容。瞥见他，天姿国色光华映，入目分明切记胸。今看风流姜峻壁，浑如玉貌一般同。由来此事无难剖，想必是，的系同枝妹与兄。

是呀，究竟一父所生，因而厮像。好笑姜姨丈只推并无此事，不肯承认，不晓什么意思。

我想姨娘淑且贤，姨夫谅不惧威严。端防诸妾生嫌忌，因此上，

隐忍幽情不肯言。公子沉吟心暗叹，这一个，妹夫景况甚堪怜。空为宦族芝兰种，却因这，母贱将同草芥观。不是吾家招坦腹，尚未知，萍踪飘泊到何年。于时举室同闲叙，莫夫人，细问孩儿话一篇。三妹被人强逼去，这一向，母姨景况是凄然。起居康健平安否，汝可常临舅宅间？莫表兄，授室所婚谁氏女？可听说，怎生性格与媿妍？自来舅父孤高性，这亲家，料必清寒少厚奩。更有闺中诸姊妹，此目下，可曾许字结姻缘？汝所聘，文家小姐遭欺骗，这如今，曾有存亡信息传？公子从头详细禀，移时午膳到堂前。侍儿设坐来邀请，无奈乔妆美少年，怕与表兄同一席，欲推辞，又防姨母不欣欢。无何只得相陪坐，杯箸移来靠雪仙。香士在旁相视笑，谢小姐，羞红两片罩腮边。手中搁下黄金盏，出席轻移三寸莲。闪入画屏身去了，自归绣户不须言。惹将堂上齐齐笑，莫夫人，便向孩儿说事原：

春溶，下次不可如此。汝妹好好在此用膳，你无端笑他则甚？

絮才生性本希奇，此后休教取笑伊。公子闻言忙应是，夫人回首唤青衣。另将肴饌香房去，侍婢移樽答应齐。

当下中堂席散，小峰便告退，往后边去了。

进房看见美娇姝，在那里，静倚妆台玩道书。热腾腾，一盏香茶存玉案，轻拂拂，几丝烟篆出金炉。声寂寂，意徐徐，此际多才悄步趋。举手潜来遮凤目，佳人吃吓转香躯。小峰放手微微笑，谢小姐，正色将言责丈夫：

嗳，官人，为甚这般儿气？

闺房眉案敬如宾，漫语谰言所不应。何乃君家偏好戏，须防他，旁人指摘欠真诚。即如那，方才移坐和奴并，被吾兄，汕笑难堪愧不胜。往后戒之休若此，行为尊重莫浮轻。解元听此娇妻语，忍不住，笑满莲花两颊春。坐倚香肩称小姐，从斯后，卿卿所戒

自当遵。

只是小姐责吾行止轻浮，未免有屈耳。虽则吾今在少年，堪拟得，坐怀不乱古先贤。却缘何，尚憎夫婿轻狂客，窃恐汝，他日相逢人不然。道罢微微为一哂，谢千金，又嗔又笑吐芳言。

官人愈说愈甚，都不成话了。不知异日奴家又遇何人，倒要请教？古者贤女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况我一心似水，万事皆空，君何胡说！

我只知，保养三般精气神，我只知，少言少欲少劳心。食惟果腹宜清淡，酒不贪杯致过醺。万虑已空除爱恶，一心如洗释痴嗔。炎凉变诈皆无分，用工夫，修证惟希赴太清。说罢佳人仍展卷，沉吟不理假书生。小峰一笑回身去，自向西房诵读勤。按表香闺夫妇语，再提堂上二双亲。夫人看见东床去，方向孩儿问细情。姨母姨夫闻此信，如何光景怎生云。来书复得糊涂甚，究竟东床那里生？是否冒人门户者，这底细，吾儿在彼自分明。

春溶答道：孩儿在浙，将及年余，固未听见姨丈家中有个庶出之子，藏在村僻。及至今秋京报到来，报他公子夺解之喜，姨夫亦未见欣悦承受。大众只疑讹错，当作笑谈而已。迨后我家信去，并看妹夫禀启，姨母生疑，再三研诘，姨夫绝不招认，只叫怪事奇文。不知如何过了一夜，含含糊糊又认做亲生，且囑其来岁早返。孩儿实也不解他家举动，具何意见。

据儿看出也无他，姜妹丈，容貌浑如姊德华。星眼蛾眉同仿佛，花颜蝉鬓不争差。自然姊弟方才像，何用疑心仔细查。至若姨夫乔做作，不过是，惧他诸妾摘疵瑕。听说是，其中有个花家女，利口如刀母夜叉。姨母无能难制服，常淘闲气闹喧嘩。谢公听此难禁笑，莫氏嗟吁启齿牙；

不要管他。既是女婿容貌与惠英甥女相同，自为一父所生，方能厮像，何必猜疑？况且东床既具才貌绝伦，断非终身沦落者，便姜家不认，却也何妨。

夫人言讫笑微微，父子称然各解颐。言论一回香士退，到书斋，行装检点客中携。连朝无话休多叙，早又光阴半月期。姜小峰，一自姨兄归返后，留心凡事避嫌疑。除将定省堂前去，不出香房两绣扉。纵便教，郎舅偶然逢一面，冷着脸，绝无款曲笑言稀。春溶不解其中奥，只认作，妹丈矜才鄙薄伊。隙处乃同慈母语，却原来，姜郎性格甚希奇。

前次爹爹有命，教孩儿共与读书，彼此切磨，有希进益。爹爹已出三次题目，也不知其作也不曾？自儿返后，从未见他一进书室，不知伊镇日躲在内房则甚。想必自诩才高，不屑与儿为伍也。

夫人听了笑含腮，便对孩儿把口开：妹丈温良非怪诞，吾儿何必动疑猜。想他在内应无事，不过与，汝妹闺房笑语谐。儿亦不妨前去看，劝小峰，切磋此后坐书斋。自家郎舅如兄弟，可勿多心情分乖。公子闻言忙应是，乃辞萱室后边来。只见那，珠箔低垂绣户扃，梨花落院日初曛。闲悄悄，静沉沉，似听棋枰落子声。想必夫妻同对奕，果然乐趣胜仙人。春溶暗想帘入，含笑抬头一看明。但见那，满室芸烟香气浓，金炉兽炭火初红。夫妻低首方争胜，未晓其兄进室中。香士踱来佯咳嗽，双双惊起笑融融。佳人便乃呼兄长，今日吹来什么风？香士笑云无别事，专诚拜访解元公。一边说着相邀坐，侍女呈茶奉玉钟。香士笑呼贤妹丈，羨君才学素淹通。愚兄自愧文心拙，严命叨聆雅教隆。不道妹夫高位置，半月来，茅斋未得一相逢。春溶说罢相窥笑，峻壁闻斯玉面红。无奈回称言重矣，自惭袜线短才庸。吾兄文藻欺班马，小弟愚蒙学少功。若同窗，鱼目珍珠羞并处，因此上，连朝敛迹避

房棧。謝生听了重含笑，搖首回言答小峰：

休得過謙。久仰大才，小弟正要叨教。忝在至戚，幸勿見外。就是明日奉約妹夫，務必移玉茅齋，共坐研讀如何？小峰听了一思裁，只得個，含笑支吾絳口開：小弟不知因甚故，日來困倦少歡懷。情莫遣，悶難排，怕去吟哦首懶抬。且待消停如展讀，再為求教到尊齋。春溶不便重相強，但只微笑滿腮。乃以閑文同敘述，提起那，少霞窗友一英才。同居一載情投合，每與他，夜雨論文韻自諧。三妹救親承帝旨，他方始，潛行負怒別秦台。常挂念，每牽懷，喜得秋闈又會來。

不道伊潛去之後，中途邂逅，遇一茅舍佳人，鴛鴦已續。貪着燕爾之私，乃忘朋友之誼。試后，我欲留其把晤几時，再三不肯，悻悻然又向那荒村去了。這樣為人，豈不可笑乎？

春溶是，讖鋒有意刺姜郎，暗說他，貪戀閨中怕出房。却誰知，感觸解元內心事，低了首，沉沉不語意評量。原來教，文君匆遽膠旋續，想必是，認我承恩節已傷。恁男兒，短幸無情何乃爾，負殺我，捐生兩次抱冰霜。少霞既，重婚棄此三生約，惠英也，決意拋開一段腸。從今後，孝養雙親充子職，又何妨，虛情一世作男妝。倒使吾，庭闈有嗣承姜氏，更喜得，眉案同心伴謝娘。表姊天生超世志，斷不為，鏡花水月怨情彰。心共愜，愿同償，天意成全鳳與凰。峻璧芳心思及此，不惟不惱反歡腸。當時閑話多時久，香士方辭出綉房。

自此，春溶屢邀妹丈書房共坐，小峰只是不出。謝公子無可如何，只有暗笑。有時獨坐無聊，便執卷到妹子房中，與小峰一同研究論文。

無奈多才美少年，應酬勉強作周旋。文共究，句同研，搜秘求難仔細談。小姐天生孤僻性，攪得他，連朝綉閣少清閑。深可厭，

不胜烦，私怨良人太不堪。何事喜于闺阁坐，殊非女子与红颜。读书理合书房去，为什么，引得吾兄到此间。明日劝君须出外，奴这里，闺帏不是论文坛。小峰听了佳人语，故意的，颀盼含情对雪仙：不是卑人无道理，谁教你，芳姿占断百花鲜？因而学得林和靖，守梅妻，怎舍分抛住外边？说得絮才轻一啐，那几个，侍儿失笑在旁观。佳人烦恼真无奈，这一壁，按下其情且慢言。提到江西文学政，自从失去女婵娟，无兴致，甚愁烦，那一个，京邸差人业已还。消息一些无探出，只落得，夫人终日泪涟涟。

虽然忆女悲伤，幸有儿媳在侧，殷勤宽慰，愁怀稍解。

文公本拟遣眷回乡，因天已寒冷，权且淹留，姑待明春始返。

此言表过不提。

回文且再说开封，王夫人，遣仆修笺到浙中。母子一心同挂念，不期归报觅无从。空劳往返多惊异，只得个，询问佳人再细穷。小姐但云真不假，难女是，实为姜氏岂无踪。莫非教，寒家近者迁他处，二仆相寻故未逢。今次驰书归故里，少不得，亲邻众口要传风。

我父归来，得知此事，必定亲来接女。夫人但请放心便了。

王夫人，闻言将信又将疑，烦恼风流王凤仪。只说是，转瞬如花谐美眷，又谁知，蹉跎好事阻佳期。心纳闷，意凄其，废寝忘餐着了迷。满案诗书全懒读，浑身举止总非宜。好笑这，一相情愿单思病，愁闷夫人没药医。只得好言为劝谕，闲中说与女孩提。

叫小姐劝他女伴，暂成嘉礼，纵使伊父到来，断无话说。

况有主婚之人，亦非苟合可比，何必推敲过执也。

凤翮虽则不为然，无奈教，母命难违作婉言。文府千金坚执定，总须父命结姻缘。便教震怒行威逼，难中人，情愿仍拼一命捐。一片言词多激烈，夫人不便强成全。离内室，到书轩，告诉孩儿

劝一番。此女才容虽可爱，究竟这，出身来历不明焉。无所取，是堪嫌，世上何愁少丽娟。待为娘，明日央媒来察访，怕没有，名门闺秀续胶弦。姑等待，且迟延，少不得，自有良辰花烛天。亦况汝，原聘之妻身尚在，听说他，入宫凄绝甚堪怜。多应矢守冰霜操，前日里，舅父京师有信传。亏得那，楚氏贵妃专帝宠，保全了，二娇俱未近龙颜。倘蒙天佑皇恩赦，尔兄弟，旧聘之姻尚可完。表妹兰洲伊见过，较此女，略差些子可随肩。夫人是，一番开谕良言劝，公子也，无奈听之暂解烦。不表堂前慈母语，香闺且说美婵娟。

文小姐虽然拒绝此事，心中未免羞惧。恐为诸郎暗算，几度欲泄真情，乞送归去。争奈切记神言，灾星未满，防其复罹祸谴，故不敢说。

等闲不敢出房门，愁得个，两道蛾眉交锁深。一点檀心常脉脉，满怀棘刺闷沉沉。消残两颊桃花色，瘦损三眠杨柳身。幸有风翾闺阁友，知心着意劝开襟。佩兰小姐聊宽慰，两个人，坐守行同刻不分。按下河南双淑女，话文又要叙杭城。这时候，流光逝水残冬尽，又换桃符一新春。姜府门庭虽落寞，免不得，开筵也要贺新春。侍郎遣闷无他乐，止不过，诗酒娱情日日醺。时值新正月初五日，姜府中，太君设帨庆生辰。开戏宴，款嘉宾，庆贺萱帙百剧呈。吴宅千金身早到，瑞征娇客也偕临。云楼夫妇双双至，更有那，莫府全家及府尊。百眷诸亲同贺寿，疏房远戚也登门。外堂内室齐开宴，工部夫妻做主人。但见那，风景繁华仍似昔，单单少一掌中珍。愁怀感触夫和妇，暗动柔肠忆惠英。

话说姜公叔侄，在外边陪客，觥筹交错，宾主尽欢，十分热闹。

工部原为一酒狂，敬亲朋，杯杯满注郁金香。直于午过筵方撤，自家也，早已陶然入醉乡。散坐正当呈细茗，忽见那，司阁匆遽



报声扬。

启上老爷。外有抚院柏大人亲来致贺年禧，鱼轩已是进来了。

要晓得，固修何乃至门楼，原来他，逼去千金后悔尤。恐怕这，姜女一朝承帝宠，前情挟怨报冤仇。因此教，今朝亲自登潭府，贺新禧，解释思量把好修。且说姜公闻此报，好生不乐皱眉头。怀旧忿，触前仇，向家人，跌跌乌靴顿二眸。

厉声怒喝道：汝自回他去罢了，何得前来通报。

侍郎吆喝骂奴才，吓得司阍退下阶。正欲回之为挡驾，仪门内，早观抚院已经来。回身只得重通报，姜近仁，无奈当时把体抬。本府随师同出接，大厅上，一班亲友避将开。一行宾主齐齐入，那太守，循分躬身见抚台。工部无何同作礼，相延入坐奉茶来。寒暄略坐无三句，姜侍郎，酒在心头事触怀。眼看仇人心似火，回思爱女意如呆。没奈何，雷霆按捺须眉竖，偏又那，抚院观之笑口开。

啊，姜大人，为何如此不乐，令千金近日可有甚信息否？

自从令爱入京邦，弟亦牵怀甚挂肠。一向不曾闻信息，多应侍女列嫔嫱。大人有福真堪贺，是一位，国戚皇亲贵异常。何乃见吾反不悦，论起来，还该感我此情长。奸刁抚院言之笑，激得个，迂直司空怒气扬。使酒性，手指奸雄声冷笑，骂一句，匹夫刁诈丧天良。都是汝，行强劫我娇儿去，又何必，巧语花言作此腔。说什么，一女入官荣九族，可也知，老夫薄此不欢肠。笑你那，令亲叨得闺娃福，列爵封侯惑帝皇。尔亦沾其余荫庇，因此上，叨居大位抚吾杭。近仁说着重重怒，气得个，抚院登时变面庞。竖起粗眉红着脸，乌纱一挺发威光。喝声住了抽身起，尔今朝，何作胡言若此狂。

本院好意，玉成你女儿做了帝室妃嫔，全不知感，反出胡言刺我。

谅汝是，原任无非一侍郎，出身多大肆猖狂。特来贺节为恭敬，怎出胡言故触伤？吾这一官天子授，你看见，叨谁福荫借谁光？真妄诞，实荒唐，汝意原来薄帝王。藐视朝廷真大胆，匹夫之语反形彰。大明一统遵王化，怎容汝，小丑狂为作跳梁。这件事，本院明朝当拜本，倒休教，一朝治下出非常。柏固修，言完拍案重重怒，那旁边，吓得黄堂杜学裳。正欲排纷来解劝，忽听那，侍郎拍案喝声扬。

啊呀，欺心的奸贼，休得血口污人！吾须不是黄口稚儿，怕汝恐吓耶！

现在吾家一女无，不怕汝，再来逼迫作风波。任凭诬奏诚何惧，少不得，真是真来诬是诬。说着狂呼高喝骂，一声声，欺君误国贼奸奴。看你这，冰山倚靠终难久，有一日，楚贼消亡你亦诛。酒后之人无忌惮，骂得个，搜根剔骨气豪粗。激将抚院冲天怒，推椅抬身恨恨呼。

啊唷唷，老匹夫好骂耶！

既然道我倚冰山，就待吾，显个权豪手段看。一面言时传令下，高声吆喝众堂官：

众旗牌何在，快与我执下这毁谤朝廷目无君上的反叛。

勿得迟误！众人答应：领谕。

一声答应不迟延，两廊下，拥进旗牌十数员。个个争先衣一掖，人人踊跃袖双揎。一窝蜂，登时执下姜工部，把一个，太守心惊吓软瘫。只得上前来解劝，卑词屈节告权奸：大人息怒垂明鉴，敝老师，冒犯多因酒后言。若还加以欺君罪，没凭据，捕风捉影又何堪。杜公求告深深揖，巡抚含嗔冷笑连。

贵府方才曾听见么？彼薄皇亲国戚，而尚不屑为，这口

气是要僭夺君位做皇帝方始遂心的了，非反云何？此等有干法纪之人，出我治下，岂能隐忍听之？贵府且退，本院自有处置。

固修言讫怒含腮，气得黄堂口莫开。此际姜公全不惧，犹然利口骂狼豺。诬陷我，反情彰露凭何在，似这等，血口污人平地栽。诬告不真当反坐，吾与你，一同剖白叩金阶。

此时抚院任其侮骂，只作不闻。立即传到百名兵士，将姜公押付狱中，飭仁和县看守，毋令有失。待本院明日拜本，起解入都，研审反情，候旨定夺便了。

一声令下不迟挨，姜府诸人尽吓呆。战战兢兢纷入报，萱帙吓倒一年衰。太夫人，三魂已失身无主，四体如冰口不开。啊呀一声连椅倒，登时晕绝在尘埃。一班女眷惊无措，仆妇丫环急步来。扶起太君同叫唤，莫夫人，哭声一片吐悲哀。

啊呀婆婆，快些苏醒，勿信家人误报呀。

手捧姑嫜惨惨呼，太君良久始重苏。慢慢转回一口气，睁开眼，纷纷泪落两行珠。含悲拉住夫人手，问一声，到底吾儿怎被拘？太太真情不敢说，吞吞吐吐但含糊。太君此际心聊定，可怜那，举室裙钗魂已无。

当下夫人惊心不定，便托宋氏姑媳，在内侍婆婆。自同大小姐及三个姨娘，到大厅屏后，窃探如何光景。

但听得，一片喧呼在外厅，人声嘈杂马蹄鸣。来了那，趋炎附势仁和县，带领着，披甲荷戈无数兵。拥入高厅齐立定，县官参见柏军门。

只见抚台向知县耳边说了几句言语，立即蜂拥姜公而去。

侍郎去后抚台行，打道回辕亦起身。太守无何来送出，回身气得默无声。于时亲友方才出，个个惊惶十二分。单说夫人回入内，放

声大哭在中厅。娘姨小姐皆悲苦，莫氏夫人解劝云：

姑娘甥女且慢悲伤，这也不是哭得来的事呀。必竟调停想个方，从长计较好商量。姑夫虽被军门执，大事无虞谅不妨。即便解归京邸去，少不得，朝廷也要细推详。正当女眷纷然劝，又听那，侍婢传言报画堂：

启上夫人知道，今有本府杜老爷要进来相见。夫人拭泪命相邀，诸女眷，避入屏风背后瞧。姜与吴，郎舅二人陪客至，左右的，侍儿便把绣帘挑。夫人移步忙离坐，太守当前就曲腰。下拜行参师母礼，夫人回答袂鸾绡。相延入座呈香茗，姜太太，性急心忙问事苗：

杜亲家，这是那里说起的飞灾横祸呀。究不知，抚台何事至寒家？起风波，平地将人便捉拿。你老师，酒后失言非大罪，怎诬陷，欺君重款叛命加？今朝拘向囹圄去，只怕要，解送京都面翠华。虽则教，勘审岂无分皂白，奈如今，满朝党羽有群邪。柏固修，本同楚贼为郎舅，这期间，太约驰书必托他。以假作真蒙圣主，还只怕，诬成大狱罪全家。

你老师生平沉湎糟邱，却不道今日命亦送于杯杓间也。若非天性爱杯中，怎么致，使酒狂言召祸凶？此去多应难剖白，诬成屈案命须空。诛其妻妾原无惧，痛只痛，连累高堂不善终。适才可怜惊欲绝，叫唤了，多时方始醒朦胧。悲切切，泪溶溶，向我频将底细穷。那敢明言为直告，恐防吓杀老慈躬。这桩飞祸如何好，亲家你，有甚良谋敛此锋？

其实那个千刁万恶的奸贼，与吾家本也无甚深仇夙怨呀。

无非见有薄资财，因动贪心起忌猜。记得去年春二月，委差知县特亲来。

托言海塘工饷有缺，要借银数万修筑塘堤。你老师鄙其

为人，峻却未借，奸贼自是挟隙。

后来为子又求婚，浼托亲家介绍云。无奈闺女俱受聘，却了他，奸徒未免更生嗔。后来长女于归日，纵其儿，抢夺新娘扮绿林。昇去荒祠行逼迫，不从遽尔毒施刑。毙之抛弃于郊野，幸起雷霆震返魂。掷向申家庭院里，其人次日报吴门。

其时本欲与之理论，怎奈绝无凭证，且恐小女要到案对质，出头露面，有关两姓体统，因此隐忍未泄其怨。不道好人难做，那奸贼反来作对，将我三小女强逼入宫。

与吾家，做尽冤家使尽刁，想必是，前生结冤此生消。夫人说着悲声吐，太守凄然道事苗：

师母且止悲伤，商议正事要紧。据门生愚见，也别无他法解救得来。

只有个，重赂贪官翟耀前，浼托他，于中解释进良言。军门倚彼为心腹，若肯排纷自可宽。纵便是，急浪翻篷难骤转，亦冀其，合潭上下免株连。门生鄙见惟如此，师母尊裁请主专。太太闻斯连点首，停悲拭泪就开言：

此论不错。怎奈家下无人，舍侄年幼，那谳这些事务？

只好重托亲家，作一援手的了。

倘能脱此恶官司，情愿倾家岂惜资。可痛我，女已无归夫又陷，尚留这，家财万贯欲何之？夫人说着重挥涕，立起来，拜托亲家把礼施。惊得杜公忙答拜，连呼师母怎如斯。门生折杀难当受，这情由，效命应当报老师。太守言完忙拜别，事关紧急不延迟。

杜公出来，立即打道回衙而去。密遣干仆去见翟某，关说此事，许以重贿，托彼周旋。

翟耀前，最喜金银得馈遗，应承一诺不推辞。家人复命黄堂悦，慌忙即，遣使姜衙特报知。莫氏夫人心稍放，将言委婉告萱慈。太君至此方明白，难忍伤心泪若丝。怒骂军门奸佞贼，作威作福

驾虚词。真凶恶，太妄为，屡屡伤人毒计施，且幸县尊今受贿，或能解释作扶持。

当下男宾女客劝慰一番，俱各告辞而去。夫人留下宋氏姑媳陪伴太君，莫太太因莫公染恙，亦便告辞。姜夫人不好留之，殷勤送出。

莫太太，厅前吩咐子联奎，汝在此，相伴姑娘且慢归。解劝开怀聊慰藉，免得个，凄凉触目更伤悲。联奎公子称知道，莫氏夫人泪又挥。送嫂登轩方待入，早来了，吴家小使两亲随。上前参见夫人毕，手执纱灯把话回。

奉主人之命，特来探候信息，并接公子少奶奶回去。鱼轩已是来了。

莫氏夫人口未开，早见那，肩舆已是到厅阶。时间恼了花家女，两片嗔霞飞上腮。不等夫人开口说，忙道是，管家速去不应来。我家今日遭飞祸，哭倒千金苦又哀。此刻不知何处歇，在家中，一天耽搁要迟挨。

管家回去，复上你家那位姨太太，说我小姐在家，有些时耽搁。叫他歇几日养养精神，慢慢的再蹭蹋我小姐也还不迟。

花姨言讫怒盈腮，两家童，答应连声退下阶。莫氏夫人心亦恼，吴家忒也性情乖。得知我处遭奇祸，怎便忙来接女孩。亲谊一些全没有，发挥几句是应该。当时去了吴家使，始率诸姬入内来。

且说吴家二仆归去，不敢明言花氏之语，只说姜夫人款留公子及少奶奶，今夜暂住一宵。

吴公不悦锁眉尖，成氏旁边冷笑言。他家是，叛逆重情非小可，须防的，祸延九族要株连。思量逃避还难躲，岂可飞蛾向火钻？伊女由之凭死活，须教公子快归旋。吴公听此连称是，立即差人把命传。

速往姜府去接少爷夫妇，不可迟误。伊处若留，汝可对公子说，今夜不归，便永也不许他夫妇回来，叫他长住岳家便了。

按表家人去似飞，再将姜府话重提。此时已及初更后，晚膳分排内外齐。太太心焦难下咽，九华亦是苦悲啼。姨娘三位皆忧虑，举室惶惶实惨凄。忽听侍儿传话入，又来了，吴家二仆押肩舆。

说是奉命而来，必要接姑爷小姐回去，吴家老爷在家发怒了。

九华痛泣掩桃花，一听其言怒亦加。便令侍儿传话出，我身今夜不回家。老爷被执遭无妄，我家中，举室惊惶乱如麻。休说我，骨肉关心亲父女，即便作，旁人也要代吁嗟。情不解，念应差，定要迎归做甚耶？今夜决然奴不返，就便是，流徙斩绞但凭他。佳人言讫重啼哭，手掩香腮翠袖遮。正说吴郎来到了，夫人立起启银牙：

贤婿，不知何事，定要小女归去？实所不解。

譬若你，岳父今朝染病危，难道说，女儿不许侍亲闹？东床回去传吾语，留小女，住此消停几日归。太太言时悲亦恼，吴郎答应自唯唯。相辞不敢多耽搁，为是家人在外催。姜莫二生同送出，嘱吴郎，明晨之约勿相违。

原来三人约定，明早同去探望姜公，故嘱其不可爽信。

瑞征应诺归去，家庭自有一番申饬，此言少表。

再说姜公到狱中，直气得，一天酒意已消溶。心似火，气如虹，壮志冲霄叱骂凶。只为未将刑具上，攒得那，狱堂诸物一齐空。百名军士难看守，忙赴琴堂禀翟公。县令为因已受贿，周旋只是要调融。亲身来到囹圄内，相劝姜公把言通：且请宽怀权按捺，少不得，吉人天相祸须松。纵然解到皇都去，叩金阶，圣上应教断佞忠。安慰一番方别去，倒把个，侍郎纳罕讶于衷：

好奇怪，这厮向与老夫不睦，今日何故如此殷勤？哦，是了。

大料是，家内夫人没法施，通他门路送财资。若还如此真堪笑，显见无偏反有私。真是女流无见识，这一来，玷吾名节玉生疵。心中辗转愁兼怒，良久嗟吁又忖思：

咳，这也不怪夫人失检，今日此事，多半惊坏了老母也。

近仁想到老慈萱，不禁凄然泪欲涟。窃思我，休息林泉十六载，原因老母在高年。谁知平地风波起，骨肉分残各一天。到京都，倘使诬成冤狱死，此生不复侍堂前。实可痛，是堪怜，负杀劬劳恩万千。想我幼孤承母训，操持费尽母心田。生儿指望延宗祀，不道仍然绝了传。想我是，拚此微身无别恨，痛只痛，萱闱垂暮乏香烟。陷人恨杀奸刁贼，骤起风波一旦间。亦怨自家难按捺，一时任性犯当权。致教弄出飞来祸，把一个，叛逆污名与我添。万转千回心似火，忽然又，中怀忆及女儿言。

想惠英当日，慨然遵旨入京，原为祖母年高，双亲乏嗣，图一个家门清吉也。

娇儿见识本非差，恨我糊涂不及他。落了个，不孝千秋遗恨憾，又蒙污，叛名万古有疵瑕。思量至此添烦恼，双顿乌靴屡叹嗟。

咳，罢了罢了！事已如斯，无所怨尤，亦命也运也。一宵悲叹未曾眠，按表姜公縲继冤。再说家中诸内眷，莫夫人，又惊又乱又凄然。高堂定省为安慰，私向芳洲小姐言。汝与婆婆陪下榻，但将好语慰高年。只云无事平安矣，闲话搜寻哄暂欢。杜女低低称晓得，婢娘稳便到前边。夫人略坐相辞出，侍女持灯照向前。行至画屏惊一吓，中堂哭闹共争喧。听了听，花姨母女声音在，心下惊疑不暂延。

转入中堂，众人立起，夫人便问：这时候你母女两个还



斗甚气来？

花姨不答怒含腮，小姐无言哭更哀。惨惨凄凄声已哑，悲悲切切泪频揩。夫人归坐长吁气，便令花姨劝女孩。

花姬，汝劝小姐不要哭了，同去房中安息罢。

花氏含嗔应一声，我今有甚女孩存？一边说着抽身疾，唤了丫环竟自行。太太见伊行去远，乃呼柳氏问根因。真可笑，实奇文，此刻娘儿何故争？于是含烟方始说，只因伊责大千金，汝爹一意偏三妹，今日之灾正所应。在我看来多快意，何消如此苦伤心。千金怒母言无理，为此娘儿拌舌唇。太太于时方晓得，将言便劝女佳人：

我儿不要哭了，到我房中安睡去罢。

汝父虽然遇此殃，其中或者可无妨。我儿保重休悲苦，你今夜，一口茶汤也未尝。现在是，二妹继人三妹去，眼前止尔一红妆。为娘岂不相痛惜，又见汝，憔悴丰姿瘦又黄。莫是体中多不快，问儿又不吐行藏。常在念，每牵肠，这叫个，女嫁难于任父娘。说着夫人双泪下，多娇听此更心伤。呜呜咽咽时良久，湿透香罗帕一方。再四劝之方始止，星眸又是泪汪汪。侍儿便把香茶献，单说夫人又自忙。兑出花银刚一万，着人密送至黄堂。托其打点私行贿，免至明朝众目彰。料理完时交四鼓，两姨告退各归房。九华便与夫人卧，这一夜，合宅俱皆梦不长。略自安眠无半刻，早又是，一轮旭日照东窗。合家大小纷纷起，女眷梳妆对镜光。莫子联奎姜氏侄，遣人绝早约吴郎。三人同向圉圉探，姜工部，便对云楼诉曲肠：寄语婢娘休苦切，只须尽孝奉萱堂。此行纵使吾真死，莫令萱闱悉我亡。年暮之人禁不起，恐教悲苦欠安康。倘若是，日常询问何无返，只说吾，复列朝班伴帝皇。更有一言须切记，既瞒凶信莫开丧。若还痛坏高年母，我赴黄泉罪怎偿？说到其间双泪下，多才三位也心伤。侍郎又唤云楼侄，问尔希奇

事一桩。

昨晚翟耀前那厮到来，殷勤探望，劝我安心暂屈，伊设法去恳抚台解释调和，或保无虞。我想他这举动，却是希奇。

此人在任已三年，与我从无通往还。为甚忽教翻转脸，令人不解这机关。莫非教，家中事急通其贿，浼托调停故这般？果若如斯真可笑，玷吾名望被讥讪。恐其对质三曹共，欲辨冤诬反被攀。吾云柏贼平空陷，伊必说，叛逆心虚贿县官。一面言时连跌足，妇人见识是无堪。三人既见姜公怒，只得殷勤劝一番。非是无知为此举，实因事急故其然。恐防急坏堂前老，解释冤仇得所安。工部闻言长太息，三人言论略迟延。方作别，各归旋，吴子回家话不谈。单说二人姜与莫，归来直往内堂间。见其婢母和姑母，告以姜公一切言。莫氏夫人呆半晌，一声叹息泪涟涟。

咳，事到如斯，尚是这般迂执！

天生孤介少圆融，故与权奸怨结重。昔者塘工如借饷，安能陷女入皇宫？固修鄙见皆因此，寻事求疵不放松。既是琴堂今受赂，谅来关说必能通。快差奴仆前行探，可有良机甚口风？

二人答道：侄等才从院前探得，翟耀前已是进了抚院署中，料必一时就有分晓也。

夫人立即遣家奴，探听其情究若何。姜旺姜升飞步去，急忙忙，穿街过巷走如梭。不消一盏茶时候，跑转来，复命华堂汗如珠。气急面红言不出，惊惶失措一声呼。

啊呀，夫人不好了。抚台已遣了一员千总，百名兵勇，起解老爷，要动身去了。

小的打听绝无差，大约是，知县求和不顺他。因此登时为起解，夫人主意快些拿。行装应用须完备，免得个，家主途中受苦嗟。

夫人快些料理。多带些银两使用，差几个的当人，护送

了去要紧。

探事家人急急云，坐中惊倒莫夫人。难起立，不开声，二目双张失了神。急坏侄儿人两个，连呼姑母婶娘醒。房中小姐方梳洗，一听其情大吃一惊。散乱乌云飞步出，上前来，含悲一把抱慈亲。声惨惨，泪潏潏，哭唤娘亲快返魂。

啊呀母亲，快些苏醒，怎吓痴了呀！

莺声悲唤泪双垂，良久夫人一气回。惊动姨娘皆出看，询知其故各生悲。二位公子心中急，便向夫人双皱眉。哭泣悲哀无所用，须当料理早施为。休息慢，勿迟回，打叠行装遣仆随。迟则恐防人已去，夫人点首自唯唯。忙呼诸妾同帮助，顷刻画堂乱一堆。行李衣箱安置毕，大家选仆共敲推。

选得姜清姜秀二人，干练有识，令其随去，中途照应侍候。

料理完时不暂延，一双公子跨雕鞍。姜清姜秀相随往，押得行装在后边。策马加鞭飞赶去，谁知那，侍郎早已出城垣。心似火，意如煎，赶出城门一溜烟。望见前头尘土起，赶为策马不停鞭。

只见一簇兵卒，围着姜公轿子，一员千总，跨马相随而走。四人高唤：总爷慢行，我等特来相送。

鞍中千总意扬扬，不睬仍然策骑忙。急得四人高叫唤，我等是，特呈薄敬助行装。其人听有程仪赠，方始停鞭立路旁。

问道：汝等可是姜府中来的么？云楼应道：然也，请暂驻行旌，容与家叔一别。

多才说着摸怀中，取出花银是两封。呈上总爷祈笑纳，些须薄敬愧无恭。一路上，祈为照拂吾家叔，仰仗诸多感瀚胸。千总接来知甚重，腮边不觉笑融融。生喜色，起春风，马上弯腰道曲衷：

姜公子，多谢得紧。一路上自当好好的侍候令叔大人，不烦尊虑的。

一壁言时跳下骑，传教住轿歇平堤。二生移步忙来到，揭起帘儿把话提：

姑丈大人，叔父大人，小侄等特来相送。

只因行李欠安排，婶母调停命送来。更有家丁人两个，令其侍候赴京台。风霜一路祈珍重，辨白冤情善处裁。工部轿中观两侄，凄然不禁泪沾怀。

咳，又要你们远来相送，其实我也无甚话说，只教汝婶母尽孝事姑便了。

姜公言讫色凄凉，二位多才亦感伤。姜秀姜清齐见主，正然叙别诉愁肠。抬头又见人来到，却原来，太守黄堂杜学裳。特地赶来为送别，见老师，一腔悲愤更凄惶。

咳，老师此去，百凡保重。面圣时，竟直言申诉，乞恩细察忠奸便了。

纵然办不倒奸徒，也使心中气一舒。今送台旌登路后，门生便，自行告病返乡居。眼观世界天翻覆，何必将身恋仕途。如此上司难共处，从来冰炭不能俱。府尊言讫凄凉色，工部司空一口吁。

咳，亲家告退归林，倒是高见。

省得居官日夕劳，眼看着，这般时世又心焦。当前奸佞多群小，难以涓埃答圣朝。不若退居林下乐，寄情山水反逍遥。要须知，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须晓老夫今被陷，端因一怒起波涛。近仁说着长嗟叹，太守殷勤慰寂寥。几位长亭言叙久，那一班，从人催促两三遭。大家无奈同相别，立于途，眼看姜公去路迢。兄弟乃辞贤太守，一齐跳上锦鞍轿。各归各处权休表，再叙前情补笔描。

话说翟知县，昨得府尊三千两头，今早上院，代与关说求和；柏公执定不允，也只得罢了。

无功食禄得三千，贪鄙之徒自厚颜。杜府余银仍壁返，送交姜宅

不消言。再云抚院心奸险，片语栽人叛逆冤。仔细回思多不妙，恐防他，侍郎面圣剖忠奸。岂非反是成诬告，不若施为一着先。要得置之于死地，必须寄信到幽燕。忙忙便乃修书札，至达皇亲妻舅前。托彼周旋为处置，勿令这，姜公面圣见龙颜。恐其反复称诬枉，小弟将为所累牵。不若将他权寄狱，使机谋，暗中监毙使身捐。由来善处多干净，谅彼无儿莫报冤。拜恳舅兄施鼎力，弟心铭感德如天。窃思处处蒙提拔，此事无难谅肯援。再者去春挑彩女，姜某的，第三小女应皇宣。闻其姿色无伦比，落雁沉鱼不等闲。非独貌佳才更美，合郡中，口碑传诵女青莲。此人若使为嫔御，必定朝廷圣意怜。恐夺娘娘之宠幸，令吾兄，椒房面上少威权。不如密与西宫计，逞手段，致死佳人免祸端。弟本至亲关切重，因而特札密相传。渎呈台座祈明鉴，小弟之言非谎言。草草数行求电览，新禧敬贺请升安。写成密密粘封固，的当家人差一员。交代分明飞马去，途中并戒勿耽延。不分晓夜兼程走，必须要，赶在途中姜某前。奉命家人忙去了，固修得意放眉尖。向来郎舅多投合，必定听依肯曲全。住表奸雄心险毒，再提姜府各情端。

姜府一门，惊惶悲切自不必说。只瞒过太君，只道姜公与抚院同往京都面圣，辨白冤情去了。

一语之讹有甚凭，谅无大祸不妨情。只因匆遽行期急，未及归家别母亲。命仆传言休挂念，准予春杪返家庭。高堂听此心聊放，屈指朝朝算路程。只有夫人燕与柳，心惊肉跳苦尤深。愁怀不敢明申诉，珠泪惟于暗里倾。惟止花姨如没事，照常欢喜有精神。九华小姐真烦恼，私下将言劝母云：娘亲呀，服侍爹爹已廿年，难道说，一些情意没相关？想严亲，此行未卜凶和吉，为什么，不见愁烦反喜欢？便作生来心坦达，须防指斥被人谈。但看柳燕姨娘辈，彼与夫人行一般。奉劝从今休若此，莫教批点受讥讪。多娇

本是良言语，谁料花姨怒气添。便道千金承教训，为娘当得谢妆前。

我如今没人管了，全仗小姐时常教训教训。纵然你父赴阴曹，与我何干为甚焦？一自纳将燕氏女，专房只宠那妖娆。终年到我房中宿，算起来，轮指无非一两遭。久已灰心何挂碍，今世里，大家拚得没收梢。数言说得千金女，又恼还悲颊晕潮。不便与之重絮搭，只落得，连朝泪湿帕皎绡。眉头柳色愁难展，腮际桃花瘦更消。莫氏夫人怜弱息，时时慰谕劝多娇。在家耽擱无多日，吴宅差人迭迭邀。说是夫人身不快，家中事务要分调。

莫夫人明知是谎，不便相留，只得任其回去。夫人送去女千金，独坐中堂暗忖论。不道九华忠厚质，姻缘错许苦娇生。门楣家世都还好，娇客才容亦可称。谁料其翁蓄一妾，竟是个，千刁万恶世难寻。百般凌虐吾家女，威胁东床惑主人。怪道女儿容日瘦，原来如此受艰辛。多时瞒我曾无晓，前夜方才略告闻。漫道闺娃非我养，看他憔悴亦心痛。笑其花氏真奇怪，痛痒无关一二分。女住家中三四日，连朝只见共相争。

呀，正是，方才九华进去告别，花姬如何不见出来一送，真也奇了。

不说夫人暗自嗟，且提小姐返香车。厅前出轿来堂上，问候翁姑礼数嘉。见毕夫人随命坐，吴生举目视娇娃。丰姿更比当时瘦，消尽红腮两片霞。不觉皱眉心暗惜，吴太守，默然半晌怒容加。

令尊久已上京，汝住在母家，有何事故？婆婆染疾欠平安，屡次相迎怎不旋？枉出名门称淑女，一些妇职未曾娴。吴公言讫微含怒，小姐低头默负惭。成氏旁边忙插口，一声冷笑便开谈：

少奶奶要在家奉亲尽孝，那里还顾得婆婆有病？

妖娆说着笑还颯，小姐无言总不云。公子在旁不过意，将言故谓女佳人：前朝娘子归宁去，锁却闺房两扇门。失落钥匙无觅处，归房快去细搜寻。九华答应抬身去，欲待归房未敢行。且把香茶斟两盏，方才告退曳湘裙。持绛烛，点明灯，小婢相从返后庭。公子欲偕妻入去，忌他成氏恐疑心。单言小姐归香阁，却见双扉锁未曾。解识多情夫婿意，归房略歇起初更。厨中送到黄昏膳，小婢排开请一声。小姐应之抬凤眼，看了那，几般肴饌果然精：肉皮满碗飘汤面，鱼脍堆盘臭亦腥。鸡蛋炒成焦似炭，粉汤试得冷如冰。再观小菜排双碟，也是些，腐烂东西难辨名。饭在碗中无热气，佳人看罢懒沾唇。心悒悒，意沉沉，面对银缸出了神。呆倚妆台闲独坐。小环用膳各回身。吴生侍毕双亲膳，潜至香房看一巡。小姐见夫身立起，吴郎入坐近佳人。携素手，傍娇身，委屈殷勤劝慰频：岳父此行无大祸，芳卿不必苦忧心。看尊容，因何清减今如此，为什么，晚膳排来也不吞？似这般，作践须防成疾病，还该保重始相应。闲言细语休同较，须看卑人面上情。小姐回言多饱满，妾心如集炭和冰。夫妻并坐妆前语，吴公子，止觉腥骚扑鼻闻。便问贤妻何气味，恁般酸臭又嫌腥？多娇答道无他物，君自台中去看明。

瑞征走向案前一看，只见腥鱼臭肉罗列其上，一阵阵气味难闻。

看罢回身乃谓妻，是何烹饌果新奇。向来莫不皆如此？无怪贤卿食不宜。厨役王升真可恶，明晨待我发威仪。问他何故来如此，驱逐离门不用伊。小姐听夫言未毕，忙摇玉手话低低：

相公禁声，此乃成姨所使，与厨役何干？

妾身为妇在君门，吞咽糟糠分所应。岂为些须羹饭事，反闹得，天翻地覆不安宁。瑞征闻语长吁气，伉俪灯前话片辰。小姐省昏堂上去，吴郎展读往书林。恰之成氏归房去，姜小姐，侍候姑娘

入了衾。告退方才回自室，兰房只见悄无人。伸玉甲，剔银灯，低唤双环不应声。不道沉沉眠已熟，须知年幼睡魔生。佳人不去重呼唤，傍妆台，慢卸残妆挽绿云。回首又看夫婿到，徐徐立起启朱唇：遥闻三鼓传银箭，何事君家未歇身？想必到房拿甚物，再迟一步妾关门。瑞征不语微含笑，掩好双扉近美人。轻挽香肩称小姐，贤妻何乃太非情。一从去岁秋闱后，逐我书房直到今。可也知，夫妇双栖循古例，殊不是，逾闲荡检怕讥评。九华听此夫君语，两朵桃花粉颊生。摇首慌忙称不可，相公快请返书厅。既云居室堂皇礼，为什么，效此偷香窃玉行？百岁齐眉时正久，情深不在一时辰。今宵切勿香闺宿，妾惧人传不美名。公子笑言凭你说，我偏不出奈何人！此时小姐真无法，公子相携共展衾。放下金钩垂宝帐，春宵易过又天明。小环绝早抽身起，听得香房言语声。倒怪失惊推户唤，少奶奶，谁人进你卧房门？牙床夫妇忙忙起，公子回言意带嗔：是我在房来说话，这般惊怪为何因？一些规矩全无有，未到黄昏便睡沉。空有贱人为服役，房帙侍候是虚名。今番初犯权饶恕，下次须知责不轻。一壁言时开绣户，整衣即便去书林。佳人自去临妆镜，挽起巫山一段云。醮面更衣堂上去，翁姑膝下问安宁。谁知夫妇房帙事，早有那，小婢传来成氏闻。只为恼他公子责，搬唇弄舌当新闻。妖娆心计多刁促，私下将言告知人。枉说老爷家法谨，闺门不见肃冰清。一从公子书房住，每遣童儿入内庭。昨听小环传语至，深宵已是有三更，窗前犹听男儿步，声唤之时人已行。奴想此情多不妙，莫生意外被人论。

吴公便道：不料瑞征那畜生如此糊涂，待我谕知他，往后不许遣人入内便了。

妖娆掩口笑微微，便说是，公子糊涂那听伊？可记前番申福事，那般大闹护其妻。依奴不必分明说，倒不若，每日黄昏锁上扉。



内外使其通不得，是为上策最相宜。老吴点首言称好，自今后，你自当心不用提。

自此，成氏至晚便推检点门户，待九华入室，即将后屏门锁上。

烦恼吴生纳闷长，等闲不得入兰房。每怜爱室芳姿损，又虑萱帙病体尪。一段幽情心切切，五衷愤结恨茫茫。书帷不敢逾闲出，终日里，伏案攻书对小窗。表过不提惆怅客，回文说起孝廉郎。文少霞，一从归去严陵后，刻志勤功在草堂。父署客冬贻信至，赠盘川，令其北上整行装。原思岁暮临京邸，偏遇那，岳母违和身欠康。老孺人，向有虚劳寒热症，一朝重发势非常。延医服药全无效，潦倒淹缠着了床。急坏纯娘贤淑女，芳心如刺断柔肠。悲切切，泪汪汪，问卜求神日夕忙。公子观之心亦闷，呼童遍处访岐黄。时光偏值春闹近，恐误行期意更惶。

度过新正，文公子见岳母仍无起色，恐误考期，不便再留，只得忙忙打点行装就道。

临行作别慰娇姿，吾去后，珍重无烦挂远思。岳母虽然身病重，抑或者，三春延过力能支。贤卿切勿愁多苦，尽孝无非好护持。留下桂童供策遣，采芹随带赴京师。愿卿眠食多安顺，忆远无劳织锦诗。昔者苏秦衣锦返，功名自有运来时。文君嘱罢情凄怆，慕容纯，忍泪低徊答应知。留恋片时分手别，文蔚君，春风匹马远途驰。

不表文公子入都。却说姜侍郎，路上怕受劳苦，不肯速行，只缓缓而走。护送官兵，因得厚赂，也便由之，并不催迫。因此上，侍郎犹是在中途，柏府差人早入都。国丈观书心领会，忙修密启达娇姝。西宫妃子知其事，心下踌躇暗自吁。

咳，这又何必枉送那女子一命。

这其间，多应姑丈与姜家，挟怨怀仇欲陷他。此女传闻虽美貌，有些呆气若疯邪。君王两次亲临幸，躲避无曾接翠华。遍使内臣

寻所在，白漫漫，满楼但见布云霞。头发晕，眼全花，索遍行宫无处查。不独那，姜氏宫人寻不着，并藏杜姓两娇娃。形已杳，愿空赊，烦恼忧心怒有加。

其时圣上欲治三人之罪，是我谏止未行。

窃想无非小女娃，谅不是，傍门左道涉妖邪。其中莫有神呵护，故此将言谏翠华。闲置行宫今八月，我却也，未曾识面见如花。今朝寂寞清无事，何勿差人去召他？

正是，今日圣主临轩，深宫岑寂，何不遣内侍召来一看，究是如何一个女子。

我将此事久忘怀，今日观书记起来。究不知其何等貌，且待我，召来一看那裙钗。问明底细其中故，好作调停怎处裁。妃子心中存主意，立时即把内官差。一声领旨如飞去，半刻无消报玉阶。

启上娘娘，姜宫人奉诏已到。

娘娘闻报命传宣，彩女双双起绣帘。奉诏月仙来上殿，整宫衣，飞扬彩袖即行参。娘娘传旨平身立，凤目流波上下瞻。只见他，倾国倾城出世标，恍如神女降云霄。目凝秋水明疑漆，髻挽巫山光拟胶。面比鲜花红两颊，眉分细柳翠双梢。愁带笑，艳生娇，耳坠明珠鬓压翘。绣裙边，窄窄金莲移凤履，罗袖里，纤纤玉笋检鸾绡。樊素口，小蛮腰，百样风流难画描。当下贵妃观看毕，暗夸好个美妖娆。天生丽质人间少，压倒群芳绝顶超。心下沉吟含笑面，将言便乃问根苗：

姜宫人，我特召汝前来，有一言询问，须当直说，不可隐讳。

闻得汝，去岁芳龄月正圆。这个是，今交二八不消言。家乡已悉杭州郡，未知你，祖父曾为甚职官？可有弟兄和姊妹，高堂谅必茂椿萱？曾经许字谁家否，怎能够，左道旁门习异端？一桩桩，对我分明从直诉，自当为尔作周旋。娘娘座上重重问，胡女孜孜

笑亦欢。款吐莺声娇滴滴，轻开檀口冶鲜鲜。

娘娘听禀，小女子不敢说谎也。

生长尘寰天地间，却不知，青春多少几何年。未闻阿母何名氏，那晓严亲何职官？居址亦非单浙省，行踪无定在仙源。至于幻影姻缘事，许的是，今发龙头新状元。言乞孜孜惟自笑，香腮双现粉窝圆。引将左右难禁笑，妃子含春又复言：

暖，姜宫人，这是怎说？我不解呀？

试看尔，一貌如花品绝偕，断非是，毫无知识性痴呆。多应另有其中弊，这分明，故作糊涂装出来。可晓前番天子怒，欲加刑，斩汝作怪女裙钗。是吾谏劝方宽恕，尔还当，感此相怜代乞哀。有话不妨从实奏，我自可，为卿分解作安排。月仙听此重盘问，早不觉，笑绽朱樱掩玉腮。便叫娘娘听妾奏，姜德华，天生如此岂装哉？

其实贵人所谕为何，都不知也。

生成天性总浑然，只晓得，饥来吃饭困来眠。也不知，朝廷究是何人物，也不知，召妾来宫甚事缘？又何曾，故意装呆佯哄骗，又可曾，安心作戏妄欺瞒？无非是，鸿恩特报因三代，无非是，凤帐勾销上九天。这其间，假即是真真即假，这其间，仙成多幻幻成仙。诚乐也，固奇焉，只此奴奴乃实言。说罢不禁重又笑，楚妃好不闷心田。粲然一笑桃花晕，颦蹙双弯柳叶纤。左右宫官和彩女，齐齐启奏贵妃前：

启上娘娘得知，这个女子大约真是痴呆，与他那里说得明白。

说什么，所许之人系状头，这时候，谁知鼎甲出何州。新科主试犹未定，怎见得，他的儿夫第一筹？只此便知痴话说，何须详问再追求。

如此呆人，有何话说，不若依旧送他回去罢了。

娘娘许久枉劳神，奈此糊涂说不明。只索送归原处去，一任他，

长门老死怨何人。内官彩女齐齐奏，楚贵妃，半晌迟迟应一声。正欲遣人为送去，忽传圣驾到宫庭。贵妃听报忙离座，整顿宫袍便出迎。莲步凌波三寸小，花颜展笑一团春。摇玉珮，拂金裙，俯伏当前接圣君。天子车中忙谕免，宫官执扇两边分。朝廷下辇龙颜笑，御手相携叫爱卿。同入宫中升宝座，楚妃侧立侍朝廷。皇爷赐坐方归位，献上龙团玉碗斟。天子品茶犹未语，抬头忽见一佳人。惊御目，动龙心，不觉痴呆出了神。仔细凝眸多半刻，方向他，楚妃下问笑吟吟。

啊呀奇也，妃子你几时请得这位玉京仙子在你宫中？寡人幸会也。

向只谓，妃子芳姿冠六宫，今观此女赛卿容。倾城绝色当今少，闭月羞花盖世空。八百娇娆应逊此，三千佳丽见无从。何来如是神仙质，快把因由告朕躬。楚氏贵妃听上问，桃花粉面笑融融。柳眉半蹙樱唇绽，欠欠娇躯答九重：此女固非凡世种，适才间，瑶天降下许飞琼。亦如汉武当年事，西王母，特遣前来佳信通。臣妾正思邀圣驾，巧逢陛下到宫中。君王听说忙摇首，不信胡言快直供。究是何方谁氏女？没有个，人间忽尔降仙踪。当初汉帝邀王母，那都教，好戏文人弄笔锋。驾虚词，姑妄听之难尽信，亦况且，寡人无福此遭逢。贵妃听此重盘诘，含笑方才告曲衷：即此便为姜姓女，去年六月召来宫。何其陛下犹无识，似这等，道怪称奇惑圣聪。

臣妾一向但听人传其美，未曾目睹，故召来一看，并询伊何故抗违朝廷，擅使妖术。

去岁吾皇震怒时，欲将此女付凌迟。佳卉品，好花枝，恼了东皇风雨施。是妾于中为谏止，方才留下此娇姿。谁知陛下今相见，恁地惊奇重爱之。试看如斯一美女，谅不是，兴妖作怪魅和魑。

据臣妾论之，此女生得飘飘然具倾国之姿，凌云之态，恐

不是凡间之种，大有仙气也。

莫非有似杜兰香，游戏红尘走一场。自是圣朝多盛事，又遇这，瑶池侍女降仙乡。深可喜，实堪扬，恭贺吾皇国运昌。楚氏娘娘言讫笑，半愁半喜暗评量。喜的是，名花入眼真堪爱，愁的是，圣主钟情就费商。若使此人承帝宠，须防失爱守凄凉。自惭行秽难相及，怎保皇恩雨露长。秋扇弃捐诚古语，怕只怕，双亲门户失风光。贵妃正自芳心乱，只见那，天子生欢笑满庞。乃降玉音开御口，含欢说与楚娘娘：

哦，原来就是那个女子。寡人看妃子面上赦其无罪，封作美人，与卿同侍宫闱便了。

不管他，是仙是魅是红妆，使作宫嫔奉御床。彼算牡丹卿芍药，深可爱，名花两朵冠群芳。寡人有福诚非浅，得此连城璧一双。天子言之相顾笑，楚妃只得贺君皇。承宠爱，负惭惶，自觉姿容蒲柳行。怎比天香和国色，从今避席逊姚黄。贵人言讫娇含愠，圣主时间喜欲狂。传谕旨，就铺张，相对名花设一觞。左右内臣忙领旨，宫娥推过女红妆。令其参拜来行礼，胡女孜孜笑欲藏。玉笋双拢提彩袖，金莲徐步响明珰。三参九叩深深拜，明天子，传旨平身再细详。

呀，奇也，此女看来大有呆意，一些礼数不知，只是孜孜憨笑。

从来秀女乍临宫，尽是矜持端肃容。此女何其多傲慢，恁般好笑礼无恭。真怪异，好朦胧，光景分明呆子同。看了他，绝代姿容真可爱，但嫌此，憨然无识闷人胸。可怪这，杭州官府诚奇绝，怎将个，痴女宣来见朕躬。

非也，大约本来不是如此。

多半为，奉召惊惶吓出来，得了这，痰迷心窍病痴呆。看伊如此玲珑质，断不是，生就糊涂恁废材。果若这般应易治，只消得，

太医一看便康哉。君皇猜度频将视，楚贵妃，醋意微含口不开。片刻早观筵已设，内官启请跪尘埃：

启上皇爷，御筵齐备，请圣驾入座。

九重帝主笑容堆，手挽娘娘教共陪。天子自然居正位，妃子也，承欢只得要恭为。绿衣内侍呈金盏，彩袖宫奴捧玉杯。御宴珍羞与世异，龙肝凤骨席间排。一班女乐歌新曲，象板轻敲玉笛吹。天子厌听传且歇，教官人，旁边扶过那蛾眉。月仙笑至君皇侧，明天子，御面生春问一回：

姜美人，朕观汝貌冠千秋，才应出众，不知你会些什么技艺？

生为宦室女婴孩，这个是，歌舞多应未学来。至于那，书画琴棋该尽善，朕要汝，当筵献技试其才。择卿所善凭卿便，不可装乔又逞呆。天子座中传旨下，美佳人，连连答应笑盈腮。虽然生作官衙女，修炼仙山本异胎。前世因由还记忆，曾随王母侍瑶台。仙歌妙舞粗通晓，也无妨，就此当筵一试来。

霓裳舞，弓腰舞，盘中舞，凌云舞，御风舞，名色甚多，不知圣上要哪一种？

佳人言讫态憨然，引得个，天子难禁笑满颜。楚氏娘娘称陛下，莫听他，瞒天谎语是呆言。妾观此女容虽美，出语无知性似癫。帝主闻言微点首，又开金口谕婵娟：

汝既善舞，谅必有长。就此试舞一回，不必拣择，名色花样不拘便了。

多娇领旨不迟延，款步金莲到殿前。彩女旁边齐奏乐，内官当地就铺毡。佳人含笑登花毯，施妙技，慢转柔腰舞袖偏。绣袂飘扬微露笋，湘裙招展半窥莲。花欲颤，柳将眠，贴地弓弯一搦然，杂彩翻霞香馥郁，回鸾落燕影蹁跹，真好看，实佳观，压倒凡人技占先。看得君王呆了面，西宫妃子赞声连。手中搁下黄金盏，

目荡神摇笑亦欢。彩女内官齐喝采，大家注视美婵娟。只见他，舞当佳妙如神际，忽起微风势欲仙。染彩罗裙离地上，凌波素袜在空悬。渐高渐远乘风起，冉冉凭虚欲上天。帝主当时惊骇甚，娘娘诧异道奇焉。离座下，到庭前，共与君皇仰面观。只见佳人容带笑，风吹仙袂半空旋。宫官彩女齐招唤，天子生嗔吆喝连。

啊呀，姜美人，汝系何妖术，敢在朕前卖弄，还下不来么！

禁闱礼法重如山，妖女如何弄异端？一壁吆呼颜色变，叱多人，速将拿下勿迟延。佳人听得天颜怒，立空中，手拂香罗含笑言：

陛下请息天威，且听臣妾一言上奏。

自幼身轻善御风，并非妖异弄神通。皇爷应晓当年事，汉成帝，赵后曾经舞掌中。一时间，戏耍无非娱圣意，何消震怒恁汹汹。言婉转，步从容，下落尘埃见九重。一阵香风吹馥馥，双痕粉颊笑融融。朝廷见了神魂荡，骨软身酥乐满胸。手挽西宫仍入位，又教胡女坐相同。月仙告罪将恩谢，侧侍天颜面向东。手举金杯双劝酒，明天子，目观花貌兴尤浓。生喜色，动春风，笑对西宫道曲衷：

啊，妃子为何不乐？

我见犹怜非谬言，爱卿为甚欠欣然？寡人原是风流主，今喜有，双朵名花供朕前。今夜试看何等乐，鸳鸯被底拟同眠。武宗言讫相窥笑，楚贵妃，无奈为之强作欢。含笑上前来把盏，贺吾皇，定情今夕合千年。君皇接盏天颜笑，乃谓西宫拍玉肩。

是呀，定情和合，大家有分，爱卿也用一杯。

天子含情举玉杯，传教赐爵共相陪。二娇谢圣同斟饮，少刻君皇醉已颓。吩咐一声收去罢，内官宫女撤樽罍。时间已看红轮坠，点起了，画烛珠灯一室辉。煮好龙团呈玉茗，少迟宫漏一声催。君王被酒思归寝，立起来，笑促西宫入绣帏。

寡人醉矣，卿与姜美人随侍，同入寝宫去罢。

御手双携二美人，楚妃举步曳湘裙。月仙故作惊惶色，夺手连忙退步行。花貌低徊遮了袖，柳腰轻折跪于尘。开绛口，吐娇音，叩首呈情奏一声：虽荷圣恩怜弱质，难教贱体侍明君。红丝久付三生约，白璧须完一世名。自古千磨无石烂，况今九转已丹成。强遵帝室黄金诏，为保家门白发亲。诚恐君皇伤盛德，非干臣妾惜微身。想吾皇，六宫粉黛多佳丽，更有如花楚贵人。臣妾蒲姿无足取，恳求恩赦出宫庭。今科的，状元即系臣夫婿，这姻缘，里党相传人尽闻。奏罢凄然连顿首，猛不觉，碰开玉额血流痕。君王一见惊呆了，春意登时化作冰。急唤宫娥来挽住，大家扶起玉娉婷。观仔细，看分明，不免齐齐各吃惊。只见他，玉额碰开血迸流，银牙紧咬闭星眸。芙蓉面上无颜色，小口樱桃气息柔。玉体推之全不动，诸人吃吓奏龙旒。

啊呀，万岁爷！不好了，这姜美人碰破头颅，不能言语，莫非死去了？

龙心烦恼意如痴，内侍忙将绛烛持。楚氏贵妃携圣主，同来一看美娇姿。果见其，玉颜变色形如纸，娇喘无声气属丝。重色君皇深惋惜，热心妃子救方施。忙呼彩女和宫监，快作调停不可迟。

你看他手足展舒，尚有生意。快取铁扇散金疮药来，与之敷好，伤痕用绢扎住。

再寻一粒护心丹，灌救希其气复还。彩女内宫忙又乱，大家奉旨救红颜。寻妙药，取灵丹，扎好伤痕带血斑。溶化丹丸盛玉盏，金匙慢慢灌将完。须臾见有回苏意，凤目微睁略自叹。左右之人心大悦，慌忙就，奏知天子贵妃前。

启上万岁娘娘，姜美人已是活了。

报上佳人已复苏，西宫大悦展双蛾。风流天子心虽定，又是怜渠又恼渠。喜得倾城如至宝，谁知烈性重前夫。朕躬虽是风流主，



也无堪，威胁佳人名教无。自是那，浙省官员真胆大，怎将个，有夫之女逼来都。没奈何，当时只得差宫监，这女子，仍送行宫别苑居。几个内官扶翠辇，一双宫女抱香躯。依然送去多娇女，明天子，闷闷无聊一口吁。楚氏西宫知圣意，俯眉承睫笑相趋。

万岁爷请减愁怀，不消烦恼。

此女虽生绝代容，妾看他，行为怪诞若邪疯。其中莫有他情弊，不可承恩侍九重。新点裙钗殊不少，难道说，内无一女美相同？明朝待妾传来看，选一个，婉淑佳人侍圣躬。妃子殷勤言讷笑，皇爷点首展眉峰。

便道：妃子之言是也。

明朝宣到众红妆，妃子从头看细详。择一娉婷如彼者，即将姜女赦回乡。若还不得倾城色，这个是，尚要从容再作商。等待佳人调治好，令教劝转恁心肠。非干朕意偏怜此，难舍名花是国香。妃子侍君言论久，早听得，悠悠三下漏声长。君妃归寝无须说，提到方才怪女郎。内侍舁于楼上去，惊坏了，怜怜惜惜二娇娘。失惊倒怪忙相问，安置扶持放象床。

众宫官告此缘由，吩咐二人好生侍候，不可怠慢。说罢便回身去了。

画楼退去众宫官，笑坏了，李代桃僵胡月仙。原来他，使的玄机遮眼法，又几曾，额头撞破血流鲜？惜怜见此浑难解，呆看佳人不敢言。暗想其，如此重伤何好笑，莫非教，不知痛楚犯痴癫。此情传遍行宫晓，吓坏了，杜氏双娇敬节坚。他二人，半载幽囚心郁悒，形容憔悴病魔缠。朱颜似菊黄还瘦，冰骨如柴色不妍。姊妹一心惟待死，忽闻此事共喧传。物伤其类同兴叹，兔死狐悲泪共涟。姊妹双双扶病起，请宫娥，引之共往一观瞻。穿花拂柳无多刻，早到朱楼画阁间。只见佳人眠绣榻，形虽狼狈意欣然。慌忙招唤来床坐，姊妹相从坐并肩。问候细详其事故，君王怎样逼

婵娟？月仙见问桃腮笑，面对双娇答一言：

二位姊姊，多承顾问，听我述来。

君皇去岁到行宫，我使玄机避圣容。自幼异人传妙术，弄了个，隐身之法显神通。带挈你，双双幸免遭凌逼，保守平安过一冬。那件事情亏我否，芳心料必也知风。那其间，朝廷震怒将行斩，却亏了，楚氏娘娘谏九重。残息苟延已数月，不防今日召临宫。贵妃详问诸根底，巧与君王圣驾逢。见我残妆龙意注，敕传侍晏勉相从。一时席罢黄昏后，那天子，便欲相携侍寝同。身已字人难失节，因此愿，金阶撞死血流红。既为故旧丝萝约，岂恋宫闱锦绣丛？薄命可怜偏不死，反教痛楚苦重重。佳人说罢佯悲叹，倒把个，姊妹听之泪满胸。执手吞悲贤妹唤，我三人，一般薄命共遭凶。有朝圣驾重临问，亦不过，抗逆拚其两命空。百病丛生宜速死，省了这，担惊又念二亲容。杜家二女言之泣，胡月仙，劝慰欣欣道曲衷：贤妹呀，不用焦心不用愁，喜得奴，残生今日又重留。筹妙计，想良谋，去把西宫楚氏求。定许三人同放出，那时节，灾消福至更何忧。谐凤卜，结鸾俦，兄弟夫妻愿各酬。胡女言之相视笑，杜家姊妹面含羞。低翠黛，拭星眸，细语论心意各投。听得铜壶三滴漏，方才别去下朱楼。月仙独自心中想，好笑奴，引起君王万斛愁。

那好色之君，为我这般戏弄，大是扫兴也。

一者功夫渐已成，二来恐玷惠娘名。多年祖父居姜宅，雷劫承他荫庇深。命我此行为报德，那贪圣眷堕迷津。俗缘算定三春结，便往仙山避世尘。按表楼中奇幻女，却言次早一桩情。九重多日无临殿，未见朝中阁部臣。卿相因之来请驾，君王只得澄彤廷。侍臣鹤立持龙扇，小监鸾分执凤旌。驾至金銮登宝殿，两班文武谒明君。山呼已毕分排列，转过了，当殿官员奏事臣。手举本章三叩首，欽欽持奉献于君。奏称此本今初到，不敢迟延即上呈。

却是浙江巡抚奏，事关紧要不非轻。请祈御览为明断，好作施行怎处分。

当下左右侍臣，接过本章，辅于龙案。武宗一览，果是浙江巡抚柏固修的密奏。

上书着，微臣识短愧封疆，再不料，事出非常在浙江。就是那，原任侍郎工部职，姜近仁，多年终养住家乡。行怪诞，性猖狂，自恃才高丧五常。广有家贲怀异志，多招朋党积私粮。藏火药，制刀枪，谋叛情形渐已彰。化日光天昌盛世，宁容妖孽犯王章？因将擒获差官解，特献丹墀到帝邦。请旨施行加圣断，微臣是，诚惶诚恐奏吾皇。武宗阅罢深惊异，辗转龙心一寸量。

是呀，这姜近仁，想必就是姜美人之父也。

其女旁门法术高，自然乃父祸心包。太平一统垂裳治，那许妖魔玷圣朝。自有萧何条律在，恁般逆恶怎容饶？当交三法司严审，果若情真斩市曹。圣意沉吟思及此，忽然间，龙心一动念多娇。

咳，只是这一来，伊女怀怨，更不能回心侍朕矣。

君王于此一沉吟，且把其情缓处分。姑待美人平愈后，谕其由，看他芳意可回心。倘能为父相从顺，说不得，要把王章律法轻。若再坚持仍似此，无甚说，西郊押去共临刑。九重天子思量定，奏折随交阁部臣。

传旨，将这姜近仁权寄狱中，待寡人暇日亲审。

奉旨官员应一声，班中欢喜楚皇亲。私得意，暗生欣，凑巧情由顺我心。不枉妹夫殷恳托，其中诸事好调停。当时朝散君皇入，退去诸官无用云。

再说姜公，一到京中，寻寓住下，便欲入朝面圣，剖白此冤。不道纷纷拥拥，来了许多兵役，说是奉圣旨将姜某寄狱。不由分说，便上了刑具，押向天牢而去。

护送人员交待将，自行回马出京邦。姜清姜秀心中急，未识其中

否与祥。只得忙忙为打点，银钱使用送衣裳。狱官禁卒都行赂，重托周旋与熟商。果是钱神真有用，姜公便不受其殃。只惟老母关情切，倘有疏虞恩未偿。不孝有三无后大，更堪怜，宗祧斩绝断书香。亦悲薄命夫人苦，从今后，门户萧条费主张。女没深官吾又陷，大料也，忧思不久命难长。若留小女身犹在，他的那，才较平常男子强。可效缙紫销祸患，门庭不致便荒凉。侍郎心下思于此，不禁长吁更感伤。

咳，罢了罢了，端因爱女情深，故使失言致祸。抛撇老亲，身为不孝，此刻尚念他则甚！

自宽自解自心焦，锁断眉峰怨气高。两个家人居下处，朝朝入探不辞劳。于时只待纶音下，提审方能冤雪昭。按表侍郎縲继系，回文再叙别根苗。

话说杭州姜府，自侍郎去后，门户凄凉，各人忧郁，自不必说。

适值黄堂杜学裳，宦情无恋欲回乡。呈明告病军门准，收拾匆匆就束装。杜夫人，不舍女儿抛撇下，欲以这，东床母子共携将。太君姑媳难为主，不好拦之道短长。只得殷勤为送别，杜太守，投簪而去话休详。太君倍觉心凄寂，莫氏夫人更感伤。若是自家亲养子，少不得，去来行止任爹娘。太平时节同欢乐，到今朝，家下无人反远扬。终日里，忆女悲夫心已苦，又遭那，糊涂花氏不贤良。

密告太君，说柏公攀害老爷谋逆之事。押解入都，其间吉凶未保。

满朝党羽尽奸臣，这官司，诬陷多应冤狱成。叛逆重情非小可，老爷难保此残生。还防随后拿家属，未晓夫人是甚心，此事相瞒不许说，一朝祸至怎调停？莫家公子前朝到，探望姑娘窃窃云，说是单身多捷便，侄当保护你长行。家中细软金和宝，逐日私将

寄我门。余者田房诸眷口，凭他抄没解神京。窃闻此事浑惊骇，密告高堂怎处分。妾辈何妨同就死，怎忍我，太君垂暮亦遭刑。花姨言讫吞声哭，几句话，惊倒高年樊太君。两泪迸流心似失，三魂已失手如冰。

立遣人去，唤到中院侍儿，详询缘由。回称老爷押去是实，只夫人要独自逃生，暗运去细软一事，俱未闻之。

太老夫人怒满怀，登时大哭放悲哀。双顿足，乱捶台，仆妇丫环尽吓呆。忙到前堂来报信，夫人着急款弓鞋。柳姨燕氏相从后，同赴高堂内院来。莫夫人，便问婆婆因甚故，这般恼怒又伤悲。太君一见夫人面，带哭连嗔把口开：

啊呀，你们瞒得我好呀。

吾儿被解赴燕台，巡抚无端恶口栽。奸党满朝多羽翼，这冤情，必遭酷掠受非灾。为屈陷，作沉埋，未必吾儿得转来。母子可怜成永诀，而今后，谁还顾我老年衰？携细软，运贲财，乐得潜逃远避开，那管家门颠沛事，只图个，相依骨肉自欢怀。太君言讫重悲哭，莫氏夫人意自猜：那个挟贲私躲避，这些言语说谁来？回头一见花姨在，暗暗心中叫是哉。

是了，多半又是他在此处不知搬了些什么口舌了。

低首沉吟没奈何，只得个，上前解劝叫婆婆。休痛泣，勿悲呼，此事虽然不是讹，醉后之言何据实，圣朝岂不辨真诬？断无屈服成冤狱，岂有今朝即受诛？那便果来拿眷属，太君宽慰保尊躯。至云寄顿贲财遁，这个是，谁捏胡言影也无。

婆婆，且请保重宽怀，休听他人谗语。

媳妇于归三十春，人虽暗弱礼须明。纵教意外遭颠沛，也断不，挟带贲财潜独奔。况我至亲惟母宅，那一去，岂非移祸到兄门？婆婆之言真冤屈，未识谁为嚼舌根。道罢夫人挥涕泪，太君心下了然明。沉吟也便悲声止，花姨娘，亲奉香茶假献勤。太太消停

辞出外，梦兰随侍返前庭。堂前坐下金交椅，万转千回叹恨频。

咳，苍天啊苍天！何不令我身早死，也免却日坐愁城，  
受诸苦恼。

年交十五赋于归，主祀蘋蘩习妇规。命薄征兰无吉梦，因收数妾侍房帏。又谁知，天教绝嗣终无子，到如今，门户萧条实可悲。若有那，爱女承欢依膝下，也到底，慰情目下暂舒眉。何期一旦深宫去，你叫我，举目无亲却看谁？恨杀他，作对军门真万恶，一波未息一波催。硬裁夫主为谋逆，解献丹墀任指挥。未卜可能昭雪否，只愁屈服涉灾危。已遭那，许多切骨伤心事，偏遇这，谰语朝朝妄挤摧。真个是，虽处豪华犹苦海，枉居富贵困愁围。为人若此宁受死，倒愿祈，早早无常一命归。莫氏夫人思及此，腮边早又泪双垂。苦我这，愁深似海何时竭，恨积如山那日颓？欲待舒哀为一恸，又恐防，后堂惊了老慈闱。因其夫子临歧语，只得个，曲意承欢好自为。

莫夫人本有肝气之疾，不道忧深便发。

请医调治不能康，难以支持卧倒床。胁痛心烦兼作呕，三餐饮食不思尝。病躯尤其是愁千结，终夜里，静数更筹梦不长。半为丈夫半为女，愁思那得一时忘。昏眠绣枕常经日，泪湿罗衾积万行。虽有二姨频劝慰，夫人怎解这愁肠。风寒偶感添时病，益觉难支热与凉。二位姨娘愁又急，殷勤侍疾不离房。可怜急坏高年母，终日里，悲泣惟祈老命亡。似这般，媳染沉痾儿被陷，只觉得，伤心触处总凄惶。桑榆暮景难禁受，早也是，慈体违和渐瘠尪。莫氏夫人添懊恼，便叫那，柳姨侍疾奉高堂。祈神佛，请岐黄，举宅惶惶乱又忙。只有花姨无所是，见了这，双双病倒喜非常。真乐意，动欢肠，便出头来硬主张。家政更新捐旧例，结交这，合家男妇与梅香。银钱浪费轻如土，赏赐诸人物与裳。首饰金珠添又制，每日是，大鱼大肉酒和浆。买将奴仆人人喜，尽赞姨娘

好善良。如此方称贤主母，不像那，夫人御下不周详。

本来花氏有一亲弟，名叫花有芳，向在府中服役。因其酗酒好赌，不安本分，被姜公所逐，不许上门，已有数年了。

自离姜府乏依栖，幸是同胞厚赠贻。小本营生权度日，年交三十尚未妻。真闾茸，又顽皮，赌博行中手段奇。偶遇手边聊有积，还要去，花街闹闹狎姣姬。出来几载常怀恨，今听其情喜不低。忙到潭衙来望姊，花姨欢悦即留伊。伙他奴仆同开赌，撒漫银钱姊所遗，喝雉呼卢常彻夜，众仆也，开怀落得共娱嬉。舅爷两字新称唤，迎奉花姨不敢欺。姑媳病中安得晓，无人明告惹闲非。便是他，兰姨柳氏虽知悉，怕夫人，病体生嗔也不提。

且说花氏管理家事，擅作擅为，私开仓库，窃出米银与有芳作赌本，置产业。又分惠仆姬诸人，以缄其口。自家每日无事，即乘舆出府，或上台看戏，或入庙烧香。再不然，便和仆妇们斗牌，有时还去叫几个小梨园子弟，在二厅上清吹一套，听之娱乐。自己比比妄为不是，柳燕二姨不去摘他瑕疵，他反寻事生非，每每与之怄气。

含烟燕氏意虽嗔，忍气吞声不与争。柳氏本来人懦弱，兰姨伶俐却精明。怒他螃蟹横行着，欲计较，恐恼夫人病更增。因此屏声皆忍耐，花姨愈觉目无人。公然独做家中主，任意为之任性行。因是自家无子嗣，思量欲继一螟蛉。一来指臂堪为助，二者将来有子孙。但愿老爷身不返或遭拘系或遭刑。那时还有谁人管？不怕这，姑媳恹恹待死人。如此沉痾难复起，那时须让我为尊。含烟忠厚何烦虑，谋逐妖烧燕氏身。岂非教，吞并江山归一主，有儿有妇做封君。心中想就多欢喜，乃与同胞议此情。

有芳便道：若继异姓为子，恐防族中说话，须在同谱里面议立一个方好。

姊弟商量计定施，花有芳，登时便告族中知。自来富贵人争羨，谁不思来做继儿？答应欣欣同赴召，纷纷而集不延迟。相邀花氏厅前见，诸族人，合口同声乃致词：

闻说这里主人，被解入都，吉凶未保。太夫人姑媳又染重病不起，恐其歿后，家中无主治丧，欲继一人支持门户，以传宗祀。此事乃姨太太做主，不知尊意属谁？故我等宗末，回来会议。

花姨听说面含春，欠体殷勤答一声：贱妾此为原斗胆，实因两代病昏沉。倘教一旦归西去，这门楣，岂可开丧没主人？故欲族中为议嗣，以传香火掌门庭。但凭族长公同议，贱妾焉知谁所应。只有一桩须说定，继儿我要算娘亲。其余别者无他说，妾自当，厚谢诸多伯叔们。花氏言完皆答应，大家杂遝议纷纭。这人说是吾应继，那个言称我最亲。议论多时无定绪，一齐争继做儿孙。花姨见此人多众，主意全无没理论。只好在旁听着说，不能启口作区分。

内中有几个少年没学问的子弟，因语言不合，便负怒相打起来。

厅中桌椅一齐掀，你一巴掌我一拳。奴仆吃惊忙扯劝，花姨着急也当先。休动手，莫分颜，有话还须好好谈。这些人，一片喧哗声似沸，那听见，娇音嫩语妇人言。急得他，花姨搓手真无法，放下脸，只得亲来硬阻拦。此际众人方住手，各含怒色整衣冠。家童几个扶交椅，拾去了，打碎茶钟瓦片残。另取杯儿呈上茗，大家归坐另开谈。厅前喧嚷天翻覆，早已声音达里边。莫氏夫人支绣枕，虽然病体是恹恹，形容悴尽心偏静，听得前厅一片喧。欲唤女环来问故，并无一个在跟前。因听热闹新闻事，一个个，瞞着夫人悄地潜。止剩梦兰床畔坐，星眸半合倚栏杆。为因侍疾常无寐，故使佳人困倦添。太太翻身观此态，不胜叹息甚相怜。



一声咳嗽低招唤，怯怯吁吁款款言：

兰姬，你且醒醒，听一听外边何故这般喧嚷。

夫人低唤慢悠悠，惊醒兰姨凤目揉。侧耳一听声似沸，吃惊连道是奇由。忙唤侍女为相探，不道丫环无一留。只得自家身立起，径临前面款莲钩。旁察问，细追求，始悉其中弊与谋。暗想此情关系大，若还瞒隐负愆尤。须当告与夫人晓，恁叱花姨散众休。纵使生嗔添症候，说不得，事关重大怎迟留。兰姨思想忙回步，不去招呼侍女俦。

来到夫人床畔，细将上项，缓缓告知。将一个抱病夫人，几乎气杀。

唇青面白变容颜，气塞咽喉二目翻。良久定神方启口，一推绣枕拍床沿。生怒色，皱眉尖，何物妖娆胆似天？看得人人不在眼，这分明，他翻为正我如偏。纵思继立螟蛉子，也应当，会合商通对我言。提也不曾提一句，竟勾合族作胡缠。

兰姬，快去与我把那贱人唤来。待我问他，如此胡为，是何道理！

一面将他速唤临，一边去告太夫人。纵教藐视吾无用，恁大事，尚有高堂作主衡。岂有便教由妾妇，这般大胆乱胡行。夫人说着声声恨，气苦交加珠泪淋。

啊呀，这是那里说起。

自恨无儿祸备罹，门庭寥落众相欺。争端尽是妖娆起，引出人来闹是非。一壁言时催快去，梦兰答应步忙移。出房唤婢相随往，绕院穿廊不暂疑。

来到前厅，抬头一看，只见老的少的，挨挨挤挤，列坐满堂，花氏在下边陪着。

燕姨慧黠最聪明，一看之时计已成。且待奴今编个谎，自当吓退这支兵。从容步上厅前立，便对诸人款款云：妾奉夫人主母命，有

言转达至前厅。承蒙众位同光降，议定承祧一件事。主母心中多感激，这桩美事甚相应。承照顾，代经营，有子承祧喜不轻。即使主人重返里，见了这，箕裘有续也欢欣。只惟有件疑难事，不得今朝不告闻。咋者都中驰密报，便是那，楚侯暗达柏军门。

说是已将主人下狱，不日勘审。加以严刑酷掠，管教诬服定案。可将伊之家属，暗自监防，不日校尉到来，获解入都，一同正法，不可走漏一名。

亏了那，莫家小使一文箫，本来与，巡抚亲随是旧交，因此得将消息漏，莫公子，今晨黑早报根苗。夫人惊倒无方法，正自慌张命怎逃。巧值族人齐集至，商量立嗣继宗祧。十分感激虽然好，想了想，大祸临头在暮朝。何必返将人带累，做了个，叛臣嗣子定餐刀。诬成大逆诛三族，诸位也，避避风头恐祸遭。须得大家商妙策，或为隐匿或奔逃。要得知，破巢之下无完卵，为什么，坐待擒拿斩市曹？不比此间亲眷属，听其生死只居巢。佳人说着情凄惨，双皱眉边柳叶梢。

咳，这是从何说起的祸事，使我等大家都要屈受非刑，遭其恶死。

可怜弱质正青春，屈祸横遭遇典刑。欲去逃生心不忍，怎舍得，大贤大德我夫人。承厚待，沐殊恩，主既遭灾妾岂生。道罢吞悲佯掩面，一席话，登时在坐信为真。心已冷，面如冰，个个呆观难出声。花氏吃惊尤诧异，慌忙接问女钗裙：

此语何来，我怎不知？莫是你瞎造谣言，我有些不信。

燕氏道：不信由你，我乃实话，你见我平时撒过几次谎来？言讫忙忙就入屏，房中自去告夫人。这般如此编其谎，管教诸人即刻行。万贯家财虽可喜，一颗首级亦非轻。谁还愿意投罗网，花氏操持枉费心。

少刻他若入来，夫人就照此对他淡淡说几句便了，不必

与之争论。

喜得身躯乍略康，切体气恼又重伤。故而贱妾施良计，包管教，退去全军共散场。省费夫人多少气，兰姬言讫笑洋洋。夫人听此将头点，低赞兰姬智识强。其实也，无子将来终要继，但只嫌，族中没个好儿郎。皆鼠辈，愧熊祥，诚恐翻为受彼殃。

故此老爷迟迟不决。欲待几年，果若汝等不育，便向大老爷名下承继一孙，以为延宗娱老之计。

平时看中侄云楼，性情温和品貌优。奈彼单传惟独宝，不能承继袭箕裘。况他系长吾家次，未便双挑作妄求。待彼生孙分惠一，祖宗香火自无忧。此言对我时常说，何故妖烧擅主谋？胆敢勾来诸族众，这般争竞吵无休。真造次，没来由，不像人家姬妾俦。每见偏房为窳室，止不过，所司职分抱衾绸。

那有目无主人，擅作擅为，侮嫡凌众的妾妇？兰姬，你叫我不要责备他，怎咽得下这口气来。

夫人说着怒还哀，燕氏殷勤劝放怀。正在床前同窃语，忽听得，帘钩一响各惊猜。兰姨顿口回头看，原来是，后面柳氏悄步来。抽空入房观主母，床前低唤把言开：

夫人，今日身体如何？可觉好些否？太夫人略自清爽，用了半碗薄粥，靠坐床中，妾乃乘空到来一看。

床上夫人应一声，回言今觉略和平。胸前闷闷仍如昔，寒热微微渐已轻。汝在高堂深远处，可听见，家中外面闹新闻？姜门合族齐齐集，议立吾家嗣子孙。花氏贱人勾串出，纷纷争论在前厅。为你们，红颜薄命无生子，今日里，犬獠鸱张众所凌。柳氏闻言深骇异，慌忙接口问夫人：

现在老爷远出，此举夫人任其做主么？妾看，须待老爷回来，自家择继一子方好。

莫氏夫人应道然，兰姨附耳告含烟。含烟一笑连称妙，这说法，吓

退诸人省得缠。花姊此为真可笑，纵便教，今朝继嗣奉宗先，  
却也与他无干，何必去勾引合族之人到此胡闹。燕妹，  
你与他解散众心，反便宜他了。不然大家争继，吵一个不亦  
乐乎，不肯退去，看他如何调处！

兰姨正欲答他言，却见那，仆妇梅香到里边。顿口轻轻为一笑，  
于时辞去柳含烟。自归后进无庸表，再叙前厅那段缘。

当下花氏听了燕梦兰这番谎话，信以为真，却也吃惊不  
小。只得转央众人散去，改日缓商此事。  
这时候，个个欢心已化冰，便向那，花姨情借索花银。妖娆只得  
相贻赠，治办了，几桌家常酒饭呈。用罢纷纷俱谢去，坐中剩一  
少年人。

其人名唤学宏，是姜公远族之侄。年交廿外，居处无  
常。孑然一身，家徒四壁。外貌颇若斯文，品行实为狼藉。  
当下这，众人散去不须穷，独剩无知姜学宏。启口乃同花氏语，  
叫声婶婶笑融融。

可笑这一班只可共富贵，不能同患难的人，竟各自去  
了。婶婶，你枉费了一顿酒饭，许多银子，仍弄了一场空，  
难道罢了不成？

如若尊心不弃嫌，也无妨，侄儿就继你为男。纵便教，朝廷拿问  
吾何惧，生死须知命在天。鄙陋虽惭无足取，虔诚可许奉椿萱。  
若还婶婶心中愿，就此刻，拜认娘亲在膝前。言讫含欢连笑问，  
花姨辘转略迟延。

便道：承你孝心，固是大妙。只恐非族人推立应继，要  
来说话，奈何！

学宏一口说无妨，侄儿是，权拜尊前作继郎。纵使族中来理论，  
安能阻我认干娘？真胜算，是相当，谁敢前来道短长？说得姨娘  
心甚喜，连称此事好商量。

也罢，汝且权拜为我之义子，便移来我处住下。等诸事定规，再议正名便了。

花姨道罢学宏欢，立刻登堂就整冠。八拜深深行大礼，春风满面口称萱。花姨喜得朱唇绽，万福回之一把搀。笑唤孩儿多礼甚，从今仗尔立门阑。于时引领高堂去，告禀尊亲恁事端。樊氏太君方倚枕，忽见他，花姨携入一青年。慌忙便问谁家子，与汝同来有恁缘？花氏上前为告禀，虚词捏造十分圆。此人姜氏称宗侄，品行端方甚干旋。现在老爷身远出，大房公子别家园，家中没个男儿在，下人不便任其专。防紊乱，欠周全，贱妾忧心日不宽。

却好这本家相公，常来探问老爷消息，及太夫人的病体。意甚殷勤，十分关切。贱妾看他人属诚谨，欲留在家中照应照应，故带来告禀一声。

花姨告罢这情衷，转上青年姜学宏。问候尊前方欲拜，太君摇手道无庸。学宏一揖躬身退，讨好花姨话絮穷。漫道留之多不便，须知一脉系同宗。休说这，家门照应堪相托，便是那，问卜求医可信从。究是斯文人晓事，胜如愚蠢众家童。花姨说着床前立，太夫人，倚枕沉吟半晌中。

方才说道：既是这本家肯在此照应，只管留下便了。可告汝主母知道，请他示下，不必与我烦絮。

我正愁思万丈高，孩儿孙女两分抛。何心尚问其余事，往后汝，不必前来作絮叨。说罢翻身朝里睡，一声叹息枕头敲。花姨好不心中恼，气得个，红涨双腮颊晕潮。便带干儿回步出，又来前面不辞劳。

一面走着，口中啾啾唧唧，骂声不绝。学宏只是摆手相

劝：干娘息怒禁声，恐人听了，弄唇搬舌。

不多几步至前堂，同入夫人莫氏房。仍照前言说一遍，夫人只把耳聋装。一言不答花家女，掉转身躯向里床。燕氏在旁微带笑，

花姨气得变容光。忙携继子回身出，口内咕哝话短长。

啐，我今日晦气，到处遇见鬼了。

好意前来告禀言，又何必，装聋作哑故为然。我今猜透心中事，不过要，暗运家资母宅搬。有了人来多眼目，恐防牵制启猜嫌。糊涂见识诚堪恼，且看是，家主归来你怎般？

咳，我又呆了，他们是料定老爷不返，所以起心如此的呀。花姨一路话云云，房内夫人听得明。不觉怒从心上起，登时泪向颊边淋。床沿一拍将呼喝，燕氏慌忙劝一声。笑骂由之祈息怒，莫教惹气病重侵。待其两代平安好，慢慢同他再理论。太太迟迟方点首，兰姨又复启朱唇：不知他，莫家公子因何故，多日无曾上我门。

夫人答道：这是前番我听堂前讽语，恐将来事涉嫌疑，故谕令母族之人，不必频来探候。兰姬道：正是，大小姐自夫人病后，也只来过一次，被花姊嗔斥了许多歪话，如今多日也不来了。

夫人叹息语迟迟，这个是，他有衷情你未知。不返谅非嗔母责，乃系那，恃强箠室阻娇姿。花姬刁恶欺人惯，此亦天公报应施。可惜九华贤淑女，一身落井苦难支。莫夫人，言之于此双流泪，燕氏从容又进词：前者解元姜峻壁，寄书来认作亲儿，今朝如此遭颠沛，也应该，告以椿庭祸至斯。果系老爷亲骨肉，岂无关切代扶持？倘为冒认其中假，这一来，可辨情由立地知。太太微微摇首答，恁时候，其人多半赴京师。这官司，都中传播应知晓，又何必，寄甚音书枉费思。只得耐心权守候，果若他，春风折得上林枝，亲儿自可纾亲难，抑或者，父子同归慰寸思。此乃呆人为妄想，任他诽谤且装痴。不然却教如何说，任花姬，螃蟹横行姑听之。燕氏闻言连道是，书至于此略迟迟。挥毫纸上风波起，逝水人间岁月驰。起句始当三伏日，收篇又早九秋时。看官要识其余事，且待吾，再起新篇接旧词。

# 笔生花卷三

## 第十一回

为严亲强遵风卜 征吉兆喜跃龙门  
重纲常匿藏娇女 施雨露赐出佳人

循环岁月暗中移，瞬息流光举目非。才见庭花红灿烂，旋看篱菊翠离披。秋气爽，夕阳低，远树烟笼鸟觅栖。暝色萧条清皎洁，闺工收拾暂迟疑。掩幽窗，驱除俗障针慵举，凭小案，检点残篇笔慢提。写一回，孝义忠贞沿旧调，写一回，悲欢离合出新机。情变幻，事纷歧，书到中央似乱棋。既然教，复宇重檐如架屋，免不得，细丝密缕若缝衣。前集中，已云姜府杭州事，今番要，叙到皇宫楚贵妃。

话说那楚娘娘，前奉圣旨，评遍后宫佳丽，以及一班新来彩女，其中并无一个能于稍及姜美人的颜色。只得复上天子。

风流帝王欠忻然，遣内侍，日往宫楼探月仙。无奈佳人难得愈，止余一息态恹恹。眉翠减，靥红黯，色似香灰已不鲜。那一班，内使奏知龙意闷，只得个，多方疗治把医延。却谁知，不生不死终如是，任凭你，妙药灵丹总枉然。倒好教，圣意愁烦无奈彼，幸有那，西宫慧黠善承欢。笑奏说：佳人自古求非易，太真妃，曾敕幽居作女冠。直待交，三载方才承帝宠，始得个，霓裳一曲圣心怜。敢祈万岁休惆怅，自然也，有日名花列御前。楚贵妃，

媚态柔情排圣意，那天子，无何暂置美婵娟。话停内苑皇家事，说到椒房国戚言。楚元方，自见姜公身下狱，十分得意称心田。忙布置，怎迟延，谕帖亲书付狱官，着令便中为致死，事成提挈尔升迁。恁情由，周全务必休将泄，要知道，姜某无儿少祸牵。一道谕单方写就，忽闻云板客来参。

即将谕单折好，权压砚下，便起身出来会客。是甚高朋慢细云，且提内里一夫人。生为礼学名家女，犯分非头所未经。近见丈夫怀不轨，不由愤懑自心惊。良言劝尽何曾听，蓄志坚牢那会更。见此难禁增懊恼，夫妻意异每相争。惹将国丈烦兼怒，已多时，不进中堂正室门。至晚惟归诸妾室，日间宴坐在书林。广延门客多谋士，欲仿曹瞒新葬行。无奈一时难举发，虽怀异志未堪伸。是朝太郡方闲坐，辗转愁怀暗自评：

这几日从未见其进来一面，不知外边有甚事故？如此匆忙，莫非那件事要举动了么？

左右是，中堂独坐闷无聊，何不去，散步书房探一遭。言语试挑观动静，说不得，于中苦谏再推敲。当时想罢抽身起，携一个，侍婢柔枝出绮寮。款步径临书院里，早见了，落梅一阵暗香飘。人寂寞，树萧萧，推进双扉举目瞧：却见爷儿都不在，低低自语道根苗。

影儿不知都向那里去了？柔枝告道：只怕在前厅上罢。

婢子适见家人烹茶出去侍候，夫人既是出来，何不就在此窗下略坐一回，观玩观玩？这庭前两株春梅，虽将零落，尚有余香，馥郁可爱。

太郡于时坐下来，凭窗闲玩暂迟挨。忽观见，案头砚上存余墨，兔管横斜套尚开。有一张，小小花笺双折叠，压于砚底角微歪。

心中想道，不知是谁在此写字？笔也不套，砚水未干。沉吟顺手套毫尖，玉砚移开取那笺。仔细从头观一遍，不胜诧异



锁眉端。心拟想，意私言，原来又，在此图谋人命捐。但不知，姜某与夫何夙怨，欲为谋毙使归泉？心胸险恶何如此，看得人，性命轻同毛羽然。低叹一声呆不语，忽然触起此根原。

是了，是了。传闻前日浙省柏姑夫有书到来，托他于中周旋，暗害甚么姜某，大约就是此人。

还说是，伊女新经选入宫，生成绝代美姿容。恐君皇，留情夺我娇儿宠，教娘娘，暗致佳人一命终。前日曾看修手启，书成请我达官中。

吾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怎肯去教女儿作恶？落得与他口角一番。

这件事，我不行时令媳行，好一晌，未曾探候入宫庭。未得知，娘娘却是如何意，这一个，姜氏于今死或存？待我明朝宫里去，候贵妃，便中察访那佳人。恁情由，虽然与我无干涉，只恐娘娘听父云。倘使果为施毒手，恐女儿，后宫休想降麒麟。夫人正在沉吟处，遥听庭前咳嗽声。知是公爷来到此，忙将那，谕单藏好便相迎。夫妻相见同归坐，蓝氏夫人自忖论：

呀，且住。如用直言相劝，料不见纳，徒致分争。不若姑效谄谀，诈他一诈，看是如何说法，否则，恐无真话告我也。

一边思想笑融融，半欠身躯道曲衷：一向未曾逢虎驾，倒好似，公爷气色更威风。红光满面生华彩，福相较前迥不同。

莫非那件移祚之事，有些意思发动了么？

妾为此，数番谏劝犯君威，因恐怕，谋不成时反吃亏。果若能，侥幸公然承大业，这却是，常言夫妇乐倡随。那其间，岂容专制违君命，少不得，叨藉光荣要奉陪。想唐初，窦后仁明多令德，到而今，传诸史鉴美名垂。论纲常，唐高亦食隋朝禄，移国祚，一旦功成自内韩。大业相传三百载，算得起，一朝真主福巍巍。

恁遭逢，吾夫窃恐无斯德，得能够，如愿相偿妾岂违？道罢微微含笑面，故意的，诈言相试探其为。倒把个，元方听得心奇异，也便就，一笑春风展两眉。

呀，夫人禁声，休得乱道。你乃是个道学之人，为何今日忽作此语，莫非相戏乎？

老夫是，素志虽然有此谋，也不过，姑看天命自难由。伺动静，慢迟留，须等待，万岁升遐龙驭游。喜得这，未立嗣君储贰沓，那时节，何妨监国令诸侯。应天顺势登龙位，还只怕，较胜曹瞒新莽流。楚元方，说到其间多得意，蓝夫人，听斯含愠半低头。

半晌答道：公爷高见，自与我妇女不同，不敢过问。但是为君者，必须积些盛德，上为感格天地，下以布泽人民方好。（删23字）

夫人半劝半相嘲，罗袖内，摸出方才那纸条。笑问云：姜某与君无夙恨，何苦又，致其一命赴阴曹？果然他，谋为不轨应诛戮，少不得，自有皇章律法昭。却缘何，暗谕狱官将彼毙，岂不是，多余之事枉操劳。公爷既欲成王业，须索要，布德施仁把福邀。岂不知，发粟散囚前代事，恁道理，请君仔细自推敲。元方当听言如此，接过了，谕帖将言道事苗。

夫人斯言是也。要知这姜某，其实与我无仇无怨。只因柏妹丈与之有隙，前日遗书相托故耳。自来我岂为人所用，却缘柏妹丈乃是个有用之才，将来可作指臂，故不便却他。夫人道：这更差了，妾虽不敏，稍亦知之，那柏姑夫毫无才智，缘君力荐拔方得授此官。其实文不足安邦，武不能定国，无非一个善于谄谀的贪酷鄙夫而已，有何用处？公爷何知人之不明也！

百凡执法要公平，休学那，罗织无辜来俊臣。彼乃无知称酷吏，君宜修德效明君。夫人言讫窥神色，楚国丈，听此低头半晌云：

既是夫人为进语，劝吾修福自当听。

此案但凭三法司勘定，我不管他便了。

言完便把谕单撕，略坐夫人乃起辞。国文亦行归妾处，陶情作乐泛琼卮。听妙曲，对娇姿，一刻千金算几时。酒池肉林休细表，奸雄本色自如斯。单言太郡回中院，坐定堂前又暗思：

咳，人命便救得一条，只是探试。他这叛志已萌，大约不能中止的了，这却如何是了？

想吾虽是一裙钗，先人乃，饱学青衿有异才。抱负经纶安命运，寄情山水隐蓬莱。惟将礼学教儿女，看得这，富贵浮云不置怀。择婿原来诗礼族，只因为，媒言误信适狼豺。过门后，见此东床真不乐，鄙其行，庆吊从无通往来。痛严亲，悒悒不舒悲下世，未多时，老萱相继赴泉台。惟遗一弟承亲志，喜得他，服闋成名列帝阶。虽则同于京邸住，亲郎舅，相看漠漠不相谐。岂因吾弟交情薄，端为是，老贼心胸忒也歪。最惧怕，果若一朝为大逆，好教我，回天无术怎安排？夫人想到愁烦处，忍不住，泣下双行泪落腮。女婢柔枝旁侍立，低低的，殷勤相劝把言开：

夫人且免愁烦，听婢子一言告禀，不知可使得否？

想夫人，终朝恚忿日担忧，不过为，家主胸怀有异谋。每每的，反目相争何所益，为什么，相商不去进宫游？

请安郡主，将恁事隐言讽使娘娘宣公爷入内，戒勉一番。或冀其改过歇心，亦未可料。

柔枝悄语劝低低，太君当时把话提：汝见虽于情理合，我看那，匹夫未必便听伊。佯俯纳，实相欺，还恐怕，走漏机关起是非。

咳，柔枝，我如今劝之不醒，也只得由他罢了。惟有这二郡主的姻事，弄得不伶不俐，终身未了，是我一桩遗恨也。

昔者花园放少雯，面将小姐订姻盟。闻伊下第随亲宦，到如今，

消息难通已二春。今又春闹逢大比，不知他，文郎曾否至神京？难理会，费调停，谁可寻踪探一音？叹我腹心惟弟侄，奈何久已不登门。料因避祸嫌疑重，所以教，至戚看承似路人。

汝明日可往蓝府中去，代吾至候夫人姑媳。即将此事密告舅老爷知道，请他父子代为探听文郎消息，看是如何。如若东床身已来，少不得，要筹良策使和谐。既然教，千金一诺难更改，须令彼，花烛完成好放怀。倘使参差终不就，倒是我，糊涂自误女婴孩。因爱惜，致乖违，只恨前番欠主裁。不合婚姻私订约，弄得这，不长不短费安排。其中道理诚难说，亦怪无知老杀才。嫁女不求诗礼族，因教私筑凤凰台。私言至此增烦恼，一口长吁蹙两眉。

咳，事已如斯，悔之无益。且喜他近为那些不法之事，终日忙忙碌碌，竟不曾忆及女子婚姻，倒省淘许多闲气。若他以女别联姻，真使为难费主分。喜得平安今二载，定须作速要调停。当时说着柔枝应，蓝氏无言又忖论。叹我命生何不幸，徒受这，皇封诰命负虚名。夫妻心志难同道，逆子何知有母存。更可笑，娶妇不惟非淑顺，每见他，奇形怪状便心惊。多劣迹，少怡声，我倒也，但愿疏而不愿亲。前闻说，客岁儿归携一妾，一拳毙却小钗裙。真倒教，顽儿恶妇称其匹，想必我，前世为人作孽深。因使般般难遂意，将来未卜怎收成。

咳，那逆儿顽妇也不消说了，只得置之度外。倒是春漪女儿，这一向性情颇有变异，大不如往日，难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亦有传染耶？

每使娇嗔殴女环，起身迟晏日三竿。随着那，一班姬妾歌新调，女课荒疏正务删。教习绣房诸侍婢，一班女乐调新翻。晨昏安候来堂上，对着我，意淡情疏少话谈。除此等闲从不见，见娘亲，连朝气恼当无干。前朝隐约聊相戒，转闺房，大肆威严怒不凡。

乱打丫环嗔仆妇，道因伊等告慈颜。似这般，习成骄性如何好，恐异日，出阁为人作妇难。闻得他，文氏家传诗礼族，恁举止，翁姑未必便包涵。思量惟有长吁气，表过了，权按其情勿絮烦。时值春闱期迫近，要提到，四方举子集长安。河南郡内王公子，独先来，为念佳人把信探。兄弟双双居舅宅，察访得，二娇并未近龙颜。

兄弟二人，不胜之喜。难得佳人无恙，尚守前盟，良缘还不绝望。于是俱各刻志用功，希得荣叨一第。

好教伏阙面君皇，沥血陈情拜本章。兄弟连名求赐配，那时候，或蒙圣德放红妆。名既捷，愿须偿，譬如那，破镜重完见乐昌。花烛洞房谐凤约，免教鸾凤作参商。话来表过王公子，要补叙，途次文家年少郎。

话说文少霞，自别了纯娘起身后，一路上早起迟歇，兼程而进。为是出门迟了，恐误试期，故也是日赶到山东地面，欲去约会春溶公子，一起入都。又恐时日不早，彼已先行，有负所约，正是踌躇不决。采芹便道：横竖顺便，绕路不多，何不且到谢大人府上探问一回。如果先已去了，我等再走，却也不迟。

公子从之策玉鞭，当日掉辔马蹄旋。寻道路，入城垣，径到潭潭抚署前。投刺阁人通报入，谢大人，爷儿出迓美英贤。两边礼毕分宾坐，各叙寒暄话一篇。抚院谢公初与会，见少霞，丰神俊逸更端严。较之尤胜亲生子，不觉心中爱又怜。深惜襟兄无福分，招得此，东床却使拆良缘。沉吟早见香茶到，文公子，搁盏从容欠体言：

春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常自望风怀想。不知吾兄亦同此情否？今日小弟特来相约，同伴入京，彼此不患岑寂，未识尊意如何？

香士闻言语未回，谢公此际皱双眉。叫声贤侄承关爱，当使豚儿与奉陪。目下春闱期已迫，何堪耽擱再迟延。老夫为此方焦躁，巧遇值，贤侄前来约伴催。言讫又将其内故，一声叹息告英魁：

咳，不要说起，不然小儿早已入都。只因小婿，前日得知其父逮解进京的凶信，哭得几翻死去复生，身子十分疲惫。内子及小女俱不放心，故使彼等迟行，延至今日。谢公方言及此，春溶便接口道：才听妹子说，伊亦心急如火，恨不得插翅前行，探父消息，只怕也不能再迟的了。

抚院言称既这般，行期准备在明天。喜逢文侄今来到，结伴登程共入燕。屈文旌，耽擱敝衙权一夜，好待我，少伸芹意暂盘桓。少霞公子躬身谢，含笑说，年伯如何若此谦？当下言谈多一会，文公子，低声悄问谢郎原：

敢问吾兄，令妹丈高姓大名，家居何郡？他令尊是犯甚事被解入都？

春溶见问笑吟吟，若说起，妹丈同君乃至亲。底里实为尊阿舅，论品貌，分明是你意中人。吾兄少刻如相见，误认之时莫吃惊。香士一言犹未毕，说得那，少霞含笑亦含嗔。低云岂有如斯事，兄的这，口角原来再不更。久别初逢方见面，便同取笑乱谈论。弟之前聘无兄弟，这个是，妻舅何来在此存？更有姿容同一样，休教造谎只胡云。春溶笑道真非假，舍妹丈，实系姜门嫡子孙。容貌浑如三表妹，无端欺你为何因？二人正是私语言，却被那，抚院听来句句明。笑谓孩儿休乱道，遂将这，小峰底里告文君：这小婿，虽为庶出才容美，故以闺女许赘婚。去岁解元新及第，今番正拟赴神京。谁知忽有传来信，说是他，乃父因伤拍抚军，诬以反情为逮解，这场冤狱费经营。满朝奸党知多少，只恐沉冤不得伸。为此小峰悲欲绝，几番哭死又还魂。谢公说着重嗟叹，文炳听斯一段情。暗自惊奇称怪事，吾舅乃，自居道学老先生。

何藏外室闷桃李，想为无儿冀毓麟。但不知，既是芝兰欣有种，为什么，不将移植返家庭？却教孤露荒村地，瞞得家中绝不闻。舅母宽宏贤且淑，恁做作，料非惧内畏夫人。更希奇，去年报中秋元日，恁那样，咬定坚牢不肯承？生作须眉非妇女，迂呆过分怕讥评。早难道，定须其子魁天下，那时间，始以根由彻底呈？设使是儿无此福，岂竟教，一生埋没不分明？何见识，甚胸襟，大料其中别有因。今者未知何事故，身为诬陷竟遭擒。由来凶吉诚难保，却愧我，不算东床也是甥。力薄不能为解救，迨后日，不将对母赧颜增。多才当下思于此，亦不免，至戚关情叹恨频。道是此言从未晓，原来表弟在尊门。敢祈请出同相见，叙叙同班中表亲。谢公答应言称是，正欲传呼假右军。

春溶便道：此间风冷，恐妹丈病体难禁，何不里边去见？秋山道：正是，好在文贤侄亦系内亲，即请向中堂去坐便了。

一壁言时立起来，后边随着两英才。穿曲院，上台阶，抚院当前把口开：

夫人何在？有远客到了。

谢公含笑一声呼，堂上夫人立起躯。侍女两边挑绣幔，文公子，当先见礼便相趋。容款款，意徐徐，太太慌忙命子扶。翠袖双提回万福，殷勤逊坐小英儒。

请坐，请坐。十年不见，那道贤侄如此长成了。恭喜去秋夺解，诚不愧甲第家传。小儿一向多叨清诲，得附骥尾，愚夫妇佩感弥深。近者，尊翁令堂想俱纳福，令兄怎不同行赴试？前闻令姊失去，实乃意外之变。料应小子无缘，故使祸延淑女。寒舍不胜惊骇而更嗟惜。迩来未知可察访出些消息否？

当时谦逊各分宾，左右香茶献一巡。文炳坐中微欠体，从容回答

谢夫人。家父母，虽皆托庇粗安适，传闻说，自失同胞日挂心。遍处求之无影迹，北堂朝夕苦难禁。长兄本拟同春试，偏又教，客岁无端疾病侵。甯得新痊身尚弱，风霜未便上途程。因而父母驰书谕，命侄春闈独上京。便道今朝登贵署，约谢兄，一同赴试去求名。居舅宅，同窗半载交情重，不见多时系念深。公子言完前后语，谢家太太笑含春：承雅爱，见高情，同伴登途妙十分。彼此弟兄多照应，来朝吉日使偕行。春闈屈指期将近，只恐迟延误日辰。抚院闻言称正是，端因婿事阻行旌。

文贤侄因闻他表弟在此，欲与一见，特地进来。未识小峰今日病体如何？曾起身否？可着侍儿往后边去照会一声，告此原故，请伊出来相会。

莫氏夫人听此言，皱眉便乃告为官：这一位，东床才貌般般好，太觉为人性执偏。一自知他严父信，直哭得，不沾水米已三天。神昏气短时时晕，昨夜里，吓坏娇儿女雪仙。忽地平空悲恻绝，悠悠半晌气方还。

醒来，说是看见一个老者，道是值日游神，向他点悟其情，教休悲感。

说什么，父子团圆会有期，倒是要，速装火速上京畿。休痛切，勿悲啼，信我之言断不欺。故此今朝悲少止，方将饮食进些微。忙打点，不迟疑，听说行装早叠齐。抚院闻斯心甚喜，料是彼，孝心一点感神祇。自来忠孝非他比，抑或者，转祸为祥有化机。难得东床今已好，明日里，同行大可不游移。言时回唤丫环女，传命前行到绣扉。告与姑爷如此事，文公子，欲邀一见仰丰仪。至亲中表称兄弟，务必前来会会伊。奴婢应声忙后去，香闺来见小夫妻。才郎淑女方闲坐，在那里，细语喁喁话别离。

忽见小环到来，告说今有浙省文公子至此，约会一起入都春试，特请姑爷相见。小峰听此原故，不觉登时吃了一



惊，没个理会。

红云飞上粉香腮，暗道伊何到此来？向附丝萝身许字，若同相见不成材。何以拒，怎推开，这倒真教没主裁。默默沉沉呆不语，那一个，女环催促女多才。解元转念芳心决，好在我，已作男装脱女胎。安得深闺常匿迹，若还不出被人猜。

是呀，事已经至此，只索从权。好在向与文君仅逢一面，今日已改男妆，未必相逢便教识破也。

想罢之时即起身，正冠随婢一同行。离绣户，出瑶屏，径向中堂上面临。欠体先参岳父母，回身方始见文君。青袍慢拂深深揖，绛口低开款款云：未悉兄台临玉趾，失迎恕罪二三分。忝为至戚称中表，惭愧今番始识荆。小弟行踪诸鄙陋，料来家岳已相闻。不须琐琐重烦叙，何幸今朝会至亲。姑母姑夫应纳福，未知何日起行旌？贺君已作秋闲首，怕不是，联捷春风第一人。文炳躬身称不敢，高堂托庇并安宁。何其舅宅藏珠玉，坦腹东床赘谢门？年伯方才为见示，鄙中不觉喜还惊。故邀文驾同相见，何作谦词过誉深？他二人，一壁攀谈同礼毕，谢公含笑便开声：

贤侄，贤婿，俱系至亲，不烦谦逊，都请坐罢。

秋山含笑论情衷，峻壁回身见舅兄。香土殷勤为问候，因其连日卧房中。当时见罢分宾主，侍女呈茶献玉钟。文炳为闻香土语，这一位，姜郎与妹貌相同。因而有意留心看，详视娇妆姜小峰。但见他，果真美貌不同凡，竟与那，心上佳人似一般。杏靥含娇红更白，樱唇启绛冶凝丹。一双凤目澄秋水，两道蛾眉映远山。若笑若颦谁得似，宜嗔宜喜画犹难。青袍被体垂金带，那一种，风度翩翩不等闲。何必薰香夸荀令，不烦掷果数潘安。看起来，分明是个神仙女，诚不信，男子之中有此颜。文少霞，此际不禁疑更讶，暗中嗟异论情端：

咳，谢兄之言不谬。那道天下姊弟，竟有如此相像的容

貌？好教吾此后对了你，更难为情也。

枉聘佳人姜惠英，良缘中拆恨平生。深宫永闭音容绝，旧案空劳感慨深。红叶难逢思渺渺，白蘋已散信沉沉。情非水火终无合，分隔云泥莫问津。何必靡芜山下过，早看泪迹染胸襟。虽则教，续胶之妇称柔顺，论品貌，怎及前番一二分。立志多年求美匹，恁际遇，风流未免负初心。倘能够，今科侥幸登云路，当觅明珠买丽人。正室虽存堪备位，下陈必置一倾城。又何须，垂情独羨投泥玉，少不得，留意为抛买笑金。只恐名花求不易，空留美璧志难成。这姻缘，事经隔绝多时矣，吾倒也，渐渐抛开付水萍。不道今朝逢乃弟，竟同其姊一般形。却使吾，又教勾起相思念，对着你，几欲销魂更断魂。默自沉吟频注目，看得个，小峰玉面泛红云。谢公夫妇无知觉，失笑春溶悄悄云：

文兄，何如真果出神了？可见弟言非谬也。

低低取笑恁私衷，此际文君面亦红。不答回头观别处，那一个，谢郎失笑落茶钟。香泉半盏倾衣袖，玉碗平分在地中。吃吓侍人忙拾过，秋山正色谓春溶：

嗯，奇了。汝又不是痴子，何故这般好笑？夫人道：他兄妹二人性格本是相反。絮才是正色寡言，春溶是多言善笑，两下须得扯匀才好。

一堂说笑话寒暄，早又见，午影移窗透画檐。侍女上前调桌椅，接风远客列华筵。小峰便乃抽身起，告退尊前含笑言：小婿是，尚觉有些身不快，厌沾饕餮但思眠。

不能侍坐把盏敬客，幸勿见罪，就此告退了。

避嫌娇客故相推，抚院夫妻半皱眉。信是东床真实话，叹口气，并皆解劝破愁围。汝要知，令尊虽则遭冤狱，未必旋教性命催。姑自宽怀将息好，方好使，入都营救怎施为。似这般，悲悲切切身狼狈，还只恐，耽擱行期事反亏。为尔病躯多懒怠，因教内室

列尊彝。酒能化气兼开郁，你何妨，勉强相陪用一杯。峻壁回称难下咽，倒多感，大人慈爱恕相违。言完又向文公子，举手含欢道失陪。文炳欠身称请便，小峰于是返香闺。夫人此际重传谕，既是姑爷去内帏，移席可从书院坐，免得教，内堂宴客不成规。谢公点首言称是，少刻人来把话回：

外书房酒筵已备，请老爷与二位公子到那厢坐罢。

家丁传请立深廊，宾主于是出画堂。同向外书厅里去，珍馐罗列举琼觞。酒阑席散时过午，谢抚院，有事回身且莫详。单说多才人二位，萧斋共坐话温凉。少霞细问姜郎事，香士当时笑满庞。便道此情诚异事，弟心亦每费猜量。不知他，姨夫是啥糊涂见，既有此，绝妙佳儿反匿藏。文兄你，可记去年京报到，抵赖得，那般干净没儿郎。加叱辱，发威光，道是伊谁冒姓姜，硬把报人驱逐去，声言讹错诈财香。迨后来，家君召弟驰书往，妹丈亦，附寄音书达父娘。却见其，合宅猜疑多不解，更有那，姨夫咬定是荒唐。还亏姨母真贤淑，见此推敲不认将，只得含糊为计较，淳托弟，令其来岁务回乡。珍珠鱼目终须辨，何忍使，骨肉漂零各一方。恁情由，可笑姨夫真怪诞，不知安着甚心肠？无理解，费参详，除非是，且看今番上帝邦。

觑其父子会面时如何说法，当知虚实，自有个分晓也。

少霞闻言，点头不语。

书斋住表两英贤，再叙兰闺女解元。话别娇妻谢小姐，那一派，言词虽假颇凄然：小姐呀，卑人此去赴京都，未卜残生命有无。若论斯，富贵浮名原不重，但未卜，可能救父出囹圄？倘若教，椿庭被陷成诬狱，那时我，情愿随亲亦受诛。悲只悲，身死犹多遗憾在，将两代，尊亲垂暮撇中途。更负卿，相依一载情千种，从今后，拆散鸯鸳恨若何。这其间，所幸连城完白璧，无妨使，另寻萧史缔丝萝。此言唐突凭裁酌，可不必，念我无知薄幸夫。

这句话，未识芳心何所意，当令我，少添挂念在泉途。假如小姐多坚执，一片冰心不顾他，那倒反，益使卑人增愧赧，负心负德罪诚多。无端到此窥屏雀，做了个，有始无终掉尾鱼。早晓三生缘份浅，为什么，偕其甥馆玷芳誉？解元言讫凄然泣，玉手依依挽绣襦。那一位，小姐虽然情似铁，听了这，酸言楚语也嗟吁。唇启绛，泪弹珠，便道官人轻看奴。

咳，官人差矣，这叫什么说话？从何处想来？毋乃太小觑人也。

虽则奴今在幼年，却可说，闺阁大义颇闻焉。倘果教，君家此往无归日，敢许尔，立志终身比石坚。要知吾，自幼修真心早决，那贪爱欲慕尘缘？前番共缔丝萝者，为的是，女子含羞莫自专。今既与君谐伉俪，岂有个，不甘孤寂志移迁？为何忽出希奇话，小觑闺人太不端。亦况且，君母即为吾母姊，不独是，姑蟑更又至亲沾。奴今即作君家妇，尔去后，高堂代奉理应然。媳妇何妨充子职，相依永世奉天年。要知吾，虽愚岂昧三从理，这件事，君但宽怀勿挂牵。谢女当时言未毕，早见那，解元跪倒在妆前。挥痛泪，吐悲言，称谢佳人谢雪仙。

多谢贤卿大德。果能代我奉母天年，则使卑人感激无尽。这段恩情，却教我怎生图报耶！

愧只愧，不才负尔尔何辜，惟只好，犬马相偿后世图。惜汝韶华年正少，从今后，空闺大约一生孤。但祈天地如卿志，得能够，异日飞升上太虚。峻壁言时重掩泣，佳人挥泪挽儿夫。

官人请起，被侍儿们看着，成何体统？

妇人守志所应当，何必多余谢不遑。峻壁于时方立起，果不道，女环户外共偷张。人人窃把姑爷笑，无非是，此去求名上帝邦，中与不中须即返，为什么，分离如此动悲伤？拜辞小姐躬行礼，真乃希奇事一桩。有几个，当作新闻堂上告，夫人作色责梅香。

罢了，这也没甚希奇。小姐闺房之事，与汝等何干？此后休得乱道。

幸而公子在书斋，伊若知时又笑呆。带累千金为取笑，这些话，从今不许乱传来。言完叱令青衣退，几个人，没趣低头走散开。至晚郁厨呈夜膳，谢抚院，书厅共膳两多才。相邀娇客仍无出，姜公子，深避香闺叙别怀。夫妇妆前同小宴，金樽虽举泪犹揩。一宵话别浑忘倦，谢小姐，几次相催身不抬。殊非为，虚凰假凤情如此，本来那，小峰姊妹最和谐。自知此往随亲死，难舍佳人谢絮才。小姐相陪同对坐，西窗剪烛话衷怀。春宵易过金鸡唱，早又东方日影开。姜小峰，梳洗完时忙出外，长行预备入京台。

话说三位公子，拜别了谢公夫妇；夫人叮嘱孩儿，随时保重，路上小心，郎舅们不可取笑分颜。其中你最年长，一切照应要紧。春溶答应了，便同峻壁，去到后边作别妹子。佳人相送到前边，辗转芳心亦怅然。自愧未如樊氏女，与良人，唾盘成鲤共升天。空教参透玄门理，殊不免，凤泊鸾飘泣断猿。想到其间多不乐，话来接表女婵娟。单言一众同登道，数辆骡车紧着鞭。随去谢安同谢德，更及那，春溶小使二轻年。趲行是日时将晚，远望疏林起暝烟。慌觅招商投宿店，择了个，三间静室拟芸轩。一同入内行囊卸，净面吞茶略暂延。早见主人呈夜膳，诸侍仆，共调桌椅设杯盘。小峰当下心思忖，我却如何共一筵？休说少霞今在此，即便与，谢兄共席亦多嫌。佯辗转，暗推研，乃向春溶道事端：弟为家君遭屈祸，曾经许愿在神前。但祈保佑亲无恙，戒酒除荤立意虔。今且失陪休见怪，弟当另膳在旁边。春溶向悉蹊跷性，古怪浑如妹一般。恐我顽皮为取笑，因而假托戒腥膻。当时听此微微笑，故戏多才女俊贤：君乃赧颜羞共席，这句话，分明捏造是虚编。向同吾妹香闺宴，未见持斋荤不沾。一壁言时身立起，向前来，欲教硬挽近香肩。小峰吃吓飞忙躲，

一声响，扑倒春溶卧地间。峻壁回身移烛去，自归西室把门拴。旁边失笑文公子，谢香士，地上抽身整整冠。便向西房轻叩户，笑呼妹丈道奇焉。你今便作除荤酒，殊非是，辟穀张良得异传。素食当教房主备，岂有个，关门枵腹便归眠？恁情由，他时传向慈亲晓，又道我，欺你东床在客边。乱叩铜环连叫唤，房中不答寂无言。谢安谢德前来到，亦请姑爷告事原。

请姑爷出来用膳。二位公子都在此相候，肴饌已凉。姑爷戒荤，小的已取得两色素菜了。

峻壁时回答老奴，吾今不饿膳无须。少停你等同餐毕，只用那，烹好香茶送一壶。行李亦经安顿好，不劳汝辈代排铺。你众人，大家安歇东房罢，吾却是，好静生平喜独居。二仆闻言忙答应，回身便把主人呼。

二位公子可听见了么？请自用膳罢，姑爷因有心事，懈怠顽笑，不必使之勉强了。

二位多才笑彼奇，于时只好听凭伊。忙忙入坐同餐毕，童仆收开不细提。少刻香茶烹已好，谢安送至叩双扉。小峰接去门重闩，取出些，糕饵将来点点饥。外面大家收拾睡，书童铺设把灯携。那一个，春溶好戏天生性，正欲归房去解衣，忽地思量姜峻壁，乃与那，文君执手语低低：

吾兄慢寝。且与弟同向这门隙中，潜探舍妹丈独避一房，作何勾当？少霞笑道：这又何必，大约已经睡了。

香士含欢扯少霞，潜临门隙背灯斜。暗中窃视乔妆客，在那里，兀坐凝思慢品茶。掩映烛光生百媚，真个是，天人颜色玉无瑕。奇品格，美容华，独擅人间第一佳。那里像，日朗星辉名国士，恰尤如，花羞月避好闺女。千秋粉黛应难比，绝代娥眉须让他。看得个，文炳出神心慌惚，谢郎不禁失声夸：

啊呀，妙耶。文兄，较你那人何如？可莫教勾起相思，无

处着落也。

文炳轻轻啐一声，房中惊觉假书生。含薄怒，发娇嗔，隔着门儿责二人：此刻何为犹不睡，潜来窥探出胡云。这明教，齐心欺我年轻幼，弟来日，寄稟当详姨母闻。告此缘由评此理，不妨分路各登程。春溶听得姜郎怒，陪笑连忙赖不曾。偶与文兄闲取笑，妹丈何乃自多心？小峰冷笑无言答，文公子，亦笑从旁代解纷：

勿因细故，大家伤了和气。本来谢兄惯会戏谑，表弟不必介怀，各请安睡了罢，毋须再说了。

言完手挽谢春溶，同往东房对室中。主仆七人都入寝，文公子，上床那得合双瞳。因逢乔扮风流客，怀往事，触起相思情万重。拆良缘，宝镜谅难今世合，完夙约，玉环惟卜再生逢。可怪他，舅家这位潜生弟，为什么，品格桩桩与姊同？纵便教，骨肉连支应仿佛，岂能逼肖一般容？莫非另有他缘故，这期间，女变为男雌化雄？想到此时翻失笑，腹中自啐好朦胧。

咳，休得胡思乱想，忒也愚蒙甚矣。要知姜惠英，早已入宫，彼现赘于谢府。明系姊弟两个，岂有是男女一人之理。

文公子，一宵失寐乱猜思，早又见，日上东窗映竹枝。个个起身梳洗毕，店东进膳为操持。小峰自在房中用，老仆当心素馔施。这一位，阿舅不来兜搭了，恐防他，果真作字稟严慈。不云同辈闲调笑，被萱堂，必责吾为薄妹儿。于是束装同上路，从今后，平安一路却无词。临帝省，抵京师，姜峻壁，探父心忙那暂迟。

一到彰仪门外，便对文谢二生说道：兄等一路辛苦，可先去会馆中，卸其行李，大家歇息。小弟今带谢安，自往刑部狱内探问家君消息。不知现在是何光景，能教无恙否？

言未完时泪已揩，二人点首说应该。探听那，是凶是吉如何信，小弟等，明日探监当共偕。言讫各人分路去，谢安随定女多才。

弃车跨马登官道，挥动丝鞭绕曲街。那一个，老仆谢安前引导，不一刻，寻将刑部狱前来。通贿赂，送钱财，骗得那，狱卒生欢门便开。这时问，却好姜清行亦到，抬头一看自惊呆。分明认得千金貌，一旦地，怎换男妆脱女胎？亦况乎，身处禁中深似海，如何教，忽然潜走出宫台？私诧异，暗疑猜，不住凝眸把首抬。峻壁观之心自省，慌忙就，离鞍下马问由来：

汝系何人，胆敢在这所在窥戏？姜清答道：小的乃是杭州姜府家丁，为夫人被陷狱中，故此到来探望。不知相公尊姓大名，亦至此间，有何贵干？峻壁道：如此说来，却是一家人了。吾即老爷庶子，向赘山东谢府，因闻此信，急得五内如焚。本也春试入都，为此倍道而来探父。姜清道：原来相公便是吾家小主，恕小的不知，多有得罪。言罢，上前叩见。小峰忙道：不消，不消，闲话慢说，且与我进去探看。解元言讫步当先，走进牢门整整冠。禁子在前为引导，这一个，姜清又喜又奇然。暗思量，去年谢府驰书至，合家里，只说荒唐是误传。

再不料真有其事。老爷果生得这么一个好公子，藏在外边，实也可喜呀。

一边思想笑容添，随定乔妆美少年。穿过几重门与户，抬头已是狱房前。解元举目端详处，忍不住，兰蕙芳心一阵酸。但见那，一间小屋面朝西，草没空庭人迹稀。厚壁高墙门上锁，微听得，内中声响咳低低。当时禁子将门启，公子含悲步急移。泪眼轻探观仔细，满房止见黑迷迷。匆忙抢至严亲处，一看慈容更惨凄。只见那，姜公侧坐倚绳床，消瘦仪容面带黄。手足虽无刑具在，有一条，链条锁颈响叮当。小峰不觉心如割，放悲啼，跪到亲前咽住腔。

啊呀，爹爹好苦吓！不孝孩儿来了。



一声悲唤扑亲怀，倒把姜公吓一呆。定定心神观仔细，分明认得女婴孩。浑不解，好难猜，怎使闺英变俊才？半晌迟疑方出口，叫一声，亲儿你怎出官台？更教易服前来此，事出蹊跷好怪哉。峻壁时间难答语，恐防教，机关泄漏又遭灾。幸而昨夜先筹算，将这段，底细行藏纸上开。遂向袖中忙取出，送呈严父释疑怀。侍郎接过端详毕，早不觉，又喜还惊笑起来。

哦，原来你就是峻壁孩儿，好笑我真正老眼昏花了。将个儿子，却认作女儿，在此瞎问。

言完挽起女才郎，峻壁将身坐父旁。取过花笺轻嚼碎，恐防遗失惹灾殃。爹儿切切同私语，多日乖离别话长。工部凄然重叹息，叮咛爱女告衷肠：孩儿呀，为父平空遇此灾，料应不久赴泉台。遗憾恨，挂胸怀，撇下这，祖母高年实痛哉。幸者公然今有子，虽教虚幻喜多才。在吾儿，箕裘必定承吾业，须代父，色笑娱亲效老莱。我若亡时休过恸，只得是，收将残骨祖茔埋。适云欲代申冤枉，这句话，止恐心雄力不谐。岂不知，奸贼满朝多党羽，可莫要，反教弄出事情来。这乃吾，前生作孽今生受，无用尔，愤激忘身过分哀。难得破巢完卵在，休将赤手触狼豺。吾儿自幼多才识，勿效疏狂若父呆。自古有生须有死，清名被玷恨于怀。然而却也无妨碍，那怕桑从石上栽。他日史官修国史，少不得，要将直笔扫尘埃。至于汝自终身事，迨后平安善处裁。为父的，只此数言无别语，但愿尔，尽心代奉老年衰。姜公言毕双抛泪，早不觉，哭倒乔妆女俊才。

爹爹，且自宽怀珍重，何乃出此不吉之言。

一言之失有何凭，殊不是，真果爹爹欲叛君。到底忠奸须有断，安能便至屈无伸。儿虽不孝难为计，这节事，敢效缁紫代父刑。纵使奸臣多羽党，也还有，忠良正直一班人。当为理白君前奏，或冀其中得解星。工部摇头称不可，适才之语汝须遵。我儿倘若

因斯失，那却教，谁代高堂奉老亲？要晓养亲须养志，这般岂是体亲心？侍郎说着长吁气，锁断眉峰两道痕。峻壁此时心已碎，呜呜咽咽泣吞声。爷儿一席长谈久，那一个，禁子相催好几巡。工部命儿回去罢，解元那肯便抽身。悲惨惨，泪淋淋，告道孩儿不忍分，愿共爹爹留禁狱，好教侍奉尽微诚。姜公怒道休胡说，父语如何不肯听。此乃皇家关系地，闲人岂许乱留存？况兼尔乃何人物，难道忘怀记不明。几句话，说得小峰无可奈，只得个，含悲勉强告辞行。

当下，姜公吩咐姜清送小主人出去，二人便在那厢侍候公子便了。

命下姜清答应知，女解元，欲行不舍又迟迟。奈他大众相催急，只得吞悲把父辞。一步一停回首望，早看见，双扉关闭锁横之。伤心不禁重悲泣，泪湿青袍立若痴。禁子家丁同解劝，解元哭够几多时，

方才拭泪出来。姜清问道：不知公子寓在何处？谢安道：大约是浙江会馆。我家公子及文公子，早已先往那厢去了。姜清道：如此说，离此不远。我去下处，携了行李，招呼姜秀同来。公子与老叔先请一步。

小峰点首上明驹，离了监门走坦途。半刻无消行已至，那里面，含欢迎出两英儒。

姜兄来了，如何去这半日工夫，教弟们好等呀。未知消息探如何，尊大人，现在情形究怎么？想必与兄才会面，故这般，尊容带戚泪痕多。一边说着同归坐，侍者呈茶献碧螺。峻壁遂将详细说，痛家君，横遭屈祸受灾魔。弟今适见肠千断，怎能够，救拔严亲出网罗？文谢二人同慨叹，果然这，事情未识怎收科。一言之失诚何据，可恶那，万恶奸臣太刻苛。言论之间呈素膳，小峰万箭刺心窝。

那有心情用膳，便令收开。

香士无何劝小峰，姨夫虽则陷牢中，幸其多日犹无讯，待法司，勘审应须断佞忠。自古来，几见一言成铁案，妹丈且自暂宽胸。少篋也道斯言是，这件事，大约无妨吉化凶。峻壁闻言惟默默，翠眉交锁恨千重。文君当下重相劝，代画良谋告曲衷：

我想，此事为今之计，别无他策。惟有表弟待殿试后，上一道辩冤救父的血本，得蒙圣恩垂鉴，为之昭雪，也不可知。

香士闻言说正然，妹丈且自暂心宽。春闱已看期将近，只要你，奋志今科去夺元。那其间，沥血披肝呈一本，救尊亲，或邀圣鉴剖忠奸。当下那，二人再四同安慰，姜峻壁，点首微微却不言。良久起身开口问：谢表兄，此间共有几房间？说明好使安行李，要晓得，小弟生平最怕烦。

须得独住一室，僻静些方妙。

春溶自识小峰怀，忙说是，此处房多住得开。本系吾乡私会馆，好几处，幽轩静室共楼台。乃当初，吾行祖上公同建，因此上，事外闲人不许借。再加之，前次科场多有弊，有一辈，寒儒自量竟无来。恐教枉掷公车费，依旧明珠当土埃。故使寥寥惟你我，看书僻静是佳哉。

只怕妹夫胆怯。到处尽系空房，随你拣择那一处便了。小峰听说道何妨，这个是，小弟从来胆最强。一任他，鬼怪妖魔无所惧，平日里，独居犹喜坐更长。言完便自呼童仆，检取了，书篋衣箱共被囊。径往后边房一所，但只见，五间精室敞幽窗。额书霞照堂三字，名笔留题墨尚香。那其中，摆设铺陈多雅静，两壁上，宋书绘画贴分行。小峰哪有闲心看，走入去，随便将身坐一旁。

看着家人，将行李等物安置妥贴，便教退出。

正当兀坐独含愁，却好那，姜秀姜清到里头。叩见主人垂手立，小峰盘问细根由。

你二人，随侍老爷入京日久，自应晓得些消息。不知老爷此案究是如何，可一一告我，待想个万全之计。

二人见问禀其详，听说是，圣上闲时亲审将。因此上，老主鞫迟縲继系，这公案，朝廷大约早遗忘。要得知，而今奸党专权政，那能够，真果君王做主张。不过虎威狐假势，这生死，操权须在楚元方。小的们，欲通贿赂求开释，怎奈又，老爷迂拘志不降。亦恐为，据此反教虚作实，因而无法可商量。小峰听此将头点，遂命那，两个家丁退外厢。有事传呼方许入，不消常至后边堂。二人当下将言禀，这里面，多少庭轩尽空房。公子夜来须胆怯，小的们，相随侍候理应当。多才听语微微笑，摇首连连道不妨。

我是从来胆大，性喜清闲，再不要人随侍，倒反惹烦。

汝等自与谢府仆人合伴去罢，我有事自会叫唤。

二仆于时不敢违，退出去，前堂叩见两英魁。文与谢，并皆询及姜公事，免不得，至戚关心代皱眉。一日匆匆容易过，晚餐后，各人归寝入罗帏。行程一路多辛苦，一个个，掩户归眠银烛吹。止有小峰难就枕，可怜他，通宵不寐痛还悲。心万转，意千回，怎救严亲脱此危？静沉沉，独对银缸神似失，凄惨惨，呆听玉漏泪频挥。正襟坐待春宵短，不一会，早见纱窗日影来。只得起身开了户，外边走到两亲随。送来面水和茶点，公子消停歇一回。便命家人来备马，欲去到，天平再把父亲窥。二人答应慌忙去，他两个，文谢知之欲共陪。峻壁时间难过却，无奈称谢学谦卑。弟兄于是皆乘马，止带姜衙两仆随。半刻无消行已至，寻见了，看监禁子竖双眉。凶像现，怒容堆，便向郎君话发挥：

好呀，姜公子，你昨已来过，如何今日又来？且更约会这许多人，伙同至此，是甚意思？我这里是要紧所在，怎许

闲人时来窥伺！非同寺院庵堂，可使游人自来自去。倘被上头堂官大人们得知，却不当耍！我职分小，实担不起恁样干系，今日此门是决不能开放的了，各自请回去罢。

言完变脸把门拦，姜清等，忍怒前来陪笑颜。多日蒙情施盛德，准容出进每探监。自古云，公门最好行方便，幸乞今朝开此关。若说这，二位相公非别个，出身俱系大门阑。与吾家主为亲戚，故使同来探一番。自然也，另有茶资呈格外，望大哥，从权一次要相担。言完递上银包子，禁子将来试试看，沉重十分真不少，方才转口笑开谈：

既如此说，只得担个干系，从权开放一遭。下次却不可带这许多人来探望，恐被上头晓得，带累我们淘气。

一面言时路让开，五人主仆步相随。径临工部鞫囚处，禁子开门放入来。谢与文，相见姜公同作礼，侍郎挽住叹声咳。容惨淡，意悲哀，倒多感，二位贤甥也共偕。顾望老夫休见笑，遭恁事，身居縲继不成材。愧此中，无台无凳单惟炕，你二位，请坐权宜暂一挨。文谢二人称不敢，看了这，凄凉形状亦伤怀。当时只得同归坐，甥舅三人一并排。峻壁将身遥侍立，为的是，避嫌不近二多才。侍郎见了心怜惜，便唤姜清你过来：

将那门槛，让公子坐了歇息。

姜清奉命让郎君，峻壁酸心更不禁。暗思爹爹今至此，犹这样，细心关爱念亲生。好教吾，劬劳之德如何报，纵便教，从死重泉亦负恩。想到其间心欲裂，将身倚槛但吞声。当时文谢同攀话，也无非，安慰之言无别云。工部再三为嘱咐，好看他，无知表弟在年轻。勿因吾，等闲乱去钻门路，要晓得，凡事有天不在人。惟愿你，兄弟今科同榜捷，龙门跳过浪千层。从今不必常来此，恐怕教，误你萤窗分寸阴。言讫唤儿听见否，当知道，孝亲须是体亲心。似这般，啼啼哭哭愁模样，令我观之闷转增。峻壁闻言

忙拭泪，回称严命谨当遵。但祈自保千金体，勿为儿曹挂念深。当下言谈多一会，文与谢，起身告别要辞行。姜侍郎，道声不送凄然色，吩咐孩儿共转程。峻壁因闻适才语，亲前不敢现愁形。含痛切，忍啼痕，噎住香喉泪暗吞。无奈尊前同作别，依依瞻顾片时辰。侍郎催促同行罢，只得抽身出屋门。文炳春溶观此景，不胜凄感亦伤情。心中暗暗同嗟叹，足下迟迟步亦停。禁子将门重上锁，无何方始共回身。仍上马，又登程，归寓之时膳已呈。峻壁依然临后室，素斋独饭不须云。单言文谢双公子，膳罢清闲少俗氛。便乃共将书案设，正思玩究圣贤文。忽听吵闹厢房里，却原来，姜秀姜清共采芹。

只因采芹打碎一只茶碗，姜清说他粗忽，恼了采芹，便道：扯淡！这又不是你府上的物件，何须多管。我晓得你家小姐，如今做了娘娘，你等都添得些体面，所以在此仗势欺人。姜秀道：这叫些什么胡话，芹兄弟太也没个道理了。采芹道：要有道理时，千金小姐就不该弃了前夫，去嫁皇帝，做那二婚头了。

童儿胡话任情来，气得那，两个家丁怒满怀。立起身来同启口：采芹你好不成材。纵使教，吾家小姐为妃子，这个也，与你何干口乱开。

毁谤闺门，死去是要割舌头的呀。

休得胡言口舌轻，你儿时，见吾小姐嫁朝廷？事传中外人皆悉，惟你糊涂未得闻。可晓吾家贤小姐，三贞九烈重前盟。何尝近御承君宠，守志捐躯儿不生。圣上也教无可奈，安置他，闲宫抱恙到如今。听说他，贵妃楚氏多恩待，抑或者，得赦归来未可凭。恁情由，此刻虽无旌苦志，他年当使表芳名。清风烈女人间少，怕不是，青史留传万古称。论起来，两下为之相比较，倒还怪，寡情负义你东君。停妻再娶该何罪，我府上，不说皆因看老亲。

说甚重婚并再嫁，是谁仗势乱欺人？若还再作胡言语，打死无知小畜生。骂得采芹心火冒，一头跳起撞姜清。姜清气得方交手，那几个，谢府家奴扯劝云：

罢了，罢了。自家兄弟，各省一句罢，教上头主人听见，是甚意思啊？

纷争一片闹喧哗，上房中，惊动春溶及少霞。香士闻之不在意，文公子，关心说到美娇娃。忙步出，怒容加，吆喝芹童小管家，叫你烹茶身不动，却在此，无端生事磕闲牙。他们较汝年俱长，责汝何妨谅不差。众家人，当见少霞齐走散，采芹便，垂头丧气去煽茶。文君回步仍归内，对明窗，书史铺开无意查。止为适间姜仆语，说什么，千金贞烈众人夸。莫果教，玉人并未承君宠，这却倒，他未忘吾吾负他。恁情由，无奈喧喧听未确，究不识，其中是实是虚花。欲呼二仆详其细，又恐被，香士知之取笑加。若使由他抛下罢，终觉道，有些难断这根芽。似恁般，蹉跎好事谁如我，真个是，亦可嗤来亦可嗟。

咳，谚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正我之谓也。

沉沉不语发痴呆，面对庭前书不开。香士从旁窥见了，不由信口又诙谐：

文兄何作此态，难道你也有什么心事不成？哦，我猜着也。

多应适听仆人言，触起前因故惘然。这相思，敢劝尊兄抛下罢，念之何益枉熬煎。可也知，云飞巫峡归三岛，可也知，路隔星河各一天。好在你，射雀屏前花又发，好在你，画眉窗下月重圆。可休羨，事由前定沟中句，可休羨，缘结今生塞上篇。止有他，女子襟怀甘冷淡，谁似你，丈夫气量太缠绵。春溶道罢相窥笑，文公子，唾道休教又妄编。但凡人，谁似你家心没事，只晓得，该

谐取笑与胡缠。弟因默想书中义，岂为佳人心上牵？到你口中无好话，怪不道，小峰相避欲分间。

香士摇头笑道：嗯，我不信有此等愁眉蹙额的想书形状，休打诳语。

不是情牵姜惠英，定然心往芡蓼村。玉蓉睽隔时光久，故使紫怀出了神。此际少霞微一笑，便将诳语答回云：吾兄所谓皆非也，纳闷者，为的飘零雁序分。家姊亡踪慈母苦，山遥水远乏鸿鳞。因感触，故沉吟，何乃相诬口舌轻。香士闻斯方不语，叹口气，皱眉半晌去观文。文君亦便开书卷，锐意潜心共较论。直到黄昏红日落，方才掩卷略消停。少霞到底情难撇，乘空隙，悄地详之姜仆们。始悉千金怀大节，未曾近御侍明君。现今锁在朱楼上，可惜红颜误此生。这姻缘，若要相偿如夙愿，除非当世有昆仑。于时感触风流客，又动愁思忆玉人。无奈试期将迫近，亦只得，且将书史解愁心。语来按表文公子，提到乔装小俊英。终日里，废寝忘餐神思乱，要寻门路救严亲。呆默默，闷昏昏，立不安时坐不宁。

筹思了数日，始想出一法。必须如此，方可保全。只待场后行之便了。

于是芳心略自宽，恐人阻挡未明言。流光转瞬临初八，一个个，打点闱中去夺元。峻壁此时同整束，才出众，娥眉那便让人先。便偕同，二生共赴青钱选，欲冀望，联捷高魁辩父冤。其次少霞心也切，伊却为，成名好使洗前愆。不然难谢千钧罪，有失高堂父母欢。按表各人心下事，才华并展细磨研。场规故套无烦叙，早又是，十五三场考事完。幸得他，今次衡文多正直，那主试，不忘辛苦记当年。阅到了，文姜两本闱中卷，甲乙难分谁后先。欲使避诸投笔请，除非一榜中双元。乃同副使为斟酌，那一个，副主由来也莫专。占卜遂凭天意在，却不道，头名定了女青莲。



择期发榜循常例，挂向龙门鼓乐喧。是晚小峰感一梦，见一枝，生花彩笔舞庭前。或高或下光华射，忽地飞来绕体旋。落向额边轻一点，惊醒了，恰当三鼓漏声传。不胜奇异劳心想，幼日常闻吾母言，说是当初怀我日，曾梦见，美人捧笔送亲萱。准猜生子才华美，谁道临盆不是男。枉此嘉祥留吉梦，每叹息，女儿那得显门楣。纵教聪慧诚何益，读尽诗书亦枉然。却谁知，世事不由人意料，一朝改服忽殊前。看来此梦多佳兆，冠群英，万里云程可望焉。非我痴心生妄想，欲博取，北堂萱室解悲酸。省得教，生平切抱无儿恨，也到底，聊以相酬父母欢。那其间，沥血辩冤诬案释，那其间，奉亲归里锦衣旋。奇际遇，巧团圆，孝养双亲过百年。不必重提真面目，好在那，文君久已续新弦。虽则教，室中辜负人如玉，幸遇这，谢姊修真出格贤。料不能，为此乔情生怨怼，倒落得，情投意惬两无嫌。当时想到欢心处，不觉沉沉睡又甜。少刻醒来天已曙，扶桑日出射雕檐。离枕榻，整衣冠，开了门儿到外边。呼唤仆人备脸水，忙忙梳洗不迟延。用其早点方闲坐，早来了，文谢双双美少年。见罢大家归坐位，文家公子靠窗前。

顾见案头，放着小峰一篇闹中带出的文稿，便顺手取来一看。

一幅花笺始展开，见了此，簪花妙楷动疑怀。私忖度，暗惊猜，这字迹，浑似何方见过来？忽忆舅家当日事，探佳人，曾经闯入蕴香斋。案头翻阅香奁集，那笔法，与此分明一体偕。

真是奇怪。他姊弟二人，容貌生得逼肖相同，尚还可说，如何连字迹也似一般。殊不可解也。

一边思想念文章，字字琳琅笔力强。啧啧之声连赞赏，贺表弟，云程万里必飞扬。小峰微微称惶愧，似弟这，滥语陈言有甚长。元首自应兄辈得，无非是，一杯喜酒弟叨光。春溶笑说斯容易，

只怕是，妹丈持斋酒不尝。峻壁闻言无话答，胭脂淡染玉腮旁。文君无意同相戏，只将那，笔迹端详细付量。欲待将言来问讯，又恐被，春溶取笑涉风狂。乃将文字仍归案，且待他时问此详。峻壁恐其重检阅，立起来，遂将书史一齐藏。惹他香士重调笑，妹丈行为欠大方。小弟们，那是偷书无赖贼，何消如此用心防。小峰不答春溶语，转步回身又进房。侧倚罗帏方坐定，却不道，谢郎潜步又来张。笑呼妹丈何相避，这时候，未做新娘坐甚床。手挽少霞同入看，将一个，小峰气得变容光。怒生两道青山黛，嗔上双痕红粉庞。便乃拂衣身立起，端言正色话堂皇。称可笑，道荒唐，表兄你，豪兴何来若此狂？吾与你，郎舅至亲如手足，似这般，胡言取笑岂应当。可也知，文坛不重诙谐语，士行惟凭端正方。弟虽教，出自卑微生母贱，究系属，家君一脉岂寻常。吾兄何乃多轻看，每每的，罗唵胡言欺侮将。峻壁言完增怒色，春溶一笑走忙忙。退于外室重归坐，文炳当时笑谢郎：

何苦，何苦。兄本自太高兴了，日常小弟也被你取笑够了，今日方知厉害。得此一番责备，使我畅怀之极。二人正说笑呵呵，忽听门前一棒锣。三五家丁飞步入，高呼恭喜报登科。会元第一姜公子，文谢魁名压众多。香士少霞皆大悦，喜坏了，乔妆进士旧娇娥。谁知果应宵来梦，自此当希脱坎坷。各给报钱为重赏，自有那，一班奴仆去张罗。姜清姜秀尤其喜，忙忙的，往报天牢走似梭。工部得知惊又喜，那道他，盈盈弱息竟登科。公然名次高文谢，何乃男儿逊黛螺。惊喜相交还更惧，一声悲叹自推磨。

咳，此事喜便可喜，只是弄假成真，阴阳紊乱，有犯欺君重款。恐一时触破机关，这祸事须是不小，诚可虑也。姜公喜极动愁思，此话丢开另措辞。那二位，王氏弟兄皆得意，春风高折上林枝。主司谒罢无他事，诸新贵，只待金门射策时。

得意之人无用表，书中仍说假男儿。小峰中后天牢去，问候严亲特稟知。胸下虽教成见在，素知父性最迂痴。恐其阻抑难相告，但以浮言取悦之。留恋一回方起别，依然上马疾驱驰。挥鞭不走来时路，欲赴权门乞保持。姜清姜秀随在后，忙赶上，攀鞍启问美英姿：

公子何往？莫是走错了。这不是回寓的路径，快带马转来。小峰道：正是，我问你等，此往楚皇亲公府，从哪条路走？我要去投刺相谒。二仆道：向闻楚国丈乃当道豺虎，不是好人，却去见他做甚？若为老爷之故便更差了。公子难道不知楚柏至亲，同是一党么？休去惹出祸来，须不当要。公子道：常云能杀人者，亦能救人。凭他厉害，吾自有道理处之，有何惧哉。汝辈但只放心随去便了。

二仆于时不敢违，步行左右紧相随。一程径到皇亲府，主仆三人举目窥。但见那，气象巍峨迥异常，门军雁翅两分行。千层碧瓦朱门户，两面高辕红粉墙。对坐金狮明灿烂，双挑画戟亮辉煌。真显赫，果风光，姜府家人私赞扬。公子此时忙下马，周回瞻顾自评量：果然好座公侯府，这奸雄，不亚当年李与杨。一壁寻思移步近，向阁人，卑词屈节笑容装。小生新进寒儒辈，祖贯仁和贱姓姜，闻说公爷招幕客，特来敬谒贵门墙。祈将手本为传入，引见公爷感德长。言讫躬身将帖递，司阁接过一端详。

便道：原来你是新科会元，特来参见公爷的么？可将孝敬我们的物件拿来，与你传报。

小峰暗地怒还焦，忙向怀中摸纸包，元宝一只书敬具，递与了，阁人方始展眉梢。道一声：相公坐此权停待，我去相传到内寮。

但只一件，通报便与你通报一声，见与不见，碰你时运，那却与我无干。峻壁道：这个自然。总仗美言携带一二，小生若得在此门中出进，少不得时常有个孝敬。那阁者笑

了一笑，便自回身去了。

云板三声报内堂，公爷却好在书房。使人问是谁干谒，传进阍人禀细详。今有个，新中会元姜峻璧，特来禀见仰侯王。

不知公爷见与不见？好去回他。楚侯道：闻说今日会元姜峻璧，即是前日被解入都原任侍郎姜近仁之子。伊来，想为乃父拘囚之事。且唤令进见，看其人如何口气，动止行为，便知伊家叛逆之情，是真是伪，好教定案。阍人奉命而去。正是：曹瞒威福加人日，王莽谦恭下士时。此人即其流亚也。司阍奉命走忙忙，引进风流假玉郎。公子正冠同步入，姜清等，二人守候在门房。穿曲院，绕深廊，经过层层画栋梁，方及皇亲常坐处，小峰俊眼一端详。辉煌精致宛如殿，拟仿当时偃月堂。两下小童挑绣幕，多才徐步走阶旁。遥观国丈胡床坐，手执茶杯慢品尝。门侧家人排雁翅，身边侍妾列鸳行。会元此际趋前见，曲体行恭礼貌庄。楚皇亲，坐上徐徐身立起，从容答礼势巍昂。

便道：本爵今日偶沾小恙，有失迎接，会元公幸勿见罪。

言讫回呼看坐来，会元谦逊笑颜开。方才侧坐金交椅，国丈微微把眼抬。详视会元姜峻璧，不胜爱羨更惊猜。何来如此无双貌，定是神仙滴降胎。想必江南山水秀，因而多产美英才。回思翰苑文家事，两个孩儿品绝佳。故欲招之为坦腹，怪其推托计方排。今规此位春元首，国士风流更美哉。却教吾，又触向平儿女愿，耽搁到，而今未筑凤凰台。试看这，会元年纪应须幼，多半向，未赋桃夭亲事谐。

若以女儿配他，则较胜文郎多矣。

当时茶罢叙寒暄，公子卑词语自谦。楚皇亲，详问侍郎虚实迹，姜峻璧，极呈枉诬是奇冤。家君不过人迂拙，时世而今不合焉。因与军门多有隙，一时口角启猜嫌。片言触怒加威福，平白地，扭

解家严入了监。诬奏朝廷称逆案，荷君恩，纶音降谕在金銮。暇时御审权监候，已是悠悠一月天。

其实，当此圣道光明，君正臣贤之世。又有老公爷秉政立朝，权衡重务，推诚宽恕，执法公平，谅无冤狱杀人之理。

由此推之自放心，料应有日辩冤明。假是假，真是真，岂有无辜加典刑？屈狱何妨权坐待，鸣冤未去击登闻。踌躇转为军门故，倘使忠奸一旦明，诬告从来须反坐，那时节，公爷面上不相应。晚生父子虽愚昧，又何敢，投鼠居然损玉瓶。

为此斗胆，特来求见公爷，欲议一个万全之策，俾使两下保全。若蒙俯允，则父子感恩无既，晚生愿效力门下，以图犬马之报焉。

言完窃视恁行藏，国丈当时暗忖量。可爱会元姜峻璧，言词慷慨貌无双。幕中虽有三千客，谁及新科年少郎？若得招他归我党，到他日，参谋机务可相帮。有才有貌人如此，谅必胸中智术长。国丈沉吟存主意，春风满面道端详。

是案原来如此情节，这却是舍亲不合，倒有屈尊大人了。今日既承雅爱，关照本爵，本爵自有处法，使之两全。但会元公亦不可挟前仇而另生枝节，伤我舍亲。小峰道：这个晚生怎敢？

一壁言时便起身，深深作礼谢皇亲。荷承大德援亲难，真个是，犬马相偿报不清。向听四方传盛德，今知大度实宽仁。分明天地包罗象，化育人间万物春。一片谀词为面奉，说得个，皇亲格外觉欢欣。奸雄本色原如此，所以那，孟德难容称正平。当下言谈无半刻，早排午宴到书厅。小峰立起忙辞别，国丈相留不放行。

小峰为父事有求于彼，不便过却，只得勉强应酬，依然坐下。

于时两席列西东，宾主登筵五味供。一色青衣司执事，两行红粉列屏风。抬翠袖，捧瑶钟，进上皇亲及小峰。妙舞清歌来侑酒，尽都是，新莺一啭脆喉咙。会元见此心中想，真个这，老贼骄恣是不同。幸遇吾为乔扮客，风流不似杜司空，不然亦恐狂歌发，惊散如花锦绣丛。想到其间生暗笑，强应酬，酒阑已看夕阳红。

便忙起身，作谢告别。皇亲传命家人代送出外。小峰躬身而退。

门房二仆正心焦，等候东君把饿熬。一见出来都大喜，低言私问内根苗。呈屈枉，乞宽饶，不识其中事怎调？公子乃云归去说，言时上马径扬镳。二人随侍同回寓，早看见，迎出多才两俊豪。齐问探监因甚故，耽迟直至日将消？小峰答道因他往，倒带累，踽望多将兄辈劳。一面言时同入内，谢家奴，慌忙传饭告行庖。温美酒，热佳肴，只恐姑爷腹内枵。

峻璧听了，连忙止道：不消，不消。吾已用过膳了。言罢，遂命姜清等自去用饭。

香士重新问妹夫，究因何往故踟蹰？会元说去皇亲府，为家严，屈节权门作善图。现在他，楚贼立朝多势力，央伊援手可帮扶。不然此事终难解，便作是，御审应须剖实诬，彼为私亲而作梗，也休想，家君一旦释囹圄。那其间，鞫囚必至亲痍死，枉负却，历代清名化作虚。文谢听言称妙见，吾兄此举实良图。但不知，奸雄之意如何说，可肯东风借力嘘？峻璧回言蒙慨允，这无非，借其污水活枯鱼。谢郎点首言称是，文炳沉吟笑亦吁。难得公然为允诺，只愁母舅志难输。要知楚贼何仁义，料必是，贤弟多才善谄谀。这一来，使我二人心亦放，而今后，安然静待听传臚。姜小峰，略谈一会归房去，早见纱窗日影无。夜景不提谈次日，来了那，皇亲公府两家奴。奉邀新贵姜公子，道公爷，有事相商请立趋。公子不知何事故，只得个，顶冠束带整袍襦。

出来作别文谢二人。二人俱囑言语留神，早些回寓。小峰答应，遂令清秀两仆跟随，径往公府而去。

挥着丝鞭策玉骢，自临楚府谒奸雄。一程早到皇亲处，姜峻壁，下马登堂礼肃恭。国丈遇之多盛意，香茶献过话从容。寒暄略叙无多刻，楚国丈，便谕旁边侍候童：

汝可去请钱惟宝，费五伦二位相公，到此陪姜会元叙谈叙谈。本爵进去，有些小事就来。

言讫抽身入锦屏，小峰恭立逊皇亲。见其入去方归坐，半蹙春山翠黛颦。不识此人怀甚意，对着我，欲言不语笑含春。观面色，识胸襟，必定其中别有云。公子正思犹未已，早听廊下响靴声。原来走到钱惟宝，并及帮闲费五伦。峻壁于时忙立起，三人相见礼殷勤。礼完相逊分宾坐，公子微微视二人。只见他，奸狡形容非善士，穿着那，华冠美服簇新新。心辗转，意推评，只得从头问姓名。略叙寒暄三五句，用过了，芽茶一道欲辞行。未知国丈招何事，正欲将言叩此因。

只听钱惟宝笑而说道：会元公可知吾主公今日相召之意否？小峰便道：实是不知何故，正要请教。费五伦笑道：恭喜会元，福星相照，化祸成祥，却是一桩大喜之事也。

二人说着笑迷迷，峻壁心中惊又疑。欠体无何祈赐教，两奸遂把话言提：只因那，公爷昨与尊兄会，羨煞你，国士无双世上稀。触起向平儿女愿，东床意欲待君栖。这郡主，芳春十九才容备，生得来，一貌如花赛贵妃。不独知文犹善武，习成剑法擅精奇。遵内训，识闺仪，德貌言工四者齐。论芳徽，如此佳人当世少，征妙婿，秦台岂乏凤双飞。端只为，公爷选择多偏执，因此上，期过漂梅事久羁。老皇亲，昨晤台颜深器重，故而今日复邀之。谕教吾辈通冰语，看起来，这段良缘正相宜。

料想会元断无推托之理，学生辈这一杯喜酒是吃准的了。

二人言讫笑融融，姜峻壁，又笑还愁蹙翠峰。暗道果然奇绝了，为什么，人人见爱选乘龙。恨只恨，天生一副无双貌，恁凭教，女扮男妆莫改容。今又惹，楚贼无端生此意，好教我，推辞不便又难从。允他时，室中久娶人如玉，却他时，拂忤其心祸又踵。休说这，老父未能为释狱，还只怕，吾行也要入牢中。惑君皇，以虚作实冤难白，道我系，叛逆之儿罪怎松？赢得了，父子含冤同弃市，更还怕，举家良眷并遭凶。亦况乎，侯门此位多娇女，伊母氏，久许文家大表兄。我却如何谋彼妇，岂不令，亲情面上失欢衷。便作为，这些小节无烦论，更愁的，此女生于奸恶丛，未必贤良如谢姊，与成婚，须防触破我行踪。那时节，岂非惹出非常祸，更犯欺君罪一重。辗转为难多半刻，钱与费，观之笑问会元公：为何不语迟疑色，难道说，如此良缘不乐从？峻壁见云陪笑脸：为的是，一桩难事在心胸。荷承国丈垂青日，提拔孤寒感德隆。怎敢无端为逆命，但有句，鄙言上达幸商通。念晚生，室中已有齐眉妇，未便乘鸾过别峰。家岳官居巡抚职，谢涵名字守山东。赘于伊处时良久，怎么好，厌弃糟糠反宋弘？

因此晚生踌躇不决。荷承公爷盛爱，将如此一位才貌双全的郡主许我为婚，怎舍推却？恁事若不明言，恐日后知之，甚为不便。一者有误郡主终身，更犯停妻复娶罪款。幸乞二位，即将鄙意上达国丈，谅此下情，非敢故违台命也。

二人听了，俱各点头不语。

移时一笑各抽身，暂别多才入内行。上复公爷如此事，楚国丈，皱眉不语半时辰。便云莫是推辞话，惟宝言称委实真。学生辈，向见会元硃卷上，妻房刻注谢钗裙。元方又道虽如此，怎奈吾，爱中风流小俊英。郡主除他谁可配，实称一对凤凰群。要知本爵天生拗，这良缘，必使今朝要玉成。汝等将言达我意，也无妨，英皇一室两夫人。料想区区谢巡抚，怎敢前来与我争？怕甚停妻



担罪款，少不得，万般有我泰山尊。一言就此权为定，迨后日，择吉完姻聘再行。看今科，准拟状元应是彼，那时节，凤凰池上渡双星。

二位照我此言去说。若再推辞，恼了我性，包管教其殿试不成，立与乃父市曹同斩，叫他看我手段便了。

钱费当时诺诺唯，出厅宣达女英魁。啖以利，示之威，峻壁心惊怎敢违？只得应承陪笑脸，并非是，晚生拗执故相推。实因斯，停妻复娶深愆负，老国丈，既许担当自乐为。似这般，帝室皇姨公府女，有那个，卑寒不羨贵门楣。而今一诺千金重，就此先为谢二媒。言罢躬身忙作揖，青袍拂地袖双垂。于时钱费皆欢喜，满面添花把礼回。又往公爷前复命，皇亲大悦展双眉。起身亦共来厅上，姜峻壁，迎步当前笑脸堆。

荷蒙盛意，不弃寒微，俯赐东床坦腹，真使晚生五衷铭感，雀巢难名。此后幸依乔木之荣，忝附丝萝之末，叨庇多矣。谨请岳父大人台坐，受小婿姜峻壁一拜为定。

言讫撩衣跪画堂，十分欢喜楚元方。连称请起忙回揖，峻壁抬身整整裳。逊坐饮茶重叙话，老国丈，心中深爱小东床。不惟貌美才尤异，应对如流智见长。暗寻思，东床得此乘龙客，谋大业，将来之事有相帮。不问蠢子无才识，终日惟眠花柳场。半月以来无见面，不知戏耍那边藏。

当下传教设宴，款待娇客，命公子到来作陪。

侍候家人应一声，小峰不语暗思评。一班浮滑青春客，吾岂同他共举樽？若作推辞须不放，只得过，蹙眉诈说胃中疼。为因家父遭冤狱，郁结于心刻不宁。种此病根将一月，一时举发最难禁。且辞岳父当归寓，失侍尊筵恕罪名。言讫起身忙拜别，元方不便强娇宾。叫声贤婿须珍重，而今后，不必忧思尊大人。既在吾门称子婿，休愁恁事久遭迍。包君不必多时日，释纆继，父子团圆

乐一庭。勿谓老夫无力量，这一点，些微小事可担承。权放意，但宽心，年少何堪种病根？老皇亲，安慰东床言恳切，姜峻壁，十分称谢益殷勤。于时作别公爷出，钱费双双送起身。甫下瑶阶三五步，皇亲乃谕四家丁：

好生侍候，送姑爷回寓。家丁领命而去。

钱费当时送出门，小峰自上骏驹行。家丁六个随于后，慢拂丝鞭暗忖论：可笑他，月下老人颠倒甚，怎将我，姻缘到处系红绳。惜予不是真男子，难做风流队里人。一路沉吟愁更笑，不多会，已临寓馆下鞍云。家奴侍候相随入，迎出春溶及蔚君。一见多人忙问故，会元笑答少时云。言时便自归霞照，文谢相偕共入庭。

当下，小峰传命姜秀等，重赏楚府四人，打发回去。然后便向谢文两个，深深的作了一揖，笑道：待小弟先告过罪，再说此事，幸乞二位表兄谅之，不可见怪也。

惹得双双笑又疑，会元遂告此中机。弟因家父情难却，这姻缘，已是应承允了伊。原晓得，此女少霞兄令嫂，原晓得，重婚有负室中妻。防祸及，强遵依，非属无知故见欺。料想母姨宏量大，定许我，同心一案两眉齐。似这般，英皇异姓人间有，不比那，弃旧迎新取众讥。道罢春风含笑面，二人时下共称奇。

文炳道：这却无怪表弟曲从其事。此老实属可畏，弟昔为却婚构怨，几陷家兄一命，幸蒙其妻救之获免。自许婚后，迄今二载，谁知老贼又将此女挨与表弟。但不知他夫人可否与知？大抵此等奸臣之女，无非随波逐流，何足与较。此事家兄亦不过付之流水而已，贤弟何必介怀引过也？春溶笑道：倒看不出妹夫满口的道学，做出事来，却是风流有趣，何乃言行相违乎？

秦台已与凤双栖，又逐鹑鹑比翼飞。自居为，道学先生岂似此？这须是，风流公子始相宜。春溶说着呵呵笑，峻壁无言把首低。

谢郎见他不语，又自笑道：罢了，罢了。只愁那权豪之女，自必娇姿不逊，吾妹性又古怪，不合时宜，使之一室双栖，恐难和洽。争妍妒宠，必致萋菲。将来倘若欺我弱妹，那却休怪我这诙谐使者，寻你道学先生说话。

说得个，文家公子笑盈腮，拍手连连叫妙哉。便道解颐诚绝妙，吾兄出语总诙谐。小峰也自难禁笑，乃向春溶把口开：这婚姻，为惧权豪方强允，并非弟，风狂图占美裙钗。至云后日闺房事，少不得，吾自心中有主裁。兄但放怀休过虑，包管使，齐眉一案两无猜。向承蒙，姨父姨母恩如海，姜峻壁，岂负闺人谢絮才。不必你，阿舅一旁干着急，吾自有，风流手段会安排。小峰言讫齐齐笑，正说着，早见家人送膳来。相请二生出外去，前堂上，午筵久设不迟挨。春溶笑对家人说，汝可晓，我等今朝也吃斋。杯箸索将添两副。一头说着把身抬。自临案坐金交椅，笑唤文兄也共偕。一笑少霞同入坐，时间烦恼女英才。一旁坐定无言语，香土招呼笑口开。兄在楚衙曾饮宴，难道是，蔬羹独桌款书呆？小峰听此红双颊，点首佯云亏你猜。伊处排场多阔大，每人各席岂同挨。知吾斋戒供纯素，休作乔言惯使乖。今为出门多用点，此时犹觉饱填怀。失陪二位休嗔怪，勿习顽皮非小孩。言罢抽身忙出外，飘然移步下瑶阶。少霞笑说兄何苦，无故的，逼勒伊行把饿挨。这却教，各有天生奇僻性，所以是，小峰古怪你诙谐。

我等出去，让伊进来用膳罢，不要取笑了。

言完手挽谢春溶，来到前边看小峰。却见会元庭外立，在那里，闲观花草步从容，回头忽见双双至，不禁含春问舅兄：

兄说要吃斋的，怎又走了出来？少霞笑道：不用说了，表弟请自便罢。

言讫双双坐午筵，小峰自去后芸轩。是宵无话休多表，再说皇亲次日言。便向君前题一本，奏称姜某负奇冤。固修失察原应罪，

乞念这，为主忠心且两宽。圣上亦因其女事，欲使那，佳人知感转心田。将机就计颁恩旨，立释姜公把罪捐。大悦皇亲归府第，使人去报小英贤。会元大喜心花放，谢子文君亦共欢。峻壁忙忙临禁狱，亲身去接老椿年。见其乃父呈详细，工部含嗔责备严：可也知，乃父为人非世俗，生平耿介行无偏。汝怎钻谋结权贵，污我清名被累牵。纵使余生留在世，亦不免，终身含垢立人前。侍郎说着容含怒，公子低头不敢言。便向父前双膝跪，殷勤请罪谢其愆。事非如此终难解，乞恕无知主擅专。敬请爹爹回寓所，听凭责罪怒须蠲。恐防气恼伤尊体，总怪孩儿作事颠。为见爹爹拘禁狱，五衷扰乱欠周全。会元言讫双挥涕，工部观之又动怜。长叹一声无可奈，上前扶起假儿男。相携款步同行出，司狱等，致送殷勤语各谦。重赏牢中诸禁卒，大家欢喜谢声连。姜衙二仆同来接，更有家人老谢安。峻壁于时乘骏马，侍郎稳便坐高轩。不多一刻行来到，文谢双双共出延。让入堂中同见礼，各皆致贺乐无边。销屈案，复原官，共感仁明圣德宽。三姓家奴同叩贺，香茶一道叙寒暄。座中工部观其子，又看东床美少年。不禁心中嗟更笑，这桩怪事实奇焉。雀屏枉设征佳婿，未知道，何日完成此段缘。乔妆欺君非小可，一时怎敢复其原？思量至此微嗔叹，峻壁相陪到后轩。二仆搬其行李入，对房铺设父亲眠。爷儿宽坐同谈论，不一会，外面来邀赴酒筵。文谢接风兼致贺，知道这，小峰古怪不招延。舅甥三位欢谈饮，席散旋看日影偏。是晚姜公归寢室，爷儿闭户叙私言。侍郎埋怨亲生女，何故行为宛似颠？虽则乔妆更服式，这无非，仙狐授术暂从权。如何便尔联姻娅，公然竟，诳娶闺女谢雪仙。误了姨家贤表姊，不成话说忒痴顽。将来却以何安置，汝莫是，忘了真身不是男？已娶雪仙犹自可，为什么，重婚复订楚红颜？事情看得如儿戏，你可知，奸党裙钗恐未贤。倘使成婚机触破，又教犯出罪欺天。窃恐尔，那时首领

难全保，更还累，为父仍然又入监。利害一些全不晓，枉称才调胜于乾。当下这，会元听得亲埋怨，便乃将，事出疑难对父言。非是孩儿无见识，一桩桩，实因无奈故其然。虽教冒险亲休虑，少不得，儿自调停有主专。祸福不能先预料，由来成败总凭天。爹娘每叹无兄弟，又何妨，以女充男不改迁。更喜他，谢姊为人多淑德，这一世，闺房可保绝猜嫌。本来面目谁还识，何必重提往日缘。也使儿，孝养庭闱聊尽意，事逢缓急可当先。何不美，是堪欢，乐得团圆过百年。说到欢欣堆笑面，桃腮双现粉窝间。侍郎听此微微哂，得能够，照汝之言是妙焉。但恐爹娘无此福，未容如此顺心田。不然生汝聪明质，为什么，非是才郎是丽娟。怎逆天公翻造化，莫叫折罚祸椿萱。吾也知，而今之势如骑虎，行到中流难泊船。姑待他时重细酌，得休肩处索休肩。言一席，漏三传，便乃催儿自去眠，父子于时皆入寝，姜峻璧，今宵喜释老椿年。无挂念，少牵缠，一觉沉沉睡得甜。次早起来梳流毕，爷儿计较共推研。蒙恩释禁功名复，这个是，合赴金门谢九天。无奈是，若使出头和露面，必须往，侯门尽礼作周旋。岂甘屈节交权贵，倒不若，托病佯推恙未痊。恭递本章为谢圣，自有那，小峰料理不消言。归来复计家庭事，须得要，报此佳音免挂牵。只说其为真庶子，不提乔服这根原。犹恐中途有遗失，走漏风声惹祸端。于时小峰忙接笔，书成送与父观瞻。侍郎阅罢教封固，遂打发，姜秀传书返故园。

赏给盘费，嘱咐一番言语。姜秀奉命叩别了主人，便白登程而去。此言慢表。单说小峰事毕，见天色尚早，乃往皇亲府致谢国丈救父之恩。诈云，家父荷此救命大德，本欲亲来叩谢，奈缘在狱，忧郁致疾，现在未痊。病体支离，不能作礼，容日登门泥首再谢。幸乞岳父大人谅之勿罪。此恩此德，真使没世难忘。无以为报，惟刻长生禄位，朝夕焚香虔

奉，聊尽鄙衷而已。十分谄语，一片卑词，说得个国丈自是得意，笑谦道：此乃圣上仁明，岂老夫力量。何敢当此！贤婿归时，代我致候令尊可也。

姜峻壁，周旋略坐即辞行，归见严亲禀一巡。连日无词休细说，旋看殿试届良辰。一班新贵趋金阙，各展才华献圣明。主试取文呈御览，君皇亲阅定其名。求百炼，重连城，一一观之仔细评。看到文姜双试卷，难分甲乙一般精。尽皆笔走龙蛇势，俱系文裁锦绣成。若点状元姜峻壁，却将文炳屈三分。为难乃与廷臣议，酌定谁为第一人？转上皇亲楚国丈，当胸执笏奏明君：

臣启陛下：既然这两卷难分甲乙，还宜钦点姜峻壁第一为是，使其联捷三元，以显圣朝盛典。理合如斯，非干老臣私见所在。伏候圣裁，照此为幸，毋庸诸试臣再议也。

拜倒皇亲奏圣躬，朝廷点首即相从。遂提御笔加硃点，第一鳌头姜小峰。其次少霞为榜眼，探花却是谢春溶。金书发下传胪唱，三鼎甲，俯伏丹墀见九重。第四传胪王氏子，凤仪名字亦沾荣。排来其第居三甲，且说当时御旨隆，钦授状元修撰职，文王谢，亦依向例翰林充。其余非我书中客，不必烦烦词絮穷。点罢群英停御笔，又传恩旨赐花红。侍臣引领诸新贵，便殿更衣习古风。易服排班重谢圣，明天子，端详不觉动欢容。玉笋般，翩翩尽系青春客，姜峻壁，貌占天人世绝逢。艳于花，神彩飞扬堪压凤，光照雪，丰仪俊逸欲惊鸿。所以教，盈篇丽藻奇才擅，固舍这，竟体芳兰淑气冲。但不知，触目因何多面善，龙腹内，十分惊异要追穷。乃召他，状元独自登金殿，详问希奇事一宗。卿系杭州姜姓子，前侍郎，近仁可否是尔翁？状元回奏言称是，去年间，钦召宫嫔臣女兄。荷感圣恩垂宠渥，蓬门陋质侍皇宫。近又沐，仁施法外宽臣父，实乃吾皇圣道隆。使小臣，地厚天高恩莫报，惟只好，葑菲聊尽寸心忠。状元奏罢重稽首，传旨平身立殿东。

至此龙心方了了，怪道这，状元貌与美人同。

原来，这二人乃系嫡亲姊弟，所以如此相像。但可恨那个女子，不顺朕心，甘当就死。自触破头颅之后，病得九死一生，迄今未愈。昨遣楚妃亲去探视，回奏云多半是不济事矣。寡人闻之，甚为惋惜。楚妃劝朕，不如遣放回乡，以彰圣德。朕犹豫未决。既然今值状元即伊亲弟，寡人且询其前字何人，即行赐配，那待死鬼要他何用？这虚人情是乐得做的。

龙心辗转一沉吟，御口轻开降玉音。乃谕状元姜峻壁，自从卿姊入宫庭，奏称旧有三生约，未肯承恩侍寡人。在朕虽然无盛德，岂将烈女丧清贞？因教闲置行宫苑，传说忧思染恙深。久欲遣其归故里，巧逢今日见贤卿。可言汝姊婚何姓，朕将彼，立赐其夫即判姻。天子座中垂御问，这一个，状元俯首尚无云。玉阶大悦东床客，那心上，不觉莲花朵朵生。较比登科犹更喜，慌忙趋步上彤庭。三参九叩行臣礼，俯伏君前奏圣闻：此女系臣前所聘，因遵选诏入神京。荷承陛下施仁德，赐配依然完夙盟。足见圣朝多美政，小臣何以报天恩？少霞奏罢丹墀跪，姜峻壁，至此无何亦谢君。暗地颦眉称怎好，这个是，几闻仙子嫁凡人？月仙花烛成婚日，必将此，底里根由尽表明。破我机关难掩饰，那时节，定须要显本原身。无理会，怎区分，惟冀望，仙姊怜之救彻根。正自芳心愁又急，早闻玉诏又颁行。传教内使行宫去，召出佳人姜惠英。就在此，金殿共成花烛礼，赐其夫妇即完婚。内臣奉旨如飞去，少刻前来复奏情。说是美人身病重，在那里，不能起坐卧呻吟。得闻此旨非常喜，传语尊前谢圣恩。病体一时难得起，要求恩诏略消停。明辰谢圣辞金阙，此刻难来奉玉音。

更有一言，托为转奏万岁。其中有杜氏姊妹，其名兰洲若洲，此二人亦与姜氏一般境况，同病相怜。欲恳天恩，亦

将释放，并遣出宫，不知圣意如何，即候旨下定夺。  
内臣奏上这根苗，明天子，龙意愁烦怒更焦。欲待叱之称不准，  
怎奈又，两班忌碍众官僚。沉吟只得开金口，便向宫官谕一遭：  
既然他，同病相怜求释放，不妨并遣两多娇。寡人做个宽仁主，  
即赐此，三美同时缔凤交。

但不识此杜氏家人何在，汝辈须索询之。待明日，即偕  
姜氏并遣出宫，令其父兄领去择配便了。  
勿谓皇家雨露偏，朕躬只索共周全。九重一道纶音下，喜坏了，  
其父西台御史官。杜慕裳，率领东床忙谢圣，王凤仪，兄弟一并  
叩君前。俱喜极，各欣然，翁婿同声合口言：

恭谢陛下浩荡天恩，臣等虽肝脑涂地，亦难酬其万一，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交口山呼谢帝皇，齐齐俯伏玉阶旁。朝廷座上抬龙目，认得西台  
杜慕裳。再看一双年少子，却是那，今科新贵弟兄行。遂传玉旨  
平身立，垂问其由询短长。就里本来原了了，时间不免假装佯。  
伊二人，原来却系卿之女，愧朕多时未及详。这两个，年少与卿  
何戚谊，亦同趋赴谢恩光？慕裳回奏皆臣婿，自幼联婚二女郎。  
荷感圣明施盛德，前盟赐续谢吾皇。杜公奏罢重行礼，明天子，  
故作惊奇击御床。

奇呀，奇呀。这都怪那一班不解事的内臣可恶，怎尽将  
些有主名花移来宫禁？几使寡人失德也。

幸喜这，三人清操并堪嘉，白璧连城未染瑕。择佳期，当与惠英  
同赐配，完旧约，各教宜室更宜家。君皇谕罢天颜笑，满朝臣，  
交口山呼谢翠华。事毕退朝銮驾起，散去了，两班文武各归衙。  
状元乃赴琼林宴，率领群英乐事赊。宴罢各皆乘宝马，排职事，  
游街去踏路三叉。长安哄动人多少，塞巷填衢乱似麻。尽道状元  
常亦有，却少见，恁般美貌恁般佳。齐出看，共争夸，胜似潘安



掷果车。看得状元多腼腆，玉容泛赤起羞赧。将扇掩，把鞭加。十里红尘看杏花。

三鼎甲游街一日，至暮方归。那工部在寓，早知其信，真是又喜还惊，暗自称奇。诮料吾家竟生出这般女子，较胜男儿多矣！心中得意，佳酿独倾，午间不觉大醉，至晚方醒。正自倚门而望，却见红灯引导，鼓乐声喧，三弟兄一齐到了。

状元归寓见严亲，铺下红毡大礼行。笑得侍郎容莫仰，忙忙一把挽亲生。道言真乃希奇事，汝竟居然第一人。峻壁闻言含笑面，低低说，皆由祖德与天恩。状元见过椿庭后，方转上，文谢双双新翰林。欲拜长亲工部挽，连称恭喜两贤甥。于时便命三人坐，文公子，先禀朝中此段情。表妹守贞无近御，皇恩赐配续前盟。本命金盃拜花烛，因妹沉痾难起身。改日鱼轩当下降，须将诸事早调停。此真喜事从天落，窃感戴，高厚皇恩浩荡深。恭贺大人应自乐，难得个，掌珠失去又归擎。更兼一日临双喜，弟捷高魁妹转程。自是德门多善庆，因教吉曜合文星。愚甥添附丝萝末，藉此光荣愧赧增。昔者自知多不是，姻缘邂逅赘荒村。由来只算闲桃李，正室应归原聘尊。母舅宽宏祈见恕，勿将恁事置胸襟。而今复备东床位，敢蹈前非谨自新。言讫起身重作贺，半含惭色半含春。春溶亦贺姜姨丈，真个是，双喜临门幸不轻。那一位，工部当闻如此事，一边逊谢自沉吟：前观峻壁书中语，却系孤仙作替身。道彼功夫修炼足，金丹九转已将成。如何下嫁凡间子，端恐前来破此情。各显原身虽也好，奈儿罪款犯欺君。无可解，是堪惊，这却教人难理论。思想之间眉紧蹙，不由叹息作吁声。旁人见此浑难测，为什么，合浦珠还反不欣？莫为少霞才适语，恼他娇客又重婚。于时文谢皆无语，工部含愁便起身。挽手孩儿姜峻壁，一同移步内中行。私语切切商其事，小峰说，或者神仙

不误人。按表后堂乔梓语，再说那，前边香士及文君。

他两人亦各有些心事。默默无言，相对纳闷。春溶是，为见诸人夙愿偿，自家鸾凤尚参商。只落得，山遥水远无消息，只落得，雨散云飞付渺茫。也不知，柏节凌霜坚执一，也不知，桃花逐浪另成双。这情由，自知不比姜姊妹，可休想，破镜重完似乐昌。虽则教，异日续胶人不乏，终莫洗，前番蹭蹬此惭惶。思量益使增惆怅，在那里，面壁呆观画一张。文少霞，荷此殊恩虽喜极，却懊悔，不该造次娶纯娘。他非失节忘前约，我怎乖情有继房？漫道慕容人淑顺，恐日后，也难并处效英皇。适观母舅容无善，多半是，为此重婚恼在肠。只怪当初无主意，一时中酒不思量。忘顾忌，忒疏狂，苟就其婚赘小庄。又不是，羨此清才如谢女，又不是，图其绝色比王嫱。枉教担负风流过，想必因，注定前缘命所当。已经教，慈母因斯嗔爱子，可莫要，娇妻为此薄檀郎。思前想后芝眉促，又虑及，现在佳人染病殃。这年来，料必玉颜憔悴尽，何堪艳质苦辛尝。但祈即日身痊愈，芳体安和早复常。好使云车为下降，完其花烛缔鸾凰。销夙恨，会新妆，免此相思一念长。好事多磨诚不谬，所以是，月当圆处雨浪浪。不然吾，牛郎踟蹰希双渡，何令彼，织女迟回阻七襄。伊二人，默坐沉吟呆不语，正所谓，各人心事各人藏。移时膳毕都归寝，夜景无词体细详。次早起身梳洗罢，早来了，一班贺客集成行。三家并系高门第，有多少，年谊亲支列庙廊。至此纷纷来道喜，更有那，同科新贵亦登堂。表弟兄，三人接待无闲暇，姜公是，托病因而独避房。至午聊为车马静，弟兄也便出门墙。谒师回贺诸亲贵，闲话毋庸细表将。

单说小峰去谒国丈，谢昨荐拔之恩。皇亲甚喜，乃命廷辉陪入内堂，相见汝母，告诉他此系我新选的状元女婿，看佳也不佳？当令其佩服我之眼力，只怕也没得埋怨了罢。

廷辉一笑应声然，引导多才到里边。穿过几层屏与槛，方临正室两廊檐。呼小婢，报慈萱，快备东床见面钱。那一位，太太房中方独坐，听斯惊异出观瞻。早看侍女挑帘幕，闪入风流一少年。心下怀疑忙问子，汝才说，是何佳客到堂前？回称妹丈东床客，今岁新科姜状元。父命入来参岳母，娘亲难道不知缘？夫人听此浑呆了，却原来，国丈相瞒未与言。当下状元忙见礼，仪容肃静态翩翩。口称岳母恭参拜，太郡无何把礼还。见罢廷辉相邀坐，分其宾主互为谦。呈玉茗，品香泉，太郡时间仔细观，只见状元姜峻壁，丰神秀逸赛神仙。颜似玉，色如莲，国士无双第一先。向谓少雯生得美，若较此，及其一半尚犹难。此人果是人间少，不独才高貌又全。恁青春，便占鳌头魁榜首，将来富贵自休言。论其人，实然好个乘龙客，怎奈我，闺阁娇娃姻久联。女儿家，岂可重婚伤节操，这件事，而今怀悔已迟焉。难直告，怎更迁，使我今朝没主专。楚夫人，心下筹思眉半蹙，姜翰苑，微飘俊眼也偷瞻。华堂富丽诚无比，老贼骄奢信果然。再看夫人多稳重，年逾半百貌端严。衣皆淡服三分旧，裙露弓鞋四寸尖。暗道此人忠厚相，不应匹配那权奸。于时略叙寒暄语，便乃相辞要转旋。父子殷勤同送出，这一位，状元归寓且休谈。

话说那楚府夫人，自见状元之后，得知恁事，真是懊悔嫌迟。既愁且急，没个计较。

遂将心曲告柔枝，此事今朝怎主持？小姐若婚姜翰苑，那堪一女两牵丝？休云私订无人晓，自有神明天地知。若告公爷停此事，须防争闹气难支。须筹良策为区处，还只怕，不久佳期在即时。婢子回言无法想，只得个，告知小姐共商之。

当下春漪得知其事，却也吃惊。又不好埋怨其母当日事情做错，乃负怒道：三从之道，儿亦皆知，既失之于初，何议之于后？我女儿家有甚主意，但凭母亲裁度便了。

言讫含嗔把泪揩，牙床卧倒俏身材。夫人自识娇娃怨，坐帙中，无奈将言劝女孩：娇儿呀，休怨为娘昔日差，原因惜汝貌如花。爹爹作事无才料，欲以婚姻许柏家。那表兄，丑陋十分顽且蠢，何堪莺燕侣鱼虾。因教争执为挡阻，这件事，料必吾儿亦晓耶。乃托蓝家亲母舅，为儿择婿选其佳。天缘巧遇文公子，一表堂堂足可夸。故以婚姻当面许，省了这，向平愿阻意如麻。却也教，前因注定三生石，方值此，夙偶来从八月槎。许婚姻，言出如山金比重，持节操，心宜似水玉无瑕。难妄乱，涉淫邪，这个是，主意为娘却也拿。只要我儿听母语，管教汝，芳名异日令人嘉。那东床，此生岂是终沦落，少不得，有日鳌头必是他。锦琴瑶瑟应合调，终身富贵享荣华。夫人言讫窥娇面，一句句，宛转殷勤劝女娃。小姐当闻慈母论，拭泪痕，从容良久启银牙。

便道：昔日原是母亲为主，今朝亦随母亲裁处。一任如何，孩儿自当奉命，岂有不遵之理？夫人道：汝既明白，我再四筹之，有一妙计。待今夜三更人静，将儿潜送交舅宅，将来姻事，即托母舅为之周旋，此法你道可好？

春漪无奈强应承，阿母良言劝几巡。少坐一回离绣阁，来到了，自家房内就翻腾。寻异宝，取奇珍，顶大明珠上赤金，犹恐后来难赠嫁，此时与女带随身。忙忙料理须臾毕，装在那，八只皮箱满满盛。唤过柔枝心腹婢，私言窃告这缘因。去和汝父言其故，即令彼，先去通知舅宅门。

教舅爷今夜三更时候，遣一乘轿，来在后园门首，迎接小姐。并多派几个人夫，好搬取箱笼行李，一同前去。不可误事，要紧要紧。

柔枝领命不须谈，老仆忙临舅宅间。密察蓝公如此事，潭衙一众诧奇端。同胞面上难相却，答应了，令彼回家复主前。是晚三更人静后，夫人打发女婢娟。春漪下礼辞其母，太郡含悲训一番。

母女相携同出外，千金欲带四丫环。夫人难拂娇儿意，乃向柔枝道事原：正是方才忘记了，未教多遣几角轩。此时却向何方唤，只好他们走向前。但是皆非粗使婢，鞋弓袜窄恐迟延。诸环便道无妨碍，慢步街头正好顽。倒是铺陈全未束，并同衣物镜和奩。夫人听说将头点，亦只得，潜运行装过一天。主仆商量行悄悄，大家齐入后花园。轻开门户来观看，早见多人候外边。悄语招呼临内室，潜将行李一齐搬。匆匆运出花园外，小姐于时别紫萱。去了一声身入轿，人夫便乃起双肩。侍儿四个相扶走，且喜家家户已关。两盏灯笼前引导，一行人众去如烟。竟投蓝府权休表，此际夫人转惘然。倚户望其行去远，始携那，柔枝入内把门拴。聊歇息，各归眠，再表来朝一段缘。绣户中，不见千金和婢子，免不得，合家惊异共传喧。元方悉此非常怒，叱骂夫人老不贤。生女因何无教训，一朝闺阁出奇端。五人主婢同时失，这无非，共作淫奔勾串连。赫赫公侯名望重，闺风如此岂成言。含垢辱，被猜疑，更教我，难对东床姜状元。彼若定期谐凤侣，怎与说，吾家女子已私潜。诚笑柄，实奇谈，都怪糊涂母不堪。教导一些全没有，须当赔我女红颜。皇亲一片高声骂，气得个，扭住夫人就动拳。太郡初时原忍耐，自知屈礼负深愆，今逢国丈行粗暴，不免生嗔珠泪涟。也便相持同扭结，哭声并与骂声连：夫妻相敬如宾礼，何乃行凶是这般。我正思量拼此命，免于异日被相牵。欺君玩法该何罪，九族须防保不全。说得皇亲心火冒，怒呵恶妇犯疯癫。正当争闹难分解，惊动了，公子忙来进劝言。汪氏房中知此事，也出来，观瞧执闹到堂前。廷辉扯父身归坐，余怒犹存凛凛严。仆如侍儿扶主母，代盘云髻拾钗钿。夫人大哭归房去，那一个，媳妇从旁冷语添：我道堂前何沸沸，谁知却是恁根原。常云丑妇家中宝，这句言词信果然。命照桃花容始美，所以是，妇人不必忒娇妍。试观红拂文君事，仿佛姑娘今日缘。每听婆婆

嫌我丑，可知道，行为较此亦殊悬。由来无怪公公恼，委实闺门太不端。汪氏无知为谗语，把一个，廷辉听得怒冲冠。因其悍泼难加责，只是圆睁二目观。太郡在房惟痛泣，故骂那，无知逆女累慈萱。心好狠，志何偏，撇我为娘谁见怜？国丈外边闻所说，渐将这，一天怒气渐消捐。

当下父子商议，秘密其事，勿令传扬，恐为外人所笑。只遣几个心腹家丁，暗中察访察访。如寻不见，亦只好由他。倘姜郎询及，但托小姐有恙，暂缓婚期。谅彼现在早有家室，断不亟亟也。

于时乃遣数家丁，暗察芳踪访一巡。国丈府中人口众，亦颇有，微知就里此缘因。为其主母多贤德，素日宽宏待下人。故此相瞒皆不说，恐防国丈怒非轻。按云楚府诸多事，表一表，御史西台社氏门。自奉纶音知女返，老夫妇，十分欢喜备成婚。更兼二位东床客，只乐得，坐不安来立不宁。盼望香车祈速降，好将此，相思况味诉卿卿。提明王杜无多表，再叙深宫假惠英。

到了是日，夏后传旨，赐下许多金钗宝钏，并三副珠冠命服，令教妆束齐备，各着内使相送出宫。

且表兰洲与若洲，妆成先自下朱楼。前来约会姜家女，同谢皇恩拜冕旒。莲步轻移登宝阁，看其在，水晶帘下亦梳头。那佳人，见他姊妹称恭喜，含笑说，当谢奴奴代汝求。不是朝廷看薄面，怎得尔，宜家宜室结鸾俦。月仙言讫孜孜笑，说得双双满面羞。衿衽无何同作礼，这恩德，衔环结草自难酬。月仙一笑忙扶住，正在欢谈细语柔。

只听下面内宫们催道：姜小姐妆成也未？放快些罢，天已不早，咱家在此侍候久了。

数个宫官催促忙，月仙火速整新妆。乃同杜女将楼下，带去了，惜惜怜怜人一双。内使观之多诧异，只见彼，全无半点病容光。

便上前道：姜小姐，恭喜你病也病得希奇，好更好得迅速。想是红鸾喜曜，冲去了白虎星辰？月仙闻此，面颊一笑，便道：公公们休得取笑，倒是昨乞代奏圣上，这怜惜二姬，欲将携去，未知圣旨准许不曾？内官答道：代汝奏过，万岁已准。此二女册上无名，不关紧要也。月仙道：这却多谢费心之极。宫官道：不用说了，快些走罢，天不早矣。

此时圣驾在昭阳，快去相辞出禁墙。言讫当先为引导，同来正院见君皇。适遇他，楚妃亦在中宫内，明天子，降旨传宣三女郎。闻命群芳登宝殿，相参万岁及娘娘。摇玉佩，动珠珰，共谢皇恩圣泽长。俯伏齐声呼万岁，娇莺款吐态安详。座中帝后传呼免，令此三人立一旁。这一位，夏后原来初与见，一观美女暗称扬。果然玉貌非他比，算得个，绝代天姿国色强。国母凝眸怜更爱，深喜这，佳人德貌两无双。辞雨露，重冰霜，不肯承恩扫御床，为此施恩方赐出，不然恁样美红妆，朝廷本是风流性，安得如斯道义彰？心下沉吟频注目，又将那，杜家姊妹细评章。较之姜氏虽难及，李白桃红亦自芳。不说中宫评美色，楚贵妃，当和姜女叙衷肠：汝前番，曾云卿婿鳌头客，为什么，今日翻为榜眼郎？何故却教言不合，想必是，金钱卜法未精良。西宫有意同相戏，惹得他，袖掩樱桃笑欲藏。

奏道：向见天榜，状元本是臣婿之名。上帝因其孝行不如姜某，故以更易。此乃勉励士人立身修道之意也。

常云百善孝为先，殊非是，臣女无知胡乱编。这句话，若使娘娘真不信，还只怕，状元乃系月中仙。奏完又复孜孜笑，惹得西宫亦粲然。可惜恁般一姜女，出言宛似犯痴颠。昭阳含笑将头点，只有个，圣主无言色不欢。

你道为何？原来因见姜美人，玉容如昔，绝世倾城。龙心深惜第一名花，转为他人所有。纶音已下，不好挽回，故

此不悦。

朝廷座上意沉沉，凝视娇娥出了神。三位佳人诸内使，尽皆候旨立宫庭。未闻圣谕传宣退，俱各迟疑不敢行。慧黠楚妃知圣意，上前含笑奏明君：

辰牌已过，天色不早。请陛下降旨，着诸内臣送伊等出

宫去罢。休误彼等良时，以见天恩浩荡。

天子闻斯始点头，遂教退出燕莺俦。三人俯伏重参拜，叩别娘娘谢帝席。退下瑶阶离正院，花枝招展款莲钩。乘宝车，下琼楼，携去了，惜惜怜怜二女流。这却教，玉女乘恩辞禁苑，仙郎伫望在瀛洲。未知他，文君怎样成花烛，却在此，热闹场中句要收。似箭光阴何太速，如麻心绪孰为谋？拈笔砚，数更筹，细细描来细细搜。好此自嗤犹苦冗，无非藉以遣穷愁。夜深今夕权收卷，且待那，下集开场另自诌。阅者勿嫌词絮絮，闲中消遣可忘忧。





# 笔生花卷三

## 第十二回

谐夙愿惊失仙踪 悟玄机试挑女侠  
省慈帏智逐顽徒 扶弱嫂重惩恶妾

爆竹声中又一年，由来心绪总纷然。千虑集，百忧煎，欲遣穷愁愁更添。别亲闱，自赋于归无善状，遭恶口，难当毁谤布流言。诚也知，性耽寂寞甘于淡，怎奈教，世有炎凉重在甜。怕的是，喋喋不休耳畔语，愁的是，朝朝欲断灶中烟。每怀惭，儿曹鲁拙难为教，更念切，母族萧条不似先。一自那，老父归来悲弃世，即便使，家门颠沛遇速遄。赋闲居，诸兄沦落锥难立，存苦志，寡妹伶仃针代拈。实堪嗟，望七萱帏垂暮景，当斯际，惟余涕泪日涟涟。窃思予，先君一世人忠厚，里党中，品学堪推两字兼。论家风，祖籍淮阴原望族，评事业，官居学博奉先贤。这其间，化行士俗敦儒教，这其间，晚隐乡居少俸钱。真个是，不作风波于世上，真个是，绝无冰炭置胸前。重伦常，言惟礼学心无苟，余旨蓄，惠及贫寒志不愠。似这般，遗泽后人该乐业，却不道，而今天道曲还偏。这年来，六亲同运皆如是，竟不觉，搔首呼天欲问天。一桩桩，已见愁思如丝结，偏又值，连朝春雨苦绵绵。情悒悒，意恹恹，只得个，遣闷抽毫续旧篇。造荒唐，随兴编来随笔落，写出了，许多变幻万千言。拂花笺，前文接叙重新说，提到那，圣上皇恩赐妙缘。

话说前集书中提到天子赐婚文王二姓，当时诸内监奉旨送亲，便乃分头而去。

不说那，杜家见女恁欢肠，单将这，得意文君表细详。奉纶音，便与泰山同计较，居客寓，诸般无备怎排场。那一位，姜公听说微含笑，便和他，峻壁孩儿语共商：汝可知，为父但知诗与酒，于这些，世情俗务却平常。

果是此情，如何办理方好？少刻新人到来，洞房作在何处？一切应用，也该早些命人伺候，莫教一无所备，临时忙乱不迭，却不成个体统。

当时是，小峰尚未答椿年，走上芹童插口言：接新人，恁事不难多易办，循旧例，吾家公子惯从权。前与他，慕容小姐完姻眷，止不过，小小三间草屋檐。拜喜神，一样尚成花烛礼，何况这，高厅大厦广亭轩。

小的看这后面，霞照堂旁侧进去，有座宜春馆，一统三间，十分精致。将来做了洞房，铺设起来，岂不甚妙？至于悬灯结彩，以及招呼侯相、喜娘、乐人、鼓手、厨役，安排喜酒等事，那是更容易了。只要有人手，有银子，立可齐备，值甚大事！

几句话，说得诸人笑起来，文公子，将言叱骂小奴才：无忌惮，不成材，谁要尔来口乱开？说得童儿低了首，谢家公子笑盈腮：劝文兄，不消嗔怒加呵叱，我看这，尊管之言是妙哉。句句说来多在礼，你倒是，依他调处莫迟挨。少霞闻语犹无答，姜工部，点首当时做主裁。一笑慌忙传下命，便将那，三家奴仆一齐差。好忙呀，但只见，一班奴仆乱奔忙，立刻调停急就章。几处厅堂珠幌动，数重门户彩球扬。支绣帐，设牙床，收拾书斋作洞房。又要去，招唤各行人伺候，一个个，寻张问李走街坊。这番忙乱真无比，直闹得，鹊噪鸦飞短共长。幸喜人多兼手敏，不一会，

箫韶早听奏笙簧。慌促促，闹嚷嚷，等候仙娥降七襄。文少霞，喜续佳姻深得意，忙换上，华冠盛服候新娘。姜状元，于时也便更冠带，更及那，乃岳司空并谢郎。此际谢郎开笑口，说道是：文兄休得太仓忙。喜而今，诸般草率粗完备，怎忘记，预赋催妆诗几章？久得知，惠妹才华深似海，恐效那，关门苏氏考新郎。须打点，早提防，赋新诗，与我平章先一商。说得个，文炳面红轻一唾，请你这，诙谐使者莫颠狂。姜侍郎，爷儿见此齐含笑，文公子，触起心头事一桩。

呀，被他取笑取笑，倒提起我一桩心事来了。

无端胶续慕容纯，切休教，此事传闻与玉人。要须知，自古裙钗多妒意，如悉此，定然怨怼我无情。恨薄幸，使娇嗔，怎得调和瑟与琴？恁情由，瞒着此时休说破，后来设法另调停。少霞想罢抽身起，转步当时入后屏。举手暗招姜峻璧，倒把个，状元玉面泛红痕。起身无奈相随去，来到幽居霞照厅。修撰将言含笑问，未知道，姊夫相召为何因？少霞一笑详其故，这件事，望勿相传令姊闻。自愧愚兄多不是，恐他闺阁意难平。敢求贤弟将兄语，转达堂前尊大人。文公子，言罢慌忙深一揖，抬头一看面红生。原来却是春溶至，悄步潜踪在后听。一笑哈哈双拍手，问言兄等作何情？言悄悄，礼深深，令我心中好不明。这期间，莫是新郎先演法，舅兄权当嫂夫人。说得个，小峰不觉通红面，唾一口，不睬春溶往外行。文炳时间心亦恼，忙说是：吾兄何乃太狂轻。常乱道，惯胡云，可晓而今是翰林？

也该放尊重些方好，怎尚如此一味的诙谐儿戏，忒也无谓了。春溶笑道：真正奇事，小弟与兄讨了便宜，反蒙责备，这倒好笑。难道翰林从来配是哑子做的不成？

正当喧笑后堂中，忽听得，炮竹之声响震空。却是仙娥来下降，三通诗赋请乘龙。文君整肃徐行出，谢探花，含笑慌忙在后从。

同向前堂来接待，那一班，内官称贺笑融融。姜侍郎，爷儿翁婿多谦逊，只为彼，奉旨而来礼倍恭。望阙谢恩香案撤，回身方始见诸公。含喜色，带春风，礼毕分宾茶一钟。略叙寒暄三五句，诸内使，慌忙催促急匆匆。

鸾轩已降，休得迟延。快请新人出轿，与文翰林拜了花烛，好让咱家复旨去也。姜公欠体道：今日蒙圣上逾裕宏恩，赐还弱女，与小婿复谐旧盟，实乃喜出望外。更劳天使亲送，却教何以克当？只好权将水酒一杯，少申敬意，千乞赐光为幸，敢请公公们宽坐。众内监听说，亦欠身笑答道：岂敢，岂敢。姜大人言重了。今日天子厚恩，尊潭洪福，故使珠归合浦，璧返赵庭，才子佳人，复为连理。如此喜事，谁能如之？咱家当得效劳，叨饮一杯喜酒，大人休作过谦。言罢，便命左右，服侍新人上堂，共拜花烛，早结良姻。

于是那，一派箫韶奏两廊，点起了，双枝宝炬亮辉煌。喜姬们，彩舆扶出如花女，低罩着，红锦兜头袱一方。傒相三通诗赋念，才郎美女立成双。参天地，谢君皇，交拜完时见合堂。先拜送亲诸内使，齐称不敢站边旁。回来方始参尊岳，姜工部，看看新人看乃郎。暗忖真教奇怪也，却不道，化成一对风和凰。春风满面难禁笑，只得个，忍耐低回假整裳。举袖方才回了揖，亲身扶起美东床。礼完又见同班辈，姜峻壁，郎舅齐称不敢当。回礼罢时重作贺，随身玉珮响叮当。一时礼毕新人退，红绿牵巾入洞房。撒帐坐床沿俗套，喜茶百果献糖汤。少霞亲与除红袱，揭去方巾现粉庞。至此不禁悲更喜，凝眸详视女红妆。真国色，实天香，妙态风流仍似常。看起来，半点无差姜峻壁，评将去，三分犹逊状元郎。心辗转，眼端详，早听那，外面相邀饮酒浆。只得起身来出外，随乃岳，相陪天使进瑶觞。时间只有姜修撰，避嫌疑，不肯陪宾在外厢。推说有些身不快，独一个，潜行悄入那新房。

一声轻嗽褰帷幔，惊骇了，惜惜怜怜二女郎。

啊呀，好奇怪。这是谁人？怎生得与姜小姐面貌犹如一板印成的？

不说惊猜二女奴，那旁边，一双喜媪亦模糊。回细看，共呆觑，恍惚之间语尚无。却见新娘身半欠，倚罗帏，春风满面便招呼：

贤弟，别来无恙否？恭喜高擢巍科，瀛洲独步，居然第一人了，这生涯可有兴耶？

状元见说带春风，也只得，一笑含糊叫女兄。招展红袍深作礼，倒身一跪近娇容。蒙大德，泐私衷，小弟是，惟有焚香谢望空。此际月仙忙答礼，上前扶起状元公。言悄悄，笑融融，挽入罗帏绣幔中。并坐纱厨同款曲，姜修撰，将言带愧托重重：少时新婚归香室，求仙姊，切勿登时道破依。莫谓仙凡难伉俪，昔年也，天台刘阮喜相逢。祈委曲，乞通融，索性周全有始终。言讫状元重揖作，胡月仙，春风一笑告情衷：

状元来意，奴已久悉，不劳赘述也。

文君与你缔丝萝，夙约三生缘分多。虽则教，目下灾星犹未退，少不得，他年琴瑟自调和。美良缘，如何劝我将卿代？奇遇合，鸠鸟难于占凤窠。不须提，阮肇刘晨当日事，可也晓，奴须不是那仙娥。这无非，一时游戏将卿替，岂有个，李代桃僵终世讹？道罢仙姑相视笑，姜公子，闻言不觉蹙双蛾。心辗转，意推磨，这隐事，立辨真迹却奈何？只得起身重拜恳，那新人，见斯笑把柳腰呵。双垂红袖亲扶起，便道何为礼忒多。

状元放心，不消惶惑。这期间，奴自有道理，断不误汝便了。

端为那，玉皇念你孝心虔，因此便，造化教卿幻作男。好让你，彩戏娱亲酬素志，好让你，涓埃报国冠前贤。真果妙，是堪欢，富贵荣华总占先。言讫月仙重又笑，倒惹得，小峰亦放两眉尖。

暗笑仙姊一派的诙谐游戏，究不知是真耶假耶？果不误我方好。

正自沉吟笑亦嗟，忽听得，外边一阵闹喧哗。却原来，喜筵已散宫官去，谢公子，送入新郎文少霞。携手双双来洞室，状元迎见面添花。春溶含笑开言说：怪不道，到处寻来不见他。

原来潜躲在新房里面，与令姊攀谈。小峰道：好好的又寻我做甚？春溶笑道：寻你回来观看新人，不道你倒在此，先骗过弟也。小峰道：又来胡说了，难道我自家手足，也不认得面貌，要随你来观看不成？春溶笑道：如此说，你便不看，我却是定要看的。

一壁言时揭锦帏，手持绛烛照蛾眉。刚刚举目抬头处，只听他，失口狂呼步退回：

啊呀，啊呀，好怕人也！

谢公子，啊呀连声退出来，将一只，烛台失手落尘埃。少霞峻壁深惊骇，急问缘由甚怪哉。取笑诙谐犹自可，莫教作闹不成才。春溶听语惟摇手，说道是，为看新人倒吓呆。

文兄妹丈，你二位快去看来，表妹不知何处去了，只有一个妖怪坐在那厢。

青面獠牙凶亦奇，血盆大口赛于狮。铜铃两眼双珠突，却将我，一看之时早吓痴。姜小峰，听此分明微一笑，想必是，仙姑作耍故如斯。止有他，新郎不信荒唐语，忙点起，绛烛亲将手照持。

移步前来，揭起绣幔一照，只见仍是一位百媚千娇凤冠霞佩的新人坐在床上，几曾有甚妖怪的形像？

当时不禁笑洋洋，便道兄言惯发狂。好好新人欹锦帐，何来妖怪坐牙床。真好笑，造荒唐，不信之时再看详。谢春溶，听此十分心骇异，立起来，正思复眼看新娘。

刚立起来，谁知忽然一个头晕，金花满眼。自觉地转天旋，

立脚不定，只得仍又坐下。

十分难过皱眉头，峻壁观之问事由：何故吾兄重坐下，似这等，面容改色眼频揉？

春溶答道：正是奇怪。不知何故，忽地头晕起来，贱体甚觉不快。小弟可不看新娘，要失陪二位，先去睡了。

言讫抬身别蔚君，小峰当下也辞行。新郎秉烛亲相送，各自归房不必云。单说少霞回洞室，花筵铺设早完成。炉添沉速香风暖，案列珍羞美味陈。一对金杯斟酒满，双枝彩烛插花新。罗帏扶过神仙女，对坐新郎左右分。怜惜双姬傍侍立，文公子，今宵喜遂美良姻。心得意，面含春，自举瑶钟奉丽人。此际新娘真脱套，含欢称谢啣新莺。抬翠袖，举金樽，回奉多才文翰林。新婿躬身含笑接，那旁边，侍儿喜媪笑吟吟。三巡酒罢花筵撤，婢奴等，收拾完时各转身。公子自将门掩好，回身移步近佳人。携玉手，傍娇身，昵视花容摄去魂。真个是，万种风流花解语，真个是，十分美艳玉生春。暗思若与姜郎比，略欠无非三二分。自是娇娃新病起，因而清减旧丰神。

好笑我常见小峰容貌，回思表妹芳姿，宛如一板，半点无差。今夜当面细看，方觉眉梢眼角，稍有分别不同之处。

心中忖度面堆欢，便与佳人坐并肩。鼻官边，一阵麝兰香馥馥，更不觉，魂消骨化意绵绵。同款曲，话寒暄，低笑说：何幸今宵续旧缘？一自见，贤妹入都承圣诏，下官是，情思万种又难言。故烦青鸟传佳信，詎料贤卿不见怜。好教我，百念全灰神已失，好教我，寸肠叠结夜忘眠。只说是，无情神女缘中断，却谁知，有幸襄王梦复全。虽说教，圣主宽仁施盛典，究亏是，贤卿雅操守贞坚。这其间，下官佩感难云谢，惟只愿，眉案同心到百年。一壁言时身立起，重复又，深深一揖谢婵娟。含情含笑含春色，



挽住佳人玉手尖。此际月仙偏不语，假含羞，低徊半晌始开言。

这多少话其实云何，可惜奴一些儿也自不解。

乞恕无知蠢十分，从旁饶舌枉殷勤。休将燕婉闺房语，读我逍遥槛外人。这其间，欲赋好迷如夙愿，少不得，西施只在苧萝村。仙娥言讫桃腮笑，几句话，呆了新郎文蔚君。心辗转，意沉吟，不道佳人事已闻。

可笑小峰，我那样谆嘱求他，休说破续胶之事，不道他立刻就告诉了乃姊，这真是孩子家没遮拦的脾气了。却教怎么说？

你看这，玉容薄愠语旁敲，分明是，怪我无情旋续胶。思想之间无可奈，也只得，含情含愧对多娇。

贤妹请息嗔，宽恕一二。若说此情，其中委曲，真乃一言难尽，且听下官分割。

当时贤妹赴京华，下官是，触目凄凉日夕嗟。没奈何，方始潜行归父署，却不料，中途邂逅遇冤家。慕容纯，潘杨旧戚遗孤女，家姑母，当面将婚许少霞。念下官，再四推辞辞不得，一时失着娶娇娃。也只认，乐昌镜破缘中断，又谁知，合浦珠还志恁嘉。深感激，万岁宽仁恩似海，竟使吾，一朝撇去恨无涯。这其间，贤卿原聘当为正，将一个，副室夫人派了他。负前盟，待罪自知郎忒草，祈垂谅，钟情只在妹如花。休怨忿，勿嗟呀，这件事，只得休提怪我差。言讫深深重作礼，胡月仙，含糊笑答启银牙：

是甚说话，愈说愈奇，奴都不解也。

生长尘寰天地间，本是个，逍遥游戏一神仙。惟知山水烟霞乐，那解风花雪月缘。这其间，人面桃花虽似昔，要晓得，崔娘风调异当年。休恍惚，枉缠绵，这好梦，不在梅边在柳边。道罢仙娥含笑面，故意的，娇波一转态憨然。少霞那解机关语，只觉得，目荡神摇意似绵。耳听得，玉漏铜壶三点下，笑吟吟，含情挽手

告婵娟：卿可知，闰年闰月更难闰，今夕是，百岁鸾凤花烛天。

贤卿不必说这些乔话，下官知罪便是。夜色已深，可请安置了罢。

一者为，玉体初痊勿过劳，二来是，良辰怎使坐深宵？言完含笑春风面，近前来，代解明铛卸翠翘。注视芳容怜更爱，低低笑语赞多娇。

妙呀，若此芳姿，只怕南威之貌，西子之容，皆未能过也。不知我这薄福书生，可有此种福分，消受得起如此一位绝代佳人否？

少霞言讫笑容堆，手挽佳人入锦帏。阵阵芳兰香散溢，双双宝炬亮生辉。不道他，新娘作怪多儿戏，早将那，彩烛轻轻一口吹。顷刻室中昏又黑，那新郎，暗中笑谓女娥眉：

呀，贤卿，罗襦未解，绣履犹穿，怎便吹熄了灯烛？只听佳人小语言，灯光相照使羞添。待奴先入香衾里，君略消停随后眠。言讫慌忙钻入帐，但听那，金钩放落响铮然。要知他，本为方外无根树，岂效人间并蒂莲？故所以，一阵清风随遁去，做书人，月仙交待俟他年。单说这，新郎不解佳人意，只认娇羞故这般。于时便，暗笑亦将冠服卸，从容摸索坐床沿。轻轻推动香罗被，不见新娘玉体眠。暗笑却于何处躲，低低笑唤女婵娟。满床摸遍全无有，不禁心中称异焉。

呀，奇吓！躲向何处去了？难道方才入帐时，钻向床下不成？

心下思量笑不禁，低呼贤妹又呼卿。休作耍，不成文，快请归眠入绣衾。连唤几声不见应，时间不觉更疑惊。

呀，固是希奇，向那里去了？好笑夫人倒会作耍，待我穿起衣来寻你，到底躲在哪边。

文公子，自言自语又穿衣，蹬上双靴提一提。移步登时离锦帐，四围摸索唤低低。昏暗暗，黑迷迷，遍处搜寻不见伊。

此时月色已落，又无灯烛，房中对面观望不见。文公子遍寻不得，又摸不着火具，心下不胜惊疑，只得高声叫唤对房婢姬快快起来，取火照看，新人不知走向何处去了？

惊醒了，众人个个动疑猜，忙忙的，立刻披衣不暂挨。取了灯儿同走过，细照看，遍房不见美裙钗。人人吃吓浑呆了，只叫奇哉又怪哉。此际文郎神似失，一言不发面如呆。迟之良久方传谕，快到那，霞照堂中去报来。喜姬闻言连道是，莫非那，千金与父叙情怀。文君便道无斯事，才适房门系我开。记得解衣方欲寝，新人笑语是相偕。忽教吹却双枝烛，他自便，蓦地潜形下风台。未必去，霞照堂中寻父弟，那有个，新娘作事恁无才？情怪诞，事违乖，自是前因命里该。道罢长吁连跌足，相催着，堂前报信听尊裁。那一班，喜娘憨婢忙无措，正自匆匆下玉阶。

忽听此言，喜姬们便道：恁地说时，更是奇了。好好的新人，半夜里却向何处去来？且待我等，往那厢去寻一寻，看在也不在再处。终不然就不见了不成？倒是笑话。一头说着步忙移，手照高擎走如飞。径往姜公修撰处，急急的，高声呼唤叩双扉。

姜老爷与状元爷可睡下了么？新房里面小姐忽地不见了，可曾到这里来呀？

几个人，叩户高声叫呼连，原来那，房中乔梓尚无眠。方窃议，恁奇端，忽听其言自了然。不免佯为惊诧语，双父子，开门立刻出雕檐。一同走到新房里，姜工部，故唤娇儿在那边？榜眼于时迎步上，从头告诉恁奇缘。门未启，户重关，表妹终须不是仙，却怎教，蓦地亡之踪迹杳，这一件，希奇怪事怎猜焉？姜公听了东床语，也只得，故作凄凄叹息言：

咳，罢了罢了，我为了这个女儿，也不知受了多少的冤牵，若干的气恼。难得个圣上宏恩，一朝放出，成就姻缘，

重完骨肉，这侥幸自是出乎意外。正喜父女相逢，大可畅谈数日，也出出我这一向胸中的积郁，谁知话也与他不曾说得一句，这作怪的妮子，倒又忽教不见了，真也幻极怪极。天乎？命乎？却教我怎说耶！

姜公叹恨故佯云，峻壁旁边亦道因：向闻知，姊姊聪明常学道，这一向，多应妙旨已通灵。因而一旦潜形去，不恋人间爱与情。自古言，一子成仙荣九族，爹爹不必过伤心。便是他，文兄亦可休烦恼，幸得这，举案齐眉早有人。传闻那，表嫂夫人贤更美，又何必，吾家姊作赘瘤生。倒是吾，雁行乍叙旋教散，不识这，姊弟何年会得成？言罢状元连跌足，文公子，时间恍惚失精神。言不答，耳无闻，正自惶惶香土临。谢探花，为听外边声似沸，忙忙又复起抬身。与同奴仆诸人等，来到新房探个明。有的说，离馆年深空阔久，莫非出怪摄千金？有的说，忽然一霎无踪影，想是成仙赴玉京。亦如他，当日嫦娥奔月事，否则是，三更半夜那方行？有的说，千金才貌人间少，原像神仙降世尘。有的说，今日红鸾星未吉，因遭恶煞祸新人。纷纷议论称奇事，各各猜疑说罕闻。此际状元能做作，便带领，一班奴仆细搜寻。持火把，点明灯，去到那，各处房间照一巡。不见一毫形与迹，大家只叫好奇闻。忙忙乱到东方白，听得谯楼已绝更，方使各人归自室，和衣歇息暂安身。

话说姜公父子，当时假忙了一会，心下原本没事，便各自回房安息。只有文少霞神志凋丧，如醉如痴，独坐在新房里面。谢公子再四劝他出来，只不肯动身。春溶无奈，只得由他，也便自去了。

文公子，无言兀坐面如呆，真个是，含恨含情怒又哀。就犹如，冷水一盆浇脊背，却好比，寒冰千块塞胸怀。竟相同，名花欲折风吹落，真有似，华月刚圆云又来。意迟迟，暗道莫非今是梦，

魂渺渺，含糊半晌唤裙钗：

你这二位姊姊，快来唤醒了我，我可是在此做梦，梦魇去耶。

蓦地高呼声气扬，失笑那，怜娘惜姊两红妆。称贵客，告才郎：你看这，曙影熹微已透窗，今夜通宵全未睡，好好的，几曾梦入黑甜乡？想因失去新娘子，贵人是，神志模糊语似狂。这奇文，奉告宽怀休着急，姜小姐，向来惯会捉迷藏。奴们记得新春日，小姐呻吟病在床。姊妹夜深同伺候，恐其寒冷与添裳。却谁知，揭帟不见娇躯卧，直吓得，我等魂飞魄也扬。欲去呼人灯又灭，楼中一片黑茫茫。正然无法同悲哭，忽听得，小姐床中笑如狂。不说他，自弄跷蹊多好戏，反道我，二人见怪造荒唐。这情由，莫非亦似前番事，又在此，巧弄潜身戏法藏。文少霞，当听斯言尤骇异，半惊半喜问红妆：所云果否是真确？索将彼，一向行藏对我详。是几时，习此旁门多幻戏，系谁传授技深长？二人听问分明诉，这个是，我等随他已过江。船泊广陵留作伴，伊随把，自家二婢遣归乡。那两个，女奴转背刚刚去，不道他，小姐轻生便自戕。钻出纱窗投入水，幸人多，登时捞救又还阳。拿滚水，灌姜汤，骇得人人慌又忙。醒后千金增苦楚，看他那，神情一路好凄惶。时时痛泣衣全湿，夜夜悲吁梦不长。是这般，直到行交山左地，姜小姐，忽教变却旧行藏。从斯不见餐于口，每日惟看笑满庞。我等背他言一句，千金立刻便知详。我二人，怀疑不解何缘故，直到了，五月之中入帝邦。万岁欠安无召见，送去到，画楼别苑歇行装。便相逢，杜家姊妹双国秀，他三个，同病相怜甚愜肠。迨后来，圣驾安痊游幸至，着内侍，特宣小姐侍君皇。不道他，一时使出惊人术，满楼中，白雾迷漫身隐藏。几次几番皆若是，并匿却，杜家二位女红妆。一时激得朝廷怒，大动天威不可当。亏杀他，仁厚西宫为劝谏，方才免得斩云阳。自此

后，闲居直到新年过，楚贵妃，懿旨传宣入禁墙。详问千金前后事，那意思，施恩欲放转家乡。这真教，娘娘一片殷勤意，却不料，小姐无知语似狂。说什么，未识何为家与国，说什么，不知谁是父和娘。正然诘问言无尽，偏值皇爷驾到将。瞥见玉容龙意注，遂传侍宴在宫房。呈妙舞，捧琼觞，小姐希奇更出常。舞入半空离地起，惊坏了，九重圣主与娘娘。连声吆喝方才落，万岁钟情赐玉浆。宴至夜深刚撤去，那皇爷，欲留侍御挽罗裳。谁知烈性终难改，一霎时，撞死金阶殉节亡。亏了西宫贤德性，命诸人，多方解救又还阳。仍将遣送朱楼去，姜小姐，自此奄奄未起床。万岁是，日遣御医为诊视，时差小监赐羹汤。百般调护身难起，看他那，命在悬丝是可伤。前日楚妃临凤驾，殷勤慰谕意深良。回宫想必求天子，因此施恩释放将。想千金，旧约完成应好合，却不知，何缘遁去又潜藏。休懊恼，慢彷徨，要晓得，他这行为习惯常。上告贵人权等待，少时或者亦回翔。二娇细诉当初事，文公子，默默无言自忖量：

呀，听此二女之言，岂不更属蹊跷奇怪了。

清风烈女守操持，这个是，殉节捐生自有之。怎么会，左道习成奇手段，怎么会，凭空起舞细腰肢？窃思他，温柔端重闺中秀，殊非是，妖妇当年胡永儿。若使二姬言果确，早难道，佳人故戏我情痴？何致此，怎如斯，这事难猜实费思。

咳，罢了罢了，一场好事成空，反勾起我万种愁思不决。

想必是夙世无缘，书生命薄，不该得此绝代佳人为偶，故生出这许多变幻来，有恁说得，只索置之可耳。

心中辗转自凄惶，便命双姬退出房。觉得浑身多困倦，欲思偃卧解衣裳。推绣被，上牙床，忽见衾中履一双。想必佳人遗下物，便将取过看端详。无染垢，有余香，三寸犹无不用量。但只见，一对红菱小绣鞋，做得那，针工精致妙无偕。嗟他物在人何在，

早不觉，手执花鞋一霎呆。这而今，弄玉不知何所往，独剩下，无聊萧史守秦台。文少霞，沉吟翻过花鞋底，上书着，包你和谐四字排。益觉希奇疑更骇，莫不是，玉人今夜果归来？真幻也，实奇哉，怎使娇娃作事歪。这期间，究竟系何奇幻术？恁举动，清平世界惹人猜。思量正欲收将起，鞋尖内，落出团团字纸来。取向灯前忙展看，原来是，七言二绝玉人裁。

### 其一

一笑倾城绝代姿，东风吹改旧花枝。  
个中消息无人晓，惟有英娘自得知。

### 其二

为惜秾芳委路尘，瑶天戏降步虚声。  
玉郎珍重休相顾，长伴吹箫另有人。

当下那，公子观诗更动疑，这件事，果然愈出愈希奇。词中口气非姜女，便是这，笔迹由来也两歧。故谓云，不必玉郎劳眷恋，惟止有，英娘自悉此中机。细猜详，此人大约神仙降，明看出，惠妹多应不是伊。但不知，到底本人何所在，难踪迹，天涯海角那方栖。情未断，事难期，却教我，这段相思怎救医？

呀，且住，他这鞋上，明书着包你和谐四字，言虽涉戏，话岂无因？或者良缘尚有望也。

少霞是，思之于此略宽胸，一转念，又忆多才姜小峰。这期间，大有跷蹊情节在，莫是他，佳人易服走山东？逃弄玉，请飞琼，接木移花两冒充。

不错呀，不错。方才听那两个女子说，是姜小姐自到了山东地面，就改了素日行藏，迥不是向时举止了。

细细详来大可疑，这一个，状元多半即吾妻。不然怎得花容像，必定佳人就是伊。亦况且，我在舅家时日久，他家之事尽知机。

几时听见母舅有甚外甥生子匿在乡间的事？

舅母宽宏淑且慈，亦且是，外婆切望弄孙枝。每听他，家人共祷熊罴梦，岂有个，既得佳郎反匿之？更又斯，峻壁清才诸擅绝，居僻地，是谁教授习书诗？便作教，聪明夙慧前生带，少不得，颜孟当初也有师。

这也罢了，不必说他。怎么去年京报到来，报他公子中了解元，母舅那般一口咬定，并无儿子，当作笑谈。是何意见？殊不可解。

合家详究问谆谆，为什么，母舅无欢反动嗔？立刻抽身斥上去，发威逐出许多人。追思实乃希奇事，有几个，子掇巍科父不欣？

这也置之不论，只算小峰无赖，冒认别人门户。

怎么又，日前父子会监中，那样凄凉动苦衷。两下依依多顾恋，别时母舅泪垂胸。姜郎更是无消说，那几日，废寝忘食欲死从。这期间，度理揆情明可见，猜破了，状元必是女相充。

是呀不差。还更有一件希奇之处，愈觉可疑。

表弟如其果是男，何为动止避疑嫌？说什么，因亲持素难同席，说什么，性爱清闲喜独眠。香土有时来取笑，沉下脸，立同变色发威严。纵便他，男儿古怪应无此，这光景，必是娇娃无用言。公子心中思到此，早不觉，登时展放两眉尖。自嗤何乃才疏浅，牖传日，反使娇妻占了先。

咳，此事喜虽可喜，忧亦有忧，这段姻缘，究不知作何结法呀！

表妹更妆坤易乾，这一桩，阴阳紊乱罪名添。再加李代桃僵事，未必君皇肯赦宽。我今宵，便作知他真是女，这时候，也难说破去扬言。防祸及，恐株连，反误佳人命又捐。休惹其，玉碎珠沉徒惋惜，也只好，消停缓议这姻缘。多才想罢抽身起，霞照堂，来探乔妆美少年。却值侍郎身睡着，对房中，小峰独坐绿窗前。声寂寂，态翩翩，在那里，淪茗焚香静展编。半低头，两道春山颦



自浅，一回顾，双痕粉颊嫩增妍。容似玉，色如莲，万种风流出自自然。榜眼观之深爱羨，轻一笑，将身跨进就开言：

贤弟一夜未眠，为何不倦，倒在此看书了？真个忒也用功之极，已教名冠群英，上林独步，至矣尽矣！大可消闲消闲，怎尚勤苦如是，难道还想第二个状元不成？

峻壁抬头见少霞，早不觉，红云微映玉莲花。座中只得抽身起，案上忙将书史拿。文炳见时心暗笑，靠纱窗，将身归坐启银牙：

贤弟坐下莫忙，不必收起佳章，兄非为借书而至也。一壁言时面带春，袖中摸出小红菱。置于书案含欢道：这件物，令姊遗留在绣衾。鞋底上，包你和谐书四字，其中更有二诗文。愧愚兄，再三详解猜难出，故请教，贤弟聪明绝顶人。未识诗中何所指，倒好像，桃僵李代有深情。据兄愚见为详揣，还只怕，昨日新人不是真。试想他，令姊深闺娇弱女，殊非是，神仙鬼怪与妖精。何绝迹，怎潜形，此理由来看得明。这期间，以凤充鸾情可见，这期间，移花接木事难凭。莫非他，遇仙救拔施奇术，因此上，已把当初面目更。这诗云，惟有英娘方自晓，怎奈是，花枝已改向时春。此言奥妙诚难解，敢请高才教我闻。言讫诗鞋轻递过，小峰一见突然惊。分明认得红莲瓣，乃向闺中自绣成。未知他，仙姬从何为窃取，将吾裘物赠文君。真怪事，实奇情，这仙姊，作戏荒唐没正经。且幸少霞伊不识，无何正色看诗文。从头一览心明白，只得回言勉笑云：

家姊诗意，无非劝兄不必烦恼。言其另有吹箫之伴，不过所指的是慕容表嫂，兄岂不解？其他，弟亦不解其何谓也。试观家姊这玄机，倒分明，有似当年后羿妻。独窃灵丹奔月府，秦台不逐凤双飞。行忒诞，语无稽，似兄这，心事原教不可提。

然而也没奈何，只索置之罢了，尽说他做甚？倒是这，才适家君与弟商，嘱咐说，此情不可使传扬。多荒诞，

属荒唐，只好称其急病亡。本来他，染疾深宫时日久，因劳动，一时晕去未还阳。售一具，空棺虚设遮人眼，买嘱家丁及喜娘。令彼外边言莫泄，恐生物议惹灾殃。事闻天子非轻可，怎容这，左道旁门出帝乡。诚恐要将家属问，那时节，岂非祸又起萧墙？少霞听此深言是，立起随将绣履藏。偷眼再观姜峻壁，玉容冷淡意徉徉。遽然不敢为唐突，恐惹他，又像前番责谢郎。只得回身东室去，问安母舅共商量。侍郎遂与言其事，同作主，立遣家丁速办将。自古钱神多力量，忙忙一刻早周详。缙帐铺设宜春馆，讵料新房变孝堂。重赏众人图密口，令其勿破这行藏。于时散去诸人役，皆窃笑，这段新闻实异常。按表纷纷私议论，宜春馆，虽无其事颇凄凉。烧素烛，薰奇香，纸帛飞来满地扬。那姜公，父子当时惟忍笑，文君至此实难当。纵非教，花残月缺真悲事，终不免，凤泊鸾飘叹下场。弄虚花，现一彩云虽即散，承盛典，谢恩却要叩君王。妇翁女婿连名折，奏上了，圣主当时亦惋伤。传旨下来知道了，翁及婿，朝门适遇两王郎。伊二人，赐婚昨已完花烛，锦瑟瑶琴愿各偿。今早亦来同谢圣，两边相会叙衷肠。得知此事深悲悼，说几句，客套之言不必详。言论片时分手别，二王归各告妻房。杜家姊妹齐挥涕，这一向，可痛承他顾爱长。奴等双双方幸免，正思图报大恩光。谁知一霎游仙路，何事贤人反受殃。好恨我，姊妹今生无以报，惟祝你，早升天界列仙乡。两佳人，一番痛泣收珠泪，欲待去，凭吊芳灵献瓣香。姊妹于时言此意，双亲夫婿道应当。即差奴仆先知会，少刻归来禀复将：

那边姜老爷说，寓中屋窄人杂，恐有褻二位小姐玉趾，不敢当礼，心领了罢。

姊妹闻言没奈何，遂教夫婿奠娇娥。二王尽礼同来到，那寓中，文炳相迎谦逊多。陪往宜春为作吊，对了那，孝帏素帐假规模。双双行礼灵前拜，祭礼排开鼓吹和。三上香时三进爵，文公子，

弄情遇此鼓盆歌。无何陪礼殷勤谢，自笑遭逢事事讹。祭毕相邀前面坐，欲留进膳注金波。二王不肯坚辞谢，一道清茶自别过。不表弟兄归去事，却说这，文君送罢想心窝。

咳，可笑我所遭逢，俱是些出人意外的新闻，却教从何说起？

自别双亲二载余，当时豪兴总消除。不如意事知多少，可与人言一件无。早思量，乞假省亲伸委曲，怎奈又，情牵峻壁欲同居。辨雌雄，欲教探个真消息，省了这，切切相思与日俱。文少霞，辗转闷怀多不乐。便立起，将身来到后芸居。要寻表弟闲攀话，试探深情见实虚。不道小峰陪父坐，在那里，计程屈指算家书。一观人至言随止，姜工部，顾见东床貌不舒。便含笑，命坐将言来慰谕，这件事，贤甥不必过踌躇。算今朝，不期剪碎鸳鸯谱，迨后日，自可重联鸾凤图。亦况且，闻汝前番胶已续，那一个，裙钗听说亦名姝。算来不必心烦恼，譬如，此道恩纶本并无。言讫侍郎相视笑，文公子，口虽笑应更疑多。

向知此女，乃母舅第一掌珠，最所钟爱，忽教失去，正该痛惜。今日如何反说出这平淡话来，真是奇也。此中道理，不言可知矣。

但看这，凄感之容半点无，照常说笑有欢娱。可知昨失非真女，故此襟怀恁自如。情理令人猜得透，姜峻壁，定然就是那娇姝。心中思想观修撰，只见彼，低首回身转玉躯。暗笑佳人能做作，为什么，避吾如此太情疏。爱他一种幽闲色，令我销魂意惹魔。究不知，此段良缘何日就，方能够，瑶琴锦瑟喜调和。情枉费，事多蹉，你叫我，欲说难言将奈何。

当下略坐一回，陪他母舅说了几句谈话，没情没绪的便自告退。

来到前边见谢郎，探花同坐叙衷肠：兄可知，昨观尊嫂原称异，

不道反言弟语狂。那晓得，果出新鲜真怪事，我猜这，新人未必是红妆。多应仙鬼妖狐类，方能教，半夜潜形在洞房。

文兄，你可记得，向日姨母家中，诸姊妹往花园游玩所遇之事否？

说什么，纸鸢忽变活娇娃，却与那，惠妹花容点不差。说什么，为是尘缘犹未了，偶来游戏驻云车。说什么，闺中谨慎诸留意，恐使飞灾横祸加。迨后谁知言果验，那女子，试猜多半本仙家。适才小弟思于此，只恐这，作怪新人也是他。但不知，惠妹本身何处去，莫非也，一同掣去伴烟霞。难察访，怎稽查，除是游仙八月槎。去到天官为问信，方能得悉这根芽。言完相视春风面，文公子，点首连连笑亦嗟。

暗道：香士斯言，果是不谬。大约昨夜新人，即系那仙家变化而来，故使神出鬼没也。

所云表妹也登仙，这句言词却不然。我猜他，峻壁实为乔扮者，这隐事，休教香士识其缘。从来尤物移人性，恐彼生心亦慕焉。本已行为多戏谑，若令彼，知其是女益增颠。却教峻壁难为地，更恐怕，害得娇娃一命捐。思想之间存主意，故佯作，微微一哂又开言：

吾兄所料，果是无讹，昨夜新人，自是非仙即鬼，不费猜疑。至云表妹，本身今在何处，实乃大海浮萍，从何踪迹，只得由他罢了。这段姻缘，今生绝望，小弟之心，早也灰矣。

言论移时早夕阳，黄昏银烛照辉煌。用其晚膳消停坐，谢公子，笑谓风流榜眼郎：敢奉邀，移驾仍来和弟宿，省得你，独眠人睡合欢床。嗟寂寞，叹凄凉，劳尔遐思梦不长。失笑文君轻一啐，于时仍旧歇前堂。只因峻壁关情切，有忌春溶用意防。诚恐他，看破小峰生别念，倒不若，随时监看住同房。凄凉止有宜春馆，

独剩了，怜惜双姬住那厢。虽则并非真实事，其中景象颇凄凉。夕阳一片桃花影，倒好似，倩女魂归浅淡妆。是夜无词清早起，各人梳洗进茶汤。翰林公事衙门去，寓馆惟留老侍郎。自觉无聊怜寂寞，便独去，出门闲步玩春光。适逢路遇当时友，乃邀向，酒馆之中叙阔肠。不说这，豪饮深谈耽搁住，且表那，翰林三位转门墙。状元不见生身父，不觉心中着了忙。急使姜清寻觅去，闻人留饮具瑶觞。

方始放心。正欲起身入内，偏又遇某同年处遣使来，具东奉邀三人同往赴宴。小峰便推故相辞，少霞也说身子不快，有负盛情，心领了罢。表弟兄俱各向来人谢却。当下，春溶不解他二人各有各意，便笑道：你们都是些羞嘴，拿不出的。待我自去便了。言罢，一笑起身，整其冠服，遂向二人作别。

带他墨雨共云烟，乘骏马，便与来人赴酒筵。这里状元归后进，换其常服略迟延。抬头忽见文公子，悄悄行来到里边。满面春风容带笑，赞一声，玉人文座好清闲。小峰触耳当年语，早不觉，两朵红云上玉颜。没奈何，正色问云何至此，适听说，吾兄不快怎无眠？我在此，家父命题方拟作，且请便，莫搅文思不就篇。文炳闻言心暗笑，看了他，玉容红晕意深怜。当时不答窗前坐，峻壁慌忙到那边。远远离开方坐下，少霞失笑便开言：弟原来，有如荀令当时质，止觉得，到处飘来是麝兰。不见案头炉篆设，未知道，是何香气使心恬？状元答道无他物，想必瓶兰供案前。榜眼摇头称不是，倒好似，赵家合德出天然。闻之使我心如醉，竟不觉，骨化魂销体似绵。一壁言时相视笑，状元听了怒容添。桃面赤，柳眉攒，便道何为出戏言。一向贤兄多正道，休学那，谢家舍舅惯如颠。少霞见彼娇嗔发，陪着笑，引过连称兄负愆。

偶然失语，实出无心，怪兄不是便了。贤弟不必介怀，

倒是另有一句话问你，却不可吝教。

峻壁闻言心自疑，便说是：有何赐教快些提。若然正论何妨碍，倘再胡云是不依。少刻父归当禀告，可知道，吾性不是好相欺。言侃侃，怒微微，说得文君把首低。欲达深情通肺腑，又恐怕，状元不认发威仪。

当下小峰见他带笑含情，欲言不言的光景，心下益发动疑，便自起身说道：试猜兄亦无甚正论，不过仍似舍舅的一片诙谐，谁来听你？恕弟少陪了。

言讫忙忙出外来，避嫌疑，不同文炳坐书斋。内堂独剩风流客，默坐窗前暗自猜。光景十分参得破，状元实系女多才。若他不是闺中客，为什么，见我旋呈红粉腮？才适并于窗下坐，觉得那，温香阵阵袖中来。男儿气味应无此，那一种，体自生香系女孩。却怪佳人情太薄，每见我，寡言正色面如呆。我将他，魂牵梦绕时紫念，他看我，意冷情疏不在怀。莫不是，为见重婚嗔薄幸，莫不是，从斯悔约不同谐。希如花氏丹书券，弃此温家玉镜台。假借衣冠为久计，因此上，机关瞒定口无开。思之于此多烦恼，一转念，忽又轻轻叹道咳：

咳，这想头只怕非也。

多应贤妹抱羞惭，因见我，谨避嫌疑少语谈。大约佳人存此意，并非是，悔盟弃我路旁看。但愿教，前缘夙有三生约，还怕甚，咫尺如登万仞山。倒止惟，恐那谢郎知此事，羨佳人，前来侵扰横相干。

咳，这也是我多虑了，谅不至此也。

纵然香士慕娇姿，贤妹安能便顺之。这其间，假使玉人无操守，还只怕，失身已在选妃时。他既然，皇宫富贵犹无羨，岂有个，反作私通轻薄儿。这也不须愁到此，那英娘，断然不至失操持。休乱想，勿胡思，莫为情魔一旦痴。文公子，想到其间心自笑，

抽身出外步迟迟。到前堂，见他美貌乔妆客，在那里，壁上端详画与诗。微绽樱唇低诵念，一回头，忽观文炳急相辞。依然霞照堂中去，榜眼难禁失笑之。不便再来闲絮搭，恐他奴仆众人知。

闲话休提，却说姜公及香士二人，俱至暮方归，尽吃得酩酊大醉。

姜清送到后边堂，峻壁相扶入卧房。酒后侍郎忘所以，便叫是：惠儿与父盖衣裳。谁知榜眼刚来到，听得其言心更详。乃上前，含笑问安呼母舅，今朝留饮在何方？不道他，侍郎早已沉酣去，不答甥儿入睡乡。文少霞，一笑回身观峻壁，却见那，状元远立靠明窗。春风吹面轻言问，有一句，不解之言要问将。

愚兄才听母舅呼贤弟惠儿，此名久闻乃系令姊芳讳，为何母舅亦以此名唤弟？难道你姊弟两个同一小字不成？敢请高才教我愚，从未见，谁家姊弟号相符。这其间，惠英果是为尊讳，还只怕，峻壁应称女丈夫。道罢文君相视笑，姜小峰，闻言变色语支吾。

兄自听错了，明明家父才叫我儿，几曾说甚惠儿的字眼？休在此胡言乱道。

快些请出到前边，莫闹严亲睡不安。修撰当时为逐客，文君停顿故迟延。笑呼贤弟劳相送，峻壁含嗔不上前。榜眼见他容带愠，真好似，桃花映雪更增妍。心暗笑，意深怜，欲去迟迟又半天。无奈小峰催得紧，也只得，春风一笑出雕檐。刚刚走下瑶阶砌，忽地回身又入帘。倒使状元吃一吓，文君含笑便开言：

兄思这后面如许空房，贤弟独居一室，倘遇风雨之夕，未免有患寂寥而更胆怯。昨者，令姊携归怜惜二美，一时失主无依，并在那厢闲置，事虽与我无干，殊属不了。意欲将伊二美，转赠与君，侍奉巾栉，备数小星，不知可当尊意否？

一者双双得所依，二来吾兄免凄其。真合式，颇相宜，向我宜春唤二姬。榜眼言时含笑面，状元听此玉容低。佯辗转，半迟疑，此必文君用策奇。一自仙姑乘夜遁，看他这，神情好似识玄机。因将二女为吾媵，以便于中察隐微。没有一些圭角露，他便好，从旁窥伺得端倪。这期间，饶君猜透机关奥，吾自有，妙法调停那怕伊。修撰沉吟存主见，故意的，春风一笑把言提：

承兄美意，关爱如斯，小弟谨当拜领，岂有推辞之理？

但恐兄言乃戏耳。果属真情，这却多谢得紧。所谓渴来得水，何幸如之。

小弟虽当少小时，不瞒说，风流赋性爱花枝。多承见赐双佳丽，这个是，岂有推敲反见辞？

但只一桩，须索说定。兄言即出，咽不及舌。可莫又起悔心，见我佳丽横陈，色声娱乐之际，却有生羡慕，横来相干，放出那杜分司的狂态来方好。

峻壁言时面带春，深深一揖谢文君。少霞微哂忙回礼，暗笑佳人黠十分。我本深情为体贴，他将诈话谢殷勤。当时含笑开言说：待我前行唤彼临。但只愁，双艳争春徒烂熳，须恐使，东皇不解惜芳芬。至于怕我生翻悔，这个是，言出如山岂有更。亦况吾，赋性风流虽好色，于这等，寻常花卉不留情。要得知，曾经沧海难为水，从来说，既见巫山莫道云。言罢含欢移步去，宜春来唤二佳人。他两个，私心正羨姜郎美，一听其情喜亦惊。感激文君为作合，含羞不语自应承。此身得侍天仙子，反却红颜薄命称。得意满心收拾毕，便随了，少霞来见女中英。文君笑谓姜郎道：须谢我，两朵秣芳赠与君。今已夜深权别过，待明日，要叨喜酒饮三樽。小峰拱手称当得，这个是，合谢高情为作成。一笑文君随别出，小峰送去命关门。乃教二女爇炉火，煮新茶，为恐严亲酒渴深。醒后索时无所得，因而预备自当心。于时默默床前坐，



怜惜双姬立案横。姜侍郎，一觉醒来交四鼓，问儿不睡为何因？小峰答道因爹睡，儿在此，恐索茶汤候片辰。工部点头称甚好，我今正是渴难禁。状元取茗亲将奉，姜工部，饮讫呼儿去歇身。睡模糊，回首忽观双女子，不禁惊问是何人？小峰便乃将言告：他两个，姊姊官中所带临。何故爹爹不认得，姜公提起始分明。

便道：这却甚好，少得我儿乏人伺候，比家人便当。可是汝才去唤来的么？小峰不好说是少霞作戏相赠，以试私衷之意，乃回道：正是儿才唤来。

于时工部命儿眠，峻壁相辞到那边。怜惜二人随左右，状元含笑悄声言。真做作，假缠绵，乃告说：自见双娇我甚怜。却谁知，今日忽教如所愿，深荷那，文家公子善成全。只惟一件卿须悉，这节事，未告夫人主母前。我和他，琴瑟自来恩爱笃，今若使，瞞其纳宠惹猜嫌。汝二人，权居下榻相陪侍，待我他时告假旋。那其间，告与夫人为纳宠，省得个，二卿日后被轻看。言完微笑双携手，故意的，俊眼流波仔细瞻。赞道果然生得好，柳枝桃叶并争妍。笑他姊丈无缘法，将恁样，佳丽反教赠下官。未识芳心何所似，可教悦服此姻缘？状元道罢春风笑，二美含羞款款言：妾等自惭薄柳质，飘零异地别家园。荷承贵客垂青盼，得侍房帟幸万千。君乃神仙天上客，微身得主谢苍天。承恩迟早无烦计，愿只愿，永保深情莫弃捐。修撰点头称好说，只要汝，二人终始一心坚，相依相守随时分，这个是我岂无情薄幸男。自必加恩看待好，断无弃旧把新怜。二娇听语含羞谢，难得多情是状元。妾辈相逢诚有幸，姜峻壁，假红倚翠假留连。移时方自归罗帐，二美相陪下榻眠。一夜无词来日起，小峰梳洗整衣冠。惜怜服侍承巾栉，峻壁登堂请父安。香士少霞同步到，见了面，各称恭喜纳双偏。侍郎笑说休啰唆，命坐留茶略暂延。他三人，各赴衙门公事去，从来翰苑职清闲。片时应卯随归寓，峻壁依然到后边。

霞照堂，一自有他双女子，姜峻壁，不容文谢久盘桓。自家亦不单身走，行步随亲一共连。镇日中，惟侍椿庭娱笑乐，或同二妾话缠绵。他两个，裙钗敬事风流客，自谓终身得所焉。侍候房中身自谨，趋承堂上意犹虔。烹茶献食时无误，工部观之亦甚欢。处此状元虽自乐，免不得，时时刻刻忆家园。萱帙祖母睽违久，不见慈颜甫及年。未识近来何所似，思量奉父作归旋。便将此意亲前告，那一个，工部攒眉半晌言：主意虽然如此好，但怕那，仇人狭路柏权奸。倘若教，一朝触破机关事，倒又使，祸覆全家要入监。我看不如稍等待，恐防再惹祸滔天。好在这，前番已有家书去，谅必家人心亦安。当下小峰听此语，无何只得且迟延。要筹良策驱奸佞，方可归家慰老萱。按表小峰情切切，且提文炳意恹恹。自从猜透佳消息，一点相思刻不捐。每思从，便处试谈心腹事，无奈那，状元常侍父亲前。有时同赴朝班列，更又是，众目俱彰怎戏言？虽则教，对面玉容离咫尺，倒好比，天台有隔路三千。常日间，思将撇下终难撇，常日间，欲待研求不敢研。只落得，忆及秦娥时在念，只落得，忌存谢子刻防严。空缱绻，枉缠绵，满腹幽情万丈牵。每每的，自解自怜还自恼，却教潦倒美英贤。书中暂接京师事，要提到，现在家中各处缘。

话说现在山东谢府、河南王府、江西文府，这几处俱各接有泥金喜报，知其公子已掇巍科，列诸鼎甲，皆不胜欢喜。于是送报单，宴亲友，贺客踵门，欢声溢座，俱各有一番热闹，无烦琐述。单表是时江西省属宗室宁藩，早已兴兵谋反，欲侵夺正德天下。收府库，释狱囚，大肆猖獗。南康诸郡，已据为已有。会巡抚王守仁，方奉旨勘事福建，闻变急还。乃与学政文上林，并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定谋剿贼。奈其势汹汹，遽难平复，诸公甚是忧之。文学士便急遣家眷归乡，避此祸乱。那姜寿仁前接家信，知其母子随同杜府回里，心甚不

悦，怪孺人短识，幼子无知。不合当此弟家颠覆之时，弃之而去，忒也荒唐，出乎情理。因此，乃辞别了文公，买舟前往杜宅，迎接家眷去了。

不提贼势炽炎炎，要表文家一段缘。前者春闹逢大比，那一个，少雯本欲赴幽燕，谁知忽遇沉痾染，耽搁功名阻左鞭。父母不由同懊恼，后逢次子捷音传，方才解却眉愁锁，喜溢门庭兀自欢。自是大郎时运蹇，得功名，因教弟反占兄先。吾家有福还无福，未能够，玉殿传胪得二元。自古人心皆不足，得陇望蜀故其然。正当喜处逢兵乱，骇得个，举室惶惶没主专。学士传教归故国，这时候，少雯却好病新痊。束装立即为登道，陆路难行驾快船。昼夜兼程无怠慢，保护着，合门眷属返家园。贼兵一路汹汹势，绕道而归且慢言。再表杭州工部府，这一向，花姨闹得更无堪。为观主母身痊可，恐防教，整理家庭要夺权。

为此，悄地慢与学宏及弟花有芳计议，欲将推倒夫人，自家为主。乃竟向仁和县里，递了一张状子，控诉说：姜姓家资祖产，现皆为莫氏侵夺。要知主人，虽获重罪，被拘运出，尚有七旬老母，在堂须养。继存六尺之孤，传宗可托。不意主母糊涂，不慈不孝，忘所顾恤，乃将夫族余资，尽行盗归母氏。因使嗣子失业难存，老亲无依忿绝，特命小妇人上控，乞恳县主降谕断还等语，云云。更以金厚赂之。那邑尊翟耀前，本是个只重钱财，毫无道德之人，得此，立即提究。将一个莫太常，气得几乎要死。

剖辩前情一切无，奈何县主假糊涂。更有他，一班无赖姜门族，图剥削，众口俱称实不诬。翟耀前，立逼偿还来具限，将一个，莫公气杀命几乎。知难辨白旋登道，入京师，要去天牢见妹夫。责备其，宠妾灭妻何若此，似恁样，履冠倒置愧称儒。

当下又恐妹子被其谋杀，便亲来接了回去。那莫夫人本

性忠厚，又加这一场恶气，终日咳声叹气，咄咄自语，竟大有痴意。而前恙复作，困惫特甚。莫府中为之延医调治，自不消说。那一位樊太君，是更不待言矣。直气得发昏，又不能动弹，卧病在床。那班奴仆，倒有大半是花氏的人，那个还把太夫人放在眼里？跟前止有柳氏燕氏及几个耿直些的仆妇，并随身使女相伴。那柳姨娘本是个长厚质地，所以花氏不将置于心上，只当无干，却每思算计兰姨。幸兰姨有识，刻刻防备，外又佯为迎奉于他，因而未遭驱逐。

姜府内，家产将为族众吞，再加诸仆又私侵，数处典铺看零散，如许田园亦半分。一霎门庭旋败落，止余甲第尚连云。得佳音，虽知峻壁泥金报，无奈是，尽道虚诬不信真。未识花姨何所意，只图独霸掌门庭。惹将族众侵家产，他倒也，不解愁烦兀自欣。日日起来无别事，朝朝上局赌输赢。不分上下男和女，那管高低昼与昏。贵贱贤愚无所计，得其相契便相亲。珍馐百味时陈列，管待来来往往人。无论九流三教客，是他所喜总招临。那一个，吴家小姐知其事，屡欲归来劝几声。无奈翁姑皆不许，也是那，成姨潜语未容行。奚落他，恁般母氏还思认，不知你，廉耻全忘甚样心。气得九华难答语，平日里，惟余红泪湿罗巾。伤心更被成姨笑，真个是，气苦交加无处伸。

又思嫡母身归舅宅，不知安否。思欲自往探望一回，谈谈衷曲，少抒积郁，谁道吴公亦不许行。

又愁又气又心焦，又挂念，父往京都陷狱牢。未得知，能使沉冤明白否，最苦这，一无信息路遥遥。倘若教，爹爹有甚差池处，倒不若，我亦拚斯命一条。那其间，纵不题旌忠与孝，也到底，强如世上受煎熬。心自苦，意空劳，只落得，终日吞悲痛泪抛。幸亏他，夫婿多情深体贴，潜去到，莫家探过两三遭。良言安慰娇妻意，表过其情话另描。

话说那姜学宏，近日光景是更不待言矣。所谓小人得志，无所顾忌，狂态毕露焉。

一从来到大门墙，美服华冠意气扬。到手余钱多撒漫，关心正事不思量。私仆妇，狎梅香，剩下功夫入赌场。入伙自多诸下仆，提扶全仗好干娘。朝朝设局为窝盗，夜夜开樽每接娼。更有有芳同一党，姜府内，可怜闹得不成腔。暂停此处新闻事，说到那，文府夫人转故乡。

话说文府夫人，一到故里，得知母家之事，不觉大吃一惊。遂将家下粗粗安置了一番，交代儿媳掌管，自己便立刻归宁探母。

文家太太坐鱼轩，为的这，心挂慈亲刻不延。带了那，两个侍儿奴仆妇，后随小轿四乘连。从人拥护来姜府，果见萧条不似先。半掩墙门人悄悄，却原来，司阍也去赌银钱。鱼轩刚至厅前院，早听其中一片喧。姜氏夫人忙下轿，侍儿扶从款金莲。行来厅上抬头处，固是生平所未瞻。只见其间排赌局，一个个，呼么喝六故喧阗。不分男女人多少，那花姨，同局挨身在里边。一见夫人齐吃吓，大家立起意茫然。这人撒下三张地，那人丢开一副天。霎时间，乱乱纷纷齐走散，只剩下，花姨侷促愧容添。含惭不好回身去，只得个，假作欢欣接上前。

啊呀，失迎失迎，不知姑太太是何日荣归？家下人怎全然不晓，竟未曾遣使远接，幸乞海涵恕罪。

花氏言完面带春，文太太，微微一晒启朱唇。说道吾，女儿归省平常事，这个倒，无用谦虚少接迎。为得知，堂上太君遭困辱，因此上，今朝急急转家庭。言完举步慌忙入，那一个，花氏无何陪了行。闪过锦屏来内院，看时已及嫂中厅。但见那，寂寂无人门半开，凄凉景色院生苔。摆几张，斜横桌椅堂前满，挂数幅，零落丹青壁上歪。到处灰尘难着步，文太太，见斯不免感于怀。

回头故问花氏女，何事夫人不见来？想必后堂陪老母，却为甚，中堂为此积尘埃？花姨听问心中想，诳语相回笑映腮。叹口气来眉皱皱，慌忙启告不迟挨：

咳，姑太太不要说起，那夫人么——

一从家主进京邦，忽地生心变了肠。尽以资财归母族，毫无善意待高堂。太君卧病难为主，妾辈无能怎阻挡。这而今，索性自家归去了，堂前不念老姑娘。

为此，前日贱妾实替太夫人气忿不过，浼族中人递了一张状纸，控诉邑尊要莫氏归偿姜门祖产。不道舅老爷理也不理，反入京告部状，诬控去了。此案现尚虚悬未结。

花氏言时假咬牙，夫人点首故咨嗟。于时回到萱亲室，但只见，冷落深堂掩碧纱。止有个，老姬曝阳阶上坐，在那里，手持薰扇细煊茶。抬头忽见人来到，忙忙的，立起随将帘幙拉。启口叫声姑太太，登时通报面添花。

乱叫道：柳姨娘，燕姨娘何在？太夫人可醒着么？今有姑太太忽地归来到此，可是喜也，快出迎接。

太君床上正昏沉，一听此言喜又惊。柳氏匆忙移绣履，兰姨亦便与同行。齐带笑，各含春，迎到檐前叫一声：

好呀，姑太太归来了么，却教太夫人望眼将穿，想念多日了。

双双叫唤笑容堆，姜氏夫人答应唯。款步一同来内室，床前相见老慈帏。微带喜，半含悲，久别初逢泪共挥。姜夫人，见母眠床难下拜，他两个，姨娘参见礼同为。夫人答礼忙扶住，寿母时间喜展眉。急命女儿床上坐，二姨亲自献茶杯。初逢各叙寒暄语，侍妇丫环共与围。夫人说：母染沉痾何日起，大觉得，慈颜减却旧容辉。念女儿，久疏音问全无晓，今日闻之立刻归。太君言：自汝随夫江右去，云山阻隔寸心违。尊荣安富犹还可，再不道，

目下年来吃尽亏。汝侄遭灾冤莫诉，若兄被陷命将危。要得知，为娘垂暮桑榆景，遇恁样，事事伤心受折摧。不免忧深为致疾，至而今，看将数月卧床帟。心已碎，意全灰，巴不得，老命残生早早追。已是般般无解救，偏又遇，家门颠覆失其规。

呀，女儿，似这些横祸飞灾，也还可说，更有那希奇家事告诉你时，只怕也教气倒。

遂将那，花姨恶迹一桩桩，向女儿，逐次重头诉细详。这而今，嫂嫂可怜归母氏，做娘无法病郎当。已经家室生虺蝎，偏遇权奸似虎狼。论其间，斥逐妖娆原易事，奈他这，结连首尾有人帮。谋莫遂，气难降，只落得，一命旋看旦夕亡。难得我儿今日返，还须为作我相商。这一位，太君只顾晓晓讲，却不道，花氏随来也在房。当听太君多少话，只气得，通红满面走忙忙。唠叨一路低声骂：我倒要，看你娘儿怎主张。病得恁般看待死，尚还作，毒言出口把人伤。

可笑啊，可笑。便告你女儿知道，有何用处？我须不惧。只怕惹恼了我的性子，管教你那老命残生，早些断送。花氏行来一路言，姜夫人，微微听得怒心田。欲思走出加威叱，却恐慈亲惹气添。只当无知权忍住，春山双蹙柳眉尖。殷勤安慰生身母，且把愁肠稍放宽。保重身躯将息好，至于这，家庭调处女当肩。谅其一个偏房妾，处治何难敢自专。即是族人侵产业，那个也，自然有法复田园。休气恼，莫愁烦，快遣家人接嫂还。料理家庭来整顿，把那些，闲人立逐出门阡。夫人说得方高兴。樊太君，摇首连连说道难。

我儿说得却是好听，据我看来，办之殊不容易。

一自那，家庭紊乱不成规，我也曾，几次生嗔发过威。怎奈无人能奉教，依然闹得乱成堆。分产业，倒门楣，只索由之姑听随。白惹一场闲气恼，可怜老命几垂危。最可恶，助他为虐诸房族，

更有那，奴仆无听我指挥。这其间，复此家园殊不易，我看是，除非京邸你兄归。太君言罢长吁气，倒把个，姜氏夫人笑亦悲。

便道：母亲放心，毋烦过虑，儿自然有个处法。这班人何难治服？不必惧怕也。

这光景，一由我母太仁慈，二者是，嫂嫂无能欠主持。所以教，恶妾纵成凶似虎，不然何致便如斯？难坐视，怎踌躇，少不得，女作调停母听之。敢以家规锄恶妇，当求官法逐旁支。这悍姬，恁般作恶无情理，恐后日，谋杀萱亲未可知。道罢回头呼燕姐，快差人，迎归主母莫挨迟。那一个，兰姨欢喜连忙应，立起来，带了莺儿与燕儿。

来到厅前，招呼了几个家丁，叫打轿去接主母归来。传言说是姑太太今早归宁，务接夫人回来相会，有要紧事商量。速去速来，休得违误。

家人听说不迟疑，打轿连忙去如飞。为惧文家姑太太，向来性格有威仪。自知一向多非理，及此如何不奉依？不表家奴心下事，内庭再把太君提。依依母女论心曲，说不尽，两个年头各是非。燕柳命人厨下谕，速整備，洗尘筵席午须齐。少时闻报夫人返，大悦双双燕柳姨。便偕同，仆妇侍儿忙出接，莫夫人，厅前下轿问端倪：

不知姑太太系何日乡归，太夫人近可好些也未？那恶妇人这一向作何看待？有甚言语否？

二妾回称今始来，教迎主母叙衷怀。太君神气方聊好，想必是，见女归宁心一开。至若花姨无善状，无非终日嚼胡柴。遇之只索如聋哑，他使乖来我学呆。这多时，未识夫人痊愈否，贱妾等，日思探问愿难谐。一班儿，奴才尽系他心腹，叫唤无灵那应差？欲待自家乘轿去，又恐怕，花姨刁恶出言歪。不云忆主怀恩义，定说因私窃货财。为此逡巡无可奈，空教挂念叹声咳。他二人，言时不免同挥涕，那太太，一阵伤心泪亦揩。想起了，爱女分抛



辞故国，丈夫被陷阻京台。凄凉触目人何在，更又见，满径荒芜尽草莱。只为多时无主管，那一众，下人躲懒不当差。虽教家事花姨掌，止不过，猫鼠同行耍戏偕。以致华堂如古庙，糟蹋得，灰尘到处路全埋。夫人触处伤心色，慢吞吞，二妾相扶款绣鞋。仆妇侍儿随在后，径来到，阿姑卧室上台阶。姜夫人，出迎执手呼贤嫂，莫氏观之意自哀。为是娇娃为彼妇，朱陈空结事违乖。初逢不免添凄惨，强忍多时泪始揩。回唤贤姑同应答，各行常礼进房来。莫夫人，上前安候尊姑长，侍立殷勤询病骸。媳妇自惭真不孝，无能无德更无才。大人有恙抛离去，只为亲兄作主裁。失奉茶汤深负罪，幸祈恕此不应该。这多时，未知慈体今何若？媳妇是，自别高堂日拟猜。只恨自家无智术，不能服此怪裙钗。反教失却三从礼，避向兄家若鬼胎。真乃身心分两地，只落得，走投无路学徘徊。料大人，家中境遇差相仿，为使慈容日见衰。且喜姑娘今日返，婆婆庶可略宽怀。夫人说着重流泪，樊太君，点首称然叹道咳。自是家门多不幸，未能兰玉早生阶。因教纳此猖狂妇，那晓芝兰亦未栽。倒有许多淘气事，因风纵火一时皆。我儿媳妇真贤德，并载于归绝忌猜。自是旁人为带累，方教撇我暂违乖。不烦引过心怀歉，只当我，姑媳同时遭病灾。惟愿家门从此顺，太夫人，言时拭泪笑盈腮。当时姑嫂皆称是，两姨娘，亲到床前把椅排。奉请双双姑嫂坐，他二位，夫人对面坐分开。侍儿仆妇将茶献，乍相逢，各诉多时契阔怀。莫夫人，告与惠英遭强逼，又提工部忽收监。文太太，细言任所逢兵乱，又述前番失女孩。说到相怜同病处，不由各把泪痕揩。齐叹息，共悲哀，不道家家时运乖。悲叹一回重说起，又提到，前番峻壁那根茭。奇奇怪怪荒唐绝，却不道，独占鳌头乃俊才。当时那，姑媳从头争告诉，文太太，不胜欢喜叫奇哉。这却教，祖宗余荫兄之福，无用疑时不必猜。似恁般，外甥生儿从古有，要知道，吾儿素性

最迂呆。一时不好为承认，料必芝兰亲自裁。这其间，更喜郎君非落拓，掇高魁，三元连捷列金阶。堪奇堪喜尤堪贺，胜似吾家两个孩。自是兄家真骨肉，方教具此巨川材。既然教，真传藏有麒麟种，岂惧这，争嗣纷纷狼与豺。

前者，我在江西任所，传闻新科状元点了姜峻壁，乃系浙江人氏。正自猜疑，不知道是那一支派的子孙？料必疏远之甚，故素未知名。却不道就是我之嫡侄，这却可喜之极。亦可欣来亦可嘉，难得个，麟儿天赐继兄家。既经有此连城璧，何虑分争集众邪？待我明朝来做主，正门庭，不愁口舌费唇牙。以抒贤嫂多时忿，更免慈亲日夕嗟。先把家门安顿好，那时节，再驰书札赴京华。探兄消息察详细，勉侄于中保护加。果属自家亲骨肉，伊岂不，尽心极力为其爷。

常言吉人自有天相，以兄心地论之，谅不致重遭惨祸。

母嫂且暂宽怀，姑且待之，自有佳信。

文家太太慰慈萱，姑媳于时心略宽。他话闲谈无半刻，早见那，两姨邀赴接风筵。姜夫人便将言说：何不把，桌椅移来床面前？省得太君嫌寂寞，大家一席共承欢。我与你，夫人相对东西坐，尔等同来列下边。燕柳二人忙答应，含笑说，妾们何敢共随肩？只应把盏为承值，姜氏夫人道莫谦，此乃私房无外客，不消拘礼且从权。敬伊孝顺双双好，从此须将另眼观。言讫回头呼嫂嫂，小姑之语可当然。莫夫人，闻斯含笑连称是，便传谕，二妾从之勿再言。燕柳当时同告罪，侍儿们，床前摆设早完全。太君拥被帟中坐，自觉得，今日精神胜似先。虽则教，病厌珍饈时已久，今尝饮食觉香甜。当时席上传杯盏，两姨娘，侍坐殷勤敬意虔。承睫俯眉多逊让，席散后，早看红日已西偏。残肴撤去香茶到，娘儿们，说说谈谈各自欢。忽听侍儿廊下报，又来了，少雯公子一青年。莫夫人，乃同二妾抬身接，文公子，款步登堂说请安。下

礼先为参舅母，夫人扶住避连连。二姨常礼同相见，陪往高堂姜母前。安候外婆通问讯，太君欢喜笑容添。夫人便命贤甥坐，略致寒暄一二言。姜氏夫人随问子，我儿可晓一根源？

前日闻汝表叔水清臣新调杭州太守，目下不知可到任也未？

公子回称久到杭，闻得说，官风正肃较前强。但嫌性太刚而执，不趋奉，率直应难任久长。那一位，太太闻言来点首，便谕儿：明晨持帖谒黄堂。恭邀表叔同来此，有件事，为母烦伊一主张。公子问娘何事故？姜夫人，回言汝见自知详。重嘱咐，莫遗忘，公子唯唯答应娘。一道茶完随别去，只因为，初归府第事多忙。不言公子承慈命，再表花姨先自防。

话说那花氏，今早见姑太太归宁，未免吃了一惊。继闻他作主去接夫人回府，益加不悦，但无可如何，只有背地咒骂，恨恨而已。当时虽不去迎奉他，却也不敢出来再为生事，便自躲向房中去了。私下又吩咐学宏、有芳，各自敛迹，小心些，待其回去时，再作道理。二人奉教不提。

话来却说众家奴，见了这，主母归来各胆虚。急急收开牌儿局，忙忙藏过酒双壶。措桌椅，扫庭除，挂正丹青又擦炉。更及侍儿和仆妇，也把那，中堂打扫共排铺。牙床宝帐重安置，有几处，戳破纱窗又另糊。顷刻间，整整齐齐犹向日，收拾得，灰尘霉迹一些无。忙忙早又黄昏后，后堂中，膳罢言谈至鼓初。侍候太君安睡了，文太太，低言便把二姨呼：汝两人，仍侍太君陪下榻，我要去，前堂共嫂一房居。

为是多时睽隔，今宵欲与共榻，作一个竟夜长谈，以抒积郁。让你二位，陪我老母早些安睡，待明朝请看一出新戏。不劳相送前来，各人自便可也。

两位姨娘笑应知，双姑娘，床前便把老亲辞。许多仆妇同随出，

点一对，明角灯儿小婢持。燕柳殷勤相送出，夫人二位步迟迟。径来到，前堂上面身归坐，饮香茶，把袂论心又几时。方始各人收拾睡，待明晨，妆成候罢老萱慈。

用了早点，文太太便叫自己家丁，分头前去将姜门合族之人一齐请来。那家丁说：门户太多，一时记不清楚。姜夫人遂开一名单付与，传言说：系太夫人之命。因为京内有信，老爷已定了重罪，永不还乡，待要这家资无用，欲将作一个义举，故特请众人共议这桩大事。定了章程，孰亲孰远，以便分派。即将产业田园，一齐赠与各房各户作个遗念，省得日后瓜分不均，各行兴讼，失了祖宗大方体面。

奉命家丁去如飞，诸族党，不知是计那迟疑。一霎时，纷纷拥拥如蜂集，挤满厅前列坐齐。那一位，姜氏夫人携嫂出，上前来，见他合族笑微微。佯告云：特邀众位无他事，只为兄家祖业遗，这而今，屈祸横遭家失主，更遇此，双双姑媳病支离。无后代，乏承基，难保家庭不改移，故欲早为分派定，诸宗族，合同一议莫相欺。这其间，吾兄若有亲生子，那时节，吞并田园却不依。姜氏夫人言至此，众亲族，大家立起应声齐。

便道：姑太太见教不差。此乃自然之理，有恁说得？今日此举，看祖上一脉之情，遗身后千秋之德，各宗末皆叨惠多矣。

那多人，一口同声话未完，忽听得，金锣一棒到门前。又观闾者飞来报，说道是，本府前来已降轩。不识却因何事故，将一众，族人吓得尽茫然。纷纷走避厅厢内，文太太，笑展春山眉黛尖。早见水公移步入，堂堂一表貌威严。莫夫人，见时方欲回身避，文太太，一把忙将罗袖牵。笑说无消回避去，今日里，自应同证见当官。事关重大休拘礼，嫂嫂而今非少年。说得个，莫氏夫人无奈止，却见那，府尊已是进廊间。后边随着文公子，文太太，

衿袖从容接上前。宾主殷勤同见礼，相邀上坐各相谦。一巡茶罢收杯去，文太太，半欠身躯先笑言：

自闻贤叔荣任敝乡，曷胜欢忭！只因迢隔云山，多有失贺，歉仄奚如。今日重劳大驾者，实因愚嫂母族有一件家庭细事，不平之甚，要恳作个主裁，谅蒙秦镜俯察，赐以明断也。当下那，水公答应问根由，文太太，细以其情诉一周。休说我，兄长久经生庶子，这个是，亲房尚有侄云楼。特呈明，伏祈表叔从公断，令族人，退出家资万事休。更有他，强嗣学宏须逐去，不应若辈继箕裘。夫人说着回呼嫂，快呈出，帐簿清查好检收。莫夫人，答应慌忙差婢入，着两姨，速行查出莫迟留。须臾捧到夫人接，命甥儿，呈上黄堂请主谋。

当下水公接过一看，原来是四本帐本。一是田园总记，一是典铺各行商总记，一是各处市房总记，一是住居房屋及所有现在银钱、金珠、宝玩、家藏古董各色诸物总记。水清臣，从头一看暗惊叹，原来这，姜氏家资却不凡。与当初，王恺石崇争不远，怪不道，族中群小视眈眈。当时欠体称贤嫂，此事今朝据我看，无甚疑难为剖断，只消我，一张谕帖保平安。谁人胆敢犹吞据，这个是，律有明条法不宽。姜夫人，听此称然连道是，他当时，莺声一啭即高传：

两厅厢内诸位族人听者，今有府尊明断，谅已并闻，各宜遵奉。凡有吞据去的田园房产，以及花氏向所私赠款项，可速一一吐出，交还原主，此后无许复行滋扰。今日妹代兄主，看祖宗分上，自然有个道理，岂令扫兴空归？少不得亦各教小有分惠也。

夫人朗朗一声传，走出厅厢几少年。向水公，公祖齐称同下礼，说道是，有言一句禀台前。小人们，尽皆此处亲房族，浑庵公，花甲将周乏嗣男。我等合应承所业，谁能立议作遮拦？老公祖，

虽然知此杭州郡，休把人家家事专。言罢数人齐跪倒，屏风后，学宏又出禀根原。治晚生，此间叔母前承继，岂有无端要逐还？断公私，伏乞太尊详此理，家叔是，无传应我立门闾。这一位，文家姑母虽亲长，难把姜门主代担。请太尊，明察切休存左袒，莫将此，别人家事横相干。学宏言讫同前跪，气得个，黄堂太守怒冲冠。便向莫夫人质问，其中可是恁情端？夫人垂泣称诬妄，欲待言时泪不干。直等府尊催快说，方将这，前情一一诉为官。祈恕笑，是难堪，都系那，篷室无知妾擅权。伏乞府尊明剖断，念寒门，有儿那要恁愚顽？新科鼎甲官修撰，姜峻璧，他是吾家嫡血传。诉罢夫人重下泪，水太守，赧然变色厉声言：

呸，好一班无耻的奴才，不知王法！本府尚未加叱辱，

胆敢胡言，先为挺撞起来。

你道吾，别人家事横相干，这个是，大可朝廷不用官。一任他，骨肉相残诸百姓，那也教，人家家务政无关？且问尔，夺人祖产该何罪？且问尔，紊乱宗支理可堪？也须知，本府既为民父母，知此郡，岂容治下出刁顽！言完拍案呼随役，快与我，押去诸人到署间。少刻回衙笞八十，锁枷一月是从宽。水府尊，一声吩咐哄然应，此际诸人始吓瘫。一起哀求同叩首，胡言乱语乞包涵。皆由愚昧无知识，从今后，不敢胡为赐放还。那一位，太守怒容犹未答，两厢内，众人齐出叩台前。祈赦宥，乞恩宽，请看这，祖上斯文一脉传。良久水公威始霁，喝声起去谕良言：

罢了，本府转看浑庵公分上，权恕尔辈一遭，下次却不可再行滋扰。若蹈前非，本府得知，定当重加处治，不复宽贷。言讫，便向莫夫人道：即请老世嫂每人赏他两个元宝，开发去罢。

莫氏夫人应一声，忙差女婢内中行。教两姨，速为取出花银子，水太守，坐待厅前闲话论。慢品香茶无片刻，早观搬取到前厅。

侍儿仆妇呈于案，太守亲将散众人。拜谢一时齐退出，纷纷各转自门庭。水公也便相辞别，文太太，姑嫂殷勤致谢深。太守含欢称不敢，这个是，为官当得理民情。似此等，顽徒若不加申饬，滋长刁风败五伦。言罢告辞公子送，排职事，乘舆归署不须云。言到厅上姑和嫂，客去相携各转身。公子一同随母入，屏风后遇二钗裙。原来燕柳双双在，窃看新闻立后屏。见人来，拍手不禁齐叫快，姑太太，行为才调实堪钦。文家太太含欢答：这个是，本府贤良岂我能。少刻后堂还有戏，好教二位畅芳心。莫夫人听忙相问：不知道，还有希奇甚戏文？答道此时且慢说，稍停嫂嫂自知闻。只为你太人柔弱，至令愚衷抱不平。一面言时回入内，双姑嫂，床前禀告太夫人。太君欢喜连称好，做妹子，为顾兄家亦理应。自幼我儿心便热，不像汝，哥哥凡事冷如冰。夫人亦笑言称是，他却是，古怪迂拘怕染尘。止晓纵情诗与酒，更多直口不思寻。若非恶语伤奸抚，那得身遭横祸侵？屈指入都多日矣，吉凶二字未分明。夫人提及弹珠泪，老母床中叹几声。姜氏夫人防又哭，忙将别话共谈论。将言说与含烟道，可把花姨去请临。太老夫人忙问女，这时候，唤他恶妇有何因？

姜夫人道：无甚事情，不过请他来替嫂嫂出这一口恶气。

少刻母亲也放出些威势来，好教惩治一番。自家却休动真气，恐又添出病来。

姜母闻言一笑依，含烟便去不迟疑。话来且说花家女，这件事，今日几乎气杀伊。逐去螟蛉心爱子，恨只恨，平空来此恶东西。行霸道，用深机，忒也将人过分欺。倚仗自家多脚力，这场做作好威仪。怪道他，前遭拐失亲生女，恁举动，狗肺狼心天报宜。正在那，独坐房中喷恶语，走到了，含烟满面笑微微。

叫道：花姊姊在房中做甚？姑太太有命，叫请你前去，有一句话说。花氏道：那恶妇人与我有甚话说！我可不去见

他。柳氏道：只怕是要将家事交你掌管罢？方才我听他悄向太夫人说，夫人忒煞无用，掌不住这大家，我更不必提起，也是一块木头。其中兰妹虽少有点见识，又太年轻，服不住人。那口气大约推重姊姊，你去听时，自知分晓。

柳氏相邀造语讹，花姨听此暗猜摩。含烟老实应非诳，我且前行看若何。想罢抽身随柳氏，同来后院不迟俄。径临太老夫人处，抬起头来举目睽。

只见太夫人拥衾而坐，夫人姑嫂对坐帟前，一个个面含怒色。

不免心中吃一惊，无何来见太夫人。太君此际翻其面，手指妖娆喝一声：

啊呀，贱人呀贱人，你来了么？我且问你这一向做得好事呀！

胆敢勾连合族中，惹出了，狐群狗党一窝蜂。吞祖产，败门风，所事般般理不通。诬告舅爷伤至戚，公然继子蓄顽童。欺凌嫡室乖伦理，你的这，罪款桩桩不可容。言讫厉声呼媳妇，由来须不是痴聋。这般泼贱难宽贷，便将他，立毙还嫌家法松。那一位，太太应声方立起，早将个，花姨气得面通红。飞步来，登时索性翻将脸，扭住了，莫氏夫人头撞胸。带哭连啼高喊叫，无故的，高堂何乃责奴凶。想因恶语为挑拨，我与你，拚得今朝两命终。把一个，太太气得容失色，险些儿，被他撞倒跌房中。幸亏左右忙扶住，恼坏了，文府夫人火直冲。紧皱蛾眉睁凤眼，红云飞满玉芙蓉。金莲抢步忙来到，喝令丫环众女童：

啊呀反了，你等众人还不替我拉开，将这泼贱货捆起来再处。

当下那，诸婢闻言正要行，花姨大喝众妖精。须知奴亦姜门主，休出胡言忒煞轻。这其间，谁是大来谁是小，无非同一嫁夫君。



若还欺我无生子，不知道，莫氏之几何处存？说得众人不敢动，文太太，一时火气透青云。瞋细风，啖流莺，手指花姨喝住声：

住了，你才说甚话呀？敢是失心疯了。休道你不过吾兄一妾，便作是位正室夫人，似这般荡覆祖产，败坏家声，不修帷薄，有侮尊亲，玷辱风化，貽羞里党，种种罪名，亦犯七出之款。

你道今朝莫这般，我偏要，强来做个出头椽。敢将主母相欺负，王法全无反了天。即此何妨为弃逐，这个是，有谁拦阻敢多言！快些还不松将手，那时节，家法行来尚可宽。姜氏夫人言未讫，把一个，花姨气得眼睁圆。一松放了夫人手，奔向文家太太前。道是我们家室事，何劳要你恁心偏？寻气恼，讨憎嫌，事事无干强出头。岂不知，嫁出女儿泼出水，怎么把，兄家诸务硬挑肩？

啊呀，可笑呀可笑，这道理我自晓得了。

想为你夫去领兵，恐防即做阵亡人。因而来到兄家里，要学文姜当时情。这其间，可晓你兄亦待死，我看来，徒劳也是瞎操心。花姨正说犹无毕，气坏旁边文豹君。

原来少雯随母入来，也在外婆房内坐着。一旁听了半日，不好多口，今闻此语，不觉大怒而起。

走向前来叫外婆，听他之语意如何？世间可有斯情理，我母无非看不过。怎使姨娘胡嚼舌，这个却，吾须不怕女妖魔。樊太君，当时气咽犹无答，文公子，乃向花姨一把拖。

怒道：我也不便打你恁样泼悍妇人，姑看舅舅分上，只命叫捆起来，待外婆舅母如何处治。看发落后，即奉母归去便了。

究竟花姨是女流，被少雯，牢牢抓定自难由。太君此际方开口，叱骂何将恶语洩。当使罪名加一等，厉声吆喝众丫头，快齐着力将他捆，这泼贱，我断难容不罢休。一众侍儿忙答应，向前来，

大家动手不迟留。推倒他，置于春凳齐齐按，捆起了，几道麻绳紧紧收。至此妖娆难转动，只剩得，杀猪似喊震高喉。太君忙便呼儿妇，快取皮鞭着力抽。回唤兰姬呈主母，那晓这，夫人一气力全柔。面如土色浑身颤，接过皮鞭抖欲丢，下手轻轻无力气，一鞭打去慢悠悠。旁观公子难禁笑，原来这，舅母仁慈不记仇。恨不代为敲几下，方教出气愿相酬。那一位，太君见媳浑无力，便向那，燕柳双姬道事由：

啊，柳燕二姬可看见汝主母这蒲鞭示辱，倒便宜他受用了，就算过去不成！你二人可代为行杖，各打他三十皮鞭，问他下次可能改过也否？待招了便罢。

二人平素恨他奸，这一向，更受腌臢气万千。今听此言真合意，忙向那，夫人手内接皮鞭。两旁用力轮流下，打得妖娆哭震天。六十抽完方歇手，太夫人，问他那肯便招言。啾啾唧唧犹然骂：平白地，无故欺人忒也偏。只索教，拚此残生寻一死，阎王殿上訴其冤。管教追取诸人命，更暗佑，家主平安返故园。我与他，廿载夫妻恩不浅，岂无追究恁情端。料应要把冤仇报，只恐教，偿抵同将性命捐。何苦为人多作孽，岂不晓，前生冤债此生填。一个个，亡儿失女因何故，端只为，丧尽良心所以然。至此昏昏犹不悟，怕不是，变猪变狗在他年。唠叨带哭低声骂，太夫人，听不分明冷笑连。

你要偿命么？这也容易，待我儿子回来，如果为你报仇，我这老命只索抵偿便了。

言罢重为叱二姬，既是他，欲寻短见命归西，不如立毙于鞭下，少得终朝闹是非。姜母说完连叫打，他两个，口中答应意迟疑。眼观姜氏夫人面，文太太，会意将言向母提。

母亲息怒，听儿一言相劝。若论此妇种种所犯，其实罪不容诛，死无足惜。但我家庭究非官府，活活将人处死，却

难为情。据儿主意，姑暂宽饶，押去锁禁冷房，待他闭门思过，等兄长归时，一任他自家发落便了。

文家太太告慈萱，莫氏夫人亦道然。姜母点头随允许，命左右，立将送去莫迟延。花姨至此方无语，恐惹生嗔又动鞭。当下齐将松了绑，浑身痛楚泪涟涟。刑伤过重难移动，侍女搀扶到外边。送去房中床上卧，声声哭骂闹喧喧。太夫人，当时下令为关锁，燕与柳，承命当时共上前。给一侍儿为看守，与之同食更同眠。防其手下多奸党，恐窃与，抚院勾通起祸端。锁闭冷房皆为此，这是那，大家议定昨宵言。按云花氏加幽禁，再说文家那少年。

当下少雯公子见事完毕，便请母亲归去，不可久留舅宅，

致惹嫌疑。姜夫人答应了，便要起身作别母嫂。

太夫人，见此伤心泪下来，叫一声，外孙何乃恁迂呆？这无非，驴鸣犬吠喷蛆语，何用存心怕忌猜。要得知，汝母此为因慰我，恨他恶妇代分排。岂因此语旋归去，却使我，乍见重离意转哀。言讫太君容惨淡，文太太，凄然也便泪同揩。忙言不必多伤感，这个是，儿且留居母放怀。姜母闻言方止泪，莫夫人，上前四福袖双抬：祈莫怪，恨无才，致使家门事事乖。带累姑娘来受气，外甥烦恼自应该。今朝愚嫂赔将礼，请贤姑，芥蒂休存姑撇开。姜氏夫人忙立起，殷勤回礼笑盈腮。

岂敢岂敢，嫂嫂言重了。如何天下竟有这样忠厚良善之

人，小姑深愧不及，佩服多矣。

方才花氏胡乱云，我在旁边火直喷。嫂嫂可怜无半语，分明好似一呆人。太君听此容含笑，说道是，汝嫂无能十二分。故使他们全不怕，家庭以致乱纷纷。这却教，各人赋性天生就，勉强为之所不能。当下少雯随作别，姜夫人自嘱亲生：传言汝妇权家计，我却难于遽转程。要待外婆身体好，于时乃共返家庭。尔勤学业休荒废，要晓得，弟已登瀛入翰林。耽搁今科缘抱病，下回刻志

要成名。更加一件休忘记，探听江西汝父音。胜负如何凶与吉，即来通报我知闻。少雯公子唯唯应，正说堂前午宴呈。姜母留孙同入坐，多才膳后始辞行。不言公子回家事，再说姜门详细情。

话说姜府是夜无词，到了次早，莫夫人便与两姨商议家事，拨了几个老成干练的家丁，去到各处收复清查。凡典铺行商内为人盗取所有亏空者，尽皆出帐振理一新。自己家内亦带二姨，各处巡察检点一番。仓库银米，皆有遗失，其余诸物，更不待言。止有粗重家伙，丝毫未动。莫夫人当下查看完毕，便各处另加封锁，派令妥当人看管。又将家下男妇，凡曾越职犯分偷盗懒惰者，概行逐出，另自换人。尔时，原来那花有芳早偷了若干东西银子，逃的不知去向了。夫人整理旧门楣，各事仍依向日规。不觉忙忙天又晚，到前堂，将身歇息坐房帷。当时燕柳高堂去，独一个，想后思前又自悲。相公呀，一去全然信息无，枉教我，老妻日打闷葫芦。未知究竟凶和吉，难卜其中实与虚。倘使含冤真不测，待把这，家门重振又何须？无嗣子，继吾夫，也不过，久久仍归一敝庐。

呀，正是，前番那峻壁之事，近日不知怎样了？前日泥金有报来，状元第一是英才。却缘何，多时不见其书至，莫不前番乃诳哉。究不知，可否是夫亲骨肉，究不知，果真系我女婴孩。难测度，费详猜，雁杳鱼沉信又乖。今我昏昏如在梦，止落得，一身愁恨日悲哀。夫人正自凄惶处，早见家中晚膳排。后面侍儿来奉请，莫夫人，起身扶婢下堂阶。径来侍膳婆婆室，姑嫂闲谈悦母怀。膳后迟迟交二鼓，等着那，太君入寝略迟挨。姑嫂们，相携方始来前院，两夫人，深夜论心一榻偕。明早妆成候安毕，却接到，一封喜信自京台。

原来是那姜秀，前在京邸，奉主人之命，报喜信来家，今日方才到了。

只为途中染病灾，耽搁在，招商店里作延挨。因而迟滞今方到，报佳音，喜杀全家乐满怀。直入后堂来叩见，夫人姑嫂笑颜开。太君床上闻知了，这一喜，不觉浑身脱病胎。大悦登时扶杖起，好比是，从天落宝更欢怀。详底里，问根菱，姜秀从头细禀来。

一面告禀详细，一面将信取出，呈上夫人。

当下夫人接信音，急开封，从头朗朗诵分明。方晓得，侍郎久已离监禁，方晓得，峻璧钻谋救父亲。方晓得，乔梓现今居寓所，方晓得，舅甥共处各安宁。于是读罢人人喜，真个是，一纸家书抵万金。姑嫂欣欣同作贺，开怀第一太夫人。容带笑，面生春，忙叫贤哉媳妇听：

媳妇呀，你看这事可不喜欢杀人了。

不独沉冤一一伸，更难得，公然峻璧即吾孙。这其间，是非曲直分明见，假使真为冒认人，怎能教，为顾家门多出力，怎能教，躬承子职恁操心？自然他，本为骨肉方关切，所以是，一到京都即救亲。此乃先人遗福泽，从今后，香烟有托耀门庭。真可喜，实堪欣，得此佳儿后代兴。我观其，有智有才强似父，方能救取免灾迤。多年盼杀孙枝秀，难得个，一旦公然慰老身。他日死归黄土下，不教蔓草长荒坟。太夫人，言时笑谓亲生女：不知你，兄长胸藏甚样心？生了孩儿藏在外，这件事，多年未见一提因。休云为母从无晓，即便是，汝嫂全然也不闻。直到去年秋榜后，那峻璧，一封书信寄家门。同骇异，各疑惊，实乃蹊蹊意外情。诘问尔兄犹不认，令人好个不分明。

彼时我等疑信参半，再三研诘其事，好笑汝兄坚执不承，只说是他人冒认门户，图此借光，实也不知其何意。我只说汝兄素性老实迂拘，从来不作诳语。既道并无此事，料是真情，随不复置问。各人疑惑，或系荒唐少年，作此妄诞，冒认吾家门户，也不可知。

那道今朝竟乃非，果是我，孩儿骨血外方遗。真可喜，亦堪奇，可恼你兄故见欺。恁情由，去岁若令明白了，到底也，教娘早喜一年期。太君提及嗔含笑，文太太，满面春风把话提：

母亲休怪长兄隐瞒，孩儿却猜出这意思了。

不过是，自负生平品学优，这行为，恐招物议涉风流。因教生子深藏匿，未便轻轻使出头。要待他，金榜题名登雁塔，玉堂奉诏拜宸旒，那时方始分明说，好教人，羨此佳儿始结喉。言讫含欢回问嫂：吾兄大约此来由。夫人一笑无言答，燕柳含欢代应酬：

姑太太猜得不差，本是老爷同胞兄妹，晓得素常情性，

只怕就是这个意思。

举室欣然笑语哗，莫夫人，又将姜秀细稽查。你可知，现在小姐如何了，为什么，信上全然未说他？想必老爷欣有子，因将爱女置天涯。目今究竟生和死，曾否承恩侍翠华？那一个，姜秀只因公子嘱，含糊回复免咨嗟。乃答云：探知小姐无承幸，这一向，身体平安际遇佳。为的那，公子新亲情份上，楚贵妃，有心相救把恩加。合堂听此皆欣悦，更把那，峻壁郎君着实夸。止有个，姜母迷糊浑不解，是何亲戚甚根芽？只因信上书聊表，年老之人耳又差，遂向家丁重诘问，当时姜秀笑添花。便将恁事从头诉，公子已，联结朱陈与楚家。为惧权臣辞不得，与说定，英皇一室两娇娃。太君至此方明白，莫夫人，便向姑娘启齿牙：

敢问姑娘，这位楚小姐，莫非就是大外甥所聘之女？这

却成个甚么道理呀？

姜氏夫人应一声，自然就是那钗裙。嗟吾长子空留聘，不料奸雄别缔姻。本乃教，其母当年私订约，变端原是意中情。好在我，孩儿已有齐眉妇，这无非，流水浮云当甚真。贤嫂何消存芥蒂，我看来，一夫一妇倒相应。省得教，将来家事难调处，媳妇温柔舅母形，恐无能，对那奸雄骄贵女，闺房必致是非生。这一来，

倒还如我之私意，也使孩儿歇了心。姜母闻言亦道是，我儿见识不差分。试观侧室多无逊，何况英皇体并尊。更又生为权贵女，定然性格欠和温。莫夫人听微微笑，便乃道：若照婆婆所料云，这裙钗，怎与女婿同作妇，倒教我，一桩心事又担惊。言时不觉眉头皱，姜氏夫人满面春。失笑叫声贤嫂嫂，姻缘前定不由人。

母亲不过平空而论，如此说法，好笑嫂嫂倒又愁起来了。料想儿媳房帟之中，醋瓶醋罐总摔不到你这婆婆身上，无烦过虑。说得大家俱各好笑。正谈笑时，忽听兰姨插口笑道：太太们只顾说话，倒忘了姜秀尚立此侍候。没甚问时，可命他退去罢。太夫人道：正是，叫他且去歇息，待明日写了回书，打发他仍复上京便了。

当下那，姜秀相辞出绮寮，一堂骨肉乐滔滔。词莫絮，话重描，夜景休提讲次朝。公子候安来舅宅，文太太，细将其事告儿曹。先闻母舅冤囚释，大公子，也自欢欣赞俊豪。继悉楚娃重许配，不由烦恼皱眉梢。叫声慈母无消说，这姻缘，儿久知其是枉劳。但只愁，表弟他时相会处，这面上，令儿愧赧倒难熬。多才言讫微吁气，莫太太，便劝贤甥不用焦。幸此外人皆不悉，自家里，谁来提你旧根苗。从来表弟如亲弟，谅不敢，当面将兄作戏嘲。姜氏夫人亦道是，文公子，略迟告退众年高。按云文燥含愁去，且把花姨表一遭。

话说那花氏自前日被责之后，锁禁房中，真是重伤遍体，免自延挨。毒气一腔，无从消释。

不能出外使威风，只落得，恶口朝朝咒骂凶。梳洗时，敲断钗环无计数，饮食际，掷翻碗筷一齐空。翻出些，罗裙绣袄撕还剪，闹得个，地覆天翻好似疯。女婢劝之全不听，合家人，由他装作假痴聋。后闻工部身无事，乃盼望，家主回来诉苦衷。自谓相随二十载，平时看待甚宽宏。定教怜念将奴释，料想堂前要曲从。惟

惧文家刁泼甚，他却也，何能常住此门中？那时我再施良策，害杀冤家把气松。无意味，耐心胸，终日里，叹气咳声对女童。按下其言容后表，这一集，略为吐气要收功。由来意绪原如结，迩者襟怀更不同。倚案偏逢天黯淡，隔窗愁听雨惺忪。所需莫备浑无计，是职难当强自供。百事周旋劳转折，一家情况欠和融。嗟吁回忆当初日，荷父垂怜爱独钟。悦色和颜常习惯，哮声恶语未经逢。固不期，此生际遇今如此，只落得，忆及慈颜恨叠重。渺渺夜台何处所，令人无可觅形踪。心切切，泪溶溶，欲见除非在梦中。想到其间肠欲断，无心笔墨乱斯衷。情长未了容重续，掷兔毫，下卷开场再起工。



